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一輯

醒獅週報(四)

陳正茂 編



國史館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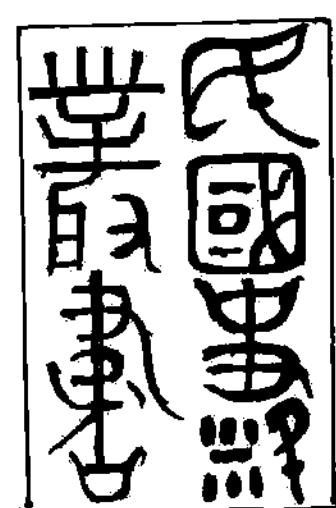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陳正茂編

醒獅週報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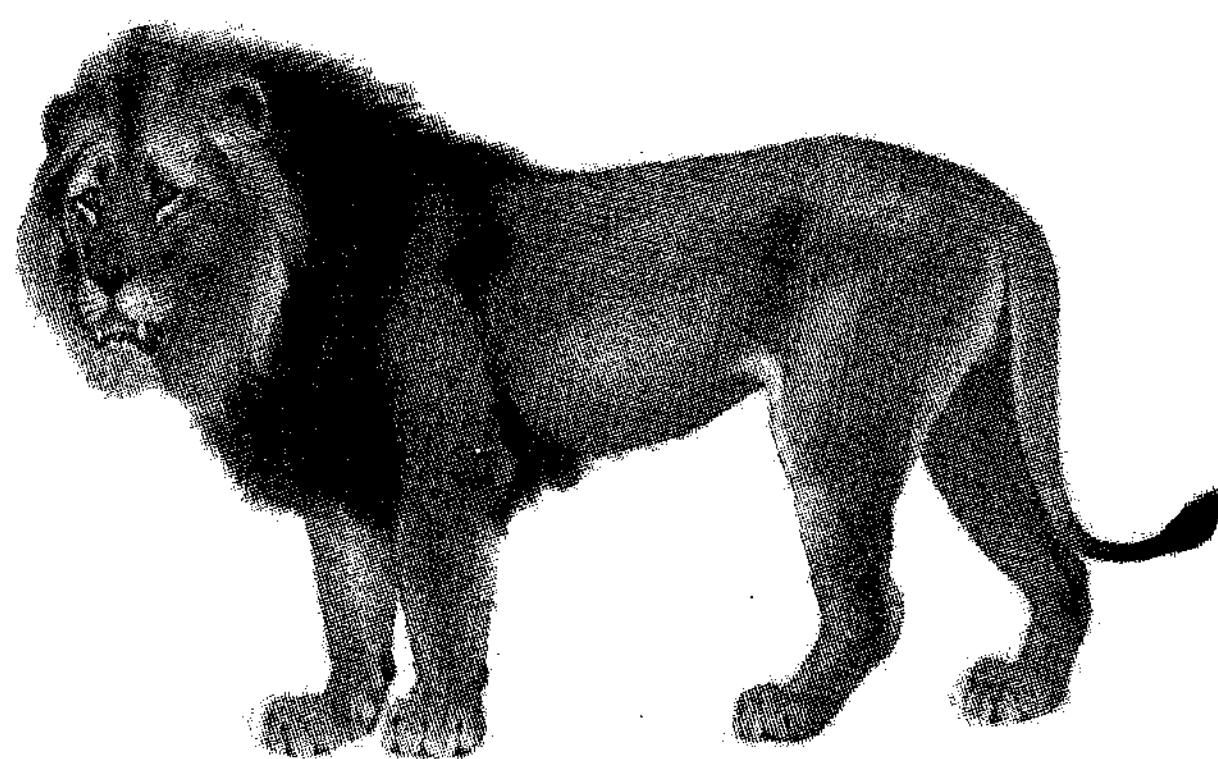
國史館印行



醒獅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一輯

醒獅週報(四)：自一六一號至一九五號



國史館印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六一期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五日

本期目錄

吾人對於自由之意見

惠之

謹致意於青年志士

英仇

裁軍會議之面面觀

宋樹人

馬克斯主義與愛國精神

鄧叔耘

神戶護旗風潮中之一封信

吳其昌

每號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歐美香港南洋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加二角六分，凡閱全年者，請投函本社，郵票代價，以半分者爲限。

通信處 上海郵局第一三六〇信箱

本報特別緊要啓事

本報因被上海市政府無理摧殘，通令上海郵局，停止寄送，除設法交涉外，恐讀者不明真相，特此聲明，目前報紙如有被扣等情事，請特別原諒是荷。

吾人對於自由之意見

惠之

中國人民在今日雖據孫逸仙云「自由已經太多」，但在吾人觀之，終覺似乎還是太少。他且不論，即以約法上所規定之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等自由，十六年來即未嘗有一時實行。無論軍治或黨治，對於「自由」二字似乎都當作是蛇蠍毒蟲一般，避之惟恐不及。吾人處於此「自由太多」之中國，日日惟見新聞記者操筆歌頌活大元帥或死先總理之功德，與夫一般忠臣義士孝子賢孫之竭忠盡力，卑躬屈節，此外則空洞混沌一無所有，言論爲國民精神之表現，言論如此，其國民精神之程度可知。雖然，此豈國民精神之不足而然耶，無亦緣于爲政者所賦予之自由表現之機會太少而已。本報自出版以後，即以態度光明，不畏強禦，爲各種實力派

所嫉忌，至今日，南則遭上海衛戍司令部之停寄，北則遭濟南軍警當局之扣禁，南北當局，雖主張不同，派別不同，獨其對於中國國民之自由之嫉視，則似乎同出一軌，殆亦皆感於孫逸仙氏「中國人民自由太多」之言而然耶。

夫軍閥政客不足責，獨怪一般自命爲服膺民治之學者，亦復推波助瀾，倡中國人民無法自由之說，爲軍閥政客張目，國事之至於如此，一般名流學者，亦不能不共分其責任也。往者已矣，後之學者，其慎勿輕倡中國人民自由太多之怪論，以自戕國本也可。

謹致意於青年志士

英仇

革命與拚命不同，革命青年要有與敵人拚命的決心。但同時還該自己記得只會拚命猶未足以幹革命的事業。拚命的事雖好勇鬥狠的匹夫亦能爲之，但他們只能拚命，未能革命，拚命的人只對自己負責；革命的人須對天下國家負責，拚命的事，成則生，敗則死，如此而已，革命的事，成則國家由之而興，民衆因此而樂，敗則斷喪國家的元氣並使民衆益受其痛苦，因此拚命的事只要憑一腔熱血，三分火氣就可以幹得了的，而革命者須有血性，有勇氣，此外還應該有明確的見解，偉大的抱負，與深沈周密的計畫。

革命不是兒戲，貼標語，喊口號，雖三尺兒童亦優爲之。但要說三尺兒童都能革命，這便是笑話。革命的工作，如果只限於貼標語，喊口號，亦便近於笑話。現在有許多青年朋友，甚至兒童，你問他：「你能幹革命的工作嗎？」什九他們必應曰「能！」隨

後你若問他：「你能够做一個鄉村單級小學的良好教師嗎？」什九他們將躊躇而不敢置答。其實革命工作有比辦理鄉村小學難過十倍，至少革命是不得比辦學容易些的，而今青年或兒童什九敢於從事革命，而不敢從事辦學，這只是由於他們不明瞭革命的真實意義與革命者的真實責任，而以兒戲視革命而已。乳臭未乾的兒童，儼然參加革命的工作，為革命隊裏的名流，這是革命隊裏的恥辱，不是光榮，他們不是輕視兒童，便是輕視革命，我是深信犧牲全國兒童的性命，不足以完成中國革命的使命，革命不是兒戲，革命的使命，斷不是視革命如兒戲的人所能完成的。

革命不能單靠武力，光榮革命，不打仗，不流血，而能達到革命的目的，這是中外歷史上僅見的事，革命是不能不訴之於武力的，青年志士為求中國的自由，全民的幸福，決心反抗列強，打倒軍閥，急急受軍事的訓練為武力的準備，這是值得我們敬佩的，但大家必須明白，革命不是單靠武力可以完成，湯武革命，於打倒桀紂以後，就有偃武修文的設施，而後國事底定，革命成功。不然則湯武亦后羿寒浞之徒而已。破壞有餘，建設不足。我們明白（一）武力可以打倒吳佩孚，而不能打倒後起的一切之軍閥，革命而專恃武力，則武人自必擅權而成軍閥也，（二）武力可以爭城奪地，而不能於城地爭得之後好為治理。用武力使得飲馬長江，而長江取得以後，金融勢亂如故，教育停滯如故，實業凋零如故，官吏驕縱貪昧如故，民生痛苦艱難如故，且或有加甚焉。則革命的意義何在？革命的價值何在？吾國民不需要此種革命也。革命是為全體民衆求幸福，並不是為少數英雄求名利。戰勝攻取的健將不足以盡革命的能事。（三）革命而專恃武力，則以武人用事之故，民治精神決難發揚，人非聖人，誰能無過，而人性好自

是，不愛聽人直言，一般民衆對於武人的舉措，有所批評，武人動輒就說：「革命事業都是咱弟兄們在鎗林彈雨中爭得的，你們還要嚷什麼！」武力萬能，武力神聖，勢必成為武人萬能，武人神聖，人民而敢妄論武人政治，都是大逆不道的反革命派了。

革命不是空談可以了事，革命要有宣傳，而宣傳非僅賴筆墨口舌可以奏效。必力行之而後可以取得民衆的信仰，賺得民衆的協助，「不住民房」誠為軍隊中良好的口號，而軍人苟住民房，則民衆實知其行不願言也。「打倒貪官污吏」亦為政治上緊要的標語，而官吏貪污如故，則民衆皆目見而身受之也。好聽的言詞與標語可以欺民衆於一時，而不能欺民衆於永久，故革命貴有宣傳，尤貴有事實的宣傳。

總之，革命是改造社會，拯救祖國所必不得已而取的手段，革命的進程中，不免殺人流血，因此吾人對於革命，須以悲壯沈痛的態度出之，吾人不可好言革命也。革命運動，影響極大，其成其敗，皆與國家的存亡，民衆的苦樂，息息相關，吾人從事革命，須對祖國及全體同胞負責，千萬不該以兒戲出之也。兵凶戰危，佳兵不祥，革命大事何嘗不是如此，青年志士其審諸，其審諸！

裁軍會議之面面觀

宋樹人

一、裁軍會議之背景

列強裁軍會議，宣傳已久，率於六月二十日以英美德日三國名義，在日內瓦開會。經四十五日長期間之討論，毫無結果而閉。此事與世界之將來，大有關係，尤於亞東之局勢，大有影響。

裁減軍備問題，華會中即已注意。限制英美日法意五大強國之主力艦及航空母艦（指過萬噸者）依次爲五，五，三，一，七五，一，七五之比例。雖目下英美德日等國不但未超以上規定之噸數，而且實行毀滅主力艦。惟一九二一年華會并未限制巡洋艦，毀滅艦及潛水艇。巡洋艦速度甚快，毀滅艦可毀潛艇，潛艇出入水中，最爲神速。華會中只限制主力艦及航空母艦而於巡洋艦毀滅艦及潛艇三者未加注意，致貽世界和平之一大禍根而爲此次裁軍會議之背景。

英國之巡洋艦，最佔優勢，而列強各國多增建巡洋各艦隊海軍部統計如下：

甲、巡洋艦

國別	艘數	總噸數
英	五四	三三二，二九〇
美	一五	一二五，〇〇〇
日	二五	一五六，二〇五
法	一〇	八〇，三五〇
意	一〇	五〇，七八四

乙、毀滅艦

國別	艘數	總噸數
英	領艦一八 毀滅艦一七一	二二八，四六五
美	領艦無 毀滅艦二七六	三二九，一五三
日	領艦四 毀滅艦九	一一三，二八〇

法	領艦一三 毀滅艦四五	八八，四一四
意	領艦八 毀滅艦三五	五二，一二二

丙、潛水艇

國別	艘數	總噸數
英	四五	四九，六〇五
美	五九	五九，四九七
日	六八	六八，五七七
法	四五	五七，一二八
意	二二	一九，五二二

由上表可見列強爭建艦艇，惟美國則少有增加，甚慮自國之危險，故特通牒英，日，法，意四國，請其定期在日內瓦開裁軍會議，共商限制巡洋艦，毀滅艦及潛水艇之協定辦法。此即日內瓦裁軍會議召集之原因。

二、日內瓦會議之經過

美總統柯列芝向英法意日華盛頓海軍制限條約加盟四國提議重開裁軍會議，以意法反對，乃以美英日三國名義召集之。美代表團領袖吉布生（H. Gibson）爲大會主席，英之領袖代表爲海軍部長白里支曼氏，日之領袖代表爲朝鮮總督齋藤子爵。

美吉布生氏在會中聲明「欲以華會中限制主力艦之例用於補助艦艇。」其提議英美巡洋艦總噸數應以二十五萬至三十萬噸爲限；日本巡洋艦應以十五萬至十八萬噸爲限；英美驅逐艦應以二十萬至二十五萬噸爲限，日本以十二萬至十五萬噸爲限；英美潛水

艇應以六萬至九萬噸為限，日本以三萬六千至五萬四千噸為限。日岡田海相宣言「絕對反對美國提議補助艦之規定。」同時齊藤則提議（一）三國不從新建造艦艇或由國外購買，但七百噸以下搭載四吋砲者不在此限；（二）水上補助艦三千噸者達十六年艦齡，三千噸以下及潛艇達十二年艦齡者，均須廢棄及改造。（三）補助艦之勢力，包含現在艦艇及規定計劃全部關於保持原有勢力之代艦建造，須依長期年度之比例分年攤造，其與美之提議有顯然之區分。

英代表白里支曼提議（一）現有之主力艦年齡展長至二十六年（二）減少戰艦之噸量由三萬五千噸至三萬噸以下并縮小砲位口徑由十六吋至十三吋五（三）限制飛機運送艦不得過二萬五千噸（四）承認萬噸巡艦載八吋砲之現有比率，年限為二十四年。（五）決定三國萬噸巡艦之艘數後，將來輕巡洋艦須以七千五百噸載六吋砲為限（六）驅逐艦以一千四百噸至一千七百五十噸為限載砲不得過五吋，年限二十年（七）大潛艇限一千六百噸，小者限六百噸，載砲限五吋，年限十五年。觀此可知英亦主保有國防上最小限度之補助艦勢力，與日本隱表同情，而與美國暗相牴牾。此由各國本身之利害不同，其後四十五日長期大會破裂之機，即潛伏於此矣。

三、三國之政策

美之艦艇額，本低於英日，況於華會中，又受限制，不得於菲列賓設立軍港，故深懼日本在太平洋上海軍之擴張，將有於己不利之趨勢，故美之政策可分三條：（一）減少日本在太平洋之海軍勢力；（二）使美英至少有同等之軍力；（三）若會議失敗必趕建艦艇，以與英日周旋，以美之富庶，事殊易舉，亦可免他人責為破壞和平之先導。以明眼人觀察，裁軍會議，必臻失敗，爰此時正

生存競爭時代，裁軍問題，此刻尚談不到。

英國有特殊之環境，殖民地布滿五大洲，食品一切賴輸入以維持生活。又因其海岸線曲長，故英國外交，向有其特殊之政策。其人民抱負，英國永久做海上皇后。所以海軍力為英國立國之命脈。海軍力尤以補助艦在英較主力艦為得力，雖於華會中服從五五比例之規定，但努力添造不在禁制之內的補助艦，故其海軍力卒在美日之上。卒達其海上皇后之懷抱。今裁軍會欲使英國實行裁減補助艦，直不啻扼其咽喉。英之赴會，本係勉強，全由情面，舉國上下，皆無半分誠意。其不願減低其海軍，降低海上第一之地位而多方掣肘，殆必然之結果。

日本亦有其特殊之環境，因亦有其特殊之政策。其地位與英有相同之處。彼絕不肯減去太平洋上補助艦之實力。其政策可分兩種（一）日本主以目前勢力為比例標。即日本要與英美有同等之補助艦力。亦即須有五，五，四之比。（二）日本欲英美撤廢在新加坡夏威夷之軍港。自英日同盟滿期後，英在新加坡建築軍港，美亦在夏威夷設立根據地，而日本太平洋上之海權，遂因之受一大打擊。日本雖欲破壞英美之軍港，英美甯有相從之理，故日本終亦為梗，而大會破裂起矣。

四、會議失敗之四大原因

裁軍會議決裂之原因，綜括之不外四種：

（一）法意不加入 法意不參加，影響甚大。英國全權代表居然提出巡洋艦七十隻六十萬噸之過大要求，外相竟於議會中公然聲言英國須保有六千噸級巡洋艦之自由建造權。此種「建艦政策」，乃對於法蘭西潛水艇威脅之準備。假定法意均加入會議，則英國態度，或至大變，而趨於切實減艦裁軍，無所吝惜之一途。故

注意不參加，使英國愈不肯裁軍，遂無圓滿結果。

(2) 召集之動機不純粹 美總統柯立芝因改選在邇，急召集裁軍會議，其動機在於選舉準備之對內政策。柯氏平素之為人，固有足多者，惟以此次事實考之，忽於改選前四個月之頃，受策士之包圍，決意謀候補統領，并召集所謂裁軍會議之盛會，而又一無成算，其動機不無可議，其素養亦於此可見之矣。召集者動機既不純，已無號召之資格，況英日兩國又均與美同床異夢，一失敗後故柯氏消極不願當選下屆總統。

(3) 偏重於技術的專門問題之討論 日內瓦大會開會達四十五日之久，其間大部分時間，均費於英美備砲口徑八吋對六吋之爭。區區二吋之差，竟致他事均成泡影。因英國素抱「世界第一海軍國」之思想，而美國亦以「美國第一主義」自命，兩雄已無并立之餘地，加以各懷鬼胎，對會議毫無誠意，故砲口問題終致全盤停止。

(4) 英美日互爭海上之霸權 英美日均為世界著名之帝國主義國家，英日不啻東西兩大饕餮，專以侵略吞噬為事，美雖地大物博，亦難免見獵心喜，不甘居人後，其稍勝於他國者，不過一仁義之假面耳。英自居為海上皇后，美日兩國皆濱大洋，以三國地理上關係推之，必無裁軍之可能，尤無裁減補助艦之誠意。將來勢必更事擴充，假面既破，不如痛快增築，嗚呼！弱國之民，其將永無噍類矣！

五、會議閉幕後三國之新局面

裁軍會議已告一段落，將來之裁軍會議雖在醞釀之中，究難預料。惟以此次六月二十日之會議後遠東局勢之變化，已足令人驚懼。茲分四段述之：

(1) 英美關係 英美兩國在傳統思想上互爭第一絕不相容，在物質上更可證明。歐戰後英國坐慣了的第一把交椅，不得不與美分坐。戰前英為全球最大資本輸出國，而商品之輸出、生產能率，資本增加率，亦均名震全球，如今舉凡政治經濟上之優越地位，均有為美國獨占之勢。例如華會後英國海軍力不得已降至與美日平等，亞美利加英之市場為美獨佔，在拉丁亞美利加英國只食美之睡餘，英屬國加拿大一地，美資超出英資，甚至倫敦之金鎊亦不敵紐約金洋之重價。凡此種種，均為英國所難堪，故英正鉤心鬥角以應敵。

美以資本過度膨脹，非尋找殖民地不可，英佔世界殖民地之太部，美欲打開血路，則時時有與英衝突之可能。例如兩國對華外交政策一端可以見之。英主保守，美則主開放，保守者保守已得之殖民地，開放者開放門戶，利益均沾之意，最近關於列國派兵來華與南京事件，美故意不與英協調。國人豈真以美為實心為我乎？噫！美之故示友好，其內幕不過與小孩子賭氣等耳。

美與俄最近雖未恢復邦交，貿易方面已超大戰以前。美之哈列曼(Halliman)鋼鐵企業已佔有俄一部分鋼鐵之讓與權。美名工程師古柏(Hugh L. Cooper)亦與俄政府訂約經營俄之電氣事業。美支加哥佛蘭公司(Fleyn Co.)亦與俄訂有鋼鐵事業經營之約，而美汽車大王福特(Ford)更著手與俄商訂包辦蘇俄農業及運輸事業。英國與俄有斷絕國交之舉，雖欲進行權利之掠取，亦終不及美之得手。故張伯倫已懷醋意。

近又發生一特別重大之事件，卒使英美間暗潮澎湃者即石油問題。紐約美孚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決以五千萬至七千五百萬之美金借款換取蘇俄土耳其，塞特港(Port Said)及柯

羅坡(Colombo)三處石油專買權。在埃及美孚附設之伐貢油公司(Vacuum oil company)亦享有石油之專買權。訂約蘇聯每年應以五十萬噸之石油供給美孚油公司繼續至五年之久。此項條約一訂，英人大譁。張伯倫於英俄絕交以後藉端搜查俄商業代表團實即因此。可見俄國實為英美國家前途破裂之導火線。

(2)英日關係 在歐戰期間，英日本有一度聯合，即英日同盟是。因當時英國無暇東顧，倩日本看管東方之門戶而日則以中國有利可圖，亦遂樂於為英國所利用。但一瞬間德敗而華會開，英不日之助，故轉身又與美攜手。徵諸此次裁軍會議中英日之形勢，似漸有回復歐戰時之傾向。

會議中美對主力艦主保持華會原案，英則主從新討論，延長艦齡，減少噸量，縮小砲徑，日表同情。美對補助艦主用華會比率加以限制英日則堅決反對，有謂英日已商定各增補助艦以迫美，裁軍會失敗之現象，係英日兩國預定之結果。

(3)日美關係 日美關係在歐戰中因英日同盟而與美國交漸入惡化之途，戰後英忽掉頭不顧而與美要好，尤予日以甚深之印象。最近英日同盟將復活，日美關係之惡化，恐不亞於太平洋上殖民之風潮。蓋日本以實力論不及英國遠甚，故處處仰承英之鼻息，自己再從中攫取中國之權利。美日為太平洋上兩霸，英固欲聯日之制美，日亦何嘗不願聯英以抗美！此次裁軍會議之失敗，良非偶然！

六、未來之裁軍會議

三國全權代表當會終時曾共同宣言於華會條約預定一九三一年八月華會開幕前，續開第二次裁軍會議。英美政府伴抱樂觀，心懷戰爭而陽以裁軍為護符，不亦可笑之至！國際聯盟本定今秋

十一月開裁軍準備委員會，現以日內瓦會議失敗之故，萬難如期開會。一九三一年第二次裁軍會議能否實現殊屬疑問，若各國暗潮不解決，即使能開，亦有百害而無一利。五大列強，為世界政治之中心，英美日三強，尤為中心之中心。若此太平洋上三雄有一不妥協，則會議必無圓滿之希望。

試測一九三一年第二次華會，亦恐難和平解決。法之國力亦不弱，意正擴充軍備，抱大野心，以臨各國，亦非弱者。此次拒絕海軍會議，當然別有苦衷，欲破壞之而未能，因不免懷恨在心。華會再開時法意究持何態度入會，不能使人無疑。況有條約更新問題，補助艦問題，糾紛恐在所難免。

再就英美兩國設想，一九三一年英國舉行總選舉，其結果不知如何，苟現保守黨政府一旦瓦解，其外交方策必為之一變。美國大統領改選期迫，苟民主黨天下一旦推翻，則其外交，亦必為之大變。況此四五年間國際間尚不知起何變化，如美日衝突，或英俄戰爭，皆有實現之可能。山上觀之，不但未來之裁軍會議令人悲觀，即第二次華府會議均在未可知之數。

七、中國之危機

從來世界問題，多半為英國所操縱。寅刻排日聯美，卯刻排美聯日。使吾國亦受莫大之損失。若最近英日同盟復活，其用意不外對俄，對美，對華三種。日本將必有更甚之侵略行為。美國獨立富強，俄國正整軍經武，故可抵抗一時，獨我國四分五裂，內戰尙酣，禍至眉睫而不自知，真不識伊於胡底。日內瓦海軍會議破裂以後，英日攜手，已成事實，他日太平洋軍備競爭必且更甚。英俄早已絕交，日美裂痕大露，遠東大戰之機，一觸即發，太平洋上血浪翻翻，世界等二次大血戰轉眼至矣！同胞乎！亦知國

祚之將傾乎？亦知爲人魚肉之可羞乎？曷遽齊集於國家主義旗幟之下，自強自救，庶期挽狂瀾之既倒，勝則爲自由之民，不勝則甯死，不亦較勝於俯首帖耳被腥濤血浪馳捲以去耶？

馬克斯主義與愛國精神

鄧叔耘

我們是全民政治的擁護者，我們以「祖國」反對「國際」，以「自由」反對「壓迫」，以「精神」反對「物質」，以「組織」反對「無治」，以「民主政體」反對「獨裁政體」，以「國家主義」反對「帝國主義」，以「社會和平」反對「階級戰爭」，以「民族平等」反對「一國稱霸」。因此，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司法上，教育上，國防上的根本主張，不是偶然底，我們的主張一方面根據於我們的歷史哲學，一方面根據於中國實情，一方面根據於世界大勢。中國實情之急需全民革命與國家主義，世界大勢之趨向民主政治與民族平等，是極顯然的事實，我們不必多說，我們現在只將與我們的主義對敵的唯物史觀（原名歷史底唯物主義）（Matérialisme historique）詳加討論一番，看牠底兩種附帶條件：階級爭鬥（La lutte des classes）與非愛國運動（Antipatriotisme）能否成立。因爲有歷史的經濟底解釋，然後有階級爭鬥的策略，有階級爭鬥的策略，然後有非愛國的言行，這三種東西在馬克斯的論理中，是因果相貫的。我們既以國家主義的見地，鼓吹全民革命，提倡愛國精神，則首先非將共產黨人的根本錯誤指出不可。但是我們要聲明的就是：國家主義者雖深知物質的罪惡，因而極力反對唯物主義，但是他們並不是唯心主義者，他們根據社會學的教訓知道人類活動的動機與進化的

的原子，十分複雜，斷非一二簡單底形容詞所能道盡的。他們以爲「唯物」「唯心」種種辭語只可算論理學上的抽象說法，實際上「心」與「物」兩種東西是絕對不能分離的，所以他們批評唯物史觀的用意，並不是不承認經濟在人類進化史上的影響，而是指明唯物史觀的誇張與窄狹的地方。因此這篇文字的內容極爲明瞭，在第一段中我們略述唯物史觀的根本見解，并加以批評；在第二段中我們詳論階級爭鬥，認其爲違反情理，這都是我們消極的言論；在第三段中，我們根據前面的事實由消極轉爲積極證明愛國不但合乎天性，並且合乎理性。

「上篇」 論唯物史觀

（一）唯物史觀略說

我們研究人類進化的時候，每覺個人與羣衆的行爲，無不爲種種共同想象（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與道德觀念所支配。但是這個極明顯底事實，却不爲以前的學者所公認的。反對此理的學說中，要算唯物史觀爲最重要，蓋馬克斯與昂格爾斯二人持說立論是與倫理學者及社會學者相反的。他們不以人爲理性的靈物，只要變其思想，就可變其行爲的。他們專從物質方面着眼，以爲人們僅是有機物體，飢則思食，渴則思飲，寒則思衣的。因此種種物質生活的要求，他遂不能脫離環境與自然的淫威。換言之，他的思想行爲遂全受經濟實際的支配，而絲毫不能自由。經濟制度生產方式與物質情形是怎麼樣，人們的思想方式與精神生活就是怎麼樣。這種因果關係，據唯物主義者說，是機械底，是絲毫不能動的。因此，羣衆歷史的關鍵，不是「思想」「制度」「文物」而是經濟生活條件。

這種議論，偏佈於馬昂二氏的著作中。馬氏一八六五年所刊行的資本論(Le Capital)昂氏駁徐林(Anti-Dühring)一書，均深含唯物色彩，昂氏稱：『社會的經濟關係總是解釋法律，哲學及其餘各種制度所構成的空虛間的實在根據』(La structure économique de la Société est toujours le Fondement réel par lequel s'expliquent en dernière instance la superstructure des institutions juridiques philosophiques et autres. 見Anti-Dühring)。又說：『我們以一個時代人的生活方式，解釋他們的思想方式，不願效一般學者迄今所為，以他們的思想方式，解釋他們的生活方式』(Nous expliquons la manière de penser des hommes d'une époque déterminée par leur manière de vivre, au lieu de vouloir expliquer, Comme on l'a fait jusqu'ici, leur manière de vivre par leur manière de penser. 見Anti-Dühring)

這兩個例已足表示唯物派的見地。他們是重物輕質精神的。社會進化的原動力甚多，有屬於心理的，有屬於倫理的，有屬於物理的，有屬於宗教的，他們只見物質的原動力，而抹煞其餘一切，可見持論偏僻已極。然此種偏見的表現，又以一八四八年出世的共產黨宣言(Le Manifeste des Communistes)中為最甚。此宣言係馬昂二人受各國共產黨人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倫敦會議的委託而作，所有共產主義的精華全在裏面，內容可分三大部分：一部分是理論的，以唯物史觀描寫資本社會之成立及階級之區分；一部分是策略的，鼓吹階級爭鬥社會革命與勞工專政；一部分是批評的，意謂一八四八年以前的社會主義是近於「烏託邦」的，只有共產派的社會主義是合乎科學的。故總結一句，馬昂二人以精神世界(Le monde idéal)為經濟世界(Le monde économique)的反

映，遂不顧事理，稱十八世紀哲學上的個人主義是經濟上的個人主義的產物，政治上的信仰自由，是貿易上競爭自由的結果等等……茲將他們解釋歷史事實的方法舉例說明，以便下面批評。

我們首先已經聲明過：我們不是絕對否認「物質」與「經濟」在人類生活上的勢力的。我們所極端反對的，只是馬克斯專以「物質」與「經濟」解釋人類思想行為的野心。因此，我們承認唯物史觀不無局部底價值。牠解釋歷史事實時，有時差近真理，這是無可諱言的。但是牠的缺點總是以「局部」當作「全體」，以「相當的」當作「絕對的」。我們且舉幾個實例來證明：

(A)馬克斯在未赴英國之先曾久居法國，與名儒蒲魯東等交游，頗悉法國社會政治情狀。一八四八年二次革命成功以後，社會黨及共和黨曾一度主政，但不久完全失敗，拿破崙第三稱帝，法國第二共和亦同時消滅，馬克斯有感於此因著拿破崙第三盜國記(原書名為：Le 18 Brumaire de Louis Bonaparte)詳論當時法國正統派王黨(Les Legitimistes)與阿勒陽派王黨(Les Orléanistes)政爭之內容，他以為該兩派所爭者，不為政見，僅為階級利益，他說：『當布爾奔時代(Les Bourbons)為法國正統王室(統治法國者為大地主，教士及其傭僕。當阿勒陽時代(Les d'Orléans)為法國王室支派，統治法國者為大財政家，大工業家，大商業家，換言之，為大資本家與他們所豢養的律師，教授，說客等。』故據馬克斯看來，正統派與阿勒陽派口中所鼓吹的政見雖各有不同，其實他們爭鬥的背景中僅有所謂「階級利益」，正統派所代表的為貴族，阿勒陽派所代表的為財閥。他批評共和派的方法也是一樣，他說一八四八年和王黨反抗的共和派與社會黨名義上雖為「平等」與「自由」奮鬥，實際上也不過為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盡力而已，蓋據馬氏說，此

還全係中產人士，與貴族財閥確是不兩立的。因此他斷言人們的政治見全依他們的經濟情形而定，其中無所謂理智作用與道德觀念。

(E)馬氏解釋政治思想的方法如此，解釋宗教思想的方法也是如此。例如基督教據普通人看來，實在是與經濟無關的，她之所以能推翻古代的多神教(Le Polythéisme)而改造歐洲社會，全是她所傳播的慈善思想與道德觀念能適合當時人民精神要求的結果。但據馬克斯派看來，却大不然，他們以為基督教是由羅馬帝國末年的經濟情形生出的，牠所代表的是一般無產的傭奴，牠把『貧乏』當作一種德行。牠鼓吹慈善事業的隱衷全在於此。故馬氏在資本論中竟直言曰：『宗教者，撫慰經濟實際的雲霧也。』

(C)宗教思想如此，倫理思想自然也是如此。據馬克斯派看來，我們口中的義務權利全依我們所處的經濟制度而定，經濟制度改變，倫理生活亦隨之改變。經濟制度如呈簡單或複雜底現象，倫理生活亦隨之而有簡單或複雜底現象。經濟制度如果固定，倫理思想必重保守。經濟制度如果隨時變遷，倫理思想上亦必呈紛亂之象。中古時代生產方式是手工，工人與主人同樣生活，故兩者間頗能親善。自大工業發達以後，工人與主人生活相差日甚，於是有所謂階級的倫理(Le Morale des classes)發生，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遂至兩不相下，勢必推翻現行的倫理不可，蓋現時流行的倫理，僅為資本制度的附產物，從表面看來，固有天經地義的氣象，然從實際上看來，自無產階級的倫理產生以後，已不能成立了。

我們現在總括一句，唯物史觀在人類進化的原子(Les Facteurs de l'Evolution)中，只承認經濟的勢力，牠不承認倫理，法律，制度，思想等等有更變社會的力量，更不承認經濟，倫理

法律，制度，思想種種原子間的交互影響。據牠看來，人類歷史的關鍵，是生產與交易的方式，其餘一切，均由此而出的，我們且看此說的缺點與誤點在那裏。

(二)唯物史觀批評

從上面的略說看來，經濟制度是人類思想感情的先定者，人類的文化史，就是或僅是牠的交易史與生產史。這種觀念我們認為偏僻不實。我們首先承認人們并非純為精靈(pires esprits)。我們知道物質條件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很大的影響。但是此種影響，無論如何浩大，總不是獨一的。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慾望與我們的利益，固然能夠局部地變改我們的思想與感情，但是我們的思想感情也可以，並且更可以變改我們的生活方式慾望與利益。我們固常受物質生活條件的影響，但是我們每依着我們的天性極力對此外界勢力反動。馬克斯派對於人類天性的觀念，未免過於簡單；人並不僅是自利的動物，專門依其獸性以利己損人的。他又是一種富於社交性的動物能自愛愛人。他又是一種富於理性的動物，能為道德思想，能於同類交際間，取公平態度。因此，當他所處的經濟制度變更時，他所發生的感想與動作種類甚多，可以是自利的，可以是兼愛的。經濟變化既可依人性之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效果，則其重要不是絕對的，可想而知。所以我們說經濟變化僅是一種外界條件或勢力，其能否產生如馬克斯派所稱的效果，還要看人們的內力(Forces intérieures)如何。經濟變化既然不能直接產生效果則專以之解釋個人與社會生活，完全是武斷底方法。

(A)第一我們以為經濟變化不能解釋各民族的政治生活。研究過歷史的人知道生產交易是一件事，政黨爭鬥又是一件事，這

兩件事間並沒有必要底連帶關係；有時生產與交易茂盛平靜而政爭激烈萬分，有時經濟界混亂而政治界安甯。蓋政黨不必為某種生產制度奮鬥，而能為某種與牠們物質利益無關的理想奮鬥，是一定不移的道理，也是耳聞目見的常事。馬克斯派謂宗教信仰自由與貿易競爭自由有密切關係。但是政黨與政治家中有主張信仰自由而反對競爭自由；有的主張競爭自由而反對信仰自由，這是顯然底事實。我們各人的精神要求至少與物質要求的力量相等，斷不能說前者都是假的，都是空的，只有後者是真的，是實的。世界上有為「自由」而愛「自由」的人，也有不為物質私利而愛某種生產制度的人，有全以理性與道德觀念主持其信仰的人，若據唯物者觀之則此輩均係虛偽，豈非大謬？即專就馬克斯在拿破侖第三盜國記中所舉的例說，稍有批評眼光的歷史家，又豈能認為確實？一八四八年間，法國共和黨與阿勒揚派王黨之所以攻擊正統派王黨的原因，據馬克斯看來，僅為正統派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其實當時法國維新份子所恨的不是已失勢力的大地主，乃是那半專制，半立憲的矛盾政體。在這一點上，我們有大史學家密烈（Mignet）的意見作證。他曾說：「兩種互相抵觸的原理，一出於君主政體，一出於大革命；一基於神權；一基於民權；一以君主為一國之獨主，一以之為有條件的領袖；一以法律為彼之作品，一以之為民意的結晶；一以政府為私產，一以之為契約，實無共存之理由也。」由此可知當時政爭的背景上最重要的並不是「利益」，而是「理想」，馬氏竟武斷地認為階級爭鬥，以強就其學說，豈非誣蔑事實已極？再者，一八四八年左右為共和政體與社會主義爭鬥的又豈僅是中產與無產階級人士？他們或本愛國精神如此運動，或本道德觀念如此主張，或以共和政體最合其民主

理想而為牠努力，或以社會主義最合其平等要求而為牠犧牲，豈能以之與專遂私利者比？總之政黨與國民的政見不專由且不必由經濟利益而定，馬氏之說歷史上無從證實。自然，近代歐美各國作政治運動的團體，有時實不免與經濟團體發生關係，然此皆馬氏弟子首先以政黨代表階級利益或經濟利益之惡果，可說是人類政治生活上的一種非常形態，於社會演進的前程上，有莫大妨害的，不能作為正軌的。最後，我們可以說純粹的「利益」，不能在高尚人羣的行為上發生怎樣影響。我們一看古今來爭權奪利的人們每以種種好聽的假理想粉飾他們的私心，而終歸失敗，就可知道。所以有人說：「利益如不理想化，而能在人羣上發生效果者，幾希也。L'intérêt agit rarement sur les Groupes humains (il ne s'idéalise)。」這種事實與這一句話，也可以作重視利益（interest），輕視理想（ideal）的行動家與政治家戒。

（B）經濟情形既不能獨自解釋人類的政治生活，則其不能獨自解釋人類的宗教生活，更為明顯的事。考宗教之起源，並不在工業制度變遷上，而在精神與感情之奮興中。昔希伯來仙人（Les prophètes hebreux）以清心靜魂之說，宣傳於猶太一帶地方，大得當時之同情，並非小亞細亞與阿拉伯半島間羣山中的生產制度變改的結果。及耶穌出，在加尼勒湖（Le lac de Galilee）畔一帶地方，以慈善博愛犧牲之道問世，此豈當時經濟情形使然？所以據我們看來，哲人與教士的理想，幻想，以至於夢想是不能與工廠，貨店，田莊裏面的技藝並論的，這兩種社會事實間或者

有連帶關係，但是絕對沒有因果關係。

因此，馬克斯派以宗教思想為貧困的產物或「倒逆的經濟要求（Le besoin économique ré-verse）」種種說法，是很簡單底。

貧困與痛苦固然可以在我們的心靈中產生「無極」的觀念與「來生」的幻想。然歡樂幸福亦足以產生同樣的神秘思想或宗教觀念。研究過心理的人知道有許多人痛苦的時候，把人生的高尚意義完全忘却，對於宗教式的樂天解說尤生厭惡。反之，人們歡樂的時候，每把人生變壞，以為宇宙的根源是「善」與「愛」。所謂「天父」，「皇天」，「上帝」等等，大都是當人們歡樂至極信仰至極的時候，從魂靈中湧躍出來的。故近代許多哲學家以為人類的幸福如果增多，則其宗教觀念——信仰——必更深厚，（信仰的形式自然隨時變更，）或許是不錯的。

所以據我們看來，宗教思想不是經濟情形：貧困或痛苦的產物。即或退讓一步，認牠是由此產生的，唯物史觀的論點仍舊不能成立。因為生理學者說過，證明過：人們痛苦時不但生氣特別減少，腦力亦衰落萬分。假使痛苦真能產生種種神秘思想，亦僅能在精神生活發達的，不全過物質或肉體生活的人們的靈魂中發生此種作用。因此，我們以為物質貧困條件只能助長，而不能產生宗教觀念，只能測量其深淺高低的程度，而不解釋其性質與象徵。單就天主教論，其中種種教義（dogmas）是由一種神秘信仰的內在進化而成的，牠們的歷史與牠們所經過的經濟情形或有連帶關係，但絕無因果關係。這一點無論何人都應該承認的。

（C）宗教有相當底獨立性，不為經濟的產物，已經證明了。我們現在再看倫理與經濟的關係如何。近代人的特點，是批評精神。他們對於各種思想與信仰，無不詳加研究與審查，然後判其是非，以定去取，這種根本底新倫理觀，我們如不瘋狂，是絕不至以之為經濟變化的產物的。馬克斯昂格爾斯及其黨徒以哲學上的信仰自由為商業上競爭自由的影子，在理論上固為不通，在事

實上竟為大錯。考自由審查（Libre examen）或自由信仰之說，唱於近代哲學始祖法儒笛卡爾（Descartes），當時（十七世紀）機器未發達，工商業未進步，資本主義未產生，自由競爭一語未發，其不能為自由信仰之母者至明瞭，馬昂二氏，竟顛倒是非以欺世，而彼輩之黨徒猶不已曰：「科學底社會主義！科學底社會主義！」可謂昏玩已極了。

簡單些說我們是不承認「貿易自由」與「信仰自由」間有因果或母子關係的，縱令有這樣關係，「信仰自由」總不是「果」或「子」，而是「因」或「母」，這是我們應該糾正的第一點。我們對於馬克斯派用唯物史觀解釋倫理時第二種不滿意的地方是他們對於近代倫理的觀察。馬昂二氏稱歐洲十九世紀前半的倫理思想是粗暴不仁的，因為當時的自由競爭是粗暴不仁的。我們以為這種推理法太簡單，太直接了一點。我們承認十九世紀初年英法的工業家對於工人極為刻薄，但這僅是工業革命時代的一種非常現象，與人類倫理思想的價值高下問題實在沒有多大關係，譬如我國工業發達未久，勞工保護法尚未施行，以致一般工人生活情形比歐美各國的還要惡劣幾倍，但是我們並不能根據此種特殊事實，就斷言中國現代人的倫理思想比歐美人的要粗暴幾倍，因為倫理思想是一種社會事實，經濟現象又是一種社會事實，各有各的特殊性質，各有各的進化定律，是不能齊一的。馬克斯等見了自由競爭的慘烈，就推到倫理思想的粗暴，這完全是一種憶度，方法既欠妥當，結論自更謬誤。誠然，歐洲十九世紀前半的倫理思想不但比任何時代的粗暴，并且更要重情感些，重精神些。我們並不必長篇大作去證明此點，一提浪漫文學的興盛與古贊（Victor Hugo）派唯心哲學的流行，誰不點頭稱是呢？

唯物史觀派第三種倫理上的誤點與誇張是他們對於無產階級作亂天性的信任。他們以為無產者生成是極端底，輕視法理與倫常的，非剷除一切不可的。其實無產階級的概念 (la Notion du prolétariat) 與無產階級的道德 (la morale prolétarienne) 種種東西，在馬克斯學說出世以後纔完全成立。據他自己說，他同時的工人還未成一種「爲己的階級」(une classe pour elle-même)，可見當時的無產階級並未獨立於社會之外，又可見他們並無所謂特殊底倫理，更可見工界對於其餘各界的敵愾並沒有像馬克斯所說的那樣利害。一八七一年大革命後，巴黎勞動階級組織政府，一時聲勢浩大，足徵他們的勢力特別雄厚。然他們雖採取激烈手段，以求比較福利底社會，而對於階級爭鬥一點，仍未肯深信。法國勞工組合部 (L'union syndicale Ouvrière) 全體會員於一八七二年宣言中有云：『我們從未想以工人組成一種獨攬一切的階級；我們願意罷工永不再見。我們目的是停止雇工與雇主的爭執—— Nous n'avons jamais cherché à constituer les travailleurs en une classe distincte qui s'approprierait une direction exclusive; nous voudrions fermer l'ère des grèves. Notre but est de mettre fin à l'antagonisme existant entre le patronat et le salariat.』一八七六年法國勞工大會在巴黎舉行，宣言內亦稱只在「協作社的原理內」(dans le principe de l'Association coopérative) 求工人的解放等等，可知所謂階級爭鬥，所謂勞工倫理，都不是自然的產品；却是從馬克斯的腦海中跳出來的，與他的黨徒用很大的宣傳力培植起來的，其不爲天經地義，而爲一種普通政治學說，還有討論之必要與糾正的可能，是無容贅言的。

最後，我們要鄭重的告訴馬克斯派的，就是一個社會的倫理

，不但不是從該社會的經濟變化，與物質情形脫胎出來的，而且有支配該社會的經濟變化與物質情形之能力。大家都知道任何生產與交易，是不能離開一種政治法律範圍而活動的。政治思想從何處來？當時與前代之倫理思想。法律條例從何處來？也是當時與前代之倫理思想，並且絲毫無疑。因此，一切經濟變化一方面受已表現在法律內面的倫理思想的限制，一方面受社會上流行的道德觀念的支配，例如資本主義制度，爲害於無產民衆，誠屬浩大，然其流弊甫出，即有學者，調查家，慈善家，社會主義者起而爲勞動階級說話，因之世人的道德意識 (Conscience morale) 震動，相率督促各國政府採取干涉主義，與保護政策，一以控資本家之專橫，一以謀勞動界之幸福，於是私有資本主義制度 (經濟變化)，不能自由發展，以產生牠應產生的種種惡果，這豈不是經濟受倫理支配的一個證據麼？所以我們說倫理與經濟也是兩種不同底社會事實，有時經濟可以影響倫理，但是倫理影響經濟的能力，至少也是相等的。

總之，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構成「空虛問架」的倫理，宗教，法律制度等等，均不能用構成「實在問架」的經濟情形去解釋，因爲倫理，宗教，法律，制度等等同是實在的，牠們與人羣的物質生活條件，固有相當底連帶關係，然而由此而至馬克斯所說的因果關係，相距尚遠，所以我們否認唯物史觀有存在的理由。本來人類文化的高尚部分 (或精神方面) 是相當獨立的，唯物史觀者將「條件」(condition) 認爲「原因」(cause) 故不免昧此真理。經濟是社會生活的條件，是倫理，宗教，法律，制度等發展的條件，而絕非其原因，猶如肉體是精神生活的條件，無肉體固無精神生活，然肉體仍不能解釋精神生活也。

因此，近來馬克斯弟子中之明達而有批評精神者，多棄唯物史觀的原始形式將「經濟爲歷史的惟一關鍵」之說於無形中取消，而僅稱「經濟爲人類進化史上的主要原動力」，以資敷衍。彼輩意謂：「生產方式之不能獨自解釋一切，吾人現在承認，但吾人終久以爲此種生產方式在人類歷史上所給的教訓是特別重要。吾人承認經濟原動力以外，還有他種原動力，如科學，倫理，哲學等等。然這些原動力的影響比較細微，值不得計較……」可知彼輩名雖退讓，然實際上仍不肯認錯，所以我們覺得在此點上尙有力辯之必要。

新式唯物史觀者一方面理屈辭窮，不得不承認除了經濟以外，尙有各種進化的原動力，而他一方面，則強詞奪理，稱經濟比什麼還重要。究竟經濟的特殊地位在那裏？據他們說，經濟的特殊地位，最容易證明。經濟進化的結果，必是共產社會的產生，蓋科學，倫理，哲學等的影響十分細微，可有可無，只有經濟變化才是社會革命的必要條件，換言之，假使一個社會裏資本分散，勞工沒有組織，縱有共產主義發現，而生產制度終久是不會變的。因此，新式唯物史觀者遂認精神原動力（倫理，科學，制度等）在社會進化上的影響比物質原動力（經濟變化）的影響弱小幾十倍。

我們以爲此種推論完全錯誤，新式唯物史觀者輕輕地將精神原動力降到下等位置，簡直毫無理由，蓋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條件，不獨是經濟或物質進化。這個過程中非有幾種精神的條件發生不可：第一，社會革命的根源完全是理智底，因爲有了思想家對於現社會的觀察，分析與批評，然後有改革的要求。馬克斯的「科學社會主義」自然更是理智底。他根據赫格爾的

辯論方法（Dialectique Hegelienne），尋出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大矛盾：生產的社會性（共同生產）與財產的私有性（分配不均），因斷言非以革命手段，推翻此種矛盾社會不可。故馬克斯之共產革命是根據於一種「邏輯」觀念的；第二，社會革命的目的完全是倫理底或感情底，爲什麼要社會革命？因爲資本主義產生了許多惡果，絕對不合理，完全不道德，未來的社會應該要公平些。馬克斯雖以科學社會主義自命，宣稱只顧事實的要求，不顧道德與感情的要求，然他果真爲勞動階級謀利益，豈有全不受道德觀念驅使的可能？

所以我們胆敢斷言：假使羣衆對於現社會無相當底認識，相當底道德觀念與相當底情理要求，經濟變化是不能獨自產生共產革命與共產社會的。

事實既是如此，所以我們不但否認舊式唯物史觀，并且連表面上讓步的新式唯物史觀，亦極力反對，舊式的唯物史觀，把倫理的實際完全抹煞，固然與真理相反，然新式唯物史觀把倫理的獨立性抹煞，其謬誤仍不見得減少。因此說果行，則人類認精神方面事業爲下等，爲此較不重要，而專門從經濟方面或物質方面努力，是誠文化前途之大危險也。

我們國家主義者根據社會學的教訓，知道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非常複雜，又知道人類的行爲，雖受物質條件的影響然同時亦受共同想像（Representations Collectives）的支配，所以認定「唯物」與「唯心」均不是由事實得來的結論，乃是學者的主觀態度與特殊嗜好，絕不能作爲一種社會革命與政治建設的基本原理。

法儒孔德（Auguste Comte）在唯實哲學講義（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與唯實政治學系統（Systeme de politique posi-

(一) 諸書中說得好：社會問題，歸根究底是一個智識問題。他是十九世紀初期的人，他是在法蘭西大革命後紛亂時代生活的人，他是深知十八世紀學者專門破壞而少建設，專門分析而少綜合之流弊的人，所以他在改革政治社會之前，先作一番知識再造。(Reconstruction intellectuelle) 的工夫。他與他的師傅聖西門(Saint-Simon)同樣聲稱未來的政治非立在一種很堅固的，很完善的綜合哲學(Synthese Philosophique)上面不可，於是近代社會學之創設。我們中國國家主義者，處於國賊橫行，強權壓迫，舊倫理已經覆滅，新倫理尚未產生的危險時代(Epoque Critique)之內，覺得孔德的教訓，含有十分生氣，並恰與我們時代，針鋒相對。所以我們在政治思想上與革命策略上務取綜合的精神唯實的精神與相對的精神：(一)在哲理方面，我們鑒於唯心主義雖能提高人類的精神生活而不免忽視實際，又鑒於唯物主義往往只能發展社會的機械生活與粗淺生活，各有各的長短，遂主張「心物並重」或「心物合一」；(二)在經濟方面我們覺得建築在自由競爭上面的資本主義社會雖然產生了許多惡果，但是社會進化絕少不得個人的引導，與個性的發展，又覺得共產主義社會未免把人性看得太簡單些，太機械些，太無價值些，仍不能解決人生的根本問題，所以主張實行最適當的社會政策，一方面保留並發展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精神，一方面消滅個人要求與社會要求之衝突，以利人類文化之進步；(三)在政治方面，我們見到近代的帝國主義僅是人類國家生活上的一種非常狀態，絕不能因其萬惡而牽罪於國家原理以至於反對愛國，因為國家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必要方式，絕對無廢除的可能，且愛國精神與帝國主義完全無涉，我們又見在帝國主義昌盛時代與白種民族稱霸自雄時代，國際主義不是烏託邦

式的夢想，就是野心家的工具，所以我們雖然承認國際組織的必要，而絕對主張發展國性，以國家組織，達到國際組織……諸如此類重要主張，誠然是根本於綜合精神的，所以我們中國的國家主義，完全是一種綜合的學說(Doctrine Synthetique)而所謂綜合的學說與拆中的學說(Doctrine eclectique)有別。我們的綜合綜合(Synthese)有科學底意義，係化合而非混合，故我們的綜合品(國家主義)與牠的原素(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全是兩樣，猶如水是酸素與養素在一定的溫度與電流下化合而成的，但是水與酸素養素全然異質。因此我們的國家主義是一種獨立的系統，而不是一種複雜的混合體或零碎的折中學說，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點。

我們對於唯物史觀的批評，暫止於此了。但是我們最後還有一句話說，就是馬克斯的唯物主義，本來是對於十九世紀初年唯心主義的一種反動，與對於所謂「烏託邦社會主義」(Utopianisme)的一種答辯，因此以極端攻極端與以反面攻正面的態度，遂不免有偏隘狹狹與矯枉過正的流弊。然他自己「當局者迷」，不察此點，以為他的唯物史觀，就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哲學根基，甚至本此而力唱階級爭鬥的謬說，錯亂社會改革的途徑，大開各國內閣的機會，這可謂馬氏「誇大狂」的惡果了。

(上篇完)

神戶護旗風潮中之一封信

十月十日，神戶華僑為國旗問題，與共產黨大演武劇，中外報紙，記載此事，已非一次，想國人已知其梗概了。近接同文學

樓來信，記述當日情形頗詳，據云共黨襲擊該校，係在十日下午四時，乘該校慶祝遊藝大會方完之際，突有暴徒二百餘人，蜂擁而入先嚴校長，次及教員學生，旋即登樓奪取五色國旗，中學部學生，為擁護國旗起見，極力與抗，然以寡不敵眾，卒被奪去一面。並傷及校長吳功補教員吳伯府及女學生三人。是日各商號之懸五色旗者亦多，因而亦小有衝突。此事發生後，三宮警察署聞知大行活動，翌晨遂將首謀暴徒，嚴行檢舉，目下被監禁者，已有十餘人，其他則尚在偵查中。夫學校為國民思想培養機關，其擁護國旗乃出於良心的主張，絕非有何種黨派關係，而共產黨暴徒昧於此理，竟敢膽大辱及純潔無瑕高尚神聖之學校，實屬荒謬絕倫，是以此事發生後，羣情大嘩，當地僑界無論矣，即國內外之主持公道者，亦莫不憤憤不平躍躍欲試，或遙為聲援，或兩電慰問，現在接到慰問的函電，已不下數十通，茲擇天津吳其昌君致校長吳功補先生一函，介紹於諸君之前，亦可見共黨天怒人怨之一斑了。

老花附誌

功補先生：我並不認識你的，不過我看見晨報上說：知道你爲了我祖國的國旗，受了匪徒一頓重打，你真不愧是我萬丈的同情，所以不嫌冒昧，特寫這封信來安慰你。在被打的時候，非但不覺得痛苦難受，而且覺得痛快好受！你想！古今不知有多少愛國男子，爲了被國賊，——叛國賊，賣國賊——的誣陷，而至於砍頭，決腹，難道他們覺得痛苦的嗎？他們真是「其甘如飴」呢！而且我們不幸的祖國秦檜，張邦昌，石敬瑭，李闖，黃巢，這般賊，正在張開他血盆的大口，在那裏狂吸我們「垂死回生」的脂膏，以建築他們的「以人骨建成的，以祖國買來的」凱旋臺，好預備着祖國的元氣盡了，讓紅眼睛綠眉毛的洋鬼子來無條件無抵抗的亡國滅種！你想！我們的責任何等的大，我們不把這般國賊殺個乾乾淨淨，我們還算是個人嗎？所以我們前途的危險正多咧，豈但是一頓打，免不了還要葬身於這般吃人的國賊的毒牙之間呀！可是，你覺得怕嗎？你如果覺得怕，你趕快去向他三跪九叩首賠罪，以期得到做官，發財，做孝子，做慈孫，做順民，

做倭臣，做媚妻去呀！多嗎舒服嗎？你如果不怕，你就總預備着，一頓打，二頓打，三頓打，……五頓打……十頓打以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因爲這就是你做國民的應盡的責任呀！我且問你，你想這是李完用這樣「做官發財的舒服？還是安重根那樣「殺身成仁」的舒服？這不算是，況且，我告訴你罷！最後的勝利總是你的，——這不算是

你的，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全體的。只要有「人根人氣」不做賣國賊，乃是他們自家盡自家的責任，你也不見得有什麼吃虧的！不過，我總覺得要痛痛快快的哭一場才好，我們中華這個老大民族，老輩是行將就木，不必說了，正是一班青年，國家的命脈！乃亦如此頭腦簡單，思想膚淺，想得勝，想做官，野蠻橫暴，凶惡退化，自私自利的劣根性不去掉我們的民族真是沒有希望了，我幾次懷疑我們的民族，已經被上帝宣告死刑了，倒不如被帝國主義者來滅種滅個「無噍類」「無子遺」的痛快，不致以再到長足進步的人們面前去丟醜呀！這倒不是爲了這一天的事；你想到這一點，也覺得要痛哭嗎？

雖然，痛哭是沒出息的人表示，我期望你們同文學校的男女同學們，個個是有血性，有理性，有頭腦，有志氣，有人格的，好男子！好女子！你們努力呀！你們這次受了傷，你們的光榮，和蘇武的吞雪，文天祥的囚窖，一樣的光榮呀！你們的神戶，有我們的先烈偉人，——朱舜水先生——終身反抗滿族的偉人，擎着火炬，領導你們在奮鬥的路上走呀！我嗎？是個從未加入任何政黨政系的傍觀者，也是個終身不願「做官」但願研究學問的一個中華民國國民青年，我願意用最誠懇的精神，最忠實的態度，來援助你們這般愛國的志士，這倒實在是因爲我公理的主張，理性的觀察，良心的驅迫，而沒有一毫感情作用的。

可敬可愛的同文學校教職員，男女同學們呀！你們并不痛苦！你們是光榮！五色國徽萬萬歲！一個傍觀的國民吳其昌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六二期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本期目錄

快哉四重壓迫下的我們

南北兩大專制勢力對我們的態度

汪精衛之言

宜興共黨起事與南通兵變

楊杏佛與東南大學

我對於張作霖稱帝消息之感想

談第二次亞洲民族會議

聯治救國的步驟

現代法蘭西的四個職業代表主義者

盧瑛獄中詩

每號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歐美香港南洋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加二角六分，凡閱全年者，請投函本社，郵票代價，以半分者爲限。

通信處 俟另定後再爲通告

老秋

田漁

黑頭

黑頭

惠之

平生

樹人

燕生

叔耘

本報緊要啓事一

本報因持論過直被上海市政府奉行衛戍司令部意旨，通令上海郵局將本報扣留，除設法交涉外，以後恐有郵寄遺失之處，尚祈原諒是荷。

本報緊要啓事二

本報通信處上海郵局一三六〇信箱已被上海市政府公安局封禁，以後關於訂報及其他接洽事項，請暫時停止，俟另定地址後再爲通告，請鑒諒是荷。

快哉四重壓迫下的我們

老秋

我們的朋友燕生在北京國魂週刊本年元旦特刊發表一篇「民國十六年政局之預測」，「預測今年國家主義必大發展。他大概說「國家主義既適合國情而爲國人所共崇信，南北軍閥必要來利用這個名字，國民黨也要利用這四個字來號召，甚至共產黨也不能不利用這四個字來想勉強再活動活動……」果然燕生的預測驗了！在這個年頭上，我們試來數一數：奉系軍閥的「新國家主義」在今年二月便打出招牌，希圖鬼混。蔣介石在今年三月也宣言「三民主義便是國家主義」。甚至今年四月國民黨左派首領汪精衛和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共同發表宣言也說：「但現在所可慮者，即謠言四出，以謀國家主義之解體……以謀國民黨國家主義之破壞。」尚有陳友仁，屢次對外宣言總寫上國家主義四字來作外禦強權的好法寶。在這個年頭上憑真理和事實，國家主義總算戰勝

一切了！但是我們國家主義者在這個年頭上却大受其壓迫！共產黨，帝國主義者和奉系軍閥的壓迫我們固不待言，而直到現在來，國民黨的壓迫我們，也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將醒獅禁止發行，簡直恢復去年共產黨橫霸廣東時的狀態！在別人看來，或以爲這種得魚忘筌，數典忘祖，今日人心澆薄，乃是常事。——這種藉國家主義以圖苟活，以謀自救的共產黨，國民黨和奉系軍閥反來壓迫國家主義者亦屬此例，不必深怪。但別人不知我們國家主義之所以竟受這四重壓迫——共產黨國民黨，帝國主義者和奉系軍閥的——還有一個大原故：

爲爭自由與真實故！

明白一句話說，我們爲什麼主張國家主義？無非爲國家的自由起見，爲國人的自由起見。我們又爲什麼反對共產主義和一切不適國情的政治主張？無非爲國家的真實情形起見，這種偏激的主張掩蔽了真實，大有害於國家。

我們國家主義者既爲此兩義——自由與真實——而來，故數年以來，所發言論，所有行爲，無不秉此兩義以爲依歸。試舉幾件事來說罷。因爲教會教育強迫學生唸聖經做禮拜，妨害自由與真實，我們兩三年來便不遺餘力加以攻擊，致令教會學校站不住腳，先後關門，而帝國主義者，便大加注意起來！——記得前年冬天在北京我有個法國朋友叫Borh的拿一本法文小冊子來與我看，冊子內容是敘述中國近幾年來的反基督教天主教會運動。冊尾將反對的人名錄了許多，而醒獅社朋友的名字全在其中，這種將我們按名登錄，不知彼帝國主義者將作何用？想亦如共產黨國民黨人之用心：爾輩不安分爲民爭甚麼自由與真實，只要「老夫」一朝權在手，要叫爾輩夠受蹂躪呢！

中國共產黨人之滅絕真實與自由，自在歐洲留學起，前五六年便與我們不能相容了！他們開始是要把持各地學生會，而把持的方法不由威嚇，便利用誘。前四年在德在法，他們要推翻當地留學生會時，總是對於先前主持的人不願真實，加以人身攻擊，任意誣蔑，誣蔑之後，便帶些打手去把會中主持的人趕走，而一點不問這些人是由多數同學選舉出的。就使不滿意，可以要求全體大會重選，而豈能以少數橫行，便剝奪了多數自由選舉的權利。當時這些主持的人并不是國家主義者，且有許多不曾相識。因為我們國家主義者眼看見世間上有這種絕滅真實與自由的人和事出現，便不能不挺身出來，於是留法學生總會和柏林中國學生會便不能不有幾齣武打戲出現而始將真實和自由爭回了幾分。但是從此以後共產黨與國家主義者便勢不兩立了。在國內各地學生會共產黨的這同樣行為也到處遇見國家主義者這同樣的反抗：一個要掩過真實，以便麻醉，一個要防護真實揭穿黑幕；一個要絕滅自由唯我獨尊，一個要愛惜自由不願屈服；於是共產黨得勢之秋，當然是國家主義者倒臺之日。但是國家主義者雖在壓迫之中，而不忘自由與真實二義，仍舊繼續奮鬥，因之多數人的同情日益增加，共產黨的暴行終不可掩，漸為全國人所同棄了。

以我們這樣為真實與自由而戰的同志們遇見了那樣絕滅真實與自由的奉系軍閥當然更是無相容的餘地。於是自奉軍入北京，國家主義者在北被拘捕下獄不只十次。最近數日據上海時報申報所載，北京國魂社被抄，捕去經理等數人。前兩月被捕的還在獄中未放，新捕的又加進去了！這個「新國家主義者」壓迫我們這一個舊國家主義者又何如是之甚耶！——在奉系軍閥心意中：國家主義！倒還不錯！俗們也來講講罷！叫那些素來主張國家主義的

學生們也一同來隨着俗們講；不准他們再去單獨自由活動！「願我者生，逆我者死，」國家主義的學生們還要想在北京自由活動，自由結社，自由發言批評俗們嗎，捉着，關起來！

這種奉系軍閥的思想，態度和行為不幸被我們同時在反奉的國民黨要人身上發現出來：這真是革命前途的大不幸！真正國民黨的要人——連素與國家主義派接近願共同打倒共產黨的西山派首領在內——雖然不能不贊成國家主義，雖然也不能不講講國家主義，但是總覺得素來主張國家主義的這班青年不應該在國民黨以外去講甚麼真實，去尋甚麼自由。「黨以內都是聖賢豪傑，理應歸順，黨以外都是冥頑宵小理應消滅。」國家主義者竟敢在黨以外去自由活動，自由結社，自由發言批評黨政！這還了得！醒獅禁止發行，把他們的言論自由先取消了再說罷！醒獅社還有郵局信箱可以收信，接着把這個信箱也與他封了，又把他們的通信自由取消了再說罷！

好！再來！再來！歡迎！歡迎！共產黨，國民黨，奉系軍閥，帝國主義者，你們這四重壓迫同時加在國家主義者身上，以為便將國家主義打倒了嗎？不然，不然。國家主義在這千災八難的環境中既歷練了這幾年，已經不是壓迫得了的。他正在歡迎壓迫以磨礪精神，以操練本領，以早早的達到成功的地步！共產黨，國民黨，奉系軍閥，帝國主義者同時用力，以為國家主義者這下可以壓倒了，而殊不知國家主義者正在那裏高呼着：

快哉！四重壓迫下的我們！

南北兩大專制勢力對我們的態

度

田漁

我們的態度素來是光明的，堅決的。一切言行只知本着愛國良知抱着大無畏精神向那一切黑暗方面衝鋒，進擊。備受摧殘與壓迫是意中事，也是所樂於承受的。因為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是為着革命而組織的，是為着救國而組織的。不受壓迫與摧殘，那團體的革命性就不能日臻鞏固，團員的救國心就不能更加熱烈。因此我們真不能不十二分感謝那禁止本報郵寄查禁本報通訊處的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和陸續在京拘捕本團同志十餘人的奉系軍閥！

但是我們既得了他們的厚惠，便不得不為他們設想，稍稍進點忠告。原來天下事的真象有時很難從正面看出，却容易從反面證實。譬如在大都會熙來攘往的地方誰能看得出誰是歹人，但我們一見那開槍打警察的人，就斷然知道他是搗亂公安的匪徒。何以呢？警察向來是以維持公安為職責的，他既與他們不兩立，不是搗亂公安的人，是什麼？我們的醒獅週報與各地同志向來是主張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自由與獨立，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的。旗幟鮮明，態度堅決。現在你們來禁止，來拘捕，難道主張外迎強權，不爭中華民國之自由與獨立；內保國賊，不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嗎？我們固然不能違斷你們主張是如此，但就上面比喻而論，一般國民看了你們這樣行動，設從反面一着想，豈不是大糟而特糟嗎？所以我們現在很誠懇的奉勸國民黨的上海市政府與京津的奉系軍閥，自愛點，小心點，不要隨便做出這種蹂躪人權摧殘輿論的自殺政策，以致反映出本身的真象！至於這種壓迫的行動就我們的救國事業而言，可是毫無所損。謝謝！謝謝！

汪精衛之言

黑頭

汪精衛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我們不願問；國民黨內部的糾紛，究竟到了什麼程度，我們也不願問；我們現在對於國民黨最小限度的希望，只希望他們說的話還能稍稍顧及門面。根據這個原則，我們覺得汪精衛最近對廣州新聞記者的談話，還不無一節可取。汪說：

「余素來主張言論自由，甚喜報端批評，吾人所辦之事應當公開，不應壓制報紙，除了黨人所辦之黨報外，其餘一律不准人出聲，則自己之錯處將無從知之。……鄙人甚不喜清一色之報紙，吾人所辦之事，不特要報紙嚴重批評，還要受社會之指導。」

現在甯滬間對於輿論的高壓，其作用在「不准人出聲」；其目的則在辦到「清一色」；由此看來，汪精衛畢竟還不失為聰明之士了。

宜興共黨起事與南通兵變

黑頭

本月一日，宜興忽有共黨起事的一幕；本月二日，駐在南通的十七軍，又以一部分兵變聞；這在趾高氣揚的國民黨人視之，自然是癢疥之疾；而在一般身受的小百姓看來，却是切膚之痛。國民黨清黨的結果，真正的共產黨人被屠殺的自然不少，但多數的渠魁却是至今無恙；豈僅無恙而已，我們只要看國民黨最近的行動，我們便可斷言國民黨內還潛伏得有不少的共產份子，

用國民黨的名義，執行共產黨的命令，其結果非使國民黨陷於衆叛親離的一境不止。至於共黨在與國民黨合作時代所做的下層工作，沒有因清黨之故，而受到絲毫的影響，更是顯然的事實。我們只要看共黨最近的活動由「武漢式」一變而爲「潮汕式」，又由「潮汕式」一變而爲「宜興式」，愈到下層，愈可顯出他們的實力，而國民黨對於由他們鼓煽而來的無產階級屠殺得愈多，他們也就可以愈慶成功。我們爲各地方的安甯計，自然希望以後「宜興式」這樣的暴動不要再有，但假如國民黨的秉政者永遠是老朽昏聩於上，小醜跳梁於下，不能節制武人以蘇民困，不能解除壓迫以惠民怒，我們相信最近的長江下游一帶是無埠不可爲潮汕，無縣不可爲宜興的。

至於這次南通的兵變，好像是很偶然的，但其實不然。國民黨今日軍隊之多，已多如天上之星，軍官流品也幾乎不堪聞問，并且平心而論，中國今日其所以鬧到這樣一個各方面招兵買馬爭城奪地的局面，整個的只是一個經濟問題，你要吃飯，誰不要吃飯？你要地盤，誰不要地盤？朝爲同袍，而夕圍繳械，上星期還是親親熱熱的同志，下星期已是不認識的仇讎，是非淆亂如此，人人自危的心理如此，再加以共黨潛煽於中，野心家勾結於外，各地土匪流氓應募加入軍隊者，更所在多有，誰發槍械，便誰是長官，誰給金錢，便誰是恩主，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恐怕事變之來，更無窮呢！但這豈是一般人民所期望於青天白日下的國民政府的呢？

楊杏佛與東南大學

惠之

楊杏佛者何如人，吾人初不知之，但知其彷彿爲一單純之

學問家而已。近數年來，因緣時會，投身於政黨運動中，南北奔走，微有勞績，於是楊杏佛之名乃亦與時局要人等同廁於新聞紙上。

夫楊氏之投身政黨固爲其個人之自由，吾人無權以議其是非，獨楊氏以貢媚政黨，報復宿怨之故，不惜污蔑盡數千東南大學學生之人格，公然倡一網打盡之謬論，此則吾人所不能已於言者也。

夫學問爲一事而東南大學學生又爲一事，學問之罪惡不惟楊氏痛恨之，本報之攻擊彼等更早於楊氏，然學生則何罪者。楊氏此次在北大同學會偶爾失言，嘗東南大學學生盡屬反革命派，東南大學學生不甘此言，起而質問，楊氏始則謾過於記錄之不慎，繼則遷怒於報紙之披露此項消息之失當，最後謾無可謾，遷無可遷，乃老羞成怒，公然以蠻橫無理之態度對待無拳無勇之青年，一口咬定東大青年爲擁護學閥。爲反革命之策源此雖欲謂爲非倒行逆施而不可矣。

觀楊氏自敘與郭秉文結怨之由，曰「居甯五載，被迫而三易講席」「年年續約之時，輒生去留問題」，由是可見楊氏之不款於郭，特以其個人位置之不安而然耳。假使當時郭氏能稍稍對楊加以攏絡，安知今日之楊氏不爲擁郭健將耶？

楊氏明知在此一黨專政之際，有政治上勢力爲之保鏢，乃敢公然宣言歡迎手鎗炸彈之降臨，此種卑劣態度，實不值識者一笑。天下事固有難料者，楊氏固能保青天白日滿地紅之長此飄揚於江蘇境內耶？此時少留退步，爲他日與東南數千青年相見之機會，抑亦非不智者之所爲也。

抑吾人之所以反對學閥者，以其勾結政治勢力，結黨營私，

把持學務，破壞教育之獨立威嚴也，今則舊之學閥雖去，而繼起者之勾結政治勢力如故，結黨營私如故，把持學務，破壞教育獨立亦如故。所異者前之學閥雖實行「黨化教育」而尚不敢公然以此等名詞自居，今之黨閥，則公然反對教育獨立，公然高倡黨化教育，而目反對者為反革命矣！楊氏苟稍有一毫清醒的學者頭腦，對此種現象能無動于中乎？

尤可笑者，楊氏計窮力絀，辨無可辨，乃竟以鼓吹國家主義，擁護五色國旗為東南大學罪。夫國家主義在今日一黨專政之下，其為「反革命」罪大惡極可不必言，然楊氏亦知國家主義者與學閥之感情為何如耶？彼郭袁黃沈蔣流肯認國家主義者為好相識耶？東南大學學生之從事國家主義運動，此自為學生個人之行動，與學校無關，與學校辦事人無關，且與未加入國家主義團體之學生亦無關也。楊氏未始不知此中之分別，徒以老羞成怒，為反咬一口之計之故，不惜以最危險之罪名，加諸東南青年之身，嗚呼！其用心亦云毒矣。

吾人屢視上海民國日報記者陳德徵等之言論，指黃炎培，朱經農輩為宣傳國家主義多年，方以為幼稚無常識之言論，出於幼稚無常識者之口，正足以見國民黨人才之盛，不足為怪，今則堂堂學者兼政客之楊杏佛氏亦連國家主義者與江蘇學閥之已往歷史亦不知道，嗚呼；國民黨人才之盛，乃一至於此耶？

夫學校為各種政治運動發源之地，東南大學在當日固有國家主義者之運動，抑豈無他派之運動在內，豈能舉學校與學生運動并為一談。且楊氏亦知北京國家主義者之運動，固以北京大學為中心地乎？楊氏何不指北京大學亦為反革命之策源地乎？

彼真正學閥系統，如某某，某某輩，今已相率加入國民黨，

戴忠實同志頭銜，而高呼黨化教育矣，楊氏雖痛罵東南大學至千萬遍，彼等聞之已如馬耳秋風無涉於己，獨此一部分熱血之青年，猶存愛護母校之苦心，而不為楊氏所容如此。楊氏誠不愧為一黨專政下之學者也。

吾人與學閥因久成敵對，對東南大學學生亦無一面之交，凡此所言，為公理為正義而言耳，楊氏苟或據此而竟指為東南大學學生與國家主義者勾結之證，則非吾人之所敢知矣。

抑吾人於忠告楊氏之餘，亦有不能不對東南大學同學會為進一步之忠告者，諸君既知反對楊氏之無理誣蔑，亦知楊氏之敢於如此無理蠻橫其所恃者為何等之勢力耶，在此一黨專政，黨化教育之下，明明無理性的討論之餘地，諸君而猶欲恃一紙虛文以與彼無知的黨閥相周旋，嗚呼！亦太忠厚矣！青年諸君，其諦思吾言。

書此成後，聞友人言，楊氏昔在東南大學擔任社會改造思想講席對於三民主義極多醜詆，未幾以不為郭秉文優待之故，乃復投身國民黨以破壞東南大學，若是則誠一反覆變詐，投機無恥之小人也，學者云乎哉！忠實黨員云乎哉！

我對於張作霖稱帝消息之感想

平生

近來上海報紙忽然披露一個怪消息，據說張作霖有稱帝的意思，並且時間有定為明年六月的話，這個電報是電通社所發出的或者是日本人和老張開玩笑也未可知。依我們看來，張作霖雖頑固，這種自殺的政策，似乎一時還不至就會採用。但天下事也有難料者，以袁世凱那樣狡猾，也居然會自己戴給自已上圈套。昨三

對於臭惡不堪的總統，也會花錢出醜去買，然則張作霖之忽然高興做皇帝，又何足怪呢？不過因此我却有一點感想。

其實，張作霖又何必定要作皇帝呢？現在的大元帥，每日威武堂皇與皇帝老兒又有何分別。做了皇帝之後，也未必就會增加多少威信，唐明皇是個皇帝，對於自己的兒子還號令不動呢。中國今日大大小小的新舊軍閥，那一個不是坐地的土皇帝？又何必待改朝代，換年號之後，才算有中華帝國呢？

其實，又豈獨軍閥為然，堂堂以民權主義自命的黨國，還不是也是一樣的和帝國無分別嗎？孫文生前自定終身總理，還不是和袁世凱的終身總統無以異嗎？「先總理」不就是「太祖皇帝」嗎？恭讀遺囑不就是欽奉上諭嗎？一黨專政不就是變形的君主專制嗎？「黨高於國」不就是「朕即國家」嗎？反革命的口號不就是舊時大逆不道的罪名嗎？統一言論，箝制思想不就是舊時焚書坑儒的把戲嗎？所謂「黨國」也者，與「帝國」又何以異？

南有黨治，北有軍治，帝制之恢復久矣，又何必待實行稱孤道寡而後始驚民國之將亡哉！

但是從法蘭西大革命以來，人類為爭自由，爭民權而起的光榮革命精神是萬劫所撲滅不了的，中國人並不如孫文所說嫌惡自由的太多，我們還是要繼續喊「還我自由」的口號，我們還是要「自由」，我們還是要拿繼續的犧牲和流血爭還我們的自由權，直到將一切的變形專制政體打倒以後。

談第二次亞洲民族會議

樹人

猶憶去歲長崎亞洲民族大會閉幕後留日長崎學生聯合會對該會經過情形報告函中曾謂：

「……抑本會同人尙有不飽已於言者：邇來軍閥專橫，列強肆虐，長此以往，何以圖存？彼國賊既無妥協之餘地，而列強更無親善之可能。蓋與軍閥妥協，不異與虎謀皮，與外人親善，無異引狼入室而被人利用。……」

末復大書特書鄭重召告於國人之前曰：

「……得失有關國體，聲援端賴賢能，結束長崎一幕之手續，固為同人等應負之責任，預防北京未來之怪劇，尙乞我同胞最後之努力：（閉會前本定今歲在北京開會）」

觀此可知我長崎同胞諸君用心良苦，用意良殷，而所言亦多懇切中理，曾幾何時，第二次怪劇，居然於上海開幕矣會中之險象環生，日人之野心暴露，較前尤甚，而國人漠然視之如故，吾知長崎同胞諸君聞知，必不勝其悲憤者矣。

二

民族大會之召集，雖及兩次，而亞洲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之空氣，喧騰亦已甚久，不但亞洲各國人民極為注意，即全世界人之耳目亦大為之一驚。殊不知其本身能否為會，能否為一真正之亞洲民族聯合大會，尙屬疑問。

1 亞洲民族大會既以謀亞洲民族和平解放為目的，韓國亦被壓迫民族之一，當然有參加之資格，何以因上海高麗臨時政府代表加入會議，日代表即憤然以退出會議相要挾！大會中已無高麗民族之足跡，亞洲民族會議之謂何？矧日人出此無理之要挾，是其無謀亞洲民族真正解放之誠意而別有用心，已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親善提攜之謂何？是徒有民族大會之名而無民族大會之

實，以親善提攜之美名，而行其壟斷麻醉之故技，去真正之民族解放會議不知其幾千萬里！

2 去歲第一次之民族會議，即由日本衆院議員金里準太郎所召集，彼乃日本英雄派中之要人，散髮長鬚，生就一副野心家之面孔。彼爲首領，其餘如北京之大亞細亞協會，上海之亞細亞民族協會，亞洲共進會不過其御用之機關，故去歲之會議，直可謂在金里氏左右操縱之中。今者金里氏亦欣然責臨矣，而中國之代表亦爲黃蔡諸君，其能免於操縱跋扈之局者幾希！因滿蒙問題之爭執，而日人竟欲全體退席，因朝鮮代表參加而日人亦以去就爭，其理由何在？其輕視中國國權，侮辱弱小民族不亦已甚？中代表雖亦多方爭執，卒令帝國主義者占最後之勝利，彼何其強而我何其弱耶？該會既爲野心家所把持，故該會已無復存在之餘地。

3 以上所稱代表，原爲假定之詞。在彼輩方以代表爲榮，然我輩於其代表之資格，始終不能無疑。彼若爲各民族政府所選派，猶可說也，彼若爲各民族真正之民衆團體所推舉，亦猶可說也，試一夷考其實，則知彼等皆爲私人團體之代表，所代表者雖名爲各民族之意旨，實即各個人之企圖，伴爲各民族之利益，實則爲個人進身之階。其代表之資格，及其列席之使命，不過如是而已！

4 代表資格既如此其含混，則會議之能否存在，亦成問題。前所稱會議，亦屬假定之詞，吾人正亦不能無疑問。況此會本身無正式之組織，又無若何有條理之規定。更不見各國政府之明令，又不見各國民衆團體之提案。民族會議之意義，係代表各整個民族而言，究竟此會能否代表各民族全體之意旨與利益，是爲一極待研究之問題。

民族大會，本身既發生問題，而意見紛歧，前途必無圓滿之結果，反遭輿論之攻擊，不知中國代表諸君何爲作此無聊之舉！

三

再研究該會之價值，直可謂等於零。就理論言，吾人非反對聯合亞洲各弱小民族抵抗帝國主義者，無如會中主要份子日本即爲亞洲唯一之帝國主義者，日人一加入，則此會即完全失去其存在之意義與價值。因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之會議席上，絕不容有強霸之踪跡，而日本爲中國生生世世之仇人，除決勝於疆場而外，會議席上，有何見面之餘地？與其與虎謀皮，自取滅亡，何若厲兵秣馬，一決雌雄。因輩彼不可以理喻。只可以力勝也。

就事實言，此種會議不但有若無，實無勝於有。長崎之會計論達三日之久，始通過「日本應即無條件取消中日間一切不平等條件案。」其文曰：

全亞細亞民族會議，爲謀全亞細亞民族平等之實現，以期達到全亞細亞民族共存共榮之目的，中日間不平等條約，若非先行取消，是亞洲民族自身間已失其平等，如何能向白色人種要求平等之解放，故現在亞細亞民族，所有存在不平等條約，應先自行取消，就日本對中華民國一切不平等條件，應即取消，以示亞細亞民族爲共存共榮之目的，互相以誠意努力……。

觀其原文，一則曰「達到全亞細亞民族共存共榮之目的，」再則曰：「互相以誠意努力，」冠冕堂皇，莫此爲甚。然日人先之以高唱「全亞各民族聯合起來」，繼之以通過「無條件取消中日間一切不平等條件案，」何爲而田中內閣侵略滿蒙，有加無已？出兵膠魯，居然有恢復廿一條之野心？又何爲而資助軍閥兵餉，槍械，且從而爲之掩護，運輸，以助長我內爭？即日人之虐待韓民

亦日甚一日，日政府既如此其奸狡，陰險，兇暴，殘忍，無論矣。獨不聞民間有反對政府之策略，可見中日兩國國民之感情，愈形惡化。證明去年一紙空文，直糞土瓦礫之不若，各弱小民族應如何澈底覺悟，努力自救，而各國代表竟於田中鐵蹄之下，甘為馮婦，真不值智者一笑！該會之價值，亦於此可見之矣。

四

至吾人之根本主張，始終為「外不親善」，絕對主張自強自救。尤反對依賴外力，解決國事。吾人始終認定日本為中國最大之敵國。「五七」，「五九」之亡國條約，山東問題，青島問題，西原大借款問題，滿蒙問題，故為中國存亡之關鍵。又「五卅」時之顧正紅案，陳阿堂案，漢口之田仲香案，漢口日租界之「四三慘案」，「長沙之「六一慘案」……我同胞枉死於彼族毒手者，不可勝計，沉冤未雪，碧血未乾，此誠我同胞千古難忘之痛史也。今日本猶以侵略我國為未足，而慘殺韓人，而窺伺安南印度，不但不改其故態，大有變本加厲之勢，是日本不但為中國一國之仇人，且為亞洲各弱小民族之公敵，以如此互相敵視之國家，聚於一堂努力互助，與國際聯盟會，同一滑稽，同一無聊，吾人雖不主張於中國未獨立以前聯絡弱小民族而作不可能之反抗帝國主義運動，然苟有現時真正以此事自任者吾人并不反對而願觀其成，所反對者乃御用式之民族會議，畸形式之民族會議，有名無實之民族會議。同胞乎！事至如今，萬不可徘徊，亦不可操切以誤入歧途。弱國無外交，國之不强，即人微言輕，徒招沒趣。故凡有志之士，應努力做目前重要之工作，求全民革命之完成。待國家主義成功，國基奠定，國權恢復，則今日之難題，他日直可迎刃而解國人其勉之！

聯治救國的步驟

燕生

中國今日時局非聯治不能解救，這是我們一向所堅信不疑的，而一般好講究字面的人，看了「聯治」二字，便以為有破壞國家統一之嫌，在他們心目中以為中國國家本來是統一的，何必更唱什麼聯治呢？北洋系首領如袁世凱，國民黨首領如孫文，都是懷抱這種統一的迷信的，所以到今日其孝子順孫仍然繼承這種意見，竭力貫徹其武力統一的迷夢，而反對聯治的主張。殊不知中國的國家自始就沒有統一，十六年來縱橫割據的局面，更證明中國眼下還沒有統一的希望，袁世凱，孫文，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蔣中正等相繼的失敗，更證明武力統一之絕對無望。我們向來主張「內求統一」，自然絕不會反對國家的統一而希望維持分裂的局面，但我們以為求國家的統一自有其正當的途徑，決不是現今的鹵莽滅裂的武力統一政策所能成功。中國的真正權力本來建築在地方上，近數年來因中央政府威信之喪失，軍閥之割據，這種現象更是分明。譬如治水一樣，我們只能順着水勢，用「導」的法子，使之各行其相當的水道，決不能用「抑」的法子，去蠻來橫做。已往的醫國手，都是吃虧了不懂得真正的國情，以為國事可以憑着自己的見解去硬做，殊不知這種大勢不但非一二豪傑所能挽回，抑非一黨一系之力所能改變，我們鑒於勉強的統一決難成功，所以才主張用各如其分的聯治政策求一個真正的統一。現在的國事猶如一個大的家族，兄弟們成天價爭產奪業，鬧得雞犬不甯，有些人貪圖「九世同居」的美名，明知道家事到如此地步，總不肯公然承認分家的話，但是真正明白的人，看了這種情形，一

定感覺到與其博同居的虛名，而大家受盡了無限的悶氣，到不如痛痛快快，採取新式家庭辦法，實行小家庭制度讓每個子女自己管理自己的家庭，不必你爭我搶，到那時兄弟們的感情反要和一些，這個道理用在家族制度上大家便都贊成，一應用到國家政治上去，便有許多人要反對，真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的了。

誠然，目今中國國民並未有反對統一的趨向，現在國事之不一，全是由於幾個野心的軍閥在那裏作怪。我們對於軍閥早已深惡痛絕，不應當更爲他們造成理論上的立足點。不過要請大家明白的，政治上正當的主張是一件事，爲人利用與否又是一件事，聯省自治固然有被人利用的可能，武力統一又何嘗無被人利用的可能。『兩害相權取其輕』究竟武力統一被利用後的害處大呢？還是聯治主張被利用後的害處大呢？且政策原不怕被人利用，苟使有人能誠意照政策去做，則此種利用我們將歡迎之不暇，如其不然，則真假自能有辨之者，又何怕人之利用。講到軍閥割據，誠然是中國目前的大患，但軍閥的割據並非因先有聯治政策之鼓吹始成功，數年以來，一般思想界常受武力統一政策之支配，結果並不能將軍閥割據的形勢打破一些。可見軍閥割據自有其真正的原因，與我們的聯治主張毫無關係，而我們的聯治主張却正是針對這種現象的一付治療的良藥。夫軍閥割據形勢之造成，軍閥個人之野心固爲其原因之一，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原因，倘使僅有個人的野心，而環境不容許他發展野心，則此種野心亦終無實現之機會。可見軍閥之野心是果，而此外還有引起軍閥野心和造成他的發展機會的客觀原因。這種客觀原因，是我們值得研究的。依我們看來，造成今日軍閥割據的形勢的客觀原因約有數種。

第一，由於中國人民的地方觀念已經堅固，很容易造成割據

的勢力。我們通常可以將軍閥的性質分作兩類，一是武力統一的軍閥，一是地方割據的軍閥，地方割據的軍閥又可分爲兩種，一本地人佔據本地方的，一外來人佔據本地方的。凡主張武力統一的軍閥，當然是勢力較強的，但結果無一不失敗，其失敗的原因或由於征服地方而敗，或由於征服雖成功而征服之地旋即爲其部下順應地方民意而占據，結果仍成割據，這兩種原因必居其一。結果武力統一的軍閥途非失敗不可，地方割據的軍閥凡是本地人辦本地事的，除非他的政績太壞，或者外敵太強，或者有本地的另一勢力與之競爭，則比較上多能永久，如閻錫山治晉十六年，所以不致失敗者，雖其他原因尚多，而利用晉人治晉及怕外兵侵入之心理，得有地方勢力的援助，則爲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如果是外省人來割據某地方的，則此軍閥如欲在某地勢力鞏固勢不得不竭力聯絡地方的民意，消滅主客的感情，從前盧永祥之在浙江，孫傳芳之在江蘇，均懂得這種心理，故能比較的站得穩些。奉直魯軍之所以三下江南二下河南而均終失敗，就因爲他們始終蔑視這種地方的感情。要知這種地方的感情，雖然表面上似乎無力，其實暗中潛勢力極大。不但社會勢力息息與地方民意有關，即政治勢力及軍事勢力亦受地方民意之影響極多。軍閥欲想在地方立足，自非利用軍事勢力不可，他所利用的軍事勢力倘若在本省的，則此種兵士之家族親戚皆屬本地人，倘軍閥而過分暴虐，爲民意所不能堪，則怨聲終必展轉而傳入兵士之耳中，誰無兄弟誰無家產，兵士們豈有不起而自衛的道理？因此一切暴政必受地方軍人之反對而失敗，這次何健部下的反共運動，正是這個軍人順應民意而自衛鄉里的一個好榜樣。由此可證明地方民意影響於軍人勢力之大。假如軍閥所利用的軍事勢力是外省的，則也

有兩種分別，如這種外省侵入的軍隊絕對不能與地方人民融洽，而且幫助軍閥作許多罪惡，則地方人民自難對之心服，這時地方上如還有本籍的軍隊。則必因衛護鄉土利益起而為抵抗外兵侵略之運動，釀成軍隊中主客之爭。這種例近數年來多得，不必我們細舉，結果總是外兵失敗的多，蓋外兵如得罪了地方的民意，則其一切行動，必均受牽掣，勢必趨於失敗。即使本地無一兵可用，然其人民之公意亦恆能感動鄰境的援助，或挑撥敵軍的分裂。如從前張敬堯作惡於湖南，經湖南人公意反對，四出乞師，結果遂有吳佩孚之衡陽迴師，而張敬堯終于失敗。可見即使無一兵一卒，而地方的民意終是不可忽視的。如果這種軍隊已經消失原來侵略的性質，與地方人民水乳交融，則軍閥更不能作惡於地方了。軍事勢力之不能不順應地方民意既然如此，故軍閥之較聰明者，決不敢悍然得罪地方民意，否則必終歸失敗。因此凡謹守範圍，不好大喜功的軍閥，多能得地方民意的贊助而比較站得住腳。這種民意當然是利於地方割據的小軍閥，而不利於武力統一的大軍閥，蓋小軍閥類多謹守範圍，用本省兵（或與本地融洽的兵）守本省地盤，不致為民意所反對，大軍閥則多好大喜功，用此省兵，征服彼省，結果引起被征服地方之惡感，而終於失敗。試舉一個最顯明的例，如奉軍之本身，勢力之雄厚，後援之充足，恐怕全國軍閥無一能及，以此實力宜乎統一中國，綽有餘裕，然而每下江南，動必失敗，即在黃河流域，亦幾度敗於直軍，馮軍等之手，此無他，主客之形勢不同耳。逮郭松齡利用奉軍實力，例戈東上，眼看瀋陽指日可下，然而大凌河一戰，全軍覆沒，身敗名裂，為天下笑，此亦無他，不過以奉軍攻奉軍，蹂躪奉天地方，為奉天人民及軍士所不顧耳。可見這種地方民意是絕對不可忽視的

了。所以我們說地方觀念是造成軍閥割據的第一個原因，而且是最主要的原因。除了這個主要原因之外，其他的次要原因，如中國地方之廣闊，交通之不便，也都足以造成小規模的軍閥割據，而不足造成大規模的武力統一。我們通常看見歐洲各國的革新運動，都是一呼百應，短期間之內可以成功，如同基瑪爾將軍，一戰勝了希臘，便可統一土耳其而復興舊業，因此以為中國的國事也是如此簡單易決，殊不知中國全國大於英法德意土等國不知若干倍，意土等國不過類似中國之一二大省，如果中國國境也只有那麼大，則中國國事或者早已可以解決，有一二英雄出世，憑藉武力，也早已把中國統一，然而中國國土如此之大，交通如此之不便，在已往專制時代，力征經營尚須三五十年始能統一全國，況今日地方民氣已經發揚，國外的勢力又紛紛侵入，這種情形最利於地方的割據，而最不利於集權的統一，故於此時而猶作武力統一之夢，殆真可謂為夢想。我們既然深知這種夢想之決難實現，故絕對主張應從根據實際國情，能解實際困難的聯治政策下手去謀真正的統一。何以聯治政策能解決目前實際的困難呢？理由有以下幾點：

（一）聯治能銷弭無謂的國內戰爭。這一點理由很淺顯，原用不着多解釋。有意義的，為爭自由爭民權而起的國內戰爭，我們原不反對，但今之國內戰爭，多半屬於無意義的，其損害於國民的精力非常之大。原因都是由於野心的大軍閥不安本分妄想武力統一全國而起。倘使聯治政策成為國內政治上公認的主潮，則野心軍閥輕舉妄動之戰爭必多少可以減少，這種無謂的內戰之減少，換言之即是為國民儲蓄實力，為國民儲蓄真正有意義的內戰力量之準備。

(二)聯治能使人民注意政治。中國人民大多數對於政治素無修養，故對於廣漠無邊的國事很難引起興味。其實這也難怪中國人，即使在已有政治素養的歐洲人，試問有誰西歐的人能對於東歐政治注意，南歐的人對於北歐大事關心呢？中國國家之大，等於全歐，廣東人之視奉天，較之意大利之視瑞典挪威又何常有什麼比較近的地方，加以近年來中國政治中心分裂，地方割據之勢已成，北京政府的一切發號施令，簡直與雲南人民的實際生活絲毫不發生影響，試問如此情形，怎能望人民之注意政治。假使實行聯治政策，大家分疆而治，某省之政治設施，直接與該省人民有關，政治而良，人民身受其益，政治而不良，人民身受其害，如此，雖欲禁止人民之不注意政治，又怎能彀呢？

(三)聯治能養成真正的革命勢力。在地方廣大之區域行革命，結果每易變成變相的武力統一。蓋革命事業以人民為基礎，則其革命為真正的革命，其武力亦為真正之武力，若地方廣大之區域，其民意無法團結，亦無法表現，即無監督革命之力量，結果革命變為單純的軍事行動，武力與民衆日漸隔離，革命遂成為軍閥之包辦品。若在小區域之內，民意既易團結，武力亦比較小些，故以武力壓制人民之事較難實現。譬如在一村鎮之中，雖有武裝警察，亦不聞有特勢作惡如軍閥者，苟有之則村民不難以赤手空拳驅而走之，此即地域愈小，人民愈能監督武力之證。其原因即由於地域愈小，武裝勢力愈微，則赤手空拳之人民結合，即比較的足以監督武裝勢力，所以雖有軍人容易受民衆的驅使，而不容易作民衆的敵人。又因小區域的民衆容易注意政治之故，故亦容易起為自衛的運動，而野心家之妄想得以少戢。

(四)聯治能建築真正有力之政府。今日之政府無論南北，

皆屬軟弱無力，人皆知之，但其原因何在，則無人注意。大凡一個政府之能設穩固，必須其背後有實力為之後盾，無論是軍力，或者財力，或者外力，總之非有一種實力作後盾不可。至於我們所希望的理想中央政府，自然是要以全國民意作後盾的了。然民意在廣大區域中之難以集合表現已如上節所述，故此時求一堅固有力而代表民意之中央政府實決難實現。假如聯治政策實現，則一省之民意既優足以監督野心軍人，創立民意政府而有餘，而政府如有民意為後盾，則又可逐漸統一地方之軍事財政，樹立集權的地方政府。蓋地方之內，軍事行動容易，故跋扈軍人負隅抗命之舉較難實現。則地方政府之威力較易養成。逮真正有力之地方政府已成功，然後聯數省或全國各省而建設聯省政府，此種聯省政府既有地方為後盾，則必較為有力，如此才能進而求真正的國家統一。

(五)聯治能使政治趨於建設之途。中國今日因內戰不絕之緣故，一切建設事業俱無從說起，甚至已有之些微成績亦逐漸破壞無餘。此種情形真可憂慮。苟非喪心病狂者，無不希望有和平時期之到來。倘聯治政策實行，無謂之內戰既可制止，則野心軍人不得有對外侵略之機會則必移其虛榮心於他途。使地方政府為真能代表民意者，固更可以乘此實行建設，即使不然，仍為軍閥割據式之偽自治，亦較之今日軍閥內戰之時代為稍得平和休息之機會。在此平和期內，人民一切事業可逐漸發達，而軍閥之愛好者亦不能不迎合民意為之點綴點綴。如此下去，社會事業之發達，即人民實力之增厚，倘政治能從此走上軌道，一勞永逸，固然甚好，否則人民亦得憑藉其建設之實力與軍閥相周旋。蓋真正之革命事業亦非賴社會之基礎為後盾不可，在百業俱無基礎之時

代而談革命，則勢必如某黨人之利用軍閥土匪及流氓而革命。其所謂革命，非吾人之所謂革命也。

聯治政策之能解決目前國內之一切困難，既然已經解釋明白，現在留下的惟一的問題，便是怎樣去促成聯治政策的實現。我們雖然天天高喊聯治政策的如何高明，如何有效，但假如目前的一切野心軍閥政客，官僚，黨人，乃至一般國民，都仍然在那裏給你個不睬不睬，甚至實際去反對聯治的進行，壓迫聯治的主張，我們又將如何呢？不錯！這却是個當前的最主要的問題，比解釋聯治政策的本身利害還重要。已往的聯治論者，就吃虧了只懂得提倡聯治，却不懂得怎樣去促成聯治的實現。他們只曉得用沿門託鉢的方法去向實力派乞憐，求他們欽賜憲法，御定聯治，用這樣妥協的態度去促成聯治，當然不會成功，而且還要失敗。我們現在不是這樣。當然實力派的覺悟我們是不拒絕的，但這是要逼迫實力派去就我們——指人民——的範圍，不是強我們去就實力派的範圍。要把聯治運動放在人民的基礎上，要人民自己去鼓吹，組織，運動，實行，有覺悟的軍閥，隨在我們的後面，無覺悟的軍閥倒在我們的前面。這才是我們的聯治運動，不是那些苟且妥協乞憐獻媚的聯治運動。

怎樣促成我們的聯治運動，讓我把一步步的步驟寫在下面：

(未完)

現代法蘭西的四個職業代表主

義者

鄧叔耘

聖西門提倡產業主義，主張職業代表制以後，雖有蒲魯東之

間接贊同，與一八四八年盧森堡委員會之試驗，然不久拿破侖三世的反動政府宣告成立，對同業組合大施摧殘，又因馬克斯主義已於當時侵入法境，向法國諸大社會主義系統猛烈攻擊，聖西門，蒲魯來，路易布郎諸家的學說，遂失其主要地位。方興底，正在萌芽底職業代表主義，受了這種間接底打擊，亦不免有「明日黃花」的景象，直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得白羅亞（Charles Benoist），徐爾幹（Emile Durkheim）徐基（Léon Duguit），桑立葉（Marc Sangnier）四人之鼓吹，始克復興。茲將他們各人的主張，簡略介紹於次：

(甲)白羅亞與近代政邦的急變

白羅亞爲法國現代著名政治家之一，生平爲議院生活之外，好從事著作，欲以其豐富之經驗與學識，改良現行的代議制度。一八九七年，此種計劃與思考完全成熟，因着成一書，與世之留心此問題者商榷，題曰：『近代政邦的急變 *La Crise de l'Etat moderne*』並附加『普通選舉的組織 *De l'organisation du Suffrage universel*』一語，以明他立言的主旨，果引起當時之注意。自此以後，職業代表運動遂繼聖西門，蒲魯東而起，成爲一種不可遏止底勢力，使他方代表制不得不漸次讓步。

他積數十年議會生活之經驗，斷定地方代表制已經破產。所以他在他的著作的第一部中對被他稱爲『無機底』普通選舉，猛加批評，將牠所有的缺點與錯誤，和盤托出，然後由消極轉入積極，把他自己的改革方法貢獻出來。他稱他的新說爲：『國家生活論與有組織底普通選舉論』，可知他的理想與計劃，特別注重『普通選舉在表明公意以達整個底共同生活』這一點。他覺得十九世紀末年以前的代議制度曾經兩個時期。在第一期——中古與君主

專制時代——中，所代表的，有表示意見的資格的，爲工會，爲城市，爲教會，爲階級。至於當時的個人，可說算不得什麼，值不得什麼。到了現代社會裏面——第二期——那就全不同了。現代社會的代議制度是以個人爲基礎的，爲本位的。所以他所表示的意見和他所屬的團體沒有關係，和他所操守的職業沒有關係，和他所居住的土地，也沒有關係，好似他是離羣索居的樣子。

然而實際上，個人在國家社會裏面，果真是果真能離羣索居毫無牽掛麼？大家都知道不是而且不能。所以使他和實際脫離，和環境隔絕的現行普通選舉制度完全違背事實。因爲在政治的立場上說，個人離了種種社會範圍，就無所謂生活，所以沒有社會；即無所謂個人；人的個性並非生成，乃是社會賜予這一點，已經有許多社會學者在那裏證明了。故以個人爲代議制的樞軸，實在不能表示公意，實在不能實現共同生活。

白羅亞是不主張由各種同業組合直接選派代表組織國會的一個人。他以爲職業選舉應該仍然是一種普通選舉。他理想中的衆議員，由各省歸入各項職業團體的公民分別投票選出。他理想中的參議員三分之一由各省縣議員互選，三分之一由各省省議員互選，三分之一由各公共團體指派。所以衆議院所代表的，同時是個人與職業，參議院所代表的爲種種公團：地方團體，行政團體，學術團體等等，總以認爲有關公共利益，並經法律許可者爲限。

白樂亞的主張，大略如是，他以爲地方代議制度已到末路了，欲求近代政邦不崩潰，欲求國家經濟有秩序，欲求社會問題解決，欲求階級鬥爭消滅，非從代議制改良不可。他說：『我們僅有這個選擇：或是依照生活的定律組織職業底普通選舉以生，或

是因循無機底普通選舉而死』。可謂再痛快沒有了。

(乙)徐爾幹的職業團體觀

徐爾幹爲法蘭西社會學派 (Ecol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的首領，孔德 (Auguste Comte) 與斯賓塞 (Spencer) 以後的第一社會學家。『革空泛玄妙之弊，開分門研究之元』就是世人頌揚他對於社會學的貢獻的兩句話。他特別注意職業團體，在他的名著：社會分功論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與自殺論 (Le Suicide) 的末尾，已經談到這個問題，只因限於篇幅而且事關重大，非專書不可，故當時沒有盡量發揮，預備以後討論。後來被他種工作牽累，無法了此心願，乃乘社會分功論重刊的機會作了一篇職業團體論 (Remarques sur les Groupements professionnels)，印在卷首，把他的意見，比較整全地陳述了一番。可是文章雖僅有一篇，而所發生的影響，却與著者在學術上的權威成正比比例。所以我們不能不研究牠。

徐爾幹注意職業團體或同業組合的動機，與純粹政治家的略異。他的動機一方面政治底和經濟底一方面却是道德底。他屢次說人的道德生活自團體始 (La vie Morale Commence la ou finit le Groupe)，沒有團體是無所謂道德生活的。他以爲近代政邦之所以朽墮不甯的原因，全在政邦與個人間沒有中層團體出來担任調濟的職務。他覺得在家族制度解體，地方思想衰落，經濟問題特別重要，公民生活格外發達的現在社會裏面，職業團體非成爲國家政治的中心不可。他說：

『牠(同業組合)在中古時代本爲郡邑組織的基礎。現在此種郡邑，已如地方市場變爲國家市場一樣，由自治區化爲政邦的附屬品了，所以同業組合應該經過同樣底變遷而爲政邦的基礎

，並不是一種妄想。假使果真如此。則社會必不至永久像現能一樣，僅為多數並置底地方區劃的一個混合體，却一變而成一個由多數全國同業組合所構成的寬大系統。現在有許多人要求選舉不再以地方區劃為基礎而以職業種類為基礎是對底，因為如此做去，則未來的議會必能比較正確地代表各種社會利益，及其關係；必能作為社會生活全部的一個比較真實底摘要。……」

可見他是一個極力贊成職業代表制的人。他以為同業組合在國家生活上的位置漸漸增加以後，現在社會的缺點，就可算得了補救。他研究歷史的結果，稱人類愈進化，以地方為基礎（村，市，縣，省等）的政治組織亦愈失其重要。自然，我們各人都是屬於某村，某市，某縣，某省的。但是我們與這些他方的關係日益薄弱。我們的活動，遠遠超出這些窄狹範圍以外。我們覺得村裏的事，市裏的事，縣裏的事，省裏的事大部分都值不得注意，除非與我們的職業有直接關係。這種現象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我們可以說這就是社會的舊結構已到了崩潰的地位，非有新的組織來代替牠不可。以同業組合為基礎的代議制度，就是新組織法中間的一種最方便底，最有效底。

（丙）徐基教授的意見

職業代表主義，在近代有了白羅亞與徐爾幹二氏的提倡以後，已成為一種不可輕視的輿論，法學大家徐基更從而贊助之，在社會上遂成為一種勢力，使任何政治家與黨派均不得不特別注意。現代在普通政治議會之外另設職業議會的主張，可以說大半是根據於徐氏的。

徐基以為無立法權，即無所謂職業議會。他覺得現代社會中

在夠主政的勢力有兩種：一種是由個人合成的大多數羣衆，一種是同業組合。把主權當作大多數不相干底羣衆的意見，據徐氏看來，是「外乎社會真理 en dehors de la verité sociale」的。數的權威極不可信。數的權威以外，尚有職業團體的權威，比較可靠得多。所以欲求真正底經濟德謨克拉西實現，非組織此種權威，使之主特國政不可。他證明職業代表制有許多利益；最大的就是政邦與個人的衝突可以隨之解決。他並不主張完全廢棄以個人與地方為根據的政治議院。他覺得如此產生的民意機關，可以代表黨派的意見，也有牠的作用，只須另設一個以職業團體為根據的經濟議院，互相監督，互相制裁，就可解決一切問題了。我們在此處不能把他的意見的內容，詳細陳出，我們只好請讀者自己去參考他所著的憲法大全（Trait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丁）桑立耶的政綱

桑立耶為法國耶教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Chretien）的首領。他關於職業代表問題的意見，大致與徐基教授的相同。不過他所要求的不是現行代議制的通盤改組。他僅僅要求取消現在的上議院，代以職業底上議院。他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廿一日在法國衆議院演說曰：

「法蘭西總工會以及一般不贊同該會的方法的勞動者所要求的的就是以後無論何人都把有組織的勞工階級當作國家威權的一部分，不再把牠的意見當作兒戲……；就是政治代表以外，另有一種全國經濟利益的代表……；所以我要求廢除政治底上議院，代以職業底上議院……」

至於這個職業底上議院如何組織，如何成立，桑氏都沒提詳細底計劃指示我們。不過他定了兩個原則要我們遵循：

(一)職業底上議院的作用，既為代表各社會團體的利益，則其組織務必複雜，使無漏網；

(二)職業底上議院既以實現比較完善底國家生活為目的，則其精神務必貫徹，斷不可因利害之偶有衝突，遂至感情用事，引起社會紛亂，妨害國家統一。

※ ※ ※ ※ ※

右面所述四家關於職業代表制的意見，自然十分簡略，但是本此去研究現代的職業代表運動或事實，本此去考查各國的經濟議會已經勉強夠了。

盧瑛獄中詩

被武漢共產黨陷害，關在武昌模範監獄，七月有餘，已經判決四等有期徒刑一年零兩個月的我們的同志盧瑛，現已被釋放出獄，而且安然到了上海了，這個消息想來無論是誰聽見也要歡喜的。我們現在把盧同志在獄中所作的幾首舊詩，披露在後面，以當他獄中生活的記述，正如盧同志自己所說，他本不是詩人，我們不必以詩的眼光去看他的作品，倘若我們曉得這是一個九死一生從蘇俄走狗的手中逃出性命的一個青年的自述，則這種由生命的流演出來的藝術，是比任何雕飾琢磨的詩人派的詩都要莊嚴而

且偉大的。

同時我們還要報告諸位一件不快活的事，就是被奉系軍閥無辜逮捕的曾昭若女士等三人，曾女士雖已出獄，其他施黃二同志，尚在獄中，最近聽說北京國魂週刊社的經理林時茂君和其他同志數人又被奉系軍閥捕去了。茫茫禹域，何處是我們安身之地！怕只有監獄和戰場罷！

瑛本不會舊詩，獄中無聊，甚願為之，得有以下數首，茲錄出，敬請記者先生代為斧正，本不足以言詩也，聊以記述個人之感懷云耳。

拘押期中(三月)作

慷慨過陽夏，從容作楚囚，人生知幾日，休負少年頭。
噴。灑。心。頭。血。栽。培。祖。國。花。一。朝。時。令。至。開。放。遍。中。華！

判決期中(八月)作

人說光陰貴似金，光陰在我若毛輕，得閒且到獄中看，便曉此言未誑君。

人說光陰何去速，光陰在我去嫌遲，刑期欠下一年半，一日一回慢慢支。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六三期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本期目錄

唐生智下野與長江之新形勢

共產黨的末路窮途

滿蒙侵略與美國借款

長江中立與鐵路共管

希望與失望

論國民黨壓迫國家主義者之失策

馬克斯主義與愛國精神(中篇)

詩

田漁

惠之

田漁

老秋

老秋

宋樹人

叔耘

李璞

每號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歐美香港南洋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加二角六分，凡閱全年者，請投函本社，郵票代價，以半分者爲限。

通信處 俟另定後再爲通告

本報緊要啓事一

本報因持論過直，被上海市政府奉行衛戍司令部意旨，通令上海郵局將本報扣留，除設法交涉外，以後恐有郵寄遺失之處，尙祈原諒是荷。

本報緊要啓事二

本報通信處上海郵局一三六〇信箱已被上海市政府公安局封禁，以後關於訂報及其他接洽事項，請暫時停止，俟另定地址後再爲通告，請鑒諒是荷。

唐生智下野與長江之新形勢

田漁

最近唐生智下野之說，業已成爲事實。但今後長江中部之局勢如何，實在是一個極堪玩味的問題。以記者的觀察，此次戰爭，與其說是甯漢兩方政見的衝突，不如說是唐李二人權利的衝突。唐生智軍隊逼近南京，浸浸有取李宗仁而代之勢。故李爲地盤計，雖然昔日不奉蔣氏命令北伐，現在却不得不自動西上與唐氏作戰。至於葉賀程等湘軍，固然不滿於唐，也未見得就忠於李，此次隨同西上，實是自爲謀，而不是爲人謀。現在唐氏既已下野，不僅李宗仁向上游作戰之目標失，而湘系軍人反有大聯合的可能。因爲唐既去，則葉賀程與其他湘軍對於湘鄂政權，不但有分嘗一櫛的機會，且有爲本身謀發展的必要。將來彼此之間縱有利害的衝突，但不願桂系軍人獨握湘鄂政權，則爲目前共同的心願。

加以上游的川軍，湘西的黔軍以及其他種種軍隊，對於武漢形勢亦無不饒涎欲滴。李擁重兵進既不可，退又難甘，斯時南京方面軍人如何應欽之流，甚至不利李之勝而陰抑之，則桂系危。衡以常例，此後長江中部不爲湘桂兩系軍人決戰之場，亦必爲各方競爭之焦點。那時所謂國民政府者，真是涕笑俱非，而長江流域之人民，將益陷於水深火熱之境了。

共產黨的末路窮途

惠之

宜興的亂事方平，無錫的亂事又繼之而起，共產黨對於這種擾亂，當然是有點計畫的，但國民黨治下之無秩序不安定如此，確也令人可怪。現在兩邑雖然幸而平定，但以後的事變如何，尙未可料哩。

共產黨自右派領袖陳獨秀失敗後，左派諸少年領袖地醜德齊莫能相下，結果演成一國三公的現象。黨的紀律比從前也未免差些。現在他們所取的策略是一種日暮途遠倒行逆施的策略。只想引起一種無謂的擾亂以圖快意，對於這種擾亂的效果和後來的影響是不暇計及的。譬如這些地方的擾亂事件，其決不能成功是人人都可以知道的，但他們還要去，可見是一種感情的衝動，而並不是有理智的計畫了。這種暴動也許一時可以收宣傳之效，但結果農民受了一度欺騙之後，以後再不會上當的了。譬如此次無錫的事變，共產黨起初祇以請願減租去哄農民，及至農民到縣城以後，還以爲自己是去請願，並不知道什麼革命？然而却無辜被打死了許多人，請問以後還會再上這種苦當嗎？故共產黨此種策略只可以說是一時的衝動，將來一定不會得到好結果的。這也可

見共產黨的並不長進的了。

滿蒙侵略與美國借款

田漁

日本對於滿蒙的侵略，本報早有堅決的言論，以促國人之警覺。但最近我國南北戰爭，同時爆發，彼野心內閣之計畫，乃更着着逼人，大有勢在必行的決心。據世界新聞社東京通訊，現在彼朝野一致贊同之具體計畫，一為海龍線之敷設暨吉海線之全通與延長；二為道路之修改與開通；三為日本海沿岸商港之修築。四為滿蒙內地工業原料之發掘；五為大規模之開墾；六為經營牧場。日本早將滿蒙看作囊中之物，努力經營，固無足怪。所可怪者，近日更傳有美國秘密借款與日本以促其侵略滿蒙政策的實現。據華盛頓電訊，美摩根公司之拉門德氏最近由日回美，日本似有與拉氏秘密借款之交涉。此種消息，喧傳遐邇，諒係事實。我們不知美人何所利於日本之侵略滿蒙，而不怕激起中國人民之惡感。我們雖然內爭甚烈，但無論何方，多少均具有一致對外之心。彼日本對於滿蒙的侵略既遭國人嚴重的反對，美人借款與日本促成侵略滿蒙的政策，縱然在秘密條約中可以得着其他的利益，但是中國人民對於美國的惡感必將日甚一日，所得未必能如所失，深願美國政府與人民審慎考慮打消此種企圖。一方面更望我國民眾對於此種消息之喧傳，應早向美國作嚴重的表示。

長江中立與鐵路共管

老秋

可注意之英日人怪論！

最近日本外交時報（十月十五日的）和倫敦太晤士報（上海每日新聞十一月二十三日譯出的）差不多同時發表兩篇怪議論！一個是主張揚子江由國際聯盟管理，不准中國南北渡兵；一個是主張中國所有已成鐵道由列強派兵共管，也是為防止中國軍閥用兵。日本外交時報和倫敦太晤士報都是英日很重要的報紙，他們竟敢公然發表這樣無理的怪議論來，足見英日謀我的野心，無一日不在那裏想辦法。并且這個長江中立和鐵路共管的辦法多麼毒辣！

我們國人眼見祖國危殆了，在無聊中常常自己寬慰自己，以為這樣大的地方列強一下吞不了，也沒有那麼多的兵來佔領。所以無論我們再怎樣亂鬧，都不致於鬧到共管亡國。但是這個怪論一來，我們國人却真無以自慰了！試問假使一條揚子江上至重慶下至上海，既被外人管着，幾條鐵路如津浦京漢等也被外人把守了，試問我們中國人還有多大辦法？真正是動也動不得，還想自由嗎！到那時爭城奪地的軍閥自然更無所施其技了！

有些老百姓以為只要能消弭戰禍而獲安甯，這又未嘗不可。但是國却亡了！國亡了又有甚麼好處呢？

但是終久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算盤，軍閥們有軍閥們的算盤。這兩架算盤——不問國家存亡只顧自家安樂的算盤——一直算下去，都使英日人這種怪論有實現的可能。我們應該起來，一面痛罵英日人這種怪論，一面促老百姓和軍閥的反省！

希望與失望

老秋

這幾年來，因為南北軍閥的橫行，共產黨的搗亂，遍地土匪

的騷擾，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中國人民的現實生活，無論在精神上或物質上，用兩個字可以形容：——「不堪！」因為大家不堪其苦，所以纔要求革命。革命是爲些什麼？爲棄其舊而新是謀，爲要求一個新生活；這個新生活的最低限度，總應該希望在精神上得一點言論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在物質上得一點安甯的日子過活罷！

要求新生活的人們這個最低限度的希望，在最近數月來不能不說屬望在國民黨身上。因為國民黨革命北伐的號召是在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在最近數月，又添上打倒共產黨的一個口號。並且在近數月以來，確是軍閥共產黨都被國民黨打倒了一些；大家總以爲這下我們被軍閥和共產黨所剝奪了的自由和安甯應該由國民黨還給我們罷！

而孰知天下事竟有大謬不然者！現在國民黨在我們精神生活上給與的不自由，在我們物質生活上給與的不安甯，比在軍閥共產黨專制的時代還有過之無不及！於是大家不能不失望起來。這種失望的呼聲幾乎普遍了社會——就是國民黨人自己，也有許多不能滿意這樣的黨政，而太息痛恨的發爲文章，——不知國民黨執政諸人得聞見否？——不獨本報爲然也。

推原國民黨以打倒軍閥共產黨自命，而又公然自蹈軍閥共產黨的覆轍，因爲有了兩種人類不良的心理：一種是「好大」，一種是「喜功」。因爲好大，所以把共產黨排去了，而將共產黨的一黨自尊，目中無人的惡習盡行留着：

共產黨厲行一黨專政，
國民黨也厲行一黨專政；
共產黨干涉言論結社自由，

國民黨也干涉言論結社自由；
共產黨認黨以外皆是反革命，
國民黨也認黨以外皆是反革命；
共產黨動以恐怖手段對付普通人，
國民黨也動以恐怖手段對付普通人；
共產黨……

國民黨也……

上面這些「一黨專政」，「禁止黨外有言論結社自由」，「黨以外便是反革命」，「動以恐怖手段對付普通人民」，皆爲從前未得勢時的國民黨所沒有的事體，並且在三民主義和國民黨政綱上也未規定的，——這些都是共產黨政綱上所規定的，爲列甫主義所應有的，——而且爲國民黨一向所反對的。何以國民黨今日一朝權在手，便取其向所反對之政策而一一實現之，不惜引起民衆的失望，竟來社會的怨恨，何苦如此！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非「好大」而何！試一玩味「黨外無黨」四字，其自大而目中無人的情態畢然顯露！

其次則爲「喜功」心理所誤。因「喜功」不能不力圖鋪張，力求保全；既志在鋪張與保全，於是對於「武裝同志」多所遷就，因此所謂黨治居然成軍閥專制矣！在國民黨統治下之省份無一省之政府主席不是軍人。武閥南方之省政府主席與北方之督軍督理督辦何異？并且這些主席軍人并不是甚麼有希望的新脚色，而還是舊時的軍閥，就使他們有意改邪歸正，——況且未必，——而從前那種濫用武力蹂躪民權，擴張地盤以圖自飽的老習慣能夠驟然改得許多！我們但見參謀長，參謀，諮議，副官兼任民政市政等事；這類的人做事豈但不能慮顧到民衆，其實又何曾顧慮到黨呢！

故所以不但在他們治下的民衆含冤抱怨，就在他們治下的辦事黨員也在含冤抱怨，莫可如何。結果來國民黨人并未得志實施其黨的政策，而怨恨却集中於國民黨了！

并且這般革命武人爭奪地盤的雄心一點不減于昔日：你革的命，我革你的命，這樣不休的交相革命下去，人民何日能得到安甯的日子！況且打一回仗，徵一次餉，加一次捐，這樣的表現，那得不令人民失望呢！

人民是失望了！國民黨中主持的人如再不猛省，仍舊一味的自大，民而厲行專制，不頭聞異己之言；仍舊一味的鋪張，而去遷就武人，不能將黨的精神振起，則北洋軍閥罷共產黨：前車可畏也！

其實，既然是自命有主義爲救國而來的革命黨做事求無背初衷，便應赤裸裸與天下人以共見。有甚麼大可誇？有甚麼功可喜？有甚麼自身得失可患？爲甚麼要去遷就橫暴的武人？不能行所主張，可以全盤拋棄，另外來過。即使失敗，也無負於國家，也能得天後世的諒解，——這就是我們對於國民黨中主持者最後的一點希望！

論國民黨壓迫國家主義者之失策

宋樹人

自醒獅週報出版以來，已歷數載。本國家主義之精神，光明正大，不與世爲俯仰，故恆爲各方所忌，而壓迫乃在所不免。然雖幾經壓迫，仍能百折不回，始終以嚴正之態度，批評時政不稍

屈，抱定大無畏之精神，以與一切惡勢力相周旋，彼中國少年自強會等團體早已投降，所謂新國家黨，亦爲人所不齒，惟獨國家主義青年團，巍然獨立於狂飈巨浪之中，爲中國國家主義之中堅，爲愛國青年之唯一歸依地，信徒日增，團體亦遍布全國，愈壓迫而愈奮鬥，壓迫愈大，乃愈有成功之希望。凡我同志，原爲承受壓迫而來，久經患難，不畏強暴，非區區壓迫所能了事，此明眼人無不知者。

年來吾人所受南北軍閥之壓迫，列強之壓迫，時有所聞。軍閥與列強，本爲吾人心目中之仇敵，其予吾人以壓迫，亦烏足怪。詎最近所謂救國救民之國民政府，亦與吾輩爲難，甯波有逮捕國家主義者之舉，上海有禁止醒獅報發行，封閉醒獅郵政信箱，并逮捕醒獅報負責經理人之明令。彼輩固皆標榜擁護言論自由，提倡民權主義，似此行爲，言論自由何在？民權何在？況醒獅素主全民革命，自救自強，彼則謂邪說害民，抑何可笑乃爾！然此種政策不但不能損國家主義之毫髮，結果反足以促該黨之自殺。茲將國民黨壓迫國家主義者之失策，略述於后：

一、國家主義者對國民黨之貢獻

1. 反赤運動：反赤運動，吾人嘗倡之於三年以前，彼時舉國上下尙不知共產黨爲何物，即國民黨人亦不知赤禍之迫於眉睫，醒獅霹靂一聲，震醒國人之迷夢，赤黨之黑幕揭開，國人始漸爲反赤之運動，而國民黨中一部分覺悟份子，乃一變其擁護總理聯共政策而爲反共之主張。人心稱快。故國民黨覺悟赤禍之可畏而作清黨運動者，吾輩實與有力焉。

2. 忠告：吾人認定國民黨有四十年之歷史，爲中山先生血汗之結晶，始終愛護國民黨，未加攻擊，雖有不懷於心，亦以善言

相告。三年來醒獅報上忠告國民黨之文字，不下十數，可為明証。吾人忠告之本意，原認國黨為友，盡互相規勸之責，冀其改過自新，攜手合作，初無絲毫惡意存乎其間。不意國黨怙惡不悛，忠言逆耳，不以我為德反以我為仇，在我輩仁至義盡，恩仇本不繫乎中，彼輩自思，其亦無慚於心乎？

由上觀之，吾輩於國黨可謂對得住之至。今國黨竟恃一時強權，多方壓迫，所言多所誣陷，毫無理由，嗚呼！黨治之下，亦無公理如是乎！

二、國民政府壓迫國家主義者之原因

1. 擁護五色國旗：五色國旗係由正式人民代表通過製定，為五族共和之象徵，為國民公意之代表不容任何私人或黨派擅自廢更。乃國民黨所到之地，即不見有五色國旗，違反民意，侮辱國體，一至此極！我輩以祖國為前提，以民意為依歸，責任所在，不得不於芸芸之中高樹擁護五色國旗之幟。希存國脈於一線，力挽狂瀾於既倒。一時響應之聲四起，彼輩以吾人立論正大，態度光明，亦無如之何。於是積怨在心，至今日始大洩。

2. 反對一黨專政：民主國家以人民為主體。國家大事當然應屬之全體國民，人民應有參政權，故全民政治，實為民治國家之根本原理。國民黨主張一黨專政，非黨員不能過問國事，以黨治國，強迫入黨，有黨而無國，有黨權而無民權，有黨員而無百姓，此最失人同情，而彼輩悍然不之顧。假令國民黨中人才濟濟，以一黨之人材，足以治一國而有餘，人民果蒙其福利，則亦已矣，今則黨治下各省之政績何如，民心之向背如何，有不禁使人大失所望者。即人才足以黨治國，尚背民主國家之原則，況人才如此缺乏，直視國事如兒戲。國家主義者對此荒謬之舉，實忍無

可忍，不得不為國人揭穿此種黑幕。吾人但知主持正義，為國民之先導，當局之反對，在所不計。

3. 軟化政策失敗：國民黨最初對吾人抱敷衍態度，思欲以金錢與權位，誘惑我同志，使我同志漸迷於物質之享樂，而忘却己身之大任。一旦團體瓦解，彼輩乃可收不勞而獲之利。孰知我同志均能看破此點，經經之節，不因貧賤而移。目擊國黨種種倒行逆施，不但肯投降，即合作亦非彼先有誠意不可。國民黨知我輩不可以利誘，乃從而壓迫之，不知我輩既不可以利誘，亦不可以威迫。威迫軟化用之於其他政黨則可，用之於有氣節之士則不可也。

4. 反對黨化教育：教育為最神聖之事業，繫乎國家根本大計，不能捲入政治漩渦，應永遠保有獨立之資格。從未有以一政黨暫時之得勢而遽以黨化教育聞者。此乃視教育為玩具，以國民為奴隸之亡國教育，之奴隸教育耳。蔡子民先生為教育界之碩彥，固夙主政教分離者，而今高居大學院長之職翻為主持黨化教育之人，其他作奴隸教員者，或迷信黨化邪說，或敢怒而不敢言。其有出而為正義之主張，與權力者相周旋，舍我輩國家主義者其將誰屬！武力壓迫，直意中事，然終不能無言。

國民黨壓迫國家主義之原因甚多，茲不過舉其牢大者。吾人在軍閥下受壓迫，在黨治下亦受壓迫，吾人雖無要求減輕壓迫之意，自有最後對付之力。吾人認定真正革命不能一時離開壓迫，無壓迫即無革命。中國革命四十年，國勢反江河日下，最後之革命，為我輩之責任，萬無妄安鳩毒，自取滅亡之理。所謂鼎鑊甘如飴，國家主義者，均有此種精神，此世人不可不知也。

三、國民黨壓迫國家主義派之失策

1. 國民黨不應壓迫國家主義派：國家主義者之主張，與國民黨并無根本之衝突，且其行為又無可指摘，以祖國為前提，為人民而呼喊，頗得國人信仰。雖無地盤，又無金錢，然於國內任何黨派中，首為國民所信任。國民黨苟能改過自新，與吾輩真誠合作，則國民對國民黨信仰必日增，而成功必可期。即不合作，而不妨害吾人之行動，則吾人當無肆加攻擊之必要，則國民黨固有之信用仍可保持勿墜。今國民黨咄咄相逼，吾誠為國民黨危！且也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本為國民黨三令五申布告有衆成使聞知之三大主張，人民方以革命軍之行動果與軍閥異，今舉萬民宗仰，舉國注目之唯一政論機關——醒獅報——而不惜封閉之，禁拒之，摧殘之，其將何以對四萬萬國民？

2. 國民黨不必壓迫國家主義派：凡人作事，貴專而不可雜。革命是何等大業，尤須集中目標，而不可對象過雜，致令一事無成。蔣氏之敗敗於此，蔣氏去後今猶沿其慣例，雖一時小勝，知者方斷言其終必無成。近更與我輩正式宣戰。我輩雖無堅甲利兵，然自信三寸毫端，其破壞之力亦頗不在小。革命以民衆為後盾，政治地盤終不及社會地盤之重要。國民黨四面受敵，內有軍閥，外有列強，廣東及無錫等處赤禍尚未肅清，各地之共黨復暗圖暴動，為國民黨計，已屬應付不暇，安有餘力及此，豈以我輩為可侮乎？古人云：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又云：三寸之微，可當雄師百萬，我輩果可侮耶？

3. 國民黨不配壓迫國家主義派：革命黨之責任在於除舊布新，勸惡獎善，必已身有新之長而無舊之短，有善之實而無惡之弊方可。國民黨內部支離破碎，腐敗黑暗，無以復加。論派別有西山會議派，有蔣派，有汪派，有孫文主義學會派，有左派，有右派，

有新右派，有極左派，有極右派，有安那其派，有窮鄉派，有投機派，有腐化派，有不知所謂派，……以及其他種種派別。論主義有共產主義，有三民主義，有無政府主義，有做官主義，有發財主義……以及其他種種主義。論黨員。有貪官污吏，有土豪劣紳，有倒戈之軍閥，有腐敗之官僚，有土匪，有流氓，有蘇俄走狗，有投機份子，有降卒，有盲從之青年，……以及其他種種人物。論行為，今日親俄，明日聯日，今日聯張，明日反奉，今日聯唐，明日西征，今日聯晉，明日聯馮。今日罵汪明日迎汪，今日為同志，明日為仇敵，今日為中山忠實之信徒，明日為一致聲討之反叛，循環妥協，反覆無常，倒行逆施，信用掃地。故謂真正國民黨已如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及，誠不為過。國家主義青年團為最光明磊落之團體，其團員均國中純潔有志之士，一本國家主義之精神，努力全民革命拯救祖國危亡。完全抱內不妥協，外不親善，自強自救之旨。吾人之外交手段，亦以國權為依歸，從不似國民黨之朝秦暮楚常認某國為同志。故吾人之宗旨既劃一，份子又純潔，而態度行為更十分光明正大，以視國民黨之腐敗黑暗，虛矯刻薄，其優劣之辨，毋庸予之多言，讀者當有公論。惟問國民黨有何面目壓迫國家主義者，亦未免太不度德量力矣。

4. 國民黨不能壓迫國家主義：國家主義者既不求名，又不求利，其所以歷萬千險阻而不辭者，因目覩正義不存，人心將死，不忍見祖國淪亡，決然以一身當天下之大難。國之不强，身於何有？故國家主義同志大都為歡迎壓迫而來，愈壓迫則革命性愈彰，愈壓迫則人生之義意愈覺豐富而有興會，壓迫之來適足以發展其抱負，實現其理想，敦促其努力，而無損於毫毛。與一般貪生怕

死，爭名攘利，以主義為護符以權利為目的，一遇危難非投降倒戈，即抱頭鼠竄者，何可同日而語。然則當局者對吾人之重重壓迫，毋乃多事。

四、國民黨壓迫國家主義派之結果

綜上所論關於國民黨壓迫國家主義派之各點，可得三種結論

1. 國民黨因壓迫國家主義派，必引起國人反感；國民黨一切言行恆不脫國家主義範圍，三年來國家主義派主張公理，又久為國人所公認，國民黨此種舉動，必失社會上多數人民之同情。

2. 國家主義派因壓迫而憤激，因憤激而團結更牢固不破；國民黨壓迫原想一網打盡，不知其結果使敵人之內部團體愈益堅固，經一次患難，長一次經驗，將來想打倒更難。所謂弄巧反拙。吾知我同志經此打擊之後意志必更堅，心情必更烈，感情必更密，而敵方將來必更難應付矣。

3. 因國家主義者反攻使國民黨敗亡愈速：曾憶當蔣介石連戰皆捷，國民黨氣餒高張之時，本報高唱蔣介石北伐不能成功之論調，一時無識者猶不相信。未幾蔣氏甫抵金陵，旋賦歸歎，卒不出吾人之所料。蔣氏雖去而蔣氏北伐不能成功之六大原因，仍未革除，倒戈之軍閥愈多，清黨依舊無效，其危機更甚於蔣氏時代。況革命軍西征北討，更無一人其聲威其將才如蔣氏者出而統率之，其不敗何待？唐之敗非敗於戰，實敗於部下倒戈，非真敗也，西征軍之勝，亦勝於何劉之投降，非真勝也。蓋倒甲之戈者，亦能倒乙之戈，唐之敗亡直南京軍前車之鑑耳。循此以觀，國民黨前途之危機何可勝言。國民黨內部如此其複雜空泛倘不知有警，動則日禁止某報，動則日逮捕某經理，肆其淫威，逞其毒計，衆怒

難犯，苟不覺悟，敗亡之期，豈不甚速矣。謂余不信，請拭目俟之。

馬克斯主義與愛國精神

叔 耘

中篇 論階級爭鬥

馬克思與恩格爾斯的階級爭鬥說是從他們的歷史哲學演繹出來的。我們既已將唯物史觀的誤點指出，認其不能解釋人類進化，則階級爭鬥之基礎，已算推翻了。不過此說之歷史已經很長，且有堅固底政黨組織竭力宣傳，放在近代社會問題上非常重要。我們根據國家主義鼓吹全民革命，否認物質生活條件為人類思想感情的先定者，進而在不同底「利益」上面求共同底「理想」，在不同底「經濟情形」上面求共同底「精神生活」，在不同底「階級」上面求共同底「祖國」（我們對階級這個名詞異常懷疑，認為不合實際，不如以「生產團體」代之，但因習慣關係，只得仍舊，）對於此種破壞社會和平，延誤各國內亂的險策略，非格外詳加討論一番不可。我們分段說去：（一）什麼是階級爭鬥？（二）馬克斯的階級概及其錯誤：

（一）什麼是階級爭鬥？

共產主義的精華全在馬恩二氏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一八四八）中間，故階級爭鬥一點，亦以此「近代聖經」所陳述的為最詳細而且明晰。馬恩二氏起首就說：「古今來人類社會所有的歷史完全是一部階級爭鬥史：Toute l'histoire de l'humanité jusqu'à ce jour est l'histoire de lutes de classes」，已可見一般。本來階級之說，倡於十八世紀的一般社會改造家（Reformateurs sociaux），

Allemands, Belges que des capitalistes de mon pays, qui ne doiment, me surveillent et qui m'exploitent, Notre ennemi, C'est notre maître, 德國社會黨首領黎伯勒克(Liebnecht)亦說：「德國工人的仇敵不是法國平民，而是德國有產者。反之，法國的無產者是他們的同志」L'ennemi du travailleur allemand n'est pas le Citoyen Français, C'est le Bourgeois allemand, Au Contraire, Le prolétaire Français est son allié」有此種種推翻國界的言論，故荷蘭人劉文玉氏(Donela Nieuwenhuis)竟毫無顧忌，主張撲滅國家思想，鼓勵兵卒臨陣逃走，他與一般共產黨人大聲的說：世界上只有一種戰爭是合理底，就是說，除了階級爭鬥以外，其餘的爭鬥，均與法理相反。我們現在不必去討論這種反愛國主義是否正當，我們只問共產黨人及社會黨人幾句話：汪德威爾特是否是一個國際主義者？為什麼他口裏說得那樣好聽，而行爲上竟力主在非洲殖民，並絕對不承認廢除中比不平等條約，且以野蠻手段對付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北京遊行之工商學各界僑胞？尼伯勒克是否是一個國際主義者？為什麼滿口「德法無產階級聯合」，而一九一四年威廉第二對法國宣戰，以武力侵略比利時的時候，他的同志——議員——不但一聲不響，且匆忙的通過戰費，助強暴底德軍猛向法比攻擊，並宣言列舉俄政府之罪，爲德皇辯護！蘇俄不是一個實行國際主義，力倡階級爭鬥的政府麼？為什麼進攻波蘭吞併喬治亞，壓迫中央亞細亞諸小邦，煽惑蒙古獨立，進窺遠東呢？法蘭西不是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最發達的一國麼？為什麼歐戰甫開，社會黨人，就實行「神聖聯合」，一致對外，而他們的領袖如桑巴(Marcel Sembat)、如脫馬(Albert Thomas)等且破例登台，與所謂資產階級的政客合作，直至歐戰告終，而後

復講階級爭鬥？馬克多納(Macdonald)不是英國工黨的領袖麼，不是以國際主義與社會革命號召於世的人麼？為什麼當他掌握大不列顛帝國政權時，不特不與印度國家主義革命的平民聯絡，且拒他們赴英的代表而不見？並宣稱：「我的義務是保護帝國的利益」最近法國的法漢英(A. Varenne 社會黨員、費合勒特(Maurice Violette 共和社會黨員)撒哈義將軍(General Sarrail)人權會會員)三人，不都是以輕視愛國派著名的麼？為什麼法氏充任安南總督，禁停工人罷工，與學生開會，並極力在印度支那諸邦之內，設置軍備而尤注意於中國邊境？為什麼費氏充任亞爾捷利(Alger)總督，限制工人的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為什麼撒氏前任敘利亞總督時，砲擊達馬居民，死傷至數萬之多？諸如此類事實，足證明馬克斯黨徒言行上的衝突。什麼階級爭鬥？不過是他們中狡詐者欺詐勞工，升官發財的妙法而已！不過是歐洲各國被壓迫民衆想利用弱小民族的幼稚病，以取得壓迫者地位的策略而已！但這僅是一方面的觀察。從另一方面看起來，以上所舉的事實，更足證明階級的內容是非常空虛底，是經不得事變的碰撞的，是不如國家的內那容樣堅實底。以階級爭鬥作投機事業的卑鄙人物固無論矣，然開敵起舞，爲國捐軀的一般勞工與農民的心靈中，國家總佔了一個主要位置罷！所以與其矯情說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階級爭鬥史，不如說是一部國族爭鬥史；與其背理說只有階級爭鬥是合法底，不如說只有國家主義對帝國主義的爭鬥是合法底。因爲階級爭鬥不能消滅階級爭鬥，只有國家主義所建設的全民福利政邦纔能消滅階級爭鬥以及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禍根和惡果。

(二)馬克斯的階級概念及其錯誤

階級爭鬥說的概要既如上述了，我們現在進一步研究牠的價

值。在這一點上我們提出三個問題來討論：(A)財富是否是階級區分的唯一原則？(B)近代社會裏面是否只有勞資兩階級？(C)階級爭鬥說是否由近代工業社會所產出來的歷史律？我們如果能夠把這三個重要問題圓滿地解決，則階級爭鬥的正當或錯誤亦可隨之辯明了。

(一)財富是否是階級區分的唯一標準？——馬克斯持說立論處處都是從經濟或物質着想的，所以他區分階級的標準，完全是經濟情形。其實仔細觀察並思考起來，階級概念並不如此窄狹。財富固然是階級的構成條件之一，但財富之外尚有許多關於感情，道德，習俗方面的條件，同是一樣重要。蓋區別人羣的原則，非常複雜而且不定，一國的與一國的不同，一個工業社會的與一個商業社會的不同，一時代的與一時代的不同，一地方的與一地方的不同，君主政體下的與民主政體下的不同。是故吾國素來有士農工商各界之分，近來又有所謂有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別；印度有教士，戰士，商人，賤民；法國革命以前有貴族，教士，平民，現在社會中亦可分貴族，大工商家，官吏教授藝術家，小資產家，行員，工人六種。凡此類階級，並不是以經濟情形為根據的。吾國舊時社會上以讀書人為最可尊貴，其實所尊重者，並非彼輩之財富。法國社會雖經百餘年之立憲政治與民主政治，貴族在經濟與政治上完全失去勢力，而所居位置仍為上等，即以革命後之德國言之，亦莫不相同。反之，近代歐洲各國上等工人每日操作所得，比較普通大學教授及一般事務官員之薪俸還要多些，然他們的社會地位，仍為下層。可知構成階級的條件，並不僅是財富。財富有時或有一部分影響，然階級之要素並不在此。構成階級的要素為何？「教育」，「習慣」，「姿態」，「慾望」以及種種

思想與感覺的方式而已。我們常常見過：一個受了中等教育的人與一個僅受了初等教育的人不同類；一個讀了「洋書」的人與一個僅通國文的人不同類，一個希臘或拉丁文的教師與一個科學或實藝的教師不同類，一個從學校出身的軍官與一個從行伍出身的軍官不同類；一個家世風富的人與一個營業暴富的人不同類。夫同為國民，如何因教育高低之不同，而以異類相待？同為教授，如何因所授科目之不同，而互相鄙視？同為軍官，如何因出身之不同，而兩不相容？同為富人，如何因新舊之不同而威信絕殊？凡此種種事實，均非經濟情形或物盾情形所能解釋的。不但如此，我們如果一觀無產階級內面的情況，立知勞工中亦分種種小階級：一個機械工人絕不肯與一個苦力工人為伍；一個手飾匠人絕不肯與一個泥水匠人同居；一個印刷工人自信比一個全無技藝的工人高尚萬分；倍；一個稍有技藝的工人自信比一個全無技藝的工人高尚萬分；白種工人常以有色工人當作牛馬看待；城市工人總覺鄉村工人比較特別鈍拙。夫彼輩同為「無產者」，同為「資本家之奴隸」，其生活不相上下，其薪資不相出入，然仍不免因職業之不同，而發生種種隔膜，成立種種階級，則階級之主要原素不僅為「財富」，而且為種種共同想像，共同習慣，共同思想，共同慾望，共同信仰，與共同底思感方式，已不成問題了。

我們知道主張階級爭鬥者一定對我們說：這些分別不算一會事，最易用教育與政治方法消滅，況且資產階級大敵當前，所有勞工必至不分彼此，一致爭鬥的。但是我們要問：教育與政治既能消滅工作階級內面的分別，為什麼不能消滅勞資兩階級間的分別？教育的作用在那裏？是不是以種種共同想像增高個人的社會性？政治的作用在那裏？是不是以種種基於道德的制度去謀全民的

福利？教育政治既能完成這些偉大的使命，既能消除個人間或團體間的差異，則人意(La volonté humaine)可以戰勝自然(La nature)，精神方面的力量(Les forces morales)可以裁制物質方面的力量(Les forces matérielles)，已毫無疑義，唯物主義何為？階級爭鬥何為？這是我們對於客難第一部的回答。再論勞工一致對戰資產階級的問題。我們敢斷言階級這個東西一方面雖然是由種種共同想像，種種習慣態度，以及物質生活條件所先定的，但苟無思想家與行動家去宣傳並組織，決不能成立，所以牠是一種人造物，而不是一種自然物。共產黨人想利用此種製造品作他們奪取政權的器具自然以許多特殊利益引誘工界同胞去替他們拚命，在相當時期內，他們或者為這種迷藥麻醉，能夠相安無事，對着共產黨人所認定的敵人進攻，但是所謂有產階級下野之日，無產階級裏面的二等階級必定升為一等階級自相殘殺起來。法國大革命不是平民階級(La Tierce état)對貴族與教士階級的反動麼？為什麼君主政體甫倒，共和政體甫立，而內部已有分裂之勢，釀成一七九七年巴白夫黨人的作亂(La Conjuración des jeun ou des Jeunes)一八四八年二月及六月的血戰，與一八七一年巴黎的屠殺？俄國革命不是純粹無產階級的工作麼？為什麼資本階級下台未久，而布爾扎維克派首領竟排除曼扎維克派(Mencheviki)，社會革命派(Socialistes révolutionnaires)及其餘一切社會民主派實行所謂「十月革命」(La Révolution d'octobre)，而獨攬大權？難道除了布爾扎維克一派以外，其餘各工黨都不能代表無產階級麼？抑無產階級中的小階級自相衝突呢？抑僅僅是所謂「羣衆領袖」間的私利爭鬥呢？這還是支節問題，不必深究。最緊要的是布爾扎維克專政以後，俄國的階級是否已經消滅？我們根據

幾十種就地調查的結果(內中有很同情於共產主義的)敢斷言曰「否」。這種現象，並毫無足奇，乃是必然底，蓋階級這個東西，本來是難於消除的，非有極深遠底全民政治去阻止人類分歧的趨向，不能滅其根源，因為理想底共產主義最多也只能平均財富(階級的一種成因)，而不能平均人的智力，體力，及其發展力。況俄國當局，以「階級」為他們一切思想行動的根據，自然更沒有消滅階級制度的可能。他們八九年來實行馬克斯主義的結果，僅能將俄皇時代掌握政治權與經濟權的貴族推翻，其實階級的子骨依然存在，不過形式與人物完全變換而已。是故舊階級覆滅以來，新階級叢前，農人與工人爭，Nepmen 與貧民爭，(按Nepmen乃由新經濟政策所產生的新富翁，並指一般因革而發財的人，)共產黨人與社會黨人爭，重世界革命者與重本國政治者爭，右派與左派爭，甲地蘇維埃與乙地蘇維埃爭，簡直五花八門，令人莫明其妙。難道這不是新階級的表現及新階級爭鬥的先兆麼？因為馬克斯說，凡為政治活動的黨派必代表一定的經濟利益換言之，必以某種階級或某階級的某部分為根據。這種解釋在旁的國家內面，自然不能完全證實，但是在實行馬克斯主義的蘇俄內面，想必是絕對可靠的。假使在如此純粹底物質主義社會中而此種根本理論尚且不能證實，換言之，假使有人說蘇俄治下的政爭不是階級存在的表徵，那真是馬克斯主義的破產了。所以我們絕對認定蘇俄現在尚未消除階級制度，並且永遠不能消滅牠，因為蘇維埃政府自己是從牠產生的。再者我們一觀各國社會黨人或共產黨人的口吻，也可知道他們自己是深染有貴族色彩的，是有不廢除階級的傾向的，他們開口閉口總以「無產階級的優秀份子」(Elite prolétaire)自居，而以「無意識的羣衆」(Troupeau des inconscients)敵

字稱其餘的工胞。他們不知從那裏學了幾個半知半解的口號，遂儼然自居於「覺悟者」的地位，「指導者」的地位，「領袖者」的地位，甚至於「新文明創造者」的地位，對於已往文物及現代社會生無底輕視，對於他們的「階級朋友」，完全以器具相待。即此一點，已足證明他們在經濟條件以外自分階級的趨向，又可見馬克斯的階級概念窄狹到萬分。換言之，構成階級的原素不但是「財富」而且是種種「習慣」「態度」以及「思想的方式」這一句話，是完全對的。我們並相信社會與有機物體相似，個人的使命是在此偉大底有機物體之中盡一種職務。職務不同，「習慣」，「態度」，「思想」，「感情」必異，所以階級一物，或許是免不了的。不過分量能減輕，性質能變更，形式能改換，使之漸趨於平等地位，使之有貫通的可能而已。但是這種結果，不是「階級爭鬥」與「階級專政」所能做到的。

(二)近代社會裏面是否只有勞資兩階級？階級區分的原則不是財富，與馬克斯的階級概念非常突狹一點，已經不成問題了。我們現在退一步，依照馬氏方法，專從經濟方面着眼，看現代社會上是否僅有勞資兩階級。

階級的數目問題，本極繁難，馬克斯自己亦從未徹底解決，而近世之共產黨人及一般以社會主義者自命的人常以資產階級對勞動階級，一若人類無國界之分，無種族之分，無膚色之分，無文明之分，無地域之分，無信仰之分，無政邦之分，而僅有貧富之分者，殊不知他們自己的「至聖先師」亦從未若是武斷。他在共產黨宣言中有時分人類為無產與有產兩階級，有時分人類為資產，勞工，封建，貴族，中產四階級——在拿破崙第三盜國記(Le 18 Brumaire de Louis Bonaparte)中分資產，勞動，中產，大地主及農民五階級，在法國西階級爭鬥(Les luttes des classes en France)

中分財閥，製造家，勞工，貴族，中產，農民六階級。在德國之革命與反革命(Le Revolution et la Contre-Revolution en Allemagne)中分財閥，製造家，勞動，貴族，中產，富農民，小農民農工八階級。故單就經濟方面着想並根據馬克斯自己的著作，階級的數目已不能確定，而今之共產主義者竟目空一切，只承認勞資兩者之存在，豈不過於簡單乎？

我們知道馬克斯預料資本主義社會進化的結果，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中產諸階級必漸次消滅，勞資兩階級必至仇讎相對。但是六七十年來經濟界所產生的新事實完全與此種推算相反。近代歐美資本主義漸次發展之後資本或者集中了，而保有資本的人數確加多了千百倍。大企業誠然是增多了，而小企業的增長量，恐怕還要多些。我們不必去利用統計學的結果來證明此點，只要張眼一看就可知道普通人的物質生活情形實在較幾十年前的改良了幾倍。凡是不以煙酒為生的工人及其家庭，均能生活裕如。其中他位置較好而又能儲蓄一點的勞動者，經過相當的勤苦以後，也能稍置產業，或建築精緻底小屋以滿足其安樂的要求(戰後法國各地小建築物林立)，或購置股票債權以度餘日，或經營小業，以獲什一之利(雜貨店咖啡店小工廠林立)。可知富者雖愈富，而貧者並不愈貧，更可知資本雖增多而其流動性却特別增大，並不為少數大逆不道底資本家所壟斷。再者鄉村間經濟情形的變更，亦全與馬克斯所預料的相衝突。蓋近代農業機械發達及農產改良之結果，空閑底農民均羣集都會，投身工商界以求生計，大地遂為一般躬耕的小農戶所有，無產農民因之絕跡，階級分別遂完全消滅，這真是資本主義社會裏面的一種難得的現象，與共產主義者所未夢想到事實。不如此，近代社會進化以後往日的種種階級固然仍舊存在，並且

繼續發展，而許多新階級亦隨時產生，例如公共事業繁多的結果，為國家社會服務的人員特別增多；學術發達的結果，屬於所謂「自由職業」(Professions Liberales) 指教授，學者，工程師，藝術家，律師，醫生之類) 的人亦與日俱衆，你說他們是資產階級麼？但是他們的生活，却是根據於他們的勞動上面的，而且未見得都是很有豐裕底。你說他們是無產階級麼？未見得他們都心願承受此種未來的貴族封號。因此，這些中等的「社會種類」(Categories sociales) 在共產主義系統中完全沒有位置，簡直被勞資兩階級對敵的理論所犧牲了。但是我們仔細研究起來，社會生活沒有此等人的維持是不能繼續的，所以我們說來說去的主要意思，並不是否認歐美工業社會上沒有勞資兩階級的存在，不過我們以為這兩種階級之間，還有許多別的階級，不能容於兩者狹小定義裏面。

我們以為馬克斯及其黨徒在複雜的階級中間，只採取勞資兩種，固屬武斷，然他們因此兩階級「不同」之故而遂以「仇敵」目之，更為荒謬絕倫。因為就事實上與理論上說，由勞資兩階級的「異點」到牠們的「爭鬥」縱有相當的距離，不能學馬克斯那樣輕輕地跳過去，因為牠們兩者的存在是一件事，牠們應否本「不共戴天」的精神去死鬥另是件事，絕不可混為一談。有此種種理由，所以我們認定階級爭鬥說，從這一方面攷查起來，也是一種待討論的問題，並不是一種天經地義式的行動方針，絲毫沒有修正的餘地或廢除的可能，因為自共產黨宣傳(一八四八)出世以來，階級問題不但毫未變簡，而且加繁了些，換言之，七八十年來資本主義全盛時代的經濟事實，已經把馬克斯的種種假說推翻了。

(三)階級爭鬥說是否是由近代工業社會所產生出來的歷史律？馬克斯是以科學社會主義者自豪的。他以為他的理想絕對沒有

主觀底色彩而是從事實歸納出來的。我們在討論唯物史觀的時候，已經幾次把這種虛偽指出，認定此種「客觀癖」與「科學幼稚病」完全是欺誘雇客的招牌，所以我們對於他及其黨徒以「階級爭鬥」為「歷史律」的批評，也是一樣。他以為從人的腦子中出來的階級爭鬥說，雖然十分新穎，但是究竟有主觀嫌疑，於是一口咬定說牠是歷史事實，並且是人類進化的定律，以增他的價值。他的黨徒甚至把牠當作他的發明品(參看上文「什麼是階級爭鬥？」一段)。殊不知此種理論在大工業未發達以前，早已成立了。

自然，我們不能在這個地方，詳究階級爭鬥說的歷史。我們只願略述幾個名人的言論，以證明階級爭鬥說，不是近代工業社會所產生的，而是十八世紀唯理派哲學家想出來的。

據我們考據的結果，第一次發現階級爭鬥概念的政治學家，要推英人波林布羅克氏(Bolingbroke 1678-1751)。波氏本英國政界要人，因事被逐出境，留歐多年，著書自娛，兼評英國政事，極得當時一般學者的歡迎。他在他所著的愛國精神叢談(Thoughts sur l'esprit du patriotisme, Londres 1750) 與政治遺囑(Testament politique) 二書中，詳論英國國勢衰頹之理由，稱商賈階級及財閥專政為其大端。他說英國可分兩大派別，一方面是地主(les possesseurs des fonds de terre)，一方面是「投機派」，逐利派，大公司主東及一切有與國民利益不同的利益的人們(les agioteurs, des usuriers, des chefs des compagnies octroyées) 在一個字， tous ceux dont les intérêts sont distincts de ceux du peuple et de la Nation)。這種階級概念，當然尚不完善，只可算粗具雛形。多爾巴克(D'Holbach) 繼起，階級概念隨進一步。在他所著的社會統系(Système social 1773) 中明白地

以農人階級對商人階級。據他的意思，農人是真正底民衆，商人只是貪私利，不顧公益的。他與當時的重農派學者一樣，特別厭惡逐利主義 (Mercantilisme)，所以有如此底態度。他說『大商賈們，財政家們，投機家們，有如海賊，素來與政邦無甚關係，並且能於吸收農民的脂膏以後，棄之而去——』他以為商人階級是有害於公共利益的，與平民為敵的，是全不愛國的，所以他直稱他們除了自己的錢箱以外再無祖國之可言 (……qui n'ont d'autre patrie que leurs coffres)。自然，這種意見未免過於偏僻。但是多氏以職業為區分階級的標準，可算是一種新穎底見解。和他同時的，但是比他進步的階級爭鬥說者自然要算重農派的經濟學家 (Les physiocrates)。他們的階級概念雖然完全與社會主義的相反，但總算是很深奧底很重要底。他們依照經濟情形分民衆為三階級 (一) 為生產階級，包含所有耕田種地的農民；(二) 為地主階級，全靠農民所供給之租課生活；(三) 為不產階級，包含經營其餘各種企業的國民，此類人依靠前兩階級生活，只能轉變財富，不能創造財富，故曰不產階級。照這樣看來，此派經濟學者，是根本否認工人與商人有生產能力的，所以與社會主義者奉勞工為唯一生產者的說法完全不同。這一派的代表要算格萊 Quesnay 與利費葉爾 Mercier de la Riviere 二人。與他們同時的學者如盧梭 Rousseau 如林蓋 Linguet，如馬布里 Mably 如徐爾各 Turgot 等均有很明顯底階級爭鬥概念，而尤以徐氏的議論，最與三克斯自己的相近。他是法國十八世紀的一位大政治家，

萊的弟子，著有筆記 (Memoires) 多卷，糧食的自由轉運論 (Essai sur la libre circulation des grains) 一部，及關於政治的小冊子數種。他是十八世紀末年的人，對於大革命以前的社會，最多觀察，對於唯理派哲學家的學說，尤多研究，所以有人說，近代社會主義者的一大信條，經過他的分析以後，已告大成了，誠然是不錯的，他以前的階級爭鬥說者都是從公共利益與社會生產方面着想的，所以僅僅本此原則分出農工商各階級，按照牠們對於國家財富上貢獻的大小以定其高下。徐氏另開生面，從個人利益或勞工利益方面着想，聲言財產不均之結果，階級叢出。富者不願工作，是為空閑階級 (Classe disponible)。貧者依苦力以生，是為勞工階級 (Classe laborieuse)。這兩階級的根本分別，據徐氏的意思，是資本 (Capital) 的有無。這是最可注意的一點。徐氏說：『農人階級又可分為兩階級，一為農莊經理及貸款耕種的資本家，一為雇工——Cultivateurs』又說：『以各種工業品供應社會各種要求的階級亦可分兩階級：一為保有大批資本而又肯預先墊出以獲厚利的製造業主人及工廠經理者；一為僅有手臂，僅出日工，僅獲薪資的工人——toute la classe occupee a fournir aux differents besoins de la societe l'immense variete des ouvrages de l'industrie se trouve donc subdivisee en deux ordres, le premier, Celui des entrepreneurs manufacturiers, maitres fabricants, tous possesseurs de gros capitaux qu'ils font valoir par le moyen de leurs avances, et le second qui est compose de simples a

rtisans, lesquels n'ont d'autre bien que leurs bras, qui n'a
vancent que leur travail journalier, et n'ont de profits q
ue leurs sa-laires】。這兩段話可算是十八世紀唯理派哲學家對
於社會階級的最精確分晰，以後的社會主義者在此點上並沒有新
建樹，所以恩格爾斯稱階級爭鬥說是馬克斯一人發明的，是他所
獨有的，完全是一句欺人的話。至於馬氏自己及其黨徒宣稱階級
爭鬥說是近代工業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所促成的，亦絕非事實。
此說在工業革命以前與資本主義尚未發達的時代已由法國唯理派
哲學家及重農派經濟學家草定，所以近代無產階級的產生與組織
，不但在此說的發端上沒有影響，而且是隨牠後起的。

由以上三點看來，馬克斯的階級概念完全錯誤了：第一，財
富不是區分階級的唯一標準，其他種種共同的想像，共同的習慣
與共同的思感方式同是一樣重要，或者更為重要；第二，就使依
照馬克斯的經濟原則，近代社會裏面也不只有勞資兩階級。文明
愈進步，人類分歧的程度亦愈大，因之精神上的異點亦愈多，所
以自從馬克斯的學說出世以後，階級問題，不但沒有變簡，而且
加繁了些；第三，階級爭鬥說並不是由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所產生
出來的歷史律，方纔已經證明了。有此三大錯誤，所以我們反對
階級爭鬥說的應用，並且主張以全民政治消滅階級。（中篇完）

題旅滇同人被阻河口攝影

李璞

予與友數人，於今春作滇遊，行抵河口；因無保證書被阻。

長居無聊，乃於中越交界之南溪河鐵橋上，共攝一影。環製
詩以獻同人，聊以示共難共濟之急云爾。

慷慨出交州，南疆資寇讎！國亡紅水怨，地失諒山愁。諸阮
固魚肉，我曹亦楚囚；巒峰相對泣，風日誓同仇！

一掬辛酸淚，何分家國憂？捨身先破釜，死義後沈舟。嗚咽
南溪水，蒼茫瀛海流，狂瀾須力挽，共濟賴吾儔！

滇越車中從白寨到芷村所見誌

感

前人

晴昔見巫山，嵯峨狀奇偉；今見此山勢，險惡堪與比。峰峰
插雲霄，去天幾尺咫，山禽愁飛越，仰視髮欲指。忽落千丈谷，
中曲流急水。古木何森森？春來不住美。絕崖似壁懸，危石如卵
累，極目但膽寒，工鑿驚神鬼！聞此多夷人，穴居崖石裏，與漢
少往來，漢亦常棄鄙；兩情頗隔閡，邊禍不時起。禍起勢雖平，
天威便加矣！但知肆殺戮，賤之如犬豕。時感夷悍悍，擾攘十數
紀，時感功僥倖，炫耀恬無恥。從來籌邊者，疆技止此耳，不為
根本圖，輾轉誤國是。我來自安南，痛心悲往史；鐵道通滇越，
外力復深徙。重地關國防，而我仍如此！一旦禍蕭牆，英法竊歡
喜；恐為緬越繼，失地豈千里。長思對白日，不覺汗流洟，好景
忘目前，大地盡荆杞。寄言謀國者，請重此敵愾！勿再蹈覆轍，
邊事庶有濟。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六四期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本期目錄

黨治歟軍治歟

田漁

島四重壓迫下之國家主義同志

宋樹人

算不清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一本糊塗賬

平生

爲上海學生總會和南京學生的糾葛告甯滬青年

惠之

紅白戰爭的新醞釀與中國未來的新命運

胡國偉

革命(小說)

干城

每號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歐美香港南洋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加二角六分，凡閱全年者，請投函本社，郵票代價，以半分者爲限。

通信處 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私書函七番轉朱國翰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因受上海當局壓迫，現已遷移報址至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私書函七番，以後關於定報及投稿等事請直接通函該處轉朱國翰收，郵票代現。

黨治歟？軍治歟？

田 漁

久聞高一涵先生在現代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軍治與黨治」的大文後，即投筆從黨，由北京遵海而南，溯江西上。現在他雖自稱棄了共產嫌疑，但那篇頌揚黨治詆毀軍治的偉論實常在念中，頗想一看爲快。恰好最近借着了現代評論的增刊，於是趕忙讀畢那篇「軍治與黨治」，覺得高先生畢竟不錯。他雖然別具苦衷，將黨治揄揚得火候過老，但推斷軍治絕對不能走上民治大道的理由，却是非常清楚，非常透澈。

現在國民黨盡力標榜黨治，固然此路不通，但擁護自由平等的民治主義者就據之而攻擊國民黨的黨治成績，也未免無的放矢，大上其當。因爲現在的國民黨簡直是赤裸裸的在勵行軍治，去民治固然是十萬八千里，去黨治也至少有五萬四千里。諸君如若不信，請看高先生痛詆軍治的話是否與現在國民政府相符？

高先生說：「第一軍治的政府是軍人所有的政府，是軍人管理的政府，是爲軍人做事的政府，和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則根本相反」。讀者諸君！蔣介石決心反共，於是穿長褂的文人策士便風虎雲龍的到了南京，而南京政府成立，蔣介石忽遽下野，於是穿長褂的政府要人如胡漢民吳稚暉等便樹倒猢猻散的離開南京，而南京政府停頓。這種政府能說不是軍人所有的，軍人管理的，和爲軍人做事的嗎？

南京政府方派大批穿長褂的代表到漢接洽合作，而李宗仁等軍人爲本身利害計，便不待政府命令，即用軍事委員會名義下令向上游進攻，並藉口軍事秘密，呈請政府追認。此何等事，事前大多數政府委員固然睡在鼓中，經了事後的通告，還不得不仰承鼻息下個堂哉皇哉的討伐令。這種政府能說不是軍人所有的，軍人管理的，和爲軍人做事的嗎？

高先生又說：「在軍治之下，一切公私機關都變成軍爲供給軍用的機關」。讀者諸君！以國民政府勢力下的鐵路而論，在軍事稍緊之時，則旅客往來，商品運輸，即行停止；在平時，則頭二等車大半爲軍政要人以及所謂武裝同志者所佔據，我們小小百姓出了錢，甚至終日在三等車中找不到坐位。現在人民普通電報不是任意扣留，便是久久擱置，比郵寄還要慢。大兵開到，不但學校頓成兵舍，便是民家也要強迫讓住。長江華輪和內河小輪簡直成了軍隊的掠奪品。這種種行動是不是要化一切公私機關單爲供給軍用的機關呢？

高先生又說：「凡與軍治相反的文化事業，如教育工藝之類，都一律有意的無意的使他停頓或消滅；思想言論等等自由都不得不一律取消」。讀者諸君！兩湖江西教育，現在完全停辦；江浙浙江雖然點綴了不少的學校，但經費已經數月不發；安徽雖然恢復幾個學校，僅居原有者四分之一，經費更是不堪聞問了。款是百萬千萬向老百姓籌，而可憐的窮學校却沾潤不到什麼。假使不是政府有意的或無意的使文化事業停頓或消滅，何至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下的省分，不是全部青年失學，便是學校無米爲炊呢？自國民政府新治了上海之後，上海報館都成了南京政府直轄的宣傳機關，任何消息和言論，說者稍有妨於國民黨的利益和尊嚴，即一概不許登載，否則便要受反革命的大禍。以致上海各報紙

只有本刊醒獅週報尙敢根據求自由與真實的原則，不斷的批評國民黨行動，而時進逆耳的忠告，餘則除去歌功頌德的論說和宣傳的記載外，簡直一無所有。可是上海市政府最近又停止醒獅週報郵寄，封閉他的信箱了。上海如此，內地可知。至於黨化教育，尤其是要閉塞無數青年，天賦求知的本性。人民言論思想的自由，在中華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的治下能說不是被剝奪得乾乾淨淨嗎？

高先生只曉得痛罵北方的軍治，而不知現在國民黨的軍治，較之北方的軍治，還來得格外毒辣，格外機巧，格外到地。現在支配國民政府的不過是這個總司令，那個總指揮；豈但與中華民國的人民不相干，並且與國民黨的主義和國民黨的真正黨員不相干。所謂黨部，所謂學生會，都不過在那裏天天揣摩武裝領袖的意旨，而發宣言吶喊，而貼標語擁護。黨且無有，何有於黨治！

高先生雖然心中曾經幻化出一種國民黨的黨治來抵制軍閥的軍治，但畢竟是愛好自由者，所以一再說：「限制言論的自由，到現在不但不可，並且不必要」。「我們相信思想的生命是不能鎗斃的，不能斬絕的」高先生！你真是反對軍治，擁護自由嗎？何今日不在國民黨軍治之下，恢復了昔日在北京軍治下的精神，聯合那些大教授再發一次爭自由的宣言？與其準備着苦苦做現在國民黨忠實的預備黨員（此高先生自道之語），何如痛揭南北軍治的罪狀，而擁護那不能斬絕不能鎗斃的思想生命。這纔是爲人民爭自由，爲民治築基礎，爲學者樹人格呢！

昂四重壓迫下之國家主義同志

宋樹人

嘗聞好逸惡勞，人之天性，貪生畏死，亦人之恆情。願我同

志，或於勤學之暇或當公務之餘，不惜耗無限之精力時間，爲團體努力者，何也？無他，以國事爲重耳。人各有家庭間天倫之愛，其所以冒萬死，歷萬劫而不悔者無他亦以國事爲重耳。故吾輩雖家可安享而不願儉安，雖有骨肉之親，而不忍放棄天職，非惡逸好勞，避生就死，不忍見四萬萬華胄流爲奴種，五千年大國淪爲屬國，因以己之生命與幸福，報垂亡之祖國。我同志區區報國之忱，直可震天地，撼山岳而泣鬼神矣。

雖然，古人有言：「得一知己可以無恨」，蓋人生數十寒暑苟孤陋寡聞，茕茕孑立，以老死於鄉井而與草木同腐，似此非特有負昂藏之身，實亦未免太無人生之樂趣。故古之有志者，莫不嚶嚶以求友，廣結一時之俊傑，小之於己可免孤陋寡聞之弊，大之於國家可收同舟共濟之效，朋友之重要，亦既如此。至若同志，其關係之密切，情感之濃摯與夫意氣之相投，則又迥非朋友可比。凡一切不可舉以告人之言，惟同志則可直陳；凡一切不可解之嫌隙，惟同志則可相諒；凡一切患難之來，惟同志則可相共；凡一切重大之過失，惟同志則可直言不諱。人生如一葉之扁舟，蕩漾於浩浩之橫流，風捲雲馳東搖西擺，覆舟之患，迫於眉睫，同志猶如一指南針，賴之以定方向，達彼岸而免覆舟之險。人生如沙漠中之旅行者，茫茫瀚海，不見人煙，同志猶如一滴清泉，賴之以出於飢渴之境。同志之效，豈不大哉！回憶三年前國家主義初入中國，同志寥寥，今則同志幾遍全國。類皆忠義血性，純潔熱忱之士，雖才識不敢自詡過人，論人格尙爲人所推重。當此人欲橫流，士氣淪亡之候，而能集數萬乃至數十萬純潔有爲之青年於一種光明旗幟之下，心相印，意相投，誠一可歌可泣之壯舉，神聖尊嚴之結合也。嗚呼！吾人何不幸而生於風雨飄搖之

中國，又何幸而得此無窮相愛相親，共生共死之同志。我同志試一復斯言，其亦可以自慰矣。

同志既皆在青春時代正值可學可狂之際，其亦思青年之可貴乎？青年如紅日輪，光芒萬丈；青年如春之光，芳姿綽約，鮮美可愛；青年如登山，峯巒起伏，前程遼遠；青年如河源，長江大河，一瀉千里。青年誠為可貴，然而駒光如矢，稍縱即逝，人生幾何，青春不再，又是何等可惜。吾人應如何方為不負此大好之青春乎？曰讀書救國而已。惟讀書然後智識豐富，即確立做人之基礎，亦自讀書中來，若不讀書則不能任大業。惟救國方為盡國民之天職能用其所學，方為通儒。若不救國則不能語讀書。書不讀則國不救，國不救則書為空讀，蓋讀書救國，二者相依為命而不可以須臾離，所謂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斯語誠一時之定論。或謂讀書與救國二者不可并存，勢難兼顧，此因生平無大志而自力又極薄弱，故不能下強制之功，以漸近自然。如近世之曾文正，其生平雖抱專制之思想，然其半生戎馬，無日不在讀書中，其畢生事業，終從讀書中打出。即如最近之孫中山，其黨員奉先總理如天神，雖未免過甚，然終其四十載生涯，無日不讀書，無日不革命，自述其最大之嗜好即革命與讀書。將來革命之能否成功，雖在隱微不可知之數，要其推翻三百年虎踞龍盤之王室，中山實居其首功。不特近世之政治家為然古代之事業家亦然，匪但中國古今之偉人為然，即歐美古今之偉大領袖，亦莫不皆然，救國讀書不可兩全之邪說，使青年盲從妄動，固步自封而無高尚之趣，貽害青年，莫此為甚。吾故不能無言。同志諸君以為何如？抑吾之所以殷殷以此相望者，因凜於國內外形勢及我輩所處環境之險惡，實為非常之使命，非有特殊之精神才力，不足以負

此非常之使命。以言國際，英日與吾國有不共戴天之仇，當歐戰時英日同盟之後，而日本提出廿一條。最近裁軍會議中，英日大有恢復同盟之勢，英之用意雖重在對俄對美，而日之用意則偏在對華。此後東西二大強國遙相呼應。日本侵略滿蒙，以有英之援手。更將咄咄逼人，而海上王后之砲艦政策，以有東方之屏障，必更橫行無忌。中國於此二大強挾帶之中，已無喘息之餘地，況英俄既已絕交，日美裂痕又顯，世界第二次大戰，將以遠東戰場，吾人若不自強，中國不亡何待？此國際之危機也。以言國內，清黨未竟全功，赤黨仍圖再起。宜與無錫赤禍連連，以赤寇之陰險狠毒，成功不足，搗亂有餘，將來社會之騷亂，正不知伊於胡底。奉魯雄據北方，殘民以逞。孫傳芳屯兵江北，仍圖反攻。馮閻陽奉三民主義，陰圖爭取地盤，此北方割據之局面也。國民黨雖奄有江南，其內部之四分五裂正不減於北方軍閥，所不同者僅名義之分合耳。赤黨尚未肅清而倒戈之軍閥則已指不勝屈。汪蔣合而忽分，分而忽合，西山派與南京政府時而相吸，時而相排。總理忠實同志之唐生智，不俄頃而以叛黨聞矣。唐之敗也，乃敗於何剴之倒戈非戰之罪也。國民黨之勝也，亦勝於何剴之倒戈，亦非戰之利也。今日倒唐之戈者，安見他日不能倒先總理之戈？李宗仁李濟陳炯明黃紹雄向隸於桂系軍人，葉開鑫亦湘軍中之翹楚，此次討唐之結果，造成國民黨中桂系軍人之特殊勢力，不但其他倒戈軍閥無立足之餘地，即總理之忠實同志，亦恐有向隅之恨，國民黨員本以權利為前提，安得而不於此種危急存亡之秋，而大施其合縱連橫之本領。於是汪蔣有復合之傾向，廣州有張發奎黃琪翔之叛變。前途之變化，莫可究詰。至若黨治下之各省，其腐敗黑暗，有加無已，新軍閥之名，可曾之而無作色。政治財政

，毫無建設，苛稅雜捐，不下數十種，民生凋敝，頹唐敢怒而不敢言。教育黨化，已演犯教育之尊嚴，更截取學費經費，軍事結束之區而教育停頓如故。呼口號貼標語，即如領導民衆革命，他無有焉。以此種之倒行逆施，小民雖愚，亦何可以一手掩盡天下之耳目？長江流域，民怨沸騰，人民非惡開革命，非惡聞三民主義，實由革命黨人之言與行，其間相去有雲泥之別，故人民居會場中則高呼「國民黨萬歲」，退則以革命黨不如軍閥之言，私相告語，國民黨固日以剷除軍閥殘餘勢力召示國民，此誠可爲國民黨痛惜不置，而國民黨人猶漠然而無聞，悍然而不顧，迴顧禹域險象環生，此國內之危機也。我同志熱忱愛國，處此國破家亡之日，仍然本愛國之精神，作孤軍之奮鬥，再接再厲，一往直前，此精神良可佩服，雖然道高一尺魔千丈，同志愈努力，壓迫愈難倖免矣。

中國國家主義團體本生於憂患之中，最初即爲反抗壓迫，拯救宗邦而起誕生以來，日在驚風駭浪中漂泊，故我同志亦均爲承受壓迫而來，且老於憂患，慣於壓迫，早視生死於度外，尙何區區壓迫之足云，然帝國主義之壓迫，赤寇之壓迫，軍閥之壓迫，如共產黨在巴黎，北京，武昌等處毆我同志，北京先後十數同志之被捕，魯當局之禁止醒獅等，吾人均認爲當然之結果，因軍閥本吾人大敵，萬無共存之理，且彼輩摧殘民意，蹂躪自由，本屬慣例，無足怪者。獨於國民黨之壓迫，不能無辭，吾人三年來揭發國家主義之精義，主張自救自強，提倡全民革命，三民主義即救國之主義，亦以國民革命爲旨，國家主義與三民主義之根本精神并不相違一也；國民黨以擁護言論自由，提倡民權主義爲宣傳之資料，并以摧殘民意爲反對軍閥之理由二也主義既如此冠冕堂皇，言論又如此辭嚴義正，然何爲而禁止醒獅報之發行？何爲而欲逮捕

醒獅之經理？何爲而明令逮捕我同志於甯波？何爲而壓迫我同志於安慶？欺人乎？自欺乎？噫北地之妖氛正熾，南國之毒焰漸張，萬方多難四重壓迫，我同志勉乎哉！

吾之所欲與同志共勉者，厥有數端：迄今帝國主義者，陰險橫蠻，日謀侵略，南北新舊軍閥及腐化之政黨同爲一邱之貉。當此青黃不接之時，國人所引領切望老爲另一新興之團體，起而肩起救國之重擔，此第三者舍我輩其將安屬？故我同志須深知我輩責任之重大，前途之遼遠，而竭全力以赴之，一也。已腐化之政黨處處喪失信用，漸至其三字之名稱亦爲國人所厭聞，此爲吾輩擴大組織擴大宣傳之絕好機會，吾輩雖非幸災樂禍之徒，然既無如彼何矣，即不能不乘勢而起，另造新勢力，爲祖國前途留些須一線之曙光。故我同志須知利用千載一時之良機，努力作宣傳運動，以吸收全國徘徊歧路之青年，二也。人之生涯，萬不可庸碌以終，爲志士所寒心，須是波瀾壯闊，乃丈夫平生之志。革命黨之人生觀，只有樂觀之奮鬥，不怕壓迫太多，只愁壓迫太小。故我同志須了解革命黨之人生觀，歡迎壓迫，三也。此三者爲我同志應付目前危局之最低條件。若我同志能把持勿墮，縱彼千尺狂濤排山倒海而來，而我終始不渝，循序漸進，彼輩何有於我哉？彼輩何有於我哉？

算不清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一

本糊塗賬

平生

汪精衛之爲人雖可議之處甚多，但他確有點小聰明，行出事

來，雖不見什麼博得人同情之處，說起話來，倒也偶爾還有一兩句中聽的，不比其他的國民黨領袖完全是昏聩老朽糊塗。本報從前曾稱讚過他的幾句像樣的話。該氏自到廣州，除一面做欺騙李濟琛，陰謀團結左派軍人，打倒桂系的工作外，一面還對外冠冕堂皇發出幾篇像樣的演說。據近日上海報紙登載，汪氏昨向各報記者發表意見云：

「本人在廣州時，演說約分兩大篇，……第二篇為『分共以後』……其大意以為『今日所謂清黨，不但要清去黨內之共產份子，尤其要清去黨內共產理論，自十三年改組以來，共產份子與國民黨分子混在一起，共產黨之理論與國民黨理論亦混在一起，今日須將共產黨之理論從國民黨之理論中清出來，方纔真是清黨。如今一般同志議論稍為溫和的，便被目為右派，稍激烈的，便被目為共產派，以致一般同志，茫無所歸，黨內固如此，黨外亦何嘗不然？……』」

汪氏也知國民黨的理論和共產黨的理論早已混在一起，可謂尚有一線之明。我們以為國民黨人倘盡有汪氏的聰明，必定應該首先來做這一步清黨的工作。譬如「一黨專政」之說，國民黨原來並無此理論，現在便應該首先把他取消，這才算真正的清黨。

不過所難者是國民黨原來並沒有完全的理論作基礎，所以究竟什麼是真的國民黨的理論，恐怕問之國民黨老黨員也都茫然無以為答的，現在國民黨所僅有的一點理論，差不多都是共產黨替他們造的，這一本糊塗賬，怎樣算得！

此外還有國民黨自造的理論，如「黨化教育」之類，連共產黨人也大叫「肉麻不堪」，（見「導報週報」）這就又不是單單清黨工作所能洗盡他的污點的了。

為上海學生總會南京學生的糾葛

葛告甯滬青年

惠之

學生之參加政治運動，本是中國現時不得已的變態情形。因為成年的人，有了地位之後，多所顧忌，不肯犧牲，所以不得已才使青年學生來打頭陣。五四運動以來，學生對於救國除奸的運動確也盡過許多力。不幸自共產黨侵入中國以來，發明以羅布收買青年之法，一部分不肖學生受其誘惑甘為走狗。於是利用學生的組織，做出賣青年人格的工作，一般忠實青年有的敢怒而不敢言，有的被其出賣而尚不自知。已往全國學生總會便是這個出賣青年人格的總機關，如同慶祝蘇俄國慶等一類無恥的事都是這個總會做出來的。現在雖然時異事變，共產黨雖然一時表面斂跡，但包辦學生會，出賣青年人格的事，仍然照舊繼續下去。最近上海南京兩學生會為反汪問題所起的爭義，這便是種出賣人格的卑劣爭風行為的表現。

原來汪精衛向來是主張否認南京特委會，另創新局面的，此次在廣州陰謀的工作成熟之後，便來到上海與蔣介石攜手以做打倒特委會——實即西山派文人與桂系軍人之結合——的運動，這種消息當然是特委會所不高興聽的，所以便由南京市黨部青年部指使南京十三校的學生會發表驅汪的宣言。至於上海學生總會則是早已為汪蔣兩系之所把持，汪蔣雖有舊隙，此次在倒桂系的工作上是暫時可以合作的，所以上海學生總會便奉行汪蔣的意旨，來質問南京學生反汪的行動。這個糾葛現在還沒有了，或者將以不

了了之。

最近自國民黨生分裂為數派以來，得意者固然把持黨國，為所欲為，失意者也復不惜金錢，大肆收買，結果許多黨員，學生，工人，農人，都變了政爭的機械，人格被人出買，尚不自知。（最近工統會與工人總會之爭，也是一樣的例。）

青年學生們，尤其是上海南京兩地的青年學生們，你們還不覺悟，尚待何時！

速速覺悟，團結起來，先打倒你們的學生會再說。

紅白戰爭的新醞釀與中國未來的新命運

胡國偉

▲洛迦諾政治的新發展

▲各國對蘇俄的新趨勢

▲蘇俄對戰爭的新論調

▲中國求獨立的新機會

我們要明白紅白戰爭如何醞釀，先要明白洛迦諾政治如何發展，因為洛迦諾公約(Pacte de Locarno)是西歐近年外交政治的活動的中心，凡是留心國際政治的人，萬不能把他放在腦後。洛迦諾公約的政治作用，約略言之有二：（一）為保持西歐的安甯；（二）為防止布爾什維克勢力的西侵。觀乎德國加入國際聯盟與乎法德之日趨接近，可以証明第一項為不虛；又觀乎英國對俄絕交與乎法國要求召回俄使，更可証明第二項為確實。所以當「洛迦諾會議」完結之初，克拉新赴烏克蘭京城奇埃夫(Kiev)參加中委會議的時候，曾這樣對人說過：「洛迦諾保安公約乃將德拖入反

俄的圈套，并為阻止德國與俄國接近的工具。」我們試回想當時各國的輿論，也可以看出該公約的政治作用之重要。日耳曼報謂「洛迦諾公約已證明德國復為世界強國」，柏林日報謂「保安公約乃歐洲諸國未來生活中之大憲章」，「小巴黎人報謂「洛迦諾公約，雖好持異議者，當亦可悅服無言」，「巴黎每日新聞與哥羅人報均謂「英法之友誼協約(Petite Entente Cordiale)業已因「洛迦諾會議」而復活。」至英國方面，除工黨有不滿意的批評外，其餘都認定張伯倫這種外交政策是應付時局所必要的。要之，不論那一國那一派，在外交的觀點上，不能不承認洛迦諾公約所占的地位之重要。

但是，外交上的劇本，變幻無定，看劇者不能執其一端而定其全體。即就簽訂保安公約之英法德三國而論，英則挾德以制法，法亦思聯德以制英，德則以「東傾政治」為要脅的工具，同時利用他們嫉忌的心理，而屢獲外交的勝利，「未來的命運在海上」的意大利，也頗有與法爭霸地中海的氣概。正所謂劇中有劇，各極鉤心鬥角的奇觀。所以我們研究洛迦諾的政治心理，只能直視，不可橫看，因為橫看起來，反失了他的真面目。這即是說：只好從西歐各國反俄的心理上觀察，不必研究各國的暗鬥。所謂保持西歐安甯的政治作用，決非像樂天派所說的「西歐永久和平可以實現，」這不過是在反俄的戰線上，避免西歐自身的衝突而已。英法之所以對德特別讓步而造成保安公約，為的不外「防赤」兩個字。這種政治心理，首先表露出來的便是英國，正在等候時機以實行這種政治心理的便是法國，至若德國在他的雙頭外交政策未取消以前，是不肯輕易表示的，因為他一方以「西傾政治」挾制蘇俄，一方以「東傾政治」要脅法國與英國，他要把自己在國際政治舞

會上造成一個舉足輕重的要角，所以「赤」與「反赤」兩方，都採不即不離的態度。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不過是洛迦諾政治的背景，英國對俄絕交，法國要求召回俄使，才是洛迦諾政治的正面。我們且看他的新發展：

洛迦諾政治舞台上的演員，首先登場的為張伯倫，其次當為白里安。洛迦諾公約成立，距今兩年，在第一年，張伯倫已實行其反俄活劇；在第二年，白里安也準備步其後塵，不過白里安因無佳曲可奏，只得試演一下，然而「明日續演」，是具有充分的可能性，看官且待其後。

英國自一九二一年與蘇俄正式恢復國交之後，雙方交誼，獨未見改善，反而日趨惡劣。工黨麥克唐納內閣倒後，保守黨鮑爾溫內閣復起，因之與蘇俄衝突之事日多，絕交之聲，時有所聞。及至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英政府派警兵搜查蘇俄駐英商務代辦處（在Alfred公司）搜出各項間諜及宣傳文件多至二十萬種，英政府經審查之後，認為「商務代辦Khimichov實蘇俄在歐洲之間諜首領，Alfred公司實係蘇俄在歐洲反英活動的中心」，所以毅然宣佈與蘇俄斷絕國交。這是張伯倫排演「洛迦諾政治」的第一幕。

法國自一九二四年十月與俄復交之後，也不見得國交改善，去年寶恩嘉勒聯合各黨首領組織「國家聯合」起而組織內閣，反俄的空氣，因之濃極一時。上至政府要人，下至一般輿論，都具有此種傾向。只以無機可乘，遂乃無從發洩。最近因蘇俄駐法公使拉高斯基(Rakowsky)回莫斯科副署共產黨中委會一稿宣言，觸動了他們反俄的心理，由是「洛迦諾政治」的第二幕，便由白里安排演出來了。

拉高斯基於八月九日副署的宣言中有說：「當各資本主義的國家，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交戰之際，各地無產階級應該銳意工作，以促其政府之崩潰；各地戰士也應同時反戈，加入紅軍方面作戰。」這篇宣言發表之後，法國政府認為拉氏此舉有越公使職權的範圍，且以拉氏前因俄債問題，曾對報界宣傳不利法方之言論，亦屬有忝職責，乃於九月卅日閣議，決定要求俄國召回拉氏。此時除開人道報——法共產黨總機關——外，其餘重要報紙都異口同聲的主張與俄絕交。時報——政府機關——的論調尤烈，他說：「現在，我們所應做的，就是絕交。」法國輿論固然如此，而法政府也實在有此意旨，試觀其態度之強硬，便可想見一斑。十月一日法國駐莫斯科公使黑爾伯特氏(Herbert)向人民外交副委員長里維諾夫(Litvinoff)提出口頭抗議，大意謂：「昨晨閣議從新討論拉高斯基事件，一致取決，以為欲連續兩國之關係，及為利便正在進行之經濟的政治的商議計，法政府深覺召回俄使實有實行之必要。」俄外交委員長齊施林(Tchitcherine)於四月答覆黑氏之意謂債務問題，正待拉氏整理，未便中途易人。黑氏乃於八日正式去一通牒，措詞很是強硬。齊氏知無可轉環，乃不得已電召拉氏回國。拉氏於十月十六晨離巴黎，他的召回書將由其繼任人督加劉斯基(Dobrolebsky)——原為駐日公使——遞交法外部。拉氏此行，可謂不告而去。此時輿論，稍趨和緩，但排斥督氏的論調，仍屬不少。如不讓步晚報(L'Intransigeant)的主任Leon Bailly所說的：「督氏在日本所作所為，我們幾乎一無所知。如果他不曾簽發那篇有名的宣言，他并無利用外交的地位在外國宣傳共產，那還可以給我們以一個賠禮……但是，當他進了使館以後，又安知他不與拉氏取同一的氣象與方法或更深

的仇恨……這種仇恨，是莫斯科指揮着對於不肯聽其赤化的各階級的有識見的法人而發的。要是督氏有此種意象，又不肯限制外交上的義務所應負的職責，那麼，法國的輿論一天一天的更強，所得教訓一天天的更好，我們一定要使督氏也同樣召回。并且，連使館的號房也應隨他而去。（就是絕交）因為這一次做出來的證據，證明法人有權作主。」這一段話，很可以代表法政府的意見。法政府以拉氏已召回，再無詞可藉，若連督氏也反對，又未免馬足太露，故只好聽之，以待後來分解。「洛迦諾政治」第二幕，便從此收場。在收場的時候，有兩件東西，足資點綴，且把他寫出來：一是人道報的歡送，一是晨報的永別。十月十七人道報記者G.P.作一篇短文，末句有云：「拉高斯基是野蠻的法國首都之充軍者。他明日再來，有如兄弟之親，受寬大的蘇維埃法蘭西的歡迎。」同日晨報却在報紙上端大書特書：「他行矣！拉高斯基先生，願與你永不復見。」（Ilest parti--Au plaisir de ne pas vous revoir M. Rakowsky!）以此針鋒相對，實增閱者興趣不少。究竟拉氏能否明日再來抑如「黃鶴一去不復返」，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不妨談一談。

拉氏如要「明日再來」，必須建設「蘇維埃法蘭西」而後可。然而事實告訴我們，法國共產黨實無比力量。試看：八月廿三日該黨因意人Sacco, Vanzetti在美國受市刑事，舉行大示威運動，這一次在巴黎方面可算下了總動員，然其結果，不外搗毀幾間商店，毆傷幾名警兵與搶掠一些財物而已！三月前皇黨黨徒——工人也不少——在法蘭西行動報（L'Action Française）武裝保護其黨魁Leon Daudet實行拒捕，他的力量，比之共產黨來得還要厲害。其黨的力量，觀皇黨還有愧色，連造成社會恐怖的能力都未充

分，就是此次法政府要求召回拉氏，共黨也不過召集二十五個會議，此外別無力量表現；在此情狀之下，試問如何能實行共產革命，去建設「蘇維埃法蘭西」？原來法國的社會經濟狀況，早就證明共產主義無實行的可能性，從前的工廠工人，逐暫變成小有產者，從前的田野貧農，也逐暫變成小地主，這種現狀，凡留心觀察法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人，都看得很明瞭。由無產變為有產，有恆產便有恆心，有恆心，則共產主義的宣傳，即失其作用。馬克思的經濟理想，遇着這種明確的事實，便呈了很大的破綻。況法人受過相當的國家教育，國家意識很發達，非共產邪說所可輕易動搖。總之，共產黨內部實力未充，外部阻力正大，「蘇維埃法蘭西」，恐終成畫餅罷了！

另一方面來說，法國人民對於共產主義者，非罵為「狂妄」，即譏為「夢想」。別的不論，就是詢之法國工人，也常得到這種回答。我曾與一位工人談共產主義，他說：「他們真混帳，在工廠裏趕造軍用車運往打摩洛哥，造出來却亂叫幫助里夫（摩洛哥之一部）共和國。」固然他們為着生活的需要，不能不作工，然而另尋工作或罷工，都是可以的；言行矛盾如此，却真令人可笑。此雖小事，也足見一般人厭惡共產黨的心理。政府方面對共產黨之壓迫，更是不遺餘力，最近兩日法警先後在都爾（Tours）萊姆（Reims）克魯斯（Cruze）李模斯（Limoges）南錫（Nancy）鈴尼（Rennes）及里昂等地大搜共黨機關，捕去十餘人，扣留文件甚多。等到將來法國的偵探有了充分的把握的時候，則大搜俄使館，也是意料中事。到了此時，不獨拉氏不能「再來」，就是新任公使督氏也不能不下旗歸國了。談到此地，我們覺得「洛迦諾政治」的第三幕，仍由白里安排演，是毫無疑義的。況且法俄債務問題與通商問題，

正在吃緊，處處有法俄關係的裂痕，處處有絕交的引線。絕交的時機一到，便真的如十月十五日人道報所大書的：「絕交就是戰爭（La rupture C'est la guerre）」，這種戰爭，便是紅白戰爭了！紅白戰爭的新醞釀就是這樣麼？還不止此，我們再看各國對蘇俄的新趨勢，便更明白了。

英法對蘇俄的趨勢，既如上述，其餘各國對之，也是日趨險惡，雖則戰爭不至即時爆發，然戰爭的危機，即伏於此。請論一二，以例其餘。

匈牙利內務總長西都夫斯基（Schönböck）於十月四日發表一段極其重要的言論，他的大意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努力作國際的秘密宣傳，必欲以暴力來推翻各國，不僅推翻東歐諸國，并且要推翻全歐各國。維也納七月事變，便可證明赤色運動如何容易爆發。匈牙利從一九一九年反布爾什維克的戰爭所得來的經驗，深信西歐諸國欲反抗布爾什維克主義，必須聯合一致，因為有了蘇維埃的國際進攻，則唯一的防禦方法，只有歐洲各國作國際的聯合反抗。」因此，他極端主張召集一個「反抗布爾什維克主義國際大會」（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Contre le bolchevisme）以便各國取一致行動，作正式防禦。匈牙利以一國小國，而敢作此激烈言論，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我們不難一目了然。這個消息傳到各國，實在把一般政治家的眼簾提高了幾分。西氏所說的「七月事變」，我們也有一談之必要，因為這件事與奧政府對俄態度有密切的關係。所謂「七月事變」，就是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於七月十五日在維也納舉行的大暴動，當場焚燬高等審判廳，與警察軍隊大血戰，雙方死傷甚衆，越一星期，秩序始漸回復。事後，經調查結果，當場暴動與各地罷工運動，均有俄人指揮，因之，內閣總

理舍比爾（Weber）大為遷怒於莫斯科，兼以此大暴動，是對德及警察總監而發，所以含恨蘇俄入骨，早有與俄絕交的傾向。據十月十一日莫斯科電稱：「奧國駐俄公使保羅氏（Otto Pohl）將被其政府召回。」然據奧京官場消息，則謂：「召保羅氏回國，尚非其時，一因法俄爭執尚未了結，二因此時對俄絕交，影響奧國商務甚大。」然此不過是時間問題，恐怕遲早必與蘇俄開一次大交涉。爲甚麼呢？因爲指揮此次奧京暴動的，就是俄國一個國際機關——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俄文減寫爲 I. K. K. I.）睡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這是舍比爾一定忍不住的。「I. K. K. I.」有新舊兩個，舊的設在奧京維也納，專研究及指揮巴爾幹與意大利之宣傳與活動的工作，已有幾年的成績；新的設在君士坦丁堡，專管理小亞西亞及被保護地如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e）巴勒斯坦（Palestine）英保護地（敘利亞）（Syrie）法保護地（等）最近因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的邊界暗殺案發生，曾在華爾納（Varna）搜出一個布爾什維克的重要機關，此機關爲指揮馬其頓（Macedoine）一切騷動的中心，并負有聯絡兩個新舊「I. K. K. I.」的使命，特別是製造偽護照，使這兩個執行機關得以隨時自由通聲氣。蘇俄亦化歐洲的計劃既如此暗中急進，則西歐諸國又豈能坐視？動搖其殖民地，尤爲英法所不安。這樣看來，紅白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巴爾幹問題，最爲複雜，雖一絲之微，也足引起大交涉，或者紅白戰爭，就在巴爾幹起火，也未可料。簡而言之，西歐各國之對蘇俄，已取敵視形勢，一俟有機會可乘，有赤化憑據可藉，便隨時可以絕交，絕交就是戰爭的導火線。

如法國將來與俄絕交，則捷克波蘭比利時……等小國，自然惟法國之馬首是瞻，對蘇俄取敵對態度；如奧大利與俄絕交，則

德國以同種同文關係，且有「德奧合併」的趨向，自不能捨已從人，縱有柏林條約，恐對俄亦無若何好意。如英國首先對俄宣戰，則與英攜手且為布爾什維克之大敵的法西斯蒂大本營——意大利，或許首先加入戰團；如法英與俄作戰，而許德國以恢復大戰前的殖民地，則德國也自然樂得與英法一致，以提高其國際地位。近數月來法報所鼓吹的「歐洲反布爾什維克的聯合戰線」，勿謂其無實現的可能啊！

戰機如此吃緊，敵人如此衆多，野心勃勃的大俄羅斯民族，豈能無所戒備？所以在英俄絕交之後，備戰的聲浪，由莫斯科而李甯格勒，而李格以至遍及全俄國。除舉行全國大操藉作對英示威而外，并加緊武裝訓練民衆，俾人皆可以應戰。不獨訓練男子，并且訓練女子，據十月十五倫敦轉李格(Riga)消息：「蘇俄在狂熱的『戰爭準備』工作之中，以種種特別方法，來訓練及指導婦女作各種軍事的服務。軍事委員伍羅西魯夫(Woroshiloff)在他最近的演講裏，曾宣稱紅軍已有七十二名現職的女軍官。最近又有八名婦女在參謀院(Academie de l'Etat-Major)畢業，得有極好的成績。」這種消息在戰機四伏的歐洲傳出來，真足驚醒東亞病夫的和平夢！這七十二名女軍官統率的是甚麼軍隊，我們未得而知，但有一事，足供我們推想，這就是在伍氏演說的前後十餘天，克魯斯格亞(Kroupskaia)在九月卅日的真理報(Pravda)——共產黨機關報——為女工農大會發表一篇論文：「現在在都市蘇維埃服務的婦女有二一，二二一人，在田野蘇維埃服務的有一四六，二五一一人……在共產黨與青年團有二〇，〇〇〇人……」他把黨團的婦女與其他的分得很清楚，或者這二〇，〇〇〇女黨員是經過軍事訓練的，也未可知。如其然，則蘇俄至少有二萬娘子

紅軍。蘇俄既這樣苦心孤詣的來整女子的軍經女子的武，無怪乎伍氏在李格演說時這樣自誇：「所有這種設備（指女子軍事）在下大戰爭中，婦女們將能在紅軍裏面執行有力的大職務。」大戰之不可避免，已由赤色帝國主義者的軍事當局一口道出來。其實，作此論調的，何止伍氏一個？自英俄絕交，蘇俄報紙，無日不在鼓吹宣傳資本主義的歐洲——聯合攻蘇聯(D.R.O.O.)，以激動蘇聯人民的敵愾心。我們試看新聞報(Jugend)——共產黨中央執委會發行的蘇聯政府機關報——他的論調，來得更厲害，大有大戰在即不可終日之勢，又似乎有「修我戈矛與子同仇」的氣慨。九月廿八日該報曾出一副刊，題為「帝國主義者反抗蘇聯的未來戰爭」，「毋甯說是赤白色帝國主義戰爭，較為爽快。」并附小題為「戰爭何時爆發？」全文多至一千二百行，（字數自然計不清）此論與「紅白戰爭」特別有關，故不嫌冗長，把他多述一點：

「帝國主義者反抗蘇聯的戰爭，很似真確而無可避免的，我們的重要敵人，就是資本主義的英吉利。戰爭何時爆發呢？我們的敵人確已定了日期，這日期就是他們實行進攻我們的時候。據各種形勢觀察，此日期當是很近，最多不過一年。……我們現在被資本主義的國家四面包圍，他人欲以全力來毀滅我們了。隨時隨地均有人來和我們挑戰，必欲爆發戰爭而後已。……此時，這種事情，再不能延長許久：帝國主義者——尤其是英人——既不願有甚麼期間，也不欲有甚麼阻攔。戰爭應當爆發了，他們將以此來挾迫我們的聯邦。……現在，有人準備促成戰爭來反抗蘇聯，戰爭的爆發，在何日何月何年，都無人能說定了。但是，蘇聯的工農應該馬上預備作戰，挺身而出。戰爭確能於一九二八年落地而來，在

春季，在秋季——或者在一九二九年。推定一個戰爭的確定日期，這還不甚重要，最要緊的要明白這次戰爭是直接威逼我們的，是較近較速的。在下半年，在一年，至遲在一年半或兩年，他自行激動起來，是極可能的事。人家恐再不許我們展期了。戰爭已臨門了！」

紅白戰爭醞釀到甚麼程度，我們在此已看得很明白。大戰的日期，早則半年，遲則兩年，究竟這是白色帝國主義者預定的，還是赤色帝國主義者預定的呢？那篇文章，是經共黨中央執委會審定，由政府機關發表的，這一點萬不容我們讀者忽略。白色帝國主義者積極整頓軍備。固為不可掩的事實，而赤色帝國主義者急切備戰，也未始無成竹在胸。兩年的期間，謂為白色帝國主義者預定也可，謂為赤色帝國主義者預定也未嘗不可。一方節節進逼，一方死不讓步，此中還有調和的餘地麼；兩方劍鋒，愈逼愈近，戰爭爆發，在所不免。第二次大戰，不論在何時發生，不論在何地爆發，必直接或間接與我國有關。我們飄零的祖國，在此次紅白大恐怖的時候，將如何自處？這是忠心謀國的人所應當深思熟慮的。作者不敏，敢貢一言。

將來大戰爆發的時候，我們的死對頭英吉利，因殖民地廣闊，維繫費力，必無暇東顧；法國以同樣理由，亦將不能犯我；蘇俄內部政潮正大，假使斯塔林專政到底，則到大戰時，難免反對派杜洛斯基西諾維埃夫，乘機起而奪取政權，這是赤色當局最牽慮的一件事，此外，高加索亞塞爾拜然佐治亞烏克蘭等小邦，屢有反抗蘇俄的舉動，到時紛紛獨立，也足擾亂後方，所以赤寇在大戰時決不能繼續「遠東政策」來侵略我國；意大利的殖民目的，不在遠東而在近東，這又是顯然的；美國如加入作戰，固然無

餘力來犯，就是不入戰，因為日本所阻，東侵也不易得手。因此，我們敢說，第二次大戰，實為中國謀獨立自由的新機會，如不能充分利用此新機會，則以後更難翻身了。我們要利用此機會，便應看清敵人，及早籌策對付。德國的殖民地慾，盛極一時，雖受協約國壓制，然未嘗忘情於遠東，開會講演，公然以「我們的殖民地膠州」為標題，舉行「殖民地週」大遊行，則以精絲綢大書「我們的殖民地青島產品」，以引起其國人侵略的野心；再就德國的外交政策來看，到下次大戰時，必取中立態度，以左右兩方，然英法果許以優先權利，他亦未嘗不可加入白色戰線；無論他戰與不戰，乘機奪回青島，自是他計劃中事；不過，他想侵略山東，一遇着日本，便不易得手，縱有野心，也覺鞭長莫及。此時我們唯一猙獰可惡的敵人，就是日本。「矮子多計」，我們應特別防備！日本自「英日同盟」廢止後，即有聯俄抗英美的趨勢，最近特派員來往東京莫斯科之間，尤足引人注目。然日本必不至如是之蠢，加入紅色隊伍裏作戰，他將與德國取同一態度，暫守中立，靜看風色，以收漁人之利。在紅白戰爭方酣列強無暇東顧之際，他必猖狂無忌的大舉去侵略我滿州山東，待雙方兵疲力竭的時候，他必加入強方以攻弱方，以取得戰勝國的權利；如白色勢力強，則必出兵滿蒙，排除赤色勢力，造成清一色的勢力範圍；如赤色勢力強，則繼續現在的外交政策，以和緩蘇俄，集其全力取英法在華勢力而代之。要之，日本的行動，不問其趨紅附白，均非我國之福，今日田中內閣的「滿蒙積極政策」，便是將來的一對「華積極政策」了！默念前途，不寒而慄！我們能否利用未來的新機會，以求中國之獨立與自由，全視能否抗日以為斷，如不能抗日，則我們的錦繡河山，且將淪為倭奴的牧馬場，獨立云乎哉！

自由云乎哉！亡國罷了！「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我國人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如其尙不知，則亦惟有「嗚呼哀哉！尙饗！」而已，此外別無話可說。如其知之，便宜未雨綢繆，一致團結，作對日的準備。我們不怕敵人強，祇怕自己散，倘全民能集中於救國的國家主義旗幟之下，共同奮鬥，更有何事不可爲？愛國同胞團結起來，集中我們的力量，爲獨立自由而戰！我們應該準備利用未來大戰的新機會，以求中國未來的新命運，這個新命運，完全藏在我們的鐵與血裏面。這即是說：用我們的鐵，來爭中國的獨立；用我們的血，來換中國的自由。

要對外爭獨立，必要對內求統一，內能統一而外能獨立，才是中國的真正自由。在未來大戰爆發之前，我們要加緊工作，以期完成救國大業。假使大戰的爆發期爲兩年，在第一年我們便應完成「內求統一」的工作，第二年便應作「外求獨立」的準備。從今日起，凡是有革命性有愛國心的青年，再不要徘徊觀望了，應該一脚踏上朝氣活活的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的戰線上，嚴密我們的組織，武裝我們的訓練，做一個光榮的愛國戰士。同時，凡是革命的團體，不論新舊，不論大小，不論主義同異，只要是愛國救國的，都應聯合起來，清除黨同伐異的劣根性，建築一條鞏固的神聖的救國聯合戰線，實行大規模的全民革命，以促中國統一早日成功。此工作完成後，即效法國現時的「國家聯合」(Union Nationale)容納各黨領袖，組織混合內閣，以免再起政爭，一面整理內政，一面精練國防軍以及各種軍事準備，一俟大戰爆發，即以武力的外交政策，收回一切割讓地租借地租界及侵佔地（如外蒙與西北邊界）撤廢領事裁判權，收回關稅主權及一切已失的權利，掃除赤白色帝國主義者在華一切勢力。此時頑皮的日本，必以武

力來壓迫，我們也只有拚命一戰。我們的戰略，從現在起就要實行嚴格的經濟絕交與不合作主義，使日本先起了經濟恐慌，以動搖其政象，戰時則暗助朝鮮台灣作革命運動，使其應戰不暇；我們有國防軍作前驅，有熱烈的民氣作後盾，區區三島木屐小兒，何足懼哉？事在人爲，是亦視我國人努力何如耳。倘我們能在紅白戰爭期間，獲得完全的獨立與自由，則中國的新命運，便從此確定了。愛國同胞，尙祈勉旃！

十六年雙十節後十五日草於巴黎郊外

革命

——故鄉一月記之一——

干城

難得乘風歸去！

楚陽號正在滾滾的江流裏奮勇地前馳，合着板拍的機輪聲，似乎更能夠襯出牠的忠實；裊裊的黑煙從那肉紅色的圓筒裏輕輕巧巧地噓出來，也許是在訴說牠的疲勞，或者是在表示牠的精力尙有餘裕吧。

已經是紅日西斜的時候了。搭客們爲着賞鑑上的黃昏，不約而同地都走到甲般上來。斜陽映在玻璃窗上閃灼着血紅色的光芒，人們的臉上也新染了一層黯紅的顏色。遠處聳立着一些深紫的峯巒，兩岸的漁樵們都唱着山歌歸去了。天空的顏色也看着看着由血紅的轉變成赭黃由赭黃又轉變近於灰色的了，啊！美麗的黃昏！

我穿一件長而又長的西裝襯衫，手裏雖然拿着一本很想看的書，但是在這美麗的環境裏，已經使我再沒第三隻眼睛去看牠了。偶而把目光從血染的西邊移轉過來，我才覺得靠在我身體的有一個人，他半邊身子靠在那鐵欄杆的上邊，其他的半邊幾乎

全靠在我的背上了。如果不是受了那紅霞的麻醉，也許我要被他壓得叫起來。

「呵！對不住！」他看見我迴轉頭來望了他一眼，似乎也覺着這樣壓着人家是不應該。於是全身抽動了一下，擺出兩片笑靨來同時一股酒氣直刺進我的鼻孔裏。

我向這邊擠了一擠，他的身子就全個地倚傾在鐵欄杆上了。在以前，我的確疑心他是一位「三隻手」的朋友，還害得我把藏在褲口袋裏的皮夾摸捏過幾回；現在，我看清楚了，他不但不是我以前想像的那一般人物，而且還是時代的驕兒。他胸部掛得有層疊的一串勳章，胸部到腰部還橫得有一根軟黃的皮帶，雖然我不大好意思注意到他的腰部以下，但是我可以想像一定綁得有黑油油的皮綁腿，或者還有勃朗甯那一套傢伙。他的確是行頭十足的一位時代的驕兒。

我們一同在欣賞那深紅色以至於淡紅色的落陽，和打在船頭上嘩嘩嘩冰枝般的白浪。晚風異常的幽涼，把我們周身的暑氣驅逐得點滴無存了，不過，討厭的就是我身邊這位朋友噴出的臭氣。

「這位同志，你是到那裏去的？」他又擺出了兩片笑靨，正當我回轉頭來的時候。幸而好，在動身之前曾聽過一個朋友關於「同志」的解釋，不然，我也許要誤為「童子」了，那，不是要引起無謂的意氣嗎？然而，我到底遲疑了幾分鐘。

「是的，同志！我是到C埠去的。」我本來想稱他一聲「先生」，後來一想，現在已經是「同志」的時代，於是也就「同志」了。

「好啊！那我們同道了。同志，你貴處是那裏？」一口純粹

的N省口音，和着一股酒臭同時撲進了我的耳鼻。

「敝處是N省C埠，這次是我回故鄉。轉問，同志，你貴處是那裏？」我回話說得這樣有秩序，「同志」也能夠圓圓地在我口裏是轉起來。與掛皮帶子的往返稱同志，是何等的榮幸！

「也是N省？好極了，我們都是同鄉。呵！還沒有請教……」真的，他還沒有請教，自己倒解開口袋從日記本子裏找名片去了。

「我沒有帶名片……」我還沒有說完，他的名片就送到我的手裏來了，「敝姓T，小字KC。對不起，沒有帶名片。」我再三的乞恕之餘，同時偷看了手裏的名片一眼，「呵！原來是D同志。」

「是的，是的，敝人現在這一些地方擔任一點小事情。」他生怕我不看見那片角上擠得緊緊的小字。又拿一個指頭特別地指出來。「唉！現在總直飯桶多了，雖然是新時代。越是能夠幹事的，他的事就越多，而享受還是同那些飯桶一樣！」我們的D同志不勝其浩歎。因為他這一歎，我好像了魔似地把那幾行字快快的看下來，雖然遲早要看的。

別的不說了。那角上擠着的一共有八行，我揀一兩行一個字一個字謹慎地讀一下吧。「革命軍第M軍政治部秘書處上尉秘書，」第M軍第……師第……營政治訓練主任。」噫了，噫了，有這兩條就足敲嚇倒只有「名」而外，白紙而已」的片子的我了，其餘的如某處科員，某處什麼官，我已經沒有胆子讀了。聽他說：「是不是？T同志，天下的事往往是這樣地！」真的，他說話，我似乎不聞到那股腥臭的酒氣了，這是名片的作用吧！

「是的！但是多勞者往往是賢人。」我按照「賢者多勞」的成語

解成白話，雖然我自己也不懂什麼東西才叫做賢人。

他高興極了，肚子一挺，全身就離開了欄干，兩手很迅捷地插進褲口袋裏，同時把腰部全部顯露出來，腳幹子也直直地分立着。果然我猜中一半了，他腰裏雖然沒有挂得有勃朗甯那一套傢伙，然而他的腿幹上確是箍着一雙又光又亮的黑綁腿了，胸部的勳章又叮噹叮噹地在我眼前。

「本來，我們幹革命工作的人，也不能計較那些。但是告訴你這位同志，如果我們不是爲這幾個，又誰肯來幹這工作呵！」他一陣大笑幾乎使我莫明其妙了。說到「這幾個」的時候，他忽然把大拇指同食指做成一個圈，這個更使我草明其土地堂了。呵！今日之所謂革命就是爲那個圈圈嗎？然而，我也不好問得那樣仔細。

「你總以爲我們的領袖不愛這個嗎？那裏有！看你有好多！」「這個」到底是什麼？我仍舊不明瞭，只得也隨着他的聲浪的高下點了幾點頭。回過來看那些欣賞晚景的搭客們都一個個地走進槍去了，夜神的前導者，已經送信給殘餘的落日叫他趕快脫下紅色的長袍，江面看着黯黯了。

「我本來，這一套黑幕是不應該說的，不過在這個時候，同你說也無妨。」他的聲音把我的精神喚醒來。「T同志你是在什麼地方加入的？」虧得他也會記起這句話來。

「S埠。」我應該在上帝面前懺悔，我何嘗在S埠加入過什麼，不過我因爲要聽聽他說的黑幕，所以不能不這樣說了。而且天色是這樣黯黯地來，一個人同房枯坐不見得比同一個人談話好吧，何況，談的還是黑幕，談的人還是這樣漂亮的一位同志爺呢！我催他：「請你告訴我，我願意聽。」

他反而從容不迫地做些不相干的事情起來了，從褲口袋裏摸出一條白手巾來，對自己的臉上用力的擦着，乘這個機會，我才借着波光留意到那位同志爺的尊容。他的臉色似乎是黃中帶黑的，一條踏鼻子正中中地嵌在那四方肉塊——臉——的中間，兩個眼睛泛滿了血紅的細絲，也許是剛才用多了酒的原故罷，閉合時總顯得是淚汪汪地。嘴唇肥得幾乎突了出來，不小心，還會在那兩斤肥肉的雲裏露出星星的金光燦爛。

「我說。先說要錢吧。你總以爲爲革命軍是不要錢的。呸！不要錢！不要錢的只是那些要不到錢的人。」他把手巾塞進原來的袋裏，臉上呈露着勝利的微笑！「真正的革命黨人，也許要錢要得少些，第一就是那些毫無廉恥的X黨人要錢就要得狠了。舉個例說：當他們的軍隊攻下了W埠的時候，他們——X黨人——就四出到鄉間搜索去了。他們聯絡了那些百無聊賴的流氓地痞拿正大的名義去燒殺那些富人。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富人實在對於他們的行爲表示不滿將要圖謀反抗。……」他忽然停止了，從衣袋裏尋出了一包紙煙，我也乘這個時候把留在口的煙吞了一口。

「用煙吧。」他燃了一根火柴，手裏拿着一支煙。

「不會吃。」

「好極了，最好不吃這邊伙。」他一邊把火就近了煙頭，一邊說了下去：「誰知道先被他們探着了，那還了得，他們馬上就召集若干的流氓借了多少槍械殺到那位富翁家裏來，當他們圍着那大莊院的時候，嘴裏不住地叫着什麼『打倒……』」誰誰：「一些花頭，我也莫明其妙。（拍了幾口煙。）那一天恰巧我打那裏過身。」

「可憐那位富人嚇死了，但是他還仗着他平日在本地的威信

，戰戰兢兢地走了出來，唉，當他還沒有走出大門，外面就一聲大喊「拿下了！」「受民衆的審判！」他真的被他用繩子綁起去了。（又拍了幾口煙）我也跟着去。

「他們來到了一塊空曠的草坪裏，搬了幾條凳子叫幾個流氓的首領坐在上面，「跪下！」他們對富人這樣的叱着，富人起初不肯跪，但是終於跪下了。（又拍了幾口煙）四周圍得水洩不通。

「審判官把一頂破草帽取掉了。露出一個怪樣的蜡蠟頭，大聲地向那位富人問：「你這個土狗子你仗勢欺誰？你想謀反？小心你的腦壳！」「你應該受民衆的審判！」

「任那位「民衆」如何地熱烈叫喊，可是那位富翁却始終閉口不開。於是我們蜡頭的審判官怒了。『你爲什麼不說話？』「槍斃你這混賬王八羔子。」「各位同志們！各位「民衆」們！這個老頭子不聽從「民衆」的審判！應該是罰他產業充公。」那個時我記得是四五月天氣，太陽也就相當的厲害了。那位「民衆」一路說一路他額上的黑汗就直流下來。隨着起了一陣附和聲，肉與肉的磨擦聲。「把他的產業平分了！我贊成。」這一堂審判就這樣定案了。

「後來審判官就問他要錢，要地契，要房契。可憐那位老富翁終於由強倔的態度變成哀憐了。他含着淚說：「我在這裏並沒有做錯什麼呀，我從來不冤枉人家一個錢，我從來不干與別人的閒事。並且我還辦了兩個村學堂，練了一班打土匪的團勇，這都是爲地方的，隨你們逼問這村裏的人，看我不是一個土豪！」他——富翁——說完了，果然引起這圈子的後圍一陣騷動和叫喊，但是經過他們——自然是那些「民衆們」——放了兩下空鎗，才恢復原來的靜靜。（又拍了幾口煙，一支煙快完結了。）

「他們知道是不能讓他開口了。」「好講是不會聽的，同志們！先打他二十掌心！」審判官咆哮着指揮一千人。結果，老富翁手心打腫了。我站那裏如何地難過！你想……（他猛吸了幾口煙）

「掌心雖然打過了，然而叫人家隨隨便便地把自己平生辛苦得來的產業交出來，那沒有這樣容易的事情。老富翁只噙着淚一得不響地。這樣更起民衆「民衆」們的怒焰了。「他還要賴！打手心不足。同志們！按翻抽他四十皮條。」「民衆們」又依言把他按翻了。審判官身邊的一個穿着制服的人走了出來：「土豪！你要知道，錢是身外物，留得有性命在，不怕沒有錢呀！譬如你今日脫下了這富人的外套，明日你還不是可以跟着我們一道去懲戒其他的土豪嗎？快快地交出來了，免得自己吃苦。」可是那富翁仍舊不響，他似乎已經願意咬緊牙巴承受他們的毒刑了。

「皮條——油浸過的皮條在富翁幾根老骨頭上呼呼地接着吻。四周的人嚇得氣都透不過來，只有那審判官鼓着黃綠色的眼球揮動着巨手」「二」「三十」「三十一」地數着，和富人的哀號。我那個時候很想走上前去爲人道，爲公理，打他一個抱不平，然而「民衆」却先來「照呼」過了，說是「有好處」。有好處，那我又何必出這個死力呢。哈哈！……

「老富翁險些被打死過去了，——至少是昏了。淡藍色的竹布大衫上滲出了一條條的血痕，和大衫的淡藍色配合成功一種紫色了，他已經不知道哭，更不知道怨，只臉兒慘白地伏在地上不動了。」他的話忽然終止了。他又從煙包裏抽出了一根煙，從新燃了拍着。那個時候我已經聽得有些怕起來了。我很奇怪爲什麼「王法」「黨紀」不能干涉那些暴戾的「民衆」們。

（未完）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六五期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三日

本期目錄

國民黨之所以自贖於國民者

國共兩黨關係的將來與我們的態度

汪精衛與共產黨

李烈鈞之言

國家主義的戰士起來準備罷！

田中內閣對華新政策的解剖

聯治救國的步驟 (續)

革命(小說) (續)

惠之

黑頭

鐵肩

鐵肩

飛飛

林時茂

燕生

干城

每號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歐美香港南洋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加二角六分，凡閱全年者，請投函本社，郵票代價，以半分者爲限。
通信處 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私書函七番轉朱國翰



國民黨之所以自贖於國民者

惠之

我們向來除反對共產黨把持假借下之國民黨外，對於真正之國民黨主義及國民黨人，一向抱有相當的好感，未嘗以敵人視之。自國民黨實行清黨以後，我們尤希望其從此力圖上進，成為真正有希望之政黨。不意近半年以來，國民黨政治下種種弱點，相繼暴露。從前所得到之幾微同情，已經完全失去。綜計國民黨政治下之劣績，如一黨之專制，如軍人之跋扈，如黨閥之擴張，如派別之紛歧，如財政之紊亂，如賄賂之公行，如捐稅之疊加，如言論結社自由之箝制，如共黨之把持，如土匪之橫行，如戰爭之不已，如官僚之腐化，如黨員之氣餒薰天，如教育之黨化，如慘殺民衆之屢見，如鴉片之居然公賣，以上種種劣績，有一於此，已足爲中國革命之羞，而國民黨竟以一身兼而有之，焉能不失掉一般的同情呢？

近來國民黨人亦漸次覺悟自黨之失敗，報紙上不斷的發現警人的語句。如李烈鈞曰：「軍閥專橫，漸次打倒！黨閥操縱，於國家大有危險」，又曰：「以黨治國則可，以一黨治國則即民主集權之專制。」蔣介石曰：「革命政府與反革命軍閥毫無區別。」白崇禧曰：「新舊軍閥及共產黨都被我們打倒，現在我們惟一敵人是黨爲他爭權奪利的假革命派，在黨內作祟，爲害更甚於帝國主義與共產黨，我們要繼續努力消滅他。」吳稚暉曰：「成功是國民黨革命巨子」賁富成功了，中山先生的主義，中國人的命運，還是黨在沒有最近發現日期的支票上。」又曰：「我們若悍然

的自以爲統治階級，要清一色起來，那就我們的末日到了。」以上諸人之言，雖然都是有爲而發，但國民黨之罪惡經該黨要人這一番宣布，却完全暴露了。

我們所不勝感歎者，是從以上這些國民黨領袖的話中，看出他們是毫無黨的意識來，他們口口聲聲罵國民黨，罵國民黨中之異派，却不知此黨是何黨，自己是否亦爲此黨之一分子，其他同志派別雖異，是否仍爲同志。大家視本黨中之異派，較之異黨尤爲可惡，如此存心，雖爲一黨專政制度下必然之結果——蘇俄近來也是如此——但如長此下去，國民黨真將如吳稚暉之言結果「做個驅除者」，而祇以供後來人的「冷笑」罷了。

國民黨倘使真正就這樣自相殘殺下去，將黨弄完而後止，則結果必有代之而起者，這是吳稚暉早已先我們而講過。但爲國民黨計，如果此代之而起的新興勢力是真正救國救民愛好獨立自由之勢力，則國民黨雖敗，將來猶可在自由民治之政體下，保一部分殘餘勢力，呼吸自由之空氣；如果不然，將來國民黨敗後之政權又落在暴殘酷虐絕對專制的共產黨人手裏去，則不但國民黨之名無從存在，恐怕那時所謂當今黨國要人者，連身家性命能保存不能都是問題。

因爲如此，所以我們對於國民黨的諸大領袖，就不能不於他們未敗之前，再盡心竭力的勸他們幾句最後的忠告。

現在所謂第四次執監會議行將開幕了，雖然依我們的預料，此次會議至多以開成預備會爲止，結果恐非以兵戎相見不可，但我們總盼望他能設法和平穩穩開成了會。在這個會前和會中，我們希望國民黨的真實領袖，應當覺悟以下的幾件事。

第一，應當認清了誰是真實的同志，誰是戴假面具的騙子。

儘管同志之中也有爭論，也有意見，但是真同志總是一條心的，不是真同志總不是一條心的。依我們看，蔣介石，西山派，桂系軍人，縱然意見不同到底，大家骨子裏總應該至死也承認是個國民黨的人。至於汪精衛則骨子裏就不是國民黨的人。這回廣東的事變，明明是共產黨打通海口的妙計，汪先生是一把搖毛扇的好手，這會公然敢在騙了李濟琛之後還大搖大擺，跑到上海，國民黨不將他拿住，照馮玉祥辦徐樹錚的例辦，也就算無人了，還有許多大領袖小黨員去向汪氏殷勤獻媚，真是將國民黨的臉都丟盡了。尤其是蔣介石，你在國民黨中占何等地位，而近來所表現者如此卑劣，我們安能不為國民黨哭！

第二，要注意真正的黨員真正的民衆。國民黨現在的情形，領袖和黨員已成兩極，和民衆更是漠不相關。無論是蔣派，西山派，其他所屬派，那一個有民衆？那一個有黨員？他們對於民衆只曉得眼下一利用一時，否則即用屠殺的手段去對付——對於黨員呢？也是只有賄買利誘。結果只有個人的結合，利害的結合，而黨的結合，主義的結合則完全置之度外。這樣的黨雖然外面沒人攻擊也永不會長久的。國民黨領袖們對此應有覺悟。

以上兩端是我們所希望於國民黨的最後的覺悟的，我們在此時肯說這話，足見我們對國民黨始終沒有惡意，始終在望他改悔前非，國民黨人要爭氣才好。

至於我們國家主義同志，在此國民黨將大瓦解之時，就要覺悟未來責任之重大。國民黨而真敗，帝國主義，軍閥，與共產黨之三大惡勢力必復大張，未來革命救國之責任，必全落於吾人之上。我們應當鑒於國民黨失敗的經驗，一步一步，踏上戰爭的路上去。

國共兩黨關係的將來與我們的態度

黑頭

共產黨背叛國家，誘惑民衆，破壞國民生計，撲滅民族文化，其爲罪大惡極，自不待言。但追源溯始，吾人決不能忘孫逸仙主張容共之一幕。今後共產黨在中國造的罪惡愈大，孫逸仙所負之責任即與之以俱加，孫逸仙死，其責任即落在今日仍在利用孫逸仙這塊招牌的黨徒身上。

雖然，上面的話，係完全就國民自身的利害而言，假如就國民黨所謂「黨的利益」看，則共產黨爲國民黨的功臣，實在毫無疑義。實言之，國民黨其所以能夠打到長江流域，造成今日這樣一個作威作福專門胡鬧的局面，其最大的助力便是俄國的金錢，俄國的軍械，共產黨的組織，和共產黨人的血。因爲如此，所以今日全國國民因自身的利害羣起反共，這在共產黨是罪有應得，死有餘辜，國民黨既利用共產黨於前，而又因「黨的利益」屠殺共產黨於後。這在共產黨是宜乎冤憤不平的。

共產黨最近實行在各地地方暴動，我們覺得就國共兩黨歷史上淵源看，就共產黨前日給與國民黨的好處和國民黨今日加於共產黨的屠殺看，假如共產黨單刀直入用這種精神直接對付「國民黨」，這實在是無可非難的，並且因爲國民黨最近得意忘形的種種倒行逆施，如不許人民言論自由，反許人民自由吃鴉片之類，共產黨如能直接施國民黨以懲戒，其能博得民衆若干的同情是毫無疑義的。但照最近共產黨在汕頭，無錫，宜興，黃安一帶的暴

動，則不能不給予國民黨以重創，反使自己與民衆分開，而使國民黨得着一個與民衆接近的機會，這在策略上是十分愚昧的。

雖然，以國民黨人才之闕茸，和各首領之自私自利，其不能對付共產黨是確定的事實。所以共產黨僅小施伎倆，如鼓煽這次的粵變，國民黨人便已束手無策，不能不俯首對共產黨表示相當的妥協。如最近汪精衛到上海，他在二十一日與張靜江，吳稚暉，張繼，李石曾，等談話的結果，其對付共產黨的方略，便有下列的一段決議，他們說：

共產黨之勢力，現在已遍及全國，欲其一時完全肅清，實屬難能之事。但如過於嚴厲加以取締，則恐徒然糜爛地方，觀於世界各國幾無不有該黨潛踪其間，足知撲滅之不易。故今後處共，只問其是否謀叛國亂之行爲，如最近無錫宜興事件，則非嚴勵不可，否則如僅以文字等宣傳或鼓吹共產主義之理論，則國民黨黨綱有言論自由之規定，可以不必干涉，而以三民主義嚴格的駁斥感化之。（見本月二十三日上午時事新報，其餘各報紀載略同。）

這種態度的弦外餘音，就說這是國民黨對共產黨投遞的第一封降書亦不爲過。假如共產黨能更進一步，則國民黨的完全屈伏，也在意中。

總而言之，國民黨無徹底反共的決心與能力，並且因黨內分子複雜的關係以致陷於無徹底反共之可能，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國民黨既縱容共產黨在中國的下層階級布下若干勢力，同時也得了共產黨多少好處，獨至所謂「黨的利益」，則不許共產黨分嘗一餅，這在人情上看，共產黨是必出於搗亂的。假如共產黨的搗亂僅限於國民黨的本身，這可以說是國共兩黨分贓不均的一筆私帳，與

民衆的利益不大相干，我們可以不同；假如共產黨仍費用他們在無錫宜興等處的這種手段，我們便不能因不贊成國民黨之故，同時也停止反共；反之，國民黨准許人民自由吃鴉片煙，獨不許人民有言論，通信，集會之自由，（國民黨的政府派四個人駐在申報館的樓上，檢查上海的報紙同時禁止本報郵寄，這是侵犯國民的言論自由；派四個人在上海郵政總局檢查信件，并封閉本報遞信的郵箱，這是侵犯國民書信秘密之自由；國民黨口口聲聲說以黨治國，不許「黨外有黨」，這是侵犯國民集會結社之自由。）這完全是叛國的行動，反動派之尤，我們也不能因國民黨今日還在反共之故，便避嫌而不反國。推開窗子說亮話，我們不管什麼是國民黨的利益，什麼是「共產黨的利益」，我們只知道「民衆的利益」，「共產黨頂着國民黨的招牌侵略民衆的利益，我們便首先反共，國共兩黨分途侵害民衆的利益，我們便反共，同時也反國；國民黨如果比共產黨加倍的反動，加倍的侵害民衆的利益，我們也比反共還要加倍的反國。」

汪精衛與共產黨

鐵肩

汪精衛主張言論自由者也；並於招待新聞記者席上，聲明願誠心誠意接受各報館嚴正之批評者也。吾今且以新聞記者資格，持嚴正之態度，批評汪精衛前後之態度。

汪氏於十一月廿五日向滬上新聞記者演說云：「兄弟敢對諸君確實聲明，兄弟從前堅決的維持容共，於今堅決的主張反共，前後態度似乎不同，然其精神則一。前此爲守總理遺教而容共，如今

黨守總理遺教而反共。因共產黨對於國民黨之態度變更，而兄弟對於共產黨之態度亦隨之以變更。」

汪氏之爲此言，吾誠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而不得其解。不知汪氏前此之所以堅決的維持容共者爲何？而今之所以堅決的主張反共者爲何？曰。遺總理遺教也。吾又不知前此總理既絕對主張容共，而今總理已死，汪精衛又何以知總理之不繼續主張容共，而忽欲反共也？

或曰：總理在日，共產黨係爲國民黨工作，故不能不主張容共；總理死後，共產黨係爲自己工作，故不能不主張反共答曰：總理在日，共產黨對於國民黨，不過僅爲金錢槍械子彈之給與，其目的在暫借國民黨招牌以爲己用，最後則扼國民黨之吭而墮其腦，亦化中國，收爲第三國際之一支部。自始即未嘗爲國民黨工作，徒有亡國民黨之惡意。不知總理何以必留此容共之遺教，而汪精衛必欲違此遺教以自殺殺人自亡亡國也？至國民黨之反共，在蔣介石攻下南京而後，態度始漸鮮明；而共產黨亦併民黨滅亡中國之陰謀至是亦已完全暴露。而當時汪精衛由申赴漢，尙受共產黨狂烈的歡迎，汪氏曾有最足以引人注意之警語云：「現在革命到了危險時期了，革命的向左邊來不革命的快滾開去」汪精衛之爲此言，在國共破裂之後，吾人不能不有種種疑問一汪精衛究係共產黨共產主義信徒，抑係國民黨三民主義信徒？二汪精衛是否忠於國民黨抑係忠於共產黨？三總理是否有反共之遺教？四借或有之，汪精衛是否遵總理遺教而反共？聽其言而觀其行，不能令人無憂焉。要之前日之容共是，則今日之反共非也；今日反共是，則前日之容共非也。汪精衛及國民黨容共反共之人物，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容共反共，國民黨人，兩雲在手，變化無常，而吾民之生命財產憔悴喪亡於刀兵規奪之下者，不知其幾千萬矣！而況乎其未必能決心反共，或且更由反共而轉於容共。汪精衛必又曰，此總理遺教也。來日大難，方興未艾，觀夫廣東最近之事變，則汪精衛與共產黨關係之深，必至萬規不復，反共之言，徒欺人耳。

李烈鈞之言

鐵肩

李烈鈞者，國民黨之要人，而國民政府之中央執行委員也。李氏之言曰：「軍閥專橫，漸次打倒；黨閥操縱，於國家大有危險」又云：「以黨治國則可，以一黨治國，則即民主集權之專制。」吾人以第三者地位觀之，——國民黨與軍閥二者之外，——自所謂國民革命軍興，以打倒軍閥，及一切權力屬於黨爲號召。而時經年餘，拓地數省，革命軍所到之地，民不聊生，怨怒並起，生產停滯，金融恐慌，情勢兀臬，不可終日。此前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已自言之，吾人不必再言。

軍閥專橫，妄于國政，固爲國人所反對。黨閥操縱，危害國家，尤爲國人所痛心。今則軍閥未見打倒，而黨閥轉日肆橫。前門未能拒虎，後門忽已進狼。虎狼交門，天下洶洶，而爲之血肉者，我柔弱無辜之小民耳。

朕即國家，此路易十四得意之豪語，亦即其子孫路易十六所以上斷頭台之原因也。國民黨之黨閥亦曰：「黨即國家」，「以黨治國」，「一黨專政」，「黨高於國」，「先黨後國」，「一切權力屬於黨」，「黨以外無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行動自由，信仰自由」。其豪壯得意之態度，直駕路易十四而上之。人謂路易十四爲專

制皇帝，致激成法國大革命之原因，終使其子孫不得保首領以殛；然以今日之中國國民黨開之威勢擬之，則路易十四具有望塵莫及之歎。則吾人試閉目以懸想國民黨將來之結果，竊為國民黨問危。

自革命軍起，其治下之人民，莫不重足一跡，側目而視，偶語有罪，腹誹有罪，乃李烈鈞氏，竟處於此高壓黑暗之時期中，而痛詆黨閥操縱，於國家大有危險！一黨治國，即民主集權之專制。吾人不能不服李氏之敢言。

國家主義的戰士起來準備罷

飛飛

國民黨近數月以來的內部糾紛，給我們國家主義者以一個很好的警覺，國民黨自此以後，黨的生命是已經自相殘殺完了，縱然此後黨軍再多打幾個勝仗，縱然青白紅旗統治了全國，但是與黨無關，與主義更無關，勝利是蔣介石，李宗仁，張發奎，何應欽，馮玉祥，閻錫山等軍閥的勝利，與黨毫無好處。第四次全體執監會議縱成，也不過和已往的國會一樣，大家各懷鬼胎，各存野心，你攻我守，吵來吵去。會議一畢，大家割據者依舊割據，屠殺者依舊屠殺，決不會打出一條新的路徑來。

我們看了這種情形，我們要為國民黨哀痛，我們要為國民黨惋惜，但是我們却應當知道這是國民黨當然的結果，我們早已於數年之前料到。假使我們不早料到國民黨之不可救藥，也許我們的國家主義青年團還不會出現。

國民黨雖然失敗，中國革命的事業還是不會中止，中國現在還需要革命，需要一個更真實，更澈底，更適合民衆需要的革命。

革命必須靠着黨的領導，中國現今不但需要革命，還更需要一個領導革命的黨。國民黨已經不成其為黨，根本無可救藥，共產黨是蘇俄的黨，不是中國國民的黨，是一部分人的私黨，不是為全體民衆謀利益的公黨，我們不需要他。中國人民現今所一致需要的，只有我們國家主義者，只有我們國家主義青年團所領導的全民革命。

同志們，時機已經成熟了，民衆對於全民革命的需要已經非常迫切了。北方人民呻吟於北洋舊軍閥和偽國民黨的新軍閥的壓迫之下，求死不得。長江流域人民受國民黨一黨專政之賜，日日捐天捐地，日日排左排右，一線生機也都完了。廣東受共產黨策士汪精衛之賜，又鼓動起新的戰爭，而農匪首領澎湃等且乘機佔據海陸豐兩縣，屠戮民衆至八百餘人。全國沒有一片乾淨土，沒有一片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人民求生不得，只有起而自衛之一法，全民武裝的運動將自然普遍於全國，我們的國家主義者將起而領導民衆向這一切的國賊進攻。

但是時機這樣緊，民衆的需要這樣迫切，我們的準備如何，我們的實力已經充足了嗎？我們能有勝過一切國賊的堅決信心嗎？我們能不蹈國民黨的覆轍嗎？我們能不蹈共產黨的覆轍嗎？我們能真正完成革命救國的大業嗎？

是的，這些問題我們希望同志們大家都想想。但是解答的責任還是在自己身上。第一件要緊的，就是先看自己是否有一個決心，只要有決心，有堅決的信仰，我敢說上面一切的疑問都可以回答得過去。若是不然，一件也不必回答。

國家主義者在以前還是預備的時代，從今以後責任放到我們頭上來了，我們已經踏入實際的戰線了。在大軍臨出發之前，一

般軍士不妨拍胸膛問問，有胆怯的沒有？有胆小的，信仰不堅的，沒有致死的決心的，儘管退後去，退出陣線，回到家中享福去，沒有畏懼的信徒，大踏步殺上前來！

拔隊的號角鼓吹動了，

大軍已漸漸向敵人展開！

認清了我們的目標，

跟着我們主將的號令，

向一切的敵人進攻，

爲着祖國的榮光，

爲着全民的福利，

五色旗飄揚在你的面前了。

被五千年國民歷史的榮光領導着，

將五色的和平之花開遍了太平洋與喜馬拉雅山中間之沃野。

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大任啊！

這是我們愛國男兒的本分啊！

起來！起來！

拔隊的號角吹動了。

田中內閣對華新政策的解剖

林時茂

▲是二十一條的擴大！

▲將使東三省變爲朝鮮第二！

什麼是田中內閣對華的新政策？言以蔽之，就是「滿蒙積極政策」，也可說是整個的併吞滿蒙的政策。我在評田中的

鬼話（見本刊第一四三期合刊）這篇文章上，早就說過：田中內閣的這個勢在必行的政策，尙不是二十一條的復活，乃是二十一條的擴大！

他們——日人——得步進步，望隴思蜀，併吞中國的野心幾乎沒有一天離開他們的胸懷。滅了朝鮮，又想謀我滿蒙；二十一條強迫袁氏承認了，又想將牠盡量的擴充；由南滿而東蒙，而北滿，而東滿，推而至於東三省全部？乾脆的一句話，他們今後的工作，就在囊括東三省，使她變成朝鮮第二！所以自七月七日東方會議閉幕後，他們「北進政策」（又名大陸政策）的開展，迅速異常，侵略壓迫的慣技，不但不肯放鬆，並且盡量運用。因爲在他們的心目中，早將滿蒙看作自家的地土了！所差者形式的手續而已。田中內閣對華新政策的A B C就是來完成這個手續的，事實這樣的告訴我們。

A 解決「商租問題」，擴大商租權，使滿

蒙，並至東三省完全殖民地化！

七月二十七日大阪每日新聞發表了一篇滿蒙積極的綱領。未有一段關於商租問題的新聞的。該新聞云：「日本政府此際有以商租問題爲解決懸案第一步之意向，惟其解決條件，似以先與張作霖氏交涉，將東三省（注意）領事裁判權撤廢，同時使中國方面容許日人內地雜居，並付以與中國人同樣之權限爲主眼云。」同時該報奉天特電又稱：「吉田總領事自歸任以來，即根據東方會議決定之方針，頻與莫（德惠）省長往來，互數小時之會晤；自商租，鐵路，稅捐，貨幣，日僑住宅等問題起，對於多數重大案件，均銳意速謀解決。」由此可知解決商租問題擴大商租權的內容

與其進行的努力了。

「商租」兩字，源起於二十一條。在該約第二項二條的第六次修正案上說：

「日本國民在南滿州可蓋造工商業應用之房廠，或為農業，可向業主商租須用之地畝。其農業租地章程，由中國另行規定。」

這條修正案的用意，在改正該約第二號內所載的：「日本國民在南滿州及東部內蒙古為蓋造工商業應用之房廠，或為耕作，可得其須要土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最後的一句，尤其是「所有權」三個字。

強迫的結果，遂在中日條約上關於南滿及東內蒙之約內的第二條中規定：

「日本國民在南滿州為蓋造工商業應用之房廠，或為經營農業，得商租其需用地畝。」

從這條與上述幾條比較起來，顯有幾處地方很可注意：（一）所謂「商租」，乃商量租借之意；必用和平合法的手續，與地主訂立租契。如果地主不願意，即可自由拒絕。即使訂定，亦可依契收回之。所以與土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絕對不同。

（二）這種商租地畝的辦法，僅限於南滿，對東蒙並無一字提及當然除外，斷不可混為一談；（三）租地限於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為經營農業，並以所需之地畝為限，不能無故添租。

在七月卅一日天津大公報社評中，載有商租問題交涉之經過，文云：「查中日條約訂定之後，以三個月為猶豫實行之期間。當由內務部頒定商租細則十四條，更由地方當局制就細則」

關於商租問題，前經南滿各縣知事，逐縣辦理。根據約文，嚴正解釋，日人苦之，迭謀商租細則之協定。然其事固於約文無據也。以是民國十年十三年兩次由日本駐奉總領事提出，迄未開議。時奉天省長王永江，且告日領曰：「以中央認為無效之條約（民國十二年三月曾由駐日代辦使廖恩奉奉部令依據國會議決，通知日本外部，宣此約無效。）為基礎而談判，恕難從命。惟耕地限於一年，廠屋用地於五年，可予承認租賃，但仍以南滿沿線數縣為限可耳。」日人大不滿意。自是商租細則之交涉，完全擱起。十三年五月十八日奉天省議會復有一建議案，對於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及奉天省長，要求聲明：「鐵路礦山森林及其他種種設施，除已載條約者外，嗣後我奉天省之土地，及附屬於土地上一切權利，無論對於何國，非得奉天省全體之議決案，不得妄與訂約。」是年十二月三十日又議決否認商租問題。謂此狹義解釋，雖祇南滿州一部分之關係，廣義解釋，實於中國全國生死存亡，大有關係；且警告省政府：「任令日本威嚇利誘，苟宜毅然拒絕，勿陷牢籠。民國十四年現任吉田駐奉總領事到任，亦以解決此一大懸案自任，然奉天當局迄未之應。」由此，我們可以窺見：（一）日人無時無刻不以奉省地方政府為交涉之對手，企圖解決商租問題並擴大商租權；（二）奉省民衆及官方亦以反對商租權之擴大與否認商租問題為目前之要圖。從兩方攻備的森嚴中，益可見商租問題的重大無比。這是我們應當牢記在心的。

至於領事裁判權，我也有一談的必要；因為日人想用「將東三省領事裁判權撤廢」一言為交換商租權的交換條件，——

市惠的工具！

中日條約中關於南滿及東內蒙之約，其第五條說：

「前三條（二與三兩條關於南滿，四條關於東內蒙。）所載之日本國臣民除照例將所領之護照向地方官註冊外，應服從中國警察法及課稅。」

又「民刑訴訟，日本國臣民為被告時，歸日本領事官審判，中國人民為被告時，歸中國官吏審判，彼此得派員旁聽。但關於土地，日本國臣民與中國人民之民事訴訟，照中國法律及地方習慣，由兩國派員共同審判。將來該地方司法制度完全改良時，所有關於日本國臣民之民刑一切訴訟，即完全由中國法庭審判。」

這條雖為外人施行領事裁判權於內地，破世界未有之例，但有两个很顯著的限制：（一）內地領事裁判權之施行，祇限於南滿東蒙之集居地域，斷不是包括東三省全部而言；（二）該地方司法制度完全改良時，即可將領事裁判權撤廢，所以此條至今已成具文。

但是，田中內閣想藉其侵略中國的偉功，收買民心，於是處心積慮想解決租問題，擴大商租權，擴大二十一條：「容許日人在內地集居，與中國人享同等的權利，自由買賣土地，」而以撤廢東三省領事裁判權一言為引誘品，其用心之險毒，雖三尺村童，亦莫不知之。

總之，田中內閣對華的新政策，實以併吞滿蒙（其實是東三省）為其全部之骨幹；而決商租問題，擴大商租權，確立日人在滿蒙，——甚至東三省的土地所有權，使滿蒙及東三省全部完全殖民地化，無形中變為朝鮮第二，以完成其所謂「殖

民政策」與「大陸政策」看，尤為骨幹之骨幹！

B 壟斷東三省鐵路 囊括着，並深植殖民地的根基！

鐵路是最富於獨占性的；一個地方決不可為兩條或兩條以上路線之平行建設，只許一條路線通過。這種事情差不多已為鐵路經營上的一個永不顛覆的原則。列強在華要劃定勢力範圍，甚至擴大勢力範圍，所以都從攫奪鐵路的建築權與優先權下手，原因即在此。同樣，田中內閣要囊括東三省，深植殖民地的根基不使東三省更趨於殖民地化——日本「獨占的」殖民地化，當然更不得不從擴張商租權，進而壟斷東三省鐵路了！

其實，囊括東三省的鐵路政策，其開演不自田中始。他們最初的目的，就在將東三省與朝鮮打成一片，使「滿鮮合一」。所以策成安奉鐵路，與朝鮮渡鴨綠江的京義鐵路相銜接，伸出左手，抱住奉天；清宣統元年，間島協約，更獲得吉會鐵路建築權，從朝鮮之會甯經圖們江，直達吉林，與朝鮮會清鐵路相通，伸出右手，挾住吉林。這種左右夾攻的辦法，就是囊括東省的初步。在大連會議中，都有具體的決定。照大體看來，不外從兩方下手：第一，他們想擴大滿鐵社長的權限，使滿鐵會社完全東印度公司化，用東印度公司亡印度的辦法，來亡東三省；第二，他們將東三省擬築各路，無論已動工的，或未動工的，都由滿鐵會社一手包辦，一手壟斷。

據七月二十五日滿州日日新聞上所載的東京電稱：「所謂除滿蒙四頭政治（註）之弊，早已高唱入雲，最近，經田中首相兼外相銳意研究之結果，已決定其全體方針。即：（一）為除去滿蒙四頭政治之弊，採行大滿鐵中心政策，將現在以營利為中心之南

滿鐵路公司改如英國東印度公司之組織；(二)其結果關於滿鐵附屬地教育衛生之行政權外，付與一定程度之警察權，課稅權等之行政權，並限於關係滿鐵地方之外交事外，迄某種程度止，保持其與奉天政府之交涉；(三)因前之變更，特將由日俄戰爭所取得俄國讓渡之權利，付與滿鐵社長，且須於最近與支配奉天政府之中國當局張作霖氏開始交涉，(四)改滿鐵社長為滿鐵總裁以上田中首相之決心，在其繼續兼任外長之期內，其形勢甚可注目云。」

又，八月十八日東京日日新聞載稱：「田中首相之意向，以滿鐵第一主義為決定滿蒙政策之提本方針。依此方針，若尚能由制度上發見適當之改正案，即據此進行。故前田氏現亦本田中方針，就各種改善案為之攷究，其主義要案有(一)特任南滿鐵路會社副社長兼任奉天總領事，(二)付與該會社正社長以監督駐滿領事並商務官之第一次監督權兩項。」

新任滿鐵社長山本條一郎過哈爾濱時，曾公開的說：「所謂大滿鐵主義，在日本政府初不過對華作進一步之經濟提攜，事實上並無任何野心。」這種掩耳盜鈴的說法，倒反證明了：田中內閣所企圖立行的大滿鐵主義實在是對作進一步的經濟侵略，抱有極大野心的。山本條氏乃日本之大臣，以一大臣資格的山本，今竟被任為滿鐵社長。由此，可見田中內閣想運用大滿鐵中心的政策來亡東三省，早已下了決心。

從第一方面下手的辦法與其內容，我已經說過了，現在再來談第二方面吧。

他們在下手之初，就是多方阻撓中國在東省築路。據七月二十九日滿州日日新聞載東京電稱：「滿鐵正副社長山東松岡兩氏

并藤根理事之間，關於鐵路問題之磋商，曾由松岡氏對記者述其意向如次：此次電召藤根理事北上，恰因有重要問題須討論之故，關於平行線問題，在日下稱尚未動工之海吉線（由奉天之海龍至吉林），務絕對不使着手，而對於稱已完工之打通線（由打虎山至通遼），極力令其中止。惟向來中國方面毫不顧及吾人之抗議，故此大擬為最後之抗議。」

又，七月二十八日大阪日日新聞稱：「滿州今日已成中日俄三國勢力對鐵路競爭之中心。故此次滿鐵會社之藤根鐵路主任理事被召往東京，頗為一般注目。茲聞山本滿鐵社長已採納藤根氏關於滿州方面鐵路情形之意見。惟目前待決之鐵路問題，有次之數端：(一)打通線問題。因該線係滿鐵之平行線，故日本政府認為違反中日善後條約中之秘密協約，曾迭次抗議。但中國方面現已進工迄於彰武，即該路之中心點。(二)海吉線。此為通吉林海龍間之吉林省計畫之線資，完工之後，可與奉海線連絡，而直通吉林與北京。此線因與西原借款有關，日本有築路權，故亦抗議乎。」

觀上所述，田中內閣第一步的策略，實是阻撓中國在東省自動築路，務使將東三省全部的鐵路，無論幹線與支線，都由東印度公司化的南滿鐵道會社一手包辦，一手壟斷，以囊括東三省，而深植殖民地的根基。但是，我們要知道：這是一件極端惡極橫暴的事：因為這幾條鐵路都是在中國領土上，自己籌款所建築的路，日本豈有干涉權？豈有置喙的餘地！即根據二十一條也可以把這種毫無道理的行動，加以排斥：在該約中，關於滿蒙優先權，中國外交總長陸徵祥之照會云：

「嗣後南滿州及東蒙需要鐵路，由中國自行籌款建造；如須

外款，可先向日本資本家商借。」由此我們可以明瞭：田中內閣斷斷東省鐵路的行動，連他們強迫袁氏承認的二十一條都可排斥牠；你看，這不是二十一條的擴大，是什麼？侵略中國的急先鋒大隈與寺內兩首相，恐也有望塵莫及之嘆了。

聞此次中日交涉的重心，就鐵路問題。現雖因各方反對，暫時中止，但最近的將來，不難死灰復燃，由東省的地方當局秘密解決。國人應加以嚴重的監視與反對才好。

（未完）

聯治救國的步驟（續一六二期）

燕生

今後的中國非採用聯治政策不能促成真正的統一，我們在上面已說得明白。看了最近政局的變化，更可以證明我們的理論不錯，最近的變化是什麼呢？就是大軍閥的失敗，和小軍閥的增多。蔣介石為什麼會下野呢？唐生智為什麼失敗呢？無非因為部下將領的離心作用罷了。這種離心作用以後必然會更多的，因為天下事最怕沒有例，只要例一開，不怕沒有跟着走的。倒戈之風自馬二先生一開之後，這幾年紛紛繼起者不知有幾，以後這種例只有一天比一天多的。倒戈之事從一方面講起來雖然有似乎不道德，但就我們人民對軍閥的地位看起來，則小強盜趕大強盜，無所謂道德不道德。我們到甯可以歡迎這種強盜火併的風氣之普及，因為火併之事越多，則強盜的立足越不穩，大強盜越容易失敗，剩下了些小強盜他們的實力必然越分越小，小到我們平民可以操縱而逐之的時候，我們的全民革命便成功了。我們的聯治救國政策，由這種實際上的政治變化，便越發證明其可能性了。

我們既然堅信聯治政策足以救國，並且含聯治政策以外也決難救今日之中國，則我們就當進而研究怎樣以聯治救國的步驟。

我們可以把步驟劃分如下：

第一是預備時期。又可分為以下兩段：

甲、鼓吹聯治政策使成為政治上中心思想。凡一種政治的主張欲求其實現，不能不先作宣傳的工夫。中國的聯治主張本來鼓吹已久，清末政論雖不以集權分權為論爭之中心，但已有提起此問題者。拳匪之亂東南保境自治，就是一種變相的聯省自治，這種自治對於制止慈禧太后的作惡上，也不無多少功效。清末各省開了諮議局，做請願立憲的運動，這是以地方為基礎而做公開的政治運動之第一幕。這種和平的運動既然失敗，地方人民的意思想因憤激而趨向於革命。恰好四川又有鐵路國有的風潮出現。這件風潮可看作是中央集權論者與地方分權論者之鬥爭。盛宣懷、趙爾豐等以當時糊塗無力的滿清親貴政府，妄想施行有力的中央集權政策，所以引起地方有力的反抗，而終歸失敗。辛亥革命的實際的意義就是以地方權力反抗中央而終於成功的表現。辛亥的革命和法俄等國大革命的性質不同之點，就在不是以中央為基礎，而是以地方為基礎，不是集中的革命，而是聯合的革命。中國自有歷史以來也沒有一回是集中的革命，自中華民國成立以後，更沒有所謂集中的革命。武昌起義以後，因有地方的響應，故實力較之中央為大。滿清親貴無法抵抗，乃不得不請出袁世凱來為最後的抵禦。袁世凱手練的北洋軍，本是清朝用以實行中央集權政策的一個強有力的後援，至此遂公然拿出來與地方勢力對抗。然因當時地方實力業已強大，漢陽雖然失守，江寧旋又克復，孫中山遂以地方代表之推薦而就臨時總統職，故中華民國之成立可以說是由地方意思產生出來的，與美國之立國相同，與法英等國則不同，這是我們中華民國國民所應認識的一件事。到袁世凱打倒國民

黨之後，表面上似乎中央集權已經趨於熱烈，其實則在袁氏盛時地方權力仍然不可輕視。到這種反動時期一過，袁氏便終於被地方勢力所打倒，不但蔡松坡的起義是憑藉地方勢力，即馮國璋等亦何嘗不是有地方實力作後盾。袁氏之失敗是根本證明地方權力之戰勝與中央集權政策之終歸失敗。嗣後段祺瑞，吳佩孚等相繼沿用集權政策而相繼失敗。故到民國十一年之際，聯治思想遂盛極一時而幾乎成爲國內的中心思想。可惜那時鼓吹聯治政策的人，並無積極的計畫和大規模的組織，只是苟安乞憐於軍閥之門，所以不爲國人所完全諒解，也不能真正造成改造中國的勢力，然就當時而論，一部分輿論勢力，已可以左右軍閥的行動，如江浙的和平公約，便是受了這種思想的支配的。這一期的聯治運動結果是失敗了，我們不必諱言。失敗以後接着便發生了第二期的中央集權政策的反動，這便是國民黨的一黨專制政策。國民黨在民國初年本是主張擴大地方權的，到民六國會恢復，當時爲制憲問題起了絕大爭論，國民黨仍是站在分權論的方面不幸這種主張並非出於誠意，只是因爲國民黨當時並未握得中央權力，所以便主張分權，猶如進步黨之主張集權也是因爲與中央政府勾結的緣故。再者，國民黨中對於這個問題本有兩派意見，宋教仁一派主張分權最烈，而孫逸仙一派則傾向於集權。民六國會中國國民黨議員非吳景濂褚輔成等之益友社派，即谷鍾秀張耀曾等之政學會派，這兩派都是傾向於分權的，到後來廣東政府歸到孫逸仙一派手中，對於聯治的傾向便漸漸淡了。孫逸仙本人是個富有權力慾的人，他最喜歡集權專制，唯用心與袁世凱不同，然兩人之性格頗相近。加以與陳炯明分裂的結果，連帶的惡及聯治政策，所以國民黨自民十二以後便完全傾向於中央集權政策。又因共產黨之加

入，集權政策更添了一有力的後援，於是不知不覺地國民黨遂走入與中國現勢與當代潮流反抗的反動路上去。以後因爲國民黨黨勢的發展，聯治政策遂一時受壓迫而停止運動。然近一年來國民黨施行一黨專制之結果，雖天天口唱「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之口號，而自身之分裂仍日甚一日，政府威信掃地以盡，武力統一已決無成功之希望。於是一般有覺悟的國民黨員也有漸漸打破集權之迷信的。如最近李石曾發表其「分治合作」之主張。據報載李氏談話，謂：「余主張分治合作，原因有三，（一）以地理計，中國幅面廣闊，交通不便，版圖之大，等於二倍之歐羅巴洲，故欲建設一中央集權政府，實不可能。（二）以歷史上言，自古至今，中國似歸一統，實則不然，即如在前清時代，亦各省分治，歷朝以來中央集權之專制政府，僅有秦始皇之一世，共產黨之專政，亦即爲集權政體，此種政體，因專橫過甚，其失敗也最速。在舉例言之，周朝分九州而治，歷八百年始衰，秦始皇不及二世而亡。再言民國，十六年來，在袁世凱時代，曾有一度虛偽的表面上之統一，其後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及最近之武漢共產政府，均以武力統一政策，而施其專政集權，卒無一不歸於失敗。（三）以世界潮流言，專政集權政策，已全不適用，平民政治早起而代之，平民政治，即傾向於分治之一途。（四）我國民黨素以自由平等爲精神，均權爲主義，分縣自治爲方策，可見國民黨之政策。實亦趨向分治之一途也。就事實而論，目下之中國，四分五裂，無可諱言，除北方軍閥及南方共產黨所遺留之少數軍隊，應該以武力解除殲滅外，餘者皆當出以和平手段處理之。願吾人今後毋望以武力統一，而求達到專政集權政體之幻想，余之主張分治合作，並非欲使中國成爲分裂之勢，亦非含有反對統一中國之意，試想分

治而有合作，其非統一而何？……」李氏此種言論，雖不免多少含有替無政府主義宣傳之意味，但大體上甚為正確。國民黨人而有此覺悟，殊不可多得。惟具體計畫如何，李氏並未談及，吾人不知李氏心目中所謂分治合作究竟以何種方法實現之。若在承認軍閥的前提之下，來實現分治合作，則亦不過等於張一鵬之割據提議而已。和我們之所謂聯省自治，當然還有差別。不過無論如何，國民黨此後也不得不投降於聯省自治主張之下，或者從李氏開其端罷。由此我們總說起來，可以說二十年來中國的革新運動就是一部聯治潮流反動的集權潮流對抗的歷史。第一期清末親貴的貴族集權，被武昌起義各省響應而打倒；第二期袁世凱的總統集權，被雲南起義，各省響應而打倒；第三期段祺瑞，吳佩孚的軍閥集權，被部下將領的分裂而打倒；第四期共產黨，國民黨的政黨集權，又將因自己黨派的分裂而自行打倒了。這四種反動的集權潮流。

貴族集權，總統集權，軍閥集權，政黨集權——都一一經過試驗之後，終於不得不承認聯治原理之正確，可見我們的主張到此已完全戰勝了。國民黨這次的集權試驗，大約可以算是最後一次集權的試驗了。如果共產黨一定要來試驗階級的集權，我們也聽他試驗試驗看。國民黨重以黨員如李石曾氏乃不得不提出「分治合作」之說以爲救黨政治最後之救濟，可見國民黨已將被聯治論戰勝了，孫逸仙的半明半昧的集權專政思想已經不得不爲真理和實際所征服了。經過這一次最後的集權試驗之後，聯治救國的主張才算成熟，從此雖使無言論的鼓吹，但使任事實自然的演進，也非走上這一條大路不可，若再加以有心人言論之鼓吹，和實際之運動，則聯治政策在最近之將來便可變成政治上中心思想。近十餘年來中國國事之敗壞，皆由於國人對於

政治無一致之信仰，此意我們的同志曾思公已經屢次論過，今後欲救中國於危亡，仍非先有舉國一致的中心思想不可，而以本身理論之充足，事實要求之迫切，可以當中心思想而無愧者，則合聯治政策外莫屬。聯治！聯治！中國未來惟一的生機，就在你身上了，其勉之，其勉之。

乙、組織以聯治政策爲中心思想的有力政黨。單是言論的鼓吹，不能成就什麼事業，非有實際的行動繼之不可，這是人人所知的。欲有實際的活動，非先有嚴密的組織不可，此理人雖亦不能不承認，但真能了解其意義之重大者則仍甚少。其實這是最要緊的一件事。已往聯治運動之失敗，其最重要之原因即在此一點。已往聯治運動之方式，不外兩種，一種是個人閉門造車的條陳式，一種是許多烏合之衆漫無組織的呼喊式，這兩種方式都不足以作真正聯治政策的後盾。原因是聯治政策是以地方民意爲依歸的，然民意非羣衆不能代表，羣衆又非組織不能有力，第一種方式有個人而無羣衆，第二種方式有羣衆而無組織，結果都沒有力量爲主張作後盾，既然沒有力量，所以就不能保障主張的必行，和行後的不至中廢，同時也不能保障實行者之具有誠意，和實行的步驟內容完全不錯，既然是這樣，所以他們的主張是建築在沙基之上的，是經不起雨打風吹的，所以國民黨的反動壓力一來，就自然會連根都倒了。現在我們既經過這一次的失敗以後，就應當增長些經驗，鑒於以往聯治運動之無有力的組織爲後援，我們便應當從組織下手。說到組織這一件事，便有一個問題應當首先提起的，便是：聯治運動既以地方爲單位，則組織是否也應以地方爲單位呢，抑或仍需要一個籠罩全國的大政黨呢？我們以爲運動儘管須從地方入手，但統一全國的大組織仍不可不有。因爲第一聯治

運動既以地方為基礎，倘專門鼓吹地方意識而忽略了國家意識，則倘一不慎，必致反煽動各地方彼此的仇視心，有促成國家分裂的危險，至少也恐有專顧本省利益而侵害及他省利益的地方。第二運動倘無普遍的組織為後援，專為孤立的運動，則在地方實力薄弱的省分做運動，恆有為強鄰破壞的危險，故非有全國一致為後援不可。第三我們既承認聯治是達到救國目的的一種手段，則在實行上自然有種種步驟，倘若專任各地方去自由運動，則結果必致步驟零亂，彼此衝突，難以有成，故非有全國一致的指揮方略不可，不過所謂全國一致的指揮方略者，乃指彼此運動須呼應一致的意思，並非說必須都完全相同的意思。因為以上三種原因，所以我們主張非有一個全國一致的大規模組織為後援不可。這個組織而且必須是政黨式的，不能僅僅是學會式，公團式的。必須有幹部，有黨員，有民衆，有實力，不能如已往的聯治運動專靠幾個各流學者去作文章便算盡其能事。在現在軍治黨治的雙層專制反動壓迫之下，我們的政黨還要是秘密的，迅速的，紀律嚴密的，而不是公開的，遲滯的，紀律鬆懈的，如今之國民黨一樣。有了這一種統一的組織之後，還要有各地方的地方黨部組織。這裏便又發生一個問題，我們所需要的是否要完全當作大組織的一個分支呢？抑或是要具有特殊行動的能力呢？我以為這兩種都須兼顧的。照聯治政策的精神看來，地方組織是個實際運動的機關，而中央幹部不過僅僅是個居中策劃的機關，故論性質的重要地方黨部或較中央為超過之。各地的情形不同，聯治運動的方式和時機也不同，我們不但不能希望定於某月某日全國一致實現聯治，我們也不能希望全國一致都用一種手段去運動聯治（這個道理底下講運動方法時再細講），因此地方黨部就不能不

稍賦以特殊行動的權力。但這決不是講地方黨部可以去自由亂動。我們的行動仍當有一致的規定，受中央幹部的嚴格指揮，但中央幹部可以按全國之緩急先後難易為之制定各種不同的運動方略，而這個方略同時又是彼此呼應一致的。因此歸納起來，我們可以說我們的聯治運動，必須需要一個黨，一個嚴密組織的黨，一個全國統一嚴密組織的黨，這個黨有他的大小支部分布到各地地方去，黨的中央幹部可以按照各地方種種不同的環境，同時也照顧到全國的大局，為各地方支部制定種種特殊的應付環境的戰略，戰略是不同的，而目的却同，目的同是要求一個真正地方自治，要求聯省以建國，要求達到「內求統一」「外求獨立」的目的，要求實現國家主義的精神。要由聯省自治以達到救國的大目的，就非先有這麼一個黨不可，非先有照這種辦法去實行的黨不可。現在好在我們已竟有了這個理想的黨了。我們的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在幾年以前已竟認聯省自治為救國的唯一大道而且竭全力以進行之了。現在大勢所趨，逐件證明我們的主張之正確，雖在極端迷信集權政策的國民黨，也不得不感到「分治合作」的要求，「分治合作」是什麼，還不就是我們向所堅信的聯省自治政策嗎？李石曾不過是礙於「先總理」的面子，不好把「聯省自治」四個字輕易喊出口來，然而大勢所迫，迫他也不得不避其名而取其實。我們則不然，我們硬要高呼「聯省自治」，我們絕對信仰聯省自治是最高尚，最神聖的名詞，是救國救民的唯一大道，像那些「一黨專政」「黨化教育」等才是醜惡不堪的名詞。現在我們要起來打倒那些醜惡不堪的反動名詞，用「聯省自治」四字，將中國從危亡中拯救出來。

有了以上兩種的準備，我們才可以談到以下的建設自治省，和聯省建國的兩種步驟。

革命

故鄉一月記之一——（續）

干城

「爲什麼政府不禁止他們？任他們這樣作惡？」生成有話便說的我終於問了這一句。

「誰能干涉他，他們是除土豪，斬劣紳！」他猛吸着煙，一口就燒去了煙支的四分之一，接着還打了一個痛快淋漓的呵欠。鼻裏的輕煙從他的鼻孔裏冒出來。「後來，他們知道再一打就會打死了，於是依照了那穿制服的妙計，暫時把富翁藏起，再把富翁的堂客綁了來。在那個女人還沒有來之前，就由那穿制服的演說爲什麼要打倒這個富翁，那就算是到宣佈他的罪狀了。（又吸了幾口煙。）

「不久許多人擁着那富翁的堂客來了，她也是一個花白了頭髮的老婆婆，蒼色的臉上，滿佈着紋線，也許是她勞苦的成績吧。」

審判官把戴上了的帽子從新取了下來，厲聲的問：「你的丈夫爲惡不道，已經承認把所有的產業交出作軍費贖罪了。特地裏把你叫來替他清理！不要害怕。」雖說是叫她不要害怕，然而她已經戰得像篩糠一樣的了。

「誰知道她雖然是一個女流之輩，但是却也同她丈夫一樣的

偏強，這個使「民衆」們無可如何了。後來那個穿制服的在牆頭的審判官耳邊唧咕了一陣，於是他們決計用毒刑拷問她。（煙快要完了。）

「毒刑是一條鋒利的鐵條，叫兩個同志把她的上衣脫了，她雖然急得哭喊，急得跪在地上不住的叩頭，但是她的衣裳終於被人脫了。審判官警告她：「快說，不然，那條鐵棍就要穿過你的乳峰！」她始終是沒有話說，也許她看到那根鐵棍說話不出了。後來，可憐一聲「動手」之後，鋒利的鐵條已橫貫在她兩個乾癆的乳部了。紅的血直淌下來。我不忍再立在那裏，就走開了，或許那個女人就是那樣送掉了性命吧！」

煙被他抽完了，又從新換上了一支。

「後來你沒有聽到消息嗎？」我追問着。

「那裏沒有！第二天他們——「民衆」——就送來了二百袁頭，說那個富翁和他的妻子都被民衆們槍決了。我，只要有幾文又何必定說他們不是呢。」他得意的笑着。我雖然覺得那是太殘酷了些，但是我也只有偷偷地嘆了一口氣。

江天差不多全黑了，極目望去，沈寂的江面找不到一點漁火。我心裏雖然異常的難過，但是也很快活，因為能夠在這個甲板

上聽到這樣的秘聞。煙絲薰繞裏又露出了那兩片笑靨，煙支兒翹動着，他似乎又要說話了。

「你不要以爲奇！這樣的事，我要說恐怕也不是一兩月可以

說得完的。你更不要以為我那種自私是不應該，要知道比我更自私的還有呢。我說，做人——無論誰都逃不出「袁老先生」的掌握，多一個錢，人生的意義就加濃一層。簡單的說，錢就是生命！」他仰天笑了幾聲，我本來也想說說「錢的我見」，然而被他的笑聲把我的喉嚨塞住了。

「再告訴你……其實，我們在這裏閑談總要比整伏在房裏好多了。T同志，你沒有事吧？……」

「沒有事，在船上誰做事！」

「好！那我們再來談談女人問題吧，——講文明點就是戀愛問題吧。我們當軍人的尤其是我們新軍人，無論走到那裏，對於這件事總是占便宜的，譬如說……」

他正要說下去，我也預備聽下去，忽然茶房大聲的喊「吃飯了！」他的身邊也來了一個十四五歲姣好的小衛兵，「大人！用飯了！」

我們只得收場，隨着，一道去用飯了，路上我這樣的呆想：「四海之內皆同志也，為什麼同志之外又躍出一個「大人！」」然而，我也不好意思問得。

晚飯馬虎虎地用過了，特地回房把耳朵洗乾淨了預備再去聽些可寶貴的黑幕。誰知道那位D同志正在房裏關着門抽大煙（自然是小衛兵說的）等我在外面兜了一個圈子回來時，我們的D同志，又被拉入三缺一的陣線裏去了。我也不好去把他拉下來，

只好回房側在床上睡了。

第二天上午一點鐘，預算是可以到C埠的時候了。本來還想在這個時候以前去同D同志再談談「女人問題」的可是我們的D同志在十一點欠十五分的當兒纔聽見他叫小衛兵打洗臉水。似乎是不好再去打擾他了。何況他昨夜輸了錢，何況「錢就是生命！」十一點鐘到了，船還有五分鐘的路程，這個時候我才重見了我親愛的D同志，然而這短促的短時間裏，我們都被「抵岸」的歡欣充滿了周身，也沒有心來談話了。後來，承他告訴了我他在C埠的住址，又承他約我沒有事到他那裏去玩，又承他，指示我「現代青年，只有革命是一條走得通的路子」的大略。

船到了，我們也就鄭重地別了。

在C埠勾留了兩個星期，這兩星期內有幾次很想去望望這位萍水相逢的D同志。然而自己一想，我這「同志」到底還是一個買牌的東西。倘使被他識破了，也許有掉腦袋的危險。那又何苦！當離開C埠的時候，革命的高潮一天天澎湃起來，「民衆」（學學我們D同志的口氣）的氣焰似乎是更大了。

「什麼是革命！」

「什麼是民衆！」

「什麼是大指和食指環起來的圈兒！」

這些，這些，我至今還悔恨，沒有在那個時候問個清白！

十六，十一，五。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六六期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日

本期目錄

第四次執監會閉幕

老秋

評共產黨最近的策略促民衆覺醒

黑頭

今後之革命

卡璜

田中內閣對華新政策的解剖

林時茂

聯治救國的步驟 (續)

燕生

法蘭西國家經濟會議的概況

叔耘

每號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歐美香港南洋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加二角六分，凡定閱全年者，請投函本社，郵票代價，以半分者為限。
通信處 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私書函七番轉朱國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四次執監會閉幕

老秋

此次國民黨在上海所開之第四次執行委監察委員全體會議，直接影響於國民黨前途，間接影響於國家前途皆甚大，故上海輿論界頗加注意而紀載甚詳。但各報雖有汪精衛願聞異已批評之言，雖有吳稚暉李濟諸人願求國人公平判斷之意，而仍囿於一黨專政之威，不敢多事評論；故雖有紀載之實，較之前日已覺可觀，而仍無輿論之力，對於黨政之前途殊少所補益也。

本報向本言論自由之旨，雖屢遭南北當局禁止，而仍一本公平之態度，期代表已消沉之輿論勢力於萬一，故對於此次國民黨第四次執監會理應發表吾人之觀感與見地：

第一，黨事公開，此為進步現象。雖一經公開，而大著裂痕，但經此次各人盡量發表，使社會瞭然國民黨中重要份子，誰為胸襟坦白之人，誰為心懷鬼計之輩，以許多言論與事實相互對照參證之後，不難肺腑立見，無所掩飾。譬如汪精衛之來預會議，其有意挾廣東一部份實力以自重，其有意令共黨立於背後以爲恫嚇其老同志之工具，雖百口而莫能辯。指汪氏爲其共黨黨，彼有方法掩飾，有言辭辯護也；指責汪氏以共黨黨爲工具而來奪取黨權，或若吳稚暉所謂汪氏竟爲共黨黨之工具，而終受其愚弄，汪氏莫能掩飾辯護也。要知今日赤禍已深，南方局勢將日見混亂，皆由孫逸仙氏一時錯誤，欲以共產黨爲工具，而國民黨終爲共產黨之工具，以致北伐未成，黨政未立，而南省社會便見方方起火，而南省兵力便須處處防赤，人民愈不能安，只有怨恨國民黨人，蓋今日野火燎原，誰實放之？而汪氏身爲國民黨領袖，不有悔禍之心，希圖黨權，又欲挾共黨武力以自重。其罪孽在黨在國皆

不容於死！但國民黨中重要份子在此次會議中仍多一意敷衍汪氏，以求苟且兩全；此種苟全政策，不但不足以止民衆之怨恨，且足以引起黨員之不平，非國民黨之福也。

第二，黨中糾紛殊難一時解決。其故仍由國民黨中堅份子因有汪氏從中作怪，於是各懷鬼胎，并因蔣氏態度游移兩可，遂更失所重心，積不能平。國民黨內之糾紛至於今日，無論黨內黨外之人皆認爲須以快刀斬亂麻手段解決之。而黨中重要份子乃無此胆量，依違兩可。本來仇怨已深，如白李之於汪精衛及其所操縱之張發奎，絕不能合作，而欲令其共存黨內。在汪氏此次用陰謀煽動廣東之叛變事實上着眼，不但國民黨中新近之武裝同志如李濟陳白崇禧認爲太無交情，毒辣可怕；而國民黨中最老之長衫同志如張靜江吳稚暉亦且認汪氏爲狐狸，爲國賊。連日報紙公開咒罵。似此而欲令其開誠相與於來日第四次全體大會中，天下焉有是理！且此次執監會議，對於西山會議派之態度未免過甚，直認爲待決之囚然，此亦不足以服黨衆。西山會議派中人多國民黨老宿，雖其政治手腕不如汪氏之靈活狡展，但持已尚嚴，爲黨尙忠，能得黨中一部份人之信仰。今竟對之不留餘地，又於黨中多生一層反感，多引一種糾紛。會議席上之重要份子既取苟全政策，而對多人攻擊之汪精衛且力取敷衍態度，又何獨對於西山會議派毫不敷衍，與人難堪耶？殊令黨內黨外都覺此次會議中之重要份子有立意袒汪之嫌疑。

本以上兩點觀感，則此次執監會乃以敷衍了事。但國民黨糾紛至此，豈敷衍所能了事者！且即言敷衍，而敷衍亦實不周，主持者終有偏袒一方之嫌。吾人知立於主持地位者此種用心或亦良苦；但用心雖苦，又於事何補耶！

此次執委會本為黨的糾紛而開，不意當前最易解決之糾紛而亦不能立決，——五委員之盛福汪精衛及廣東委員之議案終因私交而未提出，明正黨紀之討伐張黃命令亦未提及，以致意見更深，主張更難統一，以後之總司令誠不易做也。

評共產黨最近的策略促民衆覺醒

醒

黑頭

當國民黨的武裝同志和長衫同志爲對粵問題在上海所開的第四屆執委會的預備會裏鬧得一塌糊塗的時候，共產黨所謂「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議決案，却已在他們由「喬導」改組的機關報「布爾塞維克」上發表了。他們這次的決議案其重要的有下面數端：

- (一)「努力使羣衆自發的革命鬥爭得有最高限度的組織的性質」
- (二)「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的農民暴動，形成儘可能的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
- (三)「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與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聯絡。」

他們實現這種策略的方法：他們主張在各地地方組織各種遊擊式的農民暴動，在都市和小城市搶奪武裝，「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革命派，採取毫無顧惜的殲滅政策；對於一般貧民苦力羣衆，盡力吸引他們參加工農的鬥爭。」

他們認農民暴動與工人暴動的聯絡是非常重要的，他們覺得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和贊助，單純的農民暴動不會成功，所以他們主張「建立工人的武裝隊自衛隊，訓練戰術。利用他們在日常的反抗黃色工會的鬥爭之中。」

他們雖不信任現在的僱傭軍隊可以做共產革命的工具，而另由所謂覺悟的革命的工人和農民組織「工農革命軍」，但他們却認破壞現在這般軍閥們的軍隊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們主張「立刻開始在兵士及下級士官中的秘密工作。除主要的革命口號之外，可以加上下列的要求：例如，增加兵士餉項，要求發清欠餉，給兵士好衣服好住所，廢除肉刑，反對軍官侮辱兵士，兵士監督軍官的財政收支等等。」

他們已經廢除「鄉村政權歸農民協會」的口號，而主張一切政權歸工農兵士貧民的代表會議，即「蘇維埃」！并且主張在勝利的時候「沒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財產；沒收中外大資本家的大工廠，大商店；銀行，鑛山，鐵路收歸國有，工廠歸工人管；……如果小廠主怠工閉廠，便也沒收他的工廠，殲滅一切工賊反革命派，徵發有產階級的財產。」

他們認定「對於勞動民衆，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的統治與白崇禧唐生智汪精衛的統治是一樣的，」非利用農工羣衆奪取槍支來破壞這種統治不可。他們所反覆申明的便是：「奪其武裝，殺戮豪紳，摧毀其各種權力機關。」

我們仔細考慮共產黨這種策略，在今日國民黨這種四分五裂腐敗無聊的局面下，下面的現象或者是無可避免要繼續發現的：

- (一)像宜興無錫這類的農民暴動，或者要在各處續發不已，

并且慘殺更要殘酷。

(二)因現在軍官們的驕奢淫佚扣軍餉，像南通這類的兵變，將來一定很多；同時下級軍官倒戈的昇格運動，一定到處暴發。

(三)因國民黨這種無名的內戰繼續不已，產業界日在壓迫敲剝中，不能得着政治上絲毫的保護，其結果只有縮小範圍或倒閉，絕無發展之望，因之失業的工人和貧民必愈多，共產黨乃更有利用的機會。

(四)共產黨以工農，貧民，兵士，土匪為基礎，實行李團，張獻忠式的屠殺，雖結果必歸失敗，但這種梁山泊式的蘇維埃或者多少有幾處要發生，發生以後，那一方的所謂豪紳實際只是良儒的人民，一定洗劫無餘，殺戮得慘無天日。

在過去的兩三年，我們時時給予國民黨以一種反共的指導，原來我們認定容共一幕是他們的黨魁孫逸仙對不起國民的彌天大罪，我們只希望他的這般黨徒們能夠幹他們的國父之靈，藉此為國民黨贖罪，但照現在的情形看來，他們雖已把反共的旗幟樹起，不僅實際上毫無辦法，并且為着嬌妻，美妾，肥缺，優差，彼此大鬧不休，尤其不肖的，更把他的一雙秋波時時瞟在共產黨的身上，其結果使得他們放縱共產黨的罪過，一定比容共還要大得多。

現在全國的民衆應該覺悟靠國民黨反共絕對靠不住，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你們已受和將受共產黨的損失一定比以前還要多，還要大。在理論上，實力上，組織上，具有反共的決心而無絲毫妥協的餘地的，到現在還只有國家主義者的一黨，假如你們不顧死亡，不願被火燒，不願被搶掠，便只有起來和他們合作，拋棄

無用的國民黨來和他們合作。

一六，一二，七，

今後之革命

李璣

國民革命，至於今日，已經惹起大多數人民之反感，此無可諱言。我們對於國民黨革命北伐所取的手段，一開始便不贊成，認為這不是革命所應有的辦法。因此到了今日這樣的現象——黨內驕兵叛將火併不已，大小黨員傾排不休；黨外人民自由尊嚴，生活不甯，簡直不堪軍治之苦的現象，我們對之其觀感是與普通人不一樣。一般社會今日對於國民革命大概可分三派的意見：

(一)是厭惡派。——此派對於真正革命既素乏了解的心思，而今日見着革命弄到這個田地，於是厭惡的心理勃然而生。聽見革命二字，便喊「夠了！」——「挺見黨人一來便喊「頭痛！」甚至連主義二字都覺得是不祥之物！(二)是反動派。——厭惡的心理達於極點時，便去追懷舊有的惡勢力，因為這派人會將新的政府與舊的政府比較一下，反覺得新人不如舊，於是便自然的反動起來。這種反動的心理，在國民黨人固認為反革命，在我們亦認為不應如是想法。但為事實的教訓所逼而然，又何忍加以罪過。(三)是悲觀派。——這派人對於國民黨的革命北伐曾經加以極誠懇的願望，極熱烈的歡迎，以為中國人對內對外的自由解放，都在這一下可以成功了。而今聞到飽受蹂躪還甚於舊日，無政府的狀態有增無已，簡直更尋不出一條收拾的路子來，於是便不能不悲觀了！厭惡，反動，悲觀，這三種對於國民革命的心理，在今日可以說是很普遍的。就在新舊國民黨人心中口中，也隨時覺得出這

種感想來。雖然，此真革命之不當嗎？還是號稱革命而不擇手段之不當呢？我們於此，還須反覆思量！我們應思量（一）中國這個局面不革命是否有新的生路？（二）要革命是不是如國民革命這樣的去革法？（三）我們真正要革命是怎麼樣去着手，其步驟為何如？

關於這三點，我們在本報上也曾經發表過不少的文字，去說明（一）革命的需要，（二）這回國民革命手段的謬誤，（三）我們的革命應當如何。如果是本報的留心讀者，或者對此已經有了個明瞭的概念，去作為思量的參考。現在既是大多數人因為國民革命的成績太壞，抱了悲觀，因噎廢食，對於革命有根本厭惡之概，所以我們不能再來綜合的在這三點上加以說明。

一、革命的需要

革命本來是不得已的一種政治行動。如果一國對內能夠政治清明，民衆安生樂業，對外能夠主權獨立，不受強國侵略，在這種環境裏，來提倡或實行政治革命，可以說是有意搗亂，毫無道理，絕不爲多數人所贊同，也絕不會成功的。但如果一個國家像我們中國這樣，對內的官僚政治，軍人政治腐化惡化到了極點，人民不但不能一日安居樂業，而且隨時遭南北軍閥的蹂躪和赤白帝國主義的侵略干涉，簡直無法生活下去。在這種情勢之下，革命的需要當然便有了，革命的潮流也無法遏止了。試就中國和外國的已往史事來看！最早的如湯放桀武王伐紂，陳勝吳廣鋤耕閭閻的已往史事來看！最早的如湯放桀武王伐紂，陳勝吳廣鋤耕閭閻上，揭竿而起。去看「書經」和「史記」上所載的那種苛政虐民，民不堪命的狀況，自然湯武征伐，陳吳揭竿那種革命行動便不得不有了。較近的如法蘭西大革命，如辛亥的排滿革命，去看法國史書所載路易十六那樣昏頑虐民，并且假借普奧外力來壓迫百姓！

清室的西太后那拉氏也是一樣，所以革命也必得要爆發了。因此可見革命是在政治混亂，內憂外患中間一種必然要有的政治行動。本此而論，則近年中國之情形，不該當有革命的舉動嗎？南北軍閥之專恣虐民甚於桀紂始皇，南北軍閥之假借外力壓迫百姓，甚於路易十六與那拉氏；并且南北軍閥所有的虐民的工具——外國人的利害砲火，多數金錢和軍閥們私養的軍隊——強於桀紂始皇路易十六和那拉氏十倍百倍。這樣不起來革命，大家坐以待斃，算了嗎？

不過有些和平派以爲革命的犧牲代價太大了。如果惡勢力可以匡正，何妨走調和的路子，容易達到自由解放，重新建設的希望。但據事實的經驗和明瞭的理論，這種新舊勢力調和立國只不過是一種希望，并且這個希望不是好夢，很容易因有此種想法，而長養了人民的惰性，和延長了惡勢力的生命，而使人民多受些害。所謂「以若所爲，求若所欲，雖不得魚，猶有後災。」原來新舊主張絕難并存，惡勢力與善勢力絕無調和的可能。拿中國史家的老話來說，便是君子小人不兩立；不是君子戰勝小人，便是小人戰勝君子。拿今日中國的事實來說，南北軍閥的行爲志願又那能與民衆的行爲志願有調和的可能。——人民是要安居樂業，軍閥則火併不已，砲火爲生；人民是要賢明在位，政治清明，軍閥則任用私人，力圖自飽；人民是要國家統一獨立，軍閥則利於割據，勾結外人。……假使要順人民的志願，便一定要沒有軍閥纔行，這種利害的衝突，又那有調和之可能！

因此，在事實和理論上，調和立國的主張和匡正惡勢力的行爲，都立不住脚而失敗了。革命的思潮和行動也不可遏止了！但在中國這種內憂外患已深，而人民能力薄弱的狀態之下，

真正的革命又有可能性沒有呢？我們敢斷之曰：可能！不過不像國民革命這樣行動罷了。如果見了國民革命這樣壞結果，而便謂革命為不可能，真是冤枉了「革命」二字。因此我們不能不屢次批評國民黨的北伐革命，而且要再三的指出真正革命的途徑。

二、國民革命手段的謬誤

國民革命手段之最大謬誤便是安心與惡勢力妥協，以圖最快的成功。就是這種手段之謬誤，弄得今日大小軍閥齊集青天白日旗下，爭鬧不休，火併不已，弄得國民黨人不但一點辦法沒有；而且既將黨的重心移到這些大小軍閥身上，黨人便只好遷就實力，跟着他走。這樣一來，不但革命不成其為革命而黨也就不成其為黨了！今日這種國民革命的結果，我們在去年便看得很清楚，并且說得狠明白。在醒獅一一五期（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版）上，我們便這樣批評蔣介石北伐的手段道：

「以打倒軍閥為號召，便不應勾結罪惡昭彰的軍閥。蔣氏出兵，攻長岳，取武漢，得江西，無處不勾結為民衆所痛恨的軍閥。此等擁兵殃民不堪以極的土匪軍，竟自受國民政府委任而稱為革命軍！……近且四出派出代表，與各地土匪式專以殃民肥己為唯一志願的軍閥接洽。三言兩句，或以利動，或以勢傾，接洽尚未妥，便遠遠的送來一個革命軍長的委任狀。這種辦法只有使土匪式的軍閥更多一層護符，行見打起三民主義的招牌去到處殃民。如果這就叫做國民革命，這倒還容易成功。但是將來革命就算這樣的成功了，而坐江山坐的，還是那殃民的軍閥，他們還是繼續着擁兵殃民。略為不同的，只是這些殃民的軍閥都會諱三民主義。一面媚外賣國，一面高譁「民族」；一面專橫欺詐，一面高譁「民權」；一面

刮盡民財，一面高譁「民生」。三民主義這塊招牌不幸竟被這些土匪軍閥打着，三民主義到了這個時候，試問三民主義還有沒有？……這樣叫作革命成功，毋甯叫作革命失敗。因為革命黨一旦與應被革命的匪黨打成一片，惡勢力將愈益伸張，國民將愈益失敗。國民黨人或以為連絡軍閥，不過為革命進行便利計，而一時利用之。殊不知這個便利是絕對貪不得的！第一，革命是要以真正的民衆為後盾。號召民衆全憑旗幟解明，目標一定。既聲言打倒軍閥以救民衆，而又與民衆同惡之軍閥勾結，此最足以失民衆之同情。國民革命而不以民衆同情為念，未有能成功者。第二，革命救國既知以主義為前提，則主義全賴普遍的為下層的宣傳，絕對不能苟且，將他建立在槍尖之上。威勢只可傾人，而不足以服人；有槍只可以「拉夫」，有勢力只足以來勢利之徒，絕不足以號召真正的民衆，前來共同効死而無悔。第三，此輩軍閥雖出身草莽而頭腦並不簡單。嚇！你想利用他，謹防你上他的當兒！甚麼主義可以「出風頭」或做「擋箭牌」，不妨弄來隨便玩玩；於他無利，便棄之惟恐不速。并且你具何物以利用他，你有什么術以挾持他。甚至弄到你的成功失敗都完全要靠他的高興，在這種情景之下，倒不是你利用他，恐怕是他要利用你了！……」

於今不是竟鬧到這種情景了嗎？所以氣得吳稚暉先生要「一告武裝同志，若不就大局計算，不能抑其小不忍，始而悻悻極有理由，繼而覬覦并不自知，加以多方設防，積久漸臭，於是上惡當，成軍閥，又進民國十六年中無數野鷄毛畜生之輪迴矣！」吳先生的話雖罵得痛快，但吳先生豈不知這些武裝同志從來便多半是

軍閥，其自大其設防，其不就大局計算，自來便是這樣；其在野雞毛畜生輪迴中，又豈自民國十六年始！最可痛心的是這些軍閥利用重要黨人作起策士來，爭權奪位，陰謀不休，而黨與革命之精神和形骸并損失而無餘存矣！所以更氣得吳先生要「一告長衫同志，若始則買了爆竹，必要自己放，遂爭地位；由地位而要人，由要人而柱石，柱石築基於陰謀，即一落千丈，顯出原形，亦即民國十六年中畜生道上策士之一矣！」

武裝同志乃是無數野雞毛，長衫同志又變作了野雞毛的鵝毛扇。——吳先生言之頗有深痛！然則誰實爲之？至於此極！豈不是開始北伐便利用這些野雞毛之罪過嗎？所以就使這樣算做革命成功，也不過如吳先生所謂「成功是國民黨的革命巨子貴富成功了！中山先生的主義，中國人的命運，還是寫在沒有最近兌現日期的支票上。」現在大小軍閥官僚政客都覬然自命「革命偉人」，他田地盤便是「革命策源地」。這些革命偉人佔據在革命策源地上，橫征暴斂，有勝昔日；并且假着革命威權，其草菅人命更有所藉口；青天白日旗下的老百姓豈但是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簡直是呻吟宛轉，無以聊生。蔣介石今日亦如是云云。我們以爲弄到這個地步便不能不罪蔣先生「中國有句政治家，尤其是革命政治家所當注意的話：『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蔣介石北伐所尊者爲國民革命而一出兵便將國民革命之名假之革命的目的物——軍閥。故謂北伐爲革命在開始時便已使我們不敢相信。如果我們認爲今日的大小軍閥都與民衆利害勢不兩立。——軍閥得長此生存，則民衆只有日趨死亡殆盡之一途；則爲民衆求生，必得要革大小軍閥的命。萬無有爲民衆求生而革命尙聯絡軍閥，擁戴軍閥的道理。北伐不幸而出此途，已經是假革命之名，而行反革命之實。

無怪乎大打一年半，仍舊回復割據爭霸的局面。這種局面是反革命應有的結果，而并不是革命的結果。——所以今日的現象太壞，并與革命二字不相干；我們也焉能使厭惡革命而且悲觀。真正革命還是需要，并且需要立刻另外來過！

（未完）

田中內閣對華新政策的解剖

（續）

林時茂

僅僅反對中國築路，是田中內閣所不足心的。所以又有所謂六大鐵路者出現了。並且已決令滿鐵會社動手建築。謂余不信，請看八九日京津各報上所載稱的消息，不能不使人驚心動魄吧！

「五五大阪每日新聞載稱：日本現內閣對滿蒙政策之根幹，係將中國內部與滿蒙確然分割。即荷有關於滿蒙之處，不問事務與情形如何，始終決守尊重日本優越地位之計畫。而其中鐵路計劃，即係本此積極政策而立案者也。現田中首相已有排除萬難而斷行之之決心。即前此東方會議所決定之鐵路政策，有以下六線。現日政府已決令由南滿鐵路會社，趕於最近着手建築：第一，吉會鐵路，（關係東三省存亡，前已言及。）第二，洮齊鐵路（由洮齊鐵路中之昂昂溪至齊齊哈爾之線。久因俄國之妨礙，未達目的，迄今尙爲懸案。惟日政府此際決意除去障礙，以遂初志。）第三，洮索鐵路（由洮南至索倫之線）第四，大齊鐵路（由大齊至扶餘，再達石頭城之線。）第五，新林鐵路（由新邱至林西之線）第六，寶黑鐵路（本路久成日俄間爭執之問題，一重要之鐵路也。然日政府此際決令滿鐵完其工程，並一切布置均依標準軌幅。）」

在此有一大可注意之處，即此六大鐵路的經過地，不但跨黑龍江吉林奉天三省，且及熱河特別區域。如果一成功，不用說東

三省入了日人的囊橐之中，即熱河也在被括之列了！我國東北方的屏藩，從此將撤除了！結果，必將影響於中國的存亡，這是可斷言的。

據聞八月十四日的大連會議，執行東京東方會議的滿蒙積極政策，決定了三種辦法。其中之一，

就是關於鐵路方面的。其概要如下：「日本應要求擴張對京奉鐵路之某種權利，凡東三省中國自辦鐵路，認為於日本利益有衝突者，應干涉之，不許建造，如打通路吉海路等是也。」又十四日大阪每日新聞北京電稱：「自十四日起，森外務政務次官，芳澤公使，兒玉長官，吉由奉天總領事，決定集於大連，開滿蒙重大會議。據確實消息，係將東方會議所決定之滿蒙政策之根幹，更使之具體化，而決定最後方針。且其會議主題為滿蒙六大鐵路之建築案及關於此之借款問題。」其重大性於是可見一斑。

總之，由中內閣想囊括東三省，甚至熱河（中南蒙），進而深植殖民地的根基，所謂將「南北滿州成為永久平和之樂園，」（田中語）即日本獨占的第二朝鮮，才定下了這兩方面，即雙管齊下的鐵路政策：將東省熱河已動工及未動工的各種鐵路，由滿鐵會社來包攬，而實現其所謂大滿鐵中心政策，真是駭人！我們為保全中國領土計，為擁護國權計，當誓死反對！

C. 強設領事 擴大領事裁判於內地！

新政策的A B已經說過了，但是僅僅如此，到底還有美中不足的地方，還不能陷東省為朝鮮第二。所以進一步的辦法，就要談到強設領事這一件事上去了，固然他們「陸軍化」的警察署已經布滿了滿蒙。

在A項新政策上，我已經說及：施行領事裁判權於內地，實

確世界未有之先例。但日人還想在滿蒙各縣強設領事，擴大領事裁判權於內地，代中國官廳管理殖民甚至中國人的司法事宜，使殖民與中國脫離任何關係，而變為滿蒙的主人翁，中國反做被治者。果真如此，那滿蒙想不做朝鮮第二也沒有辦法了。

最近，他們在奉天臨江縣的武裝設領，就是這件事的開演。他們沒有理由，他們只說：「為防止韓民起見，斷然不能中止。」又說：「外務部業經定案，決不變更。」然而，我們要知道：臨江是鴨綠江濱的一個小縣治，並非通商口岸，即使按照不平等條約，外人也無設領的理由。何況帶兵攜砲，用武裝來強設，更屬橫蠻之極！

據報載：「臨江雖非商埠，然日人久有設領之議，迭經中國拒絕，未成事實。至上月（七月）日本乃決定見諸實行。外務部已派安東總領事館副領事田中作為臨江分館主任，將往開辦領館。中國民衆聞之，甚為反對，特組「拒絕日領團」。七月二十六七日左右，風潮極大；據聞田中作將攜帶日兵五百名，機關鎗九架，山砲兩尊，過江到任。故民衆萬餘，冒雨聚集江邊，誓行抗拒，東邊道屬十縣各地方團體聞之，亦願為臨江拒領團之後盾。人心洶湧，勢非釀成流血慘劇不止。據聞臨江縣知事曾於二十六日派人過江赴對岸之朝鮮中江鎮調查。詢據日本憲兵皆稱：田中作已於二十六日由日本歸來，攜有山砲機槍，調集軍警五百餘名。如果中國人民不允安設領事館，勢不能不採武裝設備；無論如何，非設不可云云。聞此案發生數月，交涉已不止一次。最近東邊道派交涉科長向安東領事談判。彼則謊為外務部業經定案，決不變更。且將全案移歸奉天總領事署主持，與奉天省政府直接交涉。茲案聞已由駐奉吉田領事向莫德惠省長提出極嚴重之談判，勢非

辦到設領之事不可。據日方宣傳，事經決定，斷不中止。已預定臨江領事田中作現在對岸中鎮暫候，仍准八月上旬到任云云。」照他們過去在滿蒙強設警署的事蹟看來，臨江強迫設領的實現，實在是一件可能的事。然而，田中到現在還是按兵不動，不敢下手。這是什麼緣故？說到這裏，我們就要回頭來看東省愛國民衆反對臨江設領的抗日運動了：

八月十四日奉天全商工拒日臨江設領外交後援會，在奉天總商會會場招待日本新聞記者。當場用嚴厲的口吻揮擊那田中內閣強迫設領的暴舉，謂：「此次臨江設領問題關於臨江部分者小，而關於東省全部者乃大；且非特關於東省問題，乃關於東亞及世界問題也。何以言之？田中內閣之東方會議，深為世界各國所注意，更為吾國及東省人民所驚心；臨江之設領，即其東方會議侵略政策之先鋒！吾人對此侵略政策如不極端反對，是直伏首貼耳，任其宰割也，故臨江設領誓死不能承認。假令不幸設領成為事實，則吾臨江同胞與全國父老一致抗爭，其結果殊難逆料。見吾國同胞誓死力爭，世界各國羣起譴謗，吾想東亞和平從此破壞，世界和平亦受莫大之影響，如是則田中內閣誠為破壞東亞及世界和平之罪人矣。」

此外在奉天報上還登有「反日日本臨江設領口號」的大廣告，更堪注目。簡直可說是一個抗日運動的警鐘。懸在天空。晝夜在東省愛國民衆的耳邊敲着如此，還有誰個不被牠驚醒？他們的口號說：

東三省伯叔兄弟姊妹們：

快醒了罷！你們看看帝國主義者的日本，二十年來在滿蒙慘淡經營，不遺餘力。他們是什麼心理呢？就是要吞併滿州和蒙古

！日本人常提倡中日親善，那是日本的假面具，欺騙我們的手術。我們不要墜他們的術中。自從田中內閣上台以來，對於滿蒙，更越發積極的了！他們在東方會議上，決定對滿蒙要。

建築六條鐵路！

擴充滿鐵權限！

實行中日雜居！

已竟委派多少人來滿蒙入手進行。此番強在臨江設領事，那是他們吞併滿蒙的初步！我們同胞想一想：他們既然設置領事了，必定安上警察等等機關。有領事，有警察，那個地方不就成了他們的啦！我們若不抵抗反抗，將來不止在臨江設領事，還要在東三省蒙古各縣都設了領事，那時東三省和蒙古不算亡了嗎？那時我們同胞不都給日人作牛馬奴隸了嗎？已經給日本吞併的朝鮮，同胞也能知道朝鮮人民受日人虐待的狀況罷！

這好啊！我們奉天省議會，教育會，總商會，都組織個抗日外交後援會，我們東三省伯叔兄弟姊妹，都是會中的分子，都要同心協力：

反抗日本在臨江設領！

日本若和我們一味蠻橫到底，我們一定要：

實行對日經濟絕交！

實行抵制日貨！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舉動呢？就是為我們爭自由平等，爭我們民族的生存與解放，為保存我們的領土，並且保存我們東三省伯叔兄弟姊妹不作亡國奴。願大家一齊站在戰線上，對付帝國主義的日本！

東三省民衆宣言

東三省此次的抗日運動，實在驚天動地，令人吃驚；而拒絕臨江設領又為抗日運動的主題，所以非常激烈，觀乎臨江抗絕日領團之冒死抵抗，與夫奉天全省商工拒日臨江設領外交後援會的據理力爭，東省愛國民衆民氣的不可侮，已如鐵案。結果，不得不使田中內閣害怕，改變策略：一面揚言撤退陸軍，一面強迫中國官廳解散拒領團，停止抗日運動。誰能說民氣不是外交的後盾？然而，這點小小的勝利，難抵田中內閣侵華的野心，我們對於臨江強迫設領，要認清是：擴大領事裁判權于內地的第一步，完全是二十一條的擴大，我們應當聯合愛國民衆，反抗到底！不然，這種自由行動的成功，總有一天會實現的！

上面，就是田中內閣對華新政策的ABC，也可說是滿蒙積極政策的三個新試驗。如果這種試驗成了功，那東三省即不做朝鮮第二，在事實上也差不多了。其實，想實現這種新政策的何祇田中內閣如此，兒玉長官說得好：「關於滿蒙政策至極簡單，一言以蔽之，滿蒙乃他國領土，單就此事實以談，所謂滿蒙政策者最屬斷乎不可忘之事。祇要切實了解此義，則萬事均可隨機應變。」駐奉總領事吉田也說：「無論滿蒙之主權將誰屬，而日本之關係則始終如一。」六月十二日大連日僑大會中奉天代表中野天心更說得痛快：「解決滿蒙問題為日僑之事！」由此，可知日人已上下一致的來侵略我滿蒙了，我們應該怎樣？

中日交涉的開幕，快近三月了。除鐵路問題表面上已暫時擱置外，其餘都趨向於地方解決。他們在日本官發表的滿蒙積極政策的綱領上說：「迄中國有堅實之統一政府成立為止，惟有以地方各權力者的對手，以解決個個問題。在東三省捨承認奉天之勢力，與之進行交涉外無他途。」這次日方交涉的對手芳澤也親口

的說：「滿蒙問題為從來懸案，自從來交涉之進展及性質研究之，亦與張（作霖）氏會見交涉為最適當。恰如津滬之地方的問題，必與該地方首腦者交涉同一道理。要之，無論如何，始終作為「地方問題」，與以中央政府為對手之條約改訂會議等，截然區別而處理之。」（東方社北京九月一日消息。）日人對於地方解決的堅持中，更可窺見東省的危機四伏！

總之，田中內閣這次的新政策，以中國本土與滿蒙明瞭劃分為其根本的方針之一；認一切關係東三省及中國存亡的東省懸案為地方問題，不是國家問題，應當地方解決，不與中央交涉；然後再暗地與東三省地方政府進行交涉，為交涉之對手方，解決懸案，而實現其所謂對華的三大新政策，陷東三省於朝鮮第二！啊！田中軍閥的野心！已經在這裏暴露了！我們快大聲疾呼：

東三省的愛國民衆們！起來！

反抗田中對華的新政策！

反對地方解決！

加緊抗日運動！

全國的青年們！起來！

反抗滿蒙積極政策！

擴大抗日運動！

揭破中日親善的內幕！

（註）四頭：即1.關東廳長官，2.關東軍司令官，3.奉天總領事，4.南滿鐵路會社社長。

九月二十二日脫稿。

（記者按）林君此文脫稿已久，因為稿成後即因醒獅社經理事件被疑忌於北京軍警當局，將林君逮捕入獄。直到出獄後，

方才寄來，故時期未免稍遲。但文中對於田中內閣的對華政策解剖頗為詳盡，故仍樂為發表，期引起國人對中日問題之注意。至於滿蒙交涉之最近情形，及田中內閣對華政策之將來變化，本刊不久將出「對日問題專號」以另行研究之。

聯治救國的步驟

(再續)

燕生

怎樣建設自治省

在預備期的工作已經相當成熟以後，我們便當進而研究怎樣謀聯治實現的方法。在這裏我們提出兩層步驟，第一層是先建設自治省，第二層是聯省以建國。

我們現在緊接着第一個預備時期的完了之後，便先論到怎樣建設自治省的工作。

第二建設自治省時期

聯治政策的唯一要點，便是不主張從有名無實的全國統治去下手，而主張先從名副其實的地方統治去下手。因為空說統治全國，而就真正實力講沒有一派發得上統治全國。結果徒增糾紛，無補於大局，到不如腳踏實地去從小的小地方下手。故我們主張，現今國內無論何派，凡是真正抱有一統中國的大願的，無論他的目的是好是壞，倘若想成功，非從一個小地方去先建築堅實的基礎不可，至於我們所主張的全民革命，是要希望全體民衆加入革命的戰線，由人民自動的去實行革命，故尤須注意地方基礎。因此我們的革命運動，是主張先從建築地方的革命基礎起，然後再談全國的運動。

講到地方的革命基礎這個問題，第一要研究的，是地

方單位的大小問題。有些做地方運動的，主張以一村一鎮為單位，有的主張一縣或一道，有的主張一省，有的主張數省。依我們看，以一縣一鄉作基礎的，只是一種下層的文治的地方自治事業，若想當作全國中一個獨立的政治勢力，就非有更大的區域作單位，方才足供展布。大約此種單位，至小為一道，至大為兩三省，而酌中合度最便民情者，莫如省的單位。現今中國的行省制度，有些地方是不合實際，這是不必諱言的。譬如淮水流域各屬，民情風俗都相同，而却分割於河南，安徽，江蘇，山東各省，漢水流域各屬之分割於陝西，湖北，河南各省也是如此。反之江蘇的江南江北，浙江的浙東浙西，民情風俗，截然不同，而却共隸於一省。這都是不合實際情形的。但大體上說來，省的區劃都甚合於天然形勢，即有不甚相合者，因為有五百年歷史的陶鎔，也漸漸造成一種固定的同省意識。故現行行省區劃之不良之處，也許待全國政治統一之後，可以用行政的命令去重新劃分，但在目前，我們却只能以省為政治的單位。因為省的區域不算很大，在現今交通不便的中國，省政府的勢力是可以支配到全省的。普通的省分，由省會到省中各地，至遠不過十天，倘若交通稍稍整理，則至多不過五六天可以全省互通消息，故中央政令，決無不通之虞。地方一有變亂，省政府也可立即出兵平定，不至有曠日持久之虞。而一省的財賦收入，也優足以供給一個稍具政府規模的省治。一省之中，民情相近，意識相通，一面容易使政府領導人民，一面也容易使人民監督政府。有以上的許多利益，故我們認為以省作地方自治的單位，是最方便不過的。因此我們的聯治運動便是要先以省為單位，來建設許多自治省。

既然認定建設自治省是中國統一運動的第一步，底下就討論到建設自治省的問題。在這裏有兩個前提是要先決定的。第一是我們要建設一個如何樣的自治省？第二是我們建設自治省的方法的根本原則是甚麼？

關於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國家主義青年團的政策大綱已竟逐條寫明，現在概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我們所理想的自治省應當備具底下的幾個條件。

第一是為全體省民謀利益的，不是為某部分人民謀利益的。現今的各省政治，或為軍閥，或為官僚，或為黨人所把持，所謀者皆某一部分人之利益而非全體民衆之利益。又如一省之中更有地方主義，省政全為某地方人所把持，也不是謀全民的利益的。再如共產黨得政後專殺非農工之人，也不是為全民謀利益的。或謂人民職業不同，利害彼此衝突，所謂全民的利益畢竟是空話。不知若謂為絕對平均的全民利益，誠無論如何，絕難辦到，即如共產黨人所唱的階級的利益，嚴格講起來，全階級絕對一致的共同利益，也畢竟是一句空話。中國有句俗語，叫做「同行是冤家」，正可證明階級的共同利益不能存在。但如將說法放寬一點，只求大體上的利害一致，則不但一階級有共同的利害，全體民衆又何嘗無共同的利害？在我們所主張的職業代表制之下，使各種職業的人民，俱得有平均的參政權，則政治不至為特權階級所把持，而全民福利的精神可以依法律的保障逐漸得到，又何必一定不要呢？

第二是能使全體人民得到法律上的自由保障的。我們絕對相信爭人民的思想，言論，信仰，行動的自由權，是

自法蘭西大革命以來，人類最光榮的事業，最正當的途徑。我們所以要堅決反對共產黨者，就因為這種惡魔是要提倡以專制的反動思想來代替自由思想的。現今中國的一切反動勢力，軍閥，官僚，國民黨，共產黨，都是和自由作對的，我們倘若建設理想的自治省，必須十分注意這一點，只要在不妨及全體民衆的實際利益時，只要在不與保障全民福利的法律相衝突時，只要沒有危害全體民衆的行動時，我們應當盡量地給予各級各派各黨各種人民以法律內的自由。一黨專政之思想絕對要排斥，這樣才可以逐漸發展國民參政的能力，不至因受壓迫而萎縮或橫決。

第二是真正可以表現民意的。我們所要求的政治不僅是良好的政治，而且要是人民自動建設的良好政治。我們並不希望僅得到「開明專制」，「賢人政治」，「一黨專政」等結果，即使這種政治的結果是絕對良善的。因為凡是政治的發動力自上而下，結果人民的自治力難以發揮，即良好政治的基礎決難穩固。這種政治的基礎是築在沙基之上，一旦「人亡政息」，政治必然仍歸於黑暗，況人類本有惡根性，倘無有力的民衆監督，則雖聖人君子，一旦執政以後，也難免做出營私利己的事來。故我們理想的自治政府，是要完全築在全民政治基礎之上，絕對反對違反民治的一切專制政體。誠然過度的全民政治也許流入衆愚政治之途，但這其中自有調劑的方法，而根本基礎，仍非置於全民之上不可。

第四是真正能有建設的。中國年來實力派之此起彼仆，表面看起來是因為受環境的壓迫，其實根本都是因為自己沒有真正堅固的實力的緣故。因為大家祇知道武力財力是實力，而不知政治上的建設才是真正的實力。國民黨從前在廣東之時，外

國宣傳兩軍事如何統一，財政如何整理，政治如何安定，故一出師北伐，各地便紛紛響應，都是受這種宣傳之故，到了江浙定後，政治的建設毫無，才失了人民之望。可見建設是唯一的實力了。現在人民水深火熱，無法安生，所需要的唯一是建設，我們的自治省如果成功，第一也應當從建設入手，才能慰人民之望，完革命之功，而造成真正的實力。尤其是在這種共產黨百端破壞的潮流之中，對於經濟的建設，更應當首先注意的。

以上這四條標準既然定好，我們便可以進而討論怎樣實現這種理想的手段，在講到手段之前，我們應當把我們的手段和一般聯省運動者所取的手段的不同點，預先講出來。

這個根本異點也有幾條。

第一我們所採取的手段是革命的。同一省自治運動，有革命的與不革命的兩種運動的方法。已往的省自治運動，大半是不革命的。只想用和平的手段，制定出些法律條文，便以為大功告成。我們並不說和平的方法絕對不可採用，但和平的運動也須有實力作後盾，才能生效，才能對所制定的法律條文加以保障。這種實力當然不是軍閥的實力，而必須是民衆的實力。民衆憑藉了這種實力隨時有爆發革命的可能，才能向軍閥要求真正的省自治。故即使在採用完全和平的方法來運動省自治時，也必須先抱有革命的決心，有相當的革命實力憑藉之以與軍閥相周旋。況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之下，各省地方的當局，幾乎全體都是軍閥，軍閥之下又養育許多官僚，政客，黨人。這些人都是假公濟私的，都是不贊成省自治的實現的，對於省民自治的運動，必多方用種種軟硬的手段來壓迫人民或欺騙人民，欲求真正省自治的實現，欲求人民真正握到政權，非用實力將這些省自治的障礙物

解決不可。故革命乃是必要的手段，亦是不得已的手段，我們即使不歡迎革命的手段，我們還是不能不採取革命的手段。

第二我們所採取的手段是自下而上的。本來和平

改良運動多是自上而下，而武力革命運動則多是自下而上。故本條意思與上條大致相同，不過另換一種說法。我們覺得省自治的堅實基礎，在乎人民對於要求自治的熱心，倘一般人民對於自治問題並不感若何需要，則雖由在上者熱心提倡，結果亦絕無良好成績可言。蓋自治之能切實推行與否，全在人民之能隨時隨地予以監督與否。倘人民對此尚無覺悟，專賴在上者之推行，結果易為官僚所把持，將良好的名義，變成罪惡的護符。我們之所以不贊成賢人政治而一定主張全民政治者，即因為少數在上位之賢人，即使真正是賢者，也斷不能禁絕在下之官僚隱蔽也。所以我們的省自治運動主張先從一般民衆的宣傳和組織人手。待多數民衆對於省自治問題已意了解其需要，而且有了相當的組織之後，才能起而真正創造自己所需要的自治。

第三我們所採取的手段是多方面的。聯省自治與

武力統一兩種政策根本的不同之點，就在武力統一是不問環境，不看情勢，只有一種簡單直捷的方法，而聯省自治運動則須要根據各省的實際環境，採取各別不同的戰略的。譬如在省自治的運動中，各省的實力派當局，對於這種運動態度當然各各不同，有的極端壓迫，有的置之不理，有的設法籠絡，有的絕對贊同，人民對於這種不同的情形，自然也應有不同的對付手段。絕不是一套老法子所能四面八方應付得來的。所以我們的省自治運動應該參酌環境制定各種不同的應付戰略。不過戰略雖可不同，而根本精神則仍須採前二條所主張的革命的決心，和自下而上的運動。

第四我們所採取的手段是逆取順守的

省自治運動

動非用武力革命手段不能得到，但既經得到之後，却須趕快將武力拋棄，制定全省遵循的大法，以法律來治省。倘若得到政權之後仍不肯放棄武力，則將來以暴易暴，革命者必有轉而被革命之危險。這樣的革命祇能造就黨派或軍閥的專制，治者與被治者，終必兩敗俱傷而後已。

以上四條方法的原則也既然提清，則我們底下可進而談到省自治的實際運動的方法。

(未完)

法蘭西國家經濟議會的情況

叔耘

(一)緣起

一九二四年五月，法國大選之結果，左派同盟戰勝右派聯合。內閣總理樸印開雷 (R. Poincaré) 辭職，總統米勒揚 (Millerand) 亦以在任時袒護右派，違背憲政精神受新衆議院大多數之排斥，引咎退位，於是左派首領愛里歐 (Herriot) 氏繼任內閣，在內政外交各方面，力圖刷新，又以戰後經濟問題，複雜萬分，斷非舊式代議制度所能圓滿解決，遂迎合潮流，順從輿論，毅然下令創設「國家經濟議會」，並以此項籌備任務，付託閣員中之勞動部長郭達爾化 (Justin Godart)，因為大家覺得此種職業代議機關的起點爲同業組合的一個請求。

勞動部長接受了此項委託以後，即於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九日下令成立一研究委員會 (Commission d'études)，集合專門家多人共同討論未來底國家經濟議會，應如何組織，應如何使國內

各種經濟勢力有參與的機會，應如何與現存之各行政機關貫通，以收分工合作之實效。

這個研究委員會的組織，頗有認識之價值。會長一人由勞動部長自任；副會長二人爲參議員 Serre 衆議員 Durafour；委員二十人：其中代表農業工業，及實行工人分紅制之企業者有 E. B. Gauthiers, Laurent, maro Jarheraque, Jaine 四人；代表智識勞動界者有 Frantz Jourdain, E. Olay 二人；代表各工人生產合作社者有 Briat 一人；代表全國總工會者有 Jouhaux, Lenoir, Million 三人；代表各消費合作社者有 Poisson, E. Lévy 二人；代表斯塔士埠各職工組合者有 Ley 一人；代表國際勞動局巴黎分局者有 Mario Rogues 一人；此外尚有法學及衛生學專家 Antonel li, Gide, Huber, Hulelo, Piquenard, Goelle 六人雖不代表任何利益或團體，亦同爲該會委員。

這個委員會奉命成立之後，立即開始研究，經過七次全體會議以後，擬定國家經濟協會的組織及工作大綱一紙，於一九二四年十月間交與政府接辦，又歷三月之久，愛里歐內閣開始正式下令組織我們現在所要分析的那個「法蘭西國家經濟議會」(Conseil national économique [Franceia])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

(二)法蘭西國家經濟協會

(甲)職權——法蘭西國家經濟協會的組織是依據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的命令所規定的各項法案的。嗣後四月十一日法政府的財政法 (Loi des finances) 的一〇六條中也有關於該會經過議院通過時的記載。所以我們研究牠的組織——尤其是關於牠的職權問題——非根據此三種重要文件不可。

我們欲明國家經濟議會的主旨與其理論底根據，頂好是參看愛理歐總理呈請法國大總統明令宣佈該會成立的那一件報告書。這個報告書開始就說：「爲密切地連合法蘭西所有的生產力與社會力起見，法蘭西政府已決定在國務院之外，創設一個研究關於全國經濟生活的重大問題的機關」，藉以解決戰後的種種困難，舊式代議制度所不能解決的種種困難。愛氏以爲創設經濟議會，有兩個重要理由：（一）現代國家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特別複雜，內閣中分司此項事務之各部又無充分的貫通精神，竟至無系統底應付；（二）經濟利益在現代國家內面既爲根本問題與生死問題，中央政府非隨時具有專門才學而又能代表各種職業團體的人士接近，聽其指導，採其建議不可。這都是的確不錯底。

一直到現在，各國的執政者在經濟上，差不多沒有通盤底計劃，僅有零碎底意見，所以往往束手乏術，坐待社會經濟問題，與日俱亂，不可收拾。喬治塞爾教授（Georges Selye）現代法國著名底法學家尤精於勞工法與國際法，愛里歐內閣時代，被任爲勞動部總務科長，對於法蘭西國家經濟議會的貢獻至大）曾說：「我們所缺乏的，就是能夠從各種特別利益的結合與審查中尋出公意的表現方式的一個變壓器與補整器」。我們可以說，在法國執政者的眼光中，國家經濟議會的職務正是補充此種缺乏。他們以爲這個新機關足使政府施行一種有系統的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把一切無條理底號令，與由政府產生的種種矛盾號令消除，因爲一國的各種經濟力間是有連帶關係的而且是互相消長的，非有一種綜合底政治主張與連貫底運用方法去支配牠們不可。

自然，照牠現在依據的法案看來，所謂法國的國家經濟議會，還不是一個立法機關。所以牠的存在，並不與由普通選舉所

產生出來的國會的主權及政府的權威相抵觸。但是牠究竟與附設於中央政府各部的諮詢會不同。牠所包含的議員全由國內最重要底經濟團體所選出的代表。牠的目標也與諮詢會的有別，因爲牠所搜求的是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原則與方法大綱。牠應該是民意的總匯。牠應該是研究經濟實際問題的中心點，以種種材料供給各部與兩院。所以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的法令，將牠的使命，定得清清楚楚：「牠是以研究關於國家經濟生活的問題，搜求解決方法，向政府提議，以期採用爲職責的 Il est chargé d'étudier les problèmes intéressant la vie économique du pays, d'en chercher les solutions et de proposer l'adoption aux pouvoirs publics」

是的！我們明白了。法蘭西國家經濟議會是附設在內閣旁邊，以種種材料供給政府，使其採用的；是隨時將國內各生產與消費機關的意見傳達於執政者之前，使其順着公意走的。這還不是一个真正底經濟議會。

（乙）議席——國家經濟問題不是任何人所能討論的，必要學識豐富，經驗充足，始能參與。故欲討論之有結果，人選最關重要。蓋議員不但應各有專門才能，並須能代表某種實力，方不至全說空話，重演政客議院之流弊。議席數目亦不可太多，多必便利無味爭論，妨礙研究工作，使正當之結論無由產生。這些普通原則，法蘭西國家經濟議會的創設者，是非常注意的。該會議席的數目起初本定爲一百四十，嗣後減爲八十，最後政府認定四十七席已夠分配，遂以此數提出國會通過，故結果，法蘭西國家經濟議會由四十七代表組成，共分爲四組：第一組代表各市政府，各市長聯合會，各互助會，各家長聯合會，各公共利益團體，以人

口問題，羣衆衛生問題爲中心問題，因爲一國的經濟活動與種族的生氣有密切關係；第二組代表消費者，換言之，一般普通民衆，因爲社會問題，歸根究底是一個消費問題，一切經濟活動在消費者的利益上時刻發生直接影響，消費者實在不能不過問，這就是法國國家經濟議會，請各消費合作社與購買者協會的代表加入的理由；第三組代表勞動，爲議會的中堅份子，佔全數五分之三有奇，因爲勞動是生產與財富的原素。並且所謂勞動，指一切工作而言，勞心者與勞力者均有遣派代表之權；第四組代表資本，如動產與不動產，有限公司，銀行，交易所，保險公司等，以其與生產有直接關係，能助長國家經濟者爲限。

這樣的分配，已能將全國所有的主要經濟勢力與社會勢力，集會一處。茲將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法令第三條議席的分配表鈔錄於次，以便讀者更易明瞭：

(A) 人口與消費(合一二兩組而言)

- (1) 消費合作社，購買者協會
- (2) 市政府，市長聯合會
- (3) 公共事業的享受者或使用者
- (4) 互助會，家長聯合會

(B) 勞動

- (1) 智力工作力，教育界
- (2) 管理工作：工業，農業，商業，交通轉運，協作，公共事業
- (3) 支薪工作：官吏，專門人才，雇工；工業，商業，農業，交通轉運。

(C) 資本

- (1) 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
- (2) 不動產(土地與房屋)
- (3) 銀行，交易所，保險公司，儲蓄所

(丙) 組織

法蘭西國家經濟議會有正副議員兩種，(副

議員無表決權)均由各經濟團體指派，凡年在二十五歲以上，享有一切公權之法人，無論男女均有被選出席之資格，任期爲二年，不支薪俸，僅有旅費。

大會每年舉行四次，每次約一週之久。至於舉行時期由常務委員會因事勢之要求，隨時規定。遇有必要時，得開臨時大會，但須得議長(即國務總理)之同意。

議會之辦事細則由大會自定。會議由議長或副議長輪流主席。副議長本定爲二人，一由雇主界選出，一由雇工界選出，後因其餘各中立團體亦欲參加主持會務，遂增至四人。

大會閉會時，會務由大會選出之常務委員十人負責主理。常務委員會除執行大會決議，解決臨時問題之外，更須準備每次大會之議事日程，使大會能於短期間，得到結果。

國家經濟議會舉行大會及委員會時，各員，政府特派員，以及國會中各專門委員均有列席旁聽及陳述意見，供給材料之權，遇必要時議長亦可邀請有關係之人物出席。這點非常重要。因爲不如此，各行政與立法機關就沒有互通聲氣，貫徹主張，一致行動的機會。況且經濟議會設有秘書處專司集中材料，以供參考之責，假使不與各機關發生密切關係，不但不能在國政上產生實際影響，那簡直是白費氣力了。

(未完)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六七期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本期目錄

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總部為共產黨占領廣州事告全國國民

賤定紅亂的方略和國家主義者的當前責任

新革命黨之精神及其黨員應有之修養

今後之革命(續)

詩六首

惠之

曾琦

李璣

蔣校

每號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歐美香港南洋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加二角六分，凡定閱全年者，請投函本社，郵票代價，以半分者為限。

通信處 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私書函七番箱朱國翰

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總部爲 共產黨佔領廣州事告全國 國民

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是首先反共的團體，是四年以來努力不斷反共的團體！

吾人之反共，遠在孫中山容共以前。吾人確實認明共產黨必爲大患於中國，故吾人對於國民黨之容共政策曾善意的屢進忠告，且屢舉共產黨之陰謀以告國民黨之責任者，且造『清黨運動』之口號，以確定國民黨反共之趨向。

經吾人三四年之奮鬥，反共輿論乃大告成功，而國民黨亦卒有部分的覺悟，起而爲反共之一幕。

但吾人認反共純恃武力不夠，純恃屠殺不夠，純恃少數秉政者不夠，必從理論上廓清共產之邪說，必從社會方面與共產黨作殊死戰。吾人秉此真知灼見，故三四年來發行反共之書籍

五十餘種，發行反共之定期刊物二十餘種，由吾人發動所組織之反共團體遍及國內外，且屢與共產黨徒短兵相接，示此輩匪徒以國民有其不可侮之實力，以冀稍戢其野心。

但不幸吾人此種艱難之奮鬥，不僅共產黨恨之刺骨，國民黨亦疑忌不安。共產黨看破國民黨此種疑忌吾人之心，於是嗾使其潛伏國民黨內之下級黨員，

大施手腕，利用國民黨之權力，對吾人之行動橫施壓迫，半年以來，吾人在國民黨統治之下，

書籍禁止發行；

報紙停止郵寄；

一切集會結社之自由全被剝奪；

許多在社會方面與共黨作戰的團員橫遭逮捕；

捕；

甚至全國反共最力之言論機關如醒獅週報即由潛伏在

淞滬衛戍司令部之共產黨員提議禁止！且命令上海各報不登吾人之廣告。

統計吾人在被壓迫不能活動之期間，共產黨有無錫宜興之暴動，有湖北黃安之暴動，有廣東海陸豐之暴動，有湖南茶陵等縣之暴動，延至今日乃更有廣州之巨變，而長沙又見告矣！國民黨對於此種事變，既不能防止於事前，又不能制止於事後，獨欣然接受共產黨之挑撥離間，壓迫吾人不遺餘力，無理自殺，是誠何心！

吾人痛粵民此次之橫遭慘殺，念來日之大難，悲憤欲絕，無淚可揮，故將吾人反共之經過，昭告國人，非與國民黨爭閒氣，特欲控訴於吾人艱難共命之良善國民，希望國人對於此次事變之釀成有明白確切之認識！萬一國民黨仍繼續此種壓迫吾人之政策不已，則容共於前，縱共於後，我國家被顛覆，我國民被屠戮，實應由國民黨負完全責任。吾人雖不幸處此多方壓迫之下，決不以前途之險阻，稍灰反共之初志，決定繼續奮鬥，死生以之，目前所要求於全國國民者：

第一、打破依賴國民黨之心理，起而謀武裝之自衛，必由此種嚴密的武裝組織，始足以撲滅共產黨之存在；

第二、對國民黨加於一切反共團體之無理壓迫，加以公平之制裁；

第三、強迫國民黨取消「一黨專政」及「黨外無黨」之無理口號，以救國之責公諸國民全體；

第四、監督國民黨今後一切以國民生命財產為兒戲之黨爭行動而促其覺悟。

國家主義青年團萬歲！

全國國民的安甯幸福萬歲！

裁定紅亂的方略和國家主義

者的當前責任

惠之

最近廣州的共產黨起事，已經報紙詳細披露了。截至本文屬稿之時，共產黨據說已為李福林軍隊所包圍擊敗了。但以後共產黨這種暴動是否仍層出不窮的，為共產黨人計，也只有走這一條死裏求生的絕路之一法。我們只可認為是中國民治建設路上已遭當然的反動，這種反動擾亂的蔓延，一半因為民智過於低下，其

制的思想尚盤據於大多數人腦筋之中，故少數流氓地痞之恫嚇，即足以挾制大多數工人，農人，使之屈服；一面也因為蘇俄帝國主義者的勢力尚在澎漲，此次蘇俄以三萬枝槍接濟共黨，故共黨有所憑藉，倘若蘇俄的接濟不斷，共黨的野心終不會死的。

此次粵變的結果，將造成兩種新的局面，第一，粵變證明國民黨之暗弱無力，已至極點。廣州為中山生前苦心經營之國民黨根據地——中山死後不及三年，竟將國民黨之根據地一舉而顛覆於敵黨之手，且在所謂國民政府已經統治了十六省區之後，國民黨將以何面目來對國人！在北方軍閥之下，共產黨尚不聞敢於如此作亂，而在國民政府統治之下，舉凡湖北，湖南，江蘇，廣東各地竟無一不會遭共產黨之蹂躪屠殺，其他各省未發待發之禍機不知更有若干。已往及將來長江珠江流域人民所受之荼毒，國民政府不能負全部責任。國民黨年來所表現之成績如此之壞，其所培植的禍根又如此之大——將來迫不得已，人民必有起而自衛自決之一法，欲求自衛自決，自動的討平紅亂，則勢非先打破此暗弱無力，不負責任之國民黨統治不可。這是第一種必然的結果。

第二，共產黨又行蔓延之結果，將造成旗幟鮮明的政爭分野，而人民將起而自動的結合在唯一有力可以反共的國家主義旗幟之下，來做自衛自救的戰爭。中國近年以來，政治鬭爭的分野本甚鮮明，一方面站的是主張全民合作絕對反對外人勢力，提倡國民自決，愛自由，重秩序，以全民福利為目的的國家主義者，他一方面則站的是挑撥階級離間，仰仗蘇俄勢力，想把中國變作蘇俄聯邦，提倡專制，破壞秩序，以全社會擾亂為目的的共產黨。不幸國民黨橫亘在中間，一方面高唱為全民衆的利益活動，似乎是反對

共產行爲，一面却又有形無形直接間接替共產黨籌備會，爲共產黨湊成功，消亂政治爭鬥的旗幟，擾亂國人的視線。國民黨這樣不生不死，不左不右，雖是共產黨暗暗所引爲欣喜的，卻是愛國民衆所一致引爲憤怒不堪的，現在共產之禍已在眉睫，國民黨人如果尚有良心，尚有自知之明，應該痛哭流涕，悔誤前非，自投於國家主義者及全體民衆之前，死心塌地隨着真正領導國民的政黨去澈底掃平共產黨的禍亂，否則也應當引咎全體下野，以政權還諸國民，則國民自有真正的辦法。如其不然，既無反共的決心，又無自懺的勇氣，敷衍衍衍，麻麻糊糊，則最近的將來國民爲自衛生命財產，自決的實行澈底反共起見，勢必先將此橫亘中間，不生不死，不左不右之障礙物一脚踢開，彼時國民黨雖欲悔悟，尙能來得及嗎？

至於此後共產黨的種種擾亂結果，也可以推測得到的。已往共產黨因假借國民黨之名義，真相未露，人易爲所欺，故其勢力容易發展。今後真面目既然完全暴露，共產之主義決難受人歡迎，蘇俄之接濟又不能源源不絕，則共產黨雖有種種暴動計畫，以之擾亂一時則有餘，確立基礎則不足。即假使共產黨能長此佔據廣州或其他重要口岸作爲赤化之根據地，則其結果亦可推測而得。共產黨如欲獲得真正民意之贊助，則勢必拋棄其破壞社會秩序，殺人放火之野蠻政策，效法列寧之改用新經濟政策，以馬上得天下不以馬上治天下，如此共產政府之基礎或稍稍能穩固，但如此則此種統治之根本性質即已變化，已決不得謂之爲真正共產革命，結果共產黨內部必起爭端，主張野蠻的殺人放火政策之一派必另起而組織共產黨中之左派以與主張稍穩健者之共產黨右派爭。彼此屠殺，彼此恨忌，結果未能統一全中國，而內部已成互殺

之局，徒足促成愛國民衆自決自衛之機會，如其不然，共產黨始終維持其原始民族之精神，實行始終不懈的殺人放火政策，結果共產黨之理想雖已實現了，但人民受此荼毒決無長此忍受之理。中國人民與俄法人不同，俄國與法蘭西大革命以前之法國人民皆係生息於絕對專制之統治之下，其人民反抗專制之能力已弱到極點，故山嶽黨及鮑爾錫維克黨人一得中央政府權力，即可爲所欲爲，不虞反對。中國人民雖亦向受專制政治的統治，但社會上的自由卻是無限大的，現在共產黨所做的並不是政治上的活動而是社會上的活動，人民生活之秩序既被擾亂，一定會起來反抗。從歷史上看來中國人民反抗暴政的能力是很大的，王莽時代的共產政治試驗的失敗，即因受人民頑烈的反抗之故。共產黨人倘若始終迷頑不改，終久也必有坐在斗柄上高唱「天生德於予，國民其如予何！」之一日。

國家主義之堅決反共態度，數年以來，始終如一日，實因深知共產黨人之野心毒手，非殺盡全國人民，將土地完全送與蘇俄聯邦政府之手不可。現在共產勢力復起之日，即是我們國家主義者出來担当全副救國救民責任之時。我們雖不贊成法西斯黨的主義，我們卻要起來採取法西斯黨的手段，以主義領導民衆，以團體集合人才，以武裝維持秩序，以暴動制止暴動。如有爲共產黨工具有者，殺無赦；如有爲共產黨辯護者殺無赦；如有爲共產黨先容者，殺無赦。如有既無力制止共產黨而又不肯放棄政權公諸國人的蠢東西，起來打倒他再說！

全國愛國民衆一致起來，
一脚踢開國民黨及一切南北新舊軍閥的蠢動政治，
實行全民武裝的自衛自決，

掃除共產黨，殺盡漢賊之類，
建設國家主義者的政府，
為全民福利的政治作戰！

新革命黨之精神及其黨員應有

之修養

曾琦講
朱道周記

十六年十月三十日在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留日總支部講

諸位同志：中國今日這種外侮紛乘，內亂迭興，山河破碎，網紀蕩然的局面，熱心救國的志士們，誰都知道非團結起來，從事革命運動，不足以挽回祖國危亡的頹勢了；可是民國十六年來，革命的呼聲，響徹雲漢，從國民黨到共產黨，誰都講革命，而何以革到現在，國事竟愈弄愈糟，中華民國的國命，竟致奄奄垂危呢？覺悟的青年們，到這裏就知道革命雖是急不容緩的事實，而革命的途徑，却很有選擇的必要，於是才有新革命黨的組織。

新革命黨和舊革命黨的區別在那裏呢？假如還是以暴易暴，換湯不換藥，那結果國事一定更糟，又何必多此一舉？所以今天的課題是「新革命黨之精神及其黨員應有之修養」，就是要使諸位知道新革命黨應努力的途徑，是和舊革命黨不能相同的！

新革命黨的精神和黨員應有的修養，意義是一貫的，革命黨的精神，從何而來呢？從黨員修養而來，黨員修養工夫之深淺，便是整個的黨的精神的表現，豈不是二而一的嗎？所以特為把他合併來講，既是一個新政黨，並且是一個革命的新政黨，那末，他對國家社會甚至對於世界，所負的責任，與所及的影響，當然

是特別的重大的，要想得到國民的信仰，完成他應盡的責任，達到他預期的目的，那就不能不於他的真精神，時時加以十分的注意，金錢實力還是次要呢！

以下將本題分為四段來講：一，新革命黨發生之原因；二，新革命黨與舊革命黨之差異點；三，新革命黨代替舊革命黨打倒一切惡勢力的可能；四，新革命黨員應有的修養。

一新革命黨發生的原因：天下事有果必有因，況政黨之廢興，關係國運之安危，特別含有重大的意義，不可不明白他的來源。本國的發生有兩大原因，前面曾約略提及，現在再詳為說明。

甲，政治社會之腐敗 從來革命黨之起因，大都由於政治社會之不良，內呈不安的現象，外受強敵的壓迫，迫得國中有志青年，不得不揭竿而起，本犧牲的精神，結嚴密的組織，用快捷的手段，以救危定亂，安內攘外，建設革命的新國家，因為禦侮殺賊，除舊佈新，事業至偉大，成功至困難，非流血革命，經過長期的奮鬥不可；要靠改良派的主張，對國賊和衷共濟，對強敵開誠佈公，那百孔千瘡的中國，怕一輩子也改不好，非但改不好，反致國脈摧殘，益滋紛擾，救國適以禍國了！因此，一般眼光銳敏，腦筋清楚，志趨遠大，熱心救國的青年，自然要結合起來，組織新的革命黨，而本國遂應運而生了！

乙，已成政黨的腐化 革命黨的產生，既是順乎國情，應乎潮流，代表極大多數國民的心理，從事革命的，那末，如果已成政黨，確能堅持他原來的志趣，純潔的黨格，勇猛的精神，繼續為全國國民謀幸福，與惡勢力奮鬥，人民當然沒有話說，新革命黨更無成立的必要；不幸事與願違，實際上共產黨根本不要國家，不顧廉恥，不擇手段，根本與大多數國民心理違反，固不必論

；即以國民黨言，同盟會時代，本黨人公開的革命團體，但自民元以後，便腐化起來，到孫中山逝世，更是一場糊塗，口稱黨內無派，而事實上左右緩急，新舊地帶，大小強弱，派別紛歧，口呼打倒投機分子，惡化腐化分子，然而試一解剖，除去這三種人物以外，黨內又有幾人是清白的呢？就權奪利，作威作福，勇於私鬥，怯於公爭，到現在簡直是軋轢破裂，一發而不可收拾，革命的目的是什麼？革命的精神在那裏？何以濟國家之難？何以壓國民之望？國事危殆，志士痛心，舊革命黨既屬絕望，則新陳代謝，本團自然當仁不讓，担起救國的重任，不過這千鈞的重任，我們是否担當得起，要看同志們的努力如何了！

二，新革命黨與舊革命黨之差異點：就我的觀察和見解，新革命黨應當有十點是不能與舊革命黨相同的：

第一，舊革命黨為目的的不擇手段；新革命黨認定目的的神聖，同時手段亦須神聖化。革命黨的基礎，是建築在民衆的心理上面，故民衆心理的向背，便是革命黨成敗利鈍的試金石。怎樣能博得人民的同情，取得人民的信心呢？這要實際上表現如何，就是說要靠革命黨人運用的手段如何，是否言行一致，是否朝秦暮楚，是否陰險狠毒，是否姦虜焚殺，……決不是三言兩語，貼標語，叫口號，便可以欺動人心，掩得盡天下人耳目的，手段的優劣高低，關係於團體前途者既如此其重大，那麼如果革命黨不擇手段，他的敗壞簡直可以預斷的，共產黨的信條，就是「爲目的的不擇手段」爲主義不顧國家，「他們的寡廉鮮恥，卑污苟賤，本不足奇；但是國民黨呢，近十餘年來所表現的事實，聯軍閥，被軍閥所利用，容共產黨，被共產黨所破壞，又何嘗擇過手段呢？兄弟不敢誣蔑人家，事實昭彰，人所公認，結果我們看，共

產黨成功沒有？國民黨成功沒有？一時的勝敗，那能做完全成功的保障？固然，他們的失敗，不完全在不擇手段，然至少亦是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前車可鑒，新革命黨再萬萬不能步他們的後塵，要達目的，固非運用手段不可，然而目的的神聖化，同時手段亦須神聖化，不可違背天良，違背輿論，光明磊落，一秉大公，內既可以固結同志，外亦可以博得國民同情，這樣神聖的目的，才有達到的希望；手段如果太卑鄙了，即有良好的目的，也是枉然。若是手段既然惡劣，目的又不正大，那更爲萬人所不齒了，成功云乎哉！

第二，舊革命黨以革命爲職業；新革命黨則以革命爲手段，另有與其才能相稱之職業，偉大繁雜的革命事業，不經過長時間肉搏奮鬥，多數人的流血犧牲，備嘗艱苦，斷不能輕易成功的；如以革命爲職業，即是藉革命維持其生活，既爲生活而來，要他因顧犧牲，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未免與虎謀皮，如何可能！在共產黨固然是進黨便領盧布，彰明較著的爲盧布而革命，革命便是他們的目的；國民黨也因一黨專政，公然宣傳要解決生活問題的，應進黨工作，因此自黨軍勢力至長江以後，進黨者秦半非爲救國而實行革命，乃爲解決生活問題而呼喊革命，則至升官發財，爭權奪利之怪象，層見迭出，神聖的革命事業，變爲飯碗地盤的戰場，努力之方向既易，成功之希望永絕，甯不痛心！因此新革命黨人，除有極少數的人專心致志用全部時間和精力從事革命，策劃革命，指揮革命外，大多數黨人一面應有與其才能相稱之職業，成功時固可本其經驗，從事建設，失敗時也不致因生活問題而變節投機，如果以革命爲職業，固然不能成功，就是萬一倖得，得一結果，而多數黨員除革命外無所長，遊民偏全國，怎

麼能建設？這是多麼危險啊！

第三，舊革命黨只知破壞而無建設，新革命黨知破壞同時亦能建設。革命是為建設而破壞的，沒有建設，又何必破壞，所以新革命黨人，固應知破壞，同時亦不能忘建設，共產黨本來不曉得什麼是建設，只曉得利用流氓地痞，暴動搗亂，破壞一切，打倒一切，連知識階級都要打倒，其實如果知識階級真的倒了，固然無從建設，即破壞亦不是有組織有計劃的破壞啊！國民黨呢，民國元二年，佔了十多省的地盤，一事無成，怨聲載道，經營十餘年的革命根據地廣東省，還不是赤黨橫行，盜匪如毛，交通教育，那一件有了進步？最近打到長江流域，除了改旗幟，設機關以外，人民所享受的利益在那裏？盜匪日益猖獗，赤黨肆無忌憚，八月二十八申報載白崇禧演講，也直認革命軍到江浙以後，耗金錢數千萬，無一毫建設表現，這些都是事實，我們決不造謠，這種無建設的破壞，只有斷喪國家元氣，搗亂社會秩序，救國救民，直是欺人之談！如果說要待全國統一之後，才談到建設，那末，「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況事實上國民黨統治下的各省，人民所受的苦痛如何？積極的利益享不到，消極的禍害還只有增加，像這樣又何貴乎要革命呢？諸位同志，我們要想使本國為新革命黨嗎？我們備具破壞和建設的能力嗎？雖然本國的歷史還短，時機未至，不能有事實表現，然而心目中總應時有能破壞亦能建設的觀念，努力奮鬥，革命不忘讀書，救國不忘修己，庶幾不致蹈舊革命黨之覆轍，自取滅亡！

第四，舊革命黨重公德而輕私德，新革命黨公德與私德並重。我們常聽見人說，只要對黨務努力工作，至於他個人為人如何，道德如何，這是個人私德問題，可以不管，因為如此，講革

命的人儘管狂嫖濫賭，儘管抽鴉片，儘管討幾個姨太太，甚至於儘管敲竹槓，綁肉票都可以，只要不妨礙黨務的進行，不放棄分內的工作；這種言論，這種事實，在不顧廉恥，打倒道德觀念的共產黨，本不足奇，但是一面反對不顧廉恥，反對打倒道德觀念的國民黨人，也公然犯此，實在不能不令人痛心！姑不論領導革命的黨人，公德私德，都應高人一等；即退一百步說，私德不注意的人，果具於黨務無礙，努力工作嗎？耽於逸樂的人，孜孜惟聲色貨利是求，人的時間精力有限，這樣人說他還能和注意私德的人一樣的努力為黨國奮鬥，誰肯相信？而且革命事業，建築在人民心理上，成敗存亡，視人心之向背而定，在普通社會上，要是一個行為不檢私德欠缺的人，任有三頭六臂的本領，要叫社會人士誠心信仰他，死心塌地的服從他，聽他的指揮，去革命，去効死，怕不容易吧！要是一個革命的人物，失了人民的信仰，而還說他只要努力工作，不與黨務有礙，這是什麼話呢？何況不注意私德的人，根本就少有效死向善的精神啊！新革命黨人，既知人家只顧公德，不顧私德，一定不能成功之事實，自然要改弦易轍，公德與私德並重了。

第五，舊革命黨重感情而輕理智，新革命黨則理智與感情並重。感情是宇宙間的原動力，本乎感情，可以發生偉大的力量，在人與人之間，是萬分不可少的，發於家族，使人能父子孝，兄弟弟恭；發於國民，使人能殺身成仁，捐軀衛國；這是多麼可貴啊！兄弟本來就是一個重感情的人，不過感情是波浪式的，忽起忽滅，時隱時現，捉摸不定，不可持久的，如果沒有理智約束他，調劑他，便會奔騰澎湃，流於偏激，譬如風雨行舟，一面固然要張起感情的槳帆，乘風破浪，一面還要挹持理智的舵，使

不致隨波漂泊，走入迷途，共產黨人打倒舊階級，主張唯物史觀，根本蔑視理智，否認理智，好叫一般無知青年盲目羣衆，惑於無稽邪說，幼稚論理，甘心作一機械，聽少數人任意指揮，這是極顯明的事實，不用多贅；國民黨在同盟會時代轟轟烈烈，憑着一腔排滿的種族的感情衝動，一鼓作氣，推倒滿清，可是多數會員並沒有想到滿清推倒了以後該怎麼辦，所以對象一經消滅，再加袁氏壓迫，感情就冷下去，各人多半去爭權奪利，什麼民權民生，也不講了，團體也就無形瓦解了。這實是全憑感情衝動的失敗，還有一層，革命黨對內對外，決不是只靠掀風作浪，叫囂奔突，所能了事的，他方面也須頭腦冷靜，審慎周詳，運用精密的理智，以策劃一切，所以我敢斷言，真正徹底的革命，能破壞又能建設的革命，去感情固不可，去理智而全仗感情用事，結果也是失敗！

第六，舊革命黨重首領而輕黨員，新革命黨則首領與黨員並重。無所謂領袖，人人皆能令又能受命，革命黨員在黨以內，應當是平等的，雖有才能高下之不等，職務性質之不同，然而不能有崇拜偶像的觀念，不能有首領和黨員的階級存在。共產黨國民黨的人常說我們崇拜英雄，平心論之，果真有驚人的功業救國家的偉人，爲什麼不值得崇拜？然而崇拜他的人格，崇拜他的功業，這人即不在黨內，我們也應崇拜他，不過不能像偶像般的崇拜他啊。像共產黨之於列寧！國民黨之於孫中山，生則高呼萬歲，奉之爲偶像，孫中山死了，國民黨人還要讀遺囑，舉行紀念週儀式，這種偶像式的崇拜，實在不是新革命黨所應有的，孫中山先生當改組中華革命黨的時候，在入黨志願書上公然標明絕對服從孫中山先生等字樣，中國國民黨的總章註定總理是孫中山，

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議決案，孫中山一人可以左右，像這樣簡直是天下爲家，如果孫中山果然有做總理的資格，當然會被選，何必特別註明表示惟我獨尊呢，結果總理一人要聯俄容共，就得聯俄容共，總理一人要結三角同盟，就得說段張是接近民衆的軍人，這豈不是全黨數十萬黨員，唯孫中山一人之馬首是瞻，做他的奴隸，孫中山如果信從一個小人作弄，那國民黨不是三民主義的黨，而是孫中山一人的私黨了！而事實上又弄成孫中山在日，西南各省亦不願服從，孫中山死了，國民黨便分崩離析，不成其爲黨了，諸位同志，本國正當萌芽時代，所有團員，將來都是幹部人才，都是領袖人物，萬萬不可自棄，須要修養自己的品德，培養自己的學術，鍛鍊自己的才能，努力團體的工作，勉爲一個既能令又能受命的分子，這才是本國的中堅人物，也才配稱一個新革命黨的黨員！

第七，舊革命黨重政治而輕社會，其改革爲自上而下；新革命黨則認定社會運動尤重於政治運動，其活動之方向爲自下而上。從來作革新運動者，只注重上層的軍事政治工作，以圖奪得軍權政權，實行其主張，認社會運動無足重輕，以爲民衆是被治者，只須軍政權到手，便可運用自如，結果居高臨下，驕奢淫逸，常不免有違反民意的事實發生，這種下層基礎不穩固，猶如建屋沙上，易遭顛覆，同盟會辛亥革命的成功，完全是拿種族觀念運動軍隊反正，推翻滿清政府。清帝退位，以爲即是革命成功，大家多去爭飯碗奪地盤，無暇顧及社會方面的工作，結果袁世凱兵力一到，無民衆實力爲後盾，就只有望風披靡，現在國民黨雖也從事下層工作，但總近於點綴風景，不甚着重，黨員又不自愛，結果雜色軍隊，雖然拉到，不久又反叛，民衆名義上算組織了，

但因黨員的行徑不滿人意，因而懷恨黨的本身的實在不少；加以軍隊摧殘黨部，赤黨搗亂民衆，栖栖皇皇，不可終日，新革命黨認定得民者昌，失名者亡，民意的向背，爲革命事業成否之標準，故上層工作固須注意，而民衆基礎尤須建築鞏固，如果得民衆爲後盾，進而爭奪政權軍權，才能步步爲營，不致中途崩潰，而最後成功，亦能獲得。

第八舊革命黨多個人活動，新革命黨則重團體的活動。物理猶物理，一團體各分子皆向同一方向活動，則其向某方向活動力超於各分子力量之總和；如各分子活動方向不同，則其活動力互相牽制，結果其團體活動的總力量必大減，如果向反對方向活動的分子及其力量過多，其團體一定也向反對方向移動，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舊革命黨因爲要求速效，利用已成勢力，又不得不濫收黨員，虛張聲勢，遂致個人主義的投機分子，別有懷抱的軍閥政客，乘機混入，藉團體爲進身之階，結果整個的團體爲少數人所利用，而此少數人者又因主張不同，見解不同，利害關係不同，各自爲個人活動，而團體指揮不統一，步驟不一致，力量也因不集中而消失，乃至消滅了，這種現象，在共產黨還少見，在國民黨却很多；即如孫中山死後，本來是反國民黨，且屢與孫中山兵戎相見的唐繼堯，竟就宣佈就迄未承認過的副元帥職，顯係別有野心，在國民黨羣起伸討的當兒，鼎鼎大名的國民黨健將李烈鈞竟首先拍電歡迎，這便是有礙團體的個人活動，照章早應除名，至少應加以嚴重警告，以重黨紀，但當日李氏非但絲毫未受懲戒，且到處受人歡迎，這種事實，到現在更多，同在革命旗幟下的軍人，應當團結起來，合力北伐，但是閩粵湘滇，那裏不自相殘殺，這又不是個人活動嗎？這種個人活動的結果，是黨

譽損失，黨員遭殃，人民塗炭，還談什麼革命？新革命黨應深明此義，吸收分子，應首先察其是否純潔，能奮鬥，是否爲個人主義者，再詢其是否澈底信仰主義，是否願受團體約束，如各種條件都合，再由介紹人切實負責介紹進來，進來以後，如發覺有不純粹的地方，便應加以嚴格訓練，如仍不改，則予以嚴重懲罰，重或除名，亦所不惜，絕對不許個人對於同一問題，有越出團體主張之主張，不聽團體之指揮，如是團體才具有力量，才真能以少勝多；諸位同志，這就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啊。

第九，舊革命黨組織簡單而散漫，新革命黨組織嚴密而整齊。團體組織有兩種，一是柔性的學會式的團體，一是剛性的軍隊式的團體，例如同鄉會同學會學術研究會等，聯絡情誼，研究學術之外，無法約束其會員，使其一律工作，一致行動，這是柔性的團體；剛性的團體則不然，例如軍隊，團體有自由，個人不能有自由，個人的行動，完全聽命於上級幹部，如是才能整齊步伐，衝鋒陷陣以作戰，革命黨的敵人，是內有國賊，外有列強，革命黨的工作，是殺賊禦侮，救危定亂，敵人至強固，工作至繁難，當然需要剛性的軍隊式的團體，共產黨知之，他們的組織極嚴密，防守則有共產黨第三國際，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國民黨左派，各種學生會工會農民團體等民衆組織，共有五重乃至六重防禦線；他們的攻擊，有統一的指揮，取包圍截擊的方式，所以常能以少制多，國民黨人數雖多，而組織簡單，只有一重防線，且分子複雜，思想散亂，故多各自爲戰，不相照應，因是身陷共產黨的重圍，幹部亦被鑽進襲擊，故人數雖多過共產黨十倍，乃至數百倍，終致不能應戰，手足無所措，而致慘敗，現在雖然清黨，有重整旗鼓的機會，但以不明組織之如何嚴密

，毫無辦法，本國於此，可以知所警惕了，我們的敵人，除軍閥列強外又多一個共產黨，軍閥不足畏，無組織，無計畫，獨是共產黨却是目前的大敵，共產黨不打倒，中國政治決不會上軌道，然而共產黨的組織那樣嚴密，我們的組織至少也要勝過他，較他更嚴密才能制勝呢！

第十，舊革命黨紀律毫無，新革命黨則有鐵的紀律。舊革命黨何以見得組織散漫？為什麼多個人活動？這就是因為毫無黨的紀律，以範圍黨員，維繫黨員，因為無紀律，黨員可以任意曲解主義，宣傳共產，組織黨團，活動共產；因為無紀律，黨員可以各樹派別，擁護個人，持功驕縱，排斥異己；至於不明黨章，不知黨義，不服命令，不聽指揮，更是常有的事，像這樣的黨，實在不能恃以作戰，其理由已在前幾節說明了，至於新革命黨呢，他既然是剛性的軍隊式的團體，自然有他的軍法和軍令，這軍法軍令是什麼？就是所謂鐵的紀律，這有兩層意思：一是黨之下無個人，只要你同是黨員，不問你年齡地位，不問你資格名望，也不問你學問和功業，犯了同樣的過失，就得毫不客氣的受同樣的懲罰；還有一是法律之前無情感，凡重情感，則不免枉法徇私，既不能懲奸，又何以服衆？故通容不得，從權不得，如果紀律嚴明，令出必行，則黨員自勇於爲善，憚於爲非，而此黨有不行動一致，主張一致，組織嚴密，指揮如意的，其誰信之？共產黨明白這個道理，常自矜有鐵的紀律，他們也實在辦得到執法如山的程度；國民黨就毫無紀律，差不多不能算做革命黨，共國之戰，就在紀律的嚴密不嚴密上，就已經可以測知其勝敗了！本國既認共產黨爲目前的大敵，當然應採鐵的紀律，來繩正黨員！

以上將新革命黨與舊革命黨之差異點大致說完了，我們試持

此十標準以衡量今日國內的所謂革命黨，來證明新革命黨代替舊革命黨打倒一切惡勢力的可能，所以下面就是：

三，新革命黨代替舊革命黨打倒一切惡勢力的可能，國內現在所有的黨派，稱得起是革命黨的，除了本國以外，要算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了，他們是不是新革命黨呢？或是已否備具新革命黨的條件呢？現在逐條來衡量研究：

第一，兩黨都是爲目的不擇手段，不能算是新革命黨。

第二，兩黨都是以革命爲職業，不能算是新革命黨。

第三，兩黨都是只知破壞而無建設，不能算是新革命黨。

第四，兩黨都是重公德而輕私德，不能算是新革命黨。

第五，兩黨都不重理智；共產黨又不重感情，國民黨前雖重感情，而現在連熱烈的感情都沒有了；上海黨部最近請政府保障

生命安全，（見各報）夫革命黨員個個都是戰士，在軍人保護下的革命黨，誰不會幹？光復以來的革命精神那裏去了！這樣既不重

理智，又沒有感情，簡直并革命二字也不配講了！

第七，國民黨的活動自上而下，不能算是新革命黨；共產黨活動注重下層工作，但同時捧馮玉祥，唐生智，以前還捧吳佩孚

陳炯明，所以還不能完全說是新革命黨。

第八，國民黨多個人活動，不能算是新革命黨；共產黨少個人活動，在這點算勝過舊革命黨。

第九，國民黨組織極散漫，不能算是新革命黨；共產黨組織比較嚴密，這點算勝過舊革命黨。

第十，國民黨無紀律可言，不能算是新革命黨；共產黨有鐵的紀律，這點算勝過舊革命黨。

總而言之，新革命黨的十條標準，國民黨竟沒有一條相合，



絕對是一個舊革命的黨；共產黨在十條中，只合三條半，仍不能算是一個完全的新革命黨。我前面已經說過舊革命黨無論從那方面看都不能成功，所以國民黨的失敗是不成問題的；至於共產黨呢，雖不能完全說是舊革命黨，然而主義荒謬，手段卑劣，公然主張打破國界，打倒知識階級，而從事於暴動搗亂的世界革命，毀滅國家文化，摧殘愛國運動，是革命方向已錯，縱令不完全失敗，然而要他達到我們大多數人民所希望中華民國的獨立與統一，實在是「緣木求魚」，「緣木求魚，猶無後災，以共產黨的所為簡直會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域，亡國滅種而有餘，他的成功，就是中華民國的末日，這種喪心病狂的暴動，怎能博得人民同情，不得人民同情，就是違反成功的根本條件，所以也決不會成功，至於其他一切的惡勢力，比國民黨共產黨更遠不如，要打倒他真是如摧枯拉朽啊！

國民黨共產黨既都不能成功，然而危亡的祖國，終於是要挽救的，因此第三個真的新革命黨的需要，實是迫不及待了；本團就是應這個迫切的需要而產生的，如果我們能與新革命黨的十個條件完全相合，那最後的成功，當然屬於我們，現在我們的目的固然神聖，手段也很光明，我們不以革命為職業，我們是為建設而破壞，如果破壞以後，兩年內仍於國家毫無建樹者，願全體自殺以謝國人，以為只知破壞不能建設者戒！我們公德與私德並重，我們感情與理智並重，固然有為國捐軀的熱情，也要有條分縷析的機智，我們無所謂首領，能為國為黨盡力者，都是首領，我們的活動是注重從下而上，先築民間的基礎，我們的同志，都須受團體的約束，不准有各自為謀的個人活動，我們是剛性的軍隊式的組織，我們也有鐵的紀律，我們對於新革命黨的條件，沒有

一條違背，所以本團的成功，只是時日問題罷了！如果本團不成功，誰還能成功呢？

四、新革命黨黨員應有之修養，我們成功的基礎是打定了，我們事業的規模是粗備了，然而我前面會說，革命決不是件容易事，尤其是我們現在所處的境地，人民的知識這麼淺，國家的病痛這麼深，我們的敵人內有軍閥官僚政客共產黨以及其他的惡勢力，外有赤白新舊帝國主義，在三四重壓迫下的我們，要想爬起來重見天日，就看我們能否肩起這千鈞重的國事重擔，反抗所有的壓迫，擊破當前的重圍？如果不能，就是有這麼一點基礎規模，也是不可靠，也決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啊！要想担起這千鈞的重担，就全看我們新革命黨員平日的鍛鍊修養如何了！

新革命黨黨員應有之修養是：

一、堅強的意志。堅強的意志是什麼？就是立定救國志願以後，就得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行吾所志，萬不能中途變節。艱難困苦的革命事業，如使投機自私，反覆無常的人去做？荆棘滿地的路途，令水性楊花，飛揚浮燥的人去走，一定會遇險而退，臨難苟免，戒機貽誤，前功盡棄，如果沒有摧堅克銳的毅力，披荆斬棘的意志，要想成功偉大的革命事業，真是夢想。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實是我們新革命黨員最好的格言！

二、熱烈的感情。不是熱烈的愛國者，決不會為國效死；不是熱烈的愛團體者，決不會以生命與團體打成一片；非熱烈的愛同志者，決不會同患難，共生死，這種愛，就是從感情生出來的，沒有熱烈的感情，決不能成驚人的功業，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的鮮血，是熱烈的感情迫他流的；荆軻最政的頭顱，是熱烈的感情

通他鄉的，革命黨員，如果沒有精密的理智，固然不易成功，但如沒有熱烈的感情，簡直發動都不能，理智是機械，感情是發動機械的電力火力，機械不健全，固然不能有良好的出產品，但如沒有電力火力，機械動不得，革命的同志們！你們的火力電力在那裏呢？

三、豐富的知識。建設的時候，要有豐富的知識，破壞的時候，又何獨不然？不過這裏所講豐富的知識，是除專精的技能以外，革命黨員所有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常識，應很豐富，否則決不能運籌帷幄，亦不能知人曉事。共產黨爲着要使人做他們的機械傀儡，供他們的騙策指揮，所以不希望人有知識，而高喊打倒知識階級，以實行愚民政策，我們是希望人人做救國的，健全分子，尤希望我們的同志有做領袖的能力，所以爲着將來要建設，固要豐富的知識，就是爲着現在要破壞，也要有豐富的知識！

四、犧牲的精神。所謂犧牲的精神，不外（一）犧牲個人的生命；（二）犧牲個人的意見；（三）犧牲個人的利益，三者之中，以犧牲生命最難，能可貴，因爲生命都可置之度外，還有什麼顧惜，要想革命成功，又非與敵人決一死戰不可，人人不必皆犧牲生命，而却不可沒有效死的決心，第二重要爲犧牲意見，各種團體之破裂，多由於分子之固執成見各走極端，其實只要救國的目的不變，其餘枝節問題，皆應聽衆公決。如果生命意見都可犧牲，那個人利益當然可以犧牲，因爲個人利益，都不肯犧牲，就根本不配做一革命黨員啊！

五、勤勞的習慣。勤勞的習慣，本來是要活在世界上的人所不可少的，不過在革命黨員，尤其要緊。革命是最繁雜的事業，又是最苦惱的工作，斷不是懶惰因循，畏難苟安的人所能勉強

幹的，既要苦口婆心，筆槍墨劍的宣傳，又要跋涉奔波，磨不厭磨的奮鬥，更要抽空偷閒的披閱書報，作宣傳和作事的資料，和準備，沒有勤勞的習慣，怎能耐得起不疲乏思退呢？

六、合羣的道德。合羣的道德，就是團體的公德，我前而在將政理與物理相比時，曾謂團體的分子如主張不一，行動不一，互相紛爭，互相牽制時，團體的力量必致消失，故爲增厚團體的實力起見，各黨員不得不注意團體內的公德，同志間和衷共濟，合作互助，利來讓賢，事來爭做，有禍同當，有福共享，如是則同志親如骨肉，團體自然強固，中國的大病就在人民如散沙，而有志救國者，如又不能合羣，則組織何能嚴密？國事自更致紛亂了！

七、規律的生活。軍隊的使命，是禦侮殺賊，是衝鋒陷陣的作戰，他們爲要增加作戰的效率，增厚作戰的實力，所以生活是規律的，新革命黨的組織既是軍隊式的，黨員的工作也是與敵人作戰，所以黨員的生活也應當是規律的，西洋的生活，一向就有規律的習慣，讀書作事，遊戲休息，都有一定的時刻，所以時間很經濟，作事有秩序，又有效率，即中國有爲的人物，也是如此，曾國藩在軍中，每日上午治軍事，下午治餉事，晚間讀書寫字，不稍間斷；宋教仁在日本，上午到同盟會機關部辦黨務，下午到圖書館看書抄筆記，晚間到各處會朋友談論國事，數年如一日；所以他們工作也做了，經驗也長了，學識也增廣了，我們的同志，也應當學着養成規律生活的習慣，才能於服務的時期，讀書的時期，也能爲黨效力，也不致因爲努力黨務，忘却讀書和作業，時間經濟，腦力經濟，精神也經濟了。

第八、闊大的胸襟。孔子所說「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

「雄偉」，的宏字，就是這裏所謂闊大的胸襟，惟宏者才能容人，惟宏者才能禁得起困頓挫折，才不致畏強凌弱，更不致趨炎附勢；與人爲善，取人爲善，猶如大海，春江水發，則爲衆流之匯，秋冬潮退，又爲衆流之源，遇大風暴，只在表面稍起波浪，而全局毫不爲動，革命的事業，是艱難困苦的，偉大事業，斷不是單靠一二人大刀闊斧所幹得了的，既須臨大難而不懼，復須合羣力以制敵，那裏是朝秦暮楚，妬善嫉賢，度量狹窄的人所能當此大任的呢？

九、勇敢的精神。勇敢的精神，爲作戰的根本精神，雖有計畫，雖然名正言順，如臨難苟免，沒有勇往直前，一鼓作氣的精神，非獨不能克強敵，連脆弱的敵人也說不定打得倒，破壞建設，真是任重道遠，那裏是無胆量的人所能幹的？「知恥近乎勇」，革命黨人原是洗雪國恥的，如果不勇，即不是知恥，真知恥的，看着現在國恥的賣國喪權，從前滿清的割地賠款，以致我們不能和外人同在世界上一獨立自由人，怎能不趁滿腔熱血，奮不顧身，向前進攻呢？

十、專精的技能。最後還有專精的技能，也是新革命黨員所必需的，即不以革命爲職業，又要謀將來的建設，沒有專精的技能，如何辦得到？即有熱烈感情，犧牲精神，闊大胸襟，等美德，亦終於不脫爲舊革命黨之窠臼，欲求成功，實是萬難！專精的技能，實是謀個人生活，團體發展，國家建設的惟一工具啊！如能照規律的生活去做去，一面救國，一面學得專精的技能，也不是難事。

諸位同志！我們眼看着舊革命黨將次失敗，新革命黨除本國外又沒見第二個，在這危如累卵的祖國裏舉目四顧，那安內攘外，

起衰振廢的責任，不得不落在我們的雙肩，我們新革命黨的規模粗具，革命事業的基礎才定，我們的成功極有望，我們的前途至光明，然而我們如果在這波濤洶湧的急流裏，不倍加努力以挽此既倒之狂瀾，或即以此區區者自滿，不再前進，勢且蹈他人之覆轍，降入舊革命黨隊裏，隨狂風之飛捲，沉沒於浪心海底，此五千年的古國，亦必成歷史上的名詞，想到這裏，痛心曷極？

諸位同志！我們應當合作互助，和衷共濟，犧牲個人的自由，服從團體的指揮，共謀全黨的發展；我們應當堅定我們的志趣，鼓起我們的勇氣，仗着豐富的知識，照着詳密的計畫，耐勞苦，有秩序，不計利害，犧牲一切，趁滿腔的熱血，衝進敵人的營壘裏，殺賊禦侮，建設獨立統一的國家，國家主義幸甚！中華民國幸甚！

今天是兄弟亡命到東京以來，最後一次與諸君相見，此後悵惶奔波，行止還不能定，然總希望他能在國內總動員的時候，在戰線上，再與諸同志握手相見！謝謝諸位！

今後之革命

（續前期）

李璜

三、今後革命之方法和步驟

我們在去年，很早的便不贊成國民黨和共產黨這種革命的方步和步驟，所以在我們去年的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對時局宣言上，便明白標題爲：

反對與佩孚式的武力統一，

反對共產黨式的包辦國爭！

我們以爲在這偉大的中國裏，這種征服式的革命方法，不但足以暴易暴，而且是絕無實現的可能！并且以爲這種專制式的黨

國體度，不但是在二十世紀民權發達的時代行不通，而且自國一隅，難操成羣，結果賢者裹足，投機者競進，軍閥官僚的政治勢不能免，糾紛亦將無已時。不幸我們的話竟驗了！今日國民黨中重要份子如李石曾先生亦謂「專政集權」乃為古今中外民黨之所反對，所以他主張「分治合作」。李先生并謂：「不幸國民黨有一時為共產黨假借利用，盡行改變其精神，適成絕對相反之思想。」不過今日清黨已算清了，共黨已去了，而何以這個與古今中外民黨適成絕對相反的思想及行為還存在於國民黨內呢？未必是中的俄國共產黨「皇帝思想」的毒太深了嗎？不是的。這是下手革命的方法和步驟便錯了！——一直鬧到今日這個樣子，便只好是這個樣子，所謂鬧成僵局，沒可救藥。譬如做文章一樣，起初運思下筆便沒有弄清楚，一直做出來，這篇文章就使有高明老師也無法改好的，只有重新做過。在今日這種青天白日旗下的局面，無論「專政集權」或「分治合作」，還不是為軍閥政客所利用咧！因為舊軍閥政客都一齊搬進了國民黨，而且為國民政府中央以至各省的首宰，那還有何話可說，有何理可講，他們何時夢見過古今中外有這「一種民黨思想」啊！

所以只好重新來過！說到此地，我們不能不夾帶的報告一件重要事情，以引起我們同志及愛國民衆的注意，就是最近共產黨奉着俄國第三國際的命令，雖然尚不斷利用少數舊軍閥政客，但他的總策略却要重新另外來過了！照「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特刊」上所載，中國共產黨的總策略便是：（一）努力使羣衆自發的革命鬥爭得有最高限度的組織的性質；（二）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的農民暴動，形成儘可能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三）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與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

聯絡。」俄國第三國際這種暴動策略一定，馬上命令中國共產黨人極力準備，不到兩三個月湖北江蘇湖南廣東各地的暴動便發生了！殺人放火，強迫農工工作搶劫的行爲，簡直與張獻忠洪秀全一樣。——流氓之禍勢將復見於今日！所以一般有心人都不能不勝其擔憂，而國民黨中人如戴季陶也趕忙著書作文去指導青年人要相信共產黨的暴動，而去做殺人放火的勾當。但指導不過指導，在這樣煩悶而不能生活下去的環境當中，青年人實不能如戴先生所說，那樣去安心讀書。并且鬧來鬧去，學校快要鬧完了，連安心讀書的機會都沒有。青年們不起來打破環境，做甚麼呢？不起來革命又做甚麼好呢？國民革命這條路，走了一年半，既然愈走愈覺前途茫茫走之不通，青年們只好去隨着共產黨暴動，以求一快人意。說到此地，我們又要引吳稚暉在報上發表幾句誠實的話道：「現在的局勢似有異乎從前，因為一則國民黨的招牌也不是金字的了；二則習慣了他的名辭也就不算稀奇了；三則燒殺的味道實在是老祖宗一路講的，到反亂的時節本來不能免的，革命革命之聲充滿的不息，止知道革命就是反亂，反亂就是殺人放火……這也是替共產黨增的保護色。」

照事實說，革命本來與暴動差不遠。我們在醒獅去年紀念特刊上曾為革命下的定義是「被壓迫的人對於壓迫他的人給與一種暴烈的反抗」并且說：「革命這個字，用舊話來說，便是「以下犯上而作亂」！用新的話來說，便是「民衆否認現有的政治主權的効力，不但不再去服從，而且要加以破壞」，用俗話來說，便是「拆台」，「解體」；用術語來說，便是「民衆以暴力要求政局的根本改變」……」

不過革命的暴動絕不是共產黨這樣殺人放火，安心搗亂，有

意使多數破產，以便同他們一道體驗人的流寇式的暴動。——重
新來過并非這樣，却要辨明！——并且真正的革命，到了暴發的
時期，是先有了建設的準備，建設的把握，纔算得盡革命的能事
。了解到這里，我們可以陳述我們對於今後革命所定的方法和步
驟了！

我們這個革命的方法，我們曾名之曰「聯戰法」。其步驟是由
地方民衆武裝自衛，以求自治的起來（一）聯縣而革命，以破壞軍
閥的一省或數縣的惡勢力，以推翻這種一省或數縣的當權者，而
得着數縣或一省的自由改造自治憲法；（二）聯省而革命，以破壞
有數省控制權的軍閥的惡勢力，以推翻這種自命中央的當權者，
而得着全國政局的自由改造聯治憲法。

我們現在來對於這個方法和步驟說明一下。

第一，這個革命方法和步驟是農業社會所唯一應有而且容易
成功的。——國民黨的北伐革命是從統治階級下手，所以用力在
國各省最大軍閥官僚的響應。共產黨的社會革命是從工人階級下
手，最近更從土匪流氓下手，所以用力在圖繁華都市的擾亂。這
兩種辦法不但是真正的革命前面已說過來，并且於中國大多數
民衆不相干。中國根本是農業國家，全國人民百分之九十都是農
民。如果革命爲的是大多數利益，便該當特別從農民方面設想。
想到此處，我們便該當知道農民是有地方性的，明白些說，就是
農民老死不出鄉境，其對於土地的利害關係及依戀情感比城市的
人要深得多。因此自來保衛鄉里，辦團練以自衛，舉鄉中正人以
自治，這類事情是習以爲常，而且屢用以反抗過強暴的。遠之如
洪楊亂時團練，近之如四川湖南的團防，都是幹過很可紀念的革
命舉動的；四川的民團趕走過全川總司令黔軍首領袁祖銘，殺死

過幾個很有實力的師長。這些大小軍閥要在四川各縣胡鬧，惹惱
了各縣的團防聯合團攻起來，便立刻要他們繳械。這類的事已數
見不鮮。這不是老百姓真正的革命嗎？如果把他們這種革命精神
革命伎倆，擴而充之，養厚起來，軍閥土匪絕不能抵抗，用來抵
禦共產黨的流寇作亂，那更是恰好對症，在咸同時代已經奏了奇
效的！——共產黨如果決意效法洪楊，我們便決意效法曾左！——

——在這歷史的往効與目觀的成績上，既皆證明中國農民以地方觀
念，自衛手段而抵抗了強暴，恢復了治安，所以我們十分相信農
民保衛地方的實力，而我們的革命不是階級性的，而是地方性的
。我們主張革命預備以縣作單位，由聯縣而革命，改革了一省，
再由聯省而革命，改革了全國，都是本此地方性立論，在各個地
方利害上着眼而各自起來革命，再本互助的精神，彼此聯合起來
；只要做到彼此犄角爲援，堅壁清野，便足使共產黨的流寇辦法
和軍閥的盤據主旨不能復行其道，而非消滅不可！

第二，這個革命方法和步驟是一面破壞一面便有實現新建設
之可能的。——革命本來爲的是新的建設，以增進多數的福利的
。如果革之不已，一定要等到把全國征服了，然後再來說「整綱
飭紀」，「興禮作樂」，那嗎老百姓真是快要死完了！——中國歷
代都是這樣辦法。羣雄爭霸，大動干戈，你殺過去，我殺過來，
把老百姓看看殺得夠了，莫有人種田了，無法子再打下去了，然
後出現一位得便宜的來收拾殘局；他就叫作真命天子，來把天下
取了，——如果今日革命還是這樣征服式取天下的幹法，這種革
命我們真不敢領教！而且今日的老百姓也恐非昔日之比，還能這
樣的一味的讓你們羣雄長久蹂躪下去，而不起來自衛，并且今日
的外患如此其急。中國的秩序往往要被外國人來干涉過問，這樣

爭鬥不休，建設毫無，長此下去必成喪國亡國！所以革命而要求代價少，成功易，立刻實現建設，非走聯縣聯省的革命這條路子不可！譬如一省內有了十餘縣能夠聯絡起來，把這種土匪式的師長或軍長趕跑走了。那就立刻由各縣成立自治會議外，再由這十餘縣合立一個聯縣自治會議，以求對於革命進行上的嚴密互助和建設事業上的共同合作，至少如交通，實業，教育與社會經濟方面，便可以立刻舉辦許多事情。只要這樣一辦，鄰封幾十州縣便羨慕之不已，而立刻效法起來；然後再因革命的互助和建設的相需，又來擴大這個聯縣自治會議的組織。如此下去，省自治會議不難成立，省自治憲法不難頒布，省的建設不難百業并興，而其他的民衆見着如此成效也就要聞風響應，又何必由已自治的省帶兵去攻打，反惹起省界觀念的反感，而又成功征服佔據，違背民治宗旨，且永遠戰鬥不休呢？

這就是我們——國家主義者——革命的方法和步驟所以異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也就是在中國真正革命所應有唯一的道路！國民黨共產黨雖侈言革命，而都不走這條路；——國民黨不能走這條路，因為他們先總理所定的策略是主張南征北伐，與此路相反，共產黨不能走這條路，因為他們革命主張只重階級性，而且與小農制度的國情相反，所以他們只在城市鬧鬧——因此他們終歸失敗。

我們見着他們這種失敗，我們愈自信一年以來所走的路子。不安於現狀而有革命需要的朋友們，不必失望悲觀，走我們這條路上來！

(完)

詩

讀旅順實戰記

萍枝

旅順實戰記者，又名「肉彈」，日本陸軍大尉櫻井忠溫著，記日俄戰役事，世界戰紀名著之一也。黃膺白先生譯為中文，出版於十七年前，偶從友人處假觀，率題數絕於簡端。

萬劫脩羅起戰場，蟲沙今日竟何鄉？風雲魚鳥堂堂陣，惟供

他人說短長！

卅年遺恨棄珠厓，謀國空勞上相才，君自徜徉人自惜，有人旁榻借籌來。

沼吳霸越千秋業，冀爾懣懣武士風，極目神州人物盡，亂飛遺恨滿天東。

物競天存事本真，風雲念紀亦何新？清談莫笑王夷甫，投筆開荒有幾人？

讀台灣革命史

萍枝

海外珠厓二百年，故臣喬木雨茫然，金鞭玉鐙旋何日，白馬紅羊又一天，博浪報秦空有恨，陽關歸漢更無緣，明珠翡翠無人惜，腸斷齊州九點煙。

讀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

萍枝

太學諸生三萬人，當時鈞黨已無倫，豈知博浪椎秦後，更見田橫（借讀平聲）殉漢新。氣盡天南終有表，風欽左海最多仁（七十二賢，閩人最多）紛紛十六年來事，後死無人與繼塵。

更正

前期（一六六期）「第四次執監會閉幕」一文，題目「執監會」之下漏去「預備會議」四字，文中亦有數處漏去相同字樣，事關重要，特此更正。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六八期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本期目錄

對俄絕交後國人應注意的幾種隱憂

雲南護國紀念日我們的教訓

絕俄威言

墨西哥國家主義之兩面

法蘭西國家經濟議會的情況 (續)

聯治救國的步驟 (續)

繁獄七月的回憶 (二)

惠之

平生

黑雲

易君

叔耘

燕生

盧瑛

每號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歐美香港南洋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加二角六分，凡定閱全年者，請投函本社，郵票代價，以半分為限。
通信處 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私書函七番轉朱國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對俄絕交後國人應注意的幾

種隱憂

惠之

國民政府的對俄絕交令已經下了，雖然到此時才與俄絕交，已經未免太遲，然究不失為一種當機的決斷，在國民政府所有各種措施之中，這可以算得一件差強人意的事。

反共，絕俄，本為兩種絕對一致的政策，第三國際之與蘇俄政府，根本就是一件東西，不過外面做出兩不相關的樣子，蘇俄政府利用駐華公使館及領事館做擾亂中國的大本營，自北京搜查俄使館之後，已屢屢發現確鑿的證據，國家主義青年團在今春已主張非對俄絕交不可，故發表對俄絕交之宣言，以表示民衆已直接對俄斷絕關係。這種舉動並非出於意氣之見，實因確見共產黨利用蘇俄外交機關做種種陰謀活動，非斷絕外交關係不足以肅清共禍，彼時國民黨一部分人士，尚主張反共而同時聯俄之說，根本對於共產黨及蘇俄之真相均未了解。至今日，廣州，武漢，迭次將蘇俄領事陰謀破壞之後，始以廣州人民數千萬財產，數萬生命之代價，買得國民政府之一線覺悟。國民黨人如尚有悔禍之心，應該怎樣自備？

但時至今日始言絕俄，已經未免太遲了。蘇俄這幾年來，在中國的勢力已經根深蒂固，縱對外關係斷絕他們依然可活動的。在今日共產黨的勢力還滿布下層社會的時候，豈是一紙命令所能撲滅盡的？即以共產黨經濟而論，近來該黨自實行殺人放火之流寇戰略以後，所搶到之現金已經足夠此後數年內之活動，廣州一

市之精華今已盡入共匪之手，縱使遠東銀行倒閉，他們還是沒甚麼大妨害的。

報載施羅庭在外蒙大肆活動，雖未知其確否。但以理推之，蘇俄此後自當從此方活動，北方未來隱憂，恐亦不下於南方。

馮玉祥向與蘇俄關係最深，此次絕不能對俄真正完全絕交，乃屬顯著的事實，且其下層國民黨員仍多共黨分子，此後共黨在南方不能活動，必集中勢力於西北，倘使馮軍此後佔有直魯則共黨氣焰將復活，而與南方之純粹國民黨政府又有生問題之一日。

此次南軍攻下徐州，日本即有又出兵山東之說，其為替魯張作後盾不問可知，萬一南軍或西北軍再行北進，則日本人或即出而干涉亦未可知。如此則日本勢力亦將在中國大肆活動。魯張之勝，即日本人在山東之獲得確實地位。魯張若敗，奉張亦不能不退出關外，彼時奉系或即利用蘇俄與日本兩種外交後援與國民黨抵抗。近來日俄兩國外交上本甚接近，後藤子之赴俄，其中自有重大使命。蘇俄在今日勢窮智竭之際亦樂得與日攜手。奉系目前對滿蒙外交雖尚堅持，但日後能否繼續此種態度亦殊成問題。這實在是時局上一種重大的關鍵。

總之，時局如此，隱憂萬端，決不是我們可以樂觀之時。國民黨之已往政策既層層由其自己證明失敗，此後有無澈底的覺悟，尙成疑問。全體執監會議不日開幕，此時應該有點準備了罷，絕俄之後，我們應作之事尚多，決不可以就此放心以為無事，否則就中了共產黨的計了。

雲南護國紀念日我們的感想

平生

民國四月二十五日蔡松坡先生在雲南起義，討伐袁世凱篡國的罪惡，以後民國恢復了，這個日子便成了我們年年迴憶的紀念日。這個紀念日的意義，是代表全國國民愛護民國的熱誠，是國民人格的勢力的表現，不但非一黨一系人所能居功，就是有人出來居功，我們也不肯答應的。

誠然，雲南護國運動的中堅分子，有一部分是進步黨人，但他們不過適當那個時機，替國民幹了一件應幹的事，最後的原動力，還是國民。那時袁世凱的罪惡已經滿盈了，即使進步黨人不出來擔當這一件事，也還有其他的人要出來做的，所以進步黨人在那時不過替國民做了一番工具，猶如辛亥武昌的起義，也不過是同盟會人替國民做了一番工具。我們誠然不能忘了同盟會人在武昌起義中和進步黨人在雲南起義中所有的功績，但我們決不能承認這兩次義舉真是一黨一系的私事，是某一派人所能包辦的。倘若有人還這樣的存心，則其人之心可誅。

不幸在年年雲南護國紀念日的時期，常常發現這種黨派傾軋的怪現象，一面舊進步黨人自以為雲南護國紀念就是他們自己的功勞，把當時全國國民及各方面努力的真相一概抹殺不提。使國民受了一種宣傳的障礙，反之，與進步黨為政敵的國民黨人，又因為黨派意見的不同，竟將護國紀念在教育部所定的學歷上刪去，這固是受社會攻擊，始又由國府下令舉行。

我們國民當此時期，應該拿出正當的判斷來，拿出強毅不屈

的態度來，一面抗議進步黨人的包攬雲南護國紀念的功績，一面抗議國民黨人的輕視雲南護國紀念的節日。我們應當將雲南護國紀念的真意義，放在國民的基礎上，全國愛護民國的國民，一致起來擁護這個偉大的節日。

我們不但應當擁護這個偉大的節日，我們還應當更起來積極繼續這個偉大節日的精神，使他復活。

雲南護國紀念的真精神是反抗專制的，現在一人專制雖已失敗，但一黨專制則正在流行，並且北方還有恢復帝制的謠說，其餘軍閥的武力專制更是遍地皆是，我們只有繼續着護國紀念的精神，和這些專制餘孽作戰到底。

雲南護國紀念又是國民人格的表現，當日蔡松坡先生出師，曾有為國民爭人格的誓語，刻下國民人格之墮落較之彼時更有甚之。共產黨人受盧布的引誘，公然承認蘇俄為其祖國，較之為袁世凱上表勸進的人為數更多，其餘奴顏婢息於軍閥黨閥之下者，更不可數計，國民人格墮落如此，非再有一次護國戰爭，不能掃盡妖孽。

雲南護國紀念的成功是由於有地方的憑藉，故雖以袁世凱之勵行中央集權政策結果一遇地方有力之反抗，仍不得不驚惶失敗而死，我們相信中國此後國事之解決，仍不能不走地方革命之途徑，故主張聯省自治政策，反對吳佩孚將中正式之武力統一，這是在這個護國紀念日的當中，所值得提起的。

雲南護國紀念的所以成功，還因為首事諸人有公而忘私的偉大人格。蔡松坡先生舉義之初即有成功不做官，失敗必自殺之決心，其率兵自滇入川，歷盡艱苦，志氣毫不挫折，功成以後，立即解職。松坡先生死後，護國軍諸將領不能繼續蔡先生偉大的精

神，結果墮落爲軍閥，演爲西南內戰，誠爲可羞，然當時南北和議一成，軍政府立即取消，猶不失大公至正之心，皆松坡先生人格感化之所致。以視今之號稱革命政府，只知結黨營私將革命本義完全失去者，其相去誠不可以道理計。

護國運動也不是沒有缺點的，最大的缺點便是沒有有組織的民衆爲後盾，沒有政黨的正式結合，全憑幾個人的精神才力去冒險鼓動，結果領袖一死，全體就變成軍閥官僚，這是舊式政治運動的缺點，我們所當引爲啓發鑒的。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應當怎樣來紀念這個偉大的最有意義的節日？怎樣繼續護國運動的精神向一切當今的國賊作戰？這是全國有血性的愛國民衆，所應當一齊反省的。

絕俄感言

黑頭

容共聯俄，爲孫逸仙之兩大主張，自今年四月蔣介石等實行反共，容共政策乃根本取銷，自最近南京國民政府宣布與蘇聯絕交，聯俄政策乃又告終結。吾人三四年來，以反共反俄之標語，奔走呼號於國內外，既遭共產黨之壓迫於前，又受國民黨之疑忌於後，但吾人初未嘗以環境之險惡，稍易救國之初衷，仍一本所信，再接再厲。卒以事實日漸昭著，愚昧者亦不能不翻然改圖，輿論大告成功，狡黠者亦不能毫無顧忌。於是吾人雖仍日在被疑忌被壓迫之中，國民黨以事實之教訓，終不能不屈伏於吾人主張之下。

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吾人默計自十三年孫逸仙實行容共聯俄以來，全國之青年學生，工人，農民直接間接死於此兩大

政策之下者，何止十萬！全國貧薄之生產，犧牲於此兩大政策之下者，何止萬萬！痛定思痛，今日全國國民應曉然於鑄此大錯者爲誰，不能因其已死而不課以相當之責任。

抑吾人尤有感者，兩年以前，戴季陶著書反共，同時謂國家主義者反俄爲非，吾人曾於本報爲文駁之，謂國民黨容共本無誠意，特欲使蘇俄供給於共產黨之金錢武器，由陳獨秀輩之手轉移於國民黨而已，故聯俄乃其本懷，容共僅其手段，共可反而俄不可棄，此實國民黨不可告人之隱衷。但吾人逆料孫逸仙之粗枝大葉，決非陰險險狠如蘇聯當局者之敵，而國民黨之張良，陳平，叔孫通，如汪精衛，胡漢民，戴季陶輩，求之今日之中國共產黨，又實車載斗量，不可勝數，故吾人早已斷定國民黨必有今日之失敗無疑。然而戴季陶等至今日猶毫不愧悔，反視然以青年之指導者自居，將有所謂『青年之路』一書者出而問世，吾人觀其緒論，已目笑存之：三數年來，青年在國民黨指導之下已死亡殆盡，國民黨人所指導青年者，明明爲一條死路，豈堪一指再指耶？且戴季陶永長進。中外學者如林，可資青年之則倣者何限，而彼以爲青年所應服膺者，仍不外若輩之經理。且謂總理之遺教爲忠孝仁愛云云。夫忠孝仁愛等等，特中國故紙堆中之物耳，中國三四流之學者，其言忠孝仁愛之要義，已高出孫逸仙萬倍而有餘，果三民主義之精采僅是此等物事，則三民主義講稿尙有獲麟之價值耶！吾人憤國民黨人容共聯俄之兒戲，又感於國民黨內幾把稻草扇之妄誕不經，故因對俄絕交事而書其所感如此。

墨西哥國家主義之兩面

Notas de... 著 易君譯

墨西哥和墨西哥的人民，不曾注意到國際間，至少也可說以前未曾注意過。我們在本國實在能夠想到或注意到別國的許多問題。同時我們也有一種懼怕別國人的本性。但外國人在墨西哥極受和善的禮遇，尤以合衆國人民爲甚。或者有人要說懼怕外國人的本性，未必盡能。

國家主義的狂潮，激盪到墨西哥，使牠在現在發出了合理的呼聲，爲友邦所公認，我們所謂之國家主義，理由即在自身；并非是一種工具用以作施行國際間之一種手段或策略。

我們！這一世界的墨西哥人，在最近十年發現了墨西哥！當然每一世紀都有牠的發現，不過我們這一次的發現，在牠的內容與持續上是有無窮的蘊藏。例如我們發現三分之一的墨西哥人，是不會說西班牙語的。我們還發現有三分之二的仍保持着原始時代的文化。我們對西班牙所賦與我們的文化重行估價，我們發現了我們所付過之可驚的代價。我們發現墨西哥政府一直到一九一〇年治理權仍非本國人所有，雖極小之地方官，本國人難得去做，遑論政府的改組，但我們所發現的，一方使我們驚奇，一方使我們愉快的是墨西哥人有真實之天才，有極佳之手段。也有良好之數學家和有能力之思想家其實際不亞於芳鄰之合衆國。

我們的革命是恐怖的。但我們之所爲，非我們之好意。墨西哥在一八二一年方成爲獨立國。但所謂獨立者，不過僅在政治方面。教會與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所生殖之人民，仍操持一切。我們曉得我們以前所受之痛苦，但暗示我們仍須有長期之忍耐。

這一世紀因國人思想之傳播，結果使我們深深的發現一種可以鼓勵我們的國家主義。最初寓有浪漫的氣分，是一種精神的凝聚，進一步則爲精神之復興，也好像是國魂之再生。

這種運動因依照他自身涵義，變得更有價值了。的確可以說：「這是我們的國魂。」在我們現在國家狀況裏，絕對是必要的。我們有豐腴而美麗的土地，鼓舞我們。假使我們的土地離開了可愛的墨西哥祖國，或是其中的利益經外人染指，這種運動有威權可以保障牠。所以我們的國家主義起始是浪漫的感情的精神的，現在却必定漸漸的變爲經濟的或政治的了。在我們國家主義第一步情況引得許多國家的同情。但因國家主義在自身實際上之表現，不免使他們驚詫了。

墨西哥國家主義的態度有兩面：（一）是精神的；（二）是實際的。在精神方面爲墨西哥創造一種本國與歐洲合體的文化。換言之使本國文化的精神型成西班牙文化之形式。我們追尋本國成立之根源，使共同感情之型，凝固國基，在實際方面我們努力建造物質的根基，以保障我們之愛國精神。我們知道在現世紀中精神觀念不爲物質設備所包孕，是不能顯其價值的，墨西哥國家主義之兩方面，很感動了合衆國，亦有影響於其他各國。

墨西哥努力造成本國的文化，然而我們稍於中美南美精神之凝聚上下一點功夫，無不爲盎格魯撒克遜族之合衆國所側目。但我們的文化，至今已斐然可觀。來遊歷的人，無不以爲饒有紀念。所以我們要建立墨西哥的綜合的文化，而求其自主。我們反對合衆國用傳教之名，行侵略之實。我們於說英語的民族之來侵，警惕國人。總之我們要努力施行我們的策略，求精神上之凝聚，而得論理的自然結果。但我們的友人合衆國或將說此在墨西哥之狀況中，或許是過激化了。

當我們設法與南美聯絡時，尤其是與中美，我們極力宣傳與謀政治上策略之實現。各國之關係，極其神秘的。一間小會客室

，辦理外交，往往兩國隱居不出名的學者，互相交換圖書。但這許多實際概念，造成真正的國際間的根基，為從前所未有的。

此種情況傾向於實現了。墨西哥之社會革命，自然引起南美諸共和國之注意。文藝復興充滿了中南美開化人的心中，而有其新的忠誠，土人受此暗示，亦加興奮。致土人居民人口亦大增加，如墨西哥然。墨西哥政府一年費五萬元（Pesos）在墨西哥國家大學中，專設中美免費學額。中美五共和國自然日想接近。有許多南美洲之有名的詩人，小說家，戲劇家，政治家，學生等到墨西哥來參觀的亦日漸的多於往日，當巴西百年紀念時曾遣出文化上的專使，由 Vascon celos 為其主席，此次聚會不僅巴西一國，其他國家與會者頗多，南美友邦對我們說：他們很驚詫我們革命後之進步。他們喜歡我們所表示的國性之堅固；他們看見我們是拉丁文化與盎葛魯撒克遜文化對立的前鋒；他們還說我們為他們作精神之戰。把發現煤油得了大幸福那些國家的侵略的刀鋒，移去的也是我們。

土著的亞美利加，（尤其是墨西哥）利權日增的表示，就是數處的公使都改為大使。最近兩年，在危地馬拉 Guatemala 阿根廷 Argentina 古巴 Cuba 以及從前在巴西 Brasil 是公使的，一律稱為大使。

這是我們與中美南美關係顯然的測量，不過還少商業的往還，不能說是較大之發展，因為我們都有原料，都能以人工的物品交易。

如此墨西哥與中美南美諸國之關係與其說是實際的，毋寧說是空想的；與其說是物質的，毋寧說是精神的，因為中美南美許多複雜國家，如不理成頭緒，并組成他們自己的門羅主義，實際

概念是不會型成的，假使採用中美南美的觀點并支持牠去反抗恩葛爾珊 Uncle Sam 誤解墨西哥與中美南美接近的合眾國的觀點，這可以得充分同情之可能。我們精神上的國家主義鼓吹於南美北美，引起合眾國的不快，這是當然的事實。

至於墨西哥國家主義的實際方面，在於為墨西哥人保存墨西哥，并且使墨西哥人，適應墨西哥，墨西哥何以不屬於墨西哥人的一段歷史，現在有重述之必要，在一八五〇年墨西哥三分之二的地產是教會所有的，及至用了吉賴茲（Giles）的還俗政策，Bishop's Secularization Policy 雖說財產中如建築及其附屬物仍供傳教之用，而大部分財產成為國有，曾經估計國內全財富有三分之二是外人所有的，祇有三分之一可以說是墨西哥人的。所以在墨西哥的資本，總是外國的，就是三分之一中的大部分，也是含有外國的觀點去開拓事業的。在一九一〇年墨西哥有一百十萬人民，其中祇有三萬七千人是有耕地的。以較小人口的外國人和地主占有全墨西哥四分之三的耕地，墨西哥不屬於墨西哥人，是屬於外國人及其他分子，尤其是屬於合眾國人。我知道美國墨西哥的贏利，結算起來總在十萬萬美金以上。

任何政策給墨西哥與墨西哥人，無論如何降低其範圍，審慎外人的利益與極好的思想，總免不了與任何外國人在墨西哥的權利相衝突，自然，這迷惑人的困難即墨西哥所求的正常之路不免使華盛頓政府和墨西哥政府發生了許多糾葛，因為防止墨西哥的觀點，於是對於壟斷利益，土地所有權，反動，沒收諸論，遂不得不持續的爭辯致範圍擴大，時間延長。

外國人在墨西哥的投資，給了墨西哥一個擾亂的主因，因為他們都持着殖民的觀點。四百年前的墨西哥人，還是土人還是歐

人與印第安人合種，他們是外國資本的奴隸，外國資本的犧牲，人民的義務當然就增加了。我們細細研究墨西哥的法制關係到外國財產權及殖民的兩大財富源泉引誘外國人到墨西哥來的，是礦與煤油，在這裏面可以表示我們的態度不是急進的，不是破壞的。往後經過若干年，法學家，律師，和商人研究此衝突之點，許多可以證明是在求墨西哥的觀點的實現。倘使我們的地位不能保持，在國際法和前例的地位，這種研究顯然不能存在若干時候。我們認識此等是事實外國投資者握墨西哥實業重權，於是墨西哥的國家主義的義務，就因而產生了。新憲法的廿七條和一百廿三條經過全國的批准，即在騷亂與革命時代管理權遂得轉移，其意即人之轉機決非一時的策略。

我們累次得到結論，墨西哥為實際的國家主義，即麵包問題，不得不使墨西哥與合衆國發生衝突，這實在是一種遺憾。同時也有給我們憂慮的，就是何以要有這個衝突，但是與我們北邊的勞騷發生了不和，我們細細思量我們却不負什麼責任。墨西哥在事實上已不顧一切了，倘若我們不是國家主義的，可以不必給墨西哥一種機會，長使墨西哥人沈淪着，倘若我們努力求國家主義之實現，合衆國終於是反對我們，我們是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要衝冒此危難，為我們的民衆緣故，不得不燃燒國家主義的光榮之焰！的確！美洲主人翁之千二百萬民衆在需要一種機會呵！

雖然有人說國際的關係就是『油的關係』，oil relations這種事物如何的沉悶，這種迹象，如何的幽暗，可是我在結語上却要陳述墨西哥與合衆國之別方面的關係。在五年前墨西哥國家大學的暑期學校中，來了許多合衆國的教師和大學生求學，墨西哥人與合衆國人於是相遇了，於是互相了解了，兩國的工人因有關係

的同盟，互相遣代表，感覺商品得愉快的交換了，有思想的人們也常相往還了，不過有人說有些野心家却不有此種同情。

如等到文化變為普遍，國與族的界限也可變為較少的重要。假使不是組合的，北美與中美南美之融合不是不可能的。可是墨西哥為此種文化融合之爐，好比稅吏與警察檢查苛嚴，人民可以出其不意逾界而相親善！

譯者按：Mojib Sadré 是墨西哥國家主義運動的領袖

法蘭西國家經濟議會的概況（續）

叔耘

大概政府在經濟與財政上，遇有困難問題，即提交國家經濟議會討論。討論之結果，由該會用報告書方式或勸告書方式回答國務院，並將此次文件，在官報上發表，使與論界注意。政府對於經濟議會之決議，無論採納與否，至遲須於一月以內正式表示，並詳述拒絕或接收之理由。這一點誠然特別重要。這就是該會與其他諮詢會不同的地方，也許是將來他種諮詢會變為立法議會的基礎。

再者，政府在國會中所提出之法案，凡與國家經濟有關者，必首先通知該會，要求表示意見。政府雖不必處處遵循該會決議，然如得贊同，必易在國會中通過，且易施行。故實際上，國家經濟議會雖尚無立法之權，然在法令的預備功夫裏，即可發生極大影響的。

由右面所述的看起來，法蘭西國家經濟議會的活動範圍已是很寬。她是全國職業團體表示意見的機關。她的大會討論一切重

大經濟問題，定出方案，交政府採納，牠的常務委員會與秘書處，收集材料，預備工作，務使牠的決議，能夠影響實際政治，所以牠在實際政治上的影響，也就一天重大一天。

(丁)代表團體的指派

法蘭西國家經濟議會的各代表團體，及其所應佔之議席均由國務會議指定。茲將這些團體的名目依照前面所列的議席分配表，錄於左方，以供參考，因為這是極有參考價值的：

(A)人口與消費

(1)消費合作社與購買者協會：法蘭西消費合作社總會(Confederation nationale des Cooperatives de consommation)派正代表二人，副代表四人；全國公共事業使用者與消費者同盟(Ligue des Consommateurs et usagers des Services publics)派正代表一人，副代表二人。

(2)市長聯合會與市政府：法蘭西全國市長聯合會(Association nationale des maires de France)派正代表二人，副代表四人。

(3)公共事業使用者：各地轉運局(Offices regionaux des Transports)派正代表一人，副代表二人；法蘭西旅行俱樂部(Touring-Club de France)派正代表一人，副代表二人。

(4)家長聯合會與互助會：法國大家庭總會(Federation nationale des Familles nombreuses)派正代表二人，副代表二人；全國互助協會(Federation nationale de la Mutualite)派正代表一人，副代表二人。

(B)勞動

(1)智力工作與教育界：法國智力工作總會(Confederation du Travail intellectuel)派正代表二人，副代表四人；法蘭西小學教師總會(Syndicat national des instituteurs et des institutrices de France)派正代表一人，副代表二人。

(2)管理工作：工界有法蘭西生產總會(Confederation Generale de la Production Francaise)派口代表三人，副代表六人；農界有法蘭西農會總部(Confederation Generale des Associations Agricoles)派正代表二人，副代表四人；全國農業勵進會(Syndicat National d'encouragement a l'Agriculture)附正代表一人，副代表二人；商界有對外貿易委員會(Comite national du Commerce exterieur)派正代表一人，副代表二人；零售商人協會(Federation des commerçants detaillants de France)，加蘇工商協會(Federation Commerciale et industrielle Calaisienne)，巴黎食物商會(Union Alimentation parisienne)，全國酒業公會(Federation nationale des Boissons)四團體共派正代表一人，副代表二人；轉運交通業有全國各鐵路轄理處(Comite de Direction des grands reseaux)派正代表一人，副代表二人；協作業有生產社諮詢局(Chambre consultative des Associations de Production)派正一人，副代表二人；共同事業有電業組合總部(Union des Syndicats d'electricite)派正代表一人，副代表二人。

(3)雇傭工作：行政官吏界有全國行政官吏總會(Federation nationale des Syndicats de Fonctionnaires)派正代表二人，副代表四人；專門家方面有法國勞心者總會(Confederation des travailleurs intellectuels)工商部派正代表二人，副代表四人；純粹勞工方面有法蘭西總工會(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

(三)派正代表十人，副代表二十人，分任工、農、商、轉運方面事務；小工業方面亦有正代表二人，副代表四人，由法蘭西小工總業會 (Confederation Generale de l' Artisanat francais) 指派一半，亞爾薩斯摩蘭兩省同業組合部 (Consortium des chambres des metiers d' Alsace et de Lorraine) 與法國各地小工業協會 (Union des Federations artisanales regionales de France et des Colonies) 共派一半。

(C) 資本

(1) 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法蘭生西產總會派正代表二人，副代表四人，人民銀行總局 (Caisse centrale des Banques populaires) 派正代表一人，副代表二人。

(2) 不動產：土地方面有農業銀行與農業互助總部 (Federation de la Mutualite et du credit agricole) 派正代表一人，副代表二人；房屋方面，有房主協會 (Chambre des proprietaires) 派正代表一人，副代表二人。

(3) 銀行，保險等：法國銀行家總會 (Union Syndicale des Banquiers de Paris et de la Province) 派正代表一人，副代表二人；法國保險公司同業會 (Union Syndicale des Compagnies d' assurances) 派正代表一人，副代表二人。

由右面的代表團體的名單看來，法國的經濟勢力與社會勢力大概都已在國家經濟議會中列席了。以如此複雜而且重要底綜合機關，當然是能夠弄出比較切實，比較合理底經濟政策的。所以我們對於牠的希望無窮；我們希望牠更進一步，變成一個整個底，有立法權的職業議會。

聯治救國的步驟 (四續)

燕生

怎樣建設自治省

我們建設自治省的標準和原則既然確定，底下就可談到怎樣建設自治省的方法。但講到這裏臨時有一個問題又不能不談到的，這就是共產黨的問題，我覺得講到建設自治省這一件問題，是和抵禦共產黨的擾亂有莫大關係的。中國的問題所以複雜，便因為是這個緣故。假如中國此時沒有共產黨在擾亂。則中國的問題便只是一個單純的民主革命的問題，是一個單純掃除軍閥官僚的腐化政治的問題，這樣中國問題便容易解決得多。不幸在中國的民治的勢力尚未長養成熱之際，在中國尚未有能完全支持社會中心的中流階級長養成熱之時，共產黨便起來作過時的擾亂，妄想以全無政治經驗和能力的無產階級作革命的主體，而他們的革命對象不集中在軍閥官僚及外國的侵略勢力，却轉來集中到尚未養育成熟的中流階級身上，於是方在苦心經營中的民主革命，突然受了這種背後的重重大打擊，一面要和軍閥官僚等舊勢力苦苦作戰，一面又要防止共產黨率領無業流氓的搗亂，民主革命在這種雙方夾攻的情形之下，所以進行要遲緩一些，於是共產黨的擾亂恰足以增長軍閥官僚等舊勢力的氣燄，而使革命的民衆灰心喪氣不已。

共產黨的意思我們是很容易了解的，他們妄想用蘇俄作中心來統治世界，來引起世界的所謂無產階級者的革命。但這種妄想在民智高尚，產業發達的國家如英美等國是決難成功的。這不但因為在英美等國工人有相當的智識不容易盲從，而且也因為英美

等國產業較為發達，工人生活較為安定，用不着去受蘇俄的統治。蘇俄治下的工人，名義上算是已經得到政權，但實際生活上連英美工人的生活的百分之一也不如，不但物質的享受相差甚遠，即就精神上的自由而論，英美工人所享的自由蘇俄工人一輩子夢他也不會夢見。蘇俄工人連自由罷工自由結社自由選舉的權都沒有。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為工人謀利益，英美等工人不是瞎子，不是像中國工人乃至青年一樣的無絲毫常識，怎會上他的當？怎會跟了他們去送命？共產黨因為在歐美不能賄取他們的主張，於是不得已乃忍心昧理拋棄了他們祖國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在生產事業已經發達成熟了以後的理論，來轉移目光到生產落後，民智愚昧的國家如中國及其他亞洲的半開化國。這一下，共產主義的理論雖然破裂，共產黨的實際策略却是戰勝了。像中國這樣無抵抗的國家，這樣混亂時期的國家，正足以資助共產黨勢力的滋長。假使共產黨的目的在穩定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在建設新中國——即使是共產主義的——則中國的大局或者在一年以前已經解決。不幸共產黨並不想將中國當作實行主義的試驗地，却只是想拿中國作蘇維埃政府以及第三國際的「貓腳爪」。他們的希望是將中國愈擾亂愈破壞愈好，因為中國的情形愈安定即是人民愈加有產階級化，即是離第三國際世界革命的妄想愈遠。社會主義的理想本是希望全體無產人民都變成有產者，共產黨的策略却是希望將全體有產人民都變作無產者。因為中國的生產組織越破壞，人民之失業者才越多，共產黨才越有煽惑成功的希望。到全部中國都陷入餓死凍死的絕地時，候人民為死裏求生起見不得不都變作流氓來作屠殺擾亂的事業，這樣中國的混亂現象越開展，各種帝國主義的飛機干涉也越進步，也就是共產

黨的策略的越成功。因為如此則中國將成為世界外交爭奪之中心，結果因權利的衝突而引起世界的大戰，世界戰爭一起，各國生產界受戰爭之影響而衰落，結果共產黨便可利用各國失業人民之不安而進行所謂世界革命的大計劃了。共產黨這種野心毒手既然如此，所以萬事他們都一感情願，而開始必須從中國這塊肥肉下手，中國不幸做了第三國際選定的「貓腳爪」，自然非吃苦到底不可了。

但共產黨這種妄想依我們看來畢竟還是妄想，結果仍然還是非失敗不可。因為中國的情形不容許他們這樣胡幹到底的。

第一，中國中流階級雖然不比歐美的中產階級有力，但也決不是如共產黨人所想像的那樣漫無組織，共產黨的逼迫不緊，中流階級的反抗不力，共產黨的火倘若不斷的逼迫到他們的頭上，他們還是要起來的。歷史上的成例中國人民反抗暴政的能力是不可輕視的，王莽之所以失敗，便是受了這種中流階級的反抗而失敗。

第二，因為共產黨蓄意破壞社會組織之故，結果至少有一部分小資產階級被逼而變為無產階級，鑽入農工的隊裏去，小資產階級的人大多數是受過教育的，是有自由思想的，是有反抗思想的，他們的加入農工隊裏結果即是助長農工的自動組織，即是共產黨統治破壞之預兆。王莽的共產革命結果還是破壞於智識階級所帶領的土匪之手。共產黨除非將無產階級以外的人全體殺盡，但即使有此決心，也無辦到的可能。

第三，中國的地方過廣大，流寇式的共產擾亂雖足以破壞一部分地方的生產組織，但終久不能將全國蹂躪淨盡。而中國人民的恢復力忍耐力都是很大的，雖經破壞也還容易恢復，容易忍受

，因此共產革命決難成爲絕對不可撲滅的勢力。

第四，因爲中國生產事業經共產黨破壞的結果，結果共產黨自身也無法維持其本身勢力。蘇俄的接濟不是可以長久仰賴的，共產黨想維持自己，就非先恢復地方生產事業不可，生產事業一恢復中國人便復回於有產狀態，便無引起世界革命的可能，倘若不如此做，則共產黨自身必同人民一齊陷於絕地。這種循環的迷誤，列寧已經試之於前，中國共產黨也必脫不了這種失敗。

以上這四種推論，證明共產黨所預想的中國全部大擾亂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實，而且落實說起來，即使中國全部入於擾亂狀態，也只是以促帝國主義的分割，是否蘇俄之福尚未可料。然而共產黨結果仍不得不採取這一條死裏求生的路，這因爲共產黨已經再沒有別的生路可走了，共產黨的命運已經注定非失敗不可了，以屠戶的心腸，行流寇的策略，死也死一個痛快，失敗也失敗一個徹底，這是共產黨所以最近改變策略專用暴動式的心理。我們要注意，在政治社會改革的過度時期，人類往往是容易表現這樣的變態心理的。

「布爾什維克」第六期——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特刊——上，共產黨發表他們此後的策略，這個策略我們只可以認爲半真半假，因爲他們雖口口聲聲不要機會主義者，其實乃是因爲沒有機會，倘若機會找到他們，他們還是要恢復機會主義者的舊觀的，——如現在對於汪精衛，張發奎等工具仍不放鬆可知。但就他們所發表的策略而論，也不無可一注意之價值。

他們所宣佈的策略是：（一）努力使羣衆自發的革命鬥爭得到最高限度的組織的性質；（二）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是散亂的農民暴動，形成儘可能的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三）努力保證工

人階級的爆發與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聯絡。……如果農民暴動的發動，事實上不能有多分準備起見而推遲，如果這種暴動事實上不能達到較大範圍的勝利，那麼，黨應當使這種暴動採取遊擊式的助爭（不去佔領縣城或巨大的地域，長久的時期，不去費力建立大規模的軍隊等等，而以人數雖少却是團結鞏固的暴動軍，經常不斷的襲擊政府的軍隊，或地主的武裝）。這種遊擊戰爭，隨後很容易發展而生巨大的農民暴動，進一步而達到在較大的範圍內奪取政權。」此外還有指導城市中工人暴動，與農民暴動互相響應的方法。

共產黨的這種策略有兩點是可注意的，第一，他們放棄以工人爲主體的革命運動而轉注目於農民身上。第二，他們要採取「遊擊式」的農民暴動。關於第一點我們老早就斷定共產黨專利用工人的暴動是決無成功的希望，因爲不但中國工人太少，現時決無成爲巨大勢力之可能，二則也因爲工人的動作都在城市內，城市內是不容易維持暴動的形式到底的——如這次廣州赤亂之容易撲滅共產黨的由注意工人轉移到注意農民，就他們思想上說不可謂非一大進步，不過這樣一來和他們祖師馬克司的理論就未免衝突了。本來中國的農民大多數是有田可耕有飯可吃的良民，並無起來暴動的需要，共產黨的想利用農民，無異就是宣布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之動搖，因爲農民已經非純粹無產階級，而帶有資產性的了。共產黨鑒於這種理論和事實的自相衝突，不得已才苦心積慮想出一個「遊擊式的戰略」來，遊擊式的戰略是什麼？即中國老話之所謂「流寇」是也，共產黨因爲利用工人革命之不可能，不得已才想到利用在中國佔大多數的農民去充無產階級革命，但農民大多數却是自產的，共產黨不得已才又想出「流寇」的戰略，

用流寇的方式將中國全部農業組織破壞，使農人無田可耕，無飯可吃，一齊變為純粹無產階級，才好隨着他們去幹無產階級的革命。

共產黨這種「流寇」戰略是有一部分實現的可能性的，因為一中國的農業社會最近數十年國內國外雙層變動的剝削擾亂，已有民不聊生的傾向，再加以共產黨的有意破壞，則農民失業者必逐漸增多而變為流寇。二中國歷史上向來常有流寇的成例暗示，一遇機會容易爆發。所以共產黨之斷然採取流寇戰略，不可謂不明，不可謂不狠毒。

我們絕對看破這種流寇戰略的最終目的是要陷中國全部社會於擾亂狀態，是要置中國全部人民於餓死，凍死自相殘殺殆盡的境地，是要拿中國變作蘇俄與白色帝國主義戰鬥的犧牲品——這比拿中國加入蘇維埃聯邦還狠毒，還應該澈底反對。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是四萬萬中國人民的一分子，為保障四萬萬人的生活安穩起見，為表示四萬萬人還有人格，還不完全全是動物，不完全是可以供人犧牲的蠢東西起見，我們應該站起來絕對反對這種滅絕人道，發揮獸性，帶有時代的精神病的共產黨式的流寇戰略。要防止這種流寇的蔓延，要掃平這種流寇的領袖，我們只有一種戰畧可採，這種戰畧便是「堅壁清野」的戰畧，便是建設自治省，自治縣，實行聯省自治，聯縣自衛的以靜制動以逸待勢的戰畧。

共產黨的策畧是要使全國人民破產，都變成無產階級，我們想要抵抗他，便必須先從安定人民生活，使人民都變成相當的有產階級，則釜底抽薪，赤禍自然會停止。要想使人民生活安定，就不能不有相當的地方自治組織，用人民自己的武力，保衛人民

自己的安全，如何統一的勢力打不進這塊地方去，全國各地都有這類的組織，都有自衛自治的能力，則流寇窮無所歸勢必鳥獸散，而普通人民因生活得以安定，不至鋌而走險變為流寇。

這種策略本是抵抗共產黨最好的方法，我們應該立刻實用，不幸現今中國還有軍閥官僚的統治階級，他們也是不利於人民的自衛自治以，因為人民有了自衛自治的能力後他們便不能再專制剝削，肆意敲榨了。所以我們現在要貫徹自衛自治的方針，還須先打破軍閥官僚的惡勢力。這是我們現在所應有的奮鬥目標，也是我們現在最有興趣的問題。

繫獄七月的回憶

自序

一個國家主義者，不幸而被捕於蘇俄的走狗賣國的共產黨手中，自以為此身此世，是沒有活命的了！不想因時間的拖延，竟能從待斃的囚籠裏面，逃出性命，這實是我意想不到的，恐怕也是我的同志，及一般同情於我們的同胞們意想不到的。

我這次繫獄將近八月，得在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黨獄中，僑名一員，我覺得我非常的榮幸！並且在個人方面，得到許多的閱歷和教訓，是在教室裏得不到的，我尤其感覺得快樂和欣慰！

我個人在獄中的情形，一言以蔽之曰，「非人的生活而已」！本無足述。惟在獄中，共產黨以摧殘國民黨，壓迫民衆，剷除其他各黨各派的事實，臚列在我面前，使我得從另一方面，觀察得

非常清澈；在這一點上，似乎是值得記述的。

關於黨獄的記述，因為都是今人，并且還有一部份人至今尚在牢內，所以不便寫出真實的名字。

在最近過去的數月中，事實上已證明國家主義為現代唯一之救國主義！國家主義者之主張，為精確不移之至理！此後我將以我白白得來之第二生命，努力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之全民革命的救國運動，以求我可親可愛祖國之獨立與自由，以求我全民福利的新中國之實現，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我不是文學家，不能痛快淋漓地將我所見聞的盡情描摹出來，這是我非常抱歉的！

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盧瑛序于上海。

第一章 被捕的原因

在未述我被捕情形以前，先略述我被捕的原因：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是我這一生很值得紀念的日期；因為我在這日才正式加入國家主義的團體，才絕地決，懇摯地，將我的身心，靈魂，生命，貢獻給我可親可愛的祖國，而從事於有組織，有訓練，有目的，有主張的全民革命的救國運動。

回想我在中學時期，我也曾努力過不少的愛國運動：我也曾被選為滬縣學生聯合會會長，親到街面搜查仇貨而焚燒；我也曾被選為滬縣學聯會代表，慰問川東學聯會因焚燒仇貨與奸商衝突而流血的愛國同學；我也曾擔任滬中半月刊及重慶中韓互助社社刊的編輯主任，著許多喚醒國民促進中韓互助獨立的文字；我也曾擔任滬縣通俗教育會講演員當六月炎天到四鄉對農民作沉痛的講演；我也曾因努力愛國運動而被捕，我也曾因學生運動而退學。——然而我在當時努力這些運動的原動力，純係一時愛國

心的；好似一只橡皮球，拍一下，動一下，事過境遷之後，我也就銷聲匿跡讀書去了！

我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而後，就不同了！我的努力是有目的的，有訓練的，有主張的；是繼續的不是間斷的；是一貫的不是散漫的；是恆久的不是一時的；是抱着確定信仰和主張做不是隨便可以被利用的；好似一只時計，彈簧上滿之後，作有規則，有目的，有意義的擺動一樣。然而我就在這個當兒遭共產黨嫉視了！

我在東南大學肄業的時期，曾受東大全體同學之委託，以東大學生會代表的名義出席南京學生聯合會。我本着我們國家主義者之主張，向各校代表作有力的宣傳，於是乎共產黨利用學生愛國運動及把持學生團體的罪惡完全暴露於各校代表之前。他們一則不能獲得南京各校五卅慘案週年紀念會的領導權，再則不能繼續把持他們據為私有的江蘇全省學生聯合會及南京學聯會。在這兩件事上，賣國的共產黨所受的打擊，實不小，而被嫉視恨我也就更深一層了！

第二章 被捕的前後

十六年春間，我在東大畢業了！我於是收拾歷年積存的書籍衣物搭輪回川。道經漢口的時候，因待輪的關係，在漢口前花樓正街本立旅館逗遛一日。三月十四號午後五時許，我正招呼茶房搬運行李上輪，不想突如其來地有兩個人跨進了我的房間。一位穿武裝的是前南京河海工科大学學生徐某；我見着他，登時就想起我任南京學聯會代表大會主席時，逼令他償還拖欠南京學聯會五十元公款的一件事！一位着中山服的是東大舊同學朱福民；二人都是很努力的共產黨。徐某立而不言，狠狠地不轉眸地對着我

怒視；朱則對我說道：「你到這裏來了，很好的！」我回答說：「我這次是畢業了回家去的。」我於是將行李指給二人看，二人的目光跟着我的指頭轉了一週。我請二人坐下喝茶，徐不應，朱推不飲，二人遂匆匆的走了。我知事體有些不妙，隨即下樓叫茶房担行李上輪。不想徐賊站立旅館門首未去，見我下樓，即進門叫我走，我說：「甚麼事體？」徐賊怒吼說：「公事！」手無寸鐵而又走到共產黨勢力範圍以內的我，有什麼力量抵抗呢？甫到正街，徐賊即叱警兵二人將我帶到公安局去，二警兵應聲而行，徐賊亦隨後趕至。到公安局後，引我見一人，叱令雙手垂下，恭敬站立，隨即帶到看守房搜索全身，將手錶，呢帽銅夾，褲帶，襪帶，鑰匙，自來水筆，名片盒子一併檢去，聲言將來開釋時可以還我的。所留與我者，僅現洋拾數元而已！

當檢查我身上的時候，見案上置有一紙簽，上書「敵探盧瑛一名」字樣，我看見之後，就好像冷水淋遍全身，驚悸之狀，實非我的鈍筆所能形容，因我萬想不到徐賊以這樣的名義加諸我呀！

檢查既畢，即開了重而大的鐵鎖，將我推進碗口粗細的木柵門內，從此我就變成拘留所中的人犯了！

我在拘留所中仔細地調查，知道了捕我的徐賊名家政，號靜仙，湖北人，現任漢市公安局警務科長，前時拖欠南京學聯會五十元的窮漢，今日一躍而做了大官了！

在我進拘留所的第三天，同牢難友閱覽漢口民國日報發現了一段新消息：

『反革命派難逃法網』

所謂國家主義者！

公安局捕獲盧瑛 該犯在南京為國家主義派之中堅，曾向孫逆傳芳告密封閉南京光夏中學及國立廣東中山大學附屬中學南京分校，并向孫逆傳芳告密殺害某某同志，此次啣孫逆之密令來漢活動，意圖擾亂革命的新根據地，現由公安局捕獲，不日擬予以嚴懲云。

當時難友們問我說：「報上載着這些消息究竟是真是假呢？有無證據呢？」我回答說：「除了我是國家主義派一項是真的而外，其餘都是誣陷的，當然沒有一點兒證據。」難友們安慰我說：「只要沒有證據，就不怕了！」可是此時的我，已成了籠內之鷄，網內之魚，俎上之肉，彼狼心狗肺的共產黨不要證據，我又有什麼法子想呢？

當我剛才看見報上消息的時候，驚悸之下，不曾深加思索，後來夜深人靜心平氣和細細地推想起來，覺得彼輩誣陷各案，實屬不近情理。一個極有力的反證就是假如我告密，而使得孫傳芳封閉中大附中，光夏中學，殺害共產黨，那末，行動當然是很秘密的，從何而知是有人告密呢？又從何而知是我呢？況且中大附中南京分校校門首掛着皇皇的大牌，各處張貼着招生的廣告，孫傳芳雖愚，也不會要待有人告密才知道該校是黨人辦的，何況他還有成千的便衣密探遍佈各校呢？孫傳芳與黨軍為敵，豈有不封閉黨人辦的學校的道理嗎？至於說到我是孫傳芳的偵探，更是喪心病狂之言了！當十五年冬季的一天，突有南京衛戍司令部密探來會同北區警察分署巡長到校將我捕去，拘留一日之久，繼由南京學聯會去函保證，方才得釋，這是東南大學多數教職員和同學都知道的，也是南京學聯會各職員洞悉的。世間那有不容於人的人？反為人做偵探的道理呢？不要祖國的共產黨！你們要殺

害救國的志士，很可以直捷了當的覆害，又何必誣陷許多不近情理人所不信的條款呢？

第三章 漢口公安局拘留所

拘留所外邊是一列柵欄，柵欄內是一列走道，約有三尺寬闊，可以透到稀微的光線。走道內側就是拘押人犯的號房，共計三號。其中以第二號為最寬大，號內設有木榻，每張木榻平時睡一人，重疊而上，共計三層，上層幾幾乎抵到天花板了。情形與輪船上統艙鋪位相仿，只是這隻船老不開駛罷了！走道右側，有一廁所，便溺盈地，臭氣鬱騰，迷漫於三間號房。號內各設電燈一盞，晝夜點着，假如有一刻熄滅，全號就立時漆黑，對面不見人，是之謂黑牢，亦即所謂人間地獄。

當我被推進柵門的時候，即聽見有人聲說：「又來一位！又來一位！」有很多的人都在號門前探頭望我。繼有人將我帶入第一號內，詢問我的籍貫，職業，和事由。詢問的人姓劉，因見我甚形驚惶，安慰我說：「我與你都是同志，一樣的。不要怕！不要怕！慢慢兒地設法，裏面關的團長營長多着哩！二號那位團長，還是你們四川同鄉。」繼而我走到二號，那位團長與我攀談，詢問我一些話。我見二號比一號寬敞的多，而號中人也比一號潔淨，遂向號中人要求住在二號，他們見我是一位斯文學生，全都答應，於是我在三層上佔了一張木榻。

陽歷三月間的天氣，還是很冷的。時候已八點鐘了！除了我隨身穿的衣服而外，一樣也沒有。如何度過這寒冷的春夜呢？慷慨的楊團長，竟自動的借一件棉衣，一條棉絮與我，這是我非常感激的。

大約九點鐘的光景，外面看守喊唱着：「收封了！收封了！」

走道上踱來踱去的人，都應聲進入號房。看守手執竹桿，進入柵門，到各號房清點人數：「一個，兩個，三個，……九個，十個，……」當他指到我身上的時候，心中是多麼的難過啊！點完之後，號中人即提了一個便桶進房，號房的柵門，加上一把鐵鎖，走道上也不能去了！

時候已不早了！至少也是半夜。號中人都呼呼地睡着。只有我——萬箭鑽心似的我，熱油煎心似的我，翻來覆去睡不着，血潮澎湃，萬種思念湧上心坎來了！

「我為什麼不早一點鐘上輪呢？——他們未必會追上輪船清查的！」

「我為什麼不棄去行李，藉名會人，跑上輪呢？——我那時那裏知道要出這樣的亂子？」

「朱徐二賊走了之後，我為何不先看一看他們在樓下等我沒有，就倉卒下樓呢？我為什麼不爬房毀窗而逃呢？我為什麼不以炭灰撒擊徐賊的眼睛而逃呢？——但是我回會想到他竟在樓下等我？」

「我到漢口為什麼不在租界上住旅館呢？……」

「既已到了這種田地，我將何以自救呢？……」

諸如此類的問題與自答，層出不窮地湧上心懷。血搏失常地加速率跳着，血管膨脹到極大限度。神經受了極大激刺的我，如何能合眼睡去呢？

三四點鐘的光景了！我昏沉地迷去一刻兒。忽然見我自外歸來，走到柵門外，邊巡片刻，才飄然進內，到了自己睡的地方，我十分地驚訝，為什麼我在這樣的處所睡着呢？瞪着眼不能蘇醒過來，很命地掙扎片時，靈魂兒才進了我的身子，渾身出了一陣

冷汗。

銀白色的陽光，從欄欄繞繞裏透進來，時間已是六點鐘了！禁卒開了號房門的鐵鎖，人犯們又可到短狹的走道上散步了！不多一刻，看守換了三桶溫水來，每個號房一桶，這是給人犯們洗臉用的。我於是假了團長面巾和臉盆，糊亂地洗了一遍，什麼洗牙漱口梳頭等等的虛文，當然一概在取消之列。據說就是發洗臉水的辦法，也是特別的通融，照規矩是沒有的哩！

大概是八點鐘罷！看守提着籃子爲人犯們買菜：有買豆腐乳的，有買豆瓣醬的，有買鹽蛋的，……要而言之，離不掉一些不用火就可以喫的菜品。買一百文錢，至多可得到七十文錢的東西，因爲三七扣的賺項，是光明正大的規矩。

十點鐘是發早飯的時間，廚房挑了一担鎖鐵筒子來了。內盛着黯黃色的硬飯。這就是給人犯們喫的不要錢的牢飯啊！

『張二，王三，……』不住地叫起來了！叫着誰的姓名，誰就到柵門方洞口前去拿。拿遲了的，有時就被人混拿去了！照樣的情形，午後兩點鐘還有一次。

按照拘留所的規矩，是不發開水的，然而人犯們口渴了却不能不喝水，於是湊集了一些錢，請看守買炭購爐在柵門的旁邊代爲燒備。可是每當燒開的時候，總是爭奪得非常激烈，結果每人仍只能得半碗而已。

號房內是不許有刀剪，火柴，和繩索的，這些都是牢中嚴厲

的禁品。因爲人犯可以用刀自刺，用繩子自盡，用火燒牢房。紙煙和鴉片，也是在禁品之列的。但是人犯們出高於原值二三倍以上的價格，看守仍樂意輸送進來。至於鴉片，竊盜們更有巧妙的運輸方法。

一，買甘蔗數段，於每段之一端，車去一塊，用刀剗空，以勿傷蔗皮爲度，然後以製就之鴉片煙炮，用錫箔紙包好，貫注蔗筒內，再將車去之一塊覆上，於端際削去一點，自然就看不出一點兒裂縫了！

二，將鴉片煙炮用錫箔紙包成長方形，表面糊以麵粉，做成豆腐乳的形狀，置於豆腐乳罐內，上面覆以紅色豆腐乳，這樣，無論如何檢查不出來了！

牢中的來往書信，均須經拘留所所長的檢查。信上如稍一涉及案情，或描寫苦況深刻一些，那就一定被扣留而不能發出或到達手中。固然牢中人犯可以想方法不經檢查而傳信出外，但想不能想方法使外面的來信不經檢查而到達手中。

從前拘留所中，只有竊盜與賭徒，自黨軍佔領武漢，共產黨獲得政權而後，就添上一些土豪，劣紳，工賊，和所謂反革命的軍人，學生，及民衆。

上述的是拘留所的大概情形，是我在牢中慢慢兒地觀察得到的。

(未完)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六九期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期目錄

暴動與屠殺

朝鮮慘殺我國僑民的因果

對華積極政策與消極政策

聯治救國的步驟(五續)

悼祝慰黎同志

繁獄七月的回憶(二)

辦報館

老秋

惠之

朱樹人譯

燕生

劉著良

盧瑛

其愚

每號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歐美香港南洋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加二角六分，凡定閱全年者，請投函本社，郵票代價，以半分為限，通信處 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私書函七番轉朱國韓



暴動與屠殺

老秋

最近共產黨既實行流寇暴動策略，於是國民黨以官兵屠殺手段禦之。吾人對於共產黨之殘忍，公然到處殺人放火，玉石俱焚，此種強盜行為，又何所用其憐惜；但國民黨只仗官兵屠殺手段，以為滅赤之計，亦未為得法也。考之明末與清季，官兵敵流寇之力已頗有限，況今日共產黨之流寇暴動絕非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楊秀清輩所能望其項背；組織嚴密，全國四布，此擊彼應，乘隙即起，一也。有外人金錢為之援助，有新式主義為之護符，指揮及發動者多有智識之青年，其謀與出動之計皆甚靈巧，二也。槍械利器已散民間，窮鄉僻野，有兵工廠工人即可造槍，盜兵土匪，志在劫掠，更有利器以資之助，三也。有此三者其力已十倍於張李洪楊，其機會已百倍於明末清季，何況至今國民黨之下級黨部尚多共產黨人潛伏其中，任意利用黨勢，陽稱忠實黨員，陰謀構成暴動，此種事實已於宜興無錫之暴動中見之，更於甯波溫州之破獲中見之；目前一縣之政事幾盡操之於縣黨部之手，而縣黨部之執行人即尚多共產黨人，患在腹心，又豈是亂作後之官兵屠殺所能止禍？且帶兵武人習性粗疎，好大喜功，既不能辨別共產黨之真偽，又不能了解共產黨之秘密，一味屠殺，其共產黨人伏誅無幾，而無辜受累者反多，是更足以失民衆之同情，而無補於滅赤之舉。

故為今日國民黨計，亦即為地方治安計，如欲真正反共滅赤，國民黨當先拋棄一黨專制之習，而與全國國民共其事，庶乎防範始周，大禍始免。不觀乎清季之滅洪楊，亦在提倡民衆辦團自

衛，能四處現實堅壁清野之計畫，而流寇始無所施其計。今日國民黨人非常斬其黨權，不願黨以外之民衆過問國家社會上事，有組織團體，雖志在反共救國，而不能得其黨人之歡心者必多方阻害之；有辦理民團，雖志在保鄉自衛，而未遂其黨員操縱之志者亦必多方壓迫之；其勢必使民衆奄奄無生氣而後止；民衆既奄奄無生氣，而欲一黨有生氣，其勢已不可能，況國民黨在今日黨之本身問題對付已不暇，更須忙於南征與北伐，而因於其黨權尚不欲黨外之民衆干涉國家大事。國民黨員雖多，又豈能散滿全國，防患周密。況忠實同志不可多得，而一黨專制令人遠避，民衆之合作不能得，地方之保衛不可期，徒恃少數官兵一時屠殺，絕不能已赤禍，止流寇也。

實已抑余更有進者，共產黨中多數被誘青年在今日未嘗無悔禍之心，如一味以屠殺手段對之，實足以迫其走險。吾國家主義者，豈尚為賣國殃民之共產黨講人情說好話，不過為地方止亂計，自來有權力者都是剿撫兼施。國民與既已縱容共產黨四佈全國，密謀數年，官兵屠殺絕不能盡而且周。故除一面提倡民團，令地方各自周密防範，使其黨無法聚眾暴動外，一面應黨共與被誘青年以自新之路。不然聽任官兵一味屠殺，反將見兇橫之共匪日益多也。

朝鮮慘殺我國僑民的因果

惠之

我國因爲國勢不競，所以在國外的僑胞常常受許多無謂的開氣，今年夏間安南海防慘殺旅越華僑的事方才過去，而朝鮮人對於旅韓華僑的大屠殺又出現了，我僑民何不幸如此！

此次中韓衝突的事實說因爲東三省排斥朝鮮移民而起，此係日本人宣傳之辭，殊不可靠。朝鮮移民到東邊，已有數十年的歷史，彼此向來相安無事，雖因語言習慣之關係，中韓人民亦偶爾不免小有衝突，但從無大傷感情之事，不至引起韓人如此之報復行爲。

中國與朝鮮向來是唇齒相依的兄弟之國，文化上的共同情感一向是連結中韓兩民族的重要鎖鑰。近三十年來，兩國同在苦痛的命運之中，因之彼此的感情亦愈親切，爲朝鮮人計，將來欲恢復其獨立之命運，亦非俟中國獨立問題已經解決之後不可。中韓兩國之關係既如此之密切，則無論不應發生彼此齟齬問題，即使不幸發生，亦應本互讓之精神從速調解。

不幸自日本佔領朝鮮以來，乃利用朝鮮移民作侵略我東三省之前鋒，往往從中挑唆種種問題，以利用之，韓人之有智識者雖不爲此說所唆動，然一部分不肖愚氓則頗不免時受此種挑撥作用而供日人之利用，甚至有揚揚得意自居爲第一等強國之老百姓而輕蔑中國人者，這一班人實在是中韓兩民族交誼的障礙物。

最近因滿蒙交涉問題，東省當局堅持強硬態度，不肯退讓，雖得國民之好感，而却引起日本政府之憤嫉。遂藉取締朝鮮移民之小小問題，嗾使朝鮮流氓起來慘殺我國僑民。日本朝鮮的警備能力何等充分？假使非有意縱容屠殺則朝鮮人豈能平空聚衆殘殺

至如此之普遍與長久？追原禍始，日本政府及朝鮮長官不能辭主動之責。日本此種挑撥行爲，一面既使中韓兩國人民感情趨於惡劣，以後不便聯合。一面又引起外交上多少糾紛，以供其縱橫捭闔之用，計策可謂毒極。

幸而朝鮮人中不少有智識者，能看破此種詭計，不爲所動。最近旅滬朝鮮各團體發表宣言，反對韓民此次無智識之暴動，而主張中韓親善，可謂尙有卓見。

我們主張對於此次韓人屠殺華僑的事件，應嚴重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課其保護不嚴之責任，對於首事的主犯應當嚴拿懲辦，以謝死者。一面應自動的與朝鮮有智識之國家主義各領袖磋商以後彼此相安之法，而對於移民東省之韓人應作如何待遇，尤爲一重要問題。

總之，中韓兩國國民此時決無互相殘殺之理由與必要，不但國人應了解此意，即朝鮮有智識的人民亦應該一致了解此意才好。

對華積極政策與消極政策

山森利一著

宋樹人譯

譯者按此文雖示言田中內閣對華積極政策之非，然其內容則主張「既得權與優越地位之維持，概念上自無問題」，是仍未能拋棄侵略思想。蓋日本外交上向有軟硬兩派，手法不同，其最終目的則無二致。譯者所以譯此文，欲使國人了解日本之又一種外交面目耳。

一、何謂對華積極政策

邇來時有對華積極政策之論調，但不知其中意味若何，不無

疑義。即高唱對華積極政策之人，亦恐未能明確了解，不過人云亦云，人趨亦趨。以我輩所見，此政策可分爲以下數項，不問其合乎對華積極論者之意與否，姑列舉如左：

1. 我國一切既得權，華人必須認可。
2. 不但使其認可又必步步實行。
3. 若華人無認可與實行之誠意本國可採用非常手段。
4. 於尊重我國之既得權上，無顧及中國人民思想變遷之必要。
5. 不論中國與各國間之關係以及一般之國際關係，如何變化，日本須抱捷足先登主義，相機發展。

此種思想，乃一種保守的軍國主義之思想無疑。驟聆之似覺積極，細考之實甚消極。何以故，即以此種政策絲毫未顧及將來事勢之變化與推移，而徒以現狀之定否爲標準，故所謂積極政策，結果不過一消極政策。

二、何謂真正的對華積極政策

因此何謂真正的對華積極政策之一問題，隨之而起。我輩之意，真的對華積極政策不外下列數端：

1. 我國既得權與優越地位之維持，概念上自無問題，惟維持時不可不充分考慮四圍之狀況與日華兩國關係之變化。
2. 最應注意者即中國國民思想之變遷，今日之華人已非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之中國國民可比。

3. 既洞察中國國民思想與感情之變化則不可不請求一種最適當之手段

4. 根據以上三項之觀點，故吾人須加以忍耐，不可躁急。

由此可知真的積極政策，爲一種順應時勢之推移與環境之影響，以決定一種最適當之手段維持既得權與優越地位之政策。更

進謀日華國民共存共榮之大本，實心援助中國之更生。然我輩亦深知放棄既得權之不當，且我輩所謂維持既得權，係主實際上的維持，非僅維持租界，亦非僅一紙空文之約束，乃請求如何維持之實際的方法。

三、我國之既得權與特殊地位

對華積極論者之目標，若專維持既得權與特殊地位，則此事之重要已極明顯，若專爲發展滿蒙之特殊地位則此問題早爲一般國民所深覺，已不待言。明治廿八年之馬關條約，日本退還滿洲一角之遼東半島，明治卅二年乃又成立旅順大連之租借條約。是爲日俄戰爭之原因，我國國民永不能忘。我國在遼東半島之特殊地位，以三國之干涉，未能穩固，故我國在華特殊地位之確立，實自明治卅二年之講和條約始。

(一)旅順大連之租借權(二)長春旅順間之鐵道敷設(三)主要十六都市之開放(四)安奉線之改良及經營之移交(五)免除各種滿鐵材料之稅金(六)營口，安東，奉天等處日本居留之劃定(七)確立鴨綠江右岸設立採林會社之特權。外有明治四十年吉長鐵道，與大正二年吉林會甯，四平街鄭家屯，鄭家屯洮南，長春洮南，洮南熱河各鐵道投資權之獲得。以上種種特權，於大正四年完全確定。

後經種種挫折，微有增損，現在所有確定之特權(一)關東州之租借權(二)南滿鐵道，安奉鐵道日華線之租借權(三)南滿鐵道，安奉鐵道日華線礦山及事業之經營權(四)吉林會甯，四平街洮南，長春洮南，吉林開原，吉林長春，四平街鄭家屯之鐵道儘先完成，開原，海龍間華界方面鐵道之敷設，尙成問題。

大正六年石井協約成立，我國在滿蒙之特殊地位，已明白規

定，不料華府會議之結果，九國條約成立，於是相關之石非協約，連帶廢棄。當時關於山東部分之權利，放棄無餘，故現存之滿蒙特權，範圍極狹。此外關於漢冶萍公司及福建沿岸不割讓之特權，尚不甚重要。

四、不識時務則不足語真的積極外交

不深切了解國際關係之推移，無從實現真的積極外交。若以日清戰爭時之眼光以視今日中國之國民，未免大謬，即視今日之張作霖仍為昔日師長時代之張作霖，亦屬錯誤。今日國際關係上所謂特殊地位，常受四圍環境之影響，故此特殊地位，時有變化。莫測之勢，如意識之變化，自然之變化故隨環境之變化而來。我們對華之特殊地位亦然。最可注意者，即中國國民之國際觀念與政治思想較前進步——進步一名辭似不適當實即事實上有一種變化造成——對於列強不肯示一進步，不甘以弱國自居，完全以一種平等之思想與各國相見。若我國不忍耐處之，一面依此以定手段與態度，不可謂為積極政策，因此徒為現狀所迷或為過去所拘，斷非維持既得權之良法。過使中國國民對我反感，實為我國遺憾。最近田中內閣高唱對華積極政策，饒勇官從者極表同情。結果中國人反感愈深，既得權之維持愈不可望，恐今之田中同情者，不久或將為田中之咀咒者。

五、過去一年間對華外交之教訓

細思過去一年間對華外交所得之教訓，實與我國國民以三種偉大深切之國際教育。昭和二年當頭一棒即為哈爾濱之排斥日貨大運動。當地執政者為奉系之張煥相。張作霖起初恐招奉天票之暴落。乃禁排日貨以圖救濟於萬一。我輩當時利用奉天派，曾致警告，然此事不幸實現。五十二議會之始，幣原外相即有五大條根本

對華方針之聲明，以對華不干涉主義昭示天下，萬方共見。其時華南形勢不穩，尤以上海各國居留民大有不安之象。各國僑民皆向其本國要求派兵保護，我國人民亦有一部份要求出兵，而政府斷然反對。英以二萬大兵派遣上海，而我國獨能於議會中聲明不出兵之旨，實為我國外交史上一大光榮。然我輩之意，東洋人為白色人種之被征服者，實不能甘心。日日年年，有此自覺。我輩反對出兵論者以此，出兵論者實非積極政策者，而反對出兵論，亦何嘗是消極之言。

六、援助中國更生非消極論者

今人好曰我輩對華新生命同情者為消極論者，實非人所能堪。例如中國人民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援助之者，即斷定為消極論者。新中國之建設，即中國四萬萬人民之更生，我七千萬人民若能與之團結一起，成一極東民族之大結合，我國勢力即可以永久保存，僑民生命財產亦可得安全之保障，此亦外交上根本安全之大計，手段之最上者莫過於此，今年二月下旬上海重大之事變發生，我輩所最期望者，為我官之嚴守中立，不意情態驟變，長江一帶，邦人日在危險之中，多數僑民，均感保護不周之苦。吾輩主張都市上之僑民，一部份退居鄉村，以待事機之封定。國民大眾故以退怯為不名譽之事，確實錯誤。大勇之人，常忍人之所不能忍，口頭上日華共存共榮，事實上并不能相諒，不過一句口頭禪。三月下旬，南京事件亦日華兩國國民不幸之事。執政者以此為政爭之具，深為遺憾。此為革命者之罪，不可為諱。然我國維新時代，亦有同樣之發動，幸有將來之方，維新因以成功，不知中國革命者何以引此禍亂之源。

七、對華積極論者之手腕如何

最先因南京事件非難幣原外相而羣起彈劾者，爲積極論者。

顯然包圍田中內閣。其所願望者即東方會議之早開。曰滿洲鐵道問題，曰課稅問題，曰臨江領事館問題，曰盛京時報發賣禁止問題，以及其他種種問題。以煽惑張作霖爲對華作用之第一步，先即在奉天省長莫德惠前出其奇醜。山本滿鐵社長歸京謂東方會議所引起之華人反感，甚屬可驚。到底東方會議係何人所籌謀，非政友會內閣而何。山本社長，爲政友會員，彼之社長，由政友會內閣所任命，彼對東方會議之反響，尙且大驚，其反響自非同小可。中國人認爲東方會議係日人領土之野心的發露，此關係於日華國交前途甚大，而山本云係中國人民之誤解，係山本所打之官話，其實恐非完全中國人之誤解。楊宇霆向山本社長稱中國領土以內中國自籌資本敷設鐵道，并云今日之中國人非二十年前之中國人。此非楊宇霆一人之言，實中國全體國民之公言。所謂對華積極論者本欲積極維持我國之特殊地位，其結果却引起我國勢力圈內東三省中白晝公然排日之舉，積極論者之手腕，亦可於此想見。

八、中國國民之國家的覺醒

對於中國國民之國家的覺醒，吾人不可不了解。中國政治愈混亂，則其國民國家的覺醒愈進步。即以排日運動而論其始不過少數一二人之鼓噪，何以影響遍於全國！其所以登高一呼，應者四起，即因民衆國家觀念漸次養成，中國國民之國家觀念大半由留日學生輸入。表面上革命家背後之兵力如何雄厚，故不可恃，革命所持，即爲國民之國家的覺醒。分析言之，軍閥勢力漸呈分化作用，日漸微弱。自民元至今十六年間之經過，孫文讓位，袁氏遂有稱帝之志。而蔡松坡雲南舉兵，袁氏帝制之計劃根本失敗。

由此軍閥武力統一之野心，大受挫折。民六張勳復辟，轉眼亦歸失敗，復辟論至今已消滅。此後直皖戰爭，直奉戰爭，同室操戈，勢力日削。張作霖今日之大元帥，亦爲軍閥之迴光返照，惟軍閥因一時權利地位之關係，投降於革命軍者，亦頗不在少數，人皆爲革命軍危險。張作霖欲以一人之力統一長江以北，永遠掌握東三省地方上之實權，至不可解，不過革命軍即使戰勝外部之軍閥，而內部之軍閥仍所在多有，若中國國民國家的覺醒能以普遍，自有辦法。中國人國家觀念，四十年以來，模糊影響，始有今日。此後中國國民根據國家的覺醒，以求日華兩國相互間最正直最適當之了解與商榷，吾人願真誠與中國國民携手。

聯治救國的步驟（五續）

燕生

——怎樣建設自治省——

底下我們才真正談到了建設自治省的問題。請到建設自治省這個問題就須先了解我們今日所處的環境。我們今日之建設自治省運動並不祇是一個單純建設的問題，我們還不能不於建設運動之先，先來做第一步破壞的工夫。所以我們在前而四個原則上，把革命當作第一個原則，就是這個道理。我們既然承認革命是省自治運動唯一應採的手段，就須進而先弄清了我們革命的主體，革命的對象，革命的目的都是些什麼？關於革命的目的自然是要建設一個合乎上列四個標準的自治省，這在前面已詳細說過此地不必再講。關於革命的主體則我們可以肯定說是全省的民衆。近來中國的許多人雖然還有懷疑民衆勢力，反對民衆作革命主體的小說，如吳稚暉最近的言論，就可以代表這一部分人的意見，——但我們始終應承認全民政治當然建築於全民

之上，欲求建築於全民基礎上的政治成功，就非全體民衆自己起來努力不可，靠執政者的賞賜是絕對靠不住的。所以我們的革命當然要以全體民衆為主體的。再看革命的對象就未免複雜，因為現時禍國的國賊種類太多，一切軍閥，官僚，政客，洋奴，共黨都是中國的國賊，都應當在剷除之列，我們的對象怎樣定呢？有一個方法最簡單的，我可以舉出來，就是那一個在現前壓迫我們民衆最利害，我們就以那個爲當前的對象。大凡壓迫民衆最利害的，總是實際握得政權的人，所以我們的省自治運動革命的第一對象當然是現下握有實際省政治權的人，——這些人非軍閥即黨閥。不過在最初着手運動之時，民衆的勢力微小，禁不住當權者的壓迫，在這時期我們就不能不對各別的環境，制定許多不同的應付戰略，這是我們所以講我們的手段應當是多方面的道理了。

現在假定我們把地方當權者的性格和對於民衆的態度分爲幾類，我們可以因其對民衆態度之不同而也制定不同的態度去對付他。

第一種是極端忠於民衆，贊成我們的省自治主張，而且願身先提倡的。這類的人當然我們不必去反對他，並且可以歡迎他，贊助他。我們應當告訴他，真正的自治應當由省民自己起來幹，你們做長官的只有跟在省民的後面，服從民衆的命令。倘若沒有真正民衆的覺醒作後援，則你的政治建設雖然如何好也是空虛的，吃不住破壞的。所以你現今所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用政治的力量去提高民智，開發民生，此外一切應全交與人民的團體自己去活動，你用政治的力量從旁贊助和保護即可了。倘若他肯聽我們的勸告，則我們可用盡力在地方上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使之參加政治運動，自己建設自己公認的法律，使省自治確能實現。這當然是最好不過的事情，不用革命手段也可得到幸福。不過現時的地方長官能如此忠實的恐怕很少，因此這第一種方法只是一種妄想罷了。

第二種是並無真心去贊助省自治運動，但却對於我們虛意聯絡表示好感的。這一類的人既無真心贊助省自治運動，則到省民勢力澎湃和他個人的權利地位衝突時，他必定還要取壓迫的手段，而人民爲貫徹自治運動起見，最終也非對他下攻擊令不可，所以這種人終久是在被革命者之列，終久非好相識，我們應該老早就認清他。不過在最初民衆勢力尚未養成之際，他既然對我們表示好感，我們自然也樂得去敷衍他。在這種雙方敷衍之下，我們可以公開的或半公開的從事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工作。我們對於當地政治當暫取旁觀的態度，我們不必在民衆組織未成熟之際就急急去作輕率的，無效果的攻擊，但同時我們却也須切記不可參加他們的政治設施，以免將來和他們共負責任。我們仍舊應當將我們——民衆——和他們——當權者——的界限劃清，我們幹我們的，他們幹他們的，到民衆組織和訓練到相當時機有了作戰的能力之後，則我們才可以起來對於不良的政治作糾正的運動，要求我們正當的權利，這時候我們對於這種會向我們表示善意的軍閥，可以給他一個最後的忠告，倘若他有了覺悟，願意服從民衆的要求，促省自治的實現，則我們要勸他立刻將政權交還民衆的手裏，自己用最確實的担保加入民衆的團體，隨在民衆的後面，作革命運動的一普通分子。聽候革命軍的指揮位置。倘其仍不肯覺悟，突持反抗的態度，則我們立即以民衆武裝，與之決戰，毫無客氣。

第三種是對於省自治運動，糊裏糊塗，持不理態度的。這一種人對我們運動雖無贊助，也無妨害，我們本也可置之不理，專從事下層的工作。不過我們在決定態度之先，還須看在他的糊塗屏障之下，有無其他把持作惡，和我們作對的勢力。假使沒有，則我們可自由去幹我們的事體，假使有，則我們勢非先將這些惡勢力打倒不可。假如這種惡勢力也和我們一樣，並無政治上的保護，則我們單在社會上與之決鬥就便可以，假如他們得到政治上的後援，則我們就非連這替惡勢力作保鑣的當權者連根拔去不可，其作戰的方略參看第四五兩種。總之我們的目的是要得到自由的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機會。假使這種機會得到，我們還是要集中精力——去做這兩裝事情，等民衆組織訓練成熟以後，再起而獨立作戰。

第四種是對於省自治運動取相當的壓迫手段的。這種人對我們的運動是厭惡的，他不肯讓我們自由去接近民衆。我們在這種環境之下，應當採取極端秘密的手段，去做工夫。要知政治的壓迫無論如何嚴我們總是有間隙去活動的。而且政治的壓迫愈甚，民衆的反感也愈烈，我們的主張就越有推行的機會。待機會成熟，一舉顛覆惡勢力，建設良好的政治，也是不難的。

第五種是極端壓迫我們的運動，和我們做死對頭的。這種人我們對之自然只有作積極的革命運動，決無妥協的餘地。我們應當用絕對秘密的方策去鑽進民衆的腹心裏去，作刻苦忍耐，犧牲的宣傳，組織，和訓練。同時遇有環境可以假藉的勢力，我們也應當設法運用，以打破這種惡勢力爲度，以期創造比較自由可以活動的環境。

以上這五種態度雖然各各不同，但其根本原則却是一樣的，

總之我們無論對政治上當權者採取何種態度，最終目的我們還是想要得一個自由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機會。所以組織訓練民衆才是我們正當的事業，對付當權者只是我們達到正當事業的一種副手段。既然如此，我們就應當略諳到怎樣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方法，雖然這種方法是應當在討論全民革命問題時詳細論到的。

接近民衆的第一步，當然要借重宣傳的力量，在比較自由的环境裏我們可以儘量用文字上的宣傳，以喚起民衆的同情，因爲文字可以行遠，效力較大。不過在目前中國的環境，大多數民衆既多目不識丁，而實力派又動輒對於言論自由以箝制，故文字宣傳的功效是有折扣的。在目前中國的環境裏，最大最有效力的宣傳還是口舌方面。要採用這種方法，就非先有大批宣傳家肯鑽到內地，找求與民衆接近的機會。這種方法一時不能盡述，是要待正式的訓練的。這是我們國家主義同志人人當做的責任。再有比口舌的宣傳更有力更偉大的是事業和人格的宣傳。沒有一樣宣傳品可以抵得住一個人的人格和一件成功事業的宣傳力的偉大的。關於宣傳的問題不是我這裏所要講的，所以我就輕輕地將他略過。在我們進行普遍的宣傳的時候，同時我們就要進行普遍的組織，這一件事情比宣傳還重要。在這裏值得作比較詳細的討論的。我們要講到組織，除了首先應當有一個中心的政黨組織以爲策源地外，還須注意到許多大大小小的民衆組織。講到民衆組織，本來無一處，無一地不是我們應該全力參加，全力指導的，不過就事而論，略有緩急輕重之分，我們這裏只討論幾種應當以全力特別注重的組織。

第一種是民衆武力的組織。革命非武力不可，我們鑒於純事

運動正式軍隊的容易發生流弊，故主張實行全民武裝的運動。對於民衆已有的武力組織，如民團，商團等應當極端取援助和參加的態度，未有武力組織的民衆，我們應當鼓吹並實行幫助他們去組織。這種組織大約可分爲以下數類，一以地方農民爲主體的民團，二以商人爲主體的商團，三以工人爲主體的工人義勇隊，四以青年爲主體的青年義勇隊，五以退伍軍人爲主體的軍人義勇隊，六以體育事業爲中心的體育協會，七以宗教信仰爲號召的祕密會黨，八以失業人民爲主體的土匪，關於第七八兩項是要善於訓練使之化劣爲良才能依賴的。我們對於這些民衆武力應該努力將他化爲整齊的組織，一致的步調，對於他們主持人物應當極端收容。到這些民衆已完全了解我們的主張，完全肯將武力供我們省自治運動之用之時，則我們的全民革命便可實現。至於怎樣可以引導民衆武力使上了正軌，則非此處所能詳說。

第二種是正式軍隊的組織 軍人也是民衆之一，也可以爲民衆所用的。我們的武力運動除組織民衆武力之外，應當同時兼注意於現役軍人之運動。我們並不希望同高級軍官攜手，但對於下級軍人却不可不深深聯絡。我們應當鑽入軍人的隊裏，自身變爲軍人，則軍人運動自然容易。在平時對於軍事有相當的組織，一到民衆武力發動之時，則軍隊即可起而響應。非有正式軍隊的響應，民衆革命是難以感動，但非有民衆的武力作監督，純恃軍隊武力往往易流入軍閥的壞路上去。

第三是民衆經濟事業的組織 經濟是一切事業的根本，無錢則萬事不行；從來革命之挫折，多因受經濟的打擊。故在平時對於生產事業的布置非有十分的準備不可。大至銀錢，礦山，下至雜貨店，水果店，都當儘力準備，多多益善。一旦需用起來，才覺

驚慌。有許多事業不必一定要自己主辦，但一定要自己參加。對於社會上各種已有的生產事業也應盡力扶助，使之發達。對於商人應當促其組織起來以抵抗執政者的苛征暴斂，先從小的運動入手，一次兩次運動成功，則商人胆量可逐漸壯起來，到相當時期，可以爲民衆所用。

第四是農工的組織 農人佔中國人民的最大多數，新式機器工業下的工人雖不多，然較之智識階級也多得很。欲求中國政治之安定，全民政治精神之確能實現，我們不可忘記了農工問題，尤其是在這個共產黨四出煽誘農工的時候。不過我們的農工政策和共產黨根本不同，共產黨是想從破壞生產組織入手，使全部有產者都變爲無產者，則無產階級革命可以速成，我們則主張從發展生產事業入手，使全部無產者都變爲有產者，則無產階級革命可以不必要實現。我們可以用工人分紅制等類似制度（譬如工人在工廠有勞績者可以加入股俸之類，此問題他處另詳），使工人參加成爲生產事業的主體，則工人生活可以較爲穩定。我們的主張是切實爲農工打算的，是農工所願意聽受的，因爲與其犧牲多數農工的生命博得一個有名無實的無產階級專政，替少數專制魔王彭湃，向忠發等造機會，到不如得一些實際上的利益。我們的主張既然真正有利於農工，則農工必可逐漸接近我們。我們在平時給農工以一種強有力的組織，一旦有事則工人罷工，農人出防，政治上的當權勢力自然會顛覆了。

第五是民衆教育事業的組織 教育事業在革命過程中有兩種效用，一是宣傳的效用，一是訓練的效用。我們的教育應當使這兩種目的都具備了才算盡了能事。不但學校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即其他社會教育機關亦應注意。而於發動教育的總機關如師範學

校之類尤應首先提到。

以上這五種組織之外，應該注意和應該作的事本來很多，不過以此五種為最要罷了。至於怎樣使這五種組織實現，本來是因地因時制宜，不可一概而論，不過大略講起來，也可有以下數種方式：

一是創造式的，即自己平空獨力從頭創辦起。這一種方式最難採用，因為革命黨人多半是民間分子，無雄厚的憑藉，又處在被壓迫時代，一舉一動，都難自由，所以欲以自力單獨舉辦任何事業，殆不可能。不過這一種組織確是最能充分表現自己的理想和精神的，所以在可能情形之下，未始不可走這一條路，不過不可以全力來做這種事情，以免減少其他方面的力量罷了。

二是侵入式的，即以有組織受過訓練的革命分子，侵入原有的各種事業，而領袖指導之是。這一種方式收效最大，用力也較少，因為政治，社會各種事業本已早就安排好在那裏，我們不過因用之，故用力少而成功多。共產黨之侵入國民黨，侵入工會，學生會，皆係採此種手段。但採用此種手段時，所應注意者，一凡加入機關之分子必須係受過嚴格訓練的分子，能始終受黨的支配的；二凡加入機關之分子必須先有一種組織，使其行動得以一致，即共產黨之所謂「黨團」是；三是凡加入機關之分子必須受過種種策略應付的權變訓練，且有絕對守秘密的習慣。再者侵入各種固有組織而領導之，這並不是不道德的事，但須看其目的如何，目的如非為私而係為公，則其益處甚大。政黨政治之真諦，即在能以政黨的組織力，將一盤散沙的民衆組織起來。中國因為沒有真正的政黨，所以民衆始終是散沙一般，既無組織，當然無法監督政治，而德蘭克拉克西的基礎也就無法確立。

三是聯絡式的，即就原有各種事業組織而加以輔助協導是。在不能採侵入式的各種事業，就當以此種策略，去聯絡各事業的中堅分子，或使之加入某種組織，或與之發生友誼關係，總之積極的以能協助自治運動的進行，消極的也不至妨害自治運動的工作為宗旨。倘若運用適宜，雖異黨的人也可以此法與之在某種情形下攜手進行。

四是影響式的，即在無法接近的各種組織，只得以虛聲宣傳使之發生多少影響是。影響有兩種，積極的使之傾向自治運動，到相當時期，即可收為我用，消極的雖不能為我用，亦可為各種反自治運動的惡勢力的障礙。

在以上各種方式的同時採用的結果，只要主張鮮明正大，只要領袖人物肯犧牲一切為民衆的福利作戰，誠信有以服人，只要全體同志都受過嚴密的訓練，有作戰的能力，則在中國今日漫無組織的社會，在糊塗顛倒的軍閥和官僚政治之下，是極容易發展的。到全省各種軍事，經濟教育組織都入了我們自治運動者的手裏的時候，我們便有了充分的武器，有了向當權者作戰的能力了。（未完）

悼祝慰黎同志

劉著良

慰黎是安徽同志中最切實最熱心且最富於犧牲精神的一個人。他自北大數理系畢業後，就在蕪湖安慶各學校教數理，教得成績非常之好。他性情雖很平易，但對於趨炎附勢的俗子，則深惡痛絕，無絲毫的假藉。他精科學，我習文藝，他好沉著，我喜浪漫，照理本應相鑒難入。不料我們相見雖晚，一見就成了情投意

合的好友和久共患難的同志，這不能說是奇緣了。

自從前歲我與少數同志在安慶提倡國家主義，並向那時甘爲共產黨傀儡的國民黨進攻之後，時時總覺得勢單力弱，很想在各校教職員中多宣傳幾個實心愛國而且勇於救國的人以充實我們的力量。但他們那種先個人後國家，先勢利後真理的聰明打算，總是令人望而却步，更何敢再以這種瑣事相煩。獨有初交的慰黎經過幾次懇切的談話之後，便毅然決然的加入我們團體，並且說：「加入團體，就要爲他努力，爲他犧牲。我本決定暑假後赴美留學，雖然旅費護照及入學許可證均已到手，但覺得現在有了一個新生命與新任務，與其到外國鬼混幾年，得個博士碩士頭銜來招搖，何如爲團體多努力幾年，撲滅了賣國的共產黨和殃民的軍閥再說。」自此以後，暇時奔走宣傳，深夜發行刊物，慰黎便成爲我們形影不能一刻相離的同志了。

慰黎又預備將自己的留學費辦個私立學校，校名健行學院，先成立中學部，以後再擴充爲大學，緣起簡章均由我擬好，適值政局變化，遂暫作罷。當時頗有人譏諷慰黎，說他傻，說他爲人利用，他說：「這是我求之不得，當之有愧的，且以一笑謝之。照現在看來，他誠然是傻，並且把命都擲去了。但是他這種敵視虛榮，實事求是，爲團體努力，爲國家犧牲的精神，總還值得愛國天良未墜喪的人們留戀與景仰吧！」

慰黎並不善於言詞，他教書所以能得着學生信仰，在團體中所以能得着同志推崇，全由於他的一腔熱誠，令人不知不覺的心悅誠服。他因爲照顧學生和護送年青同志的外出升學或就事，不但個人經濟常受損失，並且吃了無限的痛苦。他今夏本可不離安慶，始則表團體而到滬，繼則因照料避難同志而留甯。他在死前

二十天，尚送同志到滬，後來因爲覺得國事日非，要救國非先有大批救國的軍人不可，於是準備東渡赴日進士官學校，又耽擱了數日。他乘車回甯之夜，便是孫傳芳軍隊到達龍潭之時，因而阻於鎮江旅舍者十餘日。此十餘日中，慰黎因旅費不足而受飢，因欲乘輪返滬而墜江，因爲國民強服軍役而搬運子彈，最後才深夜從積屍中步行六十里到甯。他所經歷的痛苦，不是我這枝拙筆所寫得出，且亦不忍再寫了。

慰黎到甯後，不但不沮喪，不怨尤，並且寫信大談其奮鬥人生觀，勉勵我，教我勿消極。那時夢也夢不到幾天後，他便染虎列拉，在數小時內與世長辭。當醫生證明他的病是虎疫時，我的妹子要打電教我回去，他阻止說：「我已無望了，他回來不但無益，反而有被傳染的危險」。慰黎啊！你怕我染着虎疫，想是要我完成你的志願吧。自你死後，我並未大哭過，因爲我要留着眼淚慢慢的哭。但是每逢獨坐遐思或吃了幾杯酒之後，我的眼淚便不知不覺的要奪眶而出了。

慰黎啊！你若不加入團體，必不至於死的這樣早；你若不來往滬甯照料同志，必不至於死的這樣苦。豈僅不死，甚至於在新大陸賺得頭銜歸國呢。但是慰黎你放心，你的軀壳雖死，你的爲國努力和愛護同志的犧牲精神是永永不死的。你要知道：你所深惡痛絕的共產黨和軍閥，現在都已到了窮途末路；你所愛護努力的國家主義團體，現在已與惡勢力短兵相接了。你理想中的健行學院，只要政局稍爲安定，我必竭盡全力把他開辦起來紀念你。你的子女，我和安徽諸同志將來無論如何總要對於教育上盡一部分責任。至於好發感慨的我，以後除時以清淚酬死友外，也只有奮勉於救國事業，以完成你的志願啊！

繫獄七月的回憶

(續)

盧瑛

第四章 我在拘留所中的情形

我進拘留所的第二天，楊團長同我商議，由他代我給一塊錢的脚力，請一位看守持我親筆書信到旅館去為我取被褥和一些必需的用品。晚上看守回覆說：「旅館的賬房說，你的行李已由公安局派人檢查，查獲有反革命的證據。要取的東西，不能發給。行李由旅館代你保存，待你出去時，親自去取。」我聽了看守的話，半晌啞口無言。暗想，我有什麼證據給他搜着呢？咳！能否有機會出去取行李，殊屬問題呀！

在初進拘留所最近的幾天之內，我真是慌亂的了不得，這顯然我缺少鎮靜的功夫。我也曾聽同牢難友們的忠告，投遞一張稟帖，說一些無辜被押，懇請查明開釋的話；又曾寫一封信給武昌中山大學某同鄉同學，請求援助；所得的效果如何呢？稟帖被看守弄掉了，未遞上去；中大某君回信來說：「你是國家主義派，我有什麼方法想呢？」此信當然被所長檢查着，憑空又添上一重證據。不想這位所長不是那賣國的共產黨，他自動地，不將此信呈繳司法科長；反消滅了我的一件佐證，我真是十二萬分地感激！從此我就得了教訓，根本地覺悟，在牢內以靜為佳，以少通信為妙，否則回信的人隨意地寫一些來，在他或者出於無意，而在失却自由的我，也就消受不起了！

當我初進牢的時候，一般難友不明瞭甚麼是國家主義？更不明瞭國家主義派為何是反革命而要拘留？我也曾盡量地向他們解釋，他們才知道國家主義是求中國之獨立與自由的；是主張全民革命救國的；是反對共產黨歸俄賣國的；他們聽到主張反對共產

黨，眼光中流露出替我擔憂而又同情的神情。咳！武漢三鎮言論自由的地方，恐怕只有監牢罷！而且恐怕也只有監牢中，才讓我宣傳國家主義呢！

大概過了十天罷！楊團長移送到武昌控訴法院去了！我於是更覺淒涼與孤寂！因為棉絮單薄的原故，竟感冒了無情的寒氣。白天渾身發燒，晚上盜汗，兩日不進飯食，身體枯瘦有如木槵，幾乎站也站不穩，難友們見着這種情景，都向我表示無限的同情與憐惜。

這天半夜裏我忽然醒來，見着前次為我到旅館取物的徐看守正在號房中清查人數。他見我醒了，隨問我說：「你病體怎麼樣了？可曾遞報告請醫官診視麼？」我說：「已請醫官診視過了！此刻頭已不痛，身上已不發熱了！」旁邊一位未睡着的難友順勢說道：「這位學生真是可憐的很！兩日未進飯食了！」淒切悲慘的情態，觸動了徐看守的惻隱的心，他低聲向我說道：「你認識有佔重要地位的人麼？不妨寫信去求他援助。我可以私自把信交出去，不交所長檢查！」我十二萬分地感激他的盛意，不住地連連點頭。

病體漸次好了！難友們又勸我再遞一張呈文上去。我於是又著了一張與前張相仿而略長的遞與看守長。約隔一點鐘罷！看守長將呈文遞與我，說是所長不收。我當時惶惑萬分，不知所以。繼而所長從柵門前走過，那時我正站在柵門前，所長對我說道：「你是盧瑛麼？」我說：「是的。」「你知道你的事體不好辦麼？今天早餐的時候，科長在席上對我說，外面有幾封公函來控告你！我看你的呈文遞也無益，還是不遞的好罷！」我聽見這話，就好像死之神從空降臨到我的頭上，被綁縛到了刑場。

這幾日武漢各種報紙，對於國家主義派肆意地攻擊。我記得

有一段上載着：『……這一般國家主義派的小嘍囉們，不顧死活地大批來到武漢，擾亂我們的新根據地，我們不殺他們，他們總是要與我們作對的。聽說他們的一位領袖余家菊已到武漢了！我們各位同志，尤應努力將他拿獲！……』諸如此類的論調，簡直是我的催命符。國家主義派的我，此時處於極端危險的時期。

有一天晚上押進來一位江蘇黨務訓練班的學生騰某，他是抱定宗旨不跨黨的國民黨員。因他在校不滿意於共產黨包辦校務而又辦得一塌糊塗的關係，被共產黨用高壓手段而繫獄。他有一次悄悄地對一位難友說：『從南京方面來到武漢的C.P.指名要槍斃四人：國家主義派的就是盧瑛和某一位，孫文主義學會派的是某某二位。他真晦氣的很！竟被捕在此！』騰某說話時，我是側着身子而壁睡着的。他以為我睡熟了，未曾聽見。咳！微弱而無能的我，何幸而被賣國的共產黨如此的重視，而竟在指名槍斃者之列呢？

我們知道我的死期快到了！於是開始備辦我的後事。在夜半靜聲息息裏，我展開了白紙一幅，寫我的絕命書。

『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列位同志：』

余自加入團體以來，即本吾人之主張，努力全民革命，以期救我垂危之祖國。年來致力團務，朝夕奔忙，未嘗稍憩。此次由甯返川，道經漢口，被共產黨拘捕繫獄。日來空氣惡劣，死期且近！恐將不能度過余陰歷三月十一日之生晨！憶數年前，余因憤世固曾萌自殺之念！此次能為祖國為團體而流血，實為余此生莫大之光榮。余在獄中，觀察共產黨篡奪國民黨之種種行動，異常清晰。國民黨在上之領袖，則甘作傀儡，熟視無睹，在下之黨員，則一盤散沙，任其殘殺。長

此以往，不到數月，勢將大部投降共黨，小部瓦解消滅，斯時將不復知國民黨為何物矣。余深覺吾人之主義，政策，主張，言論，實為不可移易之至理！鑄鋼國賊救護祖國之重責，捨吾人而將莫屬。兩湖人民，橫受赤禍，處於水深火烈之中，痛恨共黨，深入骨髓反共思想，異常濃厚。北方人民，則軍閥鐵蹄之下，蹂躪備至，無不蠢蠢思動，意圖反抗。在此全國人民一致要求革命情況之下！深望我同志，本團體最近之策略，領導全國革命民衆，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一致努力奮鬥，則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可立而待矣。祖國幸甚！同胞幸甚！

盧瑛絕命書某月某日夜半

這夜的我，當然又是睡不着的了！萬種思潮，湧上心懷：想着十餘年寒窗的苦讀，想着家中的弱妹，想着身世的凋零，想着滿腔的抱負，想着未竟的改造新中國的志願，……一切的一切，都快成曇花水月了！熱淚不住地奔流，濕透了我聊當枕兒的肘襟！

第二天我請徐看守將信送到郵局，并請他沽來一瓶汾酒。我此時萬念俱化作灰飛，無罣無礙，心兒十分地恬靜。

近來報紙上載有處治所謂反革命的辦法：其程序由共產黨把持下各團體組織的審判反革命委員會審判之後，即將所謂反革命者沿街遊行，并同時散發傳單，傳單上印着所謂反革命者的像，并註明反革命的事實和姓名。我一想到此種情形的時候，就幻想到我坐在車上，背插標紙，飲了酒紅着兩頰的樣兒。

死的方法本來是很多的：吊死啊！剎頸啊！服毒啊！無一不可以死的。但我總覺得這是弱者候者的死法，我不願意這樣的死

去，予人以膽怯而死的口實。我要昂着頭伸着頸到殺場上死去。我覺得這樣才是革命者比較壯烈的死，同時也可以證實是我們的敵人，祖國的叛徒親手殺害的。因此，我在牢裏毫未有自殺的念頭。

有時難友們彼此討論那死的問題：他們說：「槍決最好是揭天靈蓋，這是再死得痛快沒有的。不到五分鐘，就完全死了！其次才是穿心，就比較穿腦慢多了！又說：「槍決已後的痛楚，還覺得甚麼，血一攪心，就算完事。最痛楚是綁赴刑場將殺未殺的當兒。」

在這預備就義的時期中的一天晚上，大約是半夜罷！我忽然到了一漆黑處所，儼然是一片平地。忽地裏背後發出槍聲，一粒子彈，嘣的一聲，從我的後腦直貫而過。我登時昏暈過去，失了知覺。一刻兒我蘇醒過來，躺在床上。伸手摸一摸後腦，仍是安然無恙。從此我愈覺得死亡不過是這樣一回事，還是很容易度過去的。這一次的惡夢，壯了我不少的膽量，從此以後，談到槍決的話，我的心房并不如何反常的跳動。

時光一日一日地過去，與我同榻的一位四十餘歲的某君，自稱曾追隨先總理多年的老國民黨員，及接我進牢住第一號房的劉某，於四月十五號由共產黨把持下的湖北全省總工會提去槍決了！待刑的我，不知怎的，死神竟容許我安然度過四月十二號的生晨，并得飽餐一頓有肉有菜的白飯。

拘留所中的生活，是最無聊的。我每日的消遣品，除隨着三數段聊齋誌異而外，不是弄牙牌，就是與難友下棋。等那兩次黃飯喫過了，就算度過一日，到了晚間，更可以放心無事，安然睡眠了。

長闊不過二丈的一間號房，分三層住人。當我初進牢時，住人不到二十名。不久肅清所謂一切反革命派的聲浪漸高，黨獄隨之繁興，而拘留所的人數也漸次增多了！在極盛的時期，二號號房拘留人犯達五十名以上，超過平時名額二倍，晚上收封以後，室無隙地。新到的人，只有坐的位子。雖其時正值惠風和暢的陽春三月，然而牢中却充滿了悶熱氣味，汗臭襲人！

因為穢濁之氣籠罩着全牢，所以拘留其間的我的鼻孔，久失去了判別香臭清濁的功能。我每日清晨，趁着初開號房，難友們還在睡鄉的時候，獨在走道上散步，將鼻孔探到柵欄縫隙裏，營片刻深呼吸，這就是牢中呼吸比較新鮮空氣的唯一處所，唯一時機。

第五章 在拘留所關於黨獄的見聞

我在拘留所共押二月有餘，適逢黨獄繁興的時期。其時人民團體及黨員個人，皆有隨意逮捕人民的權力。武漢三鎮最熱鬧的時期，無論甚麼可以拘留人的地方，都是關得滿擠的據說拘留人犯達一萬以上，真可說是我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黨獄了！我在牢中，關於這次的黨獄，見聞着許有饒有興味的案件，歸納言之，大概不出下列四層範圍：

一、共產黨用非常手段，壓迫國民黨員，使被壓迫者因而消滅，未受壓迫者因而投降，而奪得黨權和民衆團體的領導權。

二、共產黨用非常手段，恐嚇民衆，造成赤色的恐怖，使人民知有共產黨而不知有國民黨，以便乘機圖謀所謂無產階級的共產革命。

三、共產黨用非常手段任意屠殺他們眼中認為反革命的反革

命的反革命派，實行清黨，施行一黨專政。

四、共產黨用非常手段殺害中小資產階級的人民，而霸佔其妻孥，財貨，和產業。

現在且讓我舉例在下面罷！

一、共產黨用非常手段壓迫國民黨：

有一天押四位店員總工會正頭工會的執行委員進拘留所來。

四人中有三位是浙江人。據說他們都是國民黨員，因這次改選，C.P. 恐他們仍然被選的原故，所以採取這種手段，將他們押進牢來，說他們有反動嫌疑，不能有被選資格。等待五日以後，改選過了，自然會釋放的，因他們一點兒也不反動，而且受全體工友擁護的。奇怪的很，五日以後，他們果真出牢去了！

崔某是店員總工會秘書長，國民黨員，年幼而聰穎。有一次他與某委員長開玩笑說道：「下一次改選，委員長未必不是我呢？」不想某委員長將此話記在心上，不久向全省總工會控告崔某反動罪狀七條。經他一辯明，不能成立。但全省總工會委員長向忠發對他說道：「但凡工會送來的人，沒有不辦的。我判你兩週重禁閉就是了。」他押到拘留所兩週以後，不見開釋的消息。他於是寫信到店員總工會去央求，仍然杳無信息。後來他才探得確實的原因，是因為他不曾寫信與向忠發。於是他才趕快寫一信去。說也奇怪！發信的次日就開釋了！共產黨作威作福的情形，於此可見一斑。

共產黨主辦的江蘇省黨部黨務訓練班押進拘留所來的有幾批學生，共計有八九人，都是未跨黨的國民黨員。有因為信上有「武漢情形實屬痛心」八個字的，有因為匯錢回家而被疑係右派津貼費的，有因為與朋友餞行攝影而被認為組織小團體的

江蘇黨務訓練班學生某，到拘留所探視他的同學某，並送有一些水果糖食菜蔬。事為該校共產黨份子偵悉，認為有意袒護反動份子，一併送拘留所拘押。好一幅實地寫景的楚囚對泣圖呀！

第三期黃埔軍校學生萬某，在三十三軍某師某旅充任政治部主任。萬某對其部下宣傳幹事員共產份子某曾因事加以斥責。某遂悻悻然懷恨於心。繼而某又向萬介紹其戀人充當幹事，萬又拒而不允。於是某恨萬也就更深一層。三月中旬，某乘萬來漢之際，向共黨把持下之總政治部借來武裝兵士數名，不由分說將萬某及拜訪萬某的友人方某，一併捕交公安局拘押，然後補信控告，稱萬某係孫文主義學會派，極形反動，方某係萬之伙伴云。二人與我同押四月有餘，故我對於此案實情，特別明悉。萬某對我說，陷害他的某，於他被押以後，已趕赴前方代理他的職務。

四五月間，共產黨竭力宣傳國家主義派已與甯方國民黨合作。因此在武漢方面的國民黨員，遂有被共黨加以國家主義派名義而繫獄的。如前上海大學生，漢口某區分部常委的錢某，就是陷於此種情形的一位。錢某在拘留所押一月有餘，始移軍事裁判所審理。以後如何，不得而知。

有一回押進四位二十一軍考送廣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高級無線電科肄業的學生。當他們起身時，重慶並未發生三卅一事件，及抵武漢，三卅一事件就發生了。他們在輪船上被人拘捕，說他們是三卅一事件的嫌疑犯。

二、共產黨用非常手段恐嚇民眾：

三四月之間，武漢方面的共產黨，製造出一種「打倒新軍閥蔣介石」的口號。有一位粗識文字的醉漢，趁着酒興，漫遊街上。自言自語地說道：「奇怪了！奇怪了！為甚麼前幾天才歡迎的

蔣總司令。現在又變成新軍閥而要打倒了呢？」不想這話被一位黨員聽見了！指為反動份子，押解公安局，拘留二月有餘，尚未放釋

(未完)

辦報銷

(蘇州通信)

其愚

當宜興無錫共黨謀叛的當兒，蘇州一部分學生，亦曾有小規模的運動。聞S中學內，確有四五十共黨，每人每月均拿二元至六元的津貼。——二元者為多——宜興亂起，他們也紛紛集會。

某日，夜二時，在城內某旅館開會，被蘇公安局探悉，捕去五人，其餘逃竄。五人之中，有係S中學已畢業者，有係現在S中學的學生，還有一個是地方有名的流氓。

我的消息，係得之蘇公安局H君。H君說：「五人將受審的時候，已是面如白土，似受死刑似的；及經訊究，則其供詞之幼稚糊塗，狀態之駭人可憐，簡直是欲蓋彌彰，非辦死刑不可。後來還是我們——H君自稱——看這幾人都是年不滿二十的小孩子，當然只想貪圖每月兩塊錢的津貼，那裏說到什麼主義！才把他們供詞，略加粉飾，減輕點罪——」

H君又說：「就是現在所謂共產黨的領袖，也不過是一方面要騙俄國人羅布，一方面想在國內肆行搶劫，那裏說到什麼主義！把俄國人的羅布用得多了，又怕俄人的責問，不得已在各處開會，搗搗亂，向俄國人辦個報銷罷了！好在被殺的，都是每月二元的幼稚學生，及希圖發財的愚魯百姓，真正領袖，則早已遠走高飛，向俄人獻媚去了！便道：『此次某處某處，我們忠實同志，做了多少工作，死了多少同志，傷了多少同志，快快拿羅布來，讓我去撫恤死亡的家屬，供給受傷的醫費，以備下次的奮鬥。』羅布騙到手，他便獨自受用，去快活了。想來只是幼稚的學生，無知的百姓，供他們的犧牲！供他們做報銷的工具！」

我聽H君這一番話，覺得很有道理，而「辦報銷」三個字，尤為新穎確切。我便想到，這班青年受父母的撫養長成，得受中等教育，已是很不容易。父母昆季，對他是何等的希望！社會國家對他是何等的希望！曾聽許多學生說：「我們是中國未來的主人翁！」誠然！不錯！但是這樣拿自己無限量的前程，換兩塊錢的津貼，供人做報銷的工具，就是中國的主人翁了嗎？這固然是深惡的對不起祖國的大恩，恐怕也對不起自己父母的劬勞愛護罷！唉！苦海茫茫，回頭是岸！可愛的青年們啊！腦筋清楚些！目標看准些！共產黨利用你們，質而言之，其用心比販賣黑奴還要狠毒些呢！勸諸君快快清醒，共起奮鬥！

打倒陰險狠毒的共產黨！
拯救被利用的青年學生！
為祖國的安全，
全民的福利奮鬥！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七〇期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七日

本期目錄

勇敢的廣東人何不起來實行人民自衛權

惠之

爲韓國排華事向韓國志士進一言

盧瑛

內訌之俄羅斯將往何處去？

崔萬秋

共產黨刀下的海陸豐兩縣民衆泣告國人書（來件）

聯治救國的步驟（六續）

燕生

繫獄七月的回憶（三）

盧瑛

橫濱橋畔（喜劇）

萍枝

每號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歐美香港南洋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加二角六分，凡定閱全年者，請投函本社，郵票代價，以半分者爲限。通信處 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私書函七番傳朱國翰

勇敢的廣東人何不起來實行人民自衛權

惠之

近幾十年來，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活動最出色的只有兩省人，一個是湖南，一個是廣東。但是民國以來，受禍最慘的也是這兩省人。最近自共產黨蔓延以來，兩省人民受赤匪的蹂躪更是水深火熱。就我們所知，其中最慘者，莫過於廣東海陸豐兩縣。我們對於兩縣的事已屢進忠告，現在對廣東人也有同樣的忠告。

溯自孫逸仙主持容共政策以來，共產黨在廣東即逐漸獲得政治上之掩護，為所欲為，肆無忌憚。彼等所怕者不是政府，而是人民自衛的力量，因此首先從破壞人民自衛的武裝力量入手。廣東人民因歷年受兵燹之結果，各地民團事業，本已發達，各縣團練之外，尚有數縣聯團，如城北，城東，城西，廣德高，五邑等聯團，俱皆聲勢浩大，器械犀利，足以使匪徒懾服。乃因民十二商團之變，觸國民黨政府之怒，以嚴厲手段收繳各地民團槍械，幸各縣民團基礎充實，未至全被摧殘，然已損失元氣不少，共產黨乘此時機，利用農民運動之名，在各縣組織土匪式之農民協會，編練土匪式之農民自衛軍，假借政府力量，專門與民團搗蛋。反抗者指為反革命，不附和者指為土豪劣紳。其時政府中親共分子且處處以實際和言論替共產黨張目。農工廳長甘乃光在農工行政講習所講演，公然罵主張辦團之縣知事為反革命，而竭力鼓吹農民之成立。共產黨有此等國民政府委員之護符乃得為所欲為，各地普遍組織農匪，以殺人放火為專業，政府不之問，人民不敢抗，日甚日大，日縱日深，馴至今日遂有澎湃在海陸豐之屠戶行為，及蘇兆徵等在廣州之土匪手段。廣州之亂雖平，海陸豐之匪猶

在，且廣東各縣類此角犄者更不知有幾，積薪厝火，有發，粵人之有識者，能無驚心動魄嗎？

夫共產黨本屬匪徒，無足深責，獨怪始終容共縱共使之養成巨患如此者又為何人？廣東為國民政府發祥之地，該黨黨父孫逸仙亦係廣東人民之一，該黨治粵垂六七年，不但不能將廣東變為理想之模範省，反替粵人留下如此之巨患，拊心自問，何以對廣東三千萬人民？事至今日，大患已成，共匪盤據海陸豐已至二月以上，國民政府不能發一兵討伐，該黨領袖如蔣介石輩惟知金屋貯嬌，走馬上任，意氣洋洋，目中無人。自身無力討共即應援助人民自衛，以防其禍之蔓延，乃該黨不惟不提倡人民自衛事業，反對於人民此種運動，疑忌不已。日前廣州變後，商民擬組織市民自衛團，竟被政治分會以恐受人利用為口實，不准成立。最近安徽人民為辦團事到滬謁蔣介石，蔣氏亦以國民黨政綱無此規定為詞，而駁斥之，真不知其是何居心了。

廣東人民到此地步，應該深有覺悟，辦團自衛為國民黨黨綱所無，而人民則非辦團不可，事實所迫，不能任國民黨二三要人之操縱自如。廣東人幸尚有數年之國防基礎，即應本此基礎，集合羣力，大行擴張，各縣辦團人員，應擴大眼光，捐棄小忿，實行大規模之聯防組織。一面旅外粵人應鑒於共匪勢成，羣無死所，有錢拿錢，無錢出力，上至達官貴客，下至農工商人，中及青年學生，萬衆一心，組織團體，以反共剿匪為目的，以聯團自衛為手段，政府之意如何不必顧，軍閥之威如何不必怕。以秘密之手腕，作勇猛之事業，救省救民，犧牲一切，一二年後，民間勢力養成，即起而討除共匪，實行粵民自治，則未來之廣東必為中國各省之真正模範，勇敢的廣東人，快快起來實行人民自衛權！

爲韓國排華事向韓國志士進一

言

盧漢

韓國與我國同種同文同洲，在歷史上有長遠悠久之密切關係。自韓國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吞併而後，吾國人感於休戚相關，唇亡齒寒之義，至今對韓仍抱深厚哀悼之情。二十年來，舉凡韓國之種種獨立運動，常有吾國人士參與其間，從中贊助。猶憶民國十年韓人趙重九等游歷長江各省，呼號中韓互助之必要，各地多有中韓互助社之組織，其時余亦備員其間，曾任重慶中韓互助社社刊之主筆，竭力從事宣傳。彼時韓國之運動，實爲純粹的國家主義運動，除求韓國之獨立與自由外，別無他求。去年冬，余服務南京學生聯合會，韓人某來會所面余，聲稱韓國臨時政府勞動總辦安昌浩以赤化嫌疑，由日本當局申請中國當局在吉林省會逮捕，有引渡日本之危。并言安君并非赤黨，請求去電援救。余除一面去電聲援外，對面余之韓人曾作愷切沉痛之勸告，力言韓人之復國革命運動，宜走國家主義之正軌，毋入共產主義之邪途。如倚賴蘇俄而行共產革命，即使僥倖成功，亦不過脫離日本帝國主義者之羈絆，而投降於赤色帝國主義者之腳前，換湯不換藥，二而一者也，何有於革命？而況此路決行不通也耶！韓人某唯唯而去。

邇來韓國境內，突有排華之舉，旬日之間，各地均以慘殺華僑聞，風聲甚熾，幾遍全國。雖曰因東三省當局強迫韓僑入我國籍而起，然細察事實，此中內容固不若其簡單也。

一、中韓兩國人民，歷有友好關係，此次突有排華之舉，決

非出諸偶然。

二、此次排華風潮起後，不到一週，普遍全國，各地一致，顯然有一種有組織的團體在其間主使領導。

三、此次排華舉動，表面上雖出諸韓國內地普通人民，然內幕中實含有政治作用和意味。

或謂韓人此次排華事件，實係近來東三省人民因滿蒙問題，對日運動甚爲激烈，日人乘東三省當局有強迫韓僑入籍之舉，從中挑撥，利用各地無知韓人，起而排華，以轉移東三省人民對日之視線。此說爲確，則韓人爲他人作嫁衣裳，爲仇讎而毆親友，殊至可痛惜之事也！韓國內地人民缺乏政治知識，不明國際情形，固不足責，然而負有領導之責之韓國志士，坐視同胞受人愚弄而不之阻遏，似應尸其咎，然以余視之，此說似不足徵也。

據中華電訊社漢城通信云，「韓人此次暴動，豈僅仇視華僑而已，其所對之方向，顯然可見。故在此項事件發生，日本當局樂得有數萬華僑爲其遮箭牌。……」然則此次韓人之暴動，實爲對日問題，不過藉排華之名，初試其鋒，用作練習之資耳。此說似可憑信。余於此正告韓國志士曰：韓國人民努力復國的革命運動，以求祖國之獨立與自由，此我人之極端贊成而願竭全力助之者也。爲韓人計，亦惟有聯絡此利害關係密切，同病相憐之老友共同努力，始克有濟。此在事實上已有許多先例證明，無庸贅述。今韓人不此之圖，而乃出於排斥同病相憐老友之舉，此誠吾人所大惑不解者，雖然，其亦有由。

溯自蘇俄赤色帝國主義者採取東進政策以來，舉凡波斯，阿富汗，印度，中國，莫不有其活動之蹤跡，（其結果均歸失敗）韓國爲東方被壓迫國家之一，自當不能例外。年來韓國青年，就學

於蘇俄赤色帝國主義者在莫斯科所辦之東方大學者，為數甚夥。於此一端，已足證明韓國救國志士，一部份已受共產主義之催眠，蘇俄赤色帝國主義者之誘惑，而漸走入歧途中去。此次韓國排華之舉，顯然有一種有組織的團體領導其間，顯然非純粹的國家主義的救國運動。吾於此為韓人懼，為韓人危。蓋韓人如果走入共產革命之邪途，則其結果徒足以置韓國二千萬同胞於死地，直至互相殘殺淨盡而已。匪特不能求得祖國之獨立與自由，反而置祖國於萬劫不復之境。韓國志士，以復興祖國為懷者，三思吾言，其當不走入共產革命階級鬥爭之邪途，而高揭國家主義全民革命的旗幟，立即憤切開導韓國內地同胞，停止排華舉動，進而實行中韓互助，以貫徹中韓兩國之獨立與自由，以達到兩國共生共榮之目的。最後，余希望韓人與吾們同聲高呼：

中韓互助萬歲！

中韓獨立運動萬歲！

中韓國家主義運動萬歲！

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內訌之俄羅斯將往何處去？

崔萬秋

(一)由「穴倉會議」至正面攻擊

俄羅斯共產黨竟把脫洛茨基與霍諾烏埃夫的黨籍褫奪了！這在事實上是宣布兩人政治之死刑！曾與列甯並肩的來昂脫洛茨基及自稱并為人所許的列甯之膀臂高利霍諾烏埃夫，都曾注全力而為建設勞農俄羅斯工作，然而於革命成立之十週年紀念之歡呼聲

中，不惟從權要之中央委員會裏趕出來，就是極平常一個黨員的椅子，也被人推翻了！時局的變幻如走馬燈，「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古語真不虛傳了！

原來共產黨幹部多數派之斯達林一派，不知議決了多少回關於脫霍兩氏之除名，然而因為顧念他們兩人從來的功績及勢力，所以稍存客氣，而只是給他們以一種威脅，並不好意思實行，結局不過付諸譴責戒飭而已。

自一九二三年脫洛茨基高唱「黨內之民主主義」以來，他所投於黨之大石之波紋，乃日益擴大。當時的霍諾烏埃夫反對脫洛茨基最猛，然而自去年因「農民問題」與幹部派反目，遂加入了向日自己所不滿之脫洛茨基派，而佈置共同戰線，出現了所謂「新反對派」。於是幹部派與反幹部派之爭執，乃一天擴大似一天。

最初是在森林裏或地下室裏開秘密會議，所以斯達林罵之為「穴倉會議」。然而不久便公開宣傳，於飛行場或其他廣場大開幹部彈劾演說會，秘密配布攻擊斯達林之宣言書及小冊子。高呼「有勇氣的人都加入反對派來呀」！甚至其反對幹部派之原稿，竟有送至巴黎白俄反革命之新聞紙上的形跡。於是幹部派忍不住了！黨內爭論，無論怎麼樣，都還不要緊；然而竟宣傳到黨員外的人們去了，這還了得？於是下了最後的鐵槌！

同是共產黨員，同以社會主義之建設為一定目標，而竟有這樣流血一般的激烈的爭鬥，這是為了什麼？況且斯達林也好，反幹部派也好，都說是遵奉列甯主義。所謂列甯主義是今日之俄羅斯的政治與社會生活之基礎原則；惟有蹈襲或發展這種原則的政治家，方能受一般民衆之擁戴。凡反列甯主義者都目為異端而排擊之。猶之今日之中國凡對三民主義稍有疑意者便是「反革命」，

應在「打倒」之列。——中國這種「逆我者誅」之新勢力的氣派，原來也法乎他們所親的上國俄羅斯的。——因為如此，號稱「小列甫」的斯達林是不待說，以列甫主義者之嫡派自任的翟諾烏埃夫更不待講，甚至連達門的脫洛茨基也稱信奉列甫主義，而高呼自己已是真實的列甫主義者，幹部派與反對派同信奉着只有一個的列甫主義，而其意見之相違，竟至如此！乍見甚覺矛盾，而不免起奇異之感。

斯達林的論客布哈林說過：「列甫主義無論在其純理論之構成上，亦無論在其理論的實踐的領域上，因其發達變化而生之要素，於一定之社會的條件之下，是得以進化的。」列甫在世中的俄羅斯之政治與社會狀態，同今日之政治與社會狀態，是大不相同。列甫所講的理論及其所實踐的事情，不變樣兒的把他放在相異的狀態之下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此，所以對於列甫主義之解釋，便起了問題。

「列甫主義是不可使之教義化。列甫於數年前所做的文章中，曾痛罵只知如鸚鵡一般反覆着同樣的事的鮑爾雪維克是年老的糊塗蟲。」布哈林接着這麼說了。對俄羅斯內外所展開之新的狀態，如何解釋列甫主義，如何決定今後的新政策？於是問題便從此而起了。

(一) 矛盾與錯雜之中間

今日之俄羅斯是在矛盾與錯雜之中間。內則有革命的要素與舊傳統的要素，社會主義的施設與資本主義的施設相交錯；外則有安定的資本主義國以鞏固之鐵柵把世界唯一之社會主義國包圍起來。俄羅斯之已趨於混亂是錯雜了，而對於列甫主義之解釋與應

以列甫主義之解釋為中心的重要的論爭之重要題目，到底是什麼呢？

當他國無產階級革命之火燃燒不起來的時候兒，只俄羅斯一國究竟能建設社會主義麼？即所謂「一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是也。脫洛茨基是所謂永久革命論者，他以為俄羅斯以外諸國之革命不起，只俄羅斯一國，到底不行。而斯達林則以為只一國也可以。他主張世界革命之理想，因資本主義國現狀之安定，急遽間不能實現，暫且先圖俄羅斯一國之充實，在某種程度以內就是與資本主義國提攜亦未始不可。這種政策在「農民問題」上也顯現出來了。

自一九二一年採用新經濟政策以來，俄羅斯的農村，發生了貧農，中農，富農三個階級。貧農是農村的無產階級，富農是所謂「硬拳」的資產階級。中農——據斯達林的說法——是騎牆主義，那邊便宜往那邊去，也有為貧農的羽翼的，也有為富農的膀臂的。而此騎牆主義之中農，在俄羅斯占大多數。最有生產能力，最勤苦肯工作的，也是這種中產農民。於是斯達林為振興農村經濟，在戰術上要取得中農的同情，所以於某種程度內對中農讓步，而採用中農中心政策。反對派對於此種政策，認為有背於對無產階級農民之革命的約束，應以貧農為中心而擁護貧農。因為這個問題，所以翟諾烏埃夫脫離幹部派。

對於「中國問題」，幹部派則維持武漢政府，而反對派則主張非從事蘇維埃之組織不可。最近因英俄斷交，波蘭暗殺，俄羅斯全權等事件，而使俄羅斯全土陷於極度之緊張，高呼「戰爭之脅威」，幹部派向世界的無產階級高呼擁護祖國，而反對派之脫洛茨基則發表以下之半挑戰的意見。

「俄羅斯共產黨於境上的意義上已經改換生面了。已經不是無產階級之黨而是資產階級的反動化了。為什麼要擁護俄羅斯？最危險的事不在戰爭而在黨治。」

因為戰爭問題，原屬於反對派之列甫夫人脫離了反對派而加入幹部派，這對於反對派是極大的一個打擊。當革命紀念十周年之際，幹部派發表七小時勞動制，而反對派則非難之，謂：「八小時制度還不能確保之今日，突如發覺般的公表七小時制度，那並不是應勞動階級之切實的當面的要求，而實是取媚勞動民衆之一種煽動政策。」

(三)實際派征服理想派

要之反對派對於幹部派各種政策都反對，而其反對之形式，則為分派行動，甚至於更進一步的有組織第二黨之形勢。「自己生存，亦非讓他人生存」，這是脫落茨基關於黨之組織的意見；而斯達林一派則以為同一之共產黨內，而有兩個黨出現，就無異有兩個國家存在，這對於無產階級之獨裁是很危險的。他說「本黨若不是有用意周到如鐵一般的黨規，莫說二年半，就連二月半的政權也維持不住。」他並且引用列甫戒左幼稚病者的話，絕對主張唯一黨，若是有敢反對黨內所決定的政策者，則非撲滅不可。因為如此，所以自一九二三年以來執拗着的內訌，於革命紀念節當日，因反對派攻擊幹部派之失敗，而於「黨規」之罪名下，把反對派的領袖脫落茨基驅逐出黨外。

我們在這裏若把他們所爭論的問題通觀一下，我們可以看出幹部派與反對派所表現的兩種特色。屬於反對者都有理想派的傾向，而是對革命前途易感暗弱的悲觀者的。其反對之幹部派則是鐵頭鐵尾的實際派，樂觀主義者。自資本主義至社會主義之過程

中所起的種種矛盾，都原型的顯露着；而對於這種種矛盾取適應的政策，不急不徐，一步一步的向前邁進的是斯達林一派。斯達林向着反對派說道：「諸君因為社會主義之建設，是異常難的事業，於是便感着厭棄倦怠了罷！」把世界革命那樣遠大的理想暫且斷念，於某種程度內與資本主義調和協調，而先在俄羅斯一國內慢慢的幹着。援助有生產能力的中農，把農村豐厚起來，本來的農業國俄羅斯，不必一氣呵成的把他變為工業國，先從農業國着看。這種實際政策便是斯達林那一派的表现。

與此相反而說世界革命是最重要的政策，高唱把俄羅斯改為歐化的最高度之工業國的反對派，到什麼地方也得說是理想派。

這兩種傾向是於列甫主義之解釋上，必然發見的。一方面從實際派的立腳點上來理解，發展列甫主義；而他一方面則從理想派的立腳點來理解發展列甫主義。這便是他們的意見大不相同的地方。共產黨之中樞機關中央委員會之多數則維持斯達林派的政策，而指摘反對派。實際派征服了理想派。

大革命以來十年之今日，俄羅斯共產黨的實際派征服了以世界革命為重要政策之理想派，則今後之俄羅斯，將向何處去，我想讀者諸君不難推想而知罷！

共產黨刀下的海陸豐兩縣民

衆泣告國人書

(來件)

各省軍民長官，各教育會，各商會，各省埠會館，各團體，南洋美洲各團體，暨海內外同胞均鑒。敝邑海陸豐赤禍橫行，時

期之長久，世之慘烈，報端雖有披露，各界尚未周知。茲有上國民政府一呈，文曰：「爲陳海陸豐地方慘狀請迅設法賑救事。竊維海陸豐自十三年彭湃等入寇學界，并設各鄉鎮農民協會以來，鼓吹蘇維埃主義。一般血氣未定之中小學生，地方無賴，相率附和。今浸更憑藉官方。收編民團槍械。編設農團軍。橫施暴力。強迫入黨。殺人焚屋。劫掠濫刑。兩邑居民百萬，已在水深火熱之中。當時政府採取「聯共」政策。雖甚受禍。無門告訴。只有任其塗毒，莫敢誰何。蓋一經呼號，受害更慘也。本年春，廣東清黨。海陸豐共匪公然宣告設立蘇維埃政府。十日兇暴殘殺。死者數千。逃者數萬。至黨軍開到。始暫斂跡。然黨軍只駐縣城，不敢四出勦辦。各區鄉鎮是共匪之巢穴也。未幾，葉賀由贛竄粵。兩邑共匪，又相率佔城。再設蘇維埃政府十四日。死者逃者。益倍其數。黨軍再到，猶是問城不問鄉。共匪巢穴，依然如故。無知鄉民，以爲共黨得勢，則有無上焚劫淫殺之權威。失勢仍可散聚區鄉。黨軍仍是優待。莫敢爲難。自是胆更壯。勢更盛。脅從更多。附和更衆。行爲更暴。凡男子十六歲以上，四十歲以下，強徵入農團軍，受四個月軍事之訓練。女子強徵使任宣傳。駐城黨軍，因省城軍變，不顧地方，未幾調去。共匪更大事猖獗，第三次設蘇維埃政府於海陸豐城。三閱月來，無兇不窮。無惡不極。以殺人焚屋之多寡，定各區鄉蘇維埃辦事人成績之高下。故不憚田屋契據者殺。不毀阡陌者殺。住大廈者殺。着長衣者殺。有資產五百元以上者殺。商店不放棄管理權者殺。曾爲官吏者殺。年在四十以上者殺。受強迫參觀其父兄受刑而號泣者殺。收殮親屬未及三日者殺。妻其夫，母其子者殺。輕過刑場而太息者殺。不盡錄。而宜諸而不終席，或不盡錄者殺。男女十四歲以上，不遵令刺一赤字於臂上者殺。通又糧食集中，民間存米須傾倉交出。需米則領票求糴於蘇維埃官店。并須對店門高呼蘇維埃萬歲三聲，始得納錢，否則槍殺。哀哉，百萬生靈。時時處處。皆在殺中。而斬刀不利。創子非手。砍頭連肩。劈腦帶骨。亦有未殺而先去耳者。先斃牙者。先割鼻者。先刺乳者。已殺而剖腹者。分肢者。取出腸臟以陳列者。其逃之港澳南洋，身外無物。或中途自盡。或挨餓而斃。其逃未出境，或被戕而慘死。或心懷而縊溺。殺者，溺者，縊者，辱者，驚悸者，憂憤者，無生之路。皆死之緣。碎屍山積。赤血河流。至屋宇焚燬之數：海豐縣城居民五萬餘，焚八成以上。陸豐縣城居民三萬餘，焚六成以上。公平鎮居民一萬餘，焚八成以上。汕尾居民一萬餘，焚六成以上。碣石居民三萬餘，焚九成以上。甲子居民二萬餘，焚六成以上。南塘，博尾，湖東，新田，赤石居民各一萬；均全焚；焚七成以上。梅隴，捷勝，西坑，西山居民各約一萬；均全焚。其餘鄉村被焚二三成以上者，不可勝數。伏付廣州之變，只有二日。羣起呼號。痛覺難忍。但衡量慘狀，不及海陸豐百分之

一。我國政府尙能於事過後，派兵靖難。撥款賑恤。力圖善後之不遑。而獨對此已死垂死之海陸豐百萬生靈，且正在日日禍甚之中，而不加顧惜。顧之廣州當局而不理。顧之潮梅當局而未援。欲自籌武力捍禦而又不准。謂之民國之疆土，則極禍極災莫之救也。謂之化外之邊陲，則自衛自決莫之許也。年年練卒。月月動兵。所求爲何。北洋軍閥應打倒矣。不平等條約應取消矣。獨不能分萬一之力量以救此百萬生靈乎。抑更有進者：共匪近徵十六歲以上男子入伍訓練已三閱月。搜集兩邑現金過百餘萬。有槍五六千桿。益以葉賀殘部。武器不可謂庫。戰術不可謂昧。主持

者不願生。附和者日加衆。嶺東毗隣二十餘邑，又有半秘密團體之組織與宣傳。羣衆民間自衛槍械，陸續被共匪勒迫收繳。誠恐燎原勢成。被禍者不獨海陸兩邑。更不獨民間生靈。迫切陳詞。伏乞迅速派兵撥款，分別勦賑，并急籌善後辦法。痛切哀極，不遑擇詞。即祈察照施行。此呈國民政府。海陸豐兩縣難民陳清宇張維誠何振中等。十六年十二月卅日」共匪近在國內，尙四處圖逞未已。苟軍事當局不特加注意，各界不羣起籌防。則海陸豐之慘禍將擴及全國。我全國人民之生命財產，將盡落於生番野獸之手。其慘痛必過於亡國喪家萬倍也。用特錄文泣告海內外同胞。願垂察焉。

聯治救國的步驟（六續）

燕生

——怎麼建設自治省？——

等到全省的勢力都入在我們手裏再起來要求省自治運動，這是一句過分理想的話，實際上我們並不要耐心等那麼久的時候。這種在被壓迫環境之下去做事業的活動，究竟是緩慢的，難以速成的，革命的爆發就是要救濟這種緩慢的下層運動，而想用武力來縮短改良的進線。所以我們的爲要求省自治而起的革命運動，不必定要在全省布置已經成熟以後，只要有相當的地方根據，只要布置的相當成熟，只要環境沒有妨礙，只要時機可以利用，革命還是應當趕速的爆發。

在革命爆發之前，有幾種預備工夫是不可不做的：

第一謀各種實力的充分聯絡。各種實力雖然握到手中，倘若沒有充分的聯絡，結果任各分子的自由活動，是非常危險容易傾

事的。就這種預備工夫最難須作得完滿。第一步先謀各事業的自身統一。譬如軍事組織則應使各種民團與正式軍隊秘密的編入一種黨的軍事組織，受一個總司令的指揮。經濟組織則當使各種產業也秘密的編入一種黨的經濟組織，受一個經濟總監的支配。第二步則將各種組織再聯合起來，由黨的幹部來統一指揮。如此則步調完全一致，作戰才有能力。

第二先從事小規模的建設事業。在破壞事業未發動以前，我們應當先有一種小規模的建設事業要做。凡在一塊地方的各種實力已大半入了我們之手以後，我們就開始爲小規模的建設，如道路的修築，金融的整理，土匪的平定，自治規律之制定，在可能的情形下，還可以有一種類似地方政府組織的統一機關出現。這種事業當然都應該是不用任何名義，藏在統治者旗幟之下，爲統治下所不注意的。如此作法有幾種用意：第一，我們可以就小地方略略試驗我們的理想，第二，我們將地方整理即是充實我們的基礎，以除後顧之憂，第三，我們如此做去可以造出一種虛聲，增加宣傳和將來軍事動作的力量。

此處如敵人方面間諜之布置，如環境勢力之掩護方略，如全省實際狀況之調查，如革命戰略之制定，如輿論之造成，如全國的呼應聯絡等，都是通常革命運動應有的預備，此處不必詳說。

假如全省勢力是統一在一個當權者之下，則我們非等有了推倒這個當權者的能力的時候，不可輕易動作，如果全省是在混亂的狀態中的時候，則我們只要有了幾縣的根據，就可趕快動作起來。中國現今省分混亂的多，整個的少，所以革命時期可以提早。

不過我們還應當記緊了一件事。我們雖然主張用全民革命的

手段去解決國事，但我們並不迷信革命，並不作革命萬能的思想。我們認定革命手段乃是萬不得已的手段，是使人民受苦最多的手段，以革命的手段來救國，猶如以破肚瀉腸的手段來治病一樣，乃是至不得已的手段，乃至危險的手段。我們所期望的是以革命止革命，並不期望革命之後繼續的還有革命。我們絕對不可如現今一般糊塗蟲的盲目地讚美革命，禱祝革命，甚至高呼革命萬歲的。革命是值得哀痛的事業，而不是值得讚美的事業。革命若繼續到了萬歲，則人類恐怕結果已全體滅亡了。因此我們雖看定現今時勢，非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來忍痛一割，不足以謀澈底之解決，但我們於採取這個手段之先，究應以惻怛哀隱之心懷，為適可而止之舉措。所以在革命爆發之先，我們應當先周迴審顧，是否環境有不用武力解決可以和平達到目的的可能。如和平解決有三五成可能性，則我們仍宜先用和平手段以實現目的。因為一經戰事開始之後，不但地方元氣要受摧殘，即革命軍的實力也必受損傷。轉不如保全這個實力，作和平要求的後盾，一個拳頭不打出去，轉見得有力氣。

因此假使在可能的情形之下，我們就不妨先作一番和平的運動，我們可以聯合十幾縣乃至幾十縣的民衆，來向當局者提出實行省自治的要求——注意，這必須是要求，而不是請願——以民衆及軍隊各種武力作要求的後盾，假如當權者接收了我們的要求，為證明他的誠意起見，須立即將全部武力交給民衆代表的手裏，一面立即宣布省約法，召集省民大會，以全省民衆的公意，解決一切善後問題。

不過和平手段也不是容易採用的，恐怕比革命手段更難運用，因為凡是民衆可以向前提出要求的時候——無論是和平的或

革命的——總之是時機已經到了有利於民衆而不利於當權者的時候，這種時機有時只是虛聲而並不真合於實際，所以時機一過，各方面的空氣不同，而當權者與民衆的強弱形勢就許完全翻過。因此民衆若不利利用有利的時機，向當權者猛攻，徹底掃除舊勢力，而誤用妥協中和的手段去希求敷衍了事，結果使敵人有重新恢復勢力的機會和餘裕，一到敵人勢力恢復之後，民衆就不免要重受打擊，甚至根本瓦解。因此民衆的領袖對於這種形勢必須認清，心中雖應抱不得已而革命之觀念，但尤須認清和平手段比革命手段更難採用，更有危險，萬一用之不得其當，「養癰遺患」，則民衆所受苦痛，比一時革命之苦更多。所以採用和平手段，不能無極慎重的相當條件。只有在敵人勢力已經很微弱的時候才可採用這種手段。這個意見恰好與一般人所想的相反。一般的見解以為只有在敵人勢力過強，民衆勢力甚弱的時候，才可採用和平的手段去要求一切。不知這種和平運動誠也有之，但在這種形勢之下，當權者除非是聖賢，或者是至昏極愚，才肯容納民衆的要求，否則豈肯將權利輕易讓出，結果不是敷衍門面，即是遭強力打擊，決難達到完全的自治要求。所以在敵人勢力甚強的時候，未嘗不可用和平手段去作政治運動，但須認明這種運動的目的只是希望他間接幫助宣傳的工作，一面喚起民衆的明瞭認識，一面表揚敵人的罪惡，決不是希望藉他以達到要求的目的。在政治未上軌道如今日之中國，民衆對於當權者決非僅靠和平運動所能達到要求的目的的。因此只有徹底培養民衆的實力，一面藉和平手腕的以掩護實力的培植，除此以外，別無他法。這是指在敵人甚強，民衆甚弱的時候。至於民衆勢力與他的敵人若正在勢均力敵之時，則尤不可濫用和平政策，使敵人得到機會。因為兩方既是

勢均力敵，所爭只在時機先後，先發制人，後發制人。當權者的形勢總比民衆有利，故時間愈長，當權者愈有準備的機會，故時機一到，民衆決不可放棄革命，爲和平之說所誤，因爲錯過了機會是要吃大虧的。所以和平的手段只有在敵人甚弱，民衆勢已穩固之時，方可採用，因爲在這個時候採用和平運動，可以減少敵人都下的反威，而使地方免受苦痛。不過在採用和平途徑解決政治之時，有兩個條件非得到手不可，一是民衆方面人物至少須有一部參加政權，一是敵人的武力必須有確實保障不反噬的方法。一面民衆領袖也應以大公至正之心，將敵我人物一視同仁，則禍亂庶可少弭。

對今日中國新舊軍閥作戰，和平手段，成效甚少，非用武力不可，非徹底革命不可。所以我們還是轉回頭來來談我們的培養民衆實力，以全民革命解決政治的問題。

關於養成實力的方法，前面既已述過。弄到實力培養已至相當成熟的時候，民衆方面所需要的便是有精銳的眼光去觀察時局，而又有敏快的手腕去把握住這個機會。這種事情是不可以言傳的，我們此地不必討論。

時機一到，一個星火飛在空中，我們的武力已經發動，在預定的各地都發出同樣的炮聲，這時候革命軍的前隊鋒在錦繡也似的戰場上排開，馬前有一桿大旗，旗上寫着是「要求還給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的權利」。

假如敗了，自不必說，大家應該死的死，不應該死的躲出去，捲土重來，預備作第二次第三次的同樣犧牲。假如如天之幸，革命軍得到所預期的勝利，則底下所應該做的事還更多。

在革命軍佔領一省之後，須立即着手下列四件事：

- 第一解除人民一省在舊勢力之下所受的疾苦；
- 第二宣布簡單的革命軍紀，與民更始；
- 第三懲辦害民的巨蠹；
- 第四幫助人民組織一種地方守衛隊，專担任後方治安的職務。

在革命軍已佔據數縣或數十縣之後，如果形勢可以統一全省，當然進而謀全省之統一，如果形勢應當休息，則也不妨先就已肅清的數十縣實行縣自治。但實行縣自治有幾點須要注意的，第一此已肅清之各縣在地理上，民情上是否有自守自治的可能？第二，已失敗的惡勢力是否有再起爲害的可能？第三，其他的環境勢力是否容許我們閉門自治？假使以上三條件均已適合，而事實上一時又無法統一全省之時，則不妨先就小範圍實行縣自治，否則仍須積極籌軍事行動，先統一全省再說。

無論縣自治，或省自治，總之不過祇是地域大小的關係，其實行的步驟總是差不多的，故我們可合併討論。

底下我們所要討論的，差不多都是理智的，建設的，條理式的事項，但在未討論這種事項之先，我們還有一種事項，也應該同時或者更先注意的，這便是屬於感情的，破壞的，衝動式的一類事情。

革命與其說是建築於理智，無庸說是建築於感情之上。民衆沒有熱烈的感情驅使則革命決難成功，縱使成功也是假的。革命成功之後而不使其感情有正當之發洩，則必激而至於橫決。故革命領袖在此時最難措手。一面要節制民衆的感情使不至爲過分的擴張衝動，演成恐怖狀態，一面又要使民衆的感情得有正當的

發洩，使不至潑而橫決，轉集中目標於革命政府，而為野心家所利用。

同時革命政府對於自身的威信綱紀問題也須煞費苦心的調節，一面既不可照舊壓迫民衆運動，或強姦民衆意思，使革命的本身變質，一面又不可過分放任民衆的自由暴動，造成輕視革命政府的心理，而為野心暴徒造機會。

最好的辦法是要革命政府自身站在感情的線上，領導着羣衆為種種不過分的感情運動，一到適當時機，感情的作用已過，羣衆已呈厭倦之態，而思復返於理智的時候，革命政府立即為適宜的處置，收束感情，復歸於理智。傾着民衆往平和秩序的路上走。

因此，在革命初成功之時，革命政府須立即為下列幾宗痛快的處置：

- 一、對於罪績昭著的國賊，必須毫不客氣處以極刑。
- 二、對於一般國賊的財產須立即沒收。
- 三、對於乘機播亂的官僚政客以及趁火打劫的流氓土匪立刻為決斷的處置。
- 四、應該准民衆以控訴罪人之權，但不准民衆自由報復。
- 五、言論自由應絕對解放，使人民得有自由批評的機會，即使有危害革命的言論也不要緊。因為不平之氣從言論中發洩出去，則事實上才可以減少陰謀。
- 六、同時革命政府的行為言論須件件坦白公布，與民衆共見共聞，則一切謠言自然打破。
- 七、革命領袖在革命初成功的時期，須日日與民衆會面，一面可以了結舊怨，一面可以激發和調節民衆的感情。

情。

八、革命政府須時時與民衆合在一處，舉行種種盛大的慶祝會，遊藝會，使民衆的感情向另一途上發展，而政府基礎才可穩固。

假如民衆的感情已得到正當的調節，革命勢力才算比較穩固，才可談到底下一切理智的，建設的，條理式的事情。

在革命工作已達到相當程度，可以停止武力，從事地方建設的時候，革命政府須有以下的覺悟：

第一，從最初起即須承認自己是臨時的事實的政府，而並非永久的。

第二，這個政府因為事實的便利，他的權力應當是無限大，但自己必須時時有濫用權力的恐懼心，而自行節制其權力。

第三，自己既然只是事實的政府，所以應趕快促成真正政府的出現，革命才算成功。

本於上列三部的覺悟，革命軍於起事之初，當然要組織一個強有力的，指揮統一的革命政府，但同時這個革命政府即須對民衆明白宣言自己是臨時的事實政府，並不希望繼續到好久，一面即將軍事行動停止後建設的程序公布國人。

一到軍事行動停止以後，即為以下的處置。

- 一、由各縣民衆職業團體委派代表一二人聚集制定臨時省（或聯縣）約法。——此約法非前述之革命軍約法。
- 二、根據臨時約法改組革命政府。
- 三、根據臨時約法召集臨時省議院。
- 四、由臨時省議院制定召集省民制憲代表大會程序，定期召集。

五、省民代表大會開後，將省憲制定，立即根據省憲法，選舉正式立法機關，及正式行政機關。

正式政府成立後，一切事件始上軌道，自革命至正式政府成立，至快亦須一年，此一年時期，最為難過，革命軍臨時政府的責任非常重大。除促成省憲和正式省政府的出現以外，還應做下列幾件事情。

- 一、清除境內自革命軍起後一切竊發的土匪流寇，和殘餘的軍閥勢力；
- 二、講求維持各地秩序和便利交通之法；
- 三、派遣大批憲政宣講員到各縣鄉間宣講革命意旨和建設程序；
- 四、整理紊亂的財政；
- 五、整理各種民衆團體的組織；
- 六、在可能範圍內從事各種建設事業。（未完）

繫獄七月的回憶（三）

盧瑛

本年春間，武漢三鎮街頭巷口滿貼標語。某天，有一位無識老人，手中拿着油餃，一面走，一面喫。吃完以後，順手將牆壁上標語撕下一角揩擦手上油漬。事察爲一工會糾隊員看見，指爲反動份子。老人戰戰兢兢地說道：「我撕的是白紙角兒，未撕着字呀！」但該隊員仍不由分說，押交工會拘押。

「現在不成世道了！」一位中年婦人在街上站着對另一婦人歎道。不想這話又被一位童子團員聽見了！「反革命！反革命！」不幸的她，被押進了工會的拘留所。她還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哩！

！

一天的清晨，隔壁牆房的一位難友對我說：「你們東南大學的同學又押來一位，你知道麼？并且還是你們四川同鄉哩！叫李……什麼哩！我問他認不認得你？他說，認得的！並且還知道你是國家主義派！」我聽了這話很驚訝，走過去談起來，果是會過面的。可是他認得我認不得他了！問及被押緣由，才與我差不多，也是因爲由甯回川，路過漢口，在旅館被人捉來的。他說：「我上街去訪一位朋友，訪着了，同朋友一道回旅館來。剛才進房坐下，就有人進來與我談話。說他也是四川人，向我詢問南京方面的情形，我隨意答覆了幾句。不想他就不由分說將我國我的朋友一併押到此地。說我造謠惑衆。你看冤枉不冤枉呀！」說時眼淚汪汪地望着我！他拘押二十幾天之後，就移送到軍事裁判所去了！

工會送到公安局寄押的人，沒一個不是打得皮破血流的。其中大部份是無產階級的工友。共產黨故意用酷刑威嚇震懾工友們，使一般工友屈服在共產黨之前，不敢有所反抗。據工友說：「工會審人，上堂就是二百板見面禮，差不多有扁担粗的竹板，狠命地亂打。打輕了打的人也要捱打哩！板子之外，還有扯繩子，敲螺絲骨，……等等的非刑。都是預備來處治反革命用的。」咳！何幸的我，未被送到這樣閻羅殿似的機關去呀！工友又說：「最好笑的是審訊時的情形：堂上只能說誤會，不能說冤枉。說冤枉馬上又賞二百板子。審訊的委員在公案上嬉皮笑臉，搖頭擺尾的，說不上幾句話又一回頭望一望婦女協會的代表們。」工友又說：「凡被告的人，總是被列舉若干條罪狀。提訊委員依次提問，如問這條說沒有，向那條也說沒有，馬上就要用刑。最好是

被審的人趕快回說，請委員調查，如有證據，請槍斃就是了！那末，就可免去皮肉之苦。這都是過來人從經驗中得來的秘訣，照樣做去，萬無一失的。」

三、共產黨用非常手段屠殺異己：

四月十五號湖北全省總工會槍決的所謂工賊劉秋生，據說是因為他有一位美貌嬌妻，被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劉少奇霸佔而去。劉少奇恐秋生心中不甘，向他尋仇，所以不能不出這謀夫奪妻的慘惡手段。

與劉秋生同日槍決的共九人。其中有一位叫劉伯肅的。據多數人說，他是軍閥蕭耀南駐鄂時期在武漢三鎮主持工人運動的領袖。他能很流利的說英日兩國語言。當十四年五卅慘案時，曾挺身與英國領事及中國當局談判解決漢案的問題，他就是那一次享大名的。這次由湖北全省總工會逮捕，由委員長向忠發審訊。當審訊時，向指着鼻子向劉說：「你認得我麼？」說時頭微微地搖動，露出得意洋洋的神情。又說：「前日你在漢陽撞見我，向我點了一個欲點不點輕蔑我似的斜頭，今天又怎麼樣呢？」向對劉施用幾次非刑：首先幾百大板，打得皮破血流；其次反細雙肘，高掛標上，扯幾繩子，扯得屎尿交流；再其次用鐵棍敲破螺絲骨二十下，此時的劉伯肅，已失去知覺，不省人事了！談論此事的人，大家公論都說，劉致死的原因，是因為他活動能力偉大，才氣勝人。不學無術的向忠發，恐劉一朝奪取他的地位，又安得不藉名工賊而治之於死地呢？

王某江西臨川縣人，共產黨把持下之漢口勞工教師講習所學生。他是一位尚未加入任何黨派的熱心者。在校因干涉教員李某與女生戀愛之故，遭李某之嫉。繼而李某竟借王某著之國史序文

中有「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三語，遂誣王為國家主義派派來武漢刺探消息之偵探，將王某送交公安局拘押，並將序文張貼漢市黨部，引為笑柄。王某在公安局拘留所及武昌第一監獄東監，均與我同號房。他對我說：「……我不是國家主義派，全校的同學，沒一個不知道的。然而當開會教員李某報告我是國家主義派，應該打倒時，全校的同學都舉起手來，一致通過。我就在這個威迫通過之下，被細送到拘留所了！校中與我相好的同學，自我被押以後，人人自危，那裏還敢來望我嘯！現在他們都一齊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了！正準備出發河南，充當救護隊。可憐校中有三十幾位女生，也要一律同去，不許一名請假，請假的就是反革命呀！……」王某說到此處，臉上忽然微微地露出笑容，似乎無形中得了一種慰安，恐怕他覺得與其這樣的強迫犧牲，還不如自由坐牢的好呢！

武昌中山大學學生某，被人於其箱籠中搜出甲寅週報數份，謂係國家主義派之證據，將某押送漢市公安局拘押。其實甲寅週報與國家主義派固風馬牛之不相及，謂係國家主義派，不知從何說起？徒令人發噱而已！

十一軍部下的某差遣和一位傳連長，皆係二十歲上下的人。同住某旅館中。忽有人進房與某差遣談話。這人問道：「你知道國家主義麼？」某差遣隨口回答說：「國家主義麼，是為人民謀幸福的呀！」不幸的他，竟因這一句話而被認為國家主義者了！連同傳連長一併帶交公安局拘押。

四、共產黨用非常手段殺害中小資產階級的人民：

羅雪村，四川墊江縣人，年約四十餘歲，被同鄉某共產黨員控為重慶三層一事件的主使人！拘押公安局月餘以後，移送屠戶

似的武漢衛戍司令部處理。提訊時，羅供道：「我是陽曆二月間到漢口的，有憑有據，如何是三卅一事件的主使人呢？」原告說：「假如我冤枉你，你到鬼門關等我就是了！」法官說「既是如此，綁了，執行槍決！」無人收斂尸骸的他的冤魂，不知果到鬼門關去也未？

諸如此類的事體，本來是很多的。可惜我脆弱的腦筋裏已記不清楚許多了！我因為要保持記實的態度的關係，所以就不再寫下去了，讓在第九章再談罷！

(未完)

橫浜橋畔 (獨幕喜劇)

萍枝

時間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夜十一點鐘

地點 上海開北寶山路橫浜橋畔

人物

張威 國家主義的青年，致和紗廠工人

蔣國器 國家主義的青年，中華大學學生

共產黨甲

共產黨乙

共產黨丙

警察

行路人數名

(幕開一條暗長的路上，行人三四名走過去，隨後有兩個青年並肩走上。)

老蔣，現在人都走完了，我們動手罷。

好！你貼那邊，我貼這邊，留神看兩面的人(低聲說)

(張暫下，蔣從懷中取出四寸長的黃紙條多張向四處牆壁走隨貼)

(共產黨甲上，抬頭看蔣在那裏貼東西。)

(低聲向蔣招呼)喂！蔣！來放哨嗎？

(抬頭看見甲，不認識)誰？不是。我是……

甲 啊！你是貼標語的，今天這裏不曉得有多少同志出來守夜？

這幾天風聲緊得很，聽說工部局所又要來搜第二回丁，我們大家小心看着這條街。喂！你的標語貼了多少，我來幫助

你貼。還有大的沒有？

蔣 唯！唯！沒有了。我都快貼完了，不勝費神，費心費心，多謝多謝！(趕快跑下去，甲也隨之走下)

(張上，手中拿着黃紙條，隨走隨貼)

(白語)明日早上警察看到了不知作何感想？共產黨看見了又不知作何感想？

(共產黨乙丙二人同上)

乙 這麼冷的天氣還得出來放哨，又不是他媽的什麼巡警，守什麼夜。

丙 這幾天風聲緊，機關在這裏，也不可防備。

乙 防備什麼？巡捕來了，我們倆人中什麼用？

丙 低聲點，不說說了，今天換班以後，領下錢來，兄弟請你吃酒去。

乙 老弟，現在一月領多少月費？

丙 也不過十二元罷了。

乙 等領下來之後你請我吃一回俄國菜罷！

丙 討厭！人家罵我們蘇俄走狗，你偏要吃俄國菜。



乙 不！不！哈爾濱香菜館的俄國菜的確好吃！

丙 那裏邊是白俄？我們不去吃。

（說）中間，看見蔣在那裏貼標語）又貼標語了，不知道貼得是些什麼，我們去看看

丙 （二人走到蔣方才站得地方將手電燈拿出來照着看）

（一字一字地念）「打倒共產主義，糾正三民主義」

（同時念）「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萬歲」

丙 不好了，這是國家主義者幹的，

還在前面，快去打倒他

乙 快去快去

（蔣還在前面貼標語）

（乙丙走到蔣背後，一個一拳，一個一脚，蔣猛回頭看見有人打他，即便回打，三人扭在地下做一團，丙的鼻子被打

流血）

（聲音大起，警察走上來）

警察 什麼事

丙 警察來了，快跑！快跑！（拉着乙跑下）

（蔣起立，拍身上的土）

警察 （走過來）喂！誰在這裏？剛才嚷什麼？

蔣 我！我！遇見強盜了，

警察 在那裏？都跑了嗎？不要緊！我送你回去。

蔣 不勞駕了，我自己認得路，多謝多謝！你真是國民政府下的模範警察啊，（拍警察的肩）有了你，我們可以安心做事了。

（微笑）

警察 好說！好說！回頭見！

蔣 多謝！多謝！（向共產黨貼標語的地方望空說）回頭見！

（分下）

（劇終）

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留日總支部雲南起義再造共和紀念日宣言

十二年前，袁逆叛國，帝制自為，勾結外援，承認二十一條，篡竊國家，實行專制制度：如非蔡松坡將軍部棄高官厚祿，驅一旅雄師，起義滇南，統兵殺賊，歷盡艱苦，馳聘於槍林彈雨之中，以顛覆袁逆者：中華民國四字，恐早已成為歷史上之名詞矣！國人為慶祝先烈堅苦卓絕，力爭正義之精神，推倒專制，再造共和之偉業，故於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開會紀念。一以誌創業之不易，一以使異日驕矜專橫陰謀篡竊者知所戒懼也。乃年來國勢益危殆，人民益痛苦，無論新舊軍閥，大小政客，莫不處心積慮，思納全國政權於個人掌握之下。在北方軍閥則政治腐敗，社會黑暗，非惟不自悔罪，且步袁逆之後塵，擅自尊尊，當然厭惡此種推翻專制之紀念。國民黨則恃功驕縱，擅易國旗，宣言黨外無黨，實行一黨專政，且以松坡將軍未練黨籍之故，妬功忌能，公然以一紙明令，廢除雲南起義紀念日。暴露其「黨即國家」之凶橫心理。至於共產黨則更蔑視自由，目無國家，主張階級專政，認為反共產即反革命，打倒一切，毀滅一切，暴戾恣睢，匪可理喻。夫無論獨夫專政，一黨專政，一階級專政，皆五族共和全民治之逆賊，與松坡將軍起義雲南，推倒洪憲之本旨大相背馳，而為愛國志士誓死不能忍受者也！然而松坡將軍死矣！代而興者伊誰？我國家主義者敢於此再造共和紀念日，向我海內外同胞鄭重宣言：吾人自始即擁護五族共和，主張全民政治，今當此國難生命絕續之秋，凡任何型式之專制制度，皆所反對。而於一切南北新舊軍閥政客，暴黨，凡蔑視全國人民之人格，企圖專壓迫我愛國民衆之自由者，皆認為國賊，誓本松坡將軍之精神，從事全民革命，期三造共和，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而光華燦爛之五色國旗，重復飛揚光耀於此神州寰宇。為人民爭自由，為國家爭正氣，海內外愛國同胞乎，事急其憂起！

奄奄一息的中華民國 苟延殘喘到現在，總算是支持到十六年了。在過去的十六年中，我們那一年不希望未來中華的進步，但是希望止於是希望，而事實上政治社會的局面，只有愈趨黑暗糾紛，天災和人禍 戰亂和屠殺，土匪和共產黨，在數千萬方里的國境以內，幾曾找得着一片乾淨土來！

尤其是過去的一年中，外交方面，在北則因蘇俄公使館之被抄，而赤色帝國主義者收買黨徒，延長中國內亂，以進行其世界革命之陰謀暴露，因日本一方出兵山東，援助奉系軍閥竊據地盤，一方開東方會議，決定積極政策，圖根本宰割我滿蒙，而其侵略中國阻遏革命勢力北進之狡計得逞。南方則因南京事件，武漢事件，及沿海海盜問題，促成列強之協調，通牒恐嚇。凡此皆證明帝國主義者利中國之混亂，而吾人年來共產足以招致共管，和對外不能觀善之證據，遂成爲顛撲不破之定言！

內政方面，北方軍閥，政治之黑暗，和軍事之失利，南方共產黨之因暴動而失勢，國民黨因容共聯軍閥而北伐不能進行，全黨瓦解。凡此皆證明任何勢力如不以全民福利為主，專爭私人私黨的權利地盤者必歸失敗！而吾人年來容共聯軍閥一黨專政之蔣介石和他爲領導的國民黨決定不能成功之預言皆一一見諸事實！於是對內不能與國賊妥協國事應公諸國人之論據又應爲不可磨滅的真理！

廣州大變，共產黨竟公然組織蘇維埃政府，鼓勵土匪流氓搶掠焚殺，造成赤色恐怖，三日之內，焚掠千餘家慘殺良民無數，損失二千萬元以上，繁華之區，化爲灰燼，同時江蘇浙江湖南

湖北總商會對響應，以俄國爲首之商業機關作餉械之機關。吾民何事！遭此荼毒！而俄國救民的國民黨，雖宣佈與俄絕交，打破親俄禍國的迷夢，然俄國中央全體會議之紛爭，以兩派領袖自居的人物，聚於一堂，互相詆訐，互相譏罵，口誅筆伐，醜態畢露，所謂第四次會議必致無期延期！欲靠這種支離破碎的黨來反共，愈反將愈糾紛，此後國共兩黨，再要高喊革命，高唱主義來欺騙人，怕沒有人相信了吧！

然而國勢已經危殆到十二萬分了一！人民已經痛苦到不能再痛苦了！我們這望祖國滿天的殺氣，聽聞人民凄慘的呼聲，怎能因所有論斷之證實，即認為已達目的？況在此軍閥賣國，裏應，共產禍國殃民，國民黨又散亂解體收拾無望的時候，這救國救民的重任，自然只落在我們以國家為前提的國家主義者的雙肩。我們相信愛國的國家主義者，此時如不急速担起這千鈞的重任，躬冒矢石和國賊強權相搏戰，那軍閥的倒行逆施，共產黨的搗亂暴動，國民黨的昏瞶荒謬，再加赤白帝國主義者的操縱指使，明爭暗鬭，必致使大好河山，變為內盜外寇之混戰場，就是要想如現在這種奄奄一息的局面，怕也不可能了！我們痛國事之日非，傷來日之大難，特在十七年開始的這一天，披肝瀝膽向全國愛國民衆說幾句痛心話，我們決不敢步舊有勢力之後塵，教國家於混亂，也不肯學一部分青年的心不問國事，我們只有因着國家急迫的需要，人民確切的希望，提倡精神，加倍努力，不為威屈，不為利誘，向着我們預定救國的目標，走上我們唯一革命的大道，以求達設一全民福利的中華民國！

我們的主張是，全民政治！
我們的目的，是，內求統一外求獨立！
我們的手段是，全民革命！
我們的態度是，內不妥協外不親善！
我們的口號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
我們的組織是，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
國家主義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七一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十四日

本期目錄

國民黨幹部人物的分析

反抗駱春淫佚的國民黨黨治

蔣介石之復職觀

愛爾蘭國家主義運動的宗教時期

戰後列強國家總動員的計畫

詩三首

醒獅七月的回憶(四)

黑頭

惠之

黑頭

叔耘

韓續初

曹瑋

盧瑛

每號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歐美香港南洋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加二角六分，凡定閱全年者，請投函本社，郵票代價，以半分者爲限。

通信處 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私書面七番轉朱國翰

本報啓事

舊歷元旦，印刷工人例行休息，本報特循例停刊一期，第二七二期延期於一月廿八日出版。

國民黨幹部人物的分析

黑頭

對第四屆執監全體會議成績的預測

千呼萬喚的國民黨第四屆執監全體會議，據最近的報告，能夠出席的委員，竟有二十八人之多，會議的開成，大概是沒有什麼問題了。但是今日南方的國民所應注意的，並不是會議的能成不能成，所最要追問的，乃是這種會議便開成了又怎樣？

我們要預測這次會議的成績，最好將這班委員的性質和能力，作一約略的估計，或者可以窺見此中消息之一斑。

委員中如：蔣介石，何應欽，柏文蔚，李烈鈞，朱培德，李宗仁，都算是武裝同志，他們對於軍事方面，似乎有相當的把握，過去也有相當的成績。假如這次會議中，對於兩湖兩粵的問題，沒有什麼暗潮，不分什麼派別，或者對於北伐的大計能定出相當的辦法也未可知。

在會議中如：蔡元培，譚延闓，于右任，經亨頤等，不管他們的學問能力怎樣，過去的成績如何，但對於政治教育等方面，總算有過相當的接觸，在會議中或者還可以說說話。

至於陳果夫，白雲梯，黃實，經斌，鄧寶珊，潘超雲，周啓

剛，丁超五，陳果夫，丁維汾，王維平，王法勤，朱雲青等，在一般國民眼中，誠不知其以何種關係一躍而躍於黨國要人之列？更不知其有何種能力，何種權勢而居然以掌握「黨國」最高的實權者自居？

此外又如研究「兔陰期變」之褚民誼，誤服婆娑之何香凝，在民立報，民國日報做短評做雜感之邵力子，以之供奔走之勞，執調人之役，或不無相當用處，至其政治能力，實未敢許之。至於準備會議不成退而習畫之陳樹人，以及以特種關係而獲取高位之宋子文，則更不必多所討論矣。

總而言之，吾人分析國民黨最高幹部的人物，實感不絕於心。國民黨者，以一黨專政相號召者也，但吾人考察這二十八位幹部的人物，求一對於政治，經濟，外交，財政等有專門研究者，乃渺不可得；甚至求一頭腦清晰，對於解決中國當前種種問題有相當見解者，也似乎沒有。時局之嚴重如彼，而人才之匱乏如此，即令國民黨內并無何種糾紛問題，希望這班人為國民造福，已等於蒸沙為飯，何況他們派別分歧，人懷異志，建設不足，禍亂有餘，全國國民想要以救國大業毫不疑慮的信託這班人，恐怕不是瘋子便是白癡吧！

此外還有一個小小的建議：就是如篇中所舉陳果夫等十三人，一般國民不必說，即以記者向來頗留心當代人物的，對於他們的來歷也語焉不詳，國民黨各地黨部的宣傳部，似乎對於黨國的歷史不妨對一般國民詳細的介紹一介紹，或有事業可繼，有歷可稽，或有著作問世，都不妨為他們加倍的宣傳一宣傳，廣見聞，也可增高黨的信用。國民黨人應該覺悟：在「黨國」高潮中，還是第二義，保全「黨的信用」才是第一義。

反抗賄賂淫佚的國民黨黨治

事之

國民黨以一黨專制之黨治自鳴得意，一黨專制本為世界上最反動之潮流，與全民政治精神根本不能相容，但一黨專制而其能表現一黨專制之精神，以公正廉潔之手腕運用政權，猶未嘗不可博一部分人之贊許，但今日之國民黨黨治則並此一點亦辦不到。其他醜態姑且無論，即就貪財賄賂一端，國民革命新偉人之刮財手腕，較之舊官僚有過之而無不及，姑舉數例以實吾言：

蔣介石之第一次執政時，假借清黨北伐等名義，向上海商家壓迫捐款至三千四百萬之多，除歷次運動花去一半外，尚餘有一千七百萬，盡入蔣氏腰包。蔣此次新婚在祁齊路購得新屋一所，裝設之豪華華麗，迥非人間所有，李濟琛至款為在粵數年，目所未親，以國民革命之領袖，而貪贖如此，實人所夢想不到者。

邵元冲在杭州任杭州市長，趁政變之際，以其妻張默君之名騙捲款三萬元匿遁，經人查出，邵逼登各報辯白，此事發生已久，人所共知。

上海特別市黨部僅三個月虧空至十一萬元之多，有日前該市黨部之電報可以為證。聞其平均每月須八萬元之開支，一般小黨員苦連天，有做事務月支不到一錢者，而比較出風頭之小頭目如陳德麟，其妻文君乘機買汽車，伴嬌妻，意氣揚揚，不可一世。此輩三三兩兩之小黨部貪官如此，大題目更可知。聞杭州省黨部虧空亦至七萬餘元，其餘各省合計之，為數之鉅，更不勝數。

乃與想天開，提個空賣鴉片，

江蘇則有信遠公司，浙江則有中興公司，每月報銷鉅款，國民政府經費，大半仰仗於此。其後馬寅初首先作文反對，始引起社會之注意。馬之公然出名，亦有緣故，蓋何應欽有煙土五百箱，意欲在杭發賣，國民政府公賣之制最不利於何氏，故嗾使其黨人出而反對。然因此使人對於鴉片公賣之真相得稍稍知之，則亦未始非馬氏之功也。孫氏去職後，其經手事項，一場糊塗，無法算賬。

江蘇各縣知事及一切官吏，均須出錢運動始得到手，其初僅限於文官，近則聞營長亦可買矣。新任太倉縣知事某以七千元報效運動得此缺，此事記者親聞之某君傳述云。

以上各事僅就人所共知者述之，以明吾人之非誣，其他各事為吾人所不及知，或僅少數人知之而未嘗暴露於社會者，度必尚甚多，吾人亦不必一一舉之以污吾筆墨已。

國民黨今日不惟奢佚而已，騷淫二惡，亦日甚一日。一般領袖莫不以用女秘書為榮，而大小黨員手攜愛人倘伴於黨部辦公室側者，更所在皆是。其領袖蔣介石連離三妻以博宋美齡之一顧，結婚之日至宣稱宋氏為國民革命之基礎，並稱該日為蔣氏一生最快樂之一日，不知置革命事業於何地！蔣氏此次復職首先引用其大舅宋子文為財長，連襟孔祥熙則有為上海市長之說，凡屬與宋氏有關係者，皆拔茅連茹，盡室以從，諺者至謂之為「新宋朝」，國民黨革命如此地步，真可痛哭矣。

至於黨中領袖之互相排擠傾軋，數月以來，其事昭昭在人耳目，更不勝述。

夫吾人自始雖不信國民黨革命之能成功，然對於國民黨猶未始不寄以相當之同情，以為廢煙禁鴉不失為一有主義之政黨也。至於

今日，則國民黨之真相真態乃大露，不惟一般國民向來之信仰三民主義者因此大失所望，即吾人亦自覺前日對於該黨猶未免尚過於高看。今日之國民黨何曾有黨？何曾又有國民？一反動勢力之結晶而已，一官僚派之聚合而已，一軍閥之變形而已，一羣腐腐八股老先生之噉飯所而已。所謂中央黨部者如是觀，所謂總司令者如是觀，所謂大小忠實黨員者如是觀。

對於此種政治，豈尚有絲毫妥協之可言？反抗而已，打倒而已。

蔣介石之復職觀

黑頭

蔣介石去臘四月，今又以復職聞矣。蔣氏此次復職之促成，原出於上海監委員預備會汪精衛等之提議，而經過全場一致之贊成者也。假令黨權果高於一切，則蔣氏既受黨部之信賴與委託，當然早可登台，而無所用其顧慮。然蔣氏遲之又久，必待各方實力派連電敦促，始敢翩然就道，則今日國民黨之勢力不存於黨部而仍存於武人，因蔣氏復職之一幕，乃更昭然若揭。

就今日蔣氏之地位而論，則代表北方勢力者為馮閻，代表海軍勢力者為楊樹莊，南京政府發電勉諸將完成北伐，即以馮閻楊蔣并列，是今日之蔣氏，不過諸將之一而已。不過一部分勢力之代表者而已，求如初出廣東時之籠罩一切，聲威煥然，已不可復得。今日蔣氏一紙復職之宣言，已不憚推敲而又推敲，修改而又修改，得毋措辭之難，處境之窘，已不勝今昔之感耶？

再就各方實力派擁蔣之心理而論，馮閻遠處北方，各有地盤以資展布，其對南方之態度，不過貌為服從，以便假借名義，南方主持軍事者為誰，在若輩本無所容心於其間。以一電相銜，既

可為蔣氏撐撐場面，而於自身又無絲毫之損失可言，所謂順水人情，樂得一做者也。是今日馮閻之擁蔣，似於蔣氏面子上能增多少之光輝，其實則空空洞洞，了無意義可言也。次如何應欽，則所謂蔣氏之嫡派，其擁蔣也固宜。然今日之何應欽已非往日何應欽之比，欲其不顧實力，不顧地盤，或貿然北進，或開罪友軍，恐在何氏均不免有多少之顧慮。是蔣氏欲運用何氏之實力，一如往日之大刀闊斧，蓋亦戛戛其難矣。其次如桂系，此蔣氏所專誠等候，希望若輩於其復職問題，能予以相當之敷衍者也。然二李黃白之流，始終置之不理，而矯若游龍之白崇禧，且遠走漢皋，大倡反調。李濟琛，黃紹雄對蔣氏所欲保全之張發奎，必欲擊破之而後快，而白崇禧胡宗鐸輩，對於蔣氏已接洽就緒之唐生智部，亦必謀根本之解決，是蔣氏今日對於兩湖兩粵，已無發言之資格，遑論號令？

由上舉種種事實觀之，今日之蔣介石，已頗似當年北方之嚴祺瑞，雖羣以領袖相推，而實權并不在己，一旦有事，則捉襟見肘，苦不可言，恐求如第一次下台之來去自如，已不可得矣。

更就蔣氏自身研究，雖經一度之失敗，似仍無一分之覺悟，觀其足跡甫抵都門，其親戚如宋子文孔祥熙輩，即已彈冠相慶，雖親貴如孫科，亦不得不引嫌避之；又其部下之行動，頗有少數不理於人口，國人莫不認為害羣之馬，而談虎變色，顧蔣氏仍欲重用之，今此輩已暗中活動日謀攫取高位；又前次上海之預備會，有所謂南京民衆者，指控一二二慘案主使者十人，中多閻山派之重要分子，蔣氏不權衡事理之輕重，即提議將若輩看管，此輩口雖不言，而衷心實認為奇恥大辱，一有機會，其勢非倒蔣不休；凡此種種，均足證明蔣氏之規模狹小，不足以任國家之重，

其第二度之失敗，爲期恐不遠也。

平心而論，吾人何嘗不欲國民黨有一二真實之領袖，以領導該黨趨於正軌，使國家亦可除受其禍？然爲舉世矚目之蔣介石，其態度，其眼光，亦不過如此如此，其他則等諸自問更何論焉。

愛爾蘭國家主義運動的宗教時

理

叔耘

當協約國和盟國正在大陸上與大西洋上激演歐戰慘劇的時候，全世界的弱小民族與國家，受了英法「爲自由而戰」一語的欺騙，多乎其自憐憫人的熱忱，先後在名義上或實際上是對德宣戰，自動地投入有史以來最悲慘底旋渦，希圖乘所謂「自由」與「人道」戰勝的機會，以達獨立自決之目的。如印度，如阿拉伯，如摩洛哥的志士多投袂而起，忍着他們平素仇恨壓迫者的情感，努力地爲英法奮鬥，以求得間接之利益。在此種沈溺底自救運動中，獨愛爾蘭人民不爲普通潮流所動，而能另開生面，極力聯德奧以抗英國。這真是一件可驚可奇底事。當時英法人民均聲言不能了解此中情節，於是有所謂愛爾蘭謎（The Enigma of Ireland）一語流行於輿論界。他們以爲這愛爾蘭人真是執固不明大體，竟與屠殺比利時人民，蹂躪法蘭西人民的德國勾通，以阻碍擁護「正義」「人道」的大不列顛帝國的軍事行動。其實他們不過裝瘋罷了，難道簡直就把英人幾百年來屠殺與虐待愛民的歷史忘却了麼？

誠然，這些帶着血淚的事實，據他們看起來，已經過去，並沒有什麼緊要，可以把他們沈沒在腦海底面。但是據愛爾蘭人看來，那就適得其反。他們覺得這些過去底事實，並沒有失去其慘

痛底性質，還有回憶的必要，還有追問的必要，還有尊嚴的必要。他們完全在他們的歷史中生活，在他們的過去中徘徊。他們的國情使他們既醒不甯，他們的現狀使他們痛苦不堪，因之他們的「記憶力」似乎要比英人的強大幾倍。這種「前事不忘」的精神，可說是任何民族解放運動者的一種特性。因爲沒有歷史，沒有記憶，是不會發生國家主義的。

愛爾蘭人的抗英運動誠然有很深底歷史觀念作爲基礎。而且他們的歷史是非常光榮悲愴底。不過牠的內容有宗教問題，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文化問題，感覺複雜，非強加分析，面面觀之，難免失真。所以我們把牠分爲宗教經濟政治文化四時期或四方面。因爲信仰問題，農產問題，獨立問題，國語問題就是愛爾蘭國家主義運動的四大焦點。這四個問題間有密切關係，在任何時代都是連帶地在愛爾蘭土地上發生影響，本不能將牠們分別討論而加以嚴格底先後次序。但是牠們所構成的獨立運動，總依時代之不同而具有分別色彩。換言之，愛爾蘭的獨立運動雖是擁護國教與國故，力爭自治與國土的大運動，而四種目標的時代重要並不相等。大概在十九世紀初年以前，宗教問題爲愛英交惡的主要原因，同時經濟問題，相當重要，而以十九世紀中葉大饑時代爲最緊張。至於政治問題與文化問題在十七七八十年來始爲愛英交涉的中心。我們現在先談宗教問題，就是說，愛英鬥爭的第一時期。

✻ ✻ ✻ ✻ ✻

愛爾蘭爲塞爾特人（Celts）的發源地。中古時代，天主教傳入內地，以前的詩歌者（Bards）一變而爲通俗教師及鄉村教士。因之，普通教育發達極速，爲當時西歐文化重地。十世紀初葉，

洛爾曼(Normans)人由法國西北方渡海侵入英格蘭，將全部征服，遂欲再進而收愛爾蘭，以求統一大不列顛諸島而建立王國。惟愛爾蘭乃當時天主教的重鎮，非得教皇之允許，不可侵犯。故英王亨利二世極力運動羅馬當局，希得該地之統治權，以便出兵。一一五五年，教皇亞德利英四世(Adrien IX)屢被要挾，只得下諭照准，以息糾紛(有一部分史家稱此諭並不是教皇頒布的乃是英廷假造的)。明年，亨利二世即遣其部下斯出郎保伯爵(Comte Strongbow)會同愛爾蘭奸人馬克曼若(Dermot mac Murrough)等率師進攻，不數載，愛爾蘭大部墜入此人掌握中，英王為防止叛變計，親自率師於一一七二年幸愛爾蘭，強迫本地貴族及教會人士勸進，將大權接收。

英王既以武力征服愛爾蘭小島，不得不大賞羣臣，反將愛爾蘭平民的土地完全剝奪，依照當時的封建制度，分給親貴，以固其勝利。愛爾蘭人受此摧殘，家族制度完全瓦解，紛紛向西方山中奔避，拒絕與侵略者同生。英人求之不得，更以上等民族自居，處處摧殘愛爾蘭人，以圖沒收其財產，吞併其土地而獨享幸福，於是英愛兩國間的敵愾遂大部播成，而至今不息的解放戰爭亦從此開始了。

英人侵入愛島以後，愛爾蘭人誓死反抗，因之兩方的糾紛，綿延不斷。然此種爭鬥情形，直至英王亨利八世時代(一五〇九—一五四七)毫無變更。英籍貴人受王室之寵幸，享有沃野巨邸，仍不能安居度日。蓋愛爾蘭人民百折不服，四處叛變以與腐敗專橫之英國官僚抗，英政府亦因久困於內爭與外戰，不能兼顧，遂使威權喪盡。亨利八世即位，急思挽救危局，遂一方牢籠本地之權貴，一方面高壓反抗之民衆，以表現其雄風。時值新教昌盛，

西歐各國均有宗教鬥爭。亨利八世與教皇因事不睦，亦以提倡宗教改革為名，嚴禁天主教之傳播，以求英國教會之獨立。愛爾蘭人民素奉舊教。且又時時叛變，自然更受英王之虐待。於是平民慘遭壓迫之後，教會之財產亦隨之為英政府沒收，教友之豪權亦隨之為英政府剝奪。

英政府雖如此專橫，以新教強國人奉信，然終毫無成績。蓋財產可奪，信仰自由不可犯也。一五五六至一六〇三年間，葉利沙白女王(Eлизавета)在位，壓迫愈甚。伊以愛民强悍，非威武不能屈服，乃遣重兵大將防守全島要塞，以資隨時勦討，然甲處暫告平靜，乙處又已起事，經數十年之彈壓，始稍得安甯。

葉利沙白女王的武力雖能暫勝赤手空拳的愛爾蘭民衆，然結果只能增高英愛兩民族之惡感，使之永久不能消滅。英人初來侵略的時代，不過占領平民之土地財產而已，至於平民所尊敬之教士與所信仰之宗教，則未敢絲毫侵犯。今亨利八世與其女葉利沙白相繼虐待舊教徒，以逞其僻性，是在經濟壓迫與種族壓迫之外，更加一層精神壓迫也，又何怪愛爾蘭人此後更決斷地反抗呢？亨利八世與葉利沙白對愛爾蘭之宗教壓迫，不但把愛人抗英的熱度增高，且將其性質改變。從十一世紀至十五世紀的愛民抗英運動是局部底，無系統底，無指導底，因為當時的國家思想尚未發達，人民對於國家還沒有明瞭底觀念，故其表現亦沒有秩序與條理。自宗教問題發生，智識階級——當時的智識階級全為教會中人——受切膚之痛，不得不起來拚命以求自由，於是保護國土問題上又附加了擁護國教問題，被壓迫的農民以外又添了被侮辱的教會權貴；於是抗英運動由散漫變為緊張，由無系統變為有意識。

但是這種心理上的變動，英國方面無人了解。所以結果，他們愛爾蘭人的反抗為頑固，視他們「聯英敵以攻英」的策略為不義，以致由輕視愛爾蘭人進而仇視愛爾蘭人，時思重重壓迫以舒忿氣。他們以為愛爾蘭乃教皇賜予英吉利者，又經英國兼併在數百年之久。在法律及事實上均為英國屬地，實無分離之理由及可能性。至於連結敵人以妨害英國，尤為大逆不道，非痛懲不可。他們最不满意愛爾蘭人民的，就是「英格蘭的困難即愛爾蘭的機會」(England's Difficulty, Ireland's Opportunity)一句諺語中所包含的種種歷史事實。他們第一次嘗試愛爾蘭革命者的「好險」因而發生深嫌的機會是葉利沙白女王與西班牙王菲利浦二世爭霸的時代。那時，西班牙承雄逞一世的查理五世之後，擁有新大陸屬地及德荷比奧意普日諸邦之政權，海軍極為強盛，屢與新露頭角之英吉利為難，幾有危其國本之勢。愛爾蘭人乘此機會，和西班牙聯絡，以求離英獨立，後來西班牙海軍大隊在英法海峽中為暴風覆沒(一五八八)，此種希望全成泡影，然英人因忿恨而思報服之心已決了。

第一次聯西班牙不成，愛爾蘭獨立運動者愈加努力。一六〇一年，他們乘葉利沙白女王年高垂危國政稍弛之際，擁志士阿萊爾(O'Neil)及阿東勒爾(O'Donnell)二人起事，一時英廷大驚，遣勇將蒙登耳(Mountjoy)馳往彈壓，屢戰無功，忿極，竟下令將愛爾蘭各地的耕種物同時火燎，西班牙暗遣援救，無功而還。

此次事變，愛爾蘭人愈加仇恨，決徹底壓迫，以期消滅後患。同時英國之宗教政策，亦因葉利沙白女王數十年之整頓，已趨於統一。王室之反抗絕不寬容，故其愛國政策

更變本加厲，愛民暴動一次，英國駐防軍即屠殺掠以一次。因之為參加革命而被剝奪財產，降為賤民者，不知若干。

一六〇三年，葉利沙白女王薨，加克一世(一六〇三—一六二五)繼立，決定嚴懲一六〇一年在北都安爾斯特(Dublin)省舉義之愛爾蘭民衆，以竟葉利沙白未竟之志。他原來是蘇格蘭國王。他即英格蘭王位的用意是連合蘇英兩部，建立一個統一底王國。惟當時蘇格蘭與英格蘭交界的蓋山裏面時有大批土匪騷擾，頗易挑撥兩邦之感情，破壞兩邦的和睦。加克一世有鑒於此，決將此輩匪徒全部收容，會同少數倫敦流氓，移往安爾斯特省居留，並將所沒收於愛爾蘭人之上地房屋分給他們，使他們安居樂業，遺下子孫，永與愛爾蘭人對抗，以亂其行伍而致其死命。

加克一世的移民政策的效果，竟如當時的謀臣所期，不數代後，安爾斯特省的居民全為此輩後裔，約佔愛爾蘭全人口四分之一。他們不忘英國王室的恩，迄今在大不列顛帝國所統的諸民族中，稱為「第一國民」。他們擁護帝國之熱忱與防止愛爾蘭獨立之決心，較之英格蘭人還要濃厚些些。他們的來歷，宗教與習慣都是與愛爾蘭人衝突的原因。

加克一世乃因反對新教而死的馬麗斯圖亞爾女王(Mary Stuart)之子。當他即位的時候，愛爾蘭人民以為他縱不反對新教，亦斷不至效葉利沙白女王壓迫舊教的。豈知事出人意料之外者，加克一世不但毫不顧其先母之犧牲且多端殘害舊教徒，而尤以愛爾蘭之舊教徒最烈！查理一世於一六六五年繼加克即位，摧殘愛民尤甚。宗教壓迫以外，且特設種種苛斂以人民血汗，充滿私囊。愛爾蘭人忍無可忍，又乘英廷政變，內爭緊急之時，大舉起事。一六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革命軍由中都向英化之安爾爾

特省運發，與英國駐防軍及加克一世所移來的流氓土匪血戰，大獲之。英政府自顧不暇，未遑彈壓也。

一六四九年，英國第一次革命完全成功，查理一世就刑。其和政府首領克倫威爾（Cromwell）以愛爾蘭抗英愈力，遂領大軍渡海而西，重佔徐柏林，大殺舊教徒及避難而來的保王黨。愛民極力抵禦，堅守內部要寨，然卒為英軍所破，事後被英政府放逐於巴爾巴德羣島（Barbadoes）者達全數十分之一。克氏待遇愛爾蘭人，與近代白人處置北美的紅人非洲的黑人一樣殘酷。他想撲滅愛爾蘭人種，以為「一勞永逸」之計，故取「高兵於農」的舊法，將愛爾蘭人大批遷入西部的窮鄉僻壤裏面，而以東部的沃野分賜部下健卒，使他們效加克一世所遺來之流氓土匪，使愛爾蘭人無生存之餘地。

但是專制魔王所建設的英吉利共和國，不久即告崩潰。一六六〇年斯圖爾特（Stuart）王室復執國政，查理二世，加克二世相繼為英國國王。愛爾蘭人乘英國政變，早已將克倫威爾所留置的英兵，局部地強迫出境。他們知道以後和英軍的爭鬥必是愈趨愈烈的，所以開始組織秘密團體。一時被英政府剝奪財富亡命於深山沼澤間的民衆加入活動者，非常踴躍。英國官場中自然以爲該目之，譏稱之曰「弄月者」。他們多於夜間行動或在月下集會，故有此名。他們的目的是組織暴動，造成恐怖環境，使英國駐軍不寒而慄。英王加克二世奉行舊教，嫉視在愛之新教徒甚深，頗能取放縱態度，聽他們活動。一六八八年，英國二次革命起，加克二世勾結法政府，率軍駐愛爾蘭，希圖抵抗。未幾，他的女婿威廉阿南紀（Guillaume d'Orange）自荷蘭來援英民，加克敗逃。英人以其有功，奉之為王，是為威廉三世。彼即位後，復以暴政

施於愛爾蘭，於是獨立運動年年來苦心經營，又遭毀滅，彼力反加克二世所為，廢除宗教兩方面大加壓迫。威廉暴政約有三端：（一）效克倫威爾所為，沒收愛爾蘭人土地百餘萬畝；（二）特定工商法以限制愛爾蘭工業，如愛爾蘭當時產羊毛特佳而英政府竟禁其出口，使牠不能與英國毛織工業；（三）制定天主教徒特別刑律，使愛爾蘭人民在歷史上，差不多與印度社會的賤民一樣痛苦。自一六九一年至一七四五年間，愛爾蘭人遷徙於歐洲大陸或投入各國軍隊者超過五十萬人。

是時歐洲政治理想進步，自由之聲，遍傳英法各國。愛爾蘭之慘遭壓迫，自然似乎與時代矛盾。因此，英政府被迫於一七九二年，即退讓一次。一七七八年，愛爾蘭天主教徒不能有不滿之聲，即取消；一七八二年天主教徒不能與學及不能在奧（O'Connell）兩城居留之禁令取消；一七九二年，天主教徒不能與律師、代理士及不能與新教徒結婚之禁令取消；一七八二年，天主教徒應負一切叛逆連帶責任之律令廢除；一七九三年，天主教徒有選舉權，為行政官之權，為市議員之權，入徐柏林大學之權，為下級軍官之權。這些勝利，都是愛爾蘭人民以和平或激烈方法爭來的。在這些不平等法律未廢除以前，愛爾蘭人的地位實在不堪設想。

英政府漸次退讓，漸次以和緩政策代替昔日的暴虐政策的動機，自然不是良心發現，自然不是德性增高。牠對於殖民地或屬地的待遇，完全是沒有此種觀念的。所以我們欲明瞭其原因，應當在愛爾蘭人民那方面去找。愛爾蘭人自從征服以來，無日不與英政府短兵相接，其所犧牲，極為浩大，結果是：威廉三世意深，因知徒事暴動，是不能成功的，這本是悲劇，在教士方面

，凡和平手段，以求解決法律上之不平等待，為將來自由獨立之準備。這種政策是極便於實行的。因為他們自Plantagenet朝代（包含一一五〇至一四八五年間之英王，自亨利二世至亨利七世）以來，即有議會一所在徐柏林，與當時倫敦的英國國會相似。牠的職權自亨利七世時代規定以後，直至一七八二年前，沒有變更。牠雖沒有自由立法的能力，然否決英政府提出的案件，是牠權限以內的事。牠雖然不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議士所組織的，但最能不完善地代表一部分的民意。總之，牠是一種現成底工具，有可利用的價值，有受改良的可能性。所以當時愛爾蘭的一部分獨立運動者認真在這方面努力，以求直接利益。十八世紀中葉，民主思潮倡盛，徐柏林議院的雄辯士與政治家頗不乏人，如富羅德（Flood）及格納唐（Grattan）等均為一時名宿，其勢已能影響英國對愛政策。格納唐最富於唯實精神，以全力要求廢除不平等法律，如一七八二年徐柏林議院立法權之爭得，如一七九三年愛爾蘭人選舉權之爭得，均為極有實效，極有補於人格的勝利。自然，這些勝利不全是他們的和平運動所爭來的。假使他們的和平運動，沒有另一派人的武裝運動作後盾，如當時受法國大革命影響的「志願隊」，「自衛團」等，其效果必沒有如是之速。因為英吉利非實力當前是不肯退讓的。

不平等法律，名義上壓迫天主教徒實際上壓迫愛民全體的法律漸次廢除以後，愛爾蘭人亦漸次恢復自由。時值法國大革命起，暴君為人民推翻，政權為人民取得，新政府且有扶助其他被壓迫人民解放之宣言。愛爾蘭風起雲湧，奮興百倍。一七九一年，「愛爾蘭人聯合會」成立，以聯合新舊教徒一統其志為職志。安爾斯省之新教士與長老會會員亦紛紛加入。英政府知危急

萬分，極力離間，使他們不與愛爾蘭人合作，並揚言愛爾蘭人無力推倒，他們必立被屠殺……等等。安爾斯省的新教徒果為此類奸言所動，不但和「愛爾蘭聯合會」脫離關係，且於一七九五年成立「阿南紀秘密會社」。按阿南紀乃壓迫愛爾蘭最力的威廉三世之姓，故該社之目的為絕對擁護英國王室。他們的口號是：To be or to Conquer，意謂「不到地獄，即到康老狄省」。康老狄為愛爾蘭西部窮地，愛爾蘭人的土地財產被英政府剝奪後，多半被逐而流落該處。今阿南紀秘密會社以此語為口號，自然是想復用克倫威爾的故智，把天主教徒驅逐於Cliffmore河以西。

愛爾蘭人既失其同盟者，又被英政府壓迫，乃聯絡法國革命政府，藉得援助。法國國會（La Convention）欲乘機牽制英國，且欲得扶助弱小民族之美名與傳播自由思想之機會，議決派兵往援。一七九六年，總裁政府（Le Directoire）遣著名底何將軍（Hoyle）率師前往。是時美國首相皮特（Pitt）正與法國為難，聞愛爾蘭革命首領重英（Wolfe Tone）及其同志與敵人聯絡，自然怒髮衝冠，遂復興暴政，以動率六萬，就地彈壓。同時新教徒助英為虐，愛爾蘭革命志士之遇難者，不知凡幾。法國援軍亦無功而退。然此次革命以前均富於國家意識。新出世之國家主義（Nationalism），已為愛爾蘭全民心理的交點，故他們雖受英政府之猛烈打擊，仍不稍挫。一七九八年，重英等又大舉起事，同時復新教徒最近助英摧殘愛民之仇，大發之。自此以後，舊教徒與新教徒——愛爾蘭人與安爾斯省之英國移民——間的风怨愈深，至今不能斷絕。

一七九八年大變以後，英政府藉口保護新教徒及帝國之安甯

下令取消柏林議院，並決定以後愛爾蘭議員即在英國國會出席。柏林議會的議員，本為英政府所派，又受首相皮特之賄賂及壓迫，遂勉強承認此種合併式的統一政策。

但是愛爾蘭人民，始終是沒有承認的。和平派首領格納唐及其友輩，亦沈痛地宣言，稱英政府的手段，直使愛爾蘭永沒有和英國聯合的可能性，竟自解其參議員職，以示消極抵制。格氏退出政治舞台後，愛爾蘭國家主義運動的和平份子，擁大立爾阿科萊爾(Daniel O. Connell)為領袖，力爭宗教自由，以竟格氏廢除不平等法律之功。蓋格氏及其同志數十年之奮鬥，雖已為愛爾蘭天主教徒爭得選舉權及普通公民權，然尚有許多高級公職，仍不許他們充任。阿科萊爾見之心痛，乃創設舊教協會，擴大運動。與英政府爭論不休。是時大政治家江林(Casimir)威靈登伯爵(Duke of Wellington)等執政，均主張公道，故自一八二九年以後，舊教徒與新教徒在法律上不平等之點，幾完全消滅。

戰後列強國家總動員的計畫

韓續初

國家總動員的聲浪，近一二年來，始日高一日的，掀動吾們的耳鼓；世界列強，對於國民的訓練，產業交通等等的組織，亦積極的籌備，準備實行，其發生的原因，純以各國，在歐戰期內，對於交通的雜亂，物資的缺乏，國民之不安，受了極大的打擊，戰後各國下次戰爭之準備，才產出這種精密的組織；所以一方面戴著假面具高談和平，一面努力的籌備其國家總動員的組織；來日世界戰起，各國既乏內顧之憂，再加上平日有規律的準備，戰禍蔓延，誠不知到何年何月，以吾們散漫如今日之中國，如何

存立於今後世界戰爭劇烈的變革！對國家總動員的解釋，及實施的意義，王化周君，已在總動員的第四〇期內，詳加介紹，茲僅將列強實施之計畫，分述於後：

一、法國的國家總動員計畫。

甲、中央機關

法國之國家總動員計畫，創始於一九二一年六月，以高等國防會議，研究委員會，常設書記局的三種，為中央統轄機關，各司如左的職務。

(A) 高等國防會議。

以國務總理為議長，外交，內務，財政，陸軍，海軍，公衆殖民地各部總長及陸海軍；高等軍事會議副議長，為議員，其任務。

一、為政府決定方針，必要的研究機關，為戰爭的指導準備蒐集研究材料，作政府決定方針的資料。

二、平時主要的任務，作以下諸事項的研究。

(1) 戰時的政府，及一般行政機關，在如何主意之下，應作如何的組織。

(2) 純粹軍事上的努力，與國家生活保全之間，國家的活力，應如何的分配。

(3) 農業商業及民間需要的工業等，應在如何的程度，使其保全。

(4) 運輸，通信，交通機關等，應在如何的程度，使其保存。

(5) 青少年的一般教育專門教育，應在如何的程度，使其維持。

(6) 戰時關於必要物資之分配，對主管官吏的規定，需要者側不服上訴時，應由最高裁意見，供大臣會議的諮詢。

(7) 對於戰利保全之努力，應根據經濟的復興，應如何的調和。

(8) 研究委員會。

研究委員會，為供給其高等國防會議的必要資源，及使確實實行的團體，所以該會之委員，皆由政府內各部所派之代表，如陸海軍部，則派其參謀本部部長，或其第一大長，外交部則派其政務局長，通商局長等，為參列此會之代表。其組織共分左列之五班

第一班、戰爭的指導。

第二班、戰時全國民的編制組織。

第三班、運輸交通。

第四班、一般補給與製造。

第五班、航空。

(C) 常設書記局。

書記局，由內閣次官，與協定上有關係的各總長所指定的將校或文官組織而成，蒐集付高等國防會議及研究委員會所討論的諸問題；或統一整理各委員的業務；或協力製作委員會的報告，根據高等國防會議的意見，將政府的決意，通告於各國關係者，並將此等實施的情況，詳細登錄，為其主要任務。

(乙) 地方機關

與中央機關，相輔而行的地方機關，於國家總動員的機關發擇上，亦俱有極重要的地位，法國政府的商工部，由農務，內務

教育各部的協助，依現下法國地方行政的基礎區域為中心，設立地方機關，其主要任務，為發展其經濟的機能，然欲圖國家經濟機能的發揮，須多設資源調查機關，關於資源的事項，多歸工商部掌管，所以地方機關，自然要以商工部為中心。然而資源的開發運用，及其影響到軍事上行政上的等等情形，若不與農務，內務，教育各部等共同協調，亦不能使其效力增大，所以地方機關，亦網羅政府各部的代表，協助指導其事務的進行，對於經濟上、行政上、軍事上三要素的發展，時時請求其調和的方法，無論戰時平時，均使其秩然有序，此機關內，以經濟的調查，為特別重要；蓋以經濟調查之精確與否，與高等國防會議有直接的關係，負此重任的實務者，多委諸於民間受軍事預備教育的青年，使就其居住的附近，詳細調查，以養成其為國家的服務心，及關於地方經濟上的知識；其調查項目，每年一回，稱為國家總動員的演習。

第一、村勢一般的調查。

第二、經濟事情的調查。

(A) 村內農工生產品的數量，種類及生產費。

(B) 對於農工業從業人員的勤務時間報酬等事。

(C) 物資集散的系統。

(D) 交通機關一般的調查。

等極簡單的事項，然後等係依戶口實地調查，較諸桌面上的預測推測的調查，當然正確精密的多。

法國國家總動員法的概要。

一九二四年法國議會所提出國家總動員法案的大意如下：
經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戰的經驗，一九一四年以前

的準備計畫之大缺陷，業已暴露。鑑於四圍狀況的推移，我國總動員的組織，終至不得不變，然而此等事項的實現，極爲困難，決非數日月所可辦到的，所以對於有事之際，自然就可能應用的計畫，不得不預先樹立。

由此等的見地，如某國已從事於戰時總動員法等的研究，吾國民受過幾多苦痛經驗之今日，對於此點，尙需諸國的後塵，實爲不勝遺憾的事情。

此組織應以陸軍所規定的法案爲其基礎，其主要的行動，當應依關於陸海軍的動員，但此外尙含有下列各項的事項。

一、一切的交通機關，及連絡，使滿足軍事上的要求及國家一般所需要的程度，整理運用之。

二、在經濟上面，先應各種軍需的準備，其次講國家一般的要求及民間不能避免的需要，使得以充足的處理辦法。

三、關於社會問題，宜準備改正戰時國民與國民、或國民與國家的關係，所用的法律及規則等。

四、關於智的事項，研究資源智能的利用，使其有利於國防事業。

五、爲保證國家精神的活力，準備各種必要的研究事項，如何種的事業，應歸何處擔任，以及一切的諮詢顧問地方機關等均詳爲之規定，以便於實行。

(二)意大利的國家總動員計畫。

意大利的國家總動員令，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以法律公布；其計畫分軍部動員，與軍部外動員之兩種；其軍部外動員者，指武裝團體以外之國家全勢力，由平時的組織，一變而爲戰時的組織而言；意政府爲軍部外動員之施行，國防最高委員會，與國務

院各部協同，設立各機關以實施其業務。

一、軍部，及一般國民所應盡的義務，原料輸送等之實施機關。

二、軍需品的製造，軍需品的蒐集分配，與官私立工廠的監督，機關。

三、軍部及一般國民所應盡的義務，食糧品的蒐集，分配，及官私立食糧品製造工場監督機關。

四、擔任對內對外的宣傳，出征軍人，及歸國移民之家族救護，戰爭護廢者的救助，戰爭扶助費的支付機關。

爲以上四機關業務的適當分配便於施行起見，分割管區，組織地方委員會，地方委員會內，更分工業，商業，救護，宣傳等的小委員會，以分掌其事，其法定實行機關的設置大概如下：

一、中央統轄機關，……國防最高會議。

二、諮詢機關，……國家總動員準備委員會。

國防最高會議，以內閣總理大臣爲議長，外交，內務，財政

陸軍，海軍，殖民，經濟，等各部大臣，及航空高等委員長爲

議員，並任的軍事參議官，會議長，空軍總司令官，空軍經理等，對此國防最高會議，亦有列席發言之特權，其籌備協議事項等純係模倣法國一切情形，與法國無大差異。

諮詢機關，與國防最高會議，同爲中央統轄機關的一部有關防最高會議，諮詢左列各會的意見，以爲議程的資料。

一、軍事參議官會議。

二、海軍將官會議。

三、航空高等委員會。

四、國家總動員預備委員會。

其中國家總動員委員會的會員，由參謀本部長，海軍軍令部，空軍司令官，空軍經理總監，重慶國立銀行行長，國有鐵道總監，國防最高會議事務局長，各部及商船移民委員會，各出代表者一人；關係於教育經濟大團體的代表者，由委員長推薦，經總理大臣之任命者十一名；科學工業，農業，及商業界之有權威者十一名，連合構成；為應國防最高會議之諮詢，研究戰時必要的國家資源之編成，及準備利用方法的機關，委員長經總理大臣之奏請，由國王親加勅命。

國防最高事務局，依總理大臣之命令，整理國會議的議題，及通告其決意，與關係各部；負責行一切決議案件之責任。

過中山墓

會琦

(未完)

進狼拒虎計非得，排盡開門患更多！今日應重齊濟決，九原

應悔失觀戰！

曉發塘沽

南人

萬方多難苦何堪？國難為家類轉蓬！情同世間誰似我？驚濤駭浪一漁翁！

風波行

南人

世路多風波，古有明訓在。我今歷盡風波，轉覺風波實可愛！假令大將無風波，重疊蛟龍胡逞怪？假令長江無風波，浩浩平流安足介？自餘變態已如此，人間社會尤應爾！假令世途無風波，英雄豪傑安足多？盤根錯節見利器，風波所以堅其志。吁嗟風波彼何物？能令易折神旺者沮。乘風破浪有宗生，真謂今人不如古。我今誓與風波共，願汝伴我浪遊大地死方休！

繫獄七月的回憶

(四)

盧瑛

第六章 公安局的黑幕

自從蔣介石在南京建設政府與武漢政府對峙以來，共產黨即用非常手段在武漢造成了赤色恐怖。所有武漢各機關不是由共產黨派人把持，就是原有人員投機而加入共黨，因此那時的武漢各機關完全C.P.化了！漢市公安局也是此中的一機關，而且又是C.P.非把持不可的機關，自然更是清一色的C.P.了！

且說司法科長張某，乃湖北沔陽人。在C.P.打倒封建思想高潮之下，張某不便正式引用私人。却暗暗地叫他的親兄弟換姓為馬，在局內充當守衛拘留所的巡長。馬巡長地位雖小，魔力却大。但凡一切苞苴賄賂之事，只要向馬巡長交涉好了包，管是萬無一失的。然而張某在表面上却振振有詞，不要錢，不用私人，打倒封建思想的面孔哩！

前時川邊鎮守使署的排長周某，湘西某縣人。隨帶一面貌頗美的少婦在漢口某旅館住宿。因其形跡可疑，被偵緝隊帶來局中，拘押拘留所內。張科長見某少婦顏色都麗，頓起淫心。一日屢訊少婦三次，每次費時甚久。是日午後六時許，又忽來簽提訊，去則渺如黃鶴，一夜未回。同牢女犯，都以為一定是開釋了！不想第二天清早少婦含羞帶淚，蹣跚地回來了！過細地盤查，才知是馬巡長藉提訊為名，將她帶到某旅館，叫他沐浴更衣侍候着。一會兒張科長衣冠楚楚地到了！任意發洩了一夜的獸慾，權威下的她，敢有甚麼反抗呢！

周排長身上帶有一張一千幾百元的匯票，張科長說他來路不正，本應移送上級機關嚴懲，姑念無甚證據，沒收完事。周排長

想來想去，總捨不得這一千幾百元，仍拚命向張科長索取。一日張下簽准周某取保開釋，周某索錢不去。馬巡長說：「開釋了再來拿還是一樣的。」周某才走了！去了半日，那不知事的警兵又將周某帶了轉來，詢其原故，才是不着鋪保。周某在牢內又與難友們討論如何才可以索回贖票的事體，那時已是半夜了！忽然來簽不要鋪保准予開釋。周某在看守催促聲裏，一刻也不能停留地倉皇走了！然而所謂張科長者，仍視顧無事地高据公案，提人審訊，有時還要罵人：「你不是好東西！欺官詐財！」「你這個混帳東西，誘姦民女！」

同號長沙人周某，案情非常嚴重。一天他忽然在木榻上翻來覆去地不住地叫喊腹痛。同號難友都慌了起來。一面急急地與他刮痧，一面又爲他上一急病報告。我們都以爲是因爲人多氣濁，閉室了氣。繼而所長吩咐將他招出拘留所，放在天井簷前通氣。隔了一夜，他已好了一些。當日局中聲言將他送到醫院去醫治。周某對我們說：「患病是第一步，進醫院是第二步，我還有第三步……辦法呢？」押送周某的是一名徒手警兵，周某聲稱病重，央求不上手铐，得了警兵的允許。走到街上，周某發見了不是送他到醫院，乃是移他到法院，大驚。機警的周某，一時計上心來，與警兵各乘一輛人力車，乘十字路口人多擁擠的時候，竟驅車斜刺裏逃過了！

及待押警發覺不見人犯時，已不知周某去向，糊亂尋找一回，湊急急回局報告。張科長急了！立刻將警兵拘押，并火速派偵緝隊多名四出緝拿，又一面分電崗警查緝。可是白費了三日功夫，鬧得手忙腳亂，仍查不出一絲兒蹤跡來！

張科長變計了！將周某妻兒兩人的妻子拘到局中，上着手铐，下帶腳鍊，加以嚴厲的威嚇。一面刀唆警兵，叫他一見周某，周某的妻子率領流淚在街上購辦去的。

警兵羅某對我說：「到着提訊時，還是照實說好呢？還是張科長的說法好呢？」我們說：「總之你個人良心的制裁罷！」羅某的臉面上，表現出一種遲疑不決十分難受的神情！

周某的妻子，接連提訊幾次，科長在堂上拍案大罵：「膽大的潑婦，胆敢帶領流氓，青天白日在街市上鬧路劫人！……」

拘留所的難友們，真一個不替她抱屈，替她作急！

過了兩天罷！周某的妻子的手鐐腳鍊忽然一齊下了！我們正在莫明其妙的時候，忽然見着科長同着兩位市婦女協會的武裝女同志走到天井簷前，一會兒科長木雞似的望着周某的妻子同着兩位女代表手挽手地走了！原來周某的妻子是C.P.同志哩！

繼而警兵被送到法院去，當天開釋回局，在局中升任了拘留所看守長。據說他升看守長的原因，是因爲他是張科長的同鄉，并且還有甚麼我們不知道的親戚關係。

共產黨實施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凡一切擁有田產的人，均應爲剝削無產階級利益的地主，皆在打倒之列。兩湖各縣擁有田產的人，亡身滅家的，不可勝計。湖北羅田縣老人某，年逾七旬，挾萬元匯票一紙，來漢逃命，被捕入拘留所，匯票沒收。這又是張科長一筆送上門的財喜呢！

公安局的武裝偵緝隊，專以逮捕人爲職業。凡經他們逮捕着的人，隨身的錢物，十有九都被搜收而去。彼輩與市面竊盜互應聲息，每隔不多的日子，他們又要拘捕竊盜一次。奉教偵緝步的

放行，奉教做較少的免用私刑歸案，沒有錢孝敬就只好捱打坐牢了！

拘留所押的一般土豪劣紳，及所謂反革命或反動黨人，凡住家在武漢政府勢力範圍以內而被發覺的，大多數都受過這種「待遇」，父母妻子，一齊逐出門外，不管有無處所投奔，都置之不理。

第七章 移入優待室的前後

陽曆五月間的天氣，本應是很溫和的。但人關進拘留所，所，諸人的體溫，造成了另外一種氣候。

在這個當兒，有幾天天氣忽然還陽，空氣異常燥熱悶，涼風一絲兒也沒有。溫度驟然增高了許多。通風散熱的器具無用，那三而不通空氣的黑牢內，就可想而知了！

那幾日牢內飲水如飲甘霖，冷水也希奇貴重。『看守先生！做點好事！請給我一點兒冷水！』的哀求聲音，在門外洞口前隨時都聽得見的。

牢中人都是一色的赤膊，不停地搖動蒲團扇兒。我竟日在走廊上踱來踱去，不敢走進號室。腦筋終日昏昏，癡癡墮入毒氣裏。

報告開氣發病的條子，雪片似的飛呈。觸發了拘留所長的慈心，於五月十六時許，提十人到欄門外天井處通氣。未報告開氣的我，竟得了這千載一時的良機！通氣的人轉來說：『外面風涼極了！』

許多人都說：『照這樣的情形，再拘留一個月，情願受這種折磨，也願意死，免得受這種令人難受的活罪。』在當時，竟起了同樣的心情，曾表示贊成附議！

我在欄門前向看守長請求，如明天仍要提人通風，千萬給我添個名字。

第二天午後五六時許，我果然被提出去通風，重見天而未重見日。天雖顏色是黃黃的。人站在地上恍惚不定，呼吸空氣，覺得異常的清甜。我坐着，我當着天空坐着，特別叫來的理髮匠，剪去我將近三月未剪的蓬頭。

這日所長開恩，准延遲兩小時收封，牢中人可以多在走道上遊戲如許之久，人人都不住地稱頌大德！一會兒兩小時過了！看守照例清查人數，關鎖號房欄門。汗氣滿室，熱氣蒸騰，赤裸裸的人們，一個個坐在木榻上。所長說：『通常是不關這許多人的！現在人數驟增，天氣變熱，面積又只這麼大，我見着也心疼！可惜我權力太小，對於諸位，仍是愛莫能助哩！』這位所長姓高，是局中老人，在軍閥時期，就担任所長的。一位竊盜說：『從前軍閥時期，每到五月間，就要大批的放人！每人賞他媽的二百個手心，一律滾蛋哩！』話還未完，欄門外高唱着押人的聲音，又押到了十幾位所謂反革命，看守長忙着檢查衣物。滿擠的拘留所中，又要闖出一小塊地面讓他們站立。

按照以往的舊例，每一次政變，都是要開牢放人的。因此，牢中難友對於時局的緊張消息，異常地關心。可惜後來牢中不許看報紙了！共黨把持下清一色的黨報，也不許看。但是有一次時局緊張到最高點的時候，仍起了牢中人的疑心，都以爲開關放雀的日期快要來到，大家都包圍着無限地欣喜和希冀！

欄門外的一位史某，對一位牢中難友說：『政局變了！政局變了！』

醒獅

[illegible]

本報啓事

本期因陰歷年關，印刷停工，不得已更延期于二月四日出版，內容略加擴大，作為第一七二，一七三，兩期合刊，敬祈讀者原諒是荷！

停止民衆運動

老秋

蔣介石主張停止民衆運動，於是他重到南京之後，各地便三番五申：「停止民衆運動。」

民衆運動絕不能以政府命令隨便來根本停止他！我們對於這國與北洋軍閥奉系軍閥一鼻孔出氣的蔣介石主張，無論如何不能贊同，而且必須加以反對。

停止民衆運動的最大理由，據蔣氏及其黨人所說，是怕共產黨人利用機會。這個理由，聽起來或覺不錯；但一細思，便完全不能成立。第一，共產黨現在已成了一個極秘密的組織，共產黨人不敢公然出面活動，他們從何利用公開的民衆運動呢？如果一個公開的民衆運動，在國民黨黨治之下，軍警林立，黨部監督，而遭少數共產黨人無形無影的利用了去，那未免太滑稽；我們不信有這樣的事！其次，共產黨的暴動策略，固然是到處利用土匪流氓和沒有知識的農民，聚集起來，拿着手鎗鎗棍，打入城內，奪取政權，如像宜興，無錫，黃安等地的辦法。但是這種辦法當然不能便叫着民衆運動。如果因為共產黨聚集土匪流氓，而使根本停止民衆運動，可算是大大的幫助共產黨的煽動政策成功。——民衆運動本來是為的伸張民氣；民意有所發揮，纔不會因冤

抑憤而發生變故。到變故發生，已經遲了許多人的民氣，而一下又完全壓抑了他：這不是共產黨以煽動的機會嗎？

總之，因為共產黨暴動，而根本停止民衆運動，這是不成的！國民黨之有今日之變故，大半是得民衆運動的幫助。得魚忘筌，一旦奪得變故的權，便不再需要民衆的運動了！這未免太早了一點！

不過在許多重要都市，連國民黨各級黨部都一併停止活動。我們於此，也就明白了國民黨的軍政界要人的真實心理，他們志不在民衆，而且志不在黨。——地位已經有了，還要民衆運動做甚麼？民衆運動，倒反於自家地位有危險呢！

國民黨人之新生命——惠之

國民黨的政治到了今日可算已經山窮水盡了。在北方軍閥之下，尚不聞有如此多的同室操戈的笑話，而在國民黨黨治之下，則張發奎逐李濟琛，黃琪翔驅張發奎，蔣介石勾結何健，白崇禧解決葉開鑫，種種自相殘殺的笑話不一而足。政治軍事方面既然如此，理論宣傳方面也同樣的走入山窮水盡之境。全體會議也待疏通了，民衆運動也停止了。一二自命為文治派領袖的如胡漢民，戴季陶之流，則方欲出洋留學，從新去建築三民主義的理論基礎。黨勢發展到如此，主義講習遍於國內，而現在才想起去建築理論的基礎，真是奇聞。我們從前曾說國民黨不但向無黨，亦且向無主義，論者尙以為過，從今看來，或者可以証實了罷？

我們是始終愛護國民黨的，對國民黨曾有深厚的同情的，事至今日，雖已明知該黨前途生命只有死路一條，然猶不忍不援「其兄轉弓剝涕泣面道之」之義，再盡相當的忠告。

我們以為國民黨的自殺到如此地步，雖政策之不適當，領袖之非人，以及分子之複雜均為重大的原因。此外還有一個根本的原因即主義內容之不明瞭，根本沒有固定的解釋，不成爲一種有系統的理論，實有以致之。胡戴諸君到今日始想從理論方面建築三民主義，爲時已晚，然不可不謂之爲一種相當的覺悟。不過以胡戴諸人之學識，能力，品行，以及其過去成績言之，是否能勝此重新創造主義的大任，還是問題。最近戴季陶在「新生命」雜誌所發表的「八覺」一文，滿紙鬼話荒唐，迂腐之氣，有似同善社的壇經，三民主義若從此路走去，則我們可以斷定前途還要更無希望。

我們爲國民黨計，此後若欲徹底創造該黨的新主義，新生命，則不能不用力打破舊有的幾種束縛，第一打破孫中山之束縛，第二打破舊三民主義之束縛，第三打破黨超於一切的虛矯之念的束縛，第四打破中國傳統道德的束縛。

何以謂之打破孫中山之束縛？孫中山本人之人格功罪是非是另一問題，吾人所謂要打破者非指孫中山本人，而指今日國民黨人所崇拜之總理偶像。二十世紀無偶像崇拜之餘地，中國自五四運動以後，自由思想之風已大開，孔家店尙要打倒，孔子的偶像尙要打破，何況孫中山？國民黨到今日尙行所謂禮讓遺囑，靜默若干分鐘等虛偽的儀式，迷信的舉動，實在開倒車之極。故爲國民黨人計，要創造新生命，首先須從打倒總理的偶像起，使不以爲，不崇拜，不迷信，是非爲是非，而以輿論的是非，良心的裁判，國家的興衰爲標準，禮讓既除，才可以創造一個新生命。

何以謂之打破舊三民主義之束縛？國民黨人以拋棄三民主義，爲要創造新生命，這是不對的事，但國民黨人對於

三民主義若不重新起一番爐灶，另建一個新理論系統，而仍執迷於舊三民主義範圍之內，則一輩子跳不出老套，闢不出一條新路。舊三民主義——即今日一般人所聽慣的三民主義講演錄——之內容，支離破碎，矛盾不堪，如三個主義彼此間之衝突矛盾，如民族革命與世界革命之矛盾，如民生主義中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矛盾，如萬能政府與全民政治之矛盾，仔細分析起來，毫無一致的明瞭內容。今日國民黨理論之所以混淆不清，以及政策之所以舉棋不定，皆此根本主張不明瞭有以致之。故今日國民黨人如有覺悟，則應斟酌國情，根據科學，重新另創一個新三民主義，現有支離破碎之舊主義則非一腳踢開不可。若不徹底拋棄現有三民主義之範圍，而講創造新生命，難矣！

何以謂之打破黨超於一切之虛矯之念之束縛？國民黨人今日之所以左變右變變不出一個所以然來者，皆黨之觀念有以束縛之。政治運動不能無黨，服從黨紀亦理所當然，但黨只是一種工具，而並不是一個最高目的，最高的目的在國家主義的政黨看起來則是國家，在宗教主義的政黨看起來則是宗教，在階級主義的政黨看起來則是階級。現在國民黨的一切政治運動爲的是什麼目的？爲宗教嗎？當然不是；爲某種階級嗎？國民黨已和共產黨分家了；爲中國嗎？國民黨又不肯明白承認自己是國家主義的政黨。於是國民黨的政治運動結果乃弄得不知爲何種目的而運動，結果似乎變成一個單單爲黨謀利益的黨，這樣的黨是謂之私黨。從一切民衆運動停止以來，國民黨變爲私黨的趨勢更加顯著，這種趨勢前途是很危險的，是會將黨自毀完了的。爲國民黨計，欲求開該黨以後的新生命，勢非將黨的觀念打破，拋棄了黨的立場，而站在爲全中國國民的立場打算不可。有利於國，雖不利於黨亦無不

了，這才是真正的新生命的路。

何以謂之打破中國傳統道德的束縛呢？國民黨中之稍有識者，如胡漢民，戴季陶之流，在今日已感到三民主義之不足以籠絡人心，應付時局，而思另找一條新路，另創一個新生命。這種心裏雖然比之一般昏庸糊塗至死不悟的黨蟲，較高一籌。但我們所怕者，是走出了三民主義的圈子，而又跳進傳統舊思想的圈子，結果還是一個走不通的路。如戴季陶氏對於中山竟以道統直接孔子傳之，竟說仁義忠恕是三民主義的精華。中山是否孔子信徒，三民主義是否與中國舊道德完全相合，姑且不論，即令中山真真屬於孔子，三民主義即完全是中國舊道德，試問二十世紀的世界專恃傳統之仁義忠恕等道德，能夠站立得住嗎？仁義忠恕等名詞，其內容界說之含混不清與三民主義正等，在今日人類思想已漸趨於科學條理之時代，道德觀念固不能無有，但決非古代幾個含混不清之傳統名詞之道德所能範圍人生。戴氏等若認三民主義非有倫理上的基礎不可，則不妨多讀幾本近代歐美學術界關於倫理道德解釋的書籍，再略研究一點近代的科學常識，則可以根據此種常識建設一個新人生觀，建設一個新三民主義的理論基礎，似乎比空談傳統的仁義忠恕道德，還像樣些。

以上四端是我們對於國民黨領袖的切實忠告。國民黨人能否聽從，就是國民黨此後能否重新有一個新生命的關鍵。不過中國並不是國民黨一黨的私有品。即使國民黨不想有一個新生命，我們國民也不能坐視國家隨着國民黨之自殺而也自殺下去。因此創造新生命的工作不但國民黨人應該作，全國國民也是應該作的。

國民黨不該聽共產黨

論起共產黨的罪惡來，真是罄竹難書，論起廣州，海陸軍人民所受共產黨的茶毒來，真是罄竹難書。少數領袖談話，像國民黨今日對付共產黨的平糶，平糶，平糶，楊虎，陳炯明在上海，李福林等在廣州，胡宗南等在廣東，所取的屠殺青年的手段，我們始終認為非二十世紀的民主主義所不容許。一部分青年之迷信共產黨，以為世界潮流只有共產黨，因為沒得可憐之青年，試思造成此種青年之反常心理者為何人？試問國事如此，社會有熱血之青年不起而走向革命之途，如何可得？在數年以前，國家主義的政黨甫在萌芽，國民黨又腐敗不堪，多數青年如何不走向善於欺騙人的共產黨裏去。況又再加以金錢的引誘呢？與郭沫若齊名之某某文豪，近來受共產黨每月數百元之津貼，為之辦一鼓吹主義之某某日報，文豪尚如此，何況受經濟壓迫的青年？故吾人對於青年之誤入迷途，只有可憐，可惜，而絕無絲毫憐恨之心理。只有拿着蘇俄虛布，欺騙青年，引導青年入於死地的幾個共產黨領袖，才認為罪在不赦。但即使如彭湃蘇兆徵之流，屠殺民衆，罪惡昭著，他日按罪定罰苟非萬不得已，也不能不經司法審判手續而隨意處置。因為人權的保障，是近代文化的一個要素，共產黨可以蔑視人權，因為他們本不懂得人權是什麼東西，我們則不能。再就其他一方面說，青年的迷信，決非屠殺所能打破。一種本來不足以成立的學說，往往因為政治上的過分壓迫，反容易激起人類向往的感情。盲目的屠殺，但足以為被屠殺者造機會，結果演成更慘酷的報復，決不能遏止禍源。我們決不可以對青年思想看作過分的卑鄙，以為只有屠殺始能改變思

想，須知屠殺決不能改變思想，正大平和的討論始足以使不良思想斂迹。在歐戰政治修明的國家，共產黨也有出席國會之權，也可以在自由平等的憲法保障之下，享集會結社等平等權利，這樣共產黨反失了藉口的機會，他們淺薄的理論決難動有智識人民的信仰，結果就自然失敗了。假使中國到了政治上軌道之後，即便共產黨徒，除非已親犯殺人罪如彭湃之類，由國法審判處以死刑外，其餘無論領袖黨徒，但使恪守憲法，依法律的軌道來競爭政治運動，無有不可容許之理——如其仍圖謀作亂，顛覆國本，自有國法處置。這樣，我敢保，共產黨決不會在自由空氣之下，暴動起來。

國民黨人似乎絲毫不懂得這個道理——萬軍自更不必說——對付一切異己的黨派，只曉得蠻來硬做。上海，廣州，武漢等處的屠殺行為，簡直非二十世紀的民治精神所能容許。國民黨自然也有他的苦衷。因為他們的組織本來散漫，政治經驗更是缺乏，倘若過分的寬容難免不使共產黨乘機起來，故只有用野蠻的手段去對付。但這只有怨自己的黨不爭氣，「木必先腐，而後蟲生」，木若不腐，蟲何自生？倘若自身的政治長處腐敗，寬大固不足以壓伏共產黨，屠殺又豈足以制止共產黨。即使共產黨被壓伏下去，又豈能保無他黨之突起呢？

況就屠殺的責任講，任何人可以壓迫共產黨，屠殺共產黨，而國民黨則不配如此，不應如此。試思在十三年改組以前，國民黨之聲譽地位久已與安福政府等系同科，國人視之久已如同一物，孫中山與徐世昌在當日動搖下野的際，民胡適之輩的眼中，殆亦無何種差別。當時之所謂國民黨者，實則軍閥（如楊希閔，劉震寰等），軍閥土匪（如胡景翼，張敬堯等）的總稱，式軍閥官僚（如段祺瑞之

三角同盟及利用交通系等）外，無其革命之策略。直至改組以後，共產黨加入，始以其俄國式之政黨組織，宣傳民衆方法改良國民黨。於是貼標語，喊口號，遊行示威，工潮，農運，紛紛興起。夫標語口號固不足以當真正之革命，象徵式之暴亂的政治宣傳亦非永久之道，但較之國民黨前此之漫無組織，已大為進步。國民政府在北伐以前，經共產黨人之手，接受俄人金銀，軍火，其數合計當在千萬以上。蔣介石之北伐戰勝曹錕，一舉而奪其軍官參贊帷幄之力。俄人出其力，蔣氏貪其功，一舉而奪其以爲蔣介石有若大的軍事學識，及至清黨以後，外國軍官皆謂，蔣氏及其部下乃一敗再敗，聲望大減矣。國民黨受共產黨之愚至此，固然共產黨志在篡竊黨統，然試問苟無共產黨，國民黨焉有今日。故人皆可以反對共產黨，受恩深重之國民黨則不配反對共產黨。他人壓迫共產黨，共產黨心所甘服，國民黨壓迫共產黨，共產黨決難心服。情理是如此。

此猶就黨與黨的關係而論，今試撇開黨的名義單從各個的分子去看，試問今日之多少共產黨及自命左派之青年，難道一生下地來就有加入C.P.的決心嗎？我們相信多數青年最初之接近C.P.皆係慕國民黨之名而來，並非慕共產黨之名而來。假使共產黨老早就打起共產黨的招牌，則其官從者決無今日之衆。惟國民黨本其總理之意思，容許共產黨加入該黨，乃使共產黨得假借「黨國主義」之好招牌，以誘惑淺薄無識之青年。青年之受誘惑，固青年之不幸，固共產黨之該死，但國民黨豈不負相當責任。假使國民黨無容共聯俄之一幕，假使孫逸仙在三民主義演講中不大吹噓國政治，假使國民黨一部分領袖不替共產主義推波助浪，共產黨何至有今日？青年何至有今日？國民黨欺騙青年於前，又屠殺青

年於後，論起責任，豈還其責？

已往的事，雖已過去了，但如果真有悔悟的決心，則便應從即日起，改弦易轍。乃國民黨自清除共產黨以後，即重新為自稱無政府主義之一般名流所把持。上海某大學每月由國民政府領取三萬乃至五萬之現款，專事培養無政府主義之青年。國民政府治下各種教育事業欠薪不發者比比皆是，而該大學一錢不欠，國有名流為之坐索故也。該校所定課程，中華民國史僅佔二學分，而社會主義則佔七學分之多，其為造就社會主義之黨徒不問可知。夫無政府主義者本身本無強有力之組織，不至有若何作惡的能力，且其中亦甚多熱血的青年，吾人本無特別反對之必要。不過照某名流此種大規模培植之辦法，結果不外造出兩種人，一種是清談的老莊之徒，將中國傳統的虛無懶惰的思想，加上了無治主義的外衣，盡力引導青年到放蕩，消極，自殺的路上去；他一種則誤認了社會革命的世界性，想拿產業落後的中國，來試他們破壞生產組織的，結果走入共產主義同一的覆轍，或者更為共產主義造人才。追原罪始，國民黨的名流們就不能不負責任。國民黨現在拿出大批的錢來為他黨造人才，結果到某一時期又拿來供屠殺之用。唉！青年何事？國民黨這樣的犧牲不已呢？

我們反對國民黨這種不負責任，反覆無恥，以青年生命人格為兒戲的舉動。我們要起來，拯救這些被陷害了以及正在陷害中的孩子們！替中華民國留幾分元氣，替人權和自由加幾分保障。覺悟的民衆起來，共同為人權人道作戰。

對於革命青年的感想種種

黑頭

1. 天真爛漫的革命青年

最近信傳國家主義的革命青年，在上海有個比較人數很多的集會。這次集會的性質，是極重娛樂而藉以溫暖我們的友情的。雖然會場佈置簡單使我們頗覺得無可奈何的時候，然而這一大羣十七八歲到三十左右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們，仍然得着他們尋常極難得的快樂。他們歡笑，他們高歌，甚至於他們爛醉而狂舞。即以記者這樣一個「黑頭」而做近於「老年」的青年，（註）在這一事天真爛漫的孩子們的隊裏，也完全使我回到五六歲時偶然遇着一件極高興的事快樂得流眼淚而投到母親懷裏叫媽媽的時候的情緒一樣。像這樣一種無邪，無猜，一任自然而流露的天真生活，在我這個短短的生命中，實在是一種極可寶貴的紀錄。因此，我對於我們革命事業的前途也增加了無限的樂觀。

（註）「黑頭老年」這個名稱，是胡適之先生有意對我們國家主義者放出的一支冷箭，所以記者署名「黑頭」以示不忘。

但我所以要是這樣做，也無非是一種少年的意氣，并不含有什麼別的意思。

我想，革命者的態度根本是肯定人生的。他們決不願望着種種橫在當前的「不得了」而去悲觀，他們只是過往無前地去尋覓種種如何可以「得了」的方法。當他們前進的時候，當他們尋覓的時候，當他們得着了辦法而去實行的時候，無論是成功也罷，失敗也罷，他們總是歡樂的，甚至不幸而落在他們仇敵者的手裏，靠着他們雪亮的胸膛去承受那最後的一擊，也還是死有餘歡的。

我想，革命者的第一信條應該是「不虛偽」。他們應該赤誠地把他們的全人格顯露出來。陰謀可以變人而為鬼蜮，化獸而為墳墓，假如一個革命黨而運用所謂陰謀，甚至運用陰謀去對付他

們的同志，這在他們對於政治的企圖，不懂不會趨向於光明，或者還會陷於一段陰森可怕的巖穴而永遠找不着一條出路！中國現實政治界的教訓，已很明白的展開在我們的眼前，從事造新革命黨的人們，還不應該認清他們的方向嗎？

同志們！永遠保存着我們孩子一般的天真吧！永遠流露着我們弟兄姊妹一般的情感吧！只有天真和情感才能夠戰勝一切的黑暗。

2. 讀書呢？革命呢？

讀書便不能革命嗎？藉口革命便可以不要讀書嗎？讀書而不能革命的是秀才，革命而不讀書的是混蛋；真正的革命黨人，不僅應該是政治或社會的實際改革者，同時還應該是思想界的指導者，或有力的參加者；即退一步說，也應該是現代思想的理解者。平心而論，我們何以對於今日聲勢煥赫的國民黨不能表示相當的佩服？其最大的原因便是因為國民黨自滿清末年提倡革命以來一直到现在，便沒有一種可以鼓舞一世的想做他們革命運動的骨幹！他們初期的革命理論是什麼？只有一種單調的排滿論。他們曾下來值得我們注意的革命文獻是什麼？「二十世紀之支那」嗎？「民權論」嗎？「革命軍」嗎？「猛回頭」嗎？知難行易的「孫文學說」嗎？「三民主義」的講稿嗎？不錯，拿今日的三民主義和二十年前那種單調的排滿論相比較，自然是複雜得多，但正因為比較複雜的緣故，其主腦的本身乃有了不少的漏洞，解釋上也生出多少的歧義。像袁世凱用孫中山變易入儒的老法子，一定要使孫逸仙遠紹堯舜，禹，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自然是可笑已極，袁世凱胡漢民也不甘示弱，他也要胡漢民那種一個大圈圈三個小圈圈的「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遺教」，「孫中山先生遺教」，也

實在是過於阿其所好啊。三民主義在解釋上的歧義既很多，所以在應用上的毛病也特別大。汪精衛說：主義是較有永久性的，政策則不能不因隨時的情勢而有所變化。（大意如此）這個話大致是不錯的。但政策的精神，根據於主義，如果不是主義在解釋上的彈性太大，要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採取兩種完全相反的政策，應該是不可可能的。我們只要看孫逸仙所手定的容共，聯俄，注重農工的三大政策，一轉瞬間國民黨人可以完全反其所為，便可感到根據三民主義去規定一種適合今日中國的政策是何等一件危險的事！總而言之，有四十年歷史的國民黨，因為牠在革命的理論上沒有建立一個穩固的基礎，以致弄得黨軍的勢力奄有中國之大半，而黨的生命乃陷於奄奄垂斃朝不保夕，這應該使我們造新黨的人們得着何等的大澈大悟啊！

有人譏誚今日中國從事各種主義運動的人說，現在中國流行的各種主義，無論是共產主義也好，國家主義也好，三民主義也好，雖然有整篇抄襲和拉雜抄襲之分，但其爲抄襲別人則一。不錯，國家主義者願意坦白的承認：國家主義實在是今日全世界一種普遍流行的東西，因爲我們要努力使中國躋於現代國家之林，所以我們決不願自矜創獲而立於現代潮流以外。也正因爲如此，國家主義者決不願支支節節在『國故』裏去找牠理論的根據，但下了一萬分的決心，要使國家主義的確立，與現代科學的發展，在中國成一駢進聯趨的局面。實言之，國家主義者認一切都是旁門左道，要使中國走上她的康莊坦途，只有認發展現代科學爲國家主義者絕大的使命之一法。國家主義者一眼看定，中國一切的淫污，一切的朽腐，一切的紛亂，只有科學才能洗滌牠，只有科學才能整飾牠，也只有科學才能賦予她以一種新生命，使她由衰頹而

今日的青年，尤其是國家主義者的革命青年，如果感到今日社會對於革命的要求，其條件比較十八九世紀時已特別的不同，而他自己要是一個有力的活動分子，非有豐富的知識修養不行，那末，無論他已是正式從事革命工作的人，要抽出若干時間隨時作知識上的補充；或者還沒有正式擔任重要的工作，甚至於還完全在求學期間對於自己讀書的趨向都不能不有一番切實的打算，萬萬不能隨着今日流俗的教育界，學術界，沒頭沒腦地跟着他人去亂跑。

中國近年的思想界，由舊文學的改革，舊倫理的批評，忽然搖身一變，變到國故整理，我們雖在國家主義的立場上，也毫不感到這是一種好現象。現在中國出版界的刊行書籍，已風靡一時，竟充已經整理過而實際上毫無價值，並且對於今日的學術界毫無補益的國故書籍，也層出不已；少數有志讀書的青年，雖沒有爲這個潮流一掃而盡，但不甘寂寞，拋了科學書，走出實驗室，跟着這班「國故鬼」去胡鬧的也實不少。本來可以假定今後三十年中國人吸收現代科學知識的全部，并謀科學教育的普及，同時應用之以從事物質的建設，都不是沒有希望的；但有這樣一來，又把這種趨向引出了軌道以外，這實在是非常可惜的。今日三數自命不凡的國學大師，以爲他們死了，這個一髮千鈞的國故學使會及他們之身而絕，於是大張旗鼓，設學課徒，拚命的要叫一般青年分出治科學的時間和金錢跟着他們去玩國故，甚至於一本「東原的哲學」，也希望多數的中學生去買一本來看看，（這本書有專爲中等學生裝訂的本子）這實在是無聊已極。其實平心而論，把整理國故這件事移到二十年以後，在這二十年中大家竭全力

從事於科學，或者將來整理出來的結果，比較今天整理國故所得的還會要好得多。總之，我覺得把整理國故的運動展緩二十年，決不會使中國的學術界發生毛病，而只會使牠特別的健康；反之，因煽惑多數絕少科學素養的青年去玩這個老把戲，而使中國的科學界遲滯了二三十年的進步，這却是對於青年的一種罪過。時是對於中國前途一個絕大的打擊。至少我們很希望誠樸有爲的國家主義的革命青年，要認清楚今天的題目，不可爲這一股惡潮所捲去，使自己變成了一個國故學者，或類似的國故學者，（換言之，即無用長物。）等到二三十年後，中國的局面展開，那時候乃感到知識的落伍，而引起一種絕大無可救藥的煩悶。

說到這裏，還有一層意思也是我所願意附帶說明的：中國最近的幾年，因革命潮流的鼓盪，無論屬於那一派的人，都以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爲急務；因重視政治之故，於是對於社會科學乃感到特別要緊，甚至以反對智識階級的共產黨，在某一時期，也曾特別鼓吹他們的黨徒治社會科學。固然，我絕不否認社會科學在今日中國的需要并且我覺得與其不健全的去談國故，毋甯不健全的談社會科學還要好多，不過這種偏頗的提倡，仍舊不脫中國人懶惰，求速效，愛出鋒頭的種種心理，以這種態度治出來的社會科學，對於中國的實際問題仍不會有良好的影響的。何況許多的社會科學仍賴自然科學作基礎，假如一個人對於自然科學沒有做過相當的工夫，對社會科學仍不會有深澈的了解和合理的應用呢？

總而言之，我深感到今日的革命運動除掉軍事政治種種方面而外，還應該有一種思想的努力，質言之，革命者還是要讀書。必如此，才能由革命運動產生一種健全而持久的真力量，否則書

如往牛角裏面鑽，只有愈鑽愈窄的。今日的國民黨，便是我們的股盤。要讀書便最好是竭力治科學，文藝本來也是革命運動的滋養料，但自己如果自問沒有文藝的天才，便應該安分做一個欣賞者，不應該粗製濫造跟着大家去胡鬧。至於國故乃至哲學之類，在科學這條大道未開闢完竣以前，便只好由最少數的好事者閉戶爲之，不應該讓他們出來擾亂了治科學的空氣。

3. 吃飯問題

共產黨人笑我們是士大夫，笑我們是秀才，在共產黨自然是「一種惡意」，但我們未嘗不可藉此自己反省：幾千年來中國士大夫那種傳統弛緩的腦經，散漫懶惰的體態，不治家人生產，不親一切勞役的惡習，口不言利而實際上貪得無厭的卑鄙……凡此種種，我們可以信得過絕沒有由我們的祖先輩遺傳半點到我們身上嗎？這是值得我們時時警惕的。

中國社會裏所謂士，農，工，商，在最初是這樣分類的人，或者並沒有什麼階級之見，只是指出構成中國這個社會的有這幾種重要分子就是了。但是結果「士」的地位變得高高在上，凡願做成一「士」的人，對於農工商都有點鄙不屑爲的意思，於是中國社會上「士」與「農工商」乃成了兩個對立的階級，一個是有知識的，一個是無知識的；一個是治人的，一個是治於人的。最近的二三十年，這種階級的分化，也多少有了變遷，士的地位雖然沒有降低，但農工商的地位却一天天的提高了。不過那種階級對立的勢力依然很大，一般人仍多少感到做士的榮譽，是比農工商爲大些。我覺得如果這種心理不從根本上打破，我們青年應該覺悟，所謂「到民間去」一

語的解釋，在我們便是由士的階級跑到農工商裏面去。跑到裏面去并不只是去做農工運動，去做商人運動，是要自己去當農人，當工人，當商人。今日的青年，爲革命要革到澈底計，應該是這樣做；爲發達中國的生產事業計也應該是這樣做；即爲解決個人的吃飯問題計，還是應該這樣做。

現在的國民黨，他們除把持一切政治教育的機關而外，又在各地方遍設無窮的黨部。這類黨人的使命，美其名是在做民衆運動，其實是在實行他們的三民主義，專門從事吸取民脂，民血，民膏，專門吸取猶可說也，還要在地方遍設黨部的機關，還要爲自己爭奪地位權利而胡鬧，鬧得凡有黨部之處，即雞犬不寧之處，以致一般國民無不厭惡國民黨到極點，而有「黨人可殺」之語。從這種地方，我們可以看出國民黨集合一羣無業遊民的長衫闊步，爲着一個吃飯問題，使得國家和他們的黨陷到了何種危險的地步？

再看近年的共產黨，又何嘗不是由少數因吃飯問題沒有得着圓滿解決的知識分子鬧出來的呢？照周佛海在他著的「逃出了赤都武漢」的口供，他最初參加共產黨，便得着八十元一月的津貼，並且在很短的時期由他手裏便花了二萬餘元。（註一）你想，一個窮酸得可以的周佛海，一登龍門，便爾身價十倍；甚至亭子間一派的文士，（註二）到現在還有許多人拿他們文藝的生命每月可以換得一二百元由盧布換成的大洋錢，以作他們開房間吸鴉片的補助之費，這種情形如何不會使得一般中無所主的青年趨之若鶩呢？

（註一）按周佛海現在爲蔣介石辦新生命月刊，他個人總算得了一種新生活。（註二）「亭子間的文士」是郭沫若的一篇小說。

青年們工具，叫他們去殺人放火，他們便不能不去殺人放火，這是我們所極端反對的；像國民黨那樣以孫逸仙為教主，以三民主義為聖經，甚至連這種無聊的宗教儀式如禮拜，祈禱之類，也以總理紀念週，靜默若干分鐘代之，這也是我們感情所不願，理智所不許的。國家主義的黨，是要在共產黨國民黨以外另闢一條新路，他們要使團體的組織與黨員的個性保持適當的調和，換言之，便是不要使分子有越軌的行動以妨礙團體，同時也不要使團體有過度的束縛以戕賊分子。他們吸收同志，既不願像共產黨那樣以金錢相誘惑，視黨員如雇員；也不願像國民黨今天這樣以飯碗相號召，視黨員如飯桶；他們只是老老實實的敷陳中國的現狀，和近代各獨立國所以得着牠們自由的往跡，以及中國一切腐敗失敗的原因與事實，一聽青年訴諸自身的理智，以自由判斷，自由選擇。他們團體的組織，既不像往日的國民黨完全聽命於黨內的一個皇帝以及皇帝左右的二三謀臣；也不像今日的國民黨，黨內的大權完全操縱於幾派要人之手而彼此終日相傾軋；更不像共產黨那樣黨的自身不能有自主的行動，而須聽命於黨外一種特殊勢力，如蘇俄所操縱的第三國際。國家主義者在組織上的理想，是要由黨的總謀克拉克西擴大而為國家的總謀克拉克西，牠要使牠的每一個分子，不問年齡，不問性別，不問加入的先後，各按知識能力的深淺大小，一一有自助於黨的機會。他們認定個人或少數人的意見在團體內沒有什麼神聖，只有全體分子的公共意見才是神聖。譬如聯俄容共這樣的重要政策，在國民黨，可決於一個惟一的總理以及總理所親信的少數人；在我們，則反其反俄却是全體一致的意見，全體一致的行動。現在我們團體的歷史，還是很短的，但我們已看見防止團體內部腐敗人的關係，而要把任何私人

的關係一一肅之於紀律之中，實言之，我們要嚴肅的對待，擴大而為國民全體守法的精神。

青年們，你們仍覺得那些舊革命黨遺足以有為嗎？那樣，那末，你們便去好好的為你們的黨努力，好好為你們的黨鬥，我們是一樣的歡樂看見你們的成功；假如你們認定舊革命黨是一天天的陷於絕望，而你們那愛護國家的熱情又不能自己，那末，我們的組織的內容既如我上文所述，我們并且還盼望你們不為我們敵黨的流言所動，仔細去檢查我們的行動，看我們是否相符？假如你們認定像這樣的團體還可以供你們能力的發展；假如我們這樣的分子，還可以做你們共事的伴侶；那末，朋友，請你伸出你的手來吧！我們緊緊的握着吧！我們緊緊的擁抱吧！我們做個永遠不離不棄的同志吧！

戰後列強國家總動員的計畫

(續)

韓續

三、美國國家總動員的計畫

美國恃其金錢的魔力，一切事物其規模的宏大，組織的完備，均占世界第一，故國家總動員的計畫，其宏大完備，亦遠過於他國，一九一八年，已作第一次國家總動員計畫，其國防委員會，及其補助機關，顧問委員會；一九二〇年以後，國防委員會的一切業務，移歸陸軍部內的參謀本部，其計畫之完備，第一國防會議

國防會議，由陸海軍，內務，農務，商務，礦務，製造業，交通運輸，其下有左列之代表者七名，其國防會議之組織，又分中央與地方兩端，其大體的組織。

一、海軍顧問委員會，檢查關於國防的設計及發明品等。
二、國家資源委員會，研究關於合衆國軍事工業之科學的資源統制法，並與倫敦，巴里，羅馬等地之科學情報員連合，考求世界各國之科學。

三、一般衛生委員會，為謀國家的利益，統一或區分民間衛生的資源。

四、婦人青年委員會，為圖國家的利益，作各婦人團體的統制及指導。

五、勞務委員會，為保護工業重傷者之健康及幸福的顧問委員會。

六、幹線道路輸送委員會，為減輕鐵道的負擔，於道路上，利用自動車輸送，於鎮鄉間行自動車，及自動車的往復運輸。

七、復興委員會，作合衆國及外國的復興事業研究，與關於復興事項，對大總統及各部總長的提出報告等事項，以外尚有記於復興委員會內記錄或保管關於國家復興一切事項。

一、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二、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三、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四、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五、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六、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七、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八、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九、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十、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十一、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十二、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十三、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十四、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十五、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十六、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十七、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十八、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十九、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二十、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二十一、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二十二、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二十三、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二十四、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二十五、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二十六、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二十七、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二十八、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二十九、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三十、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三十一、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三十二、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三十三、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三十四、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三十五、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三十六、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三十七、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三十八、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三十九、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四十、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四十一、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四十二、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四十三、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四十四、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四十五、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四十六、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四十七、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四十八、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四十九、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五十、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五十一、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五十二、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五十三、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五十四、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五十五、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五十六、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五十七、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五十八、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五十九、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六十、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六十一、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六十二、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六十三、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六十四、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六十五、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六十六、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六十七、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六十八、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六十九、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七十、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七十一、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七十二、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七十三、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七十四、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七十五、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七十六、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七十七、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七十八、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七十九、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八十、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八十一、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八十二、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八十三、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八十四、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八十五、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八十六、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八十七、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八十八、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八十九、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九十、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九十一、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九十二、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九十三、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九十四、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九十五、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九十六、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九十七、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九十八、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九十九、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一百、復興委員會及各州委員會四十八，（屬領委員會）

二、情報班

交換各州及委員會，與合衆國政府間的諸情報。

三、合衆國政府連絡班

司合衆國政府各部及其代表機關之連絡，此等事業，由各州代表四十八，屬領代表（阿拉斯加，菲律賓）二，與各委員會三千八百四十二，鄉村委員約十五萬八千，連合構成。

此外中央統轄的直接機關，所司之職責，如左：

一、陸軍次官

（a）監督，處理關於軍需品之採辦，不動產的購入，借用等事項。

（b）關於戰用資源，及工業動員的計畫。

二、陸軍兵器局

（c）野戰必要的大砲，彈藥，毒氣兵器，及其他關於軍事等事件。

（d）野戰軍及市民軍所需軍需品的設計採辦，配布，維持等。

三、補給局

（e）任陸軍的一切補給品之購買處理等事。

（f）補給品之貯藏，支取及利用物之運用。

（g）軍隊及補給品，與海陸空軍一切用物之貯藏，及運輸等段的供給。

四、海軍次官

（h）監督，處理關於海軍需品之採辦，不動產的購入，借用等事項。

五、海軍兵器局

（i）海軍必要的大砲，彈藥，毒氣兵器，及其他關於海軍等事件。

是之調查，設備，製造處理；及關於化學戰鬥法，與其材料的研究，設計試驗，將氣充填裝置試驗所等事項。

七、陸軍局。

八、海軍局。

地方總督，國家總動員中，關於工業動員，分美國本土，為十三兵務管區；選任各區最有力的實業家一名，充任區長，使任政府與兵務總局間的連絡事務，平時由管區長，對其管區內所有的公司，工場，以年年教育的目的，發其所需要的註文，計畫戰時所需兵器材料全量的十分之九，使出自此等民間工場，十分之一，使官立工場分製造；關於其他之材料，大體與兵器管區相同，分地方採辦管區，區下又分各支部，以期其國家總動員事務的簡便；例如補給部，分有十個採辦管區，軍醫部四個，其他亦各酌量用途，區分管區，關於大戰時的民間軍需品大工場內，平時製作工業製作的轉用，一旦有事，仍使其供軍用的製造。

其民間工場類別中，關係於軍事者，據一九一九年之調查，數目如左。

飛行機工場，	三三(今日現存)
飛機製造工場，	四二
自動車工場，	一八，三八八
電車製造工場，	一八三
燃料製造工場，	一四四
造船工場，	二六
馬具製造工場，	一，八二三
造船工場(鋼鐵)	一六三
同 (木造)	九一六

美國的產業動員法案

美國的產業動員法案，提出於一九二四年度議會，因其重要，由陸軍次官經理，所以提案當時，陸軍次官，在議會說明其理由，謂「將來的戰爭不能單靠武裝的軍隊戰時非全國民力的男女老少全體，盡其資源金錢之所有，以努力博勝利之獲得不可，只靠工業，當然不能獲勝利，致戰鬥力的死命的軍需品，如供給失當，恐立遭戰敗的慘禍！」其後經議院通過。

一、戰時產業局

戰時產業局的設置，有威必要時，由大總統設置之，其任務如左。

- (1) 新施設の創始，與新舊施設の改良。
- (2) 以現在施設の設置，轉用於戰時的事項。
- (3) 關於資源或施設，科學的，商業的，及產業的佈局，極力使其保有的事項。
- (4) 注意關於應支出的價格物品與政府的各種購入品。
- (5) 於必要時，決定生產及分配的優先權；對各種購買部及直接關係的條項適用國庫券時，決定其條項的目的。
- (6) 決定原料資源產業組織等應歸政府統制的必要事項，有此等事項的應設條項。

二、戰時商運局。

(a) 以國內資源，利用於最有用途的用途，使經濟與國防的需要。

(b) 戰期中監督一切的輸出入，或為軍需起見，應設條項實行機關。

三、食糧管理部。

戰時或事變之際，確實的使國家的食糧資源作最有力度的使用。

四、物價穩定委員會。

戰時或事變之際，獎勵合法的生產，取締暴利圖設。

五、燃料管理部。

戰時或事變之際使國家之燃料源，作最有力度的利用。

六、戰時動力委員會。

為現存的電力或機械力，作最有力度的利用，及製造所，造船所，軍需製造所，與其他的製造工場所需動力新資源之開發圖設。

七、戰時勞務管理部。

管理勞務者及其團體的介紹分配利用等事項

陸海軍共同軍需委員會之編製

戰時產業局的設立而外，並有陸海軍共同軍需委員會的組織。此委員會共編成左列之九個委員會，以分掌其事。

(一) 處方針委員會。

由陸軍次官及海軍總長所任命之陸海軍校閱處，向上呈請關於軍用補給品的處方針，並與其他委員會協商，審議陸上軍共同軍需委員會認為必要的諸事件。

(二) 一般補給委員會。

由陸軍補給總監，海軍補給經理局長組織而成，審議其補給委員會以外，關於陸軍補給部應辦的補給品之分類處方針等事項。

(三) 兵器委員會。

由陸軍兵器總監，海軍兵器總監組織而成，審議其補給委員會以外，關於陸軍補給部應辦的補給品之分類處方針等事項。

審議關於兵器材料之處方針計畫，並發表關於此等的通達意見。陸海軍航空兵器亦屬於本委員會，陳述或計畫其關於空軍兵器的一切意見。

(四) 醫務委員會。

審議關於陸海軍的衛生材料及病院用補給品的處理計畫，項並陳述關於此等的通達意見。

(五) 通信器材委員會。

由陸軍通信部長官，海軍機關局長，組織而成。審議一切通信器具材料，及關於諸通信手段的處理計畫；並隨時向的陳述其適當的意見。

(六) 化學戰術委員會。

由陸軍化學戰術部長官及兵器局長，海軍建築修理局長等組織而成。審議毒氣，煙霧，噴火等各種化學戰術用材料，及毒氣防護用具，戰用化學品製造工場的設備等的利用處理，計畫；並向上陳述其適當的意見。

(七) 土木委員會。

由陸軍補給總監，工兵監，海軍工務，機關局長官等組織而成；審議土木建築材料，鐵道運輸材料，同補給品，由陸上及自衛軍運輸等利用運輸計畫；並向上陳述其關於此等的通達意見。

(八) 動力委員會。

由陸軍補給總監，海軍工務，機關局長官等組織而成。審議動力裝置，燃料，油料，潤滑油，運送用機械等之利用，處理，計畫；並向上陳述其適當的意見。

由陸軍總動員、工兵、海軍建築、修理局長、機關局長等。審議各種船艦的水上設備裝置等的利用，處理，計畫等事；並向上陳述對於此等的適當意見。

其他有產業總動員及美國陸軍產業大學的設立；滿布其產業總動員計畫，設備的水洩不通。

四、日本國家總動員計畫

日本於歐戰中鑑於各國動員的情形特於大正七年制定軍需工業動員法，並同時於內閣內設置軍需局，着手於工業動員，為日本動員計畫施設的發端；但不久軍需局與內閣之統計局歸併，改為國務院；大正十一年，將國務院廢止，關於資源調查，與軍需工業的助長獎勵事業，改歸農商務省管轄，其中心機關既失，所以日本的國家總動員事業，一時幾同中絕，僅餘海軍軍需委員調查會，繼續作應急的研究而已；此後於五十一回會，認國家總動員準備機關，有設置的必要，並制定對於動員計畫的方針；以內閣內所設的資源局，與資源審議會，為中心機關，前者與各官廳相連絡，後者為官民合同的路詢機關，其準備計畫如下。

(1) 資源調查。

(2) 不足資源的保護助長，及其代用品的研究。

(3) 籌備使動員實行靈活的諸施設。

以上為日本國家總動員計畫之概略；近一二年來，陸軍當局與軍會一般先覺的人物，處處演講宣傳，促國人對國家總動員的注意；然以區區的島國，無論如何經營，其工業方面，既不易實行，產業的資源方面，更談不到；即以食糧而論，一時不與外國來往，即斷炊之憂；按其近來的調查，大正十三年度輸入米三百二十六萬八千石；大正十四年度五百四十萬石；大正十五年到

五月間止，輸入量已達二百八十萬石之多；小麥每年之輸入，亦不下七千餘萬元，設一旦戰起，航路斷絕，恐不到一年，全國人民，將相率而入餓！所以日本目下之最大問題，即人口與食糧問題，各政黨均以此為招牌，各科學家亦多研究冷藏儲蓄之策，既開始試驗米之冷藏，目下又從蒙古方面買牛數萬頭，預備實行牛肉之罐藏術；田中內閣之滿蒙積極政策，亦無非為解決其生死問題，以邀功於國人，最近交涉中的滿蒙五大鐵道，與北滿鐵道計畫，意在滿蒙之鐵道網成後，投巨資開發其無窮富源，蒙古會鐵路，輸送至朝鮮清津港，由清津港到日本海岸的各港不過只尺的航程，設一旦戰起，用海軍死守此航路，太平洋內，無論作如何劇烈的海戰，決不至運食糧窮乏之憂，來日唯一的生途，只限於此，其對吾滿蒙攫取的野心，可想而知。(完)

聯治救國的步驟(續)

蕭生

——怎樣建設自治省？——

省憲制定之後，正式政府成立，一切事件俱上軌道，這時候破壞的預備工夫都已作完，便應當進而談到建設自治省的本題。說到建設問題在今日中國，似乎很難，却又很容易。真正的建設非先將實際的社會情形完全澈底了解才能談到計劃，中國今日情形如此之複雜，社會調查如此之不完備，無論何人無法將社會情形全盤了解，既無法了解，則完美的建設計畫無從定出，更談不到實行問題了。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來，中國人民今日正在水深火熱之秋，他們並不苛求什麼完美的計畫，資金的建設，只要稍稍得一個休養蘇息的機會，便可比較滿意，在今日中國，作一個比較滿意的建設是很容易的，懂得了這個情形，才可不至誤會。

我以為一切自治省的建設，至少應當經過以下的三個時期：

第一是消極的休養時期；

第二是小規模的培植時期；

第三是大規模的開發時期。

第一個時期的意思，是要使人民從革命的騷亂以後的暫時得到放任羶息的機會。中國人民自有史以來即習慣於無為而治的黃老政治，對於政治只求其安定，而不求其紛擾。這種精神恰好與歐美近代的政治相反。我們固然最終的目的是要實現西洋式的政治，我們並不和章行嚴先生的主張一樣，以為中國是農國，便應永久維持農業國家政治的狀態，我們以為農業國家的政治組織在今日決難與工業國家的政治組織相抗衡，倘若永久不變此種組織，則決難久立於國際競爭場中，故我們最終的主張是要促成中國實現近代西洋式的政治。不過在未造成西洋式的政治之先，對於固有的人民心理也不可不注意了解。因為近代西洋式的政治是要擾民的，是干涉人民的一切的，政治越進步，則干涉人民的程度也越深，政府的效能越大，人民的不自由，不方便也越甚。固然在良好的政治組織和政治訓練之下，這種政治利多弊少，但在全無政治訓練的國家冒然實行此制，結果只有引起紛擾，難收良果。尤其在官僚政治積弊甚深的中國，政府舉辦一事，人民未受其利，而先為官僚造成機會。結果求安而反擾，求進而反退。所謂「民不聊生」，所謂「官逼民反」，都是從這種政治上的紛擾來的。在人民初經過破壞之後，元氣已經大傷，已經不堪再擾，倘若因舉辦新政的結果，負擔不得不加重，事務不得不加多，時間不得不耗費，則必至影響及於根本的培植，況再加以官吏之乘機剝削，上下其手，結果人民將不得有休息恢復之機會。人民不得

休養，生產組織無從安定，則時時有挺而走險之可能；政治亦無從入於軌道。故於革命破壞之後，就中國情形而論，必須有一個消極的休養時期。在這時期政府所要做的，只限於下列的幾件：

第一，廢除一切舊政府底下的積弊，凡體制不便於民的設施盡予停止；

第二，整理吏治，嚴定官吏登用的制度，舉行考試，嚴禁官賣，廢除賄賂與貪污；

第三，清理財政，嚴照規定之預算實施；

第四，嚴格調查選舉，澄清選舉的弊病，尊重議會的一權決議，養成民治的正當精神；

第五，保障司法的獨立，使法律的尊嚴得以逐漸樹立；

第六，獎勵民間的生產事業，以政府的力量補助之；

第七，獎勵民間的教育事業，以政府的力量補助之；

第八，豁免一切苛稅，務求以極少的稅收取民；

第九，按照一定的計劃減少常備兵，以能維持地方治安，抵抗隣境的侵略為度。

第十，以全力修築道路，謀全省交通事業之大發展。

以上十件事體，除末一項發展交通事業帶有積極性外，其餘各項幾乎都是消極的事業，用意在於掃除不便，與民休息，而不在于多所興創。要求人民元氣的恢復，這種消極政治的時期不可不有。在這時期一切政治只本於以下的幾個原則：

一、急於除弊而不急於興利；

二、以全力促成政治的穩定，使過渡時代瘋狂的騷亂逐漸得以平復，恢復舊觀。

三一切建設的事業，暫放任民間自己去辦，政府但立於贊助的地位。

以上三個原則，便是這第一個休養時期所應遵守的。

休養時期的經過少則一二年，多則三四年，要看各地方的破壞的程度，人民的生活狀態，心理狀態而定，不能完全一律。經過相當的休養時期以後，政治業已上了軌道，人民生計亦逐漸蘇息，萬事都有靜極思動之意，然後為政者才可領導人民入於第二個時期，即小規模的培植時期。

欲求利用地方勢力以統一全國，則僅僅消極的休養政策，是不能奏效的，勢非更有積極的建設計劃，發展計劃不可。但積極政策非可一蹴而幾的，其間仍須經過相當的步驟，最簡單的步驟就是在大规模的開發之先，不能不先經過一個小規模的培植時期。

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不是平空可以造成的，不是一想情願就可以到手的，其間不能不先經過一番預備工夫。欲求政治經濟，文化之盡量發展，有幾種必須的條件是不能不顧到的。第一是人才，第二是計劃，第三是訓練。沒有人才，做不出事業；沒不計劃，不曉得該怎樣去做，沒有訓練，做也做不好。要求事業的圓滿發展，勢必對於此三者有充分的準備不可。小規模的培植時期，所要培植的就是這三件事情。

一個良好的政府，在經過革命破壞之後，有了短時間的休養生息，人民已經相當的可動用了，便應當趕快處理以下的幾件事。

第一，以財政收入之大部用之於教育事業，盡量擴張各種教育機關，整理教育的内容，普及與高深兩原則同時並

重；

第二，以官費派遣補助大批學生出國求學，以造成專門人才；

第三，提高大學位置，使成為真正研究高深學術之機關；

第四，設置文化獎勵金，對於一切專門學術家補助費用，使盡量研究；

第五，設置學術院，使著名學者，得有安心研究之機關；

第六，對於圖書館，博物館，及其他一切便利研學之機關，盡量補助使其發達；

第七，舉行大規模之全省測量，使全省地理形勢得有詳細之認識；

第八，舉行大規模之人口調查，社會調查，使全省社會狀況得以明瞭；

第九，設立各種專門委員會，專司調查及編製各種建設事業之計劃之責任；

第十，全省各種交通事業，經過第一時期的建設以後，到此時期應該使其盡量發展至於圓滿之地位，則一切事業始有中心樞紐；

第十一，除民間生產事業仍繼續補助促其發展外，由政府逐漸創辦各項官營事業，以為大發展之基礎；

第十二，各項已有成就之專門人才，由政府設法充分運用，或委以辦理官營事業之責任，或代為介紹私人生產事業；

第十三，設法吸收全國乃至異國各項專門人才，使之集中本地，施展所長；

第十四，依社會政策之原則，製定各項勞工保護法及防止資本過漲之法律以杜勞資衝突之禍於未然；

第十五，製定生產法，工商業管理法，以爲日後將生產事業之主體由私人資本移渡於國家資本之準備；

第十六，勵行學校軍事教育，獎勵各項體育事業，以爲實行徵兵制之準備；

第十七，加緊政治組織，務求做到全省上下一致，指揮靈活之地步。

我們相信在預備時期，所預備的不但是積極的培植工夫，抑且還需要消極的清理工夫，所以以上所舉十七項之中，有幾項是含有消極的防患未然的意思的。因爲在預備時期將禍根完全防止，則到發展時期才不至有後顧之憂。

這樣，經過了小規模的培植時期之後，人民對於各項事業已有充分的準備和經驗，社會經濟的狀況也漸漸入於充實狀態，然後省自治始入於大規模的開發時期，也就是統一全國的起點了。

這時候，省政府的責任就更重大，更有發揮能力的餘地。

這時候所要做的有幾件事情：

- 第一，改良憲法，擴大省政府的權限，議會方面則增設經濟議會，網羅各項專門人才，使從事經濟計畫之建設；
- 行政方面則增設不管部，使全省各黨派的代表俱得加入，組織聯合內閣；
- 第二，以省政府之力，建設各項大規模的工業，如煉鋼，煉油，機器，等工廠；
- 第三，以省政府之力建設各項大規模的生產事業，如煉糖，糖廠，輪船工業之類；

第四，各項私有大工業，大商業依法律手續收歸省有省營，或私營而由政府監督之；

第五，撤銷釐金制度，增設洋貨銷場稅，如在沿海省分，則運用手段，設法實行變相的保護關稅制；

第六，在可能範圍內，用個別外交，逐漸取締各種不平等條約；

第七，實行全省皆兵，或全省皆警制；

第八，建設大規模之兵工廠及飛機等軍用品製造廠；

第九，充分建設社會文化事業，使文化有長足之發展；

第十，充分注意關於社會安寧幸福(welfare)之設備，使平民得享受充分的平等幸福；

第十一，制定節儉律取締奢華事業，嚴格禁止資本家及一切消費階級之過度奢華浪費；

第十二，以全省收入之一大部分用之於補助貧民生活費用；

第十三，制定勞工分紅制及加股制，使私人資本逐漸成爲羣衆化；

第十四，各項省營事業，在可能範圍內應儘量的取廢費制度，使一般平民得享受其利益；

第十五，貫徹職業代表制，使一切生產者有權監督政府之設施；

第十六，獎勵各項合作事業，使成爲系統的圓滿發展。

以上十六項如能做到，則一省的建設已算相當成功，省自治的目的已差不多達到。我們的「怎樣建設自治省？」的問題，可算有了解答了。再往下我們就進而討論：「怎樣聯省以救國」的問題。

(未完)

擊獄七月的回憶(五)

盧瑛

優待室欄門前可望見天井，室內有二窗櫺。在當時的我看來，光綫既十分充足，而空氣又特別鮮美，人數不多，衣櫥整潔，一人一張榻位，真可算世外桃源，人間仙府了！

微風從窗櫺飄進來，我的頭微覺疼痛，急忙戴上呢帽。

這樣的優美生活，享受有十日光景！

五月十九號十二時許，馬巡長拿着一封公函，來到欄門前面，將封面上姓名指給我們看，叫上面有名的人，清檢東西，預備送到武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革命軍事裁判所去。公函上面，有我和臨川王某的名字，王某臉兒青白，手兒顫動，驚惶到十二萬分，連連地說：「此去一定槍斃！槍斃！」難友們安慰他說：「嫌！不怕的！」他說：「蘭蘭序中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話，就是鐵證呀！咳！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也犯了殺頭之罪！」他臨到末兩句時帶着忿怒，并連連地搖頭頓足。我此時低着頭暗暗地冷笑非歎息。

一刻兒到了十二名武裝保安隊，并一位持着手槍的隊長，匆匆地押送十二名人犯而行。人犯兩人合帶一手銬。搖擺過市。街上都是關門閉戶的，牆壁上滿貼着標語，路上行人稀少，幾乎絕跡。在路途中，押我們的年輕的隊長，瞪着兩隻圓眼，豎着眉毛，手指頭緊靠着槍機，做着那一觸即發殺氣騰騰的樣兒。「共產黨的小嘍囉！何必這樣裝腔做勢哩！你總沒有殺我的權力？」我暗中向他發問。

到軍事裁判所等候一會兒，來簽押第一監獄，從此領略正式監獄的滋味。

第八節 第一監獄東壁

武昌文昌門內方整的一團紅牆，就是前時的湖北省立第一監獄，現時的共產黨治下拘留和囚禁所謂反革命的大本營。大門前牆高數丈，鴉雀無聲，籠罩着一股森嚴陰森之氣，令人不寒而慄。

進入兩道鐵欄門，管理人詢問姓名籍貫，飭令遵守監獄規則。再經過四道鐵欄門，到了東壁看守所台前，檢查一切。再經一道鐵欄門，才進入塵灰滿地的使字號，看守開了一間斗室的門，推了六人進內，物件全無的室中，鋪滿着深色的塵灰。暮色瀾漫下來，光明偷偷地躲避。我們在塵灰上而急急地設了榻位。

嘗盡了人世間的苦味而深藏了情懷的我，在此萬種悽涼慘澹的景象之下，仍不能激動我冷靜的心弦。兩腿酸疼，疲乏已極，睡神按手在我的頭上，在她的催眠歌聲裏，不自覺地進入黑甜鄉中，忘却了人世間一切的一切。

第一監獄乃清季張之洞修的。分東，西，內，病，女，五監。東監共計五幢監房，排列成梅花形。稱為必，也，使，無，訟五個字號。字號兩端，各有大鐵欄門，字號內有兩列小號室，每列六間，共計十二間，十一間住人，餘一間作廁所，每間寬一丈列長一丈數尺。號室板門上下刻二圓孔，約杯口粗細，預備給看守查人用的。眼由上孔望，燈從下孔射。每入夜間，看守時來探望，通宵不絕。

我們初進監時，小號門竟日不開。我們向二科科長要求開封。科長說：「按照監獄的規矩，每日可以開封二小時，但你們是軍事裁判所寄押在此的，軍裁所來有命令，說你們都是敵人，令嚴加看管，所以我們監獄管理人不收開封。開封的話，待向軍裁

所給之伙食，……
第二天，……一小時，……一小時。大致請示的話，軍政所已核准，不然，……長照舊……間……二小時。此時使字號內只有四間小號室住人，有兩間住的是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生。

監獄中每天早晨六時發洗臉水，九時發開水，十時喝稀粥，儘量喝飽。十一時發第二次開水，午后二時吃乾飯，每人一大碗。所發的水，分量不多，開水多未燒沸，飯色黃而多穀粒，粗糙刺喉，有時且沙粒，肚子餓了的人犯，仍是一樣的吞入腹內。每次吃飯以前，還要發菜一次，通常是南瓜或東瓜三四片，不然就是一箸老而微鹹的葡萄葉子，是用小竹節，盛着的。上面所述的，乃平常狀態的情形。

到監獄不多幾日，每天改食兩餐稀粥，粥稀而多砂粒，只有不加咀嚼，勉強吞入腹內。典獄長向我們演說：……蔣逆介石經濟封鎖武漢，市面上百物昂貴，一角半錢一天的囚金，買不着幾何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並不是本典獄長扣囚糧，希望你門大家務要原諒這種困難情形！……一位難友說：「人犯法，肚子未犯法，坐牢不能不吃飯，我們要的是肚子飽，甚麼貴不貴，困難不困難，我們都不管哩！」話語雖粗，然而實在是不我們牢中人透骨之論。

典獄長有小夥二名，每日專為牢中人購買菜蔬和物什，其情形與漢口公安局相類似，惟價錢更加利害而已，有時一元錢只能得到五角錢的東西，簡直成了五五扣的賤項了！

在漢口公安局拘留所時，一般土豪劣紳及有關係的人，均向典獄長辦事人吃的小廚房包飯。監獄中關於此層，典獄長對公安

局一般，凡有錢的人，均可向小廚房購買可口的飯菜，至於我呢，仍是吃那不要錢的粗糙的黃飯。

家屬親友來監接見，初無一定日期，繼規定為星期一、三、五日。須先到軍事裁判所領得接見或傳見的條子，然後才能到監按條接見或傳見，接見可以會見人，傳見會不見人，只能傳進菜蔬等物品。

照上述情形看來，可知監獄中的生活，是很單純而有規則的。這樣一日一日地過去，人數也一日一日地增多，最後全號達七八十人。

東監拘留人犯，都是軍事犯和政治犯，總而言之，都是所謂反革命。此中最苦的莫過於學生，因學生總是少人顧送的，其他的軍，師，團長，黨部政治部有職位的人，和帶有反革命性質的土豪劣紳，每隔一日，準有人接見，每次接見，準傳進一大批食品。可憐的我，全仗着他們的分惠，在物質方面，減少我不少的痛苦。這是我十分感激的。然而這種分惠的情形，在監獄中是極尋常的，因為在監的人犯，都是同難，相互間異常地親密，既沒有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階級爭鬥，也沒有軍人和民衆的衝突。

六月一號軍事裁判所槍決反革命四名，都是從第一監獄提去的。有一位是黃浦軍校同學會秘書長孫文主義學會中堅份子楊引之，由川赴甯，過漢時在輪船上被捕的。一位是跟隨孫中山多年的老同志盟會會員某君。其他二位我不知悉。那時軍事裁判所所長江浩，就是後來共產軍革命委員會的委員。聰明的國民黨的領袖，將殺人的利刃，交給共產黨，熟視無睹地讓共產黨任意殘殺他們忠實同志，和其他黨派的份子。

在這個時期，我的同志，我的家屬，以及知道我被捕的友人

，或者都以為我沒有活在世上！因為我自從移到第一監獄以後，越發不愛寫信，終日消沉地坐在牢房裏。

六月炎天，正是獄中熱鬧的時期，每間空氣不流通的小號關住六七人。每日午後六時收封之後，蒸籠似的斗室，充滿了熱騰騰的悶氣。室中人多赤條條睡在地上，不住地搖擺蒲扇。可是扇來的風，仍是熱騰騰的。全身的汗不住地流，呼吸異常的短促。我們想盡方法，藉便溺為名，叫看守開門到廁所去，但不到五分鐘；看守又催促進號室。不多一會兒，室中又充滿着一股熱騰騰的悶氣！這樣的日子，我慢慢地渡過今年的夏季。

我寄押東監快滿兩月了！人犯們舊的去，新的來，絡繹不絕。單以使字號而論，前後的人數，至少在二百以上。其中很多在我後來的人，都已提堂開釋，或已判罪執行，惟厚顏的我，仍沉靜地渺無消息，在使字號已取得第一名老犯的資格了！

七月十六號十二時許，忽來簽提訊，被提的除我而外還有三人，都是漢口一封公函送來的。我穿一件短汗袴，匆匆地走出鐵柵門，經過兩次點名看驗的手續，然後由軍事裁判所衛兵加上手拷，帶着同行。在候審室等不多一刻，即行提訊。我此時驚喜交集：固然，四月餘未決的懸案，得着解決的機會，但同時我的命運是禍是福，也憑這一次審訊的情形而判定呀！

法官詢問姓名年齡籍貫之後，即叫我述被捕的情形。其次訊問的與從前報紙上發表的一樣，并添上封閉南京學生聯合會，奪取南京學聯合印信，及著擁護五色國旗毀國民政府三項。我供稱：「南京學聯合會并未封閉，事實俱在，可以調查。奪取印信的話，更不知從何說起！至於印發擁護五色國旗的文字，乃南京學聯合會，并不是學生。」法官又說：「列名告你的有三十餘人，第

一名江蘇省黨部委員長張曙時，第二名漢口特別市黨部委員長看儼，還有……用不着說這許多。你的案情重大，你知不知道？且下去，聽候辦理！」

我回監之後，反覆推測自己的案情：覺得其中任何一條，皆可以置我這位青年學生於死地。即使法官明知此案毫無証據，然而因為聯名控告的共產黨太多之故，恐仍不能不加以死刑。

「咳！死刑！槍斃！要的是命！有的是血！隨你的便罷！」

時局變化的迅速，真出人意料之外！我提訊以後，不到一星期，報紙上漸次地披露了分共的消息：共產黨的領袖鄧演達離開武漢了！唐生智為長沙事件通電反對階級爭鬥了！汪精衛發表容共之意義的論文了！

時局的變化，一步緊似一步，第一齣分共的戲尚未演完，接着就排演第二齣排共的戲：武漢政治委員會發表共產黨為國民黨的陰謀的通電了！兩湖軍人何健等通電痛陳共產黨為禍湘鄂的罪惡了！汪精衛發表錯誤與糾正的論文了！唐生智通電歷數共產黨的罪狀了！……反共的新聞，紛至沓來，好似雨後鮮花之怒放，迎風柳絮之紛飛，痛語快言，琳琅滿紙。此時的我，心花開放，肺葉張裂，脈管內的血球，個個沸騰，我實無力描摹出當時興高采烈的情景！此身此世，在我活着的時候，眼見着賣國的共產黨成了反革命，在事實上証明了我們國家主義者的主張和言論，乃不可移易之至理，這是人生何等的快事啊！就是從此死了，我也瞑目甘心，而況此後還未必死呢！

未完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七四期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十一日

本期目錄

共產黨內閣及其左派新策略

明志

我們對於國民黨第四次全體執監會議的總批評

惠之

國民的特質與國家的運命

王化周

她病了(詩)

黑頭

禁獄七月的回憶(六)

盧瑛

慘不忍聞之魯民瀝血聲(通訊)

每號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歐美香港南洋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加二角六分，凡定閱全年者，請投函本社，郵票代價，以半分者爲限。

通信處

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私書函七番轉朱國翰



共產黨內閥及其左派新策略

明志

一、共產黨內閥的原委

在最近四五月內，所謂整個共產黨竟發生了劇烈的內閥，似乎出人意料之外。而共產黨的一切消息，都絕對秘密，不肯爲外人道，故雖有了內閥，也少外人知道。我們現在從各方面搜得共產黨的祕密文件多種，才發見了共產黨內閥的真憑實證。我們認爲共產黨內閥的意義非常重大，所以特地將他介紹出來。

共產黨內閥的重要意義便是俄派與反俄派的衝突也便是左派與右派的衝突。共產黨原爲俄國人拿錢到中國來組織的。在羅廷未離中國以前，共產黨直接受羅廷的指揮，間接聽受俄國御用之第三國際的指揮，絕對沒有獨立行動的權利，可以說共產黨是純粹的俄派。但共產黨竟還有一部分不能完全擺脫中國人的性質，占在中國人的地位與俄國人的利害也不能同在一階級之上，因此無意有意之間，共產黨逐漸分化出「反俄派」來。加以在全國反共反俄的聲中，客觀的事實也逼着共產黨不得不左右分化。在共產黨中無地位的共產黨員以及在政治上無權力的共產黨員尚可盲目聽受俄國的指揮極力左傾；一經有了地位和權力之後，雖铁的紀律也不能完全限制他。不反俄，不右傾，因爲不如死，此便只有完全失敗徒供犧牲了。我們看了共產黨政治紀律決議案中關於老共產黨員譚平山的決議便可明白：

「譚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會後當任國民政府農政部長，一直對南昌暴動前後的行動更主張完全反對土地革命的政見，其行動更多離開黨而自由行動。最著者如當今年七月武漢國民

黨及政府開始排共之際，曾秘密與鄧演達等聯絡主張取消C.P.而另組織第三黨，並向智識分子同志中作反對中央另組織第三黨之宣傳。同時忽視黨的決議不得中央許可，私向汪精衛請假，在請假呈請書內復大罵農運之棘手。與汪精衛代表陳春圃談話更大罵本黨中央及農運。最後中央政治局決定其赴莫斯科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發展其個人行動。在九江因爲他和賀龍談話之機會，知賀可反張，便在負責同志會議中鼓動不管中央不管黨而自幹。……」

譚平山在共產黨中資格最老，出力最多而「主張取消C.P.另組第三黨，不赴莫斯科去，」可以證明譚平山已由俄派變成反俄派，俄派的C.P.果能取消，譚平山自爲所謂第三黨的首領了。

由俄派變成反俄派在共產黨中尚不只譚平山一人，即前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也確有這種傾向。去年八月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對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中說：

「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指導在最近期內做了很大的政治錯誤。中國共產黨應當同意於國際的指示去發展土地革命。……共產黨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的指示被擯棄，甚至中國中央政治局同意於解決工人的武裝。……共產黨國際多次在秘密的指示上堅決的批評中國中央的指導。共產黨國際當經預先警告過：假使中國中央不糾正自己的錯誤則他當公開的批評。現在中央既然擯棄指令，則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爲自己革命的任務，是應當公開的號召中國黨員起來與中央的機會主義奮鬥。」

這個決議案簡直是俄國對中國共產黨中央一封真地美駁書，公然號召黨員起來倒中央的。結果，共產黨正式中央被去年八

月七日的中央緊急會議完全推翻，而另組中央臨時政治局以代之。即是俄派打倒了反俄派，也就是左派打倒了右派。而反俄派及右派的首領譚平山陳伯秀不得不被開除黨籍。「給同志以更壞更右的影響的張國燾，毛澤東，楊雲安，陸沉這班老共產黨員也不得不被開除執監委員。在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上並有以下的規定以便將共產黨各級黨部由右派手中完全拿到左派手中來。

「最近黨所做的機會主義的錯誤，需要徹底的討論，付在羣衆之中加以審查，並根據之以審查各級黨部的指導機關……改造黨的機關。」

由以上說來，現在中國共產黨左派總算一時戰勝了共產黨右派（即反俄派。）而同時俄國共產黨右派斯大林却將左派杜落斯基等放逐了；於此可見俄國共產黨對付他的本國和中國是採取極端相反的兩種態度：在俄國非極力右傾不能安定政局，休養生息；而在中國非極力左傾不能擾亂社會從中取利。俄國共產黨總算很聰明了，而所謂中國共產黨左派竟完全照着俄國的新策實施起來。中國亂到極地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左派縱不被中國國民殺得個乾乾淨淨，也要被俄國號召共產黨來圍剿了，還是只落得個空被犧牲必與俄在共產黨裏佔有一的會。

二、

中國共產黨一向是採取「掛羊頭賣狗肉」的策略。即是假借國民黨以及種種民衆團體如學生會，工會農民協會，商民協會和婦女協會等暗中宣傳赤化。但自國家主義者揭開這層黑幕以來，一時受愚的人們便漸漸一致不許共產黨掛羊頭賣狗肉，到處見了狗肉便要打。於是共產黨不得不稍稍改變策略，而實行土地革命，農民總暴動。據共產黨新機關報布爾雪維克上所宣布的新策略說

「共產黨努力去組織農民自發的暴動，而且要去領導貧苦農民領導起瀾伏待發的暴動，發動遊擊戰爭，應當鼓勵工人的階級鬥鬥，領導他們到武裝暴動，把他們匯合而成爲總暴動，而獲得儘可能的大範圍內的勝利。」

「……完全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農民代表會議分配於貧農耕種。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田制度。同盟於抗租抗稅，取消一切苛約重科債務。沒收豪紳重利盤剝者的財產，贖回豪紳地土及一切反革命派。……本黨應當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最平民式的性質，無論嚴厲絕無顧惜的殺盡豪紳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遊擊戰爭之中也是如此。」

以上只是新策略的大綱，現在再將共產黨在山東暴動的計劃引來，便是具體的說明。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日

1. 動要學而之意義？**保護土地革命，實現土地革命。**

之區城，陸地廣闊，平原，夏休，陽

● 發展項下有計劃

：使收本處之款項，即上表所列，訂明日

1. 行動：用磚頭的手投擲毀壞村莊勢力。

2. 煽動：爲了擴大範圍及勢力用種種激發方法煽動暴動區域

附近各地（例如在在平鄉村中宣傳某某縣因抗糧抗稅起事，

佔領縣城，打敗官軍，農民一時無從查其真實，將信爲真，更加

我們的中心隊伍之發難，大暴動即暴動了。）

3. 調查：a，暴動區域內駐在軍隊之調查，b，糧食屯聚所之調查，c，大宗銀錢存儲之所在。

7. 破壞：按各當地交通情形破壞鐵道，電報，電話，一併毀壞敵方作戰必經之橋，河流中渡最好深藏，否則須盡行移靠我方河岸。

8. 內應：此種工作之實現，於佔領城和大的鎮店幫助力甚大。而內應最好的工作是放火，在火光中天裏加增了我們的威風，滅滅敵方的氣焰成功可操左券。

.....

怎樣暴動？總之，便是殺人放火。共產主義

，成了殺人放火主義，共產黨成了殺人放火黨。

全國總暴動，便是全國共產黨一齊殺人放火起來

。這種殺人放火的新策略已在廣東江西湖北湖南

江蘇山東等省前前後後實行起來，不知道殺了多少

人，放了多少火。如果我們不甘願共產黨來燒

殺，便應大家即刻起來剷除共產黨。共產黨比土

匪還要利害，我們萬萬不可將他放鬆了呵！

我們對於國民黨 監會議的總批評

國民黨第四次全體執監會議醞釀已久，近則開完畢了。本來此種會議，係屬該黨自殊無注意之必要，不過因該黨以一黨專政爲別，而幸我上又支配十五省區之地盤，則該黨之一舉一動，於此十五省區之全體人民大有關係，因此雖在不值得注意和批評的一黨專制，也不得不特別加以檢討。

國民黨自清共以後，理論和實際都入於彷徨時代，一面力言清共，而無法開闢新路，一面則仍依違於共產黨的理論之內。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軍閥，官僚，及一切投機無恥之徒，又紛紛假借招牌，各謀活動。大好名義之國民黨，被許多不肖黨員將招牌弄壞，黃克強，宋漁父諸先生如有知，當痛哭不置了。

在該黨全體執監會議未開之先，一般人民尚有望其在此大會議之內，將一年來國民黨種種糾紛問題澈底解決者，但是到如今會議總算已開完了，人民所希望的目的達到沒有呢？

此次會議之中，蔣中正，繆斌等委員之提案未嘗沒有幾句可以動人的好聽話，但幾句好話之中同時即夾有許多不通的話，瑕瑜互掩，不能爲諱，此外的各委員則更是委蛇伴食，不知所云。而況說話是說話，實際是實際，全體執監會議席上儘管說得天花亂墜，而實際上兩湖，閩，廣，以及北方諸省，仍是兵燹連天，哭聲震地。第四次全體執監會議的結果，不過是替南滿山旅館多添幾筆店飯賬而已。



，都是十九世紀後民族主義運動一
本體的影響，始與以根本決定的體型。惟因民族主義運動的抬
頭，各國家建國的分子，多以民族為本位，所以有時往往生出民族
與國民的誤解來。實在說起來，組成一國家的國民，由單一民族
結合而成的固然不少；而大多數的國家，則多包有二種以上民族
結合而成的民族結合而成。所以民族和國民，絕對不能混為一談
，有時雖可偶趨一致，然而有時一種民族，常分屬於幾個國
家，有時則一個國家，包有幾個民族，所謂民族，完全以血統及
語言為標準，所謂國民，乃以政治組織為標準，二者決非一物也
。惟無論其構成為單一的或為複合的，既經立在一個集團之下，
受一個政治組織的支配，其同為一國的國民則無異。單一構成的
國家，按照心理學生理學上的定則，凡同一民族的結婚，因為遺
傳上的關係其所生子女，最能繼承先代物質上精神上的遺業積尺
累寸，發揮而光大，其所及於國家及文化發展上的影響，自不待
言；而複合構成國家中異民族的結婚，二者的心理生理上，若多
其同點時，其所生的混血兒，僅遺傳其長所，而消失其短所，因
而所生的新民族，其身體，性格，意志，思想上，都較其父母一
代為佳，蓋其父母的結婚，先有了心理接近的先天條件，所以所
生的子女，得兼有二者的長處，如生氣勃勃的美國，建國不滿百
年，已有形成世界第一富強國家的趨勢，其原因雖有多種，而其
最要者，則在於美國國民的先天優秀性。因為美國的國民，都是
英吉利人，德意志人，法蘭西人，意大利人的混血兒，而這些民
族，人種上既然相同，其類似之點必多，故能產出美國優越的新
民族。反之若缺乏共同性的二民族結婚，其所生的子女，僅遺傳
其短所，故兒童的身體及精神上，皆遠不及其父母一代，如南美

國家的不發，澳洲諸邦的淪亡非洲各國的衰微，皆此類也。如身
如羅馬帝國，當建設之初，希臘盛時的情景，一時頓呈重生再現
之觀，及西紀四七六年以後，許多異種民族，侵入羅馬，不惟到
處難居，且實行離婚，因而羅馬人的心理，漸呈四分五裂的景象
，昔日的榮華，不過僅成了羅馬人遊惰奢侈的資料，昔日政治法
律的才能，不過僅成了內憂外患的導機，文學美術，不過是點綴
歷史的裝飾品，宏大偉麗的建築，不過是人民的墳墓罷了。由以
上所述看來，國家的盛衰興亡，當其國民在搖籃裏的時候，實已
決定其本質，教育不過就其先天的優秀性，加以陶冶，使其充分
發展而成為國家有用的人才，否則國民即有絕好的天質，彷彿樹
木生在砂礫岩石上，一任其自然生長，難望其成為棟樑之材的。
凡是一個國家，都有其國有的傳統與文化，凡是一國的國民，都
有其根本的特質而此等特質，乃是國民心理的表現，即所謂國民
性者是也。國民必先有了這種共同的國民心理，而後國家始能團
結一致，成為一個永久的有機體，國家生存上許多必要的東西，
皆從此產生出來，就外觀上說，如風俗習慣道德法律文學宗教美
術等，就內觀的說，如意志感情理想等，都是國民心理的表現。而
此種精神的表現，在一國民之中，就大體上說，往往常向同一的
方向進展，因此國民的團結，愈趨愈堅，否則國家只不過是一種
羣衆的堆積體，根本上既沒有粘着性，紙糊的老虎，一動便要破
的。所以這種國民心理發現，即國家的興隆，反之國民心理的破
產，即國家的衰亡，二者是有密切的關係。現在用我們的近視眼
光看看世界上的大小國家，那一國國民沒有他們的根本特質，作
他們國家的生命與生機的源泉？先說俄羅斯，茫無邊際的曠野，
充滿着原始神秘和陰沈的森林，晨星似的村寨，散處在森林裏，

原之間，極地的冰雪，太陽直射的酷熱，無一不足以使斯拉夫民族閉戶幽居，沈思默想，因此他們的文學，多半是空想理論的。斯拉夫民族的天性雖然是憂鬱沈著的，可是一方面他們的感受性持久性又極強，一旦激動他們的感情時，每至惡戰苦鬥，百折不撓，因此常有趨於極端的危險。托爾斯泰的世界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抵抗主義，幾何不是幽居默想的結果？列寧的無產帝國，何嘗不是極端性的表現？因為他們有了百折不撓的持久性，所以赤色的俄羅斯，雖遭舉世人的厭惡與排擊，而他們還是行之自若，死中求活，他們的主張，我們雖不敢贊成，然而他們那堅決沈著的國民性，我們却不能不佩服，斯拉夫民族建國的精神，實以此為中堅生命。英國國民，適與俄國人相反，因為內心裏充滿着活動性，故不好家居，而多從事戶外勞動；惟英國是有名的陰氣國家，白日不見光輝的日光，舉目不見美麗的山色，英國人長年在這陰氣沈沈中生活，蛟龍豈是池中物，因此離開祖國，在海外求新天地的心情，便油然而生，後日把持世界商權，保有全球領地，造成海之王國的精神，其造端皆基於此。一方面因為英國人重實用主義，實利主義，所以造成他們政治的天才，為世界議會政治的母邦，同時因為厭惡抽象的純理的呻吟，故造成他們那唯實心理學及經驗哲學，英國的建國，實立腳在活動及實際建設二大基礎上。世界的民族，其特質最為顯著者，莫過於法蘭西民族，快晴的氣候，溫和的氣候，風景如畫的水光山色，法蘭西的人心，浸潤着這種環境，因而產生世界文化史上獨特的文學藝術，英國人重實用，法蘭西人則重思想，理之真處，即不能不重思想，法蘭西人仍不失其尊嚴，虛誠的政治思想，仍不失其尊嚴，虛誠的政治思想，且為世界共和國家的典型

，自不為無因了。總之國民心理，是一種確定不變的東西，數百年數千年之間，因環境影響及遺傳法則的關係，彷彿一條貫通今古的長江大河，在民衆心裏，不斷的向前奔流，有時雖因革命心理、羣衆心理，引起驚濤巨浪，然而一旦風浪平靜下去，依舊恢復原來的狀態，國家好比一株樹木，得了心泉的灌溉，方能開其運動之花，結其文化之果哩。

(二)

國民心理的必要，已如上述，以下進而研究國民心理的發生。古代的人民，或逐水草而居，從事牧畜生活，或據山谷森林而居，從事狩獵生活，此時無所謂集團，更無所謂共同的心理，只不過是許多流浪不定的個人罷了。後來慢慢的進化了，由家族漸而形成小小的部落，於是個人的個別性，漸次減消，集團的共同性逐漸發達，此時便有所謂共同的好惡，共同的防禦，共同的服裝，共同的武器等發生，後來更進而形成國家，住居既有了一定的地點，其自然及人為的影響，自然亦愈形顯著擴大，於是遂有共同的意志，感情，思想，文化宗教等發生。此時的人類，已經不是禽獸為伍草木為家的野人，乃是在國家這個大爐灶裏鍛鍊過的保有定型的熟人了。現在研究國民心理的發生，約可分內的原因與外的原因兩種，內的原因，就是遺傳，外的原因，就是環境的影響和教育的效果。上文已經說過，遺傳不惟能繼承肉體上的特質，且能繼承精神上的特質，最初國民間相互的公同點，至第二代時，其原有的特質，不但能繼續保持，且經過的年代愈久，其共同點亦愈多，共同的程度亦愈顯著，更能積寸累尺，增高纖長，如此子子孫孫，經過數千百年之後，遂形成一種適於環境的特殊國民。環境的影響，關係於國民心理者亦極大，如山地的

國與國不相往來，故非能變的，又因國處在山間，物資缺乏，彼此往往有爭奪排擊的事情，所以山地的國民，多富於羣衆心理革命心理，蘇格蘭瑞士及波蘭人，皆其例也。反之若平地國的國民，交通上既不受若何限制，物質上亦無慮缺乏，故其人民多富於社交性而愛好和平，中國人即其例也。又面海國的國民，因平日多海上的訓練與趣味，故富於旅行冒險的精神，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英吉利人，皆其例也。此外如產物的多貧，影響於住民的勤惰，氣候的寒暖，影響於住民的逸勞，雨水的多少，影響於住民的健康，風景的美惡，影響於住民的思想，皆此類也。以下再說教育的效果，教育是一種國家事業，國家的本體既不相同，各國又各有其固有的位置傳統文化等，則國家對於國民，亦自應斟酌國家的歷史及需要，施以相當的教育。國民性的本質，雖大部分由於遺傳，而遺傳下來的本質，使其充分發達，且使之成有定章以應國家的需要者，則非待教育的力量不可。譬如一樹之木，其生機的本質，固在根本，或種子，上，而使之成爲有用之材者，則全在後天的培養上。否則其先天的遺傳，無論如何優秀，使其根在沙漠岩石或礫石之中，害蟲的侵食，風雨太陽的阻害，疏其修理，停其灌溉，即有絕好的本質，恐怕也是不能成材，終爲底底枯槁。這種特殊的國民本質，不是一個一物形成的東西，也不是天下老鴉一窩黑東西，各國國民有各國國民的特質，各種特質，有各種特質的價值，特質的種類，雖不必相同，而其皆有一種根本特質，促進國家的生機，保持國家的生命，則是一樣的。惟此時常有一個疑問發生，一國有片一國民，一個國民，有一個國民的個性，若強使一國國民化除小我，形成大我，定泰山爲一尊，匯百川成大海，是否有妨於個

體性？這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借利邦（Lippmann）的說明。利邦謂吾人心理的構成，有生物的感情的集合體與環境的變化的五個因素。就中合理的素因，因個人而大有不同，且其時代間的變化，亦甚巨烈；而感情的素因生物的素因及神秘的素因，則不惟個人的變化很少，且統觀民族的歷史，自古至今，幾乎無大差異。更具體的說，基於合理的素因的理想，知識，理性學說等，因教育的不同，各個人皆互有差異，即同一民族間而古今的懸殊亦甚遠；而基於神秘素因的宗教，信念，基於感情素因的羨望，戀愛，慈悲，及基於生物素因的本能衝動等，則無論何人都是一樣，且貫通古今，其變化亦很少，國民性就是由國民心理中抽象出來的共同特質。總之國家是一個有機體，國家的生命，全在其生長變化上，國民就是國家的全動員，一時一刻不可不向前努力；惟不可背着心理的辦那頭不顧腳的勾當，當進者進之，當守者守之，小之不防個性，大之不防統一，而後國家始得其健全發達。

(三)

國民的特質，是一種富於固定性的東西，上文已經說過了。惟所謂固定云者，非永久無變化之謂，國民的心中，雖已流傳着遺傳的特質潮，然因時代的進化及環境的關係，仍不斷的變化改良，決非一成不變的東西，不過其變化的步調，極爲緩慢，譬如地心熱力的消散，數十年數百年之間，不容易指出其前後相差的程度來，故從表面上看起來，彷彿無變化似的，其實國民性之在人心，至達其老衰時期止，無時不在靜默之中，運其不覺不忙的前步。現在若將國民性的性質，分五個階級來說，第一步就是醒睡時期，這時候的國民性，完全是一種無定見無目的的的東西，仿

佛夢遊病患者的夜巡，漂泊旅客的跋涉，絕無一定的目的，遊牧時代的國民，都是如此，所以這時候的國家，不過是失了舵的一隻大船，在湖海波心裏，漂來漂去，是沒有積極的進展的。第二是軟性時期，這時候的國民性，雖已具有一定的形態，然毛羽未豐，受性極爲旺盛，一有所感，立即引起極大的波瀾，所以這時候的國民，完全爲感情所支配，最富於羣衆心理革命心理，許多歷史上的傳統文物制度等，在他們的眼中，都是一些老朽不堪的東西，而在一脚踢翻之列，同時外來的思想，不加思索的便自由引入，所以這時候的國家，完全是思想中毒及黨爭內鬨的時期，中國及波蘭，即其一例也。第三步是中性時期，中性時期，又可名爲壯年時期，這時候的國民，其內心裏雖已充着國民的特質，然而他們的理性，終能戰勝他們的感情，舉凡國家固有文明與外來思想，在他們的心裏，都能得到一個新評價，不急不徐的向前進展，所以這種國家，最能達其繁盛富強的目的，英美及日本皆其例也。日本人雖重保守，然其所保守者，乃屬於基於神秘素因感情素因生物素因的東西，至於合理素因的東西，則發達極速。英國人雖亦重保守，然其保守的程度，則不似法意等國之甚也。第四步是硬性時期，這時期的國民性，流動性極弱，國民的思想，牢牢的固於歷史的牢獄中，對於新環境的順應頗難，有時雖因羣衆心理革命心理的刺激，捲起一天風雨，然不久風平浪靜下去，又復恢復原來的狀態，法蘭西意大利等國，可以算是適切的好例。法蘭西在專制政治之下，已有數千年的歷史，路易十四「朕即國家」的豪語，未聞法人有若何不平。及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槍聲一役，殺機一開，遂一發而不可遏，殺人放火恣淫屠戮，於是世界之光的巴黎，一時頓化爲修羅場，造成所謂恐怖

時代(The Reign of Terror)又發表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大唱其自由平等主義，可謂盛矣，曾幾何時而拿破崙稱帝後，又奉向其誓志効忠大呼拿破崙萬歲，由此便可推知法蘭西人的心理了。意大利亦然當法西斯黨發動之初，一時頗呈革命氣象，意大利人一個個都彷彿吃了興奮劑一般，及莫梭里尼進軍羅馬後，先聲明忠於皇室，次聲明反對共產，墨索利尼現的革命心理，不過獲得莫梭里尼的獨裁政治，這都是因爲法意兩國人的心理，已達硬化期的原故。第五步是衰老期，這一期的國民性，已完全失却活動性，冰涼寒冷，成了一個無生命的東西，所以這一期的國民，對於新環境的順應，已完全不可能，因而因時代的推移及地位的變換，往往歸於滅亡，歷史上像這種例子很多，其最爲明顯的就是埃及。當四千餘年前，在大地充滿着暗黑的古昔，尼羅河畔，已放出文化的曙光，然其文化，多非現世的，消極的，悲觀的，厭世的，以爲人類真正的快樂在將來，故其文化，亦皆爲將來打算，氣象森嚴的金字塔，風雨不磨的獅身女青石像，千古永存的木乃伊，死之隱憂的「死者之文字」，(The Book of the Dead)皆足以證明埃及人的心中，已充滿了死，故終至演成亡國的慘劇，印度的遭遇，與埃及亦同。此外如希臘人，羅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中世以後，雖有無數遷入埃及，希臘埃及的新環境，已不容彼等施其影響，反之反受埃及的埃及同化，所以埃及地方，不啻這些外來人的墳墓。

(四)

以上已將國民特質的各方面及羣衆心理的關係，次第說明，以下當進而說明我們中國。我們民族上說，中國雖是五族結合而成的，但實質上，實爲一民族，其體質與心理，實有用心

的日本東洋史家，雖極力鼓吹中國民族分立之說，挑撥中國人的感情；然而他們的目的，是在吞併滿蒙，蓋中國民族不分立，則日本的吞併目的不易達到，所以他們用一種殺人不見血的方法，從中挑撥，倘滿蒙民族，不分青紅皂白的爲他們這種愚說所動，要求獨立時，那時日本便不慌不忙的，用吞併朝鮮的方法，垂手而得滿蒙，這是日人心裏不可對人言的隱衷。可是日本人無論怎樣苦心經營，終難一手掩蓋中國歷史上事實，中國有四千餘年的歷史，即在漢族與其他民族未統一混合之前，春秋時代，已與他族通婚姻，諸侯娶戎狄之女或以漢女妻之的事實，歷史上不少見之。漢時與匈奴通婚的事情尤多，唐太宗亦曾以公主嫁西域，此外私人的往還，近代公然的許婚，更不知有多少，因此漢滿蒙西藏這些名詞，雖至今尚在保留，而實際上中國的民族，已經不是純粹的民族，乃是漢滿蒙西藏的混血兒了。又加散居在各地的回教民族，吾人只認識他們是中國人，而不知道他們是漢罕默德信徒；人種上並無何等差別待遇。滿清入關，其軍隊根本編制的旗中，有所謂滿州旗，漢軍旗，蒙古旗，此外回教民族，亦有許多編入軍隊之中，可知中國人協調的精神是到處皆然的。再就社會組織上說，世界各國，差不多都有階級組織，各階級的界限極嚴，權利不同，貧富各異，因此我們讀外國史的時候，常令人有「外國史大部分爲貴族平民武士奴隸間的爭鬥史」的感想。中國自古階級的觀念極薄弱，所以很少嚴格的階級存在。周朝的封建制度，天子之下，雖有公侯伯子男及公卿大夫士的區別；然此不過是代表個人才能及職務的一種名詞；並不是龍生龍鳳生鳳像其他各國階級子孫承歷代世襲，此事就歷代科舉制度觀之，亦足以證明之。中國的科舉，率以賢能才藝爲標準，苟有才能，雖

布衣亦可以起家，六朝時一時雖重門閥，但唐朝以後，此風又漸衰，無論何人，皆有受教育的權利，同樣亦皆有應考試的機會，實際上除掉廣東的客家，蘇杭的船戶及剃頭修腳俳優皂隸外，人種上並無何等差別，民國以後，自然連這些不合理的差別，也無形取消了。漢滿蒙回藏既同是黃色人種，其共同點很多，且有上述的婚姻歷史，按照第一節所述心理學生理學上的空則，現在的中國國民，當然是一種優秀的民族，而這種新民族，乃是漢滿蒙回藏五位一體的統一民族，由這種統一的新民族建設新統一的中華民國，根本上是很堅固的其次再就環境方面說，中國面積之大，占亞洲大陸四分之三，人口四萬萬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這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位置在熱帶寒帶之間，可以調和寒暑之差，地勢兼山地平地海洋之長，可以補濟一方之短，東西的交通便利，有長江大河，南北的交通，有運河鐵路，即令人事方面，力有未盡，然而我們有廣大的土地，可供開闢，有無限的礦產，可供採掘，風景之美，到處是安樂園土，物產之饒可不愁饑貧，生活在這塊樂土上的人民數千年，自然的影響，人爲的努力，其結果產生中國優美的文化。文化方面，中國有統一的語言文字，諸此各民族間的語言文字已漸就混化統一，服裝方面，亦已漸趨一致。此外又有同一的信仰，有同一的性癖，有同一的意志理想，有同一的道德觀念，強國條件無一不備，所惜者只是年來戰爭不已，被盡小百姓們的膏血，供新舊軍閥們放大砲，國民的心中，空氣有壓迫欲試的精神，而無實際發展的機會，這是我們大感不安的。不過這件事情，也用不到悲觀氣短，只要國民的精神不死，區區的幾個軍閥，不難使之壽終正寢。同胞呀努力罷，中國不是老大的國，中國的年齡，才是二十歲的軟性時期，無限的發展，全在從

她病了！

果類

再！

她的精神是多麼委頓！

她的形骸是多麼頹唐？

我們如何去鼓舞她的朝氣！

我們如何去喚醒她的青春？

那浩浩長江之波，不是還敲着牠那不停的血輪麼？

那皎皎天山之月，不是遙映着她那美麗的星眸麼！

來——孩子們！

我們繞着她高歌

我們繞着她歡躍？

我們飲她以芳醇之酒，

我們慰她以玫瑰之唇！

我們要切實地從死神的懷抱裏，

送她到綠茵如夢的樂園中去！

一七、二六、三六

繫獄七月的回憶(六)



獄，變了！監獄中每天都有人開釋！與開同一獄的，方某，王某，均先後開釋了！甚至許多姓張的，姓

在這個大批開釋舊人期內，獄中空出了不少的榻位，好似讓出來給勢力過甚的共黨同志們休息用的。毫不客氣的共黨同志，源源而來了！我這位被共黨認為反革命派的，與自認為很革命的共黨住在一起。因為此刻的共黨，也成了反革命派了！他們在獄中常常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大致是八月十號罷！與我同一公函送來的黃浦軍校學生萬某提堂開釋。他第二天來監接見，聲稱法官當堂對他說：「與你一封公函送來的盧瑛，你知道麼？告他的人很多！說他是國家主義派中堅份子，至少他是國家主義派，毫無疑義。」萬某說：「他是東南大學學生，東南大學是國家主義的學校，凡是該校的學生，都有這種嫌疑，他不過是嫌疑罷了！并且告他的人，完全是C. P. 份子，這是要請法官注意的！」法官說：「他的案子已由本所轉決了！判得很輕！既是如此，你與他說，他可趕快找妥實保人，并登報申明退出國家主義派。那末，我可依照緩刑條例緩他的刑。」萬某對我講完之後，懇切地說：「此地你有甚麼親戚朋友麼？你將地點告訴我，我可代你送信去。」他臨別時，又叮囑我說：「你，登報申明時，須說你并非國家主義派，如說是退出，那就是不打自招了！」萬某對我這番盛意，我真銘感五中，可是我還是只有平心靜氣地坐牢！按照緩刑條例，要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才可減刑，要多也不過一二年的刑期罷了！

在東亞關於熊貓的見聞

黨代表于某與蔣代表十餘人赴漢。其產黨實屬工會專員與黨獨佔之主張，對此尙未勝黨之國民黨員于某，誣爲蔣介石派是奉漢之奸細，不由分說，細送湖北全省總工會。提堂審訊，打得血肉橫飛。其時武漢政府已有明令禁止民衆團體隨意鎗決人民，還未被鎗決，移來軍事裁判所，押東監使字號。于某將板花給我們看，兩腿上的疤痕，尙寬有三寸許。

(二)湖南寶慶縣漆匠某，由上海搭輪來漢。當輪經黃梅縣時，漆匠指問一人說：「這是黃梅縣麼？」其人反詰他說：『你從那裏來的？你問黃梅做甚？』漆匠說：『我從上海來的我不過問一問罷了。』及達輪抵漢口碼頭時，那人遂將漆匠押交公安局，說他是南京方面派來的偵探，繼移軍事裁判所辦理。

(三) 北京大學女生某，年輕而有姿色。共產黨某見而垂涎，向她求婚，她嚴詞拒絕。某因羞成怒，誣某女生爲張作霖派來武裝工作之偵探，經軍事裁判所提訊開釋。不意出外以後，某又向她求婚，她又拒絕。某再將她押交軍事裁判所，聲稱她在外面，仍與張作霖做偵探，刺探消息，遂判處徒刑一年，囚禁女監。監中人看見過她的很多，都說梳的是兩個把把頭哩！事實監中人亦多知之。

(四)東南大學分設上海商科大學學生潘某，乃石青陽未婚女婿，由滬搭輪回川，很平安地經過了漢口，但不幸到宜昌時，被人拘捕着，說他是嚮石青陽的意旨回川工作的，由宜昌押解到武昌軍事裁判所辦理，其實石青陽是西山會議派與他又有甚麼關係呢？

(五)武漢中央軍政學校黃埔第五期砲科學生王某，家住漢口，乃夏斗寅的內弟。當夏斗寅變變武漢時王某請假回家。夏退却

王其德一經解學看見了上面即呼警捕交備設的廳將該匪王其德等五名解送警署。該匪等被拘押。當值王時，周某亦連帶被拘，身邊鈔洋數百元被計將該員會沒收而去，移送軍事裁判所時，亦未將該款退還周某。

(六)黃浦軍校學生，國民黨員某，充任湖北黃岡縣農民自衛軍大隊長。自衛軍有槍三百餘支，頗具實力。工農運動，共黨無論如何是要設法把持的，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當某隊長有一身國事赴漢時，遂被共黨指為屠殺民衆的反動份子，緝送衛戍司令部，繼移軍事裁判所。於是黃岡縣的農民自衛軍又在共黨掌握中了！

(七)北伐軍攻下武漢以後，在武昌設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蔣介石由廣東調來黃埔第五期政治隊砲兵隊駐武漢鎮懾。倒蔣運動開幕，共黨對此部份學生施用非常壓迫手段。凡未加入C P的學生，皆派有C P學生終日跟隨，時刻窺探行蹤和論調。言語偶一不慎，隨即記錄簿上，報告軍校委員惲代英等，立刻加以逮捕，解送衛戍司令部，旋由衛戍司令部移送軍事裁判所辦理。有貴州籍學生八九人，被控爲「宣傳不應打倒蔣介石，組織反革命團體，擾亂後方，圖殺民衆。」有四川籍學生某，被控爲「欲刺殺某教員」以刺刀一柄爲證。有四川籍學生陳某，被控爲「表面革命，心裏不革命。」都是毫無證據，莫須有之詞。有四籍學生廖某，黃埔學生某與他寄來一信，內有反動語句，遂被認爲勾結反動份子。諸如此類的情形，被捕下獄的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生，前後一共不下百數十人。他們在衛戍司令部眼見着每天都在銷斃人，一個個戰胆心驚。他們說：「二位第三期的同學，因爲收到一封約他到江浙方面去担任工作的信簡銷斃，他還未回信表

玩笑，但還是惡心弔胆地記着吹洋號打洋鼓的事體。其實誰要問他做這樣的事體呢？（未完）

慘不忍聞之舊民瀝血聲（通信）

主筆先生大鑒，鄙人贅僑，對於時事尤多茫然，自訂閱新報以來，已閱三載，始知國家正義之所在，中外大勢之危機，痛我中華國基危如累卵，民心渙比散沙，四萬萬睡獅，醒者不及三五，猶未至普偏程度，無共同之信仰，以維繫國本，故中華民國之政權，遂為一般傑點者所竊弄。教育事業，腐化灰頹，而不知刷新，國家武備，供軍閥內訌之工具，國防廢弛，財源涸竭，且為國賊強權所榨取，不能用於政治建設之途，以致濟全民生命。甚至國權任人斷送，疆域任人割賣，膏血任人吸吞，生靈任人屠戮，蒼天蒼天，天下甯如此貪睡之民族乎！鄙人魯籍餘生，慘遭災害，爰述吾省之腐敗現象，使國人知所警惕。

吾國既稱民主國，當以民治為正軌，而吾省人民以前此受專制之毒最深，其心理中只存守舊，服從，盲目及依賴，苟安，奴隸之劣根性。不知共和制度之價值與意義，民意壓抑，民權旁落，惟一般軍閥政客官僚濫紳地痞土匪流氓結合而處之惡勢力與彼輩造成之惡影響，極端膨脹，全省人民，知有惡權而不知有公理，知惡權壓伏而不知反抗，知棲息於現狀之下而不知刷新。溯自乙丑年張勳督魯以來，即縱兵殃民，惟其野心是逞。政令省為十道以假借其私人，以林憲祖為省長，杜尙為財政廳長，王壽彭等為教育廳長，白崇卿等為道尹，曹宗瀚等為縣知事。有惡權無公理之民，原不識兵匪之別，總以多多招撫為天職。蓋第一條路，招一頭看為兩頭，以此為合之來，何有克敵制勝，

陣易潰，潰則仍舊為匪。其所提拔之軍長，亦多係土匪出身，如孫百萬，馬文龍，王自修，岳國棟，王得勝，紀紹昌等。馬文龍刻已伏誅，王得勝，岳國棟等仍當土匪。前年王得勝嘯聚數千人，架劫搶殺，禍及數縣之廣，當局之天威既失而魯省之大批土匪因之以蔓延。張宗昌蒞任之初，即發行軍用票八百萬元，後以討赤名義，又繼續發行四千萬元，省銀行票為八千萬元，魯軍到處持票購物，價值數百銅子，即付以五元或十元一張之軍用票，除物價外，餘下令找現錢，是以省垣商業停頓，即賣飯者均不可見，其軍隊之擾民較土匪尤甚可知已。至其縱吏殘民，亦較其他軍閥為甚，而魯民之受其慘政者竟安之若素，殆禮讓之遺風歟？此其縱兵縱匪縱吏殘民之一般也。自當局槍斃高等廳長張志後，收光顧即見風轉舵，辭職而去，張宗昌遂另委潘某為高等廳長而潘省最高法庭遂為當局之工具，司法獨立之精神斯喪無餘。此其破壞司法獨立之一般也。自當局槍斃青島報館主筆胡某，而全省言論界無一敢發一言為胡某鳴不平，作真理之保障，反阿諛當局，諛媚要津，於政治則曰張督辦勵精圖治，於軍事則曰魯軍節節勝利，稍有微詞，則遭捕隨之槍斃立至，此其摧殘言論自由之一般也。自當局任用前清某狀元潘某為財政廳長，全省教育日趨腐敗黑暗之途，強迫各城區各學校廢經，以實行復古，而今日科學文明掃地盡矣。此其腐化教育之一般也。張宗昌橫征暴斂，日事搜括，將人民所有現金集中省庫，力迫全省人民使用省銀行票，與不兌現之軍用票，國之得省百物昂貴，人民生活程度日以增高，此其運用惡劣之政治手段破壞財政系統以摧殘民生之一般也。

以上種種劣跡之一般，其他種種殘民之舉不勝枚述，然物極必反，民不聊生，張宗昌之政於作惡為甚，無所顧忌者，魯民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七五期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十八日

本期目錄

新革命黨產生中之兩個歧路

國民黨人聽者

譚載季陶所謂教育的建設

一九二七年國際政治之總決算

愛爾蘭國家主義運動的經濟時期

繁獄七月的回憶(七)

凡民

老秋

黑頭

介石

叔耘

盧瑛

每號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歐美香港南洋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加二角六分，凡定閱全年者，請投函本社，郵票代價，以半分為限。

通信處

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私書面七番轉朱國翰



新革命黨產生中之兩個歧路

凡民

中國政象至此，非革命不足以解救國家之危亡，已成為一般人之公論，十餘年來孫中山先生崎嶇嶺表，百折而不屈，論者雖未能盡滿意於其措施，然對於他的根本精神猶加以同情者，因中山能認革命之需要故也。但革命事業之發動不能普遍的望之於全民衆，必須有政黨以爲之先驅，無革命黨而能成功之革命，歷史上先例甚少。國民黨在某種意義上雖不失爲政黨之一種，但爲平時雍容揖讓之政黨尚可，欲以之担當過渡時代駭風巨浪之衝，則深苦不足。一部分人士明白這種道理，預先料到國民黨之不足以解決國事，因是遂有新黨之預備。兩三年來國家主義團體之風起雲湧於全國，即此新黨組織之一種預備工夫而已。當時一般民衆，對於中國革命問題未加以深切認識者，猶不知舊黨之業已腐化，新黨產生之需要，故對於國民革命猶存若大之希望，對於國家主義團體，不免懷疑。但事實上逐漸證明，國民黨自北伐成功以後，種種措施，大背人情。始則因容共而惡化，繼則清共以後，又因吸收官僚政客而腐化。本報對於該黨種種現象業已痛加攻擊。在本報同人之意並非幸災樂禍，對此碩果僅存之政黨欲根本芟去之而後已，祇以該黨行爲業已日趨反動，與軍閥站於一鼻孔出氣之地位，甚至種種政績，較舊軍閥猶有不如，然猶自稱革命黨，妄謂革命業已成功，阻碍中國民衆革新之機，所以非加以指摘不可耳。但指摘不過消極的作用，吾人尙自有其積極之主張，亦不能不趁此時機提出與國人一商榷也。

舊革命黨之腐化與新革命黨之產生，一般民衆對此

似乎也都有點覺悟，但猶有兩種謬誤的思想不可不糾正。第一，人以爲共產黨即應運而生之新黨，欲圖從新革命，非廢舊C.P.不可。此種謬見，實可謂吃苦到頭，至死不悟。試問共產黨所主張之階級革命，在中國有無真實的背景，中國今日在列強勢力壓迫之下，全國民衆團結一致對外，力爭國家之獨立與自由，尙恐力有所不及，而共產黨專在國內挑動貧富間階級之鬥爭。究竟中國大多數農民又何嘗是無產階級？又何嘗樂意革命？且到全國經濟組織破壞殆盡之際，富者固不能生存，貧民又何嘗不同歸於盡，坐待列強經濟勢力之長驅直入而宰割之。故希望共產黨以繼續革命者，其結果不過如此，有何樂觀可言？這是一種錯誤的見解，還有另一種是希望國民黨有一種新的組合出現的。國民黨果然有新的覺悟，能有一部分忠實黨員起來組織新國民黨，我們也很願意樂觀其成，但事實上決難辦到何也。國民黨欲想刷新，則不能不有待於兩個先決條件，一個是有真實的領袖人才，一個是有確定的黨義，但這兩個條件在今日的國民黨都是難辦到的。國民黨今日之知名領袖不過蔣胡汪馮諸人，此諸人之思想言動不足以創造新生命，已爲人所共知，此外新進黨員中微論不聞有可造就之人才，即使有之，而因歷史上資格之積壓，也決難於此老大黨中伸出頭來，此一難也。欲在國民黨之地位謀革新，則不能不承認孫中山，則不能不承認三民主義，中山平生言論之自相矛盾，三民主義之內容混雜不清，使新創者無從着手。縱使強爲分別真偽，結果此一非，彼一非，亦不過替黨中又增加一新派而益滋其糾紛而已，況當民衆厭惡國黨已極之時，欲假其名義以爲號召，亦屬南轅北轍，此二難也。

感舊黨之腐化而思造新黨者，對此二歧路不可不預先省思。

國民黨人聽者！

老秋

如果你們不與共產黨妥協，而能真正打倒新軍閥，如果你們不容共反共，出爾反爾，而能真正預防共產黨放火，那嗎，我們國家主義者在社會上千辛萬苦與軍閥為難，與共產黨作戰，算是多餘的事，大可以不必要！

但是事實告訴我們，你們愈高唱「打倒軍閥」，而你們統轄下的新軍閥一天比一天專橫；你們愈主張「清黨反共」，而在你們統轄下的共產黨殺人放火一天比一天利害。這實足以表現你們之無能力！

你們無能力，照道理或顧念國家前途，便該當讓別人去努力；雖不願意幫助別人，總不應該干涉別人！但是你們為要你們「一黨專政」的臭架子，非國民黨人而敢在黨治下活動者，你們是要驅逐，捉拿，監禁，槍斃，以及種種的防害和取消其自由的！

試舉幾件事實來說：（一）前一月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安慶部的許多同志見着駐軍在當地苛捐橫行，發出傳單，約集市民來反抗這種暴政。你們國民黨的安慶黨部便函請駐軍圍了城門，逼街逼巷的捉拿國家主義者；并且張貼標語，寫些甚麼「嚴防國家主義派暴動！」「不要放走了國家主義派！」「活捉國家主義者！」等口號。并且你們黨部派人嚴行檢查信件，——一旦認為有國家主義派嫌疑的人，雖是家信或賀年明信片都一併扣留。這種無理取鬧，扣留了別人信件，還要通知別人說「你沒有通信的自由權了！」（二）蕪湖的某中學校長平素不贊成共產黨腐敗青年而一向加以取締，你們國民黨黨部便硬說他是國家主義者，雖是老成能辦學，為地方所信仰，也非把他趕走不可！（三）浙江海門一個辦事員寫了

「除國賊，抗強權」幾個字，海門縣黨部便說他是國家主義派，罪大惡極，立刻捉去監禁，還要組織特別法庭審判！這真所謂做得像煞有介事！其他許多許多至少有七八十處都是對於國家主義者加以無理的壓迫，比壓迫共產黨還要利害！

呼！你們國民黨人這種大驚小怪，擺臭架子，四面樹敵，我們不知你們究竟怎樣想的。如果你們以為這樣威嚇一下，便把國家主義這一黨人嚇倒了，閑散了，那你們便簡直是在做夢！

國民黨人聽者！你們既那樣的無能力去取消萬惡的軍治，預防殺人放火的共黨；而又這樣的無聊去妨害國家主義這一黨人在社會上做工作；你們只知道擺臭架子，你們必定快有「悔之晚矣」的一日！

謹防着！時候已經快到了，末日審判已經快降臨在你們頭上了，少留點餘地讓後人去追思罷。

評戴季陶所謂教育的建設

黑頭

最近國民黨的四次中央執委會全體會議，醞釀了多久的時候，籌備了個把月，結果開了四天的會；蔣介石等發表了幾篇文章；在事實上承認了分治合作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參看二月十三日新聞報專電戴季陶的談話）最後乃由戴季陶草了一篇全會的宣言；這算是這次會議的總成績。

這篇宣言，在形式上本來是經過全會通過的，但細按內容，却完全是戴季陶個人最近的感想。個人的感想，可以假借全體會議的名義像煞有介事的公表之，這只有在國民黨裏面可以鬧這種把戲，在國家主義共產主義的黨裏面是絕不會有的。即此一端，可以看見國民黨內的文士生活是何等的有趣！同時也可以感到他

何等的無聊！

國民黨內的武人要發表文字，照例是由文士捉刀，在文士的文章裏面所寫的，並沒有和武人的腦筋發生過關係，所以結果武人的行動自行動，而用武人名義所發表文士的文章自文章；即平日用國民黨全體名義發表的文件，也照例是由這一類的文士包辦，各方的實力派對於這類文件的內容是素不過問的，他們寫成時下的白話也好，寫成南社派的酸調子也好，並且無論說些什麼，於實力派總是毫不相干，他們決不會在這種地方爭論。我想，假如戴季陶也稍稍感到這類舉動之無謂，他回想這次由香港跑回南京寫了這篇毫不會生反響的洋洋大文，總不免對着鏡子裏面的自己會有一種說不出的苦笑吧！

雖然如此，我仍願就戴季陶所謂教育的建設說幾句話，不過我要首先聲明，我這裏是批評戴季陶個人對於教育的感想，決不是批評國民黨什麼執委會全體會議的宣言，因為我是在根本上就不承認國民黨有所謂「全體」的。

戴季陶在這一段文章裏，深致慨歎於青年之誤入歧途，而把這種引青年入歧途的罪名完全歸於共產黨，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其實講起來，真正把青年引入歧途的，便是你們的先總理；等到青年入了歧途以後，又從而屠殺之，便是你們先總理的忠實信徒。當十三年容共以前，你們的先總理已感到國民黨內盡是一班老朽分子，絕對失了革命的可能性，於是才有藉容共以吸收青年分子的主張。果然，自多數青年加入國民黨以後，國民黨從前沒有組織，後來居然有了組織，從前沒有辦法，後來居然有了辦法；從前兵力不能超過韶關一步，後來居然打到了長江流域。我們試想，假如沒有多數青年在長江一帶與軍閥拚命，像戴季陶這

種人，除掉生病與跳水（戴季陶自己說是跳水）以外，還有什麼機會可以仰首伸眉草這種一文不值的宣言？還有什麼機會可以高枕饒的竹榻到歐洲去遊瑞士？然而戴季陶却說：

政治運動及社會運動，乃關係人民實際生活國家實際利害之問題，參與此種運動者，必須有實際利害之認識與正確知識之判斷，未成年之青年男女，身體精神之發育未完全，基本之知識經驗未具備，即個人之私生活尚不能離成年者之保護而獨立，何況國家社會之大事，乃放任未成年者自由行動，是不特將民族可愛可寶之未來生命，付之無代價之犧牲，亦真是以國家社會全體之生命，作兒戲之試驗品也。

我很奇怪戴季陶式的臉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鑄成的？自己不能革命，別人革命成了功，自己來坐享其成，還要罵別人沒有知識；把別人殺了，還要在別人掉了腦袋的頸子上去摩一摩，問他痛不痛，發出一種婆婆媽媽的歎聲！甚至於像吳稚暉一樣，還要說被逮捕的共產黨人怕死是可恥！哼！嚴格的說起來，今日國民黨屠殺青年的這一幕，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戴季陶這班人的罪惡是浮於陳華，楊虎，李濟，胡宗鐸的。你們以為國民的眼睛都瞎了嗎？試問：

十幾年來主持全國最高學府造成中國共產黨的策源地的是什麼人？試問：

引誘工人，青年出洋作工求學，結果置之不理，害得他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不得已而跑到莫斯科去做共產黨的是些什麼人？試問：

今日藉着國民政府為護符，暗中提倡無政府主義，為青年們製造第二座墳墓的是些什麼人？試問：

身為大學校長，對於現代學術思想井門徑毫談不上，連七覺八覺一道白光的僧口亂說，又是什麼人？

然而戴季陶却說救濟青年之術，

「首在保障教育之獨立，充實教育之內容，防止青年之惡化腐化，普及國民教育，提高民衆知識……」

戴季陶！可以休矣罷！你們國民黨的學校，不是正在提倡黨化教育嗎？還談什麼教育獨立呢？不是正在做禮拜，拜偶像，教一班青年做代總理立言的三民五權的新八股嗎？還談什麼知識呢？

戴季陶對於女子教育的意見，尤其是狹隘而開倒車，他說：「培養博大慈祥之健全的母性，實為救國保民之要圖，優生顯種之基礎。」

照這樣說法，好像女子除了生兒子，做母親以外，簡直是一無所長。如果這種教育意見果爲國民黨所採用，從前國民黨關於婦女運動的種種決議案，便完全變了一張白紙，女青年們，你們還敢相信國民黨人果有提倡女權的誠意嗎？

總而言之，戴季陶近來的思想，實在腐舊已極，他現在雖然還決定要到歐洲去看一下，但像他這種思想太胡塗的人，愈到外邊去看只有愈看愈頑固的。青年們如果對這種人還存什麼希望，甚至於還跟着他所指定的什麼『青年之路』去亂跑，那簡直是愚不可及了。

一九二七年國際政治之總決算

介石

(一) 國際政治

一九二七年國際政治上之重要問題，即（1）縮減軍備問題

(一) 總論：(二) 分論：(三) 結論：(四) 附錄：(五) 索引：

(1) 海軍不備問題。去年，華盛頓會議之後，美國海上之海軍，包含主力艦與補助艦兩項。他如日本海軍，於去年四月，僅以主力艦為限，遂以擴張。至去年二月才與美國海軍相等。法意日四國政府，會議，則會議於四月內，於海軍問題未開。意蓋蘭並五國之補助艦，亦加以限制也。其結果如下。

美大統領特約顧問文士本路，「各國之經濟政策」一書，論及自歐戰之際，而為籌起戰爭之準備。美政府之政策，實為縮減軍備，自來對於縮減軍備之國際勢力，未曾不再三鼓吹，自一九二三年華盛頓縮減軍備條約告成，軍隊去剩無不少。然歐戰軍閥，尚能繼續此旨以完成縮減軍備之責，此實美人一九二二年以來最大願也。

英人爲力圖縮減軍備之實現，故於千九百二十五年十二月，由國際聯盟發起之縮減軍備準備委員會，亦派代表參加，惟對於準備委員會各國之意見，不無出入。當時各國代表，主張各國之陸，海，空，三種軍備，皆當制限，美國以爲若將陸，海，空，全部制限，今日恐非其時，故今日討論，不妨將陸軍及航空除外，僅將海軍制限，加以討論。

美國對於海軍制限，仍據華盛頓公約之精神。惟將海軍公約中所不規定之戰艦，亦復予以限制。對於英，美，日，三國，一切戰艦，仍照五，五，三比例之限制。（即英美各軍支日本只得造三支是也）至於法，意，俄，德，當可斟酌情形，酌量限制。美國為最強者，法，意，日，三國，當可酌量限制。日內瓦討論，先將限制海軍公約，再討論限制空軍公約。

國國回答，(1)英國，「英國皇帝陛下之政府，對於美國招請參加海軍會議之事，謹以其熱誠的同情，表示接收。惟是英國以特殊的地理，關於各地之交通距離，與糧食之供給，對於他國之特殊要求，不得不加以考慮。究竟對於其他戰艦，是否仍採用華盛頓公約之精神，不得不慎重其事。總之，英國皇帝陛下之政府，對於美國招請，仍表示誠意接收，並努力望其成功。」

(2)法國，「法國政府，對於美國政府之努力世界和平，特表敬意。惟對於此次會議，認為應加下列條件，討論，始為適當。即(1)縮減軍備，為國際聯盟之重大任務，況聯盟對此問題，業已日有進步。若復將縮減軍備問題，移諸國際聯盟以外之會議討論，則於國際聯盟之威信，毋乃有損。(2)限制補助艦問題，而將有關係之小國除外，則於國際聯盟內各國平等之原則，未免違背。(3)法國自來對於縮減軍備一事，主張將陸，海，空，三種，一律制限。即對於制限海軍，亦主張只限制海軍總噸數，至於對於各種種類，以為應讓各國自由。」

(3)意國，「意國對於人類安寧，及世界和平之努力，而不取害人後。故前則參加華盛頓會議，及近五年中，亦與歐洲各國，締結親善或仲裁條約不少。意國之新艦建造費，手額不過一千三百萬元，並無大規模之建艦計劃。又意國對於縮減軍備一事，以為應將陸，海，空，三者，並為一談。若只將海軍縮小，則殊無甚意義。且就世界交通而論，如蘇彝士運河也，直布羅陀海峽也；而而士也，皆為萬國共同航行。而意大利國境，實當諸河流之門戶。使意國今日再將貧弱無力之海軍，一並裁去。設使有大規模海軍之國，一旦窺伺地中海，則意大利其將何以防禦。為是之故，對於美國之提議，不能接收，實屬抱歉之至。」

(4)日本「日本政府對於美國政府提議縮減軍備之建議，全副意。對於美國之招請，尤表熱烈歡迎。惟有聲明者二事。一，此事關係重大，則日本全權代表，不可不自東京派遺。由東京至日內瓦，當日較長。望將會議期，改至六月一日以後。第二，對於軍艦限制之比例，若非固定不動之案，尤為歡迎。」美國既得四國回答後，遂召集英，日，兩國代表。以六月二十四日，開會於瑞士日內瓦，美國代表為基布孫公使基雅士少將。英國代表為海軍總長不里其等，塞西爾氏，史可費爾得中將。日本為石井大使，齋藤實。開第一次會時，三國代表各提議案。

美國案，(一)定義。(甲)巡洋艦，為水上軍艦。排水量標準，以三千噸以上，一萬噸以下為限，口徑不得裝置八生丁以上之大砲。(乙)驅逐艦，亦為水上軍艦。排水量以六百噸以上，三千噸以下為限，速力以十七節為限。(丙)潛水艦，為水下軍艦。

(二)各種艦齡如左，(1)巡洋艦，二十年(2)驅逐艦十五年至十七年，(3)潛水艦，十二年至十三年。

(三)各種艦之噸數總制限。(甲)巡洋艦，美國二十五萬噸至三十萬噸，英國全上，日本十五萬至十萬噸。(2)驅逐艦，美國二十萬噸至二十五萬噸，英國全上，日本十二萬至十五萬噸。(丙)潛水艦，美國六萬噸至九萬噸，英國全上，日本三萬六千噸至五萬四千噸。

(四)(甲)各種艦齡之巡洋艦，驅逐艦，不得超過下列之噸數。美國五十五萬噸，英國全上，日本三十三萬噸，(乙)艦齡二十年以下(自完工時起算)之巡洋艦，合計噸數。美國三十萬噸，英國全上，日本十八萬噸。(丙)艦齡十五年以下(自完工時起算)之驅逐艦，合計噸數。美國二十五萬噸英國全上，日本十五萬噸。

各國代表，(一)雖有建議，擬約定二十年者，終其為二十六

年。然經討論後，所定主力艦建造表，有提議者云。

(二)其他艦船之左。(甲)裝置八生丁大砲之巡洋艦，定為二

十噸年。(乙)驅逐艦二十四年。(丙)潛水艦，二十年。

以上各艦，其排水量之主力艦，排水量減至三萬噸以下，裝置大砲

六生丁以下。

(四)巡洋艦，排水量減至六萬五千噸以下，裝置大砲減至

六生丁以下。

(五)巡洋艦八生丁大砲，及排水量一萬噸之巡洋艦。英，美，

日，三國，五，三之比例，以為製造，至於大規模巡洋艦

之製造，留待後日討論。

(六)小巡洋艦排水量，限七千五百噸，裝置大砲，以六生丁

為限。

(七)驅逐艦，排水量限制一千七百五十噸，驅逐艦，排

水量，限制一千噸。

(八)大潛水艦，限制一千六百噸。小潛水艦，限制六百噸。

各種潛水艦，裝置大砲，不得過五生丁。

附件：苟不加盟之國，(指法意)其海軍有超越本條之規定時，

則本協定，有再討論之必要。

日本提案。(一)華盛頓規定之主力艦，不在本條之範圍。

(二)各國海軍勢力以現有勢力為主，不贊成擴張計畫。

(三)現有勢力云者，指已成艦尚未滿規定年數者，及在建造

中者而言。但已在計畫之造船，苟為各國承認，亦可特別討論。

(四)補助艦船，須分水上艦，及水下艦，而決定之。

(五)制限外之艦，擬如下。(甲)排水量七百噸以下之艦。

(乙)裝置六生丁砲四尊之水上艦，但連力以二十節為限，

萬噸以下之航空母艦。

(六)驅逐艦如下。(甲)水上補助艦，三千噸以上者，六

千噸以下者，十二年。潛水艦，十二年。三國代表既經討論，

遂組織專門委員會討論，而波瀾起矣。

(1)主力艦問題。美國此次招請會議，原在限制各國

，蓋以為主力艦早經華盛頓會議決定，不再提起。而英

討論主力艦，是不啻將會議精神，根本修正。於是英美代表，

起第一次衝突。

(2)巡洋艦問題。美國提案，各種巡洋艦驅逐艦，其不得五

十五萬噸，而英國代表，則謂英國基於地理的位置，僅巡洋艦一

項，非有六十萬噸不可。美國代表最後讓步，到不得過四十萬噸

。日本代表，從中調停，至最後始將水上補助艦總噸數，改為五

十五萬噸。

(3)八生丁裝砲問題。美國提案，對於巡洋艦裝砲，只以八

生丁為限，苟在八生丁以內，則大小巡洋艦，皆有裝砲之自由。

英國代表，則主張巡洋艦，分為大小二種。大巡洋艦，僅以八生

丁為限；小巡洋艦，則以六生丁為限。美國則主張小巡洋艦

，亦得裝置八生丁大砲。英，美，代表各抱主張，堅持到底，此

案遂無妥協之望。專門委員會，既無結果，遂於七月十四日，再

開總會。英國仍堅持擴張巡洋艦之說，美，日，皆主張限制。於

是會議後，英，日，兩國代表，主張先由兩國代表，作一假協約

以為大會中討論基礎。其假協約如下。(一)水上補助艦，總

噸數，英，美，各五十萬噸；日本三十二萬噸。(二)二萬噸巡洋艦

，英，美，各十二支；日本八支。(三)補助艦總噸數之二成五，僅

存舊艦。(四)潛水艦，英、日，各六萬噸。但此協約成後，美國代表，竭力反對。英國遂有召還全權之電報，一時會議，遂告停止。及英國代表過日內瓦，遂於二十八日開會。英國代表提出最後案，其要點如左，(一)英、美，補助艦各五十九萬噸；日本三十八萬五千噸。(包含潛水艦在內)(二)一萬噸巡洋艦，英、美，十二支；日本八支。(三)潛水艦之比例，英、美，九萬噸；日本六萬噸於(四)巡洋艦分爲二種，(甲)一萬噸裝置八生丁砲。(乙)六千噸以下，裝置六生丁砲。(五)六千噸以上之巡洋艦，三國已有者，不得建造。例如英國七生丁半裝砲，霍坑士式四支，八生丁砲岳克式三支，六生丁砲埃麥郎得式二支。美國六生丁砲輪艦砲式十支。日本古鷹級四支。(六)補助艦之二成五，係舊艦。(七)年齡一萬巡洋艦，十八年，其他巡洋艦，十六年，驅逐艦，十六年，潛水艦十三年。此案提出後，美國代表對於限制裝置八生丁砲問題始終反對。英代表亦不少讓，於是英美代表，各打電請示本國，而訂八月一日再開第三次會議。

在此休會期中，英國代表，鑒於會議形勢之不利，遂請日本代表，作一調停案，以爲轉舵之地。日本代表，遂提出一案如下。(一)英日兩國，至千九百三十一年止，除原有計畫外，不再新事建造。(二)一萬噸巡洋艦，英、美，十二支，日本八支，美國若未達此數時，得添造四支。(三)小巡洋艦在八千噸以下，對於裝砲大小，不加限制。(四)美國海軍勢力，不得超過英國。(五)所有此次未決問題，俟九百三十一年開第二次華盛頓會議時，再爲決定。此案提出後，三國代表，先事研究，定期四日開會。至三日夜間，英代表忽接英政府來電反對，遂於四日會議上，三國代表申明，此問題，各讓本國政府討論。此次發表一共同宣

言，以作結束。於是四十六日之會議，僅產出一決定云。

「三國代表，願華盛頓公約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而爲之會議，現決定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再開會議。至於本會議協定事項，對於主力艦建造之實行，希望有效，且本此等，以各適宜於本國。」

此次會議之所以無結果，驟觀之，似覺驚人。其實平心攷之，皆意中事。蓋列國所提倡之減縮軍備，並非促進和平，不過互相牽制之一種手段，故減縮軍備云云，實非易事。華盛頓會議之所以有結果者，亦因只限制主力艦，蓋列強意以爲主力艦，雖被限制，而於補助艦，一律限制。自爲列國所不願聞，其無結果，又何足怪。

以外國國際聯盟，本年亦發起有縮減軍備會議。此種會議，蓋由一九二六年法國代表所提起，一九二七年春間，英、法，代表之提案而成。以十一月三十日，開會於日內瓦。美國及南美各小國，均有代表列席。開會後，首有俄國提案，主張廢止一切軍事行動，大爲各國反對。繼由議長荷蘭代表提議，本會討論三個問題。(一)仲裁制度，(二)保障安全條約，(三)國際聯盟，仍無結果，遂決定於本年三月，再行開會討論。

(2)德、法，關係。德國自加入國際聯盟後，一面對於美國道威斯之賠償案，積極履行；一面協約對之，亦於洛加諾約上之平和精神，竭力實現。

又加以德法外交人物，努力於德、法，親善，(法國外交總長白里安與德國外交，總長史特勒塞滿二氏，皆數年來主張德法親善者，)於是一九二七年之德法關係，較前大不相同，去年當聯盟總會開會時，白里安與史特勒塞滿(德法外交總長)密會於

得亞里城，雖其間內容秘密，外人不得其詳。然自此會後，德法間關係，較前改善者不少。

第一，對德軍事監督機關，由協約國改為國際聯盟。照凡爾賽和約規定，由協約國委員，駐在柏林，監督德國之軍事行動，是否照條約規定實行。但後來白里安曾對史特勒塞滿云，荷德國加入國際聯盟，則對於監督軍事一層，可以提交協約國大使會議，從長討論。去年遂由大使會議，派員到德調查，履行條約上裁減軍備之義務，有無誠意。據該員等回報，謂德國東部要塞，不但並未破壞，而且築城等工作，較前大為進步，對於大砲飛機，多未破壞，武器輸出，亦年年有加。據此可見德國對於裁減軍備，並無誠意。此回報發表後，法人對此論調，極為激昂。幸白里安及英國代表張伯倫，竭力斡旋，始將軍事監督，移交國際聯盟。此種辦法，對德之利益有二。(一)從前監督委員，設於柏林時，委員會一切費用，概由德國負擔，今則德國此項支出，可以停止。(二)既經國際聯盟監督，則以後協約對德，如有處分，必經多數國之同意，如從前法國對德單獨進兵之事，絕不可能。

第二，薩爾撤兵，該地為德國產煤之地，經法國派兵一千二百人佔領，但一九二七年國際聯盟開理事會時，決定該地撤兵辦法。(一)薩爾流域駐軍，自決定後三月內撤退。(二)但法國為通過及鐵道之警備計，得設守衛隊八百名，如無必要時，尙得減少。

(三)守衛隊非有緊急事情，不得使用。

第三，薩爾撤兵。原來該地駐有協約國軍隊，(英法比)以為德國履行賠償之保證。去年德國要求撤兵，法國竭力反對，後來僅撤兵七萬人，減為六萬人。

(3)英俄關係。英國政界中，向有三黨。一為統一黨，一為

自由黨，一為勞動黨。勞動黨可謂親俄派，自由黨則對俄尙可商量，至於統一黨，對於俄國，勢如水火。從前自由黨首領雷德喬治主政時，初與俄國恢復通商。繼而勞動黨首領麥克道納主政時，初與俄國恢復國交。自近年統一黨主政，已時有對俄斷交之聲，又加以年來英俄關係，皆欠圓滿。例如上年我國五卅事件發生，英國已認為出於俄人指使。又加以一九二六年英國炭坑大罷工，俄人從中煽惑。又加以一九二七年我國各地排英運動，英人更認為完全出於俄人指使。故在二月中，先由英外交總長張伯倫對俄抗議，謂俄國年來之排英宣傳，實違反一九二一年之英俄通商協定，及一九二三年之協定，若俄國再繼續此種行為，則英對俄有斷交之必要。俄國回答，毫無妥協之意。於是至五月十二日，倫敦警察，遂搜查俄國使館，及通商事務所。結果搜出排英文件甚多。遂實行召回駐俄英使，宣告對俄斷交。

(4)巴爾幹問題。戰前巴爾幹為德俄角逐之場。至於戰後，德國既無暇問鼎；俄國亦無力經營，於是七年之中，巴爾幹半島，竟成法國單獨活動之舞臺。至於一九二七年，而情形大變，即意大利與法國爭霸巴爾幹是也。意大利國小民貧，急欲擴張勢力於海外，而以插足巴爾幹為最便。然意大利本為新興之國，只竭全力對付一巴爾幹，已大不易。況重以法國之後援。是以意大利在停戰後七八年中，屢與巴爾幹尋釁，皆無結果。於是近來乃一變方針，先與英國親善，先以英國牽制法國，再以意大利全力，對付巴爾幹。(年來英意親善，日有進步，例如建設非洲鐵道，英國竭力拉意國加入。又為亞爾巴尼亞問題，英國從意大利政府之請，召遣駐亞代表。)於一九二六年，與亞爾巴尼亞結同盟條約。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又與匈牙利結種種親善條約，皆不過用

二國以包圍巴爾幹之意。於是巴爾幹各國，大為恐慌，而與意大利相隔最近之巨哥斯拉夫，亦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速與法國締結攻守同盟條約。但意大利為對抗計，亦於同月二十四日，與亞爾巴尼亞國，結一新攻守同盟條約。於以見法意兩國，在巴爾幹競爭之激烈，而巴爾幹之新風雲，將日緊一日矣。

(未完)

愛爾蘭國家主義運動的經濟時期

叔耘

愛爾蘭國家主義者的抗英運動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大著成效，將壓迫天主教徒的不平等法律全部取消，於是為愛英鬥爭中心的宗教問題得一相當解決。可是英政府雖一方面表示退讓，一方面却又大施強暴，將徐柏林議會與英國國會合併，使愛爾蘭人民大生反感，不得不更努力運動獨立自由。

英政府的合併政策，雖大有損於愛爾蘭人的人格，然而他們因此而得的利益確是不少。他們在英國國會共有議員百人以上，所以能運用手腕，操縱英國的議會政治，從中取得漁人之利，因為英國在那個時代已分保守與急進（即今之自由）兩黨，在議會中爭權甚烈，均非與愛爾蘭議員聯絡不能得勝。

愛爾蘭議員聯絡自由黨以反抗保守黨，自然有不少底方便，但是愛爾蘭問題不是這些零碎藥方所能解決的。查理二世，威廉三世等摧殘愛爾蘭生產事業的法令實行以後，愛人的經濟狀況非常惡劣。本來愛爾蘭產羊毛最多，且極優美，英政府恐國產受其競爭而遭衰敗，竟下令禁止此項原料出口，並規定愛爾蘭人除種

植馬鈴薯以外，不得栽種妨礙英國農產銷場的一切植物，可謂無意識已極了。在這種昏憤底政治勢力下面，愛爾蘭人自然更沒有改良生產工具的機會，加以土瘠人衆，遂至不可收拾。一八三〇年以後，饑荒屢起，尤以一八四七年為最嚴重，貧民於是年中餓死者超過三十萬人。此後五年中（一八四七至一八五二）逃荒出國者一百三十萬人。

愛爾蘭人的生活竟到如此困難底程度，一方面固然是英政府的經濟壓迫所致，一方面却是人口特別增加生產毫未增加的結果。愛爾蘭全國人口，據一七八五年之統計，共有三百八十萬人，六十年後（一八四五）已增至八百三十萬人，幾三倍於昔，可謂特別迅速！但是在這個期間，英國政府為愛爾蘭人的經濟設施是絲毫沒有的，所以他們遂自然地陷於絕境。

一八三〇至一八五〇的饑荒時代，不過是愛爾蘭人經濟恐慌的一個最急時代。愛爾蘭人自被英國征服以後，多數已流為無產階級。他們原有的肥沃土地，均被英國權貴佔領，自己只能在西部貧瘠區域中勉強生活。他們的資本不足，農具不精，故歷來即有困乏之患。他們中間為英國地主耕種的佃戶，更疲於橫征苛斂，沒有安甯的日子。他們同時要滿足政府的欲望，地主的欲望與代理人的欲望。因為享有所有權的英國地主皆遠居英國，僅囑其代理人照管地產，自己除坐收租金外，從不過問，於是這般全權代理人遂自成為一個特殊階級，從中剝削農民，奪取厚利。此中黑幕與痛苦，英國小說家萊德爾女士（Mrs. Leighton）曾於百年前在其著名作品「不在者」（The Absentee）中描寫盡致，差不多是人所共知的了。

在這種惡劣底經濟環境裏面，在這種異族的經濟壓迫下面，

愛爾蘭國家主義運動自然單純化，自然專注於農產問題生計問題。所以十九世紀中葉的農民暴動，隨時發生，不可制止。同時我們也可以看見愛爾蘭國家主義運動不是沒有經濟背景的，不是沒有物質根據的。愛爾蘭農民在十九世紀中之所以努力抗英，並不是像英國人那樣解釋——完全出於好爭的天性。人誰不好安寧？人誰不好和平？惟被壓迫乃生反抗，惟受痛苦乃起革命。愛爾蘭農民不憚淫威，隨厥隨起，能離獨立運動者實難的理，全在於此。

愛爾蘭受英政府經濟政策的影響，直至最近數十年前，全國毫無實業之可言。所以繁殖萬分的人口除依不振興農業生活而外，再無出路。但是農業的供給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多數平民衣食不豐的結果，種族的生氣體力亦漸衰弱。這種情形自然更使愛世之士憤憤不平。

再者，英國當局也未免太不識時務一點！他們全不想替愛爾蘭解決生計問題。他們歷來在愛爾蘭的經濟政策最多是慈善濟賑，如一八三八年之「救貧法案」(Poor Law)等等於事實無補的辦法，自然難收效果。

大概愛爾蘭農民常有兩種災禍去危害他們，就是饑荒與被逐。饑荒是人口太密出產過少的自然結果。被逐是不能納租與地主苛刻的必然事實。

在這種不平等底經濟情形之下，少數專橫底異族地主和多數窮底困苦農民，自然漸成對立的局勢。加以英人無知機之明，盡力求改革，這使農民之怨憤不可抑止。英政府雖於一八七〇年「土地法案」(Land Act)，然以如斯溫潤，何能制敵地主？阻止農民的覺醒與革命會與否？

愛爾蘭人在大饑時代，遷往美國者非常衆多。他們在新大陸上雖找得了較好底物質生活，然終不肯忘情於危殆暗淡祖國，因於一八六四年在紐約組織「芬涼秘密社」(Fenians)在美國各地宣傳英人的罪惡，不二年在美國方面的社員已達三十八萬人，可謂發展迅速已極。該社之活動能力非常偉大，成立後不數月，不利爾諸島已成恐怖世界。牠的社員非常敢死，凡能驚動英人者，無不為之。如組織暗殺，密運軍火，圍攻牢獄，炸毀公署之類，在牠出現後數年中，時有所聞。他們最顯著底壯行是由美國侵入加拿大以圖起事，與加入南非波萊爾(Buller)民族對英革命的兩役。他們的許多犧牲使世人知道愛爾蘭問題不是英國的一個內政問題，乃是一個國際問題。他們的許多犧牲使農民運動的怒潮，一躍千丈，使國家主義運動的面目煥然一新。

愛爾蘭農民運動的主動者要推達費特(Devitt)氏及他所創之土地同盟會(Land League)。該會於一八七九年八月成立。是時大地主們因為一八七〇年所施行的土地法案頗有害於他們的利益，多故意排斥或驅逐農戶以與獨立運動者抗。因之羣情鼎沸，暴動復起。會愛爾蘭議院派首領柏特(T. B. Parnell)本，巴爾爾氏(Charles Stewart Parnell)繼掌該派機宜。巴氏較柏氏堅強，在英國國會中雄辯以外，頗注意直接行動，遂與達費特等聯合，其作農民運動。一八八〇年，巴氏被選為土地同盟會會長，並馳往美洲宣傳，藉得國際輿論之援助。他在三思納維城(Cincinnati)演說中有云：「欲打倒英國勢力，第一要撲滅愛爾蘭的地主。余以為只有如是纔能使愛爾蘭獨立。因為大家不要忘記，我們的目的不是新愛爾蘭而是後進者。」由此可見他的豪氣了。

愛爾蘭農民運動以後，宣傳更力。一八八〇年九月十號有

一八八五年秋，自由黨內閣(格納德斯東 Gladstone 爲首相)

，保守黨人羅里白利爵士 (Lord Salisbury) 繼爲首相，

格納德斯東問題，頗誠心研究切實辦法，於是所謂阿西波冷農法

(Arbogast) 在國會通過後由政府頒佈施行。保守黨的政策是想

以合法手續將土地還予愛爾蘭農民。他們以爲愛人用武力驅逐地

主，取而代之以，是絕不能做到的。只有由政府資助，徐徐贖回一

半，還可實行。因此，他們的新內閣，決由國庫撥款五百萬磅，

貸予農民，使他們自由購置土地。此項貸款，准由債務者——新

小地主——分四十九年償還。一八八八年，此項預算因不足支配

再加一半。至一八九一年，二萬五千愛爾蘭民，竟能由無產階級

變爲有產階級。

但是在這個時候，愛爾蘭國家主義者的一派趨重自治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另篇研究——對於經濟問題，似乎無暇兼顧。一

八八六年，愛爾蘭議員八十三人與失敗的自由黨聯合將保守黨內

閣推翻，其推格納德斯東登台，而以實行自治法 (Home Rule) 爲

交換條件。格氏不得已，於是年四月八日草就第一次愛爾蘭自治

法案，提交國會討論，又建議在三年之內以廉價將愛爾蘭土地，

從大地主手中購得，分給農民。此種政策，不但引起保守黨之攻

擊，且引起自由黨本身之分裂。一時格氏之親信如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布萊德 (John Bright) 等竟棄其首領而另組織

「愛爾蘭黨」，以主張英愛絕對統一爲旗幟。同時愛爾蘭東北都

倫郡的教會教徒亦自願即獨立之初步，亦舉起反對。格納

德斯東遂又辭職。

。因爲近代的愛爾蘭問題，可說是從此發端。同時我們又可以說

安爾斯特省的態度，是愛爾蘭不能完全獨立的主要原因。加克一

世與克倫威爾的移民政策是何等深遠呵！

格納德斯東內閣顛覆以後，撒里白利爵士復任首相，以巴富

爾 (Arthur Balfour) 掌理愛爾蘭事務。巴氏乃近代英國大政治家

之一，其手段之銳利，世所罕見。視事之初，即封閉國家同盟會

，以杜羣衆之騷擾，並施行非常手段以拘禁國家主義者。一時農

民運動的氣焰稍挫。然彼亦知徒嚴無補，乃以小惠施諸愛爾蘭人

，如救貧，津貼等等。

政變無常，一八九二年，自由黨復興，格納德斯東又得愛爾

蘭議員之助，重組內閣，並以第二次自治法提交國會 (一八九三

年二月二十三日。) 仍不能通過。

一八九五年，英國大選之結果，自由黨完全失敗。保守黨乘

勝復執國柄，努力實行改良政策。他們對於愛爾蘭的口號是：「

William Home Rule with King and Queen。」用和藹手段撲滅自治，這

誠是他們始終不變的態度。他們於一八九六年製定一種農法，以

利無產農民，並於內閣中特設「愛爾蘭農務部」，總管愛爾蘭之農

務，及其他實業，又於一八九八年頒佈「地方政府法」，給省縣組

織議會之權，增得地方財政。這可算是英政府受愛爾蘭農民運動

與自治運動的影響而漸次退讓的表徵了。

但是這樣底半開放政策，是不能滿足愛爾蘭農民的經濟要求

的。所以他們的獨立運動仍然是非常激烈，並於一八九八年成立

「愛爾蘭議會」 (Gaelic League)，以圖「土地問題」爲

「愛爾蘭議會」之標幟。

。確的根本主張，是強迫英國地主將田地廉價讓予農民。有不肯讓步者，即以相當方法排斥之，使他們降服而後止。牠努力運動的結果，英國地主不得不與牠妥協，於是兩方派出代表，共同商定解決農產問題的辦法，呈請政府施行。一九〇三年的「溫登享土地律」(Wyndham Land Act)就是從這些磋商而來的。依照此新律，英政府籌募公債八千萬磅左右轉借農民，使他們自由買地置產，分六十八年半償還。同時英政府以獎金鼓勵地主廉價將田地讓予他們，故結果甚佳。據一九〇三年之統計，愛爾蘭無產農民受保守黨之賜得有其田者已佔全數之半。自「溫登享土地律」施行以後，有田的農人更多。因之國土大半復為本國人所有。

這些成績，不能不算是愛爾蘭國家主義者的一大勝利。有此勝利，愛爾蘭國家主義的色彩又為之一變。因為經濟問題相當解決以後，愛爾蘭人始專心從事政治運動：由要求自治進而要求正式獨立。

藥獄七月的回憶 (七)

盧 漢

吹洋鼓打洋鼓乃舊時獄中老囚對於新囚使用的兩種私刑。吹洋鼓是將一根竹管放在便桶內，令新囚將口嚙着竹管。打洋鼓是將新囚將便桶索套上項頸，一隻手拿一支棍子，在便桶提

動，使新囚打洋鼓的樣兒。此中具體的難受，可細而知了！
第二天獄中管理人不開封，因為囚犯喊叫喊死人，開了封，管理人也不開封。第三天上午，第一號囚犯某，人稱稱為于字號的，到各號室報告說：「科長吩咐，如不再喊喊死人，就可開封。」這樣地說，向不一則，各號室門，開了！奇形怪像一個個的囚犯都出來了！在走廊上亂走亂跑！

西靈靈房與東靈一樓，共是五個字號，排成兩排花形。每間開封五次，每次一小時。五次之中，又分三次遊封，二次做封。遊封可以在走廊上散走，做封只能坐在號室內，惟空氣略較流通而已！

當開封時，一位雜役很忠實地告訴我說：「你住的是一間死人號室，號室內時常死人，最鹹鹹不過的。你可向看守先生請求轉到別的號室去。」我仔細地觀察，實在的，別的號室都比我現住的三號清潔。我見對面的十號，只有六人，遂向室中的一位四川張某接洽，說明欲轉入十號的意思，承他的紹介，得了全室難友的同意。我於是向看守作形式上的請求，他見我號室已經找就，無可推諉，也就點頭答應。我於是乎離開了那臭而不可耐的三號！這樣的日子，我再要支持一月，一定病斃無疑，事後我常這樣地想呢！

十號中兩位軍事犯，一位逃兵，一位竊盜，一位夥劫，一位政治犯，加上我一位，共是七人。塞門特築成的地面，拭洗得十分潔淨；便桶有木蓋子，不容易放出臭氣；大多數都有玻璃碗盆，且備有油鹽等物，與三號比較起來，儼然有天堂地獄之概了！西靈的情形，本來也就很苦了！再加之以前時局的不安定，紙幣的由跌價而變成廢紙，於是乎囚犯的飲食簡直猶如狗不如了！囚犯的囚盒，每人每天本規定一角五分，如果發中央銀行券，那就可換得四五百文，就與銀錢無異了！再加上一個囚犯，可換得四五百文，就與銀錢無異了！發的不是中央銀行券，而是國庫券，可換得四五百文，就與銀錢無異了！試問一角五分能換幾何呢！可憐的我們，只有飽着肚子喝幾杯的稀粥了！我這幾年來，一次也沒小睡過，睡了一月有餘，喝得茶和飯和菜，皮包骨，瘦得乾乾的。

一直到陽曆八月中秋佳節，才得兩餐乾飯吃。飯本是黃而糙的，然而在那時期空腸餓肚的我看來，好似吃的是人參果哩！至於菜呢？一個多月都是青一色的蘿蔔葉子，每煮一次，要吃幾天方能吃完，不僅是酸臭難聞，而且時常發現蛆虫！九月下旬，國庫券一文不值，囚金也改發中央銀行券了！囚犯們都欣欣然有喜色，以為有鼓腹之望了！果然！我們竟又能在長久的期待中得着兩天乾飯下肚。可恨時乖命舛的我們，兩天之後，中央券又跌價了！并且跌得極快！跌到後來，差不多又是廢紙似的一文不值了！在這個時期當中，我們囚犯做了紙幣倒塌下的犧牲者，於九月二十四五兩日，每餐吃一小碗蠶豆、悽慘悲切「餓死人啲！」的哀號聲，說不定也曾傳到監獄側近軍事裁判所法官們的耳鼓裏，可是哀號自哀號，餓死自餓死，餓死一二名囚犯，又算得什麼一回事呢？一刻兒聲嘶力竭，號聲也就自然而然地停息了！

二十六號起，監中又發稀粥了！大概是領着了一部份的現金罷！可憐那性命不長，不能久待的內監難友，等到改發稀粥時，已餓死了二位。典獄長似乎覺得餓死囚犯是監獄中不名譽的事體，遂捏報病亡，但難友們口口聲聲肯定是餓死的，不許收屍。次日檢察廳派員來監檢驗，結果如何，不得而知。此後這事便消沉下去，未聞有何消息，大概典獄長對於這兩名餓死的囚犯，是不負任何責任的。本來監獄中難囚是極尋常的一回事，每年至少也要餓斃十名，餓死二名區區的小事體，對於典獄長又有甚麼關係呢？因難是難的罪徒，本應該受罪吃苦的，餓死了病死了也是該得的，有何可憐惜呢？

在吃蠶豆期內，二科科長曾召集各字號字頭到辦公室訓話一

於囚糧再沒有辦法，總不能將諸位關在牢內餓死，必定要分批開釋你們的。現在典獄長已行公文到有判決權的各機關呈請分別開釋去了！過幾日公文轉來，你們就都有希望了！請你們靜待數日罷！但你們須知道不餓倒人，不到喝清水的時候，各機關是決不肯開釋的呀！」這是吃飽飯坐牢好呢？抑是喝幾天清水出牢好呢？這個問題實在不容易解決呀！

次日，於字號中果然提出去刑期很短而將滿期的囚犯二名，茲字號也提出去一名，這是獄中囚犯親眼看見的。據看守說：「皆是提堂開釋的，今天全監一共開釋五十七名，先開釋五等徒刑的，以後接着就開釋四等，三等，……」亂想出牢的囚犯，餓死人也不喊了！默默地靜候着喝幾天清水開釋出去！

然而不然，吃過兩日蠶豆之後，不但不喝清水，反而改吃稀粥，而粥內的飯粒，也增多起來了！我們一見着飯粒增多，就都知道開釋絕望。

後來我們得着確實消息，那一次提出去的人，不過由西監轉到東監罷了！那裏開釋得有甚麼人呢？都是二科科長恐怕囚犯做了滋事，故意說些好聽的話來安慰囚犯們的。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這不是所謂模範監獄麼？這不是所謂國民政府首都之地的中央監獄麼？很多的囚犯，豈不是所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革命軍事裁判所——國民政府最高軍事法庭——判決的軍事犯和政治犯麼？何幸的我們，竟受這樣餓飯的優待？難友們曾經一致議決，改「模範監獄」為「無飯監獄」！因為這樣才能名符其實哩！至今於字號中，還大大的書有「無飯監獄」四字。

○ ○ ○ ○ ○

在一年以前，監獄中辦有工廠，囚犯們都各執一業，分別做工，這樣一來，不單是囚犯們的身體可以活動，容易混日子，而且每名囚犯每日可得百文上下工作報酬，沒接濟的囚犯經濟上着不少的補益。可是現在因監獄沒資本的原故，工廠早已停閉，囚犯們整天袖手坐在號室內，每日除吃飯睡覺便溺三件事而外，差不多沒有甚麼別的事體做了！

但如果囚犯真要想活潑身體，也還是有辦法，那就是充當廚夫和雜役。做這兩件事體的囚犯，不僅終日可以自由往來，而且飯可儘量吃飽，每人每月可得一斤油一斤鹽。因為這個原故，願做雜役和廚夫的囚犯，非常之多，二者竟成要缺。除了坐過幾年的老囚，或有人代為說情者外，那可不容易補上名額了！

監獄中的監房，大約自建築以來，就未修葺過罷！東監使字號漏雨的號室也就不少了！不想這西監於字號更比使字號漏雨得利害，十二間號室竟有十間漏雨。我到西監之後，又恰逢初秋多雨時節，每一降雨，室中水深一二尺，睡臥地上的我們，衣褲那能不濕之理呢？我記得有一次半夜裏忽然大雨如注，頃刻間全室化為澤國。我們以三人擁抱衣褥，四人搯水傾瀉，雖然其時適值嚴冬寒來，電燈熄滅，然而我們仍仗着看守的煤油燈，再接再勵，體力疲散，最後的勝利，仍是屬了我們。可是我們七人一夜未

「這碗湯豈不是坐過馬牢麼？喝清水粥時豈不是坐過牢麼？連湯帶飯豈不是坐過牢麼？化糞園抽的時候，我又得領着水牢的滋味。」

在西監的囚犯，雖然都是判決的案件，然而也常有刑期未滿即開釋的。開釋的原因，不外兩層：一是有重要職位的人代要情面，二是判罪人以錢贖罪。贖罪定章，普通是每日一元，照刑期核算。依照事實上所得的經驗看來，代要情面的效力還沒有以錢贖罪的效力大。何以故呢？一則因為代要情面的人未必如何出力？二則他與判決機關的關係未必密切？三則他的職位未必如何重要？四則代要情面不似以錢贖罪對於判決機關直接發生利益。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生廖某，判決之後，囚禁東監優待字號無字號，曾寫信給我說：「……現在的案件，能不能活動，得不得開釋，完全是錢的關係，有人力也是不中用的啦！我不是已由省政府秘書長某寫信與軍事裁判所請求開釋麼，結果至今仍渺無消息。許多以錢贖罪的人，都先被開釋了呀！……」

我聽了這境，我聽了金錢的特殊的魔力，我決定要救他。罪！我決定籌集三百元現金贖他三百天的刑期，到期限後，再

封禁於贖罪的書信！

我認清了環境！我認清了金錢的轉移的力量！我決定要洗脫罪！我決定籌集三百元現金贖我三百天的刑期！我決定要洗脫罪！我決定要洗脫罪！

封禁玻璃的害处！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七六期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本期目錄

怎樣制止共產黨勢力之復活

凡民

從文件中發現之蘇俄對華大陸謀

王春輝

一九二七年國際政治之總決算

介石

每份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除美香港南洋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加二角六分，凡定閱全年者，請投函本社，郵票代價，以半分為限。
 總信處 日本長崎市博多區便馬町七番地

怎樣制止共產黨勢力之復活

凡民

當國民黨大小黨員正在熱心作官的時候，當一切南北新舊軍閥正在沉迷在地盤戰爭的迷夢裏的時候，當國民黨治下的黨務乃至民衆運動已經暫行宣告停止的時候，已經一度失敗後的共產黨，却在各地大小都市農村裏，越發傳布他們狹義的階級主義的思想，公然拿出流寇式的組織和策略，在四處煽動起只圖破壞的屠殺行爲，有的已經發動多時，有的正在醞釀中間，全國大禍亂的種子，是這樣繼續不息地製造着，四萬萬同胞的生命不知在何年何月落於何人之手，在這種千鈞一髮的危機之下，負責任的政治當局，拿什麼態度去處置呢？

我們所看到的，湖北，湖南，廣東等處共產黨勾結土匪佔據了幾處城鎮，殺人放火，已經不止一日，負責任的軍事政治當局，却天天熟視無睹，他們的兵號稱有幾萬乃至幾十萬，但祇是屯守在省會地方，對於四鄉的種種情形，簡直絲毫不敢過問，幾個軍閥大領袖，日日分心鬥角做縱橫捭闔的內爭準備，煽動起無謂的戰爭，結果每經一次戰爭，則失業之平民與潰亡的散兵必增加一次，結果即是爲共產黨多造一次擴大的機會，本來中國社會問題可以不需要用革命手段去解決的，但是經過這些軍閥老爺的胡行亂作，結果反將碩果僅存的一點社會元氣，破壞淨盡，使大多數有產有業的人民都不得不挺而走險，去跟着流氓土匪，做一回殺人放火的事業，國家情形到了如此，社會情形到了如此，譬如一堆火藥埋在一個破舊的爛屋之下，即使沒有共產黨的盡力煽動，已經發不可遏，況又再加以共產黨的拚命鼓吹呢？共產黨只

是一個煽動火種人，火藥早已埋下了，只等一點火星，全國社會就會立刻爆發。那時什麼國民黨，什麼共產黨，什麼政府，都會一一歸於灰燼，這是這些國賊們所樂於見到的，我們無干，但是最可嘆的，是大多數中國國民，也會不覺被這些國賊們牽到絕路，「王孫與婢媼，同盡歸丘壠」，這真是到了像海陸軍人民今日的狀況，全國引頸受戮的時候，還不知道應該怨望何人，豈不可憐可恨？

然而負責任的政治當局，在這個時候，却一無辦法拿出來。軍閥治下固不必說，即以國民政府直接統屬的江浙兩省而論，中央黨部宣傳部却祇曉得一紙通令到各報館禁止登載共產黨的消消息，消息的揭載固然不免有替共產黨宣傳的機會，但單單禁止登載消息便可防止共產黨的活動嗎？無法撲滅共產黨而但禁各報之登載消息，是無異於小兒輩「掩耳盜鈴」的舉動，真是可笑已極。

共產黨在這個時期不但在四地圖謀暴動，而且在上海軍警林立之下，公然收買無聊文丐出版許多宣傳煽動的刊物，如太陽，幻洲之類，國家主義的刊物則費神查封不已，共產黨的刊物則公然登報售賣，固然我們也贊成言論的自由，但像這樣偏枯的自由政策，未免有點不公平吧。固然我們也並不希望自上而下的恩賜公平。

全國民衆，尤其是富於血氣的青年，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面受共產黨實際活動的刺激，一面受共產黨言論的宣傳，而再加以腐化政治之壓迫，生計之根本不安定，則「挺而走險」，跑入了共產黨的死路去，實在是有其可能性的，這個責任該誰負呢？

果然社會經濟非革命不可，果然社會革命足以解決中國當前的問題，果然徹底破壞能給中國人以一種新生命，我們也未嘗不

可以贊同共產黨今日的主張，跟着共產黨往暴動屠殺流寇的路上走，但是共產黨能解決當前的問題嗎？共產黨所走的是一條活路嗎？這雖然是不着再討論的一個問題，但是在現在思想迷誤的青年仍然一納頭往死路上走的時候，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仍然不能不乾脆講幾句話。

我們以為照共產黨今日所採取的流寇暴動的策路是有幾分成功的可能性的，但却無真正完全成功的可能，並且共產黨這種策路之所及，擾亂中國則有餘，為中國建設一新社會的基礎則不足，這並不是一條活路。

何以謂之有幾分成功的可能性呢？中國民族之社會組織本未穩固，加以近數十年來外國經濟侵略之結果，全國人民已經民窮財盡，歷史上既富有流寇之成例，環境上又造成流寇蔓延之機會，即無理論的鼓動，已很足以造成大流寇之出現而有餘，況共產黨以智識階級之領導，外國金錢之援助，使流寇行為得到理論上的立足點，其勢力實未可輕視。最近幾年之內，共產黨的流寇戰路必有大規模出現之一日，是我們可以斷定的。

共產黨雖足以鼓動起大規模的流寇行為，假以之破壞全國則有餘，欲憑之以建築蘇維埃的政治於中國則絕對不能。因中國與俄國情形不同，俄國在未革命以前是一個主權完整的獨立國，並且是一個強國，革命以後憑藉了這種勢力，以及地勢上種種便利，又恰遇歐戰初終，協約國筋疲力竭的時候，所以能支持列國的圍攻，中國則在今日已是半殖民地地處過，共產黨之種種行動，處處與其他強國之利害相關，事實上更有干涉之可能，故共產黨勢力一彰，列強即得以乘機侵略，實行共管政策，觀於一年來長江中立，山東出兵，蘇俄與蘇聯行動，已可見其端。彼時共產黨不

妨利用一部分愛國救國的國民心理與列強勢力相抵抗，但事實上能否抵抗到底，實是問題。故共產黨勢力澎湃之際，即中國國家生命斷絕之時，此層難關不打破，共產黨決無徹底成功之可能。

以上但就事實成敗而論，今且撇開成敗問題不談，試問充共產黨之策略能終於成功，於中國民衆有何種利益呢？共產黨所資以號召者，為無產階級之利益，試問今日中國無產階級之利益果非採用階級鬥爭手段，將有產階級完全剷除，不能獲得嗎？中國並非工業發達之國家，無產階級尚未成立，共產黨所指為無產階級之主體者不外農工。以工人而論，今日都市內之工人每月得十餘元乃至數十元之工資，其生活較之小學教員猶為充裕，在中國一般生活程度的水平線上，已成為小資產階級化了。至於全國人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民，更是純粹的小資產階級，毫無無產階級的氣息與意味。無論工人與農人，但使生活稍足自給，都沒有一定要革命的需要，今日自稱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仍不過少數智識階級的青年，拿全體農工的生命利益供他們個人狂妄理想的試驗品。再充共產黨理想之所驅，不追求全體社會之財富分配平均，試問欲求財富分配平均給階級鬥爭而外，豈無他種和平之途徑？中國今日所患在生產之不足而不在于分配之不均，已為顯著之事實，充共產黨破壞之手段所至不過將全國僅具規模之新式生產事業與夫妻式生產組織一齊破壞淨盡，結果受其害者豈僅資本家？一般平民又將從何處去討飯吃？結果不過使列強經濟勢力盡量侵入，全體中國民盡變為無產階級，而屈伏於歐美資本主義鐵腕之下，如斯而已。與共產黨所鼓吹之理想豈非南轅北轍嗎？我們以為在現代各種社會問題裏面，經濟問題誠不失為最重要之問題，但僅其經濟問題而論，彼等此問題更當以如何解決

研究之態度，而不可由弄破裂以主觀的幻想從事變計。今日世界的經濟組織，已成為極複雜的蜘蛛網，牽一髮而全身動，只有採取改良的手段，逐漸使之臻於完善之境地，斷非革命手段所能解決，蓋革命行動所得到的不過是政治的權力，而今日世界經濟的組織業已超乎政治組織之上，非單純的政治手段所能改變也。列甫在蘇俄一試共產而失敗，不得不改絃易轍來採用新經濟政策，此為共產黨人所熟知者，為什麼在蘇俄已經試驗失敗後的社會革命手段，還要拿來中國再演一過呢？

國家主義者以為中國今日之現象當集中全力於政治革命一途，待政治革命完成之後，可以採用國家社會主義之原理，以保護關稅政策，發展本國的生產事業，以社會政策，防止資本之集中，防患未然，不必階級鬥爭而自無鬥爭之危險與需要。以中國之地大物博，生產事業前途極有發展之希望，而社會上又向無財富集中之成例，一經政治有意的調劑，決不會走於極端。像這樣辦去，全體人民可以都得到安居樂業的機會，比之將生產事業和社會組織破壞到盡，有產無產同歸死滅者，究竟誰是誰非？社會上應該有個公論。

總之，照國家主義的政策去作，是要使全體無產階級皆變為有產階級，人民得到真實的福利，照共產主義的政策去作，是要使全體有產階級盡變為無產階級，人民同歸於盡，替外國資本主義者造機會。那一個的主張有理呢？

共產黨以為不經社會革命之過程，則政權仍操在有產階級手中，無真正公平之可言，此為一種有力的鼓動之說，殊不知依國家主義的主張，實行職業代表制，則凡無業之坐食者皆不得有參政之機會，而政權將落於有職業者之手，較之共產黨所資以鼓動

之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以後仍為少數智識階級所把持，是與國為全體無產階級謀利益的呢？

以上這些理論，除了大部分常識不足的青年及受其愚弄而催眠之一部分「左派」分子而外，其餘國人但使肯平心靜氣一審，沒有不承認這個道理是對的，然而道理只管對，而共產黨之瘋狂依然如故，究竟是什麼道理呢？

從原因上分析起來，共產黨之所以瘋狂，不外幾個原因，一政治和社會現象太不穩定，易使危險思想蔓延，二已成政黨日趨腐敗，不足以服人，三一一般國民乃至智識階級太無常識，易為邪說所蒙蔽。此外如該黨後援勢力之雄厚，社會上用過工夫之深，當然也都是重要的原因。

共產黨的運動對於今後之中國既然危險性甚大，而其所以發展之原因又經吾人分析出來，則如何防止此種危險運動之復活，實為當今最焦痛的問題。

欲解決此問題，則不能不先打破種種錯誤的觀察。第一我們須曉得共產黨決非屠殺手段所能撲滅，屠殺為政治上最拙劣之手段，對於任何政治運動皆不能使用，一經使用，不但不能如預期的結果，反生相反之影響，吾人對於今日各地當局所採取之屠殺手段，實不敢贊同。第二政治同社會秩序不安定，共產黨的暴動一日無法制止，此理甚明，不必贅述。第三共產黨之蔓延發端於思想之謬誤，正本清源仍當從思想運動入手，單純的實際活動，非萬全的手段。

以上三種錯誤既經提醒，則以下才可討論到防止共產黨復活的問題。

第一，須將社會上對於共產黨的恐怖心理打破。今日共產黨勢

力之蔓延，非由於理論之充足，主張之光明正大，而實由於在社會上一種虛聲的恐嚇。這種反常的心理現象實在值得研究的。共產黨利用這種恐怖的心理，故意在東面造成一種恐怖，西面造成一種屠殺，使一般民衆雖十分不贊成其主張，而終久震於他的虛聲，誤信其終久會成功，於是狡黠者相率趁早投機，謹願者也不敢出而反對，共產黨遂公然在社會上橫行無忌了。我們今日欲使此種運動及早撲滅，非對國人將該黨的內幕盡量揭穿不可。第一須使國人知該黨並無多少特殊之人才，該黨近數年來，憑藉國民黨之聲勢，每年由蘇俄領取鉅萬之津貼，憑藉不可謂不厚，然所成就者究竟幾何？利用蔣介石而蔣介石背之，利用汪精衛而汪精衛始終反覆，利用馮玉祥而馮玉祥所利用，以致一旦蔣氏倒戈，共黨在國民黨上層之勢力全盤失墜，事前曾無人料到此點，加以預防，是共產黨領袖人才之智不若蔣汪馮也。失敗以後，東奔西竄，所取策略，愈趨愈下，今日所用流寇之策略，其結果足以大失人心，實爲一種窮極無聊之最下手段，可見共產黨已無人才，足以指導該黨之正當有利的發展，加以近年來，受國民黨之屠殺，其一般附從的精悍人才，也死亡不少，故共產黨之人才已不足畏，此其一。第二，共產黨的組織也日趨分化，不如從前之團結有力。共產黨自南昌失敗後，即分化爲左右派，本報一七四期業已談及。此次分裂影響該黨前途至大，將來兩派必有正式對壘之一日，幹部既已如此，各地分子也呈了同樣的分化現象。據月前我們得到的共產黨秘密文件之一，內載該黨在長沙的暴動計劃，由於該黨湖南黨部主持者之臨事畏怯，致失機會。有該黨分子馬某之長函，對於該湖南支部之人物痛加攻擊。又該黨長江局對安徽黨部所下命令，責備安徽黨員之胆小，數度，只

知拿津貼，不服從中央命令等情節——以上各種文件我們以後擇要發表——可見該黨重要中心地如湖南，安徽等處，已都發生內部分裂，不服幹部命令，及遇事畏怯等惡現象。狀況如此，在該黨實非佳兆。故共產黨之組織已不足畏，此其二。第三共產黨之後援也已經非比從前的雄厚了。自國民黨對俄絕交之後，共黨與俄人之交通受一打擊，自不必說，但此猶非該黨致命之傷，最有影響者，如蘇俄近來之政變，託洛斯基派完全失敗，而斯達林派占了勝利。託洛斯基派向主專力於勞動世界革命，而斯達林派則主張先整理蘇俄內政。今斯達林戰勝，蘇俄今後之眼光，對內將過於對外。雖對華侵略之基礎，未必一時拋棄，然欲求如前幾年之浪擲大批金錢，供中國人之浪用，已不可能。故共黨此後經濟上所受打擊實至爲重大。該黨長江局致各地黨員通令，也有敘述黨中經濟困難，以後黨員須求自給，不得仰使津貼的話。是該黨經費支絀之情形，可以想見。經濟爲該黨活動之命脈，經濟一窘，該黨黔驢之技也就窮了。以上各種情形，容有非一般民衆所盡知，吾人故爲表而出之，使國人知共產黨已逐漸趨於暮氣之途，「已敗之鬼不靈」，該黨此後也就沒甚可怕之處了。所怕的就是這種虛聲仍然未曾打破，這種虛聲一旦打破，共產黨的氣魄也就會一落萬丈的。

第二須從根本思想上着手，打破數年來共產黨在青年中所宣傳之謬誤思想而建設一種新的有確實根據的思想和人生觀。純粹的共產黨在最近的將來若不改變其流寇屠殺之策略，必逐漸失掉人的同情而逐漸死亡，故純粹的共產黨並不足憂，所可憂者，即數年以來，在思想界所播下之謬誤種子，由此種子產生一種謬誤的類似共產黨的思想，即所謂「左派思想」是也。左派本是一個好

今日中國之自命左派者，無不以唯物史觀爲出發點，迷信階級鬥爭爲社會自然的進程之說。在信奉此種思想者，雖不必盡表同情於共產黨，且有與共產黨相對者，但非共產黨之各派既無堅固的組織，則此種謬誤思想之傳佈，徒足以替共產黨張聲勢。今日欲根本矯正共產黨之勢力，非先將此種謬誤思想澈底解釋清楚不可。第一須先使青年知世界潮流並不止馬克司，蒲魯東等二派，馬克司已是八十年前的舊思想，並非世界最新潮流。第二須使知社會主義因爲現今世界最新潮流，但社會主義不必盡以唯物史觀爲出發點，社會主義派別極多，也有出發於唯心主義的，也有不管唯物唯心的。左派思想自然注重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却不必一定據唯物史觀。第三須使知馬克司之唯物史觀以及剩餘價值說，已經入十年來社會學者，經濟學者取得體無完膚，馬氏的學說只可認爲是供一部分研究之參考，決不配認爲聖經。第四須使知社會改造非止有階級鬥爭之一條路，此外大路，平路，好路甚多，我們當擇善而走。以上四種謬誤見解擠擠，則思想界之癥結始去，此後吾人更當進而建設新的思想基礎，以慰青年的飢渴。吾人以爲真正世界的最新潮流，真正有基礎有根據之社會學說，實爲多數社會學家所主張之社會連帶說（Social Solidarianism）。其意謂社會全體分子彼此全賴連帶關係而生存，故合作爲進化之母，而鬥爭爲退化的思想。此種學說博大精深，非此文所能詳述，吾人以爲今日中國對於此種思想非盡力鼓吹不可。必全體國民覺悟連帶生活之需要，階級鬥爭說之無根據而且自殺。此種思想普遍之中國人始脫去了慘酷的吃人主義，而進化到全體安樂的主義。

。至於經濟制度，我們主張不生張實主義的人，主張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亦即國家社會主義，亦即蘇俄的社會主義。改行之新經濟政策，而列賓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當然這與蘇俄不同，細微地方是不同的），使吾人所主張實為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左派政策。費之徒慕左派之名者，應該進而研究其實際的真相才是。

第三而真正有力之防止共產黨勢力蔓延之法，而促進政治之清明，社會秩序之安定是也。在現在的情形下，倘若國民黨及其他軍閥能有澈底的覺悟，停止內爭，整刷吏治，發展生產事業，使人人有飯吃，野心家無竊發之機會，固然甚善。但不幸今日中國一切的當權者皆不足以語此。不但無法為根本的處置，且製造亂象，為共產黨極力造機會。情形既然如此，我們對之就當有澈底的覺悟。應當覺悟政治當局之絕對不可靠，人民當起而自謀保衛之法。唯一的辦法是人民武裝自衛。從各地的民團着手，聯合數縣民團為一小組織，實行保境安民的主義。在民團防區之內，設立一種聯合自治的機關，改良內政，保障民生。凡有蓄謀來破壞自治事業者，無論他是正式軍隊，或是土匪，以及共產黨，一律以武力對付。各省都能有此一部分人民武裝結合的勢力，實行自保政策，成效一著，仿效者必紛紛而起。由聯縣而省自治，由省自治而聯省建國。力足則完成統一中國之大業，力不足也可退守一方為將來共黨勢力蔓延洪水橫流時的一個桃花源。只有這種堅壁清野的戰略，才可抵禦住將來流寇勢力的蔓延。

我們眼看時局變化，愈趨愈下，流寇屠殺之禍，即在眉睫，國人之稍有知覺者還不趕快起而自衛嗎？若此時不謀團結，等到全國都陷入海陸豐的境遇，再來想法就太遲了。

全民武裝起來，實行堅壁清野主義，將流寇之禍杜止了再說別的罷。

從文件中發現之蘇俄對華大陰謀

謀

王春霖

北京搜查俄使館以後，發現蘇俄對華陰謀文件甚多，惜均零星發表，從無人加以整理，為系統的研究。俄人密他維斯基(M. I. Mitroevsky)為北外交部派往編譯此項文件，近根據所得各項材料，著 *World wide Soviet plots* 一書，對於蘇俄在華之大陰謀，提要鉤玄，敘述靡遺，且處處根據真實材料，雖欲為之辯護而無從。吾人讀竟，覺他人謀我之陰毒險狠一至於此，為之毛骨悚然。今日共產黨雖表面失敗，然隱機四伏，餘禍未已，且受蘇俄直接羽翼之北方軍閥馮玉祥氏，猶擁重兵於京津浦道上，為國民黨之一重要勢力，吾人雖欲信國民黨真已澈底清共，其可得乎？本社為使國人明瞭此項危機起見，特將該書譯為本國文字，陸續發表，以資留心國事者之參攷云。

記者

一 蘇維埃政府與世界革命

任北京蘇俄軍事特派員(Military Attache)室抄獲之秘密文書交付審查委員會審查時，各委員對於蘇俄此種秘密措施，無不驚異。

該等文書若被其駐華使館獲得其一二二年以內之文件，

其文件寄發者為誰，因不難即時查證。因按各國慣例，政府官吏之公文往還，均有印定之公文用紙，繕發時須將職官姓名，一一註明。除由主管職官簽蓋外，并須經其他有關係之職官或秘書之副署。當簽蓋時，蓋從未欲有所隱諱，而務求寄書者姓名住址之詳明。

即係秘密文件，亦莫不如是。蓋從未有外交部長致書駐外大使，不用真名簽蓋，而代以假名者。誠以政府官吏，並非罪犯，無所用其隱諱也。惟蘇俄政府則不然，彼輩實欲盡量隱諱其所為。審查委員會於其所審查之文件中，未嘗見一文件係用業經印就之公文用紙繕寫而成，而盡用白紙，且無圖印。

惟於案卷中得一通告，知其某項文件，亦須依照一定形式繕具，其通告原文如下：

「通告：

北京帕克斯基同志，

為避免各種錯誤起見，對於軍事特派員與中央（即莫斯科）之來往書札，特規定下列各條：

1. 各種普通報告，及對於革命軍事委員會，武裝農工革命委員會有所詢訊，或軍事特派員有關法律性質之文件，寄由人民委員會外交部轉交者，均照舊寄交蘇俄軍事委員會第四組。
2. 各種特別秘密文件，經軍事特派員認為須與其他例行公文分別者，須寄由「*Confident*」轉致。
3. 關於第一號文件應按公文形式用打字機繕成，并須經軍事特派員之簽蓋。

又關於第二號文件，須用曾經約定之假名簽蓋，并不蓋印。

致候你的同志（無印）

「蘇聯政府已受騙而驚恐」

各種電報既無一種係照公文形式繕成，乃知蘇俄軍事特派員之電報文件，均含特別秘密與非法的性質。

其某數種文件，雖經用打字機繕具姓名，但其職守官銜，仍付闕如。且此種姓名，亦大都出自假造。茲錄莫斯科通訊部（Intelligence Department）致其北京機關部之通訊如下：

「敬愛的帕克爾密同志，

自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此間與尊處通信所用之假名，業經變更。自後往還文件，書面請用假名北克門（Pekman）；并用蒲利樂夫（Blinoff）字樣簽發。但尊處寄交此間外交委員會之文件，請於書面署名斯列得夫（Srednet）。

致候你的同志」

一九二六年又發出下述之通告。

「通告：

敬愛的帕克爾密同志，

自今年十月一日起此間與尊處通信所用之假名如下：

1. 帕克斯基（Pekarski）——此係雙方應用於書面之假名。

2. 華樂佐夫（Vorontzoff）——此係此間寄發尊處文件簽署之假名。

3. 華樂底（Volodin）——尊處寄由人民委員會外交部轉交之郵件，書面請署用此名。

致候你的同志

蒲利樂夫（Blinoff）簽字。」

不惟官吏使用假名，個人亦復如是。審查委員會於其名冊之末發現供職蘇維埃之個人，其原名與假名名單，一一對舉。

蘇聯政府，個人之文件與傳寄往何處，文件中無由查獲。其文件與傳寄之一涉及寄往「軍事特派員」之記載，而大都係寄往蘇聯軍事特派員（Sergeo Michael），（此係中各地國蘇維埃組織與其北京通訊機關約定通訊時用之假名）所有一九二五年自莫斯科寄交北京軍事特派員之文件，書面均係署名寄交蘇斯撒飛斯基同志（Sussersky）。而此名從未見於軍事特派員辦公室內之名冊中，亦未曾見於軍事特派員變換名字甚頻之時期。至其原有蘇維埃書札之形式，有如下述：

「蘇斯撒飛斯基同志，或密杰爾同志，或親愛的同志：

.....

書末則署「致候你的共產黨員」

此外，雅華斯基（Yavorsky）或其他假名，均係用打字機繕寫。一切報告，均不簽名，即在第一頁之上角，亦很少將受件人之住址姓名註明。

總之，蘇俄政府官吏隱諱其職官姓名以從事其職責，實迥異於其他各國。由此等文件所得之印象，覺其非為政府機關之所當為，而為一羣國際間陰謀詭詐的騙子，從事種種犯法行為；因此彼輩乃不能不隱諱其真正姓名。

除此等秘密事件而外，吾人由審查資料中，得悉指揮中國共產黨運動之機關為誰，茲續述如下：

- 蘇俄共產黨中 指揮世界共產黨革命運動之原動機關凡三：
- 蘇俄共產黨中 中央執行委員會（Council of the Peoples Commissars）指揮蘇俄共產運動。（二）蘇俄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 S. S. R.）為最高機關，指揮人民委

。(三)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 (Executive Committee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指揮蘇俄以外之共產運動。

照理論說，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為世界各國共產黨部所共同組織，應為指揮世界革命運動之最高機關；事實上却不然。

蓋惟蘇俄共產黨員始得握取重權；而且彼輩為蘇俄主人，常握鉅額之財源，故彼輩之地位乃較其他各國共產黨為獨強。因此國際共產黨乃不得不俯首貼耳以聽命於蘇俄共產黨，其結果，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遂完全降居蘇俄共產黨之下。

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
因是蘇俄共產黨以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名義，實際指揮各國共產運動，而以人民委員會與蘇維埃政府

取其本國。全部共產運動既操持於蘇俄一國掌，其蘇俄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乃為運用世界革命運動及組織蘇維埃政府之原動力。

但蘇俄共產黨對於操縱世界革命運動之隱謀，認為十分重要。因其對於與訂條約各友國，不能公然向其煽動革命或共產的劇變 (Coup d'état) 也。惟國際共產黨所處之地位，大異於是，彼輩以此國共產黨活動於彼國，無所限制；各地共產黨為活動而接受他國共產黨之接濟與援助，亦極自由。故每當各國因宣傳共產主義或運動革命發生衝突時，(而其國又曾承認與蘇俄發生國際關係與通商者，) 則蘇俄政府必本其泰然自若之態度，表示彼等對於此等事件不惟不能直接負責；亦不能間接為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負責。因後者純屬獨立性質，與蘇俄政府無連帶關係也。

此等中亦常發現第三國際以蘇維埃政府之代表向他國從事活動，蘇維埃政府與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

員會間，常設一種共同組織。此種組織一方代表蘇維埃政府運用國際共產黨為其工具，是即中國共產黨。他方面使蘇維埃政府及其外交機關，運用國際共產黨治外法權之有效力。

茲請由下述諸文件，證實吾說：

一、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供給駐華軍事特派員以款項，使從事政治工作。

雅華斯基同志(大約即蘇維埃高級官吏之假名)曾致書羅斯飛斯基(即軍事特派員)如下：

「羅斯飛斯基同志：敬愛的同志，

足下寄來之預算表及供給軍器計劃，即將交付審核，余當將審核結果奉聞。茲請將委員會業經交付執行款項述如下：

1. 足下預算內所定之人數，無所變更，并於預備金有所增加。
2. 關於政黨及軍隊方面工作經費，已被刪去；因此款須由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預算內撥給。
3. 純粹宣傳費亦被縮減：計北京中央一萬七千三百三十元；北部各省二萬五千一百元；中心區域二萬二千四百元；廣東二萬五千七百元；廣東各學校及各組織津貼七萬五千元；其他各地三萬四千元。

致候你的共產黨員雅樂夫斯基簽字。

二、指揮中國軍事政治工作之最高機關，由蘇維埃政府代表若干人及中國共產黨組成之。

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條例：

「爲明瞭中國軍事政治之情形並指揮吾人在中國之軍事工作起見，特在軍事特派員之外設立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

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由左列諸人組織之：

1. 軍事特派員及其參謀。

2. 通訊部 (Intelligence Department)

3.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部代表。

三、中國共產黨直接秉承蘇維埃政府之

指揮與援助。

以下爲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中國共產黨軍事部會議上海暴動失敗之記錄摘要。

出席者：Comrades Chou, Zvetkoff, Wen, Chorvick, Cheli, Ayno and Moladov.

周愛文 (Cho-Eu-Wai) 之報告 (速記)

(報告之開首十四頁均係記述上海罷工暴動之經過。隨後 Zetkoff 等提案俟南軍抵近上海時，再組織新武裝暴動。)

Wen 發言：現值戰亂。吾俄羅斯同志昨日會議，提議應請莫斯科政府至少派遣三千武裝軍隊來華。惟如何運輸此項軍隊入境實一最複雜的問題，當切實計劃。且若吾人得有金錢，各項事物可於此間購辦者，即購辦之。

此乃中國共產黨軍事部請求蘇維埃政府派兵來華之事實。

次則由文件中可以證實蘇維埃政府實供給中國共產黨之武器。以下爲軍事特派員副官柯得 (Korde) 關於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對於供給各種革命軍及共黨機部以軍器之報告。

「關於供給北京共產黨機關軍器之數目如下：

來復破彈數：

德國式：……五十萬

日本式：……一百萬

吾人由上述三種文件，乃知蘇俄政府代表團與共產國際執委會之關係爲何如者。

蓋就運用蘇維埃政府之工具與組織言，國際共產黨之威權實遠不及蘇俄政府。上述第一文件，謂軍事政治工作之經費，須由共產國際執委會預算內撥付可以証之。惟審查委員會於各項案券中未見此項專款直接由共產國際執委會領得與否耳。蓋軍派事特員經費，概由蘇維埃政府接濟。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之經費及會內中國共產黨代表之薪俸，亦均由蘇俄政府付給也。

故據雅樂夫斯基之通訊，共雖謂共產國際執委會有其支付軍事特派員經費之預算，實則付款者仍係蘇俄政府。

蘇俄政府……指揮中國共產運動者，蘇俄政府自較共產國際爲有力。此種勢力潛伏於中國，隨中國人民對內求自由對外謀獨立之吶喊聲中，從事活躍。而國民黨實負革命運動……其勾結，培育之咎。蓋共產主義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不能取得民衆之同情，乃不能不投集國民黨旗幟之下，於軍中黨中攫取位置，以逞其陰謀。

依此關係，蘇維埃政府在中國之組織，有如蛛網，在在可以指揮國民黨之革命運動，並使中國共產黨謀得黨中軍中之各種優越位置。

蘇維埃政府既創如此龐大之組織，猶欲謀自莫斯科作直接之指揮。因此於莫斯科特設一機關，由各部代表組成之，以揮指中國

全部蘇維埃組織及革命的共產運動。

於軍事特派員室內並發現一莫斯科政府關於中國事件特別會議之議事錄，頗饒趣味，爰錄如下：

「嚴守秘密

中國事件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

出席者：Comradesunshlicht, Chicherih Bubneff, Triliser

Rader, Kopp, Soloripeff, melnikoff.....Izin,

Longue, Omer, And Gailis.

議決事項

一、最近之時局消息（從略）

二、國民軍問題（即馮玉祥軍）

委員會鑒於中國最近之局勢，認定下述二事，實為鞏固國民

軍軍事的政治的基本工作。

（1）佔有察哈爾特別區（Chahar）

（2）與滿洲重新談判，使其對直隸與閩錫山（Hs. Tsin-shan）

有再從事戰利之可能與延緩。同時與吳佩孚部游移不定之諸將

領亦作交涉。

三、外蒙古與國民軍之關係問題。

馮玉祥條陳國民軍與外蒙古訂立同盟，並要求外蒙予國民軍

以軍隊的及軍需的接濟，應予拒絕。但外蒙古對於國民軍應

照以前予以軍事運輸上充分之援助。

四、組織西北國民黨機關（革命委員會）問題。

（1）議決案大部分被焚燬，僅存以下數條：（一）關於國民軍政

治工作之提議，應時時求其首領與此之關係，而政

治工作究與軍隊關係密切，應設法積極進行。

（2）馮氏請求於西北組設政府案打消。

六、人數問題。

（1）吾人派赴馮軍從事軍事政治工作人員應增至廿五人。

（2）訓令帕樂夫（Petroff）及格里斯（Griss）兩同志，挑選

中國同志十人至廿人加以政治訓練派赴馮軍從事政治工

作。

九、所謂北伐問題

（1）所謂北伐問題留待下次會議討論。因關於此事尚無充分

之報告。

（2）委員會重新指出扶助北伐軍由廣東出湖南之危險。並主

張北伐軍不應越出關東（Kwangtung）

.....

主席 Unschlichter (簽字)

書記 Gailis

茲將對此項文件，再加以分析：

（1）中國事件委員會為各部全權之機關，其中有公安部之代表

，外交部之代表，軍事部之代表，及專門家數人。此外尚有從俄

國與日本聘去之外交家，軍事專家十人。

（2）此委員會不僅具有維持中國革命運動的命運之最高機關，

關於馮玉祥之軍事行動，當其進駐北京以後，無不與該會發生關係

兩謀得一根據地與否；或遇有軍事困難時，以該會為最高機關

題，曾經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之代表，在軍事特派員會議中，曾

一上書馮玉祥軍總司令（Generalissimo）及（Generalissimo）

（Generalissimo）及（Generalissimo）之文件，內有關於

軍運糧食等問題之提議。該會與馮玉祥之關係，本為其最高機關

項問題，惟莫斯科政府乃決定「馮軍據守察哈爾」之決議耳。

第三項議案關於馮玉祥與蒙古之關係，蘇俄政府拒絕馮氏與所屬外國獨立國訂立同盟，及對馮軍援助之增加。

第四項議案為馮氏卑躬屈膝向蘇俄請求組織西北政府，而被蘇俄拒絕。

由是言之，吾人尙能謂馮氏能獨立於莫斯科政府之外耶？其第九項為關廣東問題之議案，蘇俄政府以廣東政府能否向漢口進展，尙不可必，亦欲加以干涉，乃將該案延期討論。而於廣東軍不得向廣東省發展之禁令，則毫無疑義，即經議決。

嗟夫，吾人試思，由此簡單之文件，證明蘇俄政府對於中國革命運動之所措施，其陰險為何如耶！從此蘇俄政府對於指揮各國共產運動之種種掩飾，乃亦不攻自破矣。此非因共產國際之柔弱，實緣蘇俄政府其欲本強梁之國家與政府，指揮世界革命運動也。茲請進而研究蘇俄政府為世界革命在中國所為之工作。

(待續)

一九二七年國際政治之總決算

(續)

介石

(二)列國政治

(1)美國

(甲)內政。

(一)大總統選舉問題。一九二八年為新選總統之年，究竟新總統為誰？此實一有興味之問題。美國為二大政黨對立之國。一為共和黨，一為民主黨，茲就兩黨中人物論之。第一，共和黨。共和黨中最負人望者，莫如現任總統柯立芝，但柯氏被選總統

已歷兩次，參照美國憲法上，應無再選之可能。故其連任，

華盛頓以來，無被連兩次以上之總統，已成一種不成文之法律。不過此次柯氏兩任，與其他兩任不同。蓋柯氏之第一任期，不過承繼哈定氏未滿任期之十九個月而已，並非四年之總統也。故現今柯氏是否再當選，尙為美國輿論上極有討論之問題。有主張可以再選者；有主張不能再當選者，不過柯氏已聲明不願下次當選。共和黨中除柯氏外，有任被選總統之希望者，尙有數人。(一)為現任副總統道威爾斯，即解決歐洲賠償案者。(二)為華盛頓會議議長休士，休士號為「華盛頓政界之神經中樞」，但以前次爭總統曾經失敗，不願再當選。(三)為洛登，甚得東部農人同情。此共和黨之人也。第二民主黨。該黨中有總統之希望者，不過二人。(一)史未士，出身於貧民窟，少時曾賣新聞，但以奮鬥結果，遂四任紐約州知事。下次選舉，為該黨中最有希望之人。但有二缺點：(一)為舊教徒，恐不能得新教徒之信用。(二)為反對禁酒者，今日禁酒，已經載入憲法，而史氏猶竭力反對，故此最為人所失望。第一、不得尊重國憲者之同情；第二、不得女子之同情。(女子皆贊成禁酒者)(二)洛路茲氏，為前總統威爾遜之女婿。在威爾遜時，曾任財政總長，但洛氏曾聲明，不與史氏再爭選舉。照以上情形觀之，共和黨似較有希望，惟共和黨是否再選柯立芝，則尙在不可知之列也。

(二)菲律賓獨立問題。菲律賓獨立運動，年有進步。至一九二七年四月，遂通過獨立案，但經美政府拒絕。然美國大總統，於六月中，派代表它馬遜赴菲律賓，視察情況。於十二月，大總統在參議院中，報告菲律賓問題，完全拒絕其獨立。其報告大要云，對於菲律賓獨立，絕對不能承認。其理由(一)菲島無獨立

經營之財力。(二)非人言語，宗教，均不統一，若使其獨立，則教育絕無普及之望。(三)菲島獨立，則於美國在遠東之商業，大有妨害。(四)菲島獨立，則將惹起國際糾紛。」於是菲律賓獨立問題，遂告一段落。

(三)海軍擴張問題。美國所提倡之縮減海軍會議，既以無結果而散。於是美國不得不竭力從事擴張海軍，故大總統在召集國會前後，各地演說，無不喚起國人注意海軍軍備。及至國會開會後，海軍總長，遂提出(十一月十四日)七億五千三百萬元之海軍擴張案，該案內容，謂新造巡洋艦二十五支，潛導驅逐艦九支，潛水艦三十二支，航空母艦三支，以七年或九年完成。但關於此案，附一條件，謂如果將來列國縮減軍備有制限時，則大總統對於該案，有伸縮之自由云。

(四)財政與救濟農人。美國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之決算，剩餘金達三億八千三百萬元。除還債外，尚可減稅若干。至於救濟農人，則為去年未決之案，一九二七年議會中，提出救濟農人案。(一)農業救濟基金，定二億五千萬美元。(二)設立救濟農人委員會，由農業總長，及大總統指派若干人，為委員。(三)該委員會得處分每年剩餘農產品，及公立農產品價格。此案以十二月十一日，通過參議院，十七日通過衆議院。但送至政府後，經大總統核撥，然兩院以爲大總統拒絕之理由，不甚充分，決計畫置之不理。

(乙)外交

(一)墨西哥問題。墨西哥所產煤油，佔世界煤油產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美國資本，投入墨西哥煤油事業者，不下數億元。但向來墨西哥法律，對於美國煤油，皆予賦稅。至一九一七年，墨西哥憲法，制定關於工業用煤油，耕作用鹽，及礦產，燃料用煤油等，皆歸國家所有。但當時墨西哥大總統，以爲該法不溯及既往。換言之，即對於美國之所有權利，仍加保護。但至現任大總統，制定法律，則謂一切煤油，通為國家所有。有特許權者，其權利亦歸國家。其外，墨西哥人已有此種權利者，至多限五十年為限。其後，其權利亦歸國家。此種權利，即所謂特許權。

法取得之正當權利，須照國際法平等之原則，與以保護。(二)一九二三年之美墨協約，尙繼續有效。(三)墨西哥須承認國際法上之國政府，對於他國侵害其國民之權利時，有防禦之權利，及義務。(四)墨西哥須承認正當權利，不得因法律溯及既往而被沒收之原則。墨西哥對於美國質問，依然不理。並且一年中又發生第二種交涉，即傳教徒是也。蓋美國傳教徒移居墨西哥者日衆。於是墨西哥定取締傳教徒法律，一時傳教徒請求美政府援助，墨西哥輿論，認爲美國干涉內政。於是美墨間惹起大波瀾，直至八月，始行暫告結束。

(二)尼喀拉瓜問題。尼喀拉瓜者，中美之一小國也。(面積四萬九千平方哩，人口七百萬。)一八二一年，自西班牙獨立。然以經濟困窮，遂在美國耶翼之下。一九一二年，尼國內亂，美國出兵，一時略歸平靜。蓋亞士被選為總統，至一九二二年，美國總統哈定力講防壓中美革命之法。一時尼國歸於平靜。至一九二六年美兵自尼國撤回於是尼國兵變，自立政府，(即喀摩羅政府)但美國不承認新政府，另指導尼國議會，仍選蓋亞士為總統，予以援助。(因新政府爲墨西哥援助。)至一九二七年二月，美國遂對尼國出兵，派遣巡洋艦五支，驅逐艦五支，掃海艦一支，將校一百九十六人，兵士一千六百六人，繼又增派八百人，並借給百萬美元與蓋亞士，助其平亂。但至三月，而亂不平。至四月亂軍始不支，向蓋亞士請和，於是美國政府派遣前陸軍總長史提母孫參與和議。由史氏提出條件。(五月六日)兩方簽字，其約文如下。

- (一)兩方之武器，完全繳廢。
- (二)對於叛亂者，停止戰鬥完全平和。
- (三)兩方沒收佔領之物，全交還於所有者。
- (四)蓋亞士政府內，許亂軍將領加入。
- (五)尼國警察由美國指揮，但無徵收稅之權。
- (六)一九二八年之大總統選舉，由美國監督行之。
- (七)美國軍隊，仍駐尼國內，以維持秩序。於是六個月之亂事，遂以暫告結束。

(三)巴拿馬問題。巴拿馬，在太平洋之中心，其地有三萬二千三百八十八人，其地有巴拿馬運河，其地有巴拿馬運河，其地有巴拿馬運河。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巴拿馬代表摩拉士博士，在國際聯盟內，主張巴拿馬運河，巴拿馬國應有絕對主權。一時惹起美國朝野之反對。於是巴拿馬總統出面聲明，謂摩拉士之說，只代表個人意思，並非政府指使云。

(四)全美利堅會議 此會之起，由來甚久。蓋中南美諸國獨立後，每年常開會議，以謀共同之利益，增進國際之和平。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美國國務卿布朗欲召集全美會議，但以事辭職，會議遂形停頓。至一八八九年，白亞得氏為國務卿，始召集第一次全美會議於華盛頓，仍請布朗為會長。第二次，全美會議，以一九〇一年開於墨西哥，第三次，以一九〇六年，開於伯拉西爾。第四次，一九一〇年開於亞爾然丁。第五次，一九二三年開於智利。此次南美會議，定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開於古巴首都。並以此次大總統預備親自出馬，則此次該會議，較諸以前會議之重要，不言而喻，而美國對於中南美外交之緊急，亦可想而知矣。

(2) 英國

(甲)內政 政黨情勢。英國在戰前，原為兩大黨對立之國。至於戰後，勞動黨大盛，遂為三黨鼎立之國。就現在英國政治論，因為統一黨之天下，(上年總選舉時，統一黨七百八十六萬票，自由黨二百九十二萬票，勞動黨五百五十萬票。)雖然，保守黨之所以有今日，一則由於自由黨之分裂；(自由黨中分為愛斯麥與雷德爾兩派，而自由黨遂衰)二則由於英人復興慾望之隆盛。今後統一黨之地位如何？此則甚可注意之事。據今日英國輿論以觀，有謂統一黨仍不失從前之地位者，然此乃傾向政府方面之說也。其實今後統一黨之地位，不可不視下列二事而決。其一、則自由黨與勞動黨之合併問題，今日熱心兩黨合併者，以雷德爾喬治氏為最，然勞動黨中贊成此說者，亦不乏人。雖麥克通納最近雖有不自自由黨合作之表示，然麥氏近在勞動黨之地位，亦非絕對優勝。(例如一九二七年一月蘇格蘭勞動大會，對於麥氏之信任投票，贊成者不過六十一人，而反對者已有五十九人。)假如兩黨合併爭

得之事實，則統一之地位，亦不難維持。其意蓋謂，女子新有權者五百萬人，使此輩女子而傾向保守黨，則保守黨不失其地位，使此多數女子而傾向勞動黨，則保守黨之地位，亦不免於動搖。故今後各黨之勝負，尚不在可知之數，彼以保守黨為必勝者，殆過於樂觀之說也。

財政問題。英國今日財政困難，殆為有史以來所僅見之事。國債總額既達七十六億鎊以上，非滿一百五十年，絕不易償清。況加以每年收入減少，支出增多，例如本年預算，(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總額為八三四、八三〇、〇〇〇鎊。其中由於炭坑工人罷工之損失，為三二、〇〇〇、〇〇〇鎊，加以其他入不敷出者則為四千萬鎊，而減債基金千五百萬鎊，尚不在內。僅此二項損失，已需加稅四千萬鎊，始能彌補，則英國財政之困難，想見一斑矣。

工會問題。英國工會，在一九〇六年後，遂獲得罷工權。在一九一三年，更有徵集政治基金之權利。故英國勞動黨之得勢，實由工會之擁有莫大權力而來。至一九二七年四月，統一黨內閣，忽提出改正工會法八條。其中要點：(一)取消罷工權。(二)禁止工會徵收政治基金。(三)禁止行政官參與工會。此案雖經兩院中自由黨勞動黨議員反對，然卒以無事通過。(六月二十三日通過)

過衆議院，七月二十五日，通過參議院，廿九日，經英王裁可。與日俱進。(例如七百二十人之議員，而出席滿二百人者，戰後僅見六四)以故參議院改革論，無分統一黨與勞動黨，莫不一致主張。至一九二七年，政府遂提出參議院改革案於衆議院，其要點二有：(一)終身貴族，以二百五十人為限，其他貴族，則由閣員推薦，國王加以委任。任期十二年。但在此種議員全數中，每四年改選三分之一。(二)原來議院法規定「金錢法案，兩院有異議時，由衆議院議長決定」者，改為「由兩院組織共同委員會之會長決定」。此案提出後，議員咸持反對，或表贊成，議論蜂起。雖至今尚未決定，然改革之實現，當為日不遠也。至於女子參政權，在一九一八年規定，限制年在三十以上。此次則改為二十一以上，(與男女選舉年齡同。)此種改革論，自來為自由黨與勞動黨所主張，而統一黨近來鑒於大勢，亦欲收買女子歡心，以為選舉競爭之武器。故遂提出此案，此案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耶蘇祭日已

見前文，對我國問題，其經過雖已爲國人所知，茲所述者，則對俄絕交後之態度，與對我國問題之將來是也。對俄絕交，只能以政治爲限，至於英俄通商，則絕對不能中止。蓋俄國對外貿易中，英國約佔十分之三以上。故當英俄絕交時，俄國聲明願經濟絕交，而英國則再三聲明英俄經濟關係，仍照舊進行不止。恐以後英俄國交雖不恢復，而英俄之通商關係，仍照舊進行不止。至對於我國從前雖守中立，今後若我國長他內亂，恐英國必進而干涉。惟是干涉，有二條件。第一、必與他國共同干涉。第二、共管之範圍必非全線，至多或將干涉揚子江流域，使不再發生軍事。至對於意大利則親善程度，較前有加，其原因不外聯意以制法俄。一九二七年一月，美國財政總長卡奇爾曾使羅馬，與模索里里討論甚久，據傳英意討論者有四。(一)英國對意之財政，予以援助。(二)意大利對英之對華問題，與以援助。(三)英國對意大利之侵略土耳其及染指巴爾幹，與以援助。(四)意大利對英之反抗，在歐洲以外與英人行動一致，此其意之所以接近也。至於埃及向來雖爲英人所保護，俄至本年，亦發生一小問題。即埃及忽向英人，要求撤出埃及軍隊，及埃及之獨立。英人固絕不允諾。不久外交總長張伯

，以見其財政困難之一斑。第一國債，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中，國債總額不過三百四十一億八千八百萬法郎，至一九二六年三月，內債總額，達二千九百七十二億五千四百萬法郎，外債總額，達二千一百九十七億七千七百萬法郎。（雖法國對外放款，仍有一五、一三三百萬法郎之多，但其對手皆爲俄國，小協約等，（解釋見後）此種放款，十年左右，決無收回之望。）第二紙幣，在一九一三年一月，法國紙幣，僅五、七一四（百萬法郎。）至一九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以前，依然隨時大跌，故國內人心惶惶，惟恐法郎為馬克第二。故在一九二七年中，所希望於內閣者，實惟法郎價格固定問題。據二月十一日普嘉華總理在衆議院演說，謂「法郎價格，只發一時安定，至於永久安定，則現在尚不可能。」至四月間，又發行二百十五億法郎之公債，其大半用途，亦用以維持法郎。總之，法國財政，荷無外債之虞，則在十年內，恐無恢復之望也。

政黨問題。法國各黨分立之國，今日議院中黨派敵在十以上，而急進社會黨力為雄。(衆議院中，議員在一百以者，不少。)近以生產困難，失業衆多，(一九二六年一月者受補助之失業者，僅五百四十七人，至一九二七年一月第一週，加至二萬七千人，至第二週，加至四五萬千人。)忽有關於共產黨之勢，五月中共產黨開會，忽然於論文中，謂喜人與食肉獸

內閣問題。

(一)內閣與國防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英國報據駐德通信員報告謂德國陸軍部，近在俄國製造大批飛行機，及軍械。於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報紙爲之翻譯轉載，攻擊陸軍部爲軍閥傀儡。於是第三次馬克思內閣，憤而辭職。

(二)第四次馬克思內閣。馬克思內閣崩潰後，大總統辛登堡以繼任頗難其人。於是勸馬克思再出組閣，馬克思博士遂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再出而組閣。新內閣爲中央黨，國民黨，國性民黨，巴威國民黨四黨——聯立內閣。新內閣雖似右傾，(國性民黨與國民黨皆右黨)但據一月二十六日之政綱觀之，則仍是民主色彩，絕無復辟意味。蓋在野黨之議員亦非少數，茲將當日議院中各黨人數，分列於下。

黨名	人數
國性民黨	一百一十人
國民黨	五十一人
國魂黨	十五人
巴威國民黨	十九人
經濟協會	二十一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七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三日

本期目錄

評「現代評論」的「國策與希望」

從文件中發現之蔣總統奉大總統（二續）

不戰而勝的長城

濟南雜憶

現在和國民黨（續）

醒獅週報編輯部啓事

時衡

王雲五

盧崇

岸成

老健

盧漢

每份大洋一角，國內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外埠大洋一元五角。日本加二角六分，是也。

本報地址：上海南京路四一四號。電話：二二二二。

本報代售處：上海各大書局、報社、代售處均有代售。

本報訂閱處：上海各大書局、報社、代售處均有代售。



評「現代評論」的「回顧與希望」

曹 漁

現代評論社大部分的大學者大教授們此時在國民政府治下可算是官運亨通騰程萬里了。不過你們的官運，你們的騰程，雖然與我們窮措大風馬牛不相及，不致由羨慕生出嫉妬來，但是立言措詞究竟不能過於肉麻，要為文人留點身分才對。「現代評論」偶而雖有幾篇樸實的文章，無奈阿諛與乞憐的論調，實在太多，實在令人不願下看。最近不知何許人的征蓬又在該刊上演其拿手好戲了：文章的標題是「回顧與希望」，他回顧的是什麼，希望的又是怎麼一回事，且待我介紹出來，以免奇文有不能共欣賞之憾。

自蔣介石通電願受第三國際指揮，宣言北伐以來，舊的軍閥固然紛紛崩潰，然新的投機軍閥以及共產黨人，乃如魚之得水，大肆活動，大施宣傳，總而言之，大做其賣國殃民的工作。一年以來，長江與珠江流域各省工商各業不知損失多少，年青學子不知死亡多少，社會元氣不知犧牲多少，國家命脈不知斃喪多少！到了自知罪大惡極，內部起了權利衝突時，國民黨乃始與素所托命的共產黨人分裂，始與倚為泰山的蘇俄絕交，在國民黨自以為從此一年來所作種種賣國殃民的罪惡可以一一歸之於共產黨，在人民則以為狼狽可殺，而引狼入室者尤可殺，決不因國民黨之反共，便輕輕將其促成共產黨賣國殃民的罪惡放過，何況最近的國民黨並未因反共而減其摧殘人權與自由的虐政啊！所以國民黨的罪惡，不但國人皆曰無可赦免，便是自己黨中頭腦稍清的人也無不同聲太息。然而現代評論社的征蓬先生却別具心腸，大大的不然。

征蓬先生在「回顧與希望」的妙文中說：「我們不應當去數無頭爛額的民衆，更應當去數無頭爛額的官運，又是何等可憐。是國民革命的錯誤，還是國民革命最大的答覆說：否。」他不僅數了個人的意見，並且數了官運代表許多現代評論社社員堅決表示國民革命未曾錯誤，官運與騰程又安得不亨通，不高興呢！征蓬先生如此立論，其內在的苦衷，我們不便說，且亦不必說；至於他的表面理由請看下文：「何以故？一個國家在一個時代的革命，是沒有先例的。凡屬辦一件沒有先例的事業，任你在理想上如何謹慎，總得帶幾分冒險性，總免不了若干的犧牲。沒有犧牲的革命，就不是革命。」這段話泛論革命則可，拿來為國民黨文過飾非則難通。革命固然免不了犧牲，但只能忍痛犧牲那無可避免的犧牲。試問國民黨始而縱容共產黨人麻醉全國的青年，繼而又取大批被麻醉之青年而屠殺之，這是國民革命中所免不掉的犧牲嗎？始而縱容共產黨破壞社會一切秩序，到了如征蓬先生所說無敵無頭爛額的民衆，默然相顧，顛沛流離的時，候才來空數其罪而究無法以善其後，這是國民革命中所免不掉的犧牲嗎？貪羨蘇俄的盧布與軍械至不惜默認蒙古的歸俄，且宣言願聽指揮，現在雖然絕交，但金甌已缺，國家之人格掃地，這是國民革命所免不掉的犧牲嗎？以上數點，不過僅就國民黨與蘇俄及其黨派狼狽為奸的罪惡而言，若再從製造新軍閥新官僚新虐政等以犧牲人民幸福而言，更是一天也數不盡。征蓬先生以「沒有先例」與「任你在理想上如何謹慎」等語為國民黨辯護，可見他以為國民黨過去在理想上是非常謹慎，所以才把中國犧牲到這步田地，設若再大意點，將全中國送給蘇俄了，將二萬萬同胞給中國共產黨殺盡了，就征蓬先生的高見說，想也都是國民革命中應帶的犧牲。

分冒險性與免不了的犧牲呢！

征蓬先生在敘述國民黨反共打共滅共的戰爭中，國民黨革命的戰士不知犧牲了多少；民衆的苦痛又不知增加了幾何之後，又與高彩烈的說：「這些犧牲是冤枉的麼？不是的。這些犧牲是國民黨釀成的麼？更不是。」征蓬先生，你真能言人所不能言！在貴黨國民革命之下無數無辜的民衆與青年被屠殺是應該的，社會的元氣與國家的命脈被破壞也是應該的，誰能說誰敢說是冤枉的，是貴黨造成的呢！唉，官令智昏，一至於此！征蓬先生又爲國民黨辯護說：「假定在我們四千多年的歷史中，沒有出來一個國民黨，今天就不會發生國民革命麼？假定國民黨不會在相當條件之下容納共黨，我們能保證共產黨不在今日的中國活動嗎？」他這種話真是妙不可言！在中國歷史中縱然沒有出來一個國民黨，國民革命也要發生，但征蓬先生你聽說像貴黨這樣非馬禍禍殃民的革命是必不可免麼？國民黨縱然不容共，共產黨也有在中國活動之可能，但你能保證其他各黨也必象貴黨這樣甘爲虎倀使其禍在短時期內禍及全國麼。你說：「稍稍有點歷史的常識，稍稍明白世界的大勢，不難立刻回答這些問題」，我則以爲稍有歷史常識明白世界大勢的人，必不至發出這種不成問題的問題來爲今日國民黨辯護。你說：「如果後項答案是肯定的，因爲共黨及反共運動所弄出的犧牲，就不應該專由國民黨負責」我則說，國民黨在過去數年中，一方面若不傾行逆施甘爲共產黨的工具，又一方面若不摧殘其他反共的正當勢力，則共產黨縱然也有在中國活動的可能，但決不致成爲禍如斯之烈，則反共運動及反共運動的犧牲，無論如何是難由國民黨負責，更難由共產黨及反共運動的犧牲的。你說：「如果後項答案是肯定的，因爲共黨及反共運動所弄出的犧牲，就不應該專由國民黨負責」我則說，國民黨在過去數年中，一方面若不傾行逆施甘爲共產黨的工具，又一方面若不摧殘其他反共的正當勢力，則共產黨縱然也有在中國活動的可能，但決不致成爲禍如斯之烈，則反共運動及反共運動的犧牲，無論如何是難由國民黨負責，更難由共產黨及反共運動的犧牲的。

現在國民黨尤其荒謬的是自己既不佩反共，不能反共，而又阻礙別人的反共，換句話說，就是自己既不佩救國，不能救國，而又阻礙別人的救國。他們誤了現在的中國，還以爲未足，更要誤將來的中國，使中國命脈由他們一手斷送。現在稍爲解事的人民以及稍具天良的國民黨員，莫不知道帝國主義，共產黨，軍閥三者是中國生存的障礙；莫不知道現在的國民黨土崩瓦解即在目前，民衆信仰掃地以盡；更莫不知道要救中國，非另在這幾種勢力以外創造出一種新的真正能救國的勢力不可。征蓬先生因爲是國民黨員——老國民黨員，抑蔣介石打到武漢後才加入的新國民黨員，無可考，——所以也中了黨的誇大狂，便斷然說：「在中國的戰場上，現在只有三種力量；一是軍閥和帝國主義者。二是共產黨與赤俄。三是國民黨。三者以外再沒有力量；三者以外再也造不出力量來。」他這種有結論無前提的武斷，真不知是何種邏輯，大概是希榮取寵的邏輯吧！他這種知有己不知有人的熱狂，真不知出自何種心理，大概是變態心理吧！他又說：「假如有人於三者以外想另樹一幟，假如那種力量，不加入國民黨，其結果不落在軍閥方面，必落在共產黨方面」，這幾句話的不通，稍有推理能力的人都可看出，無用我來指出誤謬，但字裏行間在爲國民黨招攬生意，爲投機分子指示門徑的苦心，却是躍然紙上的。

我們國家主義者深信種種黑暗勢力如帝國主義者，軍閥，共產黨，以及其他黨閥等不打倒，中國決無挽救之可能；我們復深信今日這樣支離破碎腐爛掃地的國民黨，不但救國不足，而且禍國有餘；我們更深信今日真正能救國的力量，正在發榮滋長，應運而生。所以貪圖一時榮華者，應當附征蓬先生的指示，快快投奔共產黨懷中去享福，而爲國家民族前途着想者，應於新興

的救國勢力之爭奪者！國難的是國民革命未曾勝利，救國的是國民黨一手遮天，壞，人格所關大救援大學者的人格！

從文件中發現之蘇俄對華大陰謀

謀(續)

王春輝

二 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及其工作

□ 北京中央 中國各地蘇維埃組織，自皆隸屬於蘇俄駐華大使之下，(大使一名，布爾什維克黨稱之爲 *Red Head* 即政治代表之謂，)而佐助大使處理中國軍事與革命委員會

□ 運動之最得力者，當推軍事特派員。

吾人於文件中，知此項重要機關，——軍事特派員——之組織為何如者。所謂軍事特派員非無助手；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即其佐助中國軍事運動之機關也。其組織之分子，有下述三種人員：

(一)軍事特派員及其參謀

(二)通訊部(Intelligence Department)

(三)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部代表。

軍事特派員在中央軍事委員會內，自居首要地位。其餘兩部代表，隸居其下；惟各部各自有其組織與自由活動之範圍耳。

軍事特派員與通訊部同爲蘇俄政府直隸之機關；故通訊部又不將中國共產黨中央執委會軍事部之完全隸屬軍事特派員之下。

(軍事部之設在佐助軍事特派員以謀中國軍隊革命運動，與民衆武裝運動之發展。)

自他方面言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事實上爲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Union of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 簡稱 U.S.S.R.)

範圍內之組織，而蘇俄政府以發生

詳言之矣。

至軍事特派員與通訊員之關係，就地位言，後者居於前者之下，而各自有其組織，並各自直接向莫斯科政府負其責任。蘇俄莫斯科中央對於此事之規定如下：

「蘇俄之北京軍事特派員與通訊部之關係一如軍區內軍事首領與地方通訊部之關係相同。在工用上後者居於前者之下」

關於通訊部代表(Representative)按通訊部駐外代表稱 *Red Head* 留守之重也)蘇俄軍事特派員之下，各方頗多疑義，吾人於軍事特派員室內發現此類質問之通訊甚顯。但蘇俄政府不顧此等煩怨，仍堅持通訊部代表獨立之地位，使其直接向莫斯科負責。其理由吾人可於蘇華新報載蘇俄軍事特派員(即軍事特派員)書中見之：

「吾當熟審通訊部代表之任務，不限於中國一地，并及於其他各地。故彼應有其獨立之性質。……」

此事證之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終北京通訊部所轄之範圍，果推廣及於朝鮮，而軍事特派員之任務，仍限於中國一地而益信。且於同年(一九二六)年底，莫斯科政府鑒於中國局勢之嚴重，認定滿洲朝鮮亦有特別注意之必要；因於滿洲另設一通訊部，而將朝鮮劃入日本通訊部範圍以內。可知軍事特派員與通訊部之任務與所轄範圍各有其限制也。

按其規制云「通訊部一方面在執行莫斯科政府之命令(尤其是關於滿洲朝鮮，蒙古三地之研究。)

他方面在於執行軍事特派員對於中國軍事運動之命令。」

故通訊部大部分工作，在於研究各地未來軍事衝突之問題，而軍事特派員僅限於中國一地軍事運動之實施。——此點在後更

軍事特派員

又以上所述各機關，各自有其職權；吾於軍事特派員文件內，見其各稱特派員之名目，如「軍事特派員之職權」，「通訊部之職權」，「軍事部之職權」等是。又各自有其條規，當其開始活動時，即須引用。

軍事特派員受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之節制其所屬之職權與責任如下：

「軍事特派員處理吾人（蘇俄自稱）在華一切軍事運動，其所屬之職責如下：

- (一) 研究吾人在華之軍事工作，並實施其所定計劃。
- (二) 記載已往之工作，並由其經驗中交換（一）建議。
- (三) 注意軍實接濟問題。
- (四) 審查軍事人材問題。

由此項文件，吾人又當注意蘇維埃組織內之大部非俄籍黨員，其於蘇俄文件所給之不良影響。蓋大部份文件，均用甚劣之俄文構成，其字句甚難索解。如上項規則第二項「交換建議」(Exchange Suggestions)之意義殊為曖昧等是。試問以其所得經驗與建議交換那？若謂蘇維埃各組織，應互換其經驗，則須更加以申述以明之。蓋「交換」一詞，顯須其他字句補充，意義始得圓滿，即謂各個組織所得之經驗，意見，應互相勾通，而此等組織僅指在中國革命軍內之軍事工作者。

革命軍內之軍事工作者。軍事特派員事實上最重大之使命，在向中國政府與各項軍隊從事軍事運動的組織；而此等軍事運動政府又為從事中國革命運動者。蓋此亦自然之趨勢，吾人前已言之。前篇已顯知蘇俄政府對華之主要目的，即在從事軍事運動。

。因是軍事特派員秉承莫斯科政府意旨，竭全力以向中國革命團體內從事武力的組織。

中國革命團體頗多，主要者厥為廣東政府，其所屬有國民革命軍；次之為馮玉祥派，其所屬有國民軍。故軍事特派員主要之工作，幾全部集中於此。

就蘇俄官吏之觀察，中國軍隊實極腐敗，既無經驗訓練之軍官，復無精良器械之部隊。欲謀增高作戰能力，第一非從上級軍官起，一一加以訓練不可。

惟是增高軍隊效力，固非蘇俄政府最終之目的，其最終目的在使此項軍隊受其節制。至少亦須受其黨染陶鑄。因此，彼輩一方欲使高級軍官受其影響，他方欲使下級幹部受其黨染，而成為純粹之共產黨軍，或至少成為國民黨左派軍隊。而負責完成此項目的者，即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

蘇俄政府勢當之環境以容許其黨員深入軍中，從事運動。力之深入中國之軍隊。惟欲謀黨員與軍隊接近，其途徑殊非易易；

之表示，向其宣傳訓練者每苦不知從何處下手也。

其初亦曾計推克蘇人以勸說，謀激勵軍事長官對於共產主義之同情；或謂協力自明其對於國民革命之深致同情，以資引誘，而其效甚微。蘇各軍將領對於宣傳者，表面上非不深加贊許，而其實際，阻礙重重，實不由中。至於下級官佐，其初，更不知較深意；惟其宣傳員與蘇俄軍隊中之待遇如下：

「吾人前已顯知蘇俄政府對華之主要目的，即在從事軍事運動，亦被軍需處拒絕供給。由此即知吾於此間所受之待遇也。」

詳舉。

此種爲軍事，然其所含之意義實大。同樣之事實尚多，不擬再舉。

至若被此更大之挫折，其黨政治訓練員。亦當受之。

據報告，蘇俄政府堅持欲使國民二軍與其共黨黨團發生關係，而所感困難，第一在蘇聯黨團在一指定之軍事單位內設立機關，而與軍事中樞，完全隔絕。第二，黨團機關部，雖經設立，而從無軍官與士兵參與，所可活動者，僅當地少數共產黨員耳。

總之，布爾什維克黨人若徒從正當的宣傳入手，實難收其成效。故彼輩不久即變更策畧，以供給中國軍隊之軍實，爲其主要手段。

其資助中國軍隊軍實，初僅一方面允其延期（長期）付款，一方面允其自由給價。由是，引起中國軍人之熱望。據國民二軍總訓練員關於此事之報告，有如下述：

「格烈鳩先生，

茲謹覆一月十八日第二號訓令……關於促進吾人軍事工作最有力之方法，莫若接濟軍實。此事全部與局部重要之點，吾已於一月廿一日與多白（Jupuh）君談話中鄭重言之。茲欲告者，即岳維峻（Yieh wei-Chun）亦願購買器械。購買後，彼當有所希望。馮玉祥處亦有同樣之情形。惟此時軍器之有無，（尤其是鎗彈）實爲國民二軍，之生死關鍵；故吾人於此亟應有一實際的補助，以引起吾人對彼軍訓練工作最優良之效果也。

此事在一九二六年之始，前任軍事特派員西福里（Seifulin）報告內，亦有所陳述。

西福里曾將國民二軍內全部訓練人員之工作，作爲詳細考察，結果未能滿意，其主要原因，在因高級軍官對於訓練員無所傾

向。蓋彼輩視吾人訓練員爲……

「欲明國民軍將領不願受吾人訓練員之指導，而可於彼等之政治心理察之。如馮玉祥希望吾人接濟軍器，而在其時期中不予吾人訓練員以任何工作，即可以此種假設加以論證。彼（指馮氏）但承認吾人向各學校工作，以冀得吾人軍器，岳維峻亦然。就目前言，吾人主張無論在國民一軍或二軍內，盡無影響之可言。吾人處此情勢，當如何進行耶？」

（三）據以往經驗言，吾人欲於國民軍內樹立基礎，唯一手段，在供給軍器。

但軍器現已供給，而吾人手段仍未得若何開展。

（四）因是吾人當認定以後接濟軍器時，必須訂立承受吾人宣傳之條件。且此條件不僅用於國民軍，猶須期其在國民黨內餘國發展。

由是乃知布爾什維克黨在中國軍隊第一期活動之促進，非僅正當宣傳，而純恃物質的接濟。

茲錄文件中關於馮玉祥將軍之報告如下：

「嚴守秘密

（註一）尼科拉葉夫（Nikolayev）同志：

考查馮玉祥之政治面目，實爲吾人最要之工作，吾已於報告內屢言之矣。

馮氏爲有利吾人工作之政治人物，其就吾人利害加以批評，可於下述兩途判之：

（一）馮氏在反抗帝國主義，以求民族解放之運動過程中，實爲一有力之戰士。並爲吾人理想中之合作者。

(二)馮氏原係軍閥，茲則因事實與地位之壓迫，不得不與蘇俄趨於國道，蘇俄志在削弱帝國主義者，尤其是日本。

如其屬於第一種情形，則吾人無所用其躊躇，但求如何扶助，使其(馮氏)以中國成為蘇俄同盟，參與世界革命運動。……如其係屬第二種情形，則吾人當運用其他策略：一方面增進其軍隊作戰能力，至能於他日擔當吾人所欲加諸其身之工作為度；他方面則務須免去其對吾人工作之非難。在此種情勢之下，彼於吾人軍實之倚賴，自亦十分重要。……如謂有某種事實能引起吾人從第一種觀點，觀察馮氏，則甯謂必無其事。惟與此相反之事例，頗不乏耳。

(一)馮氏以往之反覆無常，

(二)對於國民黨態度之模稜兩可，……

(三)對於帝國主義者之傾向……依此以觀，吾人敢謂馮氏屬於第二種情形者為多；因此吾人與其聯絡，其性質與為吾人利益而利用其他軍閥之性質無異。

於此吾人當擇別者：(一)即時與馮氏斷絕關係，(此屬可能)斷絕吾人活動力，移於中國平民方面。抑(二)使馮氏完全依賴吾人。

吾人如採第二途徑，則以當用吾人自有之軍械供給之，以充實其軍隊，使其不能不依賴吾人。

(二)於庫倫(Ulaa)地方設立一大規模之軍器貯藏所，並建備庫克烈，烏地斯克(Yarkhino-Ustinsk)與興家口(Kalgan)兩地。

(三)關於訓練馮軍之計劃，應限於下級官佐及普通兵士，使其能聽吾人命令，至其上級長官不得吾人襄助，即不能完全行使統率之能力為度。

(註二) f 簽寫

(註一)一九二五年蘇俄駐華代表加拉罕(Karakhan)寫信時即用此名。

(註二)即 Yen-Chan (類似一中國人名)為一九二五年中駐張家口之蘇俄訓練員領袖。

下述即加拉罕之覆書：

「金昌(Jen-Chan)同志，

足下致尼科拉葉夫同志之第二十號來書，已悉。

……足下對於馮氏之懷疑與其政治的觀察之說明，可謂至詳且盡。彼之性情多變，自無容疑義，因此吾人乃不能不對其格外慎重。——較諸對待國民黨為尤甚。惟此時吾人不因足下所陳之七端即將對彼(馮氏)之態度，及對彼工作之性質，有所變更，此等工作，足下此時亦正從事者也。

至對彼應特別防患，尊讓自屬至當，吾人於此有多已見諸實行者。

來書最末所論之第二點，並非創議，所應致慮者，在於目前應如何使之實現。此時此項計劃若能實行，應採何種步驟？並須有何種切實的籌劃，以達其目的，請就足下之所知，多少有以示我。鄙意吾人恐不能將吾人宣傳工作，僅限於下級官佐，及普通兵士。蓋向其上下級同時工作，而與其緩急，或較急也。

至欲使彼(馮氏)完全依賴吾人軍器之供給，足下當即時注及，不使其他來源亦得向其接濟。否則製作亦不可與其妥協也。……

……雖在最近的將來張氏尚不能與其妥協。

(註) M (用鉛筆簽字)

Nikolayeff.

(註) 一九二五年各地共產機關通訊，加拉罕一名係用 I. M. 兩字母代表，意謂 Michael 之子 Leon 也。(亦即其本名與其父名之聯合，) 故信加氏在某種時期內，其書札皆簽署 "Michaeloff" 之假名，茲則僅以簽 "M" 一字母。

由是可知加拉罕雖承認金昌對於馮玉祥品性之觀察為正確，而仍以蘇俄對彼(馮)態度不應變更。

惟蘇俄政府對於馮氏之不信任，迄未免去，此可於文件中隨時發見。茲錄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某地共產機關部之電文，以證之：

「嚴守秘密

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四接到。

新雲鵲，王為蔚，王維城諸人之代表均到。劉鎮華 (Li cheng-hua) 伴為要求進駐河南，已陰令國民軍第三軍集中。惟彼

與奉天有所協商，與閻錫山亦有密切之關係，但無保證耳。馮玉祥表面仍未變其左傾態度；但於農民組織與委員會頗存戒懼。

惟蘇俄政府對於馮氏以往之政治行徑雖多疑異，而於其軍實之接濟仍源源不已。所接濟者，皆為大批之鎗礮與子彈及其他軍用附件。

□ 蔣介石對蘇俄勢力在中國最發展之區域，莫若廣東，而一九二六年三月廿日蔣介石竟提案對於共產黨作為第一次之反對。

府之意見及至四月，廣東共產黨某領袖，對於此種偶然

不幸的事實及蔣介石個人，作為下述之報告：

「斯得拔諾夫 (Stepanoff) 同志於蘇俄共產黨廣東區會議中報告：三月廿日之變，或蔣介石對於俄國顧問與共產黨之反抗，實不啻天空晴明之下閃電一聲雷……」

此項報告之目的，在探求此種禍變之源來。此事發生之原因，大部分實有關於蔣氏及吾黨同志之個人性格。

關於蔣氏之性格，吾人當略為注意，吾已為吾黨中國同志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執委會之代表言及，就余與中國諸同志觀察，蔣氏實一出類拔萃之人物，而其特點，在好大喜功，與大權獨攬。

蓋彼甚欲自為華人眼光中之一英雄，亦常自命為革命家，且其義不僅限於國民革命，猶欲自列於世界進化促進者之林。

惟彼究明革命之真義與否，實為問題。彼既貪財，復攬權勢，其貪財之目的，雖不必即營個人之富利，而其別具懷抱，固顯而易見。且彼使用金錢，面似豪放，實則無往不冀，其能得金錢之酬償。彼亦知收買報紙或其他刊物以為其鼓助。

雖然，蔣氏之頭腦，究較其他軍閥為清晰，不惟明瞭中國一地之政治問題，且能粗明世界大勢。惟彼過於自私，以環境供個人之享受。故不得民衆之扶助，彼自身亦僅知如何運用民衆以成其野心之一部分。故彼之利用吾人及中國共產黨必至以能成其功名利達為止；彼之利用國民革命運動，亦必以能成其國家英雄之野心為度。因是彼必不欲與一深得中國民衆同情之人合作，因彼正徬徨於右派與共產黨之間。後者華人幾皆目為「赤禍」(Red peril)，彼亦隨聲附和也。

吾人若與彼個人英雄思想者，作第二次謬誤的根本的結合，吾信立刻或不久即將再爆發彼此日加諸吾人之事實。(即指三月

廿日之變)且吾人謀達吾人目的之念愈切，此種事實之促成將亦愈速。」

以下為報告者對於與蔣氏繼續合作認為可能之意見

「其次吾人當注意者，即蔣氏個人利用之問題。吾意軍人能出類拔萃如蔣氏者，吾人總當設法用之，使其從事中國國民革命運動。」

至蔣氏為一革命者，抑為一反革命者，吾人姑不具論；若余之觀察無謬，則蔣氏性格，實堪用以作反國民革命運動。

且此種見解，不惟余個人如是，吾黨上海區中央執委員亦有同意。」

此時，共黨藉物質的援助，已引起各軍將領對於蘇俄之倚賴，其宣傳員因已得向各軍從事宣傳，并得其保護矣。

增加軍隊效力與播植蘇俄勢力
□共黨深入軍隊工作，其道有二。即(一)為各軍增高軍隊效力，與(二)藉此以播植蘇俄勢力於各軍。

為達第一項目的計，彼輩特設若干軍事學校以訓練其下級幹部及上級官佐；其次乃及於全部士兵，最後乃將此項從事訓練與宣傳工作人員，組設機關以襄助各將領解決各項對外的與戰略的問題。

共黨為播植勢力於各軍計，另設專門從事政治工作之組織，與此以培養軍中革命精神。此種組織雖藉名為國民黨所創設，實則組織之內有組織，共產黨黨團遍於各軍從中把持操縱，而命令於其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

文件中實隱現若干共黨對於中國南方軍隊及國民軍之種種計劃與條件，其要者為關於廣東方面之黨團組織，茲摘錄數節如左：

第二段

□總軍事顧問，直接與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發生關係。同時並為本黨在中國南部各黨團之總領袖。指揮本黨在該區域內之全部工作，而負其責任。

(二)黨團總領袖設佐助者二人，其一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謀處高等顧問，其二即總政治部高等顧問。

(三)參謀處各部各組均設有顧問與指導員以指導並監督各軍之工作。

(四)參謀處各顧問與指導員均直接隸屬於總參謀處高等顧問之下。

(五)各軍每軍設高等顧問一人，秉承總軍事顧問之命令之從事各項工作，并指導其本軍各軍事政治顧問，且統轄之。

(六)各軍高等顧問，秉承政治部高等顧問之命令，督率所屬政治顧問執行之。

(七)各軍各師旅部以下之顧問指導其所屬部分之工作，並隸屬於其本軍之高等顧問，但遇特別事項發生，得直隸於總參謀處高等顧問。

(八)各軍各部所設顧問，均直隸於其本軍高等顧問，並執行其所發之命令。

(九)各部顧問得設助理一人，襄助各項政治工作。

(十)黨團總領袖得設黨團參謀處。其職責為徵集并整理各顧問及軍事特派員關於國民革命軍及鄰近各省之軍事報告；致各黨團之工作成績，及人選；并處理黨團財務及發給工作同志之薪金等事。

由是，吾人乃知共產黨對於中國南方軍隊騷擾，佈置之周密。各軍之最小單位均有其黨顧問監督指導，而此等顧問之性質又分兩種。其一種為軍事專門家，又一種為政治工作員。彼輩深植其黨關於國民黨與各軍隊之內，以從事其主義之宣傳。

其於西北軍內之組織，亦幾有同樣之周密。惟蘇俄政府經營廣東較早，故至一九二六年，廣東蘇維埃組織，已臻完善。

茲錄蘇俄在國民黨內之黨團組織計劃如下：

第一號系統表（自一九二五年六月三日起）

（附表因印刷不便故刪去）

嗣後，西拉尼又於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製呈第二號系統表如下：

下：

「嚴守秘密（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

西爾里（Sillie）同志，

吾人在國民黨之工作，既已日見發達；余乃鑒於以往經驗，及該軍官佐與吾人所予之影響與訓練完全滲透計，特呈下達之計劃，幸垂察焉。

（附圖表因印刷不便故刪去）

（未完）

不戰條約的真像

血峯

自去年以來直到現在，各國的共通問題未解決的，不外軍縮會議與不戰條約兩種，各國的中間對於這兩種問題，是非常的努力，並且很以為重要，可是雖然非常的努力很以為重要，對於今尚未解決的原因在何處，我想各國對於這兩種問題合有不解決的成分，這個無論誰也不否認的罷。

軍縮會議與不戰條約其中有密切聯帶的關係，各國想予防戰

說，令他永久不要復發，保守世界的和平，人類的事業，從表面上看起來，如何的合乎道理，如何的適人道主義，真是世界各國的幸中之幸。然而從內中觀察詳情，不用說首唱的國家有格外用意，就是讀國的各國也有不可予測的用意存在，如此各國有各國的用意，各國有各國的手段，想予解決這兩種問題，白說解決不易，將來無有解決的可能性也未可知。

要想解決不戰條約，實行不戰條約，若不予先把戰爭的原因去消，還如從前相同的保存着，不是大無理而特無理麼。好像不去制限戰爭而去制限軍備相同的無理。有主張的以制限軍備為前提而去制限戰爭，有主張的先制限戰爭的原因而後再制限軍備，其兩種主張全有相當的理論，然而從實際上觀察起來，若是戰爭的原因不去消，而去討論不戰條約，其中含有許多的危險成分，萬一若是不戰條約決裂了，因為戰爭的原因尚存在，很容易引起戰爭來，並且較從前沒有討論不戰條約更利害這也未可知，同時軍備不但不能制限，恐怕更要努力的去準備，更要精中求精，誰也能予想得到的。

各方面的觀察從實際上論起來，要想使不戰條約成立，非得先把軍備制限完結，換而言之即先將軍縮會議條約成立後，再去着手討論不戰條約也不遲。現在各國一方面極力擴張軍備，一方面去倡導不戰條約，這與有戰條約有什麼差別。特別的美國政府和這不戰條約與最近發表的海軍大擴張案，這互相矛盾的地方，如何去辯護。人人都知道的美國政府去年十二月一四日，海軍省提出海軍擴張案，經費是七億佛郎，俄巡洋艦二十五隻，導導驅逐艦九隻，潛水艇三二隻，航空母艦五隻，合計是七一隻。還恐怕此不足為用，做出假裝戰時用的高速度優秀船，以予備於萬一。

美國政府首倡不戰條約，其中有莫大的用意及手段，是最顯明的。況且美國政府一方面倡不戰條約，他方面不叫抵觸着他本國門羅主義，換而言之就是不叫各國干涉美國帝國主義，任其自由的侵略。美國如其倡不戰條約，何如加入國際聯盟，國際聯盟不是包含着不戰條約麼，國際聯盟的前文寫着「締約各國有不戰爭的義務承諾……」。因為美國是聯盟國外的，有締結不戰條約的必要也未可知，可是聯盟國的中間無須再有締結不戰條約的必要。倘若美國恐怕各國聯盟抵抗他的國，所以與欲各國締結不戰條約，如其多數聯盟國家與美國一一去締結不戰條約，何如美國加入聯盟條約裏，是最簡單並且還很敏捷的辦法。萬一美國肯加入聯盟條約之中的時候，不戰條約並不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恐怕美國自始至終也不肯加入聯盟條約裏罷，因美國格外有用意的關係。其詳細的內情不是我們猜想得道的，然而大題目是不外因為法國西以國際聯盟手腕聯絡各國，鞏固自己國家的地位，建設永久不亡的國家，而美國亦是鞏固國家的地位及建設永久不亡的國家起見，所以雖不能取聯盟的手腕，而分外提出一個招牌，來聯絡世界各國，以求自己利益。美國若是真想為世界和平起見，不用去倡不戰條約，第一把無用危險的軍備擴張廢棄，第二把領國的移民法撤退了，這纔是真求世界的和平，人類的幸福。

在世界上，一方有廣大的地域，有少數很富餘的民族過享樂的生活，他方面有多數窮於生活的被壓迫民族存在，換而言之就是在世界之內，有富的民族與貧的民族之間，有有的與沒有之間，有享樂的與困窮之間，社會鬥爭及國際戰爭，無論如何是不能根絕的。所以真的和平主義不在乎有不戰條約或無不戰條約，而在國際間的勢力及一切相等而已。仔細的考查世界上的戰爭，

不但是因為沒有不戰條約而起的，也不但是因為軍備擴張而起的，全都有起戰爭的性質存在。

結 論

美國占世界上第一的富區，並且有世界上第一的軍備，為何恐怕戰爭，若是不恐怕戰爭，不戰條約的提倡是很奇怪的。自古以來有錢的人不想打架，若是打架必受其損，美國因為怕受損，所以締結不戰條約，甚至於這個不戰條約，封着別的國家不與美國戰爭，而美國好行他的帝國主義起見，任他自由的雄飛於世界，稱霸於世界，以抵抗世界上聯盟的各國。這個不戰條約是片方的，不是普遍的，所以不戰條約等於有戰條約。

濟南通信

萍 生

濟南是山東的省城津浦道上的第二商埠。自張宗昌督魯以來，無物不捐，無捐不苛，以致商業凋零，民生塗炭；年來南征北伐，濟南為大軍雲集之所，商業愈受其摧殘，民生更不堪設想，而社會上種種怪現象乃紛陳雜出，無奇不有。吾人目擊心傷，聞者亦必酸鼻切齒。我現在將到濟南來兩個月所見聞的怪現象報告一二於濟南以外的讀者，濟南這機構，直魯兩省的其他各縣猶到什麼地步，就不難想見了。

一、金融亂於麻：最初張宗昌以軍需浩繁苛捐雜稅，猶嫌不足，初則強發軍用票，繼更濫發山東銀行紙幣一二千萬元。軍用票早已不用了，省紙幣因張宗昌每打一次敗仗，就打一次折扣，現在已降至二成左右，張宗昌早為強弩之末，省紙幣快和軍用票同樣的命運了。因為軍用票和省紙幣充斥市面，現大洋幾要絕跡，金融混亂，物價陡漲。消費的人自然感受生活費太高的痛苦。

苦，存有省紙幣的大小商店也常致虧本倒閉，祇便宜一班奸商和日人都發了一筆橫財，據說奸商常常捕風捉影製造打敗仗的空氣，致票價陡跌，他們拿賤價大批收買來，及打敗仗的謠言證明不確，票價隨即稍漲，他們又高價賣出，瞬間一筆橫財就很容易的到手了，日人常拿鉅款購買賤價紙幣，向山東銀行兌現。聽說該行行長蔣某也常操奸商搗亂金融之術，從中取利，現在已成爲蔣財神了。除了軍用票和省紙幣而外，大小錢局也發行許多毛票，因其準備金不充足，最近已經倒閉的和擠兌的已有恆康，慶餘恆，德昌等二十幾家，連我這個窮措大袋中還有幾張等於廢紙的毛票，大概一班貧民苦工多少都要受些不兌現的禮物呢！因爲鈔票的信用欠佳，城內和商埠多不通用，店家也不敢多存，偶而要到店家去買貨，他們總要到外面去換錢來找，要向店家兌換零錢保準什九要碰釘子。最近山東商業銀行因被張宗昌勒墊大批現金，暫時停兌，中交兩行竟連帶發生空前的擠兌風潮。讀者請想濟南金融的紊亂不和亂麻一樣嗎？紊亂的影響還不是小百姓和消費者受無窮的苦？

二、濟南污吏多：前人有句「濟南名士多」的詩，却不知現在的濟南連半個名士都沒有，而貪官污吏却比過江之魚還多呢！現在且舉幾個例子，就要令人作三日嘔了。在省公署的報銷上一筆麥楷草竟要三毛大洋一斤，昏暗的林憲祖見之毫不爲奇；又有一所房子原由舊房屋改成的，四分之三的建築費都送在經理人的荷包裏。甚至有許多人辦賑濟難民的事，一方面以慈善起家一方面可得省長的獎賞。再如魯庸老朽的王狀元，做了一年多的山東大學校長竟賺十幾萬元在大連置產業，其他如膠濟路局長的趙某，軍需總監的祝某，警察廳長的袁某，財政廳長的杜某所謂四大元凶都

是吃人不吐骨頭的括地皮鷄手，早已成爲面團團的大富翁了。至於山東人的骨髓都被張宗昌敲盡了，何以他的兵終年不發餉甚至連餉頭都吃不飽呢？據說是他的部下軍師旅團長實行「效帥的窮兵富將主義」，任何軍要領餉先要講定打若干折扣作禮物送祝賀，然後才領到餉，軍長留下一半，餘交給師長，師長留下一半再交給旅長團營長就祇好得其餘，連排長連餘睡也不可得。我想直魯軍的幹部一定要高叫「窮兵富將主義萬歲！」小兵沒有的吃就不得不搶劫，奉告被搶劫的人們，你們何必深怪小兵呢？再看張宗昌所用的人多半是他的掖縣老鄉，把山東全省的地皮都括盡了集中於掖縣，現在該縣的地價陡漲到七八百元一畝還難買到手呢！

三、戒煙所林立：很奇怪的名字就是鴉片館明明招人吸鴉片的處所不叫做「勸煙所」偏叫做「戒煙所」這真是中國人講體面的表徵！濟南的百政荒廢，獨煙政發達，大街小巷戒煙所林立，飯莊旅館，各各附設，論功行賞，戒煙局的姜總辦當居首功。原來濟南的路燈太不光明，自戒煙所後，日暮黃昏，大街小巷已經燈火輝煌喜得路人歡呼「戒煙所萬歲！」姜總辦果是熱心煙政，體貼民隱，恐怕農民買不起煙種子，由禁煙局分送，又恐怕農民受人勒索代請督軍政兩長通令保護，并督理各地分局局長努力煙政；可惜小百姓不識抬舉，偏偏逃出關外，或者被兵匪騷擾的有家歸不得，種煙的成績自然不大優良，好在姜總辦賞罰分明，勸煙不力的就免不了差撤處分啊！報載南方政府不願北方政府專美，也在努力黑化運動，吾儕小民謹祝中華民國黑化運動！勝利！

四、智識界沉悶：很出我們意料之外的就是齊魯人民素稱驍悍，却不料除掉全省土匪在各地大發揮其殺人放火的暴性外山有

的教育界尤其是濟南的知識界好像都禁。若寒蟬消沉的了不得。先拿報紙說說除了張宗昌的機關報外，一家濟南日報還是日人辦的，且受張宗昌的津貼和拉籠，自然不說他的壞話，其外還有一種日報連辦報的本領都不高明，更不能算輿論了。再說教育界所謂山東最高學府的山東大學原來是張宗昌要提拔昏庸老朽的王款元陞官發財，讓他做校長。那班教授們據我所親見的下課後即以打麻雀為惟一的消遣，本來那班教授月至最多不過二百元，去年所發的山東銀行降到兩三折，合現金只六七十元，而且欠薪數月，加上濟南物價騰貴，八口之家難以生活，好的教授自然是請不得，就是飯桶也不容易請，因為連飯也沒有的吃，學校的設備更說不上了，那些學長還和雞肋樣捨不得放手。還好笑的就是山東大學的大門有幾個常川駐節的大漢把門，非佩帶該校徽章，不得進門一步，門禁和軍隊一樣的森嚴。據說山東大學的學生隨便看見什麼刊物連看都不敢看一下，就說是赤化書。現在張宗昌因王狀元辭職，很痛快的說「我原來提拔他，他發了財就不幹；他不幹我幹！」該大學校長由宗昌自兼，以昭鄭重」的命令隨即下來，咄咄！好一個綠林頭的大學校長！近來我們又在他的機關報上看見一紙維持風化的「禁止男女同校」的命令，男女同學固所不許，男女同事亦嫌混雜呢！唉！山東今日糟到這步田地，山東的知識界始終沉悶異常，噤若寒蟬，悲歌慷慨的志士好漢那裏去了！

五、難民多似蜂：這幾年來直魯兩省的人民除了擔負苛捐雜稅，戰災匪禍不算外，老天公不睜眼偏和他們作對頭，不是這縣鬧蝗蟲，就是那縣遭旱災。去年魯省有六十多縣都是根草無收，三百萬的難民把樹皮都吃完了，房屋都拆燒盡了，祇得往他處逃生，他們的兒女幾塊錢一個能賣掉最好，賣不掉就丟在路上，最

近華洋義賑會的報告，說臨清道上棄兒滿地。有許多強壯的都跑

出關外，剩下那些老的，少的，殘廢的都磨集在各大城市中。僅就濟南一地說公家賑濟的要得三十萬元，還有許多向隅之嘆的就沿街做乞丐。你祇要上街走一走，保管你看見許多乞丐或臥在大路旁邊或伏在店家門口，高聲哀鳴，雖是鐵石心腸的人，目見其形，耳聞其音，也為之憐惜不置：可是那些店家司空見慣，兼之生意淡泊，祇得聽那些乞丐狂喊當哭的哀鳴，終久一毛不拔。再者濟南的氣候比較的寒冷，兩個月來已下四五次雪，溫度常在零度以下，穿棉袍皮衣的人在屋內圍着爐子還覺得很冷，那些在露天下食少衣單的人，如何能抵得住呢！因此我們常見有死人直挺挺死在路旁，祇有一兩張蘆蓆自裹着身子。唉！可憐的凍死鬼！孰令為之，孰令致之！

唉！濟南簡直是一塊大沙漠，陰霾滿佈，貪官污吏，如狼似虎，可憐小百姓滿面愁容，大有與軍以償亡之慨！我每次出門我的心就添一層傷感，我的血也加高了熱度。

二，十二日于濟南擴大

現在的國民黨（來稿）

老 樵

在沒寫正文以前，先有幾句鄭重的聲明：我既不是國民黨員，並且也沒加入國家主義；純粹以公民的資格——第三者的眼光，做一段客觀的閒談。

半殖民地的中國，軍閥無存在餘地，共產又是異想天開，連三歲孩子，都知道需要全民革命，但是，革命是不是現在的國民黨這種革法，教人不能不生疑問。共產黨殺人放火，實在罪不容誅；軍閥甘作帝國主義的走狗，更是死無可赦，革命軍之所以南征

北伐的，也正是爲此，但是，自從革命軍出來廣東，已竟快到二年，他的勢力，已達全國五分之四。仔細一想，他的成績在甚麼地方？勢力範圍以內的共產黨，是否消滅？軍閥是否剷除？對於國家的建設在那裏？對於人民的偉獻又在那裏？腐筋少清楚的，即可一目了然，現在的國民黨，不過掛上革命招牌，做那翻江鬧海的把戲！依然是三五巨頭，在那裏興風作浪！小百姓又何嘗得着半點好處呢？（初次相見，本來應當客氣點；然而拿起筆來，就不由我了，對不住。）

叫得震天響的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居然開起來了，據說，所以能開得成的原故，由於蔣介石的力量，從前通緝的，也取消通緝；正在查辦的，也暫免查辦，按上腦袋，就算一份，燒香化符，纔請到二十八宿，歸齊所議的事情，祇是幾篇官樣文章，既然如此，我們又何必眉飛目舞的來表同情？！

有人說這次第四次會議，專爲消除內部隔膜，融化意見的，從今以後，可以同心協力，一致對外，我說這是不對的，比方某人屁股上長了個瘡，已竟出了四個頭，硬搽外敷藥膏，使他收口，從表面來看，像似漸好，但是，內毒未清，濁血毒水，依然會膿，到最後的那天，還是得出頭。恐怕更要厲害！近來的國民黨，正是這種情形，內部既然分出左派，右派，西山會議派，黨派，馬派，絕不是開開會，談談天，就可言歸於好的，從開會以後，表面上或者好一程子，實際一斤還是十六兩！

國民黨的大錯，就是濫於妥協（也可以說是容納），魚龍混雜，一律歡迎，把一班投機的官僚，政客，豬仔議員；沒路可走的七路司令，八路指揮，竟認作忠實同志，並且加入委員之列，這是何等怪事！他們如能革命，那麼，今天的惠靈吞顧，活財神

梁，明天也可以變成革命的中堅，開門揖盜的辦法，我實在不敢奉承！

革命是要澈底的，不是馬馬虎虎，便算了事，既然以打倒軍閥，剷除腐敗官僚政客爲口號，爲甚麼還收留他們？難道軍閥政客，也有真假牌麼？去一部份，留一部份，從此便永遠無事，我絕對不敢相信！如果可以相安無事，那麼，就請趕快下道命令，任張作霖爲華北委員主席——內部由他自己分部——不就完了麼？很可不必再砲火連天，斷送小百姓的命哩！

又有人說：國民黨有目的而無方法，我想並不盡然，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不都是方法麼？不過是他們不實行罷了！

最可惜的，就是老國民黨先生們，和他們同流合污，也幸得諸位老先生，肯和他們站在一齊，不然，早就糟到不堪設想了！我還盼望諸位老先生，指導督促，在勢力範圍以內，先試試孫先生的新方法！

繫獄七月的回憶（八）

瑛 盧

第十一章 在西監關於黨獄的見聞

與我同囚于十字號的張某，曾與我談及槍斃楊引之的故事。在討蔣大會的廣場中，在鐵的黨紀之下，聚集了數十萬羣衆。主席台上站着新回國的領袖汪精衛先生，主席台的左右站着反縛兩臂，背插標子待行的反革命，一位是黃浦軍校第三期學生，黃浦同學會秘書長，孫文主義學會重要人物楊君引之，一位是黃浦同學會武漢分會代表陳某。在一月以前，兩位何嘗不是英雄，氣昂昂，很革命的勇男子！曾幾何時，而今已一變而爲反革命的台上囚了！

開會了！讀總理遺囑！靜默三分鐘！……其次就是表決槍斃兩名反革命！一位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人，不知是否共產黨員，大踏步走到主席台上高聲說道：『今天我們討蔣的開始，我們不能不槍斃蔣逆的走狗！表示我們的決心！今天我提議馬上槍斃楊陳兩名反革命，將他們的血，塗我們討蔣的大旗！贊成的請舉手！』

這一聲像是命令！你看站在这廣場中的羣衆們，無論男女老少，武裝便衣，不約而同地一齊舉起手來了！立刻這廣場中呈現出一座竹林。『咳！不是的，一座刀山！』

會開完了！由羣衆公決槍斃的兩名反革命，被簇擁到漢口街市上游行，示衆！

不知何故，後來又發生了搜集證據，暫緩執行的問題，兩名反革命被移到軍事裁判所寄押武昌第一模範監獄。因為案情重大，的關係，兩人分別拘押，陳某押東監，楊引之押西監于字一號。

楊引之是一位二十幾歲的青年，身體魁梧，顴兒白潤，髮長過耳，服裝西式！

六月一號軍事裁判所派武裝兵士來監提取楊引之。甫去鐵柵門，就繩捆索綁垂來了！不多一刻，監牆外傳進來『撥！』『撥！』的槍聲兩下。這是那時押在于字十號尚未判決的張某親眼看見。親耳聽見的。

周看守是國民黨員，他對張某說：『行刑的兵士，將楊引之掛在鋼板上之後，跑回頭喝酒去了！直掛有十數分鐘的光景，才開始行刑！可憐的楊君！他在剛板上說，請給他一個快性！』周看守又囑咐地說：『斃了之後，鮮血染紅了全身，我心裏非常難受，我私自給了兩元錢與掩埋屍體的力夫，請他們把坑掘深一點

兒，並且多堆上一點兒泥土！』

于字號的難友們爲着這件事，一個個悶悶不樂，一則是免死狐悲，物傷其類，二則是朝夕相處了許多日子。

一位年約四十上下的看守，從來沒有看見過在監內提人出去槍斃，自從槍斃楊引之以後，他時常觸目傷心，後來他竟因此面辭去看守的職務。他臨走的時候還說：『楊引之是多麼漂亮的一個少年啊！』

我到西監以後，見于字一號壁上楊引之遺題有陳後主的辭句：『……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

六月一號槍決的只有楊引之，沒有陳某，而且陳某始終沒有槍決，於反共後恢復了自由。

% % % % % %

張某湖北鄖陽縣人，由湖北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判處一等有期徒刑十年。當提訊時，審判委員對他說：『你如能報効黨國幾千塊錢呢，那末就可以開釋。』他當時很堅決的回答沒有籌辦幾千塊錢的能力，於是乎他只好做十年長期的獄中囚了！據張某說：『經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審理的土豪劣紳，人數達千名以上，其中除一部份財產沒收，執行槍決而外，其餘大部份都是罰金報効黨國而開釋。』他又說：『我僅擔任過警察局巡官，稅局收稅員而已，區區微小職務，能儲蓄許多錢呢？那能有報効幾千塊錢的能力？不然！我早已繳款開釋了呀！』我看張某也確實不像那捨不得幾千塊錢而願囚禁十年的人。

談起土豪劣紳，我又想起東監的一位被人控爲反革命的土豪的羅某了！羅某家住漢口羅家墩，開設藥舖，兼執醫業。他是否土豪，固然應該偵究，但控告他的原告，是否土豪，也是問題。

何以故呢？因為控告羅某的人，也與羅某一樣，開設藥舖，兼執醫業。羅某說：「我所差者，就是告我的人先入黨，當了區分部常委，我後入黨，遭他的阻撓，不能加入進去。」羅某很氣憤地又說：「這都是同行多嫉妬，甚麼土豪？土他媽的豪！」聽見的人都笑了！後來此人由唐生智的歸依法師保釋出去。

現在再來談一談反共以後的黨獄罷！

開始反共不久，東監使字號即到有兩位為共產黨散發傳單的人。一名曹某，年十六歲，漢口某毛貨舖學徒，後由軍事裁判所判處徒刑六月。一名傅某，年二十三，某銅器舖店員，後判處徒刑一年又二月。曹某講話時帶口吃，即其口吃之由，則言係在漢口衛戍司令部驚駭過度而致的。曹某因與我投合之故，曾以真情告我。他說：「我本來當童子團員，是某店東派我去的。七月某日，我向店東告假回家，與亡父化紙，某店東言這幾天店中事忙，三日後再回家，我遂留下。第二天午飯時，店中賓朋滿座，某店東邀我入席，我不肯，強邀久之，不敢拂其盛意，才入座。席散，某店東對我說：「這裏印有一些傳單，你拿去散了罷！散完了，快點回來！」我將傳單接在手中，並未過目，一溜煙跑了幾條街，散去大半。不知何故，忽要小便。便時夾在腋下的傳單，忽失手掉入糞坑去了！我隨手拾了三張起來，放在懷中，預備帶回店去看。不想走出廁所不遠，就被武裝兵士捉住，搜出傳單三張。那時正在風頭上，不是翻供，說是撒的，險些兒早已槍斃了！現在某店東，錢也不送來，菜也不送來，完全不管我。咳！真是令人寒心！以後我再不輕易受人家的欺騙了！一餐飯就要買我一條命哩！……」曹某是一位真性尚未泯滅的少年，我相信他講的這一段話都是真實的。至于傅某年齡較大，不肯將實情告我

，我只知他是某銅器號店東的外甥，是否是他的舅父叫他出來散傳單，那可不得而知了！

.....

有一次我住的于字十號，押進來一位姓孫的學生，年十七歲，四川人曾肄業南京五卅公學孫某說：「同我押進來的一共十二位，都是漢口省立第二中學的。有五位是教員，其餘七位是學生。五位教員和四位學生各判處徒刑十二年我和我的一位朋友及其他一位學生各判處徒刑八年，罪名都是反革命。」孫某說至此處，忽然厲聲說：「盧先生！我真冤枉！不值！并且對不住我的朋友曾君」我說：「何以故呢？」孫說：「我今年春間由家裏起路出來，本來是要到南京的，因為戰事的關係，到漢口就停住了！我既不是共產黨，又不是國民黨，甚麼黨派都未加入。他們整天整夜開會，遊行，我們呢？一天到夜闖球乘自行車許多同學罵我浪漫沒有革命性，我受過多少冷嘲熱罵啊！近幾日漢口學生聯合會在二中宿舍三層樓上辦公，校中教員時常上去下來。我住在二層樓，沒有去管他們辦的甚麼公？這次衛戍司令部兵士在三層樓上抄出許多傳單，標語，都是反對唐生智何健的學聯會職員，一齊跑完了！一個也未捉住，捉住的都是二中教員和學生。他們那幾位還值得，只有我，一點關係也沒有，替他們捐冤桶，判處徒刑八年。咳這樣日子，如何能過得出八年嘞！……還有我老朋友曾君，是一位非常樸實的人，他本是來好訪我的，這次也同我一樣，判處八年徒刑，我為何對得住他嘞！」

（未完）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七八期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十日

本期目錄

近事雜評

國民黨人之行為與我輩青年之理想

熱血的青年們聽着罷！

關於葫蘆島築港問題之我見

從文件中發現之蘇俄對華大陰謀

(二續)

繫獄七月的回憶(九)

黑頭

老秋

青青

求其

王養輝

盧瑛

每號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歐美香港南洋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加二角六分，凡定閱全年者，請投函本社，郵票代價，以半份者為限。

通信處

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私書函七番轉朱國翰



近事雜評

黑

(一) 評所謂反革命治罪法

最近國民黨中央黨部政治會議，通過「暫行反革命治罪法」十三條，已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交國民政府公布。其第六條云，「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及不利於國民革命之主張者，處二年至四等有期徒刑」。究竟什麼主義是與三民主義不相容的主義？殊使人費解。

說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不相容吧？貴先總理曾經說過：「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并且國民黨曾經有過一度容納共產黨的事實，如果三民主義果然是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貴先總理便不應該說這種話，貴黨也不應該有容共的這一件事。所以用這一條條文去科共產黨人以宣傳共產主義之罪，是欠平允的。

說國家主義與三民主義不相容吧？貴先總理曾經說過：「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三民主義可以說是救國主義，國家主義總不好說是亡國主義吧？并且貴同志蔣介石當主張取消打倒國家主義的口號的時候，曾演說三民主義便是國家主義，勸你們小同志不要上共產黨的當。那末，適用這一條條文去科國家主義黨人以宣傳國家主義之罪，總也欠斟酌吧？

說無政府主義或大同主義與三民主義不相容吧？貴先總理曾經說過：「三民主義一名大同主義」，并且貴同志李石曾，蔡元培，吳敬恆等，老早就公開的無政府黨人，現在他們一面雖做貴黨國的偉人，一面却仍舊出刊物，辦學校，印叢書，公開的宣傳無政府主義，你們要根據這一條條文去科這幾位老頭子的二等至四等的有期徒刑，事實上怕也辦不到吧？

老實說：一個真正的國家主義者，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根本上便不承認三民主義是一種主義；他們只知道你們是自由思想的敵人，他們不承認你們是什麼三民主義者。至於要殺，要捕，要囚，是你們強權者的自由，我們沒有說話的餘地。

(二) 評廢止祀孔問題

最近南京大學院訓令：「孔子生於周代，布衣（？）講學，其人格學問，自為後世所推崇，唯因尊王忠君一點，歷代專制帝王資為師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籠士子，實與現代思想自由原則及本黨主義大相悖謬，若不亟行廢止，何足以昭示國民。」

蔡元培楊銓這班人，至今還沒有忘記所謂「現代思想自由原則」，殊堪嘉尚！祀孔可任私人自由，定為國家的功令，確實是要不得，所以我們對這件事很表同意。但可惜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最近你們國民黨人對於貴先總理的過度崇拜，實在比較祀孔的流弊還要大，還要多，我們不能不借這個機會，仿照你們訓令的口吻，對這件事表示我們的意見！

「孫氏生於清季，首倡革命，其胆識魄力，自應為國人所推崇，唯因容共聯俄一策，大喪國家之元氣，而不肖黨人，又仰若帝天，尊為教主，用以牢籠徒黨，把持政權，實與現代思想自由原則及民主思潮大相悖謬，若不嚴加禁止，何足以平民憤而固國基。」我們很希望國民黨中的有識者，平心靜氣考慮我們的這種態度，不要時時刻刻只記得你們的鎗桿子。

(三) 評基督教勢力復活問題

最近基督教徒張之江，鈕永建，呈請南京政府，取消打倒基督教徒的口號，尊重信教自由的原則，這對於基督教勢力在中國

這是有關係的。最近幾年來的反基督教運動，收回教育權運動，差不多是各黨各派一致努力的，態度雖有不同，目的則無二，所以比較的很有成績。現在基督教徒乘著反共的高潮，馮玉祥的崛起，宋氏姊妹的得勢，國民政府對英美帝國主義的送暖信，又想恢復基督教在中國原有的勢力，國家主義者不能不很嚴正地表示我們的態度：

信教自由的原則，國家主義者是可以容許的，但是以帝國主義者為後盾，藉軍閥為護符，以買辦西崽為基礎，以李石曾所開美人計者為策略的中國「基督教勢力」，我們仍做始終終的反對。對於教育權的全部收回，更認為刻不容緩。

(四)評四中大學生的免費運動

這次四中大學生的免費運動，一變而為鬧胡運動，算是最近教育界一件很可注意的事，請分別評之：

近年國人生活的艱難，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稍微有一點資產的人家，因為這幾年受軍事的摧殘，共黨的搗亂，已陷於窮乏無以自存。現在送一個子弟入中學，每年要三百元，入大學要四五百元，實在不是現在的民力所能勝任，所以這種免費或減費的運動，根本上是很有意思義的。這次黨國的大小要人出洋，每人所發遣經費五萬，三萬，兩萬，一萬，八千不等，一擲便是幾十萬元，既有這許多錢以供揮霍，獨對於一班窮苦學生却剝削之惟恐不至，這是全國人應該反對的。不過這種運動，不是一地一校的不行，必須全國各地起來謀一次總解決，使多數人都有受中等高教育的可能。最近希望在新軍閥新學閥的混戰暗鬥中是

看見他和楊杏佛這班人勾結起來，實在比較舊學閥並沒有什麼差別，所以在蔣維喬代理東大校長的時候，我們在本報上對東大問題便絕口不提，我們是早曉得這班人得勢力之後，一定是有今日這天的。現在四中大的多數學生既主張鬧胡，我們覺得鬧總比不鬧的好，不僅一個胡剛復，凡與新舊學閥勾結，的我們都贊成鬧，愈鬧得多愈好。

國民黨人之行為與我輩青年之

理想

老秋

國民黨到現在，一天一天的，與我輩青年人是不能相容的了！在事實上證得明白，共產主義的青年，既已謀篡國民黨，而又任黨治之下造反，固然不必問他是十五六歲的男孩子或女孩子，拿着便殺，毫不留情，就是國家主義的青年，也因為批評黨政，不顧苟同，而便時遭逮捕，身在囹圄之中；并且最近安慶等地的國民黨黨部還貼出標語，要「活捉國家主義者」，「槍斃國家主義者」。

在國民黨人盛怒之下，必認為這班青年太不懂事。本黨革命北伐，佔地十餘省，許多的大小軍閥，名流，學者，老先生們都來低首下心，歸順本黨，以利國民革命的進行；而爾輩青年——特別是國家主義的青年——乃胆敢恣意批評，不來歸順真是令人惱恨，非加以活捉，加以槍斃，不足以示威！但是如果國民黨人能夠按下怒氣，平心一想，厚加反省，便要感覺到我們青年不能同着軍閥名流前來歸順的，你們國民黨人的行為與我輩青年的理想相差未免太遠了！

在目前生活煩悶已極的我輩青年，如果不是理想在前面引導着，我們簡直是活着無味，可以立刻去死；在目前中國這樣腐化，卑劣，專橫的政治局面，如果不為我們的理想奮鬥，我輩青年又何必來參加，來多說話，來多惹煩惱，甚至來得罪有權力者，弄得被捉，被禁，被殺，流亡轉徙，朋友不敢來認，父母親族見了，都關起大門！

我輩青年是為我們認定的理想而來！是的！是的，我們便不能苟同，便不能隨便犧牲了我們認定的理想，去與我們理想相反的做法合作，去與我們理想相反的人們同命！記得在四年以前中國共產黨人如鄧代英，鄧仲夏，劉仁靜，沈澤民，楊賢江等人還與我們是朋友，並且是五四以後最能同着一處討論，同着一處生活的好朋友。過了些時，大家在政治上的理想太不相同，愈離愈遠，大家便撒開手來，各走各的道兒；並且這兩個道兒——國家主義和共產主義——走去，不但互相不容，而且非開戰不可。所以有一天——四年前歲暮的一天——鄧鄧劉沈諸人便來與我們作最終的譚判，從朝爭辯至夜，飯都沒有吃成；從馬克斯的唯物史觀，階級鬥爭一直爭論到加入國民黨而陰謀篡奪之種種主張，我們都不贊成，都有理由駁復了他們，而堅持着我們的建國理想和政黨道德。到臨了，鄧仲夏說道：「好，我們相見於疆場之上罷！」這回一分手，便真的從此相見於疆場之上了！在這三四年中，國家主義青年團與共產黨在國內外各地，因為各為其理想而在宣傳組織上相衝突，便或用拳相打，或用刀相殺，或用斧子相砍，或用手槍相擊；你殺死了我一些人，我砍死上你一些人，至今到處碰頭，而這疆場仇對的局面還是如此；并且像共產黨是這樣殺人放火做下去，這個敵對局面，我敢相信不但永久將如此，而且愈要利

害的！其實國家主義者與共產黨人這兩個對頭的冤家在未開戰前相反的理想以前，他們本是好朋友；但是他們——共產黨人——既對於國家無所顧惜，對於同胞無所憐愛，而一味倒行逆施，辜了吳三桂，李完用，又去學張獻忠，李自成。我們——國家主義者——為我們的理想，為我們可愛的祖國，為我們可憐的同胞，又那能再認這些強盜國賊為我們的朋友。

共產黨人既與我們國家主義者在理想和行為上已萬無合作的理由。但是國民黨呢？不幸國民黨人自北伐以來，種種行為也與我們的理想愈離愈遠，直到現在，簡直使我們不能不加以嚴重的批評和反抗了！——這在共產黨人看來，或者要說這種刻薄語：國民黨不能和國家主義者合作，可見得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快要破產了！其實歷史上所經過的民主革命的事實和我們所要實現的民主革命的理想，不但簡直不與國民黨這番所行為是一回事，而且國民黨人最近的行為大半與民主革命這四個字太相違反了。

民主革命所要求，至少總不是專制的政治局勢——而在今日國民黨的專制是多麼的使人難受！國民黨所要打倒的是封建式的北洋軍閥，試問在昔北洋軍閥把持的政局，其封建自為的程度有今日國民黨把持的政局利害麼？在昔北洋軍閥時代還有的言論思想結社集會的自由，今日則不但都一併取消，而且教育都須黨化，幾歲的小孩子都要受強迫去讀三民主義，去作總理紀念週。我們在今日中外的歷史上尋不出民主革命的理想到頭來竟是一個「一黨專政」！

一黨專政，竟不問民意，而由你們國民黨一黨人去欽訂法律，一條兩條，一件兩件的去頒布出來，叫十幾省的人民去承受就

是了！

一黨專政，竟不有限制，而由你們國民政府去增稅加捐，增之不已，捐之不已，簡直與未有憲典(Charter)一二一五年前的英國封建王朝相似！

一黨專政，竟不問黨以外人民的自由，立法司法行政大權集中一黨，而將普通人民的公權剝奪得干干淨淨，只叫普通人民忍受你們黨中欽訂的法律，繳納你們黨中需要的捐稅就是了！

噢！民主革命的結果是這樣的嗎？我們民主政治的理想是這樣可以滿足的嗎？

你們國民黨或者說，這不過是暫時，黨治漸漸由軍政，訓政而達到憲政。但是我們敢問，這個「暫時」究竟是多少時間？一年嗎，幾年啊？這種戒嚴期間一樣的生活，我們實在受不了！你們國民黨已有了十幾省地盤，佔據一年多，還何必這樣的戒嚴？如果說恐怕反動派和軍閥復活，那嗎，要到甚麼時候纔可以不須怕了，而敢解散呢？並且我們眼見着國民黨的「長衫同志」一個個的，或宣言談談政治，或宣言等待修養，跑得遠遠的都出洋去了，我們知道政訓軍政期間只有延長。何況更有素來自稱無政府主義者酷好自由的吳稚暉在那里為有力的主張，將全黨便交蔣介石獨玉祥兩位「武裝同志」咧！

一黨專政又加上軍人主持，這樣只有使戒嚴式的一黨專政延長！這樣當然與我們民主政治的理想愈離愈遠！

我們既抱定了民主政治的理想，我們必得要反對一切專制者，不管他是紅的或白的，新的或舊的，北洋軍閥的或南洋軍閥的，暫時的或永久的，我們都一致反抗！我們雖因此受壓迫，受逮捕，受殺戮，而不悔！

所可惜者國民革命以民主政治，自由政治為號召而犧牲了這麼多人民和戰士，結果民主政治未曾實現，而國民黨變本加厲專制甚於舊軍閥。但是中國還是需要着民主革命，民主革命不能不另外來過！在這個重新來過的民主革命進行中間，我們本着我們的理想努力進行罷！

熱血的青年們聽着罷！

青青

青年們！你們的血是熱的，恐怕在今日中國社會裏，也只有青年的血是熱的了！自從十四年五卅慘案，一血案到現在，四年之間，青年對外作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對內作掃除軍閥的運動，青年以其熱血，塗滿了國內的各地，染成了血花燦爛的中國，中國現代革命血史，是青年的熱血塗出來的呀！

青年們！你們是天真爛漫的！未染社會惡習的！你們的見解是直覺的！你們感覺社會萬惡的時候，便登時激起你們改造的志願；你們不深想你們的力量如何，只憑着你們一時直觀見解，覺得要這樣做去才這樣毅然決然地做去，你們是宇宙的創造者，你們是創造新中國惟一的力量。

革命，革命，中國需要革命，不錯的，中國外受列強的侵凌，內受軍閥的蹂躪，是需要革命的是非革命不可的。現在誰人還敢說中國不應該革命呢？

在今日中國萬衆一心，需要革命聲裏，熱血的青年們，除了走上革命的道，還有甚麼旁的路可走呢？青年們毫不顧忌的大踏步走上了革命的道，中國的各地，開滿了革命的鮮花，中國的天空，微微地現出一線曙光來，青年們！你們是革命的發動力

你們是革命的主導者，今日的中國，要是沒有你們便沒有革命。革命的人們，你們反對革命嗎？只好請你們將青年們全數一齊殺個乾淨，一個也不留，因為有了青年，總是要革命的。

中國的農民豈不是立於被壓迫的地位麼？中國的工人豈不是立於被虐待的地位麼？中國的全民豈不是被帝國主義者凌辱，受軍閥的蹂躪麼？不錯！不錯！通還是的！可是可憐的農工人民，全國民衆，他們雖具備了革命的條件，充滿了革命的動機，然而因爲他們頭腦簡單，組織散漫的原故，他們雖被壓迫而至於粉身，他們仍是沒有自救的能力。惟有青年，才是革命的主動人領導者，沒有青年出來領導農工人民，組織全國民衆，他們是決不會起來革命的呀！

青年們！無論你們的立場如何，無論你們的信仰如何，就是共產黨也好，國家主義黨也好，國民黨也好，無政府主義黨也好，我總承認你們的血是熱的，是革命的，不錯的。我決不因爲你們的立場不同，而說你們中的某一黨是反革命。我以爲青年加入任何革命政團，都是抱着救世救民革命的精神來的，都是爲解除自身痛苦，爲革命而來的，因此，無論青年加入團體正當誤誤如何，青年總是對的，不錯的，可佩服的。

信仰共產主義而加入共產黨的青年們！我是同情於你們，原諒你們的！當你們加入共產黨的時候，何嘗不以爲共產黨是真正的革命政黨？何嘗不信仰共產主義是解決中國人民痛苦的惟一途徑？革命的怒潮，澎湃翻騰而來，把你們捲入革命的怒浪中，你們目眩心花，那裏還知道共產主義是不適合中國國情的？那裏還知道共產黨是殺人放火的流寇？那裏還知道陳獨秀譚代英等將你們出賣給蘇俄，換取羅布呢？加入共產黨的青年們！我是同情你們的，原諒你們的！

你們的，原諒你們的！

加入共產黨的青年們！國民黨的先總理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的人麼？現在國民黨的新軍閥，殺害你們，如雞鴨子一樣，他們毫不顧忌，毫不痛惜，他們從不想引導你們走上共產黨這條路上來的人是誰？這種責任究竟應該甚麼人來担負？其實他們這種殘暴的舉動，適足以表示他們先總理聯俄容共的罪惡罷了！加入共產黨的青年們！我很痛惜你們作他們野心家政策反覆下的犧牲品！

信仰三民主義而加入國民黨的青年們！請認清三民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國民黨到現在是否還是革命的政黨？請你們仔細想想罷！現在的國民黨豈不是已全部出賣與國民黨的新軍閥麼？現在的國民革命豈不是已全部出賣與少數的野心家麼？北伐以來，青年努力革命的勝利，民衆是未享受着的，青年也未享受着的，享受着的是少數的新軍閥，野心家總司令，他們正在那裏金屋藏嬌，其樂陶陶呀！明白些說罷！青年努力革命得來的勝利，一切的一切，完全被國民黨旗幟下的新軍閥霸佔去了！青年的努力是自費了！

在國民黨旗幟下的青年們！國民革命已被國民黨的新軍閥斷送了！看啦！新軍閥的殘暴較舊軍閥殘暴十倍，看啦！民衆的痛苦較前愈深，看啦！帝國主義愈見猖獗，青年們！認清罷！認清此刻斷送中國革命的新軍閥，是中國革命的罪人！是全國民衆的公敵！他們欺騙了民衆，欺騙了青年，利用了革命，造成了他們今日的地位；而今他們有了地位，有了嬌妻，現出了原來的獐獍吃人的面孔，離開了民衆，摒棄了民衆，拒絕了青年，而停止民衆運動了！而停止黨部活動，而另組織他們新軍閥御用的黨了！

青年們！你們的血是熱的！你們是革命的主動力！沒有你他，中國便沒有革命。但是我希望你們眼光放遠大一點，頭腦放清醒一些，不再受野心家的催眠，不再受新軍閥的利用，不再在國民黨新軍閥息息之下尋求革命。率直的，坦白的，回轉頭來，同我們組織新革命黨，打倒利用中國革命的國民黨新軍閥！做我們真正的徹底的革命工作。

革命的青年團結起來！

組織新革命黨

掃除殘餘舊有黑勢力！

打倒政府！民衆利用革命的國民黨新軍閥！

中國革命成功！

關於葫蘆島築港問題之我見

求
眞

開閱報紙，偶見天津益世報載有『舊事重提之葫蘆島築港問題』一文，其中不過寥寥數語，讀者或末嘗一留意及之，今將該港之重要及其以往築港歷史之經過，略述之以促國人之注意，並希望我國民督催政府，嚴厲加以監督，令築港問題，能於最近之將來實現。

日人襲于野心，貪慾無厭滅了朝鮮，便又來染指我們的滿蒙，現在日本國中內閣所說的『滿蒙積極政策』，便是注其全力，想法來侵略我們的滿蒙，現在日本雖有政黨之爭；此次選舉，無論何派得勢，其侵略我國的野心則一也，不過其所採的手段不同，一則主張積極，所採手段是也，一則主張採柔和的手段，所謂口是心非的手段是也，然其目的則一也，其野心則一也。

我們只要能想法來阻止牠們的侵略，就可以了。

日本田中內閣侵略滿蒙的唯一政策，便是用經濟侵略，其經濟侵略唯一的工具便是『滿鐵會社』，該會之欲滅東三省和蒙古，實無異英人之用東印度公司來滅印度，所以我們若坐視滿鐵會社，任意的發展，將來東三省不蹈印度的第二，實不可得！今北府既動議修築葫蘆島，實爲防止滿鐵橫行滿蒙之良好政策，亦即救助東三省之不二法門，今先就葫蘆島之內容，經過，及其價值乃至其波及於滿鐵鐵道及大連貿易上之影響述之

一、築港計劃之發端

日俄戰爭以後，我國政府力求國權之恢復，及東三省政治之改革，乃任命徐世昌爲東三省總督，徐乃追究抵制日俄兩國在滿勢力諸政策，就中自日本經營滿鐵以來，營口之商業日漸凋落，而大連灣竟蒸蒸日上，一躍而爲繁華之區，南滿一帶供給之貨物，均棄遼河之水運，而就滿鐵爲之運輸，徐世昌有鑑於此，乃謀開鑿可與大連灣匹敵之不凍良港，且以此港爲基點，敷設鐵道，以求恢復利權，而與日本之滿蒙經營相對抗，光緒三十四年夏，由天津招聘英國技師，令其由斯年之七月至九月之三個月間，調查山海關一帶有無建築不凍港之適地，該技師於天橋廠，高橋，葫蘆島，甯遠，菊花島，通姚莊等地調查研究之結果，認葫蘆島最爲適宜，比即本問題之濫觴，即宣統元年關於錦瓊鐵道問題，也以葫蘆島爲中點者，亦根據於上記英人技師之調查。

二、南滿島之位置

距東山縣東南天省偏縣之東南端，適居渤海灣之西北岸，距
 京奉鐵路之南口約六十里，又東北距遼陽，南距長春，故經濟
 上，交通極爲便利。

，兩處狹窄之港角，自蘇海寺附近則成爲半島形，因陸起伏，至西門山附近，則成爲僅四十餘丈之地峽，經此復有大孤山，此山等，突入於海，再半島之北面，包有連山灣，波浪穩靜，直與常有強烈之南風，在此亦可避免，且海水不深，築港亦無用且費，至其候點在冬季則有短時期之結冰，不適於船舶之碇泊，半島之南面，直接受渤海灣之激浪，每值夏季，常有激烈之南風爲災，然冬季之北風可以避免。西門山附近水深可達十八尺乃至二十七尺，且海底多爲泥土，易於開浚，且冬季之結冰期間，一年平均不過旬日內外，較諸索皇島良好多矣，即令結冰，其礙亦不過僅載一人之重，故索皇島結冰數寸時，葫蘆島則船舶仍可通行無阻，故以之爲遠西沿岸一帶之商港，最爲適宜。

三，築港計劃之內容

葫蘆島具備適於商港之各種條件，已如上述，當時英人技師軍成築港計劃之內容，大體略如下述。

(一) 由半島之南端起，築造長一萬六千呎（最初爲五千四百呎）幅百呎之碼頭堤防，水深可保在退潮後水深三十尺，同時可以留一萬噸之汽船三只，港內尚可停泊汽船十隻。

(二) 鐵路則由連山站敷設支線直達碼頭，並建設火車站，西洋居的大旅館，及其他之必要建築。

(三) 倉庫則設於碼頭及港沿之附近，以鐵道將各倉庫連絡之。

(四) 將北方海面之淺灘填平，以之爲街市建設地

(五) 築港所要經費，第一期定爲英金八十萬磅，六年完工。

我國政府採用以上之築港計劃，以黃開文爲總辦，該英人技師爲技師長，乃籌備進行一週之築港工事。宣統二年十月間開工，先敷設連山站，葫蘆島之七哩餘之鐵道及沿岸堤防之築造，然開工以來，約一年有餘，俄國革命起，又因資本金缺乏，工事隨中止。然在此一年期間，連山站至葫蘆島之鐵道敷設已完全竣工，沿岸堤防已完竣有四百尺之多，北海之淺灘之填埋，幾成其半，建築物則有六個飯店，碼頭事務所，警察署，建設事務所，勞工收容所，以及車庫等，民國成立以來，曾繼續其工事，然自民國二年以後以至今日，築港事業完全中止。

四，築港中止後之經過

民國成立以來，關於葫蘆島築港問題，無暇顧及。其後歐洲大戰勃發，築港問題，更無人過問，然民國五年通裕鐵路總辦陳應南，擬以此爲錦西煤炭之輸出港，曾建議築港，其後雖已經政府許可，然卒未動工，至民國八年歐洲大戰告終，英美之資本家又有暇顧及遠東問題，於是勸告我國築造葫蘆島，及敷設錦環鐵道事。當時張作霖爲東三省巡閱使兼奉天督軍，久有築葫蘆島之計劃，同時北京交通部亦方進行築港之計劃，於是雙方協議之結果，各出銀五百萬元，以周榮祥爲開埠督辦，第二期之築港準備漸要進行。不幸民國九年夏，直皖之戰起，奉派參加直系，軍事多忙，更無暇顧及築港事。迨至民國十一年春直奉之戰又起，東三省宣布獨立，斯年之七月乃取消葫蘆島築港合辦之協議。直奉戰後奉方有在此築理想之軍港，以之爲海軍根據地之計劃，擬設立海軍航警學校，並令海河砲艦，在此停泊。打通線既已着手敷設，更不能棄捨築港之計劃，故仍常派技師調查焉。

五，打通線之開通與築港之價值

葫蘆島築港之價值，以其爲錦環路之基點，設其後方交通機

關不完備，築港自身，吾人不能認為有極大之價值。然打通線開通後，熱河，遼西，及北滿一帶之貨物，莫不以此為進出之孔道。設此路建成後，則滿鐵路既無可載之貨，而大連灣亦無可出之貨。數年則今日繁華之大連，或變為蕭條無人之區矣。今試以葫蘆島為基點，其距遼西，熱河，蒙古，及北滿之距離，與以大連為基點至各地距離之比較，說明如下。

A. 以滿南為基點之觀察 若以滿南為基點而觀察之，則滿南大連間之距離為五百五十八哩（滿南四平街間百九十里，四平街大連間三百六十四哩），而滿南葫蘆島間僅四百七十八哩八（滿南鄭家屯間百四十哩 鄭家屯通遼間七十哩六，通遼打虎山間百五十六哩，打虎山葫蘆島間百四哩二），故較之已省去八十七哩二之距離。若將來再能連結通遼，鄭家屯，滿南，而設設三角形之鐵道，則滿南通遼間之距離約為百三十哩，滿南葫蘆島之距離僅為三百五十八哩，較之大連間之五百五十八哩之遠距離，已近百六十七哩八矣。

B. 以通遼為基點之觀察 開魯及蒙古內地之貨物，莫不集中於通遼，若欲將貨物輸出，必藉滿鐵線輸送於大連，通遼大連間之距離為四百八十八哩四（通遼鄭家屯間七十哩六——鄭家屯四平街間五十四哩——四平街大連間三百六十四哩）而由通遼經由打通線輸送至葫蘆，其間距離僅二百六十哩二（通遼打虎山間百五十六哩——打虎山葫蘆島間百四哩二），故較諸大連已近二百二十八哩二。故葫蘆島築港一旦成功，則通遼集中之貨物，不致不為滿鐵所吸收矣。

C. 以吉林為基點之觀察 奉海鐵路（長百四十五哩）既已通

車，目下吉海鐵路（長百二十七哩）方在動工中，將來吉海完成，則吉林內地之物產，從來經吉長路而至長春，由長春籍滿鐵路以運至大連者，將莫不捨大連而就葫蘆島代為轉輸，蓋以吉林大連間之距離為五百十五哩（吉林長春間七十九哩——長春大連間四百三十六哩）然吉林葫蘆島間其長為四百五十六哩七（吉林海龍間百十七哩——海龍奉天間百四十五哩七——奉天葫蘆島間百八十四哩）故較大連已近五十八哩三。

D. 以奉天為基點之觀察 若以奉天為中心而觀察之，則葫蘆島之至奉天，較之大連約近六十二哩（因奉天至葫蘆島為百八十四哩，而奉天至大連為二百四十六哩），故集中於奉天之由滿鐵路運來之貨物，亦將棄滿鐵而籍京奉路以達葫蘆島。

葫蘆島之重要位置

葫蘆島一旦諸設備完成後，以之為商港，其所占之重要位置已如上述。故將來此港築成後，則集中於奉天之由吉林海龍運來之貨物，將藉京奉鐵路為之運輸，北滿蒙古之貨物，將藉打通線，同時熱河蒙古之貨物，亦將藉錦朝路，以達葫蘆島，故東三省，內蒙熱河一帶之商業，莫不為葫蘆島所吸收。則滿鐵鐵路及大連商港，將無人過問矣，再者，我國之建築此港，非僅為排除日本在滿鐵之勢力。試想打通線久已開通，而打通線之營業，端賴運輸葫蘆島之進出口貨，故葫蘆島築港一日不成功，則打通線之營業亦一日不振興，況葫蘆島築港，前已費成其半，若再遲延，則以前之建築，咸至毀壞，故吾人為救東三省計，為排除日本在滿勢力計，為完成商人之鑄港目的計，勢非早日完成此港不可。

至新成就與否，端賴我國民督催政府之能力如何，故望四萬萬同胞，作一致之輿論，起而督催北政府速成此港！

從文件中發現之蘇俄對華大陰謀

謀(二續)

王審譯

一、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及其工作(續)

吾人於案卷中得見一九二七年二月份共產黨中央黨部及各地方黨部之經費預算。其在華宣傳員之薪金總額，每月計美金六萬四千七百七十二元二角七分，分配於北京中央黨部及四支部如下：

北京中央黨部	美金一三，二九二·三一
廣東支部	二四，六二〇·九八
張家口支部	一四，八四一·三三
天津支部	一，〇四八·三五
開封支部	一一，〇八三·三〇

故當時中國共產黨組織，其主要支部凡四；而尤以廣東開封，張家口三處為最有力。廣東支部之活動範圍，為中國東南部，與蔣介石互相勾結。開封支部以湖北河南為其活動範圍，一方面拉攏唐生智，一方面煽誘吳佩孚舊部，及河南紅槍會(Red Spears)。張家口支部則活動於中國西北，以馮玉祥軍為之中心。

惟天津支部亦曾具若何活動之成績乎？自責任言若輩志在訓練革命軍隊，而事實上則身居張作霖壓迫之下，技莫由施。然則天津何能開設此機關乎？曰在煽誘北方軍隊，以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耳。

蘇俄政府曾注全力於學校工作，前章已述及矣。茲據一九二六年一月廿七日馮軍蘇俄軍事教育調查員報告錄下：

「該地黨部近竭全力於教育工作，業經開辦之學校有：(一)為高級軍官而設者；(二)為砲隊而設者；(三)為騎隊而設者；(四)為機關槍隊而設者；(五)為工程隊而設者；(六)為普通學生而設者；(七)為偵緝隊而設者。」

惟此等學校分設於各地，故指導上頗感困難。

又一九二五年林某(譯音)於加拉罕大使宅會議席上，曾將國民一軍內工作之詳情報告如下：

「吾人已集中全力於學校工作方面。此種事業，比較的輕而易舉，事半功倍。……最近期內，已有一百一十四人畢業於砲兵學校。皆有指揮砲兵小隊中隊作戰之能力。其次步兵學校有二百四十人，皆曾任軍官。其中七十名受有實權，餘則有銜而無權。……吾人又已創設機關槍學校一所，學生百八十人依余考查，其中百四十人已修畢其學程。……又設有一偵探學校，學生六十人，他日將派赴奉軍作各種後防的擾亂者也。」

國民軍其他諸軍，亦有同樣之設施，請摘錄西拉里致顧里芝書以見之：

「鄙意吾人在國民二軍之工作，實屬蒸蒸日上；其進展雖嫌稍緩，然具繼續進展之趨勢。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內，吾人對於各校工作頗力，每日均有深刻之演說。教練方針，則先從連長及其他同級官佐入手，次及其排與班伍。待官佐訓練既畢，吾黨教練員更留一部分向各連各排工作，使其全部士兵均受吾人勢力之陶鑄。……」

國民第三軍方面，彼輩工作計劃，亦復如是。

余自與孫督辦(Tungsheng)及其參謀長接洽後，余意
吾人應助國民三軍，從事活動，當不外下述兩種範圍：

(一) 徵實增軍官學校辦法，對該軍軍事學校施以兩年修畢之
學程；及

(二) 對該軍軍隊加以實際的訓練。

爾知彼輩第一步，仍從訓練軍隊入手。

惟是被置對於此軍工作，亦曾幾經難關。如二軍顧問報告云

「此間各學校現均停頓，其唯一藉詞，在謂學生已調赴前線
實則無一人在彼。其真正原因，無外該軍高級軍官忌吾人工
之有妨其利益，託故阻撓耳。」

另一顧問亦云

「吾人無實權，亦不得其信賴。」

關於此項報告，軍事特派員西爾里(Welsh)曾將各軍軍事
工作之結果，作下述之論列。

「吾人考察吾人十個月來在國民一軍，及七個月來在國民二
軍之工作，其於軍隊之改進，可謂無幾。(尤其是就天
津方面活動之觀點言；因天津方面活動最不得力故。)其結果，
若與所耗之金錢時間較，實得不償失也。……其主要原因(一)不
得謂為唯一之原因)，自客觀言，不能歸咎於吾黨教練人員；
以中國軍官既不予吾人以工作，有之亦屬偶然的事實，試問
而獲良善之結果。吾人於國民一軍之訓練基礎，雖因合作關係，
稍具進展，而因所獲之少數高級軍官，其態度以輕視吾人，

微之自述。

此外，尚有一報告，上署「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吾人在
華軍事工作之特徵」，內有某顧問之言曰：

「吾人由中國實際情形之下，得見吾黨在華顧問團經一年之
奮鬥，猶自覺其地位搖搖不定之原因。彼從事國民一軍工作者，
覺其自身一若乘客漏船，(即船已開而乘客遺於岸之意)應謀所以
恢復舊日關係之策。其在二軍者則究向督辦署再作無謂之虛候，
冀得相當之關連，抑即買車北上，從茲決絕，應毋待後而議決，
其在三軍者，則當容忍以待，一若不知「再會」(Good-bye)之為何
義。此即吾黨此日(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在國民軍工作人羣處
之地位與情勢；據書面記述，口頭傳說，均如是也。

吾人對於共產黨教練員當一九二六年之始，於國民軍內處
卑屈情境之原因，欲加明晰，亦非難事。據國民軍之圍攻天津，
退守察哈爾，而完全歸於失敗之計劃，實為氏一九二五年秋與蘇
俄大使或其教練員商決之結果。初意欲手奉方以嚴重打擊，原定計
劃，約一九二五年秋孫傳芳發動於東南，郭松齡倒戈於關外，
蘇俄亦允為軍假道直隸以助郭。此等計劃，蘇俄大使亦於事
前之商榷，由各項文件考察，實證其知之：

(一) 軍事特派員西爾里在國民軍內所處之地位，
吾人地位與情勢，欲加明晰，亦非難事。據國民軍之圍攻天津，
退守察哈爾，而完全歸於失敗之計劃，實為氏一九二五年秋與蘇
俄大使或其教練員商決之結果。初意欲手奉方以嚴重打擊，原定計
劃，約一九二五年秋孫傳芳發動於東南，郭松齡倒戈於關外，
蘇俄亦允為軍假道直隸以助郭。此等計劃，蘇俄大使亦於事
前之商榷，由各項文件考察，實證其知之：

孫傳芳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孫傳芳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孫傳芳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孫傳芳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孫傳芳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孫傳芳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孫傳芳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孫傳芳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孫傳芳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孫傳芳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孫傳芳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孫傳芳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孫傳芳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孫傳芳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動員國民軍抹殺一切，對蘇俄教練員不復信賴之真實原因也。

反之廣東方面共產黨之命運則異是。彼輩在粵工作已數年，

成效大著。其時廣東唯一之軍事政治學校已成立矣。（一九二六

年二月十五日廣東政府任命蔣介石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而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蔣氏之部，亦曾與孫傳芳之部，曾於其部下十日。

雖然，蘇維埃軍事組織，雖經若干波折，及一九二六年終，卒獲勝利，不惟於廣東軍隊內組織強有力之政治機關，於北方軍隊亦有同樣布置。

且各軍皆設政治部，政治顧問與教練員得在軍中各級設立俱樂部，(Clubs) 惟此等組織均非在共產黨旗幟之下活動耳。政治部之任務，經認可於某種範圍之內，得盡量工作，即培養軍隊國民革命之精神；以期其解決中國國家問題。——即內謀統一，外謀獨立與自由。

○由是，共產主義乃得潛滋暗長，發展於軍隊中矣。
○軍隊中共產黨之地
○員會地方辦事處軍事部條例，其二為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三日中央委員會軍事部會議錄，茲請摘錄軍事部條例如下：

(一) 軍事政治工作之指揮起見，中央委員會地方辦事處之下附設軍事部。

(二) 軍事政治工作大別為兩種：即貯備己勢，與摧殘敵勢。

(三) 吾人所貯備之革命勢力，在謀共產黨勢力，伸張於(一)軍隊；(二)武裝農團與工團。

(四) 寄生於軍隊中之共產黨黨團，應考查軍事部之發展情況。此等工作，並須嚴守秘密。

(五) 共產黨員假國民黨名義，在各軍暗結各種組織，如俱樂部，青年軍人協會，孫文主義研究會，科學的軍事組織及其他為文化目的之組織等。惟此等工作，均受軍事部之指揮。

再錄軍事部會議錄如下：
【出席者：Zvezkov, Zaitkov, Wen, Chavich】

Wen氏認定吾人(共黨自稱)在國民軍之勢力，未為穩固，倘日國民軍若下令驅逐吾人，實無多大困難，因提案力謀吾黨勢力向國民軍極力伸張。」

以下即其議決案件：

(一) 欲謀吾黨勢力向武裝工團，農團作普遍之發展，應為第一。

(二) 暫時在國民軍內設立一種黨務工作之組織。此項組織計劃，請Wen同志就其在紅軍(Red Army)內所得經驗，擬具之。

其間中國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黨團活動之條規有如下述：

(一) 黨團在各軍事單位內，須特別嚴密，務使非屬吾黨黨員同志之軍官，得知吾人之潛在其間。

(二) 有時某種軍事單位之軍事長官，即係吾黨同志，吾人工作亦不應公開；因高級軍官難免偵探密布其間，刺探真象也。有此任職同志，已被人視為共黨時，尤當注意。

由此，吾人乃知共產黨欲以其政綱向國民軍直接提出，實為困難。其在廣東亦然。此外更有一甚為危險之通訊，即廣東支隊首領基斯卡(M. S. K. S. K.)及其他數人致書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對其羅廷主張將廣東軍內共黨工作人員撤除之意見，表示不滿。

基斯卡以為至一九二五年終，共產黨員在各軍內已占得不少地位，亦屬難得。其原圖如下：

「吾黨同志在國民革命軍內，以第一師為尤多。實佔若干位置。軍中一切政治工作，皆由吾黨同志包辦；因自即政治部以下，各機關亦皆由吾黨同志包辦。軍中其他辦事處，亦有吾黨同志。」

「吾人之錯誤究何在？——彼自答：『（一）欲謀操縱軍隊之念過於激越。』（二）藉所操持之團體，（各種委員會及蘇俄顧問等）對國民革命軍將領作繼續不已之要挾，而此等委員會與顧問既未獲得實際軍權，所居地位亦未見十分重要。』（三）以共產主義，農民運動，帝國主義諸題義，向軍隊激煽鼓吹，非為持久善道。以上實皆招致軍官嫉忌之由。始而側目，繼則公然反對；因蘇俄政府未嘗放棄軍閥主義也。」

另一報告關係廣東政府發展的歷史錄如下：

「共產黨在廣東軍隊之活動，既經發達，真正國民黨及軍人與被黨（共黨）之衝突，遂亦隨之而起。某次因衝突之性質，較為嚴重，致吾人政治首領鮑羅廷發生撤去軍中政治工作人員之疑問……」

三月事件發生後，鮑顧問曾於報告中對於此事自作解答如次：

「吾人之錯誤究何在？——彼自答：

『（一）欲謀操縱軍隊之念過於激越。』

（二）藉所操持之團體，（各種委員會及蘇俄顧問等）對國民革命軍將領作繼續不已之要挾，而此等委員會與顧問既未獲得實際軍權，所居地位亦未見十分重要。

（三）以共產主義，農民運動，帝國主義諸題義，向軍隊激煽鼓吹，非為持久善道。

以上實皆招致軍官嫉忌之由。始而側目，繼則公然反對；因蘇俄政府未嘗放棄軍閥主義也。

中國共產黨發展國民黨於軍隊，及其宣傳煽動之工作，亦造欲根本推翻國民黨取而代之，於是無時無地不……」

基斯卡雖言之輕淡，實則顯屬嚴重。請由下述報

「……已……軍官受辱，命令……見不……之……」

基斯卡復進言曰：

「因此等事實，孫文主義學會之國民黨重要黨員及反革命分子驟增。共產黨處此情勢，雖亦加入明爭暗鬥，然以對方（指國民黨）不擇手段，致右派勢力日見強盛。而國共兩黨之敵愾，亦日見其深。其結果孫文主義學會因右派之影響而崩潰，而「驅逐共產黨於國民黨外」之口號生焉。……」

此乃一九二六年初共產黨在廣東所處之地位也。

政治顧問，鮑羅廷有鑒於此，故有停止共產黨員在各軍工作之要求。鮑氏負指導蘇俄政策之責，樹基礎於華南；（即假國民黨招牌，創強有力之革命政府於廣東。）為求民黨掩護，不能不諱言共產主義；然其政治智能，固無時不欲藉國民黨以使共產主義之勢力，深植於軍隊也。共產黨員不明其首領之深意，遂釀一九二六年三月廿日之事變，致蔣介石要求全部共產黨員退出所得職位。

三月廿日事變之後，雖知共產黨佔據地位之非計，然已太晚。換言之，僅能限制共產黨員不明日張膽活動，至其潛居國民黨旗幟之下，暗中活躍，仍無可如何也。

○蘇俄政府對於中國革命軍事學校之成績，甚不滿意；但其原因蓋緣於雙方關係，僅繫於蘇俄政府與國民軍首領，有以致經費之接濟……之。

至於供給軍械，與軍用品，自軍事特派員供給之活動開始後，即已誠證實。茲所欲知者，故僅關於軍事學校之經濟的接濟。請

（譯者按）（譯者按）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致陳山（譯者按）書證之。此書係由軍事特派員辦公處發出者：

「本日已由道爾銀行（Dollor）匯上五萬元，此款指定專辦騎兵學校學生一千人，不得移作他用。……此款收到後，必向馮將軍說明「此吾人第一次供給之開辦費，望彼亦有所補助」……又吾人已認定北京與張家口均不能開辦學校應與將軍言之。又足下須與其商定主辦該校之校長……」

由此，可知蘇俄對於開辦學校之接濟，不但有教官，且有經費。此等經費，較諸軍器之所需，自屬滄海一粟，然猶必將委任校長之權，不使馮氏專斷。

其在廣東方面發展之經過亦然。

『廣東政府發展記要』

為重整廣東軍隊，第一步在創辦黃埔軍官學校，以孫逸仙之善友蔣介石為之校長。該校之責任，在培養明瞭政治之下級軍官。……此校創辦於一九二四年初，由吾人（俄人自稱）建議。其始并由吾人擔任經費。至同年（一九二四）十月該校學生數達至一千人之多。……」

此項文件雖謂黃埔經費，僅開辦之始由蘇俄供給；但據莫斯科政府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七日致，北京軍事特派員指令，則斯校開辦經費蘇俄尚有長期之供助：

「蘇斯撤飛斯克同志，親愛的同志：

……已匯寄加倫（Galen）同志盧布四十五萬，為成立新軍之用，又匯寄十萬（盧布）為黃埔軍校兩月經費。新軍完成後，其軍費由地方供給。黃埔校經費繼續接濟，則須造一預算呈報。

又華北各城津貼，已批准二萬一千盧布。關於此事，希即轉

所陳述。吾人津貼此款，並供給其軍隊之糧食。……」

關於軍事特派員創造革命軍之責任，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例第二項有所限制，前已述及。即謂：

「（二）記載已往工作，并由其經驗中交換經驗。」

此種毫無意義之規制，於南方軍事法規內，亦無異義。

「軍事黨團之責任：

（一）組織並訓練華南國民革命軍，以解除中國之束縛，並促成統一使進為真正獨立民主共和國。

（二）對於南政府從軍事與民衆方面盡量援助，以實現其主義。

（三）努力促成中國與蘇俄相互間之倚恃，以求共產主義之維埃主義之普及中國，並求在中國軍隊，勞動團體及農民團體中，以謀他日更進一步的革命運動之實現。

（四）報告關於中國反革命勢力之情形；及此等勢力與其他國家勾結之狀況。

（五）對中國作為深徹的研究。……」

此項法規對於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所轄各軍事黨團所規定之事項，雖較隱晦，但於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各種活動，亦未能示吾人以完滿之意義。下章將述蘇俄接濟軍實之實況。（第二章完，全文未完）

蘇俄七月的回憶（九）

盧瑛

蘇俄七月的回憶，是蘇俄革命成功後，多麼多端，快樂

.....

反共以前的湖南全省總工會的秘書長某，在武昌被人捕獲。

身邊搜出電稿一張，大意是通令武長鐵路工人接電後立即一致罷工一小時。電稿上簽有某秘書長的名字。其時反共正烈，以情度之，此舉情節甚重。然而不然，天下事常有出人意料之外者，不到數日，某秘書長竟開釋了！我不知他曾利用一些什麼通天的魔力！

第十二章 監獄的黑幕

看守監房的看守，是戴着三副面孔的：時而威風凜凜，事事認真；時而低心下氣，俯首談心；時而裝聾作啞，毫不介意。要而言之，看守的面孔是隨人隨地隨時為轉移的。

關於接見囚犯一事，公家特設有數名引見看守專司其事，并設一簿長總其成。監中以此部流弊極大，外快最多，故此部的人員，多係現任典獄長有關係的私人。

監獄舊章，囚犯的家屬親眷，每月只能來監接見一次，傳見四次。現時在名義上雖然每月可以多接見一次，傳見不拘時日，但在實際上還是隨人隨錢而定。有錢有勢的人，每星期接見兩三次毫無難處，那沒錢沒勢的人，只要照舊章每月接見一次也

就復舊了！

接見時，談話的時間是沒有一定的限度的，全憑引見的看守個人的高興，而引見的看守高興久待與否，又全視金錢為轉移，單在這一件事上，引見的看守就可作成作福而弄窮無窮了！

我在獄中，我的家庭曾與我匯過兩次錢來，然而我僅收到一次。我的一位同志，也與我匯過一次錢來，并郵寄有一些罐頭食品，我亦均未收到。這大概是引見的簿長沒收去了！因為收信的事是由引見的簿長經手負責的。

監獄的規例，二等有期徒刑以上（五年以上）的囚犯是要帶腳鐐的。鐐的輕重大小不一，視囚犯的體力強弱而定。帶鐐日期的久暫，照規矩應該有一定的比例的，但是在事實上仍有不然，有錢報効的，就可早日下鐐，沒錢報効的，那就只好多帶幾日。他如能不能往的監中優待的無字號，其情形也是如此。這兩件事的權限，是操在二科科長和典獄長手中的。

監中的老囚，常向我們講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他們說：「去年北伐軍圍武昌城的時候，城中餓死了許多老百姓。老百姓都餓死了，何況我們獄中的囚犯呢？那時每人每日吃蠶豆四十粒，試問久已枯腸餓肚的囚犯，如何能度活性命呢？不到幾日，接連連地死了幾十人。典獄長沒法，才行公事到主管機關請求開釋，等准允開監釋放的公事回來了的時候，一個個躺在地上，不能行動。一位行將餓死的難友，很命地一步步爬出了監獄大門，這也虧他達到了出監的目的！可憐沒福的他，爬出監門之後，再也不能動彈，不多一刻，就在監門旁邊嗚呼哀哉——死了！」

（未完）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七三號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十七日

本期目錄

國家主義者的供狀

老 泉

列強軍事教育的概述

韓 麟

從文件中發現之蘇俄對華大陰謀(三續)

王 壽

繫獄七月的回憶(十)

盧 漢

每號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歐美香港南洋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加二角六分，凡定閱全年者，請投函本社，郵票代價，以半份者爲限。

通郵處

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私書面七番轉朱國翰



來日大難，舌敵唇乾。」幸得不久五卅慘案便來了！——五卅慘案本是狠令愛國的民衆悲痛已極的，而我們何以加上「幸得他來了」的字樣？因為這一來，國家主義者的全民合作去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主張便證實了！在五卅運動中間，中國國民無論貧富，都一致出力，抵抗外侮；在中國國民外交上算是留了一個很白的痕跡。因此驟然國家主義的主張便爲全國多數愛國而有革命精神的青年所信仰，紛紛加入國家主義團體，而中國國家主義青年會，亦不久便設遍了全國各地。

五卅慘案發生起來，於是共產黨人又慌忙了！接連派他的主要腳色如鄧代英，鄧仲夏之流來同我們協商，并約國家主義者去共謀國民黨，而國家主義者本着堂堂之旗，正正之鼓，反對「歸俄運動」的共產黨，更反對篡奪別人基業的陰謀，嚴辭拒絕：從此共產黨與國家主義者在國內便勢不兩立起來！別入容易看得見的決鬥是北京大學第三院的大會和血戰。武昌中華大學的大會和血戰等等；別入不容易看見的還有許許多多在全國各地的決鬥。於是十四年底廣東的國民黨便禁止醒獅通行於廣東。汕頭的市長周恩來（共產黨二等首領之一，曾在巴黎與我們血戰過幾場，）下令「凡訂醒獅的人要罰洋五十元，」更於是十五年而廣東政府便有「反國家主義週」的規定。因爲就在當時共產黨兩手握得狠緊的黃埔軍官學校裏也有七十八人是國家主義派，他們不免恐慌了起來！

（二）供國家主義青年團未能與國民黨合作之由來。我們在前面已經供得很明白，國家主義青年團集之助因是有兩個：一個是要求軍閥的命，而把中國從混亂和壓迫中間救了出來，一個是要求國民革命成功而不要被蘇俄收買的共產黨利用了去，

中國又會落在赤色帝國主義者的手中去了。既抱定了這種目的，且艱難的目的，當然一定是要與中國愛國而有志革命的朋友合作的。不過回國一看，國民黨大多數份子是在共產黨的搖籃裏長大夢沉沉；我們猛烈的呼聲都呼之不醒。雖有少數被我們驚醒了，而且發現了共產黨謀篡國民黨的秘議決案，非常惱怒起來，在黨中爲分共運動，而能力究嫌薄弱；（分共本是國民黨的「傳統」，當然我們也只好不干與，以免是非。）況且那時孫老頭子還病着，一馬搖搖，說道：「有我在，什麼？」不幸孫老頭子不久就去世了！我們知道這更糟了！不過當時我們還望汪精衛，李石曾這幾位在國民黨中比較居於首領地位的人物，或者能清楚共黨內情，出來對於分共有所主持。殊不知那時他們偏都特別傾左；我們團體中好幾位與李石曾有私交的，因爲反共激烈，都受他的警告。我們於是只好埋頭自己去幹自己的。——我們本爲救國而來。而且我們深信我們的血誠和能力。他們一定要去上當，我們又有何法阻止他們下水呢！并且當時共產黨在國民黨裏已經根深蒂固，國民黨裏的革命青年多已暗中加入CPC了；分共已經是太遲了！

共產黨在當時多麼志得意滿！他們既內有蘇俄不斷的金錢爲之使用，外有國民黨的老招牌爲之掩護；他們是設置完備，還很裕如。他們在每個學生會學聯會去奉委運動執員的都帶上許多金錢，好像飲差出洋去運動外交一樣。在學生會與他爭的只有國家主義派的青年學生；從五卅起一直到北伐軍達到長江，在這兩年內，共產黨一而再三而再青年團，或劫幼稚工人，便要從國家主義派出與之對抗。當時青年學生都感覺革命救國的必要，困苦工人也感覺革命救國的必要，如果沒有國家主義派在，

[illegible]

但是共產黨在過兩年之間，利毛已相當豐滿，雖尚未能橫絕國澤，而層嶽已無所施其技了！不久北伐軍興。去年國月主持反共的北伐總司令蔣介石在內廣東開師北伐時，在黃埔軍校公然宣言「中國革命應受第三國際指揮」，「需要俄國同志幫助。」這兩句話，在旁人或者不大覺得便聽過了，但使我們深深的感覺到像這樣下去，這回北伐不難獲勝的是國家，這回革命不難當叫牠作國民了！雖然，果然！北伐軍進到長江不久，而被我們在三四年來早便預備好的兇惡無恥行爲一一表現在國民之前了！國民國民，在這一年來所受的其禍，而今尚未有已，也就不必多說了！在這一年來，我們被逮捕，被逮捕，被毀滅，被毀滅，流亡，轉徙，我們十餘位親愛而得力的同志啊！竟被共產黨

經濟能力不足；我們雖有同志飽冒萬險，但終無法近飽賊之旁而制其胸，以快全國被壓迫，被屠殺的同胞之意，而雪其血恨！

民國十六年四月，前此宣言「中國革命應須受第三國際指導」一語，今先作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介石，因其自身過受武漢共黨中央之指，而毅然決然的反共了！蔣介石氏自以爲手握重兵，而事體反共；這當然是你們國民百姓，赤手空拳強得多。你們儘可以不聽聽此事。如果你們願意效力，來作我的爪牙好了！——這倒豈料不是故意刺激國民的心理，就顯明他的取消共產黨「打倒國家主義」等標語的宣言道：「如果他們來服從國民黨黨義，不啻既往都可收用……」那是甚麼口氣！這簡直是強天子在擺亡的叛！唉，不啻既往！我們國家主義者在過去兩三年間，有甚麼對不住你們國民黨？有甚麼對不住國家和國民？好，不願意再說下去，這就我們國家主義者太受爭氣氣。

且說到了這個時候還是終未能合作的原故。我們在合作的條件上，有兩個萬萬不能讓步的原則：（一）是兩個願意合作的政黨要彼此尊重彼此的人格。因為我們覺得要國家政治上軌道，是非此不可。假如你首先便不認我是個「什麼東西」，我又何必來問你頭顱交往呢。老實說，國民黨的首領們從來便只知道有幾十年歷史，有幾十萬黨員，有幾十萬大兵的，總叫作政黨，其餘都不夠格。但是我們所見便不如此。并且以為假使每個政黨都要使兵力上立脚，中國的前途，便愈悲觀，而民主政治便愈無希望了！其次（二）是要兩個願意合作的政黨公開的商量和集合與國人以共見。為打倒北方賣國殃民的軍閥，為其共同努力脫出列強的羈絆，這種號召之下，國民中凡有血氣的誰不願共響應行，況且其處

……國民黨
……軍事教育
……

軍事教育的概述

韓維新

自十八世紀，軍事教育……
……

……軍事教育……
……

……軍事教育……
……

一、英國的軍事教育概況

英國的軍隊，為義勇兵制，所有的士卒，均由於國民，……
……

主，上官，國人，應當正視。

他人的困難。

民衆的高下，無論何人，也是自己的黨友。

應當正視。

民衆的受難者。

應當正視。

應當正視。

應當正視。

應當正視。

應當正視。

應當正視。

應當正視。

應當正視。

應當正視。

應當正視。

應當正視。

應當正視。

應當正視。

應當正視。

應當正視。

應當正視。

應當正視。

應當正視。

對於革命軍軍器之保護

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三部文件，

關於軍器之保護，

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革命軍軍器之保護，應注意之事項。

增刊

四萬六千支
一萬五千支

一萬五千支
五千支

細支

五千支
二萬六千支

二萬六千支

三萬五千支

五千支

五千萬畝

運費庫布四百八十六萬，運費尚未計入。



庫原有大炮數目

一百六十回

三十一

二十四

（總集二百一十回）

給 贈 目

五十四

排礮四門 附礮彈二千發

大露野戰第十一卷



卷三百三十四

五、剪刀——五千柄（需七萬五千盧布）

六、軍用汽車

九、實地考察若干

十、總 結

統計以上各項共需一千九百三十九萬三千餘元。● 郵政總局

軍用汽車，交通器材及雜件均由美商輸入。

附錄三：謝

對於國民二軍三軍，應多供給槍子彈五百萬顆。

此項報告書於一九二六年五月。軍務會議後於同月發表於

此事之公而兩件，其一指責英政府，英一管內閣會議在華前

康加爾(Kangal) 爲歐洲最著名之牧羊犬

也。國內關於黃埔軍官學校事項，陸軍部雖極力反對，並電請各省督軍，

給軍器之一段如下：

……供給之軍需，計亦僅需一千八百文，予與一千八百

發，連同銀九十架送于英及荷作贖子。本國二十回船，連同銀

使車馬二十餘車，各置一厨，厨中各置一刀，刀上各置一

此項軍費由保供輸北方總局撥充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大砲十二尊，並重砲及輕砲（重砲一千餘）等
重砲車，輕重砲及重砲（重砲一千餘）等
六千六百五十一處布。

五千支，子彈五百萬發，機關槍五十
餘挺，大砲十二尊並重砲及輕砲若干！
二千二百四十九處布。

計運費二十七萬〇三十九處布
運費自負，則後項運費當不計入。各
項運費（運費）價目計算，裝載費及工資均未計

之運費，更宜立立不惟將蘇俄供給國民軍軍器
之運費，並將供給中國各革命軍之軍器，亦作有
之運費，成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錄如下：

（年三月一日收到）

蘇俄供給軍械情形，並應加以說明，特詳製

內，已附錄於外。（圖在余處此以前，始

下其：

大砲

重砲

輕砲

大砲

其十一月交付國民二軍代表周某（Chou-Chi）俄式來復槍一

千五百支，子彈九十萬發五百發

至於交貨情形，係由馮玉祥之常駐庫倫代表（接貨者）將器

械自庫倫接運張家口。其一部分器械由汽車載運，每次載運

之汽車，常自五十輛至一百輛結隊以運；其又一部分則用駱駝載

運，亦常以駱駝八百匹至一千匹結隊運送。（來復槍彈尤賴駱駝

載運。）……

余並於去歲十一月十六日，得莫斯科訓令，知下達各軍器正

在運送期中：

一、供給馮玉祥者——來復槍二萬五千支，子彈三千二百萬

發；機關槍一百四十架；大砲四十二尊，並炮彈四萬二千粒；手

榴彈一萬個；刺刀五千柄；白蠟一千門，並子彈一萬發；藥彈一

萬個；毒瓦斯面具三萬付；“Flamethrower”十件；飛機六架，

電話機四百架，海底電線一百五十具。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八三期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十四日

本期目錄

我們今後的努力

赤俄之國民皆兵主義的運動

論國民外交

國家主義通釋

從文件中發現之蘇俄對華大陸謀略

王雲五

每份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歐美香港南洋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加二角六分，凡欲閱全年者，請投函本社，郵票代領，以半份者爲限，只限中國郵票。

通信處

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收書函七號轉交



我們今後的努力

軍之

自本報創刊以來，幾年以來的言論方針，都是有一定的步驟的。在最初，國家主義的原理尚未為一般人所了解，有從根本上研究國家主義的必要，所以本報開始注重於學理之研究。其後北洋軍閥專制，五卅慘案的事件作後，本報即用全力於攻擊一切不義之舉，軍閥，學閥，宗教徒等——和強權的罪惡，並鼓吹實行國家主義以爲全民武裝對內對外作戰之準備。經本報之鼓吹以後，國家主義的氣氛漸漸低了下去，而共產黨藉國民黨的聲勢，把持了全國的人心，本報看破此點，故以後便集中全力於揭發共產黨假借國之野心，一直到蔣介石北伐到長江流域，本報的態度始終不改。果然共產黨把持了武漢政府以後，破壞經濟，任意蹂躪人權，引起全國民的公憤，而促成武漢的分裂。結果以後，共產黨的勢力一時稍爲衰退，而國民黨又一天一天腐敗下去，什麼「黨國專政」，「黨化教育」等惡名詞，竟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國民人格之出賣，至此已極。故本報最近期間，致力於國民黨政府腐化罪惡之揭發。以上都是本報已往所經過的一層層的步驟，可以公開向大家說的。

現在國民黨雖然尚在繼續努力北伐，雖然南北兩軍最後的勝負尚未分明，但是國民黨已完全失却了代表民衆勢力的地位了，國民黨的北伐竟沒有一個真正國民加以注意的了，縱使打到北平，也免不了軍閥的擁護勢力了。現在是中國革命事業失却了重心，什麼第三黨啦，什麼再造運動啦，什麼新國家黨啦，什麼新黨啦，什麼新黨啦，儘管繼續嘗試，却又偷偷摸摸，藏頭露尾，第一要緊的是國家大任的人，讓看黨假賣收的土匪流氓尚在東

事，看黨假賣收，這黨之禍在眼前，全國國民，不知死在何日，這時候正是需要重新創造革命中心勢力的時候，正是新革命黨興起的時辰。除了國家主義者，再沒有什麼人站出來負這個責任的。

因此本報以後的言論方針就要本着這個趨勢，努力於積極主張的發揮，我們除了仍然留一部分地位去批評當前的大事外，我們大部分的精神要努力於指導國民以新方向的言論上去。我們要將國家主義的學理盡量發揮，我們要將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的主張和政策逐條向國人詳細解釋，我們要告訴國民以當前應取的策略和手段。最要緊的是，我們將告訴全國被壓迫的民衆，在這種黑暗勢力聯合壓榨之下，怎樣將自己解放出來。

這是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也是我們對於讀者的一點貢獻！

赤俄之國民皆兵主義的運動

愚坡

自歐戰告終，列強各國，殆呈疲憊狀態，於是倡言和平，什麼國際聯盟啦，和平會議啦，軍閥縮小提議啦等等新穎的事項，不絕的刺激吾人的耳膜。我們若從表面上一看，此後可避免戰爭慘禍，不平等的條約，無端消除，人人咸登平等閣上，縱覽一切；但究其內容，不過列強自大戰之後，國困民窮，無可再事戰爭，只好提倡這假仁假義的說法，藉事休養；同時揀些「指鹿爲馬」遮人耳目的話，供給我們聽。像這種步驟，本是戰後必經之階級，人人都可以拿來應用，那有慶祝之可言。試看近來列強之改組的軍事教育，國家總動員的籌備，戰鬥品之增加，何一不是秣馬厲兵，以備再試？獨可憐那些空想的世界主義者們，連這種簡

實的地步都不清，以為這正是世界平民覺醒之日，大家滿可聯合起來，把資本家推翻，把國家的界限打破，雖說是世界大問題，亦能解決。何況中國一小部分的糾葛，那更不足掛齒了。像這種說法，未免把世界大勢，看得太簡單了！

即如赤俄，本是共產黨們所深信的大慈大德者；自從赤衛軍編成以來，已滿十載。自一九二〇年末葉，他們擁有古今未曾有之大常備軍五百五十萬人，到了二一年末減成百三十七萬，二二年末減成八十萬，二三年末減成六十萬，二四年到現在減成五十萬六萬人。像這種減法，似乎是提倡和平，廢除軍備，而共產黨藉此以為宣傳之鐵證。殊不知赤俄減少軍額的原因：一方因於經濟之不足，他方另有善策，滿足補苴此減少之軍額的數目，其善策為何？即赤俄之共和國憲法第十九條上所規定的國民皆兵主義是也。凡自十九歲到四十歲之男國民，人人皆有服兵之義務，同時政府方面，並努力於軍事教育之普及。這樣一看，現在赤俄之常備軍五十六萬人，若按國土及人口比較起來，雖云不足；但實行國民皆兵主義，滿可以補其缺，而應用無窮，相形之下，自比有一定之數目者收效良多。

他的辦法，凡到十九歲的壯丁，令其入營，從事軍隊訓練，期限二年；可是在這二年之間，於每一個年之內，擇出一個月，對軍隊訓練之外，另從事軍事教育，以期有相當之知識。若是不入營的人，則期限為四年，在每一一年之內，擇出二個月，通計六個月或八個月，課一次定期軍事教育之義務。以待將來有事之日，必可得雄厚之勢力。若對上述之義務，有不聽服之舉，則政府另設計劃，或使之服公共的勞役，或使之納特別的稅捐，以期待均等，像這種國民皆兵的制度，比較其他列強更覺徹底。但赤

俄軍事當局，對此尤以為不足，更注力於國民的軍事教育之普及，施種種的方法，以期完成。現在揭示關於此項運動的事實之大概略如左：

一、在共和國憲法第十九條上，規定國民皆兵主義。

二、中央執行委員長賈利甯氏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國大會」上說過：「吾人是負有擁護被虐待的人類之使命，人類之解放，不依兵力不成。吾等優秀的赤俄軍，即以此等事項為使命的……」觀此，可知他是主張擴充赤軍，而鼓舞一般民衆的。

三、於一九二四年死去的赤軍總司令官福羅維也夫曾主張俄國的軍部對「領土的建設，非作成蘇維埃聯邦之戰鬥力的基礎不可」他以這種標語，曾宣傳軍備之擴張。

四、當赤軍八週年際時，柏羅大新聞紙上所揭示的八週年之標語為：「充實蘇維埃聯邦之戰鬥力，全仗農民之勤勞和軍事之學習。刻下俄國當面之急務，是在各村寨，設立軍事學校，每一個國民，全有握鐵砲之能，必須徹底國民皆兵主義，」嘗以這種輿論，喚起民衆。

五、據二月十一日的柏羅大新聞紙上的聲言：「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出版部，見其他各新聞紙宣傳蘇維埃聯邦於軍事問題之介紹，特別鮮少。於是專設區隊，專門注意軍事知識的普及之通告，自應各區隊，注意此項設置」最近該新聞更率先設置「軍事宣傳部」，以資提倡。

六、依最近所發表的報告，凡工廠、礦山、交通、商業生，必須受海軍軍事教育，其教育之程度，依此等辦法，皆為養成預備將領之基礎。

國家，不過是奉國民兵主義之一班，其外主持，而內，則不備。但觀此，也可知赤俄是何居心；將來戰端一開，國民兵，攻守自如，進退從容，克敵制勝，意中事也，豈能久存，豈能像空想的世界主義者之以和平夢想所欺！有志之士，曷興乎來！

國民外交

天然

國民外交不是處士橫議的外交。外交的主體也不是混雜局。外交當局也不是阿諛迎合民衆的意見。也不是外交當局在上的而去推舉平民的要求。那麼國民的外交作何解釋？其中包含兩種意義。其一是指國民衆的思潮，政府代表民衆對外自覺去辦外交事業，即是 *Diplomatie nationale*。其二民衆對政府的形式外交，對於對方國的民衆披露誠意交換意見，即是 *Peoples' diplomacy* 的思想，因此寄與國交的親善，即是 *Peoples' diplomacy*。

國民的外交時代

現在說是國民的外交時代。世界大戰的以前，是屬於宮廷外交及官僚外交。在皇帝會見席下就約成了秘密的同盟，外交當局在民衆夢想不到裏就訂種種的條約，這樣時代早已過去。在現今無論那一國的外交全以民衆的思想為根據。民衆定了一國外交的方向。這是近世民主主義的當然的現像，以多數民衆為基礎的國家思想與外國交涉一切的國際事情。

國民外交時代的外交以國民為本位。政府的外交方針以種種方法披露於國民之前。對於這個民衆的思想或者外交官的演說就是實行的形式，或者以新聞與雜誌表現民衆及外交當局的方針。

國家締結的條約完全得對於民衆公布，同時不能許可有秘密的條約。

外交當局對民衆的責任

如上面所述外交以民衆為根據，所以外交當局平素得注重民論，若是外交的實際失了民衆的方針，或者與民意絕對的相反，對於這個，外交當局非得反省是不可的。外交當局把他所辦的外交一切，有對國民解釋的義務，世界的大勢，各國的現狀，各國的關係，以種種方法使民衆了解。民衆可得確實的信念，不至於思想落後。總而言之使民衆能得着充分的外交知識，這是外交當局的責任。

民衆對於外交應負的責任

今日的政府政治完成是以國民為大前提，所以自然而然的凡是國家的一分子非得對於政治上有自覺不可，故對於外交也是如此，這國民的自覺即是國民的思想出源，國民是有好思想，外交即受好影響。同時還要監視外交當局的一切行為，是否為民衆為本體而去作外交的出發點，萬一若是失了民衆的本體，那只有攻擊，或者推翻外交當局的外交一切，不能持袖手旁觀的態度，民衆的外交，處處是以民衆為主體的。民衆對於外交的常識，平素注意去考察，纔能得着國民外交的真義。總而言之，對於外交的事情，不可一時忽略，以為外交是外交官的責任而與民衆無心的樣子，這就與國民外交的真意反了。

國家主義通釋

胡國偉

國家主義的理論，本報發表已很多，現在再將先生又著國家主義通釋一書，原名國家主義淺說，因篇幅名

，故改 爲「國家主義的真理」，其爲詳備。本報特將原書以後
 各章，以便讀者先睹爲快！

記者

第一章 國家主義的定義

國家主義有學理爲根據，有事實爲基礎，欲明白此的定義，
 當從各方面去用功。國家主義以國家爲前提，欲明白他的定義，
 尤當先認清了國家。國家是甚麼？這個問題一來，便引起下述各
 方面的研究：

(一) 從社會學方面研究

從來許多歷史家政治家或著作家，對於國家的研究，總離不
 了種族，血統，言語，三大問題。這三個問題，不能與國家沒
 有關係；但是，我們用社會學的眼光來觀察一下，便知這三個問
 題，到底不是立國的要素。請略論之！

(甲) 種族問題：「種族純一」，本來非立國的必要條件。羅夫
 爾(T. E. Hall)說過：「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是單純種族的國家。……
 ……現在的歐洲，每國所統轄的人民，必屬於兩種以上的種族；
 如果種族是立國的基础，則每一種族應成立獨一無二的國家。」
 哥比怒(Gobineau)謂：「德國的種族，已不是純一的；實際上，
 普魯士的東北兩方，已混合斯拉夫族，西南兩方，已混合色爾特
 族。」康納(Kennan)也說過：「法國民族，是由意比爾色爾特種
 族合成的；(Ibero-Celto-Tenionique)意國民族，是由李古爾色
 爾特意大利數族合成的；(Liguro-Celto-Italique)德國民族，是由
 斯拉夫色爾特種族合成的；(Slavo-Celto-Tenionique)諸如此
 類的證據，還是很多，不必多舉。一個種族既不能建設一個國家
 ，而國家的存在，又無需乎種族的純一，那就可以證明「種族純

一」，非立國的必要條件了。我們大可以稱「法國民族」爲「
 志民族」……但是，這個民族，是指若干種族同化後而言，
 一個種族成立一個國家。因爲「法國民族」之中包含幾個原來不
 同的種族；正猶之乎我們中國合漢，滿，蒙回，藏，五族，而
 爲「中華民族」。但是，我國因爲政治不良，教育不興，交通不
 便……種種原因，以致五族未克盡臻「同化」之境。換言之，
 「中華民族」尚未完全確定。中國的「國性」，(Nationality)雖
 而未克堅定。我們此後而努力，應從國性上多做一番「同化」之
 夫。(關於國性的研究，請看第二章)「國性」之堅定，與教育最
 關係，我們應竭九牛二虎之力，去提倡「國家主義的教育」，
 提倡而見諸實行，使五族民衆，咸以「愛國」爲最高道德，
 個卓然獨立的「大中華民族」，消除漢滿蒙回藏的界限，其
 於五色國旗之下；建設「全民政政府」，施行「全民政治」，
 需幸福。這樣一來，五族自然同化於政治和文化之下，
 性，也自然明顯而強固了，「大中華民族」，也於是乎
 (乙) 血統問題：「血統純一」，更非立國的條件。……
 國有那一個是血統無亂的？剛才我們說過，每一大國
 種族，既然如此，還有「血統純一」之可言嗎？據哥比怒
 ，法國人的血統，早已混雜了，因爲法國北方，愈早已與
 的純性。羅夫爾說：「我們未嘗不可以說「法國的血統」，
 此地所說的血統，乃是借用的，決非血統的本身，能使國家
 起來。」他的意見是說：法國西民族是由幾族合成的，由
 合而構成的血統，可以名之曰「法國的血統」。……
 們國家主義者便極端主張五族通婚，以構成「中華民族」
 。但是，我國交通不便，雖欲使五族通婚，其何以堪？……

「國家」，應先使全國有條不紊的鐵道馬路，繼而使之有共同的「國家」，又應使之有共同的「國家」。

（丙）語言問題：「語言統一」，祇可當作落和情願的利刃，也祇不構成爲立國的條件。如果「語言統一」是立國的條件，那末，一國之中，只應有一種語言存在；但事實上却又不然，如法國之布列塔尼（Bretons）亞爾薩斯（Alsaciens）巴士哥（Basques）等人，到現在還有特殊的土話；如瑞士比利時等小國，也有數種不同的語言存在。現代有同一族而說數種語言的，如歐洲各國之斯拉夫族是；反之，又有不同族而能說同一語言的，如英之盎格爾薩遜（Anglo-Saxons）與愛爾蘭之色爾特族（Celts）是。歐洲所謂文明的國家，倘且有複雜的方言，以我們中國之大，而含有複雜的語言，還不算甚麼稀罕的一回事。但是，我國不特語言複雜，并且五族雜處文字，也極紛歧，我們應該「以國家主義的教育」，來統一全國的文字，更用國音來統一全國的語言。到了全國的文字和語言都統一起來的時候，那便是五族完全同化了。

以上三個問題——種族，血統，語言——我們用社會學的方法簡略地研究過後，已是證明其非立國的主要條件了。然則國家果何由而存在？我是一個國家主義者，如果完全拿我個人的見地來回答這問題，或許有人疑我爲武斷；倒不如先引幾種著名的國家主義，來做參證。意大利政治家孟西尼（Mancini）解釋國家的要義如次：「國家是人類的自然社會（Société naturelle），具有統一的土地，同一的本源，同一的風俗，由此種種而造成共同的社會生活和社會意識。」哥南（Renan）有幾句很得當的話：「國家是精神的原型，（Principe Spirituel）與複雜的歷史有很密切的關

係；他是吾人精神的象徵，（Symbol）不單是土地、形勢所限制的事體。」在這個意義之下，更可引哥南士（Gobetti）與涂爾賓（Durkheim）的話，來闡發其義。哥氏說：「當人們有了共通的意念和共通的理想之時，他們便不期然而然的覺得他們是親密的同胞。（原文是同一的國民，即同胞之義）」涂氏說：「國家對於我們所表現的，一如志願的現象，（Phénomène de Volonte）依此意義，我們首先要明白國家不是一個強制的團體，（Association forcees）最後要知道國家具有社會的契約，（Pacte social）這個契約，是隨時更新的」。以上種種解釋，既有哲學的深意，復有社會學的原理，我們看了之後，便可綜合起來而加以整理，以解答「國家何由存在」的問題了。所謂「社會意識與社會生活」，是指「自然社會」——國家而言，這完全是政治的作用，如果人們無政治的要求，那就只有個人生活與個人意識便了，決不能造成「共同的社會生活與社會意識」。所謂「精神的家庭」與「共通的意念」，完全是地理的感情作用，假如你是碧眼高鼻的洋人，你決不會與中國人具有「共通的意念」，更不會認中國是你的「精神的家庭」。所謂「精神的原理」與「共通的回想」，完全是歷史的自覺性構成的，我們只要問問自己，如果我們沒有綿延的歷史來薰陶我們的心性，能不能發生「共通的回想」？會不會認「國家爲精神上不易的原則」？據此，我們便可導出國家的三大原動力：（一）曰政治的要求；（二）曰地理的感情；（三）曰歷史的自覺。三者，都是出於自然的，所以國家是「人類的自然社會」，而不單是「強制的團體」。至於「社會契約」之所以要隨時更新，無非爲適合國民「共同生活」的要求，國家對於我們所表現的，便是這一個「共同生活」之「志願的現象」。明白些說，我們「共同生活」的志願是

樣，國家所給與我們的便是這樣。因為國民有了「共同生活」的志願，故能萬眾一心，萬眾一情，本「四民平等」的精神，彼此視若同胞；國民即是同胞，故國家便是國民之「精神的家庭」；主持這個大家庭而使兄弟和睦的家長，便是神聖的國家主義。所以國家不僅具有很莊嚴的團體，并具有極宏偉的國魂；不能具有歷史上地理上的文學藝術風俗制度……等等「社會遺傳」，（Heritage social）以豐富國民的「共同生活」，（物質生活精神生活，都包括在內）并且具有政治上同一心境同一要求的「國家意識」，（Conscience national）以團結全民。國家既是全民的，非某一階級所得而私，所以國家主義的政治，便是「全民政治」；「全民政治」的原則，便是促進「國家利益」，以滿足「全民生活」。

國家除了三大原動力——政治的要求，地理的感情，歷史的自覺——之外，還有兩種與此有因果關係的力量，這就是我們剛纔所說的「社會遺傳」與「國家意識」。「社會遺傳」是國家的前導力，「國家意識」是國家的向心力，前者是承先啓後，貫通時間，把悠遠的「過去」與無窮的「將來」，聯絡在國家的進程之上，後者是由遠及近，打破空間，把散處於四方的衆庶，團結於國家的形式之下。這兩種力量，恰如兩個大連環，缺了一個，國家便不能存在。總括來說，國家有三種原動力，有兩種連環力，前三者是團結國家的主力軍，後兩種是發展國家的生力軍；國家主義便是主力軍與生力軍的總指揮。換句話說，國家主義即所以維持這五種「國力」於不墜。

現在我們可以看出很明顯的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國國家主義的定義如下：

「，以滿足『全民生活（物質與精神）』之需要，以實現『國民平等』。簡單說一句：『國民平等』爲前提，以『全民福利』爲依歸」。

附註：這一節——從社會學方面研究——請見本書

- 1) "Règles du Droit public e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 2) "Le principe des nationalités". *Internationale Nationalités Etats*—Le Prof. (4) "nationalités" — Durkheim.

（二）從哲學方面研究

[illegible]

現代學者，多認爲此書

作爲相關的情況，有了這種相關情況，也是不期然而然的結果。在相同的領土，施行同一的政治，這個結合體，便是國家。世界上全人類不能具同一的關係和情誼，所以各本各的歷史與地理的關係，和政治的需要而團結，日漸演進，遂成爲無數的國家。可知國家的成立，必有一種特殊的國性，爲其支柱；國性既是特殊的，那麼，這一國的國性，必不能和任何國性相溶合，因之世界各國，只有常相對立，國界萬無消滅之理。如必以共產大同爲可期，那非狂想，便是做夢。柏拉圖做這個夢，做了二千多年，還做不成哩！列寧跟着馬克思來做同樣的夢，結果只弄得一場噩夢！

依上述兩項來說，前者屬於「人性」問題，後者屬於「國性」問題。由前之說，不免把「人性」看得太簡單，而忘却了環境的影響。如說「人性」是盡善的，是不要國家的法律來管理的，試問社會上何以有強凌弱衆寡的惡現象？我們相信「國性」比「人性」強，「國性」可以支配「人性」，「人性」萬不能消滅「國性」。由後之說，以「國性」來論斷國家之存續存在，完全是唯實哲學的教訓，無人能否認。現在一般盲目的人所空吹的甚麼國際主義，甚麼世界主義，完全是廢話！試問列強以兵臨我，我狂呼幾聲「世界大同」，便可以退了他們的兵麼？你說大同共產，他們偏要來說我占或共管咧！我們想謀自存，非實行國家自衛不可。爽快些說：非打不可。我國人太好和平了，因此，受人氣負到現在這個田地！我們非不酷愛和平，但是和平必有代價，列強壓迫我國到了登峰造極時候，我們苟非有「外抗強權」的大犧牲，又有甚麼和平之可言？我們國家主義者爲保存固有的國性計，爲保持中國的和平計，爲保持東亞的和平計，更爲保持世界的和平計，不能不作武

力的相當準備，以抵抗和平之敵。否則，人家用飛機打來，我們用甚麼打去？人家用大砲戰艦來攻擊，我們用甚麼去抵抗？惟有武力能抵抗武力，亦惟有武力能保障和平。口中的和平，任你怎樣高呼，終不能響亮過春雷似的砲聲！有了破壞和平之帝國主義的武力，便不能不準備保障和平之國家主義者的武裝。所以國家主義是和平的自衛的，他的定義是：

「以「自衛」爲和平的原則，排除內外的暴力，保存固有的國性。」

（三）從道德方面研究

道德本來是從前哲學上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到現在却成爲一種獨立的科學，我們要是研究道德，殊非這本小冊子所能說的詳盡。不過我們現在并不是想深究道德的問題，只是從道德方面探求國家主義的定義，故亦無妨把道德作一個簡單的研究。

道德不是死物，而是活動的，在各種經驗中，他有他的出發點，不能以一相繩。康德起初以爲道德可以超空間時間，普天之下無分古今，都是一樣的；所以也就嘗試嘗試，把道德建立於幾何學的方式之上；到後來，被種種經驗否認了，這種嘗試便歸失敗。所以道德的外表，是不能一成不變的。我們可以舉幾個例：（一）是隨主觀而變；最顯著的如康德以前的大多數哲學家，都是把道德建築在玄學之上；康德雖力求擺脫玄思，然終不能不承認「道德良知」(Conscience morale)上的三種需要，——自由、平等、生命、天主——而把玄學滲入道德裏面；到了康德以後的哲學家，纔把玄學屏之門外，而建樹獨立的道德。——這是時間空間而變；如我國昔日以忠君爲道德，今則視爲封建遺毒；又如古代

澳洲非洲尤其是美洲北部的「圖騰社會」(Société Totémique)按圖騰社會之「圖騰」乃指民族而言，認為是他們的祖先而絕對尊崇的一種動物。圖騰社會的人，認為是他們的祖先，則他們中有人死了之後，必是圖騰所生大食，總算盡了他們的德行；在現今文明的國家看來，那真是「不道德極了」！又有許多社會學者承認道德與社會生活——文學思想風俗美術宗教……等——有很密切的關係，各地的社會生活不同，道德的觀念自異。

道德的外表既若是其易變，我們想從道德方面探求國家主義的定義，豈非其難？是又不然，我們須知道可變的是道德的外表，不是他的原理，所以我們拋開列舉的方式，而去探求一個共通的原則。康德說：『道德是普遍的法則，含有強制的絕對的命令』(見道德論)涂爾幹(Durkheim)謂：『社會是道德生活的本源』(見社會學與哲學)蘇爾(Sour)說：『道德是由個人的道德性(moralité)與社會的道德性通合而成的』。(見哲學撮要)綜合起來，我們可以下一個總釋義：『道德不是別的，就是適應社會的要求，以維範一般人的心理及其行動，使之不違反公眾利益的一種法則；在人類心靈中具有這樣威權的法則，便是道德。明乎此，我們便可進而談「道德行為」』。

何謂道德行為？就是受道德的命令，循乎正軌，而表現一種或多種對於社會或民衆或個人有福利的事跡。因此，道德的性質也就區分多種：有所謂個人的道德；家庭的道德；社會的道德。大別之可得兩種：曰私德；曰公德。我們想研究的，是國民對於國家所應盡的公德，也即是「國民道德」。「國民道德」的範圍很廣，我們所說想說的，是國民的最高道德。這種道德，要具有絕對無上的威權，能統一國民的意志，團結國民的精神，使之萬衆一

心，萬衆一精，以國家為依歸，共同生活於國家福利之下。這種威權和作用的，只有「愛國」；所以「愛國」乃國民的最高道德。因為必要國民愛國，方能臻國家於盛隆，國家盛隆，吾人亦共同生活於國家福利之下。個人生活之滿足與否，常隨國家生活而為轉移，欲滿足個人生活，就該先滿足國家生活；能使國家生活滿足，便是國民的道德行為之表現。所以「愛國」不僅有其目的，并且有其行動。涂爾幹說的好：『如果我具備某種行為，只為着我自己，那末，在普通的輿論上，我的品行就完全失却其價值了』。(見同前)反過來說，某種行為是有益於國家社會的，便是道德行為。據此原則，凡是具有犧牲精神以謀國家社會愛國行為，便是「國民道德」的表現。我們國家主義者認定：『愛國超出一切，國利先過一切』；對於這種為國犧牲的愛國行為，當然視為國民的最高道德。所以「愛國」不僅存之心靈，且是具體的行事。

我們從理論上和事實上來研究，都證明「愛國」是國民最高道德；國家主義既以國家為其立脚點，所以「愛國」是最高道德。『以「愛國」為最高的道德。』

(四)從法理方面研究

國家是國民的集合體，他是有意識的，有權力的，有行動的，有目的的，所以國家不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而是很完備的有機體。此說非自我創，伯倫知理(Bertrand Russell)早已先我們而有很確切的論列了。就社會學來說，國家是一個「團體」，就哲學來說，他是一個「大我」；據法理來說，他是一個「法人」。「團體」(大我)和「法人」，雖字義各有不同，而其實體與其活動，則完全相同。

……，甚至最後一項——「國人」——來說。我們可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比方中日兩國有某種事件，訴之於「國際法」，這「國際法」的地位；此理甚明，無待討論。……「法人」，自有他的人格。「國家人格」如何完成？依法有三要素：（一）曰國民；（二）曰領土；（三）曰主權。這三要素完備麼？中國的「國家人格」可算完成麼？唉！說起來，真是痛心之淚！

……，但合乎「國民資格」的人，實在居少數。……，試分說如次：（一）國民對於國家應有的觀念：……，國家所維繫的人民之謂也，故國家與人民自有很密切的關係，而人民對於國家，也必須有很密切的觀念，認定「祖國」為「家」，「國家」為「家」，「國民」為「家」，……，國民對於國家應有的道德：聚民為國，故國家乃人民生死安危之所繫，國強則民福，國弱則民危，……，國之於民，既若是其重要，那麼，民之於國，……，使之愛國，使之愛國永存。所以「愛國」是國民的最高道德……，……，國民對於國家應有的義務：守法……，……，國民的義務，而服兵役尤為義務中之最重要者……，對於這種義務，覺得特別有趣，並不視為畏途。法國的……，「為法國而死」為最榮耀的一件事。日本有一婦人，她的長子……，她毫不悲哀；後來她的次子又戰死了，她還是一……，到了她的第三子戰死了，她纔苦起來。人有詢之者，婦……，「我決不是哀悼我的兒子，我哭的只是因為我再沒有兒子去……，這種新戰死的精魂，完全是服兵役的義務心……，以上三種，是國民資

格」所必備的條件。……，其適合乎這個條件者，真是寥寥無幾。……，只知有所謂「天子」，而不知有國民。……，「正命天子」出現。最好笑的，……，當遇到許多村夫庸婦說：「現在側面天子在朝，……，我們受苦極了！必須早日有正面天子出來，……，纔有昇平的希望。」我當初聽得這些話，弄到一頭霧水，百思而不得其解。後來細心想像，始恍然若有所覺。原來他們把「革命黨」誤聽為「側面黨」，他們知道皇帝被「側面黨」推倒了，却又不知有總統的名目，所以對於秉政的人，無以名之，只好名之曰「側面天子」。他們心目中，只知有至高無上的皇帝，所以目皇帝為「正面天子」，而希望他出來坐鎮江山。唉，像這樣的人民，簡直不知國家為何物，還有甚麼很密切的觀念可言呢？愛國的道德與服兵役的義務，那更說不上了！由此可以證明我國四萬萬人，其合乎「國民資格」的實在居少數。多數人民因為沒有此資格，所以全體人民也就被人壓迫到完全不能自由了！構成「國家人格」的三大要素，其第一個——國民——已如上述，其餘兩個——領土與主權——更是破碎不全（下文詳說），這正是人所共知的。因此，中國的人格，我們痛心的說一句，確是破產了！在這個情景當中，「內求統一外求獨立」的國家主義，便抬頭起來，要用他的全副精神，來集中「全民信仰」造成「中心思想」，以培植四萬萬同胞的「國民資格」，使之永保自由，然後再用他的戰略來收回已失的領土，以求統一，和收回被剝奪的主權，以求獨立。簡言之，就是：爭回「國家人格」。所以在法理方面來說，國家主義的定義，有如下述：

「集中「全民信仰」，以造成「中心思想」，要求

主權的獨立，國民的自由，以

◎ ◎ ◎

一從社會學方面研究，(二)從哲學方面

研究，(三)從經濟方面研究，(四)從法理方面研究。

我們現在把他綜合起來，作一個完整的國家主義的完

國家主義以「國家利益」為前提，以「全民福利」為依歸，以「愛國」為最高的道德，以「自衛」為和平的原則；排除內外的暴力，保存固有的「國性」；要求領土的統一，主權的獨立，國民的自由，以完成「國家人格」；發揚「國家意識」，以確力「中華民族」；光大「社會遺傳」，以滿足「全民生活」；施行「全民政治」，以實現「四民平等」，集中「全民信仰」，以造成「中心思想」。簡而言之，國家主義就是愛國的救國的強國的主義。

從文件中發現之蘇俄對華大陰謀

(七續)

王養譯

四，軍事通訊部之任務 (續)

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為欲使蘇俄在華樹立鞏固之外交關係計，對於張作霖時作深切之研究；并將所得消息，隨時告其敵方廣東政府及馮玉祥。

外交機關刺探駐在國之軍事消息，本屬常事；惟蘇俄通訊部對中國軍事消息刺探之程度獨深，故覺其異。誠以彼邦通訊部對於華俄他日衝突關係之研究，猶不及目前參與中國內亂之為切也。

有一報告，署名為柯夫(Ков)，實則顯係軍事特派員之一助手所撰者，其內容為陳述關於改組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之意見。(時在一九二六年)其報告第一段，指出一年來該會所發見之弱點；并指出該會與通訊部和諧之缺乏。而提出若干問題，以資說明。摘錄如下：

「呈密撤之報告(嚴守秘密)」

關於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之報告：

……密撤之設(按即通訊部)在秉承蘇俄政府意旨，及其所賦予之權限，以從事中國政治的，軍事的運動，而直接對蘇俄政府負責者也……。

……蘇俄在華利益，應與此相適應。故駐華通訊部之工作，非為對中國作為普通的敵體之研究，而在秉承蘇俄政府之訓令，於華俄間樹立密切的，實際的關係也。」

其第二段云：

「就以往經驗言，中央軍事委員會之工作，約如下述：即彙集并整理各項軍事的，政治的實際活動之報告，及採集吾人在華戰略上必需的地理的，政治經濟的材料，以供實際活動之張本是也。」

故其工作之性質有二：即自工作的觀點，逐日研究軍事上之活動，及自蘇俄利益之立場，對其所定遠東政策，作不斷的研覽是也。

軍事，及政治社會狀況有圖之材料，與以該省作爲戰區之記述，尤屬重要。

並新調查山西軍隊之組織與境狀，及其軍隊由大同而太原，並沿京保線由秦州(Tsaochow)而太原之運輸道路，務祈不厭詳盡而最敏速爲要。

西福里簽字

由此乃知當日通訊部工作之精密而有系統，爲何如者。又自軍事特派員之券宗內發現若干通訊部通訊人員之報告，類關張作霖軍隊之行動，如自某地移駐某地，與防守，衝突等情狀，均由中國偵探逐日報告於北京。

惟此等文件，未便盡量披露，茲擇其數種錄如下：

「券宗五十七號。——共七十七頁。其內容多係天津南口一帶中國通訊員之報告：

(頁數)

(事由)

二——九
九——十

中文
通訊員張某(Chang Wu-hao)報告天津軍隊之分布。

十一

中文

十二——十四

軍隊經過天津之報告。

十五——十八

中文

十九——廿三

自十四日至卅日天津軍隊之移動。

廿四——卅一

中文

卅二——卅三

沿京張鐵路北京軍隊之分布。

卅四——卅八

報告旅行南口戰線之情況

卅九——四一

報告旅行天津刺探軍之分布。

事布劃。

西福里簽字，一九二六年五月廿四日(嚴守秘密)

又函「里比連」(L. B. Linn)同志：

關於陝西之各種秘密報告，請即彙寄此間。其於軍事，工業

變更戰略，而利軍機

故余甚望君等由偵察敵情，早事布置；余當亦本此旨從

莊出動，吾人均須特別防思。

上述兩種情勢，一經察覺，即須報告國民一軍之總指揮，以便

；因閻錫三將不顧前隙，許其假道，以解除目前困難也。

故目前無論敵軍是否集中南口與多倫淖爾，或自保定與石家

(二)山西之同盟軍難免自保定(Paotingfu)石家莊前來襲擊

；

目前所當注意者：

(一)南口與多倫淖爾(Dol-nor)所駐之國民一軍，尙嫌薄弱

；

據報告，國民一軍對山西已取攻勢，經數戰後取得大同；

惟此事在國民一軍未占領南陀山(Nan-tao-shan)以前，猶未

可謂爲勝利；蓋是役之勝負，當取決於一軍能否取得更大之進展爲斷也。

四二——四四

報告旅行大沽刺探奉軍之移動。

四五

報告天津軍隊之移動。

四六

報告天津軍隊之分布。

四七

訓令說明三十四師之情況及其得文。

四八

中文

四九

報告天津奉軍之分布。

五〇

天津軍隊之分布。

六一

中文

六二

北京軍隊之分布。

六三

中文

六四

南園(Northern)軍隊之分布。

六五

由是，知通訊員實遍布北洋軍區以內，逐日報告奉軍之活動。

六六

某中國通訊員報告其旅行南口距戰線二十五英里米達之地，

六七

其中有數語甚饒意趣。謂彼至其沙車站(譯音)時，被守兵阻擋，

六八

並以怒目相向，及其說明「余來自北京，而非來自南口時，守兵

六九

立即將余釋放，」由是，可知奉軍守兵，實不明彼軍敵探不在南

七〇

口與張家口之國民軍內，而深居北京城內之蘇俄大使館也。

七一

同時，有一文件，寄自莫斯科者，即莫斯科通訊部通令中國

七二

全體通訊員，而指摘其工作之弱點，謂所有報告，自工作之觀點

七三

言頗少實際的價值。

七四

「通令中國全體通訊員，

七五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

七六

諸同志均鑒：

七七

所有關於中國軍閥，國民軍，及國民革命軍勢力之報告，及

七八

各政團與各事變之變遷，均有重大關係：即如等報告，每失時效

，而未將正當着手從事之工作，加以陳述是也……

「時間性」之於報告，不惟影響新事實臨時之變遷，且影響

地方工作人員據為張本預備將來，而定其工作前後進退之途徑……

此固未可視為常例；然若將其事實之情境，詳為闡明，使

據以策劃未來，實屬可能，例如國民軍未向西北退却之前，通

訊員應即預審甘陝晉三省及內蒙古之政治經濟狀況，交通，

道路，及交通工具等，以利前途。而此等應付，無待贅言，

發訓令，應即從事注意也。此外廣東軍之于年初作向北之

備，吾人亦應於事先察之。」

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於轉發此項文件與各地通訊機關時，

申言報告遲滯之不當，並錄其要點如下：

「……例如，當郭松林倒戈時，吾黨通訊員已知吳佩孚

之加緊壓迫，而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直至郭氏已敗，始

此事之報告，致使軍機坐失，不及隨時應付。」

由上述諸文件，乃知通訊部之以刺探軍事消息，為其主

作，不惟軍事特派員作此舉，莫斯科政府與北京中央軍事

會亦有同樣之意見也。

○……吾人記述蘇俄通訊部在華之工作，不難

對於北京各國……對華一國而已，猶須知其刺探北京各國

公使館之刺探……之情形。

上述「通令中國全體通訊員」之文件內，尚有一重要

「吾黨中國通訊員應注意之事項」

(一) 記述……

之要點，

……

(二)對於實力軍事勢力，作詳密之研究。

此外當着關於英美日三國對於中國問題，以及隨時發生之糾紛事件，所持之態度。

更須注意下列諸事件：

(一)日本對於滿洲蒙古所取之侵略政策，及英美對此等政策所持之態度。

(二)英美日三國對於山東問題，所持之態度。

(三)英美日三國對於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所予之扶助。

(四)英美日三國對於廣東問題所持之論點。

(五)……

(六)中國各實力派互相傾軋之情形。

(七)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中國關稅自主，撤銷領事裁判權，以及其他國民運動，所持之政策。

(八)英國外交政策，對於購買中國實力派所採方略。

(九)英國在中國西部及西藏之活動。

以上諸事，望各地工作人員竭力探察，務須設法獲得各國關於此等事件之文件，毋忽！

一九二六年終，——上項訓令頒發後，新任中國通訊員，對於此令奉行最力，其所呈莫斯科情報報告，仍用「密撤」(Mi-Cincl)字樣簽發。茲錄其報告之一如下：

「……北京通訊部。前書所言之新通訊員，業經登記。日本駐華武官，及英國駐華公使館之用人(即)現供給吾人若干重要文件，如日本對於蔣介石之親善，國民黨之分化，英國內閣寄各公使之通令等是。此等通訊員之應繼續收買，前已陳及；惟

蘭博森(Sir M. Lawpsen)之用人，頗難收買耳。

若干重要事件，吾人可由下述方法知之：繼日本文告均用膠

寫器(MiMeograph)印寫，故吾人若得其底紙，以之覆於吾人膠寫器上，則全知矣。因是吾人訓令所收買之用人，於日昨竊得日本重要文告之底紙一件，惜倉卒不及繕譯寄上。

又美國駐華武官之用人，吾人亦經收買。」

又其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寄發之第二函云：

「……茲請將各國使館用人供給吾人之有價值而合於時間性之報告，陳述如下：

此次寄上之大批英美日三國文件，其中或不免有失時效，無補於今日者；但其對於吾人目前工作，如山東勢力之團結，孫傳芳之撤退等，尙關重要者，亦復不少。前線作戰情況，日軍得之最早，而吾人但須由其使館用人報告，亦知之詳盡。故若此項通訊工作，組織完善，(即由使館用人獲得膠寫器之底紙，及其他事物——業於前函述及者)則吾等事可成矣。此外吾人尙獲得若干關係政治之重要文件，如英使武官對其本國總參謀處之報告，及蘭博森對其本國外交部之呈文等是。

再則，吾人爲增益所處環境之便利，正自日使武官室內從事探求。余曾令派另一用人，竊取一九二六年之文件，奈因衛兵看護頗嚴，倉卒中，用人不及細察，將一九二三年之文券四十餘件竊來。猶幸內容，至今猶有價值，——如山西之詳細調查；山東，滿洲之有系統的圖籍，旅行指南，及其經濟狀況之研究等——亦不枉此一舉。總之，此等文件，內容豐富，吾人不及繕譯，但望鈞部由此獲得若干重要之政治材料。

又其中若干文件，得自美國使館者，亦所注意。法國使館告人亦擬作同樣之刺探。」

通訊部之經費

蘇俄爲刺探北京政府之軍隊情形，嘗不惜鉅資以資運動，其工作人員——尤其是華籍之工作人員，薪額雖不甚高，而通訊部所耗之經費，已不貲也。

各地通訊機關請求增加經費表

通風機關		金洋		華幣	
一號	二, 〇〇〇・〇〇	三九〇・六四			
二號	一, 四七〇・〇〇				
三號	一, 一〇〇・〇〇	七三〇・〇〇			
四號	五〇〇・〇〇	五四一・九一			
五號	一, 〇三三・〇〇	一六〇・〇〇			
六號	一三〇・〇〇	一, 六一〇・〇〇			
七號		七〇〇・〇〇			
八號	四, 九八八・五〇	四一二・六〇			
九號	七〇〇・〇〇				
十號	二九, 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五〇			
十一號					
哥羅波華斯基 (Golubokovsky)					
阿爾發 (Alfa)	五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阿西浦 (Oship)	二四五・〇〇	三三・九四			
施同尼 (Svetlanin)	三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四號	二〇〇・〇〇	五六〇・〇〇			
總計	一六, 〇六六・五〇	五, 六五九・三九			

就一九二六年五月之統計言，其通款總額（哈爾濱）四號（北京中央）及十二號（山東）等處，共洋一萬一千二百元，華幣六千八百四十二元八角，銀幣六百九十六元二角九分，銀幣二千九百七十一元八角八分，合華幣約為四萬元。此銀幣之數，係由所併入，而其十二處機關每月經費之總數，亦係由所併入，有一文件，其附件為各地機關經費之總數，錄如下：

一，八五六・一六	一，二七八・二〇	二，六二二・三一	六六・五三
四〇〇・〇〇	三二三・〇五	二二五・〇〇	六・四八
六，六九一・一〇			

上項增額，合算當爲五萬元。假設此項增額，並未超出每月固有之預算，則其實際開支，猶不止五萬元也。

再則，各地通訊機關，尙由其他方面供給經費，亦應計及。即蘇俄外交部，中東鐵路，商務部，及遠東銀行等，對於通訊機關，均常供應經費，——如中東鐵路管理處與總局之供給哈爾濱機關部，其他支線之供給各地通訊員，皆其例也。

茲更錄大連通訊機關之一函以證吾說：

「馬克(Mark)同志，

余亟需一可靠之翻譯員，以翻譯各種文件，其薪金，余意可由中東鐵路分局負一部分，惟其人必須與吾等表示同情，若爲白匪(White bandits)按爲布維什維克黨人對於異己之稱謂。)如庫巴托夫(Kurbatoff)者，則無所取焉。」

由是，可知中東鐵路供給蘇俄通訊部之經費，實爲事實。

其函又云

「一三三三號(一三六九號)之通訊員，已於一九二六

年三月在大連派充，命名爲 Дачковск 以收發信件，彼曾服務於中東鐵路商務部，下月即將調任實蘭(Vilho)商務分部經理。彼之華語，甚爲熟諳，因其職務關係，與華人交際亦甚頻。又彼曾任官吏，與白俄官廳，及前柴穆(Za-Amur)軍區軍官，亦

多接觸。」

以下更摘錄哈爾濱通訊員一九二六年五月十日。本日所發信件，關於通訊機關，對於通訊部之供給。

「五月十日。本日所發信件，關於通訊機關，對於通訊部之供給。一個助者與通信者，應在通訊機關，出資所辦者，——其通訊機關，應在通訊機關，(Ys)應當應用，又其通訊機關，應在通訊機關，有待耳。」

其通信機關，應在通訊機關，有待耳。由是已知其所謂不負責任。

(譯者按：以下爲一通訊員之不便，故略。)

醒獅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醒獅週報第一八號

每星期六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廿一日

本期目錄

革命政黨的創造

從文件中發現之蘇俄對華大陰謀(八續)

國家主義通釋(二續)

通信

每號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外埠大洋一元五角，郵費在內。日本如欲訂閱，請向日本郵政總局函購，以平外匯。日本郵政總局地址：東京市千代田區千代田。日本郵政總局電話：二二二二。

革命政黨的創造

田漢

我國自清末季一直到今日，這數十年中，無論在政治方面，社會方面，隨時時表現着，隨着着兩大對抗的思潮——革命與改良。革命，前者對於革命，則竭力宣傳，運動甚至輕舉妄動，而兒戲之；後者對於革命，雖然缺乏反抗的勇氣，也無不是，而強，甚至如蛇蝎，力圖規避。現在國民黨標榜革命，而伏的旗幟，由珠江而長江，而黃河流域，于是有的因革命而名，有的因革命而破產，有的因革命而流離。他們對於革命所成的真象既有不同，則所持的贊否自然異致，又何怪其與改良的衝突運動愈演愈烈呢？

平情論之，對於革命，因難而竟出之以兒戲的人，不但不能謂革命的成敗，且反感愈引愈多，失敗便無可倖免；因阻而憤憤而避的人，不但不能遏止革命的怒潮，且現狀每况愈下，改良更渺不可期。所以現在對於革命的正當態度，不是難歌所能了事，也不是難咒所能奏效，乃是要研究革命的意義究竟是什麼？中國現在有無革命與革命政黨的需要，現在以革命號召的共產黨與國民黨是否算得真正的革命政黨，這些問題一經得着合理的解決，則此則以假亂真的革命政黨與革命運動，同因噎廢食規避革命的怯懦行爲，自然不攻而自破了。

國家的進步，不求其實現；人民的痛苦，不可不求其解除。既欲實現進步，便不願其停滯；既欲解除痛苦，便不願其增劇。所以進化的途徑雖有兩條，或由改良，或由革命，但國家與人民，是不得不已時，無不力避後者的實現。這是因為雖然無論如何，是革命，對於舊制度與舊勢力，同具着不滿足的態度，

但改良與進步是要避免重大犧牲，不致破壞舊的破壞，所以對於當時環境，是因其舊者而徐新之，因其惡者而徐善之，是遷就的，是迂緩的，漸進的。至于革命者則不然，他們不怕犧牲，爲着要求犧牲後的代價；他們不避破壞，爲着要求破壞後的建設；所以對於當時環境，是去其舊者而另造新者，去其惡者而另造善者；同社會的舊制度與惡勢力不並立，不調和；是採取急進手段，突破黑暗防線，而創造新的光明的。在社會病狀不深，人民痛苦未到無可申訴的地步時，雖然不可輕談革命，宜採改良的方法；但社會黑暗到了極點，惡勢力不但根深蒂固，牢不可拔，且人民陷于深水熱火之中，不反抗亦死，反抗或可由死裏得生時，改良派便無用武之地了。此時正如毒蛇在手，壯士斷腕，積滯日深，大黃芒硝乃爲上品，不先採革命手段，還有第二條路可走麼！

革命的運動，無論他是政治或社會的，成功的或失敗的，但從歷史上看來，如英國的革命，法國的革命，德國的革命，北美十三洲殖民地的革命，最近俄國的革命，以及各弱小國家的革命等，或是同一社會內這一部分與那一部分的決戰，或是這一個社會與那一個社會的決戰，他們無不是由于外患或國內政治的與社會的惡勢力，將人民高壓到無地自容，無息可喘的地步時爆發出來，以圖顛覆舊有的組織，從事新理想的建設。假使他們不取革命的手段，而從事漸進的改良，我不知所得者幾何，所失者又幾何。反觀我國今日所受帝國主義的榨取，摧殘與陵辱，可算未亡國，已先受亡國的痛苦。而國內政治的黑暗，軍閥的橫行，社會的麻木，人民生路的斷絕，苟不忍痛革命，將惡勢力推翻，速謀新的建設以自救，而猶想避免目前無可避免的犧牲與破壞，恐怕愈

改良而愈惡化，非至帝國主義者代我捉刀不可。不過數十年來，我國只有假革命，而無真革命，只有憑藉舊勢力以圖取得政權的政客團體，而無根本摧毀舊勢力以圖新創造的革命政黨。改良派與假革命派的過去成績既如彼，現在南北實力派的昏聩，以及社會積重難返的暮氣不可與言又如此，則欲統求國家的統一與獨立，非從事真正救國的革命運動，將何道以求生存呢！所以當前救國的革命運動，將何道以求生存呢，所以當前救國的問題，不是如何避免目前的破壞與犧牲，乃是如何發動真正救國的革命，而求破壞後的建設，犧牲後的代價！

現在所需要的革命，不是浪漫的個人的活動，乃是有組織的大規模的活動，所以必有團體來集中散漫的勢力，創造堅固的壁壘。現在所需要的革命，不只是消極的破壞的活動，乃是同時要具有積極的理想，預備破壞後的建設，所以革命團體又必有主義與政綱，而形成革命的政黨。但我國具有數十年歷史的國民黨，在民國以前可算是革命黨，在民國以後只可算是烏合政團，均當不起革命政黨的徽號。至于中國共產黨，在未失敗以前，只可算是蘇俄御用的工具，在目前則簡直是土匪的團體，當然去革命政黨的實際太遠。何以呢？第一革命政黨必有適合時勢需要的主義與政綱。滿清末季的同盟會，惟一的主義是排滿，至于排滿後怎樣從事政治上極端的建設，不但同盟會中會員茫然不知，就是領袖孫逸仙也不過只憑着一點國家情感，在那裏動作，其時既不知國家主義的系統學說，又沒有蘇俄共產主義可以因襲附會，無精密的政綱，無建設的準備，如何能算革命的政黨。到了民國成立，同盟會中人雖以為革命成功了，可以安富尊榮了，爭權奪利，爭領地位，替人民，毫無顧慮。他們不曉得革命的悲劇，

以圖政權的取得，一旦軍功失敗，連累到黨。黨的黨員以及現在大批投機分子，又將是怎樣？烏合政客的，能說是革命的政黨嗎！至于中國共產黨，則知有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他們的主義與政綱是真正救國小國家的工具，他們活動，在未失敗前，始終是真正救國，始終未將其面目告人，所以只可說是真正救國的政黨。到了今日，他們除去殺人放火以外，就沒有別的事可以談得上適合時勢需要的主義與政綱了！

第二革命政黨必有人格偉大的領袖。無論何地步，政治活動是離不了團體的，團體是離不了領袖的，名將雖然不同，但他們有組織團體的責任，他們有領導團體的團體，他時時要與團體內部的黨員，時時要與團體外部的黨員，沒有領袖在那裏，團體必公共賦予的權威，團體必公共賦予的權威，步調參差，還有什麼力量。所以革命團體必有一領袖，行一致，不怕艱難，不避痛苦，不辭勞苦以求成功，一方使黨員心悅誠服而樂於服從，國民黨自是這樣，便沒有第二個人可以繼之為領袖，所以我們只看見這一領袖，而看不見整個的國民黨，只看見這一派的行動與那一派的行動，而看不見整個的國民黨行動。黨員失其中心，則在黨內無領袖的把戲，必層出不窮；社會失其信仰，則黨外之同情，必而愈淡。中國共產黨他有第三國際君臨其上，自己根本無領袖，所以發號施令的，在昔是列寧，在今是史丹林，折服一般黨員的，不是主義的真理，不是領袖的人格，而是一旦馬蹄露出，信用掃地，黨員紛紛為他反對，黨員紛紛受愚弄的。所以國民黨不但是現在有人格偉大的領袖，

革命人物，只知傾軋，只有反覆，故此後也永遠不易產生出來。中國共產黨雖然有極偉大的領袖——這當然就共產黨的觀點——可是不斷繼承于中國人民。所謂救國的革命政黨，就是這

第三，革命政黨必有始終一貫的政策。革命是剛性的，他的政策可以隨時變遷，但其精神始終要固守着不妥協的態度，這是不可以改變的。革命時期的熱情，保持開國革命的使命，集中社會的精力，這是革命黨人應有的。他們始而與袁世凱妥協，繼而與段祺瑞妥協，最後與張作霖妥協，以政府或食世凱帝制的野心與共和國的野心，所以民國元二年間其黨人盡含革命事業而入於政治一途。他們是革命黨之中心。自從國民黨離日高唱打倒軍閥，但其大小黨員多從事於旁觀或附在暗系，直系，奉系，以及不屬一系而大小軍閥下討生活，謀官差。至于國民黨在孫逸仙未死時，顯明的組織，聯軍，秘密的組織直系之李純齊變元，既死後，如蔣今日南北一大部分大小軍閥之合做北伐勾當，那一件不與他別種的打倒軍閥政策相矛盾。且孫氏晚年因想利用共產黨以張大本黨的聲勢，至不惜引狼入室，促成今日共禍的蔓延，更是態度味酸，失却革命政黨正大光明的本色。又何怪青年黨員如墮霧中，社會民衆不辨軍閥官僚與革命黨的異點所在呢！至于共產黨種種行動的矛盾，他雖有「爲目的不擇手段」與「一時利用」的話來掩飾，更是說不到始終一貫的政策。所以現在的國民黨一天腐化一天，共產黨一天惡化一天，不但不能革命，行且被人革命了。

第四，革命政黨必有適合革命的黨員與民衆。革命政黨與普

通政黨不同，後者以競爭選舉爲戰爭的武器，是和平的，緩進的；後者則以開國會時政治上的權威，而另謀徹底的改革，是暴烈的，急進的；前者只求社會秩序的安定，後者則不惜一時的破壞與犧牲。所以革命政黨的黨員，在革命未成功的時期，雖然不忘建設，但所側重者却在第一步的破壞；要能奮鬥，能犧牲，要有一往無前之概；所以投機的政客，浪漫的文人，好利的市僧，高談的學者，多慮的儒夫等，一經加入革命的政黨，便易喪失革命的緊張空氣與行動的整齊步驟，雖然這般人也有他們相當的時效。現在的國民黨份子的複雜，可算兼上述各項成分而有之，且彼等實佔着大多數，餘下的則爲暮氣奄奄的老黨員，高官赫赫的親貴，與少數具有革命性而無所適從的青年。縱然革命叫得震天價響，却是日趨于被革命的絕路。至于共產黨，誠然厭倦了收羅了不少富有革命性的青年，但他們多是睡在鼓裏，一任第三國際的權威與盧布之催眠，加以土匪流氓充斥其間，賣國政客從中利用，只可滿足勢利的慾望，那能革命救國。黨員自身既然不能革命，更何能造成了解革命，信仰革命，實行革命的民衆，而爲其領導呢！

總上所言，可知國民黨與共產黨都無適合革命政黨的主義，政策，領袖，黨員與民衆，所以均漸漸在官僚化，在流寇化，而入于自殺的途徑，而入于被革命的墳墓。我們認爲今日的中國，非有真正能革命救國的政黨，決不能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我們對於現在以革命自稱的政黨——國民黨與共產黨——實在絕望到萬分。至于徘徊于二者之間，想再用掛羊頭賣狗肉的手段，來組織現在所謂第三黨者，更是不足道。時機已熟，假革命者終被革命，因噎廢食懷疑革命者，不能袖手旁觀，一誤再誤了。同胞們

！快快起來，起來從事真正革命政黨的創造！至于今後我們所需要的真正革命的政黨，其內容究應如何，除前面略略提到的幾項外，只得等有暇時再專篇詳論。

從文件中發現之蘇俄對華大陰謀

謀（八續）

王若水

五、對於北軍之破壞（按本章重要文件，未能盡量發表。）

前數章對於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秉承蘇俄政府意旨，在華之種種活動，已述及矣。惟軍事特派員尚有若干工作，未經蘇俄政府命令而執行者。此等活動，所耗之人力財力亦極大，爰於本章述之。

此等活動之所以不經蘇俄政府命令而從事者，以其性質有關刑事，不惟對北京政府及其同系，予以攻擊，即於與蘇俄同盟之革命軍，亦極不利。蓋其目的在破壞中國生存之常規及其和平與安全也。

此等活動，第一步在破壞張作霖之軍隊及一般北洋軍系；第二步在破壞廣東政府及馮玉祥軍，以創設共產黨勢力於其中；第三步乃組織農民運動，勾結土匪，作破壞的，焚掠的劫殺也。

惟是，此等活動，未便另設機關，而直隸於蘇俄代表（即大使）指揮之下，故由中國共產黨特設軍事部，以負其責，而受北軍中央軍事委員會之節制。

以下即其軍事部之條例：（前章已述其一部）

○（一）保持軍事政治的地位，以創設共產黨訓練的，有能力的革命軍隊，而力爭其行動之協調一致。

○（二）為指導全部革命軍事政治工作之機關，軍事部應隸屬於當地地方黨部中央委員會之下。

○（三）軍事政治工作得分為兩大部分，即樹己身勢力，並折敵人勢力。

（四）樹己身勢力之意義，包含——

（1）促進軍中共產黨之勢力，

（2）擴張農民組織，

（3）各種非法的黨團行動，均須受軍事部之節制，并應秘密。

（五）軍事部應組織農工，使其不入於反革命的黨派。

（六）經許可後，共產黨員得藉國民黨員之名義，參加其黨部與會社，如文化促進會，青年軍人協會，藝文主義等，軍事科學研究社等是。惟此等組織內之工作人員，均須受軍事部指揮。

（七）為破壞敵人之後防，並增加組織反革命勢力之機關，軍事部應於各地組織與水陸附近，組織黨團。

（八）軍事部應與各種秘密結社接近，並於其中成立本黨之組織。

（九）軍事部於各軍中實施其政策，對於各黨團，應秘密，以求秘密之保守。故軍事部有指揮軍中本黨團之責任。

是知軍事特派員有會同軍事部，破壞張作霖軍隊之責。

軍事團之權。惟事實上，組織軍事黨團，全由軍事部負之，而破壞張作霖軍隊與收買雜色軍隊，由軍事特派員會同通訊部教練員及通訊員任之。此外蘇俄領事，大使，以至莫斯科政府，對於此等行動亦直接參加者也。

蓋莫斯科政府對於破壞張作霖軍隊，曾參加若干計畫，並頒發若干訓令。此可於一九二五年七月七日軍事特派員羅斯撤萊斯基 (Rostokovsky) 致莫斯科羅斯基 (Milyukov) 第八十號函中見之。

「奉來電，知於敵軍組織偵探隊，及收買敵軍之爲必要。(編者按：蘇俄軍事特派員，公然目北軍爲敵軍，亦有趣之事也。) 此間現已計劃此項工作，正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協商選擇可靠之同志數人，經吾人一度訓練，以担任其事。惟因該會目前更無負責無人，協商尙無若何結果，但遲早可望實現耳。至訓練該項工作人員之訓練員，余意拉堡基 (Lushko) 即格立者 (Gribov) 與謝維諾勝任愉快。彼現任上海通訊部長，余意調任此職，收買敵軍尤大也。蓋彼於此等工作，富有經驗，其他更無較適之人物，蓋無允乎所請。

又來電詢及組織黨團事，此間亦正着手進行，并擬自哈巴羅羅基 (Habarovsk) 聘一指導員。」

蘇俄軍事特派員竟目張作霖軍隊爲敵軍，其於該軍破壞，煽動之不遺餘力，可想見矣。

中國共產黨軍事部執行軍事特派員之命令，以煽誘北方軍隊，自爲其智慮，觀如一九二七年該部某人函云：

「余昨返自天津，曾晤某君，——其人前已述及——告余有匪徒三人，願即時發動。彼等謂此爲甚有利之運動，但候北方軍

事首長之派定，……又余晤某某數人，謂其能將北京警察，憲兵，及警衛隊，加以組織，以供指揮，可有一萬之衆，起而反抗政府也。」

由是，知軍事部至一九二七年時，對於張作霖軍之煽誘，已極活躍。至軍事特派員則不惟指揮此項工作，并有任命北軍總司令之權也。

又自若干文件，得證明通訊部亦參與此項工作。如軍事特派員呈報各教練員及通訊員之報告節略中，分爲若干節目，如「廣東之工作」，「國民一軍之工作」，「國民二軍之工作」，及「張作霖軍之工作」等，其節略之首爲一通訊員之報告，錄如下：

「關於破壞張作霖軍隊之工作，其進展甚佳，實有超於吾人之所預期。……」又云，「有旅長一人，願率其衆反抗張氏，(作霖) 詢余即時發動，抑俟戰端已啓，然後倒戈，孰爲可靠？余自以俟戰端已啓再動爲答。」

由是，知彼輩——共產黨員，實常潛匿張軍，作彼煽誘之宣傳。

此不僅軍事部負其責耳，軍事特派員及莫斯科政府亦常指揮策劃。若干文件證明彼等與張部之游移軍隊，互訂條件，而此等軍隊每以歸附馮玉祥軍爲不滿。當南口激戰時，關係此等問題之報告尤多，對於吳佩孚部亦有同樣之煽誘。

莫斯科政府對此亦嘗親舉其手，以資指揮。是年八月四日莫斯科中國事件委員會，由歐施力其 (Dzhelitski) 主席，對於國民軍問題作下述之決議：

「議決：爲戰略上之和緩起見，與奉軍再開始訂立協定，以便對直軍，及閻錫三作積極之攻擊。同時，對吳佩孚部之游移將

領，亦協定條件。」

可知破壞張作霖軍隊，及軍事特派員之各種問題，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曾從事一種全部的，有系統的工作也。

前章述柯夫(Novik)對於改組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之意見，其於此事所論列者則如下述：

「為求與軍事訓令直接連貫起見，各種秘密的關於內蒙與滿洲運動之計劃，應依G(照係 Guchine)所擬定者施行。」

惟此等工作，常起於自然之趨勢，或為個人之提議，或為中國團體之發動。因是領導者每不得一固定之機關。有時由「密報」(即通訊部)指揮，有時由軍事特派員及教練團指揮，有時由浮德尼可夫(Veterinikov)指揮，甚至有時由乞卡(Cheka)又名Gue即國家政治部，為蘇俄赤黨壓制反對黨最殘苛之機關。外交組指揮，而附屬於蘇俄大使，藉以分配其工作。

蘇俄政府對於破壞奉軍之工作，苟不十分過度，一切煽動，協定，均不限制。故恐嚇與其他物力的壓迫，皆可採用。

一九二五年八月間拍古拉尼其拉耶(Pogrebinskaya)車站，拘獲蘇俄信使名布拉克可夫(Borlakoff)者。彼來自浮拉底華斯托基(Vladivostok)，攜有爆發機，炸藥多件，及大批之金錢。蘇俄政府雖極端否認與此人有任何關係，謂其既非蘇俄外交信使，亦非蘇俄公民，謂其人為白匪(White bandits)機關部派往滿洲從事傾覆蘇俄政府運動之人。

此種說法，蘇俄政府雖至今持之如故。一九二六年四月滿洲蘇俄總領事，參觀滿洲監獄，對於布拉克可夫被置之獄室，雖亦不往一顧。(意謂彼非蘇俄政府治下之人)惟若細察文件，則知滿洲蘇俄總領事，對於布拉克可夫及其同黨者，實竭力營救，冀於冬季恢復其自由。

吾人於此，請以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之兩函，以資佐證：其一函署名保羅(Paul)，又一函署名浮西尼(Vassili)二人皆滿洲通訊員，保羅則為滿洲副領事，前文已見及矣。

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保羅簽發之原函如下：

「自申訴書遞後，彼三人均感畏懼，亂作書札；並欲上訴。余於此已加勸阻，因上訴徒授人以敲索之機，而無補於事也。目前彼等似已鎮靜。三人中有二人同囚一室，餘一人阿克(Alk)則與一匪同室。彼等常求於余，謂若領事館助此三人，則彼亦必得釋放。此輩皆盜匪偷竊之流，彼三人其或與有聯絡，亦未可知。因是，余已對彼三人，一再叮囑，非得吾人命令，不可與任何人發生關係。惟彼三人均念念以家庭命運為慮，華拉那科(Vladimirov)近得其妻一書，述伊現處極難堪之境遇，所有器物均已變賣，全家陷於饑困。今梅迪葉夫(Medvedev)之妻來此，亦不勝惶急，示余以其愛女最近之來書述其迫於饑困，而求食於友家。梅妻因泣謂伊將赴哈巴華斯基(Habarovsk)，以視其女。余雖多方阻，並授日金五十元給其女，無效。伊擬僅八月底前去，為其女作冬季之安排。應否許其前去，祈速示祇遵。余意，此時梅妻無須看顧「三人」，無妨准其前去。至彼三人家庭全部之救助，自為急要；誠恐他日發生其他糾葛也。滿洲監獄，自哈爾濱逃獄事件發生後，防守現極嚴密，遇事詳查，通訊十分危險，余因已停止通訊，諸事均由梅妻面達。」

(註)梅迪葉夫，簡稱「梅」(M.)可於軍事特派員文彙中見之，(一)為一九二六年七月二日哈爾濱通訊員馬克(Mark)其妻名為Vladya Rukhmanov)報告，謂已按月付給布拉克可夫之

名爲Vladya Rukhmanov)報告，謂已按月付給布拉克可夫之

二百元。對於華拉羅科與梅迪葉夫之妻，亦有所許諾。(二)爲梅迪葉夫之妻之領款收據。——由滿洲領事館每日發給五十元以供梅妻省獄，運動獄卒，及布拉克夫之食用。此外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浮西尼之第二函有云：

「……所轉惡亞力山得(Alexander)同志，此間亟需可靠之華人二名，以營救「彼三人」。」

綜觀以上文件，乃知布拉克夫等之攝爆發機往滿洲。實囑蘇俄政府使命，蘇俄政府對於彼等之繫獄，亦竭力營救，故蘇俄大使雖百辯不足以掩其陰謀也。

惟布等備此炸物究何爲耶？此則顯爲破壞張作霖軍隊之另一方略耳。

一九二六年內，奉天兵工廠三次被炸，顯因此輩先於廠內埋伏炸藥所致。而蘇俄大使與滿洲總領事實負其指使之責也。

六 農民運動

○……○蘇俄對於張作霖除破壞其軍隊外，並於其統治範圍內之組織……，組織民衆的革命運動。其進行方略，甚爲複雜。茲○……○僅就軍事特派員指揮下之農民運動述之。

中國民衆自衛之組織，日臻發達。如廣東商團，皆因自衛，而與廣東革命政府相對抗，其一例也。

其後，紅槍會蔓延於中國中部，亦爲農民組織運動之一。蓋中國連年內亂，政局頻更，農民所受之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兵燹所至，十室九空，苛捐雜稅，有加無已。農民因茲壓迫，不得已起而自衛。共產黨有見及此，乃假農民自衛之名，從而操縱，以逞其陰謀。蘇俄大使顧問梭羅葉夫(Siluyev)嘗謂紅槍會爲中國有力的農民革命運動之發端。蘇俄政府及布哈林(Bouharine)

(Larino) 本人因亦決就中國着手農民革命運動；而北京蘇俄大使與中央軍事委員竭力尤多。(未完)

國家主義的通釋(一續)

胡國偉

第二章 國家主義的成因

我們的反對者常常譏笑我們的國家主義爲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期的「古董」，誠然，用歷史的眼光來觀察，國家主義之在歐洲，有百多年的歷史；但是，中國的國家主義，是應時而生的，未可同日而語。若說十九世紀發生的國家主義是「古董」，那麼，共產主義更是「古董」了！(他有三千年的歷史，非自馬克思始)只問新舊，不問是非，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我們須當心，免爲反愛國派所利用！

當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將爆發的時候，侯爵白里施(Le Marquis de Brize)奉路易十六的命令，出席「國家會議」(Assemblée Nationale)宣佈解散會議，勒令全體議員離去會所，其時有平民議員米拉布(Mirabeau)憤然而起，說：「我們爲國家的志願所驅使而集議於此，只有武力能使我們離去。(意是否認王命)」(Nous sommes ici par le vote de la Nation, la force materielle seule pourrait nous faire desamparer.)到了七月十四那一天，革命之火燃了，全巴黎的市民，差不多有同樣的呼聲：「打向巴士的獄去！國家萬歲！」(A la Bastille! Vive la Nation!)及至一七九二年，普奧諸國的軍隊深入法境，其時法國內部的紛擾，正不下於今日(民十五)的中國，在此內亂外患交迫的形勢之下，最富於革命精神與愛國心的沙谷冰(Jacotin)黨人和奇龍定黨(Mirandins)中之山岳派(Montagnards)亦可譯爲山岳黨)便不斷的

呼號於國人之前：「祖國垂危了！」（*Le Patriote et le Drapeau*）凡茲種種，但是證明法國大革命之發生，實在是國家主義為其主動力，他的要求，就是：「內創貴族」，「外抗強權」。所以革命黨人的言行，沒有一點能跳出國家主義的圈套之外；法蘭西大革命之成功，實為國家主義的成功，也未嘗不可。此外如一八一五年日耳曼聯邦之成立，一八五六年意大利之統一，更足表示國家主義的偉大功能。

國家主義之在歐洲，既然有這麼長久的歷史，那末，中國的國家主義，非「古董」而何？不然，大謬不然！國家主義的發生，必有歷史的事實為其根據，更有國民的志願為其基礎。假如某一國有了歷史上被壓迫的事實，而國民沒有獨立自強的志願，那國家主義是不會發生的。所以國家主義是由客觀的事實和主觀的情感溶合而成的結晶體，非少數人從腦子裏所能杜撰出來的，更非從歷史上抄襲出來或從甲國搬到乙國所能成功的。明乎此，便知中國國家主義是自歷史的事實和國民的情感造成的，他是中國新時代的產兒，決非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古董」；他是在中國出產的國貨，決非從歐洲運回去的舶來品。謂予不信，請看國家主義的成因：

（甲）歷史的成因

國家主義的要求，是「內求統一，外求獨立」。為甚麼他有這兩種要求？不用說，自然是因為中國內不能統一，外不能獨立。何以內不能統一？這自然是國賊橫行所致！何以外不能獨立？這自然是拜「強權」之賜！我國內遭國賊的蹂躪，外受列強的宰割，國賊是列強的走狗，列強是國賊的恩主，狼狽為奸，非陷我國於國亡種滅不止！她——中國——處在這連環的兩種壓力之下，自然

感着痛苦。而有所要求。適應這種要求而誕生的，便是國家主義。新萬國拉魯斯（*Nouveau Larousse universel*）字典上說：「國家主義乃是被壓迫的國性之政治上的要求。」（*Nationalisme: Revendication politique des nationalités opprimées*）便是這個意義。（此地所引述的，是學理上的解釋）；我們要想明白這種要求，還是先要明白甚麼是國性。照法文來解釋，「國性」這個字，（*Nationalité*）是從「國家」（*Nation*）一字變成的。「國家」這個字，是表示一個有一定的領土，主權，和人民的大社會；這社會的人民，有共同的風俗與習慣，有共同的政治與情感，既有共同的利害，復有共同的目的，由這種種共同的關係，遂生出共同保護他們的領土和主權的情操，而形成了一個極其尊嚴的「國家人格」。「國家人格」完整的，「國性」自然堅固而明顯；「國家人格」不完整的，「國性」便隨之而生出政治的要求；由這種要求所表現出來的，便是國家主義。所以「國性」完全是由地理上的感情和歷史上的經驗構成的，一國的人民，從歷史上得來的經驗，便是「愛國」，從地理上得來的感情，便是「衛國」。既云愛國，則一國的主權，自不容他人侵略；既云衛國，則一國的領土，自不容他人侵略。有了「愛國精神」為經，復有「衛國志願」為緯，便很嚴密的把「國性」組織起來。所以「國性」的要求，就是「國家人格」之完整。但是，中國的「國家人格」，已是破產了！中國的「國性」，已是被壓迫到不能發揚了！主權則被白色帝國主義的列強和赤色帝國主義的蘇俄侵蝕和剝奪，以至對外不能獨立。領土則除被外人割據而外，更遭國賊蹂躪，弄的河山破碎，以至對內不能統一。因為內不統一外不獨立的緣故，以致人民失却自由，被人踐踏如牛馬；中國的「國性」既然是被壓迫的，那末，這個被壓迫的「國性」之故

子口半稅，便可通行內地而無阻；所以洋貨成本常輕，土貨成本常重，其結果，不獨把我國工商業壓倒，并且剝奪了我國的關稅主權。(二)增開商埠：自開五口通商以來，我國的工商業，已是節節失敗，幾無立足的餘地，今復開七口為商埠，外人的經濟勢力，便從此遍及三大河流域了！(三)教士遊歷內地：這是柔而且毒的手段，列強藉這些先鋒隊到處考察形勢，窺我國的虛實，平日無事，則勾結土豪濫紳，漁肉鄉民，一旦有事，便可帶引軍隊來殘踏我們的地方。況且帝國主義者常常利用一般教士的狗命，來換取我們的膏腴土地，我們誤殺了一個教士，他們便『鐵騎成羣』的來了！所以他們不僅是先鋒隊，并且是導火線。如此研究起來，南京條約與北京條約，實在是武力的經濟的宗教的三種侵略相輔而行的，這就是歐美人念經祈禱聲中的三位一體真神！！

上述兩事，不過是犖犖大者，其餘外人壓迫我國的事實，還是指不勝屈！我們現在不是研究歷史，對於中國歷年所受的壓迫，只說幾句，也就夠了。同胞們，看呵！痛心的事實，又接觸着我們的眼睛了！自從英法同盟軍破了北京之後，中國這個『紙老虎』，已完全被人看破了。以我國土地之大，物產之富，那個不垂涎三尺？由是列強的獸性大發，居然明火來打劫了！越南緬甸不是我們的屬國嗎？但是，早已被法英兩國吞滅了！琉球台灣不是我們的屬國嗎？但是，早已被日本強奪了！我們的屬國朝鮮，而今安在？可憐的朝鮮人，早已在那裏飽嘗『木屐兒』的踐踏了！我們的港口如旅順大連廣州灣威海衛而今安在？可貴的海軍根據地，早已被洋賊搶的乾乾淨淨了！英賊割了香港，還是吞食我們的九龍；膠州灣在名義下雖然從德國手裏收回，而實際上仍不見受日人的束制。我國所失的土地，還不止此，滿洲全國的租界，

不復我有；英人私移界碑，侵我片馬，又是很顯著的一件事。更就俄國來說，俄人的侵佔手段，最為卑鄙，其野心之大，不亞於英美法日意，自大彼得以來，一直到現在蘇維埃共和國，其侵略政策，都是一貫相傳的。他們在咸豐年間得了海參崴為侵略亞東的根據地，便於無形之中，把我們的邊地三百餘萬方里，順手納入囊裏，此外俄國侵佔我們的邊地還多着咧！請舉近的來說：塔城界約（同治三年）我國失地一百三十三萬七千方里；伊犁界約（光緒八年）失地三萬二千方里；科布多界約（光緒九年）失地六萬方里；喀什噶爾東北與西北界約（光緒八年十月）失地共五萬七千方里；計前後廿餘年間，西北邊陲共失一百五十餘萬方里之地，其餘被俄人暗中移界而奪去的還不知何許！到現在，蘇俄雖口口聲聲放棄前俄在中國已得的權利，但是，口惠而實不至！試問：帝俄時代所攫取我們的邊地，何以至今不歸還？其實，『大斯拉夫』民族那裏有這麼便宜的事給中國人享受呵！試看蘇俄所作所為，便可知了！既慫恿外蒙古獨立，從中把持軍政大政權，復慫恿唐努烏梁海，謀併入蘇維埃聯邦。一方面與北京政府通好，大造其使加拉罕，攜帶津貼，收買無聊的學生為其走狗，從中宣傳『赤化』；一方面又與廣東政府勾結，大造加倫鮑羅廷等，以制粵人死命；這種雙頭外交政策，殊令人可怕而又可惡！此外如盤踞我中東路，慘殺我愛國僑胞，都是明而又顯的事實。這種鬼域的行爲，與帝國主義的列強何異？蘇俄口談共產，心存侵略，吾人無以名之，名之曰『赤色帝國主義』，蓋所以別於列強之『白色帝國主義』也。孰謂蘇俄為中國的『好友』？……吾不之信！吾不之信！！如謂蘇俄是真的愛中國，那就如蘇俄愛老賊，愛羊兒一樣罷了！

七八十年來，外人對我國所施的武力侵略，已如上述，即此一端，已足使我們被壓迫的中國人於死地了！這些可恥可恨的事實，本來我不願再說了，因為愈說愈痛心！惟尚有兩事，不能不說的，這是我國的致命傷，所以痛恨之餘，不能自己，這是勉強再說罷！

(二)經濟侵略：經濟侵略政策，是帝國主義者所必取的途徑。試看列強在華的經濟勢力，一天擴大一天，任你是海量涵宏的人，也不免有「鄰厚君薄」之感。再看看我國所受經濟的束縛，一天類似一天，任你是不知天高地低的傻子，也不免有「暮燕釜魚」之懼。蓋自中日之戰以後，我國的虛弱症，已暴露無遺；由是列強不大注意軍事行動，而集其全力以經濟為侵略我國的工具。關稅主權，已早落在外人之手，甚麼稅務司，簡直比財政總長的威權還大些。去年(民十四)「關稅特別會議」，各國雖承認四年後許我國關稅自主，然而在四年的將來，可供各國藉口的機會正多哩！海關為全國的經濟命脈所寄，竟被外人操縱去了！這是多麼痛心的一回事！鐵路為全國的交通命脈，然其大權也多操在外人之手，這又是何等可恨的事情！他們之所以得了如許特權，多半是由借款來的，自一八九四年以迄今日，他們先後成立了「四國銀行團」、「六國銀行團」和「新銀行團」，盡量的對華借款，其借款額之巨，真是令人吃驚！請舉一二，以例其餘：

△英國對華鐵路借款：英金——一〇，七二九，八二六・磅
：銀兩——二，四八六，〇〇〇・兩
：銀圓——二，〇〇〇，〇〇〇・圓
電政借款：英金——一，三四〇，一二三・鎊
△日本對華鐵路借款：日金——八四，五三七，七七七・圓

電政借款：日金——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圓
實業借款：日金——四〇，二一五，〇〇〇・圓
△法國對華鐵路借款：法金——二〇，一四〇，一一〇・佛郎
實業借款：法金——一三一，八三三，八三九・佛郎
△美國對華鐵路借款：美金——一，一五〇，〇〇〇・圓
實業借款：美金——二，〇〇〇，〇〇〇・圓
△各國聯合鐵路借款：英金——一八，二四五，六七四・鎊
對華：法金——九，二七一，六九一・佛郎

(以上乃根據財政部所編之內外債一覽表而計其約數。關於政治軍事等借款及賠款，尚不在內。)

其餘民間實業鐵路之含有外債的，還不在少數；至若俄荷比等國，也有大宗的對華借款，現都不暇計及了。他們有了偌大的債權，所以在中國得了無限的特殊權利——尤其是鐵路鑛山的建築開採權。別的姑且勿論，且專就鐵路一項來說：英俄法德日等國在我國自由經營的鐵路共計二，四二八・哩，投資額達八九，一四〇，〇〇〇・鎊；各國單獨享有建築權的共一一，二〇六哩，借款額達一六九，八五七，〇〇〇・鎊；各國共同享有建築權的共三，〇二五哩，借款額達三二七，〇〇〇，〇〇〇・鎊。這樣看來，全國鐵路的重要幹線，殆已十之八九被外人壟斷了！在光緒年間，雖然經過一次收回路權運動，把京漢粵漢滬杭甬廣九等一部份路權收回，但後來續訂的鐵路借款條約，却又不知何許，大部份的路權，早非我有了！

他們在中國的「經濟界」既占了特殊的勢力和地位，所以他們對華貿易，也常常占了優勝。計自民一以至民十三，各國對華貿易，其貨物輸入之值，較之我國之輸出，竟超過一，九五七・

一四，○○兩。按之常例，貨物入超，則金銀必出超；但是，我國竟出乎例外，十三年來的統計，金銀出入比較，人類竟超過出額二九九，二二六，○○兩。貨物入超，金銀也入超，中國既得了如許貨品，又獲取如許金銀，豈非大幸？唉！這原來是上文所說的外國對華借款和對華的實業投資哩！

外國在華的經濟勢力，既若是其大，自必有其金融機關，以爲侵略我國的根據。不錯，以下便是外人對華經濟侵略的機關了！茲舉其重要者：屬於英國的有麥加利，匯豐，有利，等銀行；屬於日本的有正金，台灣，朝鮮，三井，三菱，住友，等銀行；屬於美國的有花旗，匯興，美匯，等銀行；法國則有東方匯理銀行；比國則有華比銀行；荷則有安達，荷蘭兩銀行；此外中外合辦的還有六家，名爲合辦，實則外人把持。這些銀行，各有其政府的勢力爲後盾，所以借款募債，大都由他們包辦。我國關稅鹽稅的收入，每年不下二萬萬，亦以這些銀行爲存儲機關；雖則這兩項稅款，會用作抵償外債，然而關稅鹽稅之發放與否，仍惟洋鬼子之命是聽，不容我國自由支配。國際匯兌，也全由這些外國銀行操縱，我國的金融界，幾無插足的餘地。甚至至在我國內地，擅發鈔票，以擾亂我國的金融。外國鈔票，可以直接通用於我國市面，這是甚麼現象？成甚麼事體？他們對我大中華民國，簡直以殖民地看待了！總說一句：中國的經濟權，已完全落在外人之手，其潛勢力之大，實足以亡我國而有餘！不過均勢之局未破，我國得以苟延殘喘罷了。我們此時不發奮圖強，恐終不免爲印度之續！英國以一東印度公司爲對印經濟侵略的機關，而印度以亡；現在外國在華設立的銀行公司不下數十家，其手段與目的，與東印度公司未嘗稍異；雖則我國還未至於滅亡，然而手足被縛，

咽喉被握，已是動也不能動一動了！我們一想起印之亡，真是不寒而慄！然而戰慄亦復何益？愛國的同胞們，還是抖擻精神，集中於救國的國家主義旗幟之下，努力奮鬥罷！

(三)文化侵略：這種侵略政策的發明者，當首推口蜜腹劍的美利堅，他費廿餘年的工夫，在中國教育上占了很大的勢力。日法英等國見「彼美人兮」成了功，也就欣欣然先後仿行——尤以日本進行這種政策最猛。最近幾年來，赤色帝國主義的蘇俄，不甘獨後，也積極的施行此策，如創設中山大學東方大學，以收買中國的無聊學生，和亟亟退回庚子賠款，與英日法爭先恐後的想奪取我國的教育權，便是著例。列強在我國內設立學校，以泡製順民，蘇俄則在其本國設立機關，以製造侵略先鋒，各國的進行步驟雖不同，而其侵略的目的則一。且就日本來說，在南滿一隅設立的學校，已有六十餘所，(其中有卅餘所專收中國學生餘則專收日本學生)此外爲關東廳管轄的普通學校，計在大連民政署管內凡十二校，在旅順民政分署管內凡十九校，在金政民政分署管內凡五十七校。(根據中華教育界的調查表)這些學校，要是專收中國學生的，固然要化中國人爲日本的順民；就是專收日本學生，也必授以關於中國的特別課程，引起他們的興趣與野心，好讓他們來侵略我國。至於外人——尤其是美人——在我國所設的學校之多，尤足令人驚駭失色！據中國之教育所載：天津教會小學校，計男校三，五一八。所，女校二，六一五。所，共計六，一三三。所；男生八，三七七人，女生五八，二八三人，共計一三，六六〇。人。又據中國基督教教育事業所載：天津基督教學校共計六，五九九。所，男女生共計一八四，四七一。人。教會小學校合計一二，七三二所，男女生合計三二，一三二。人。

人。與中國全國小學生比較，平均每十四人中有教會小學生一人。以思想尚未發達，斷斷難正確的小學生，處在充滿洋氣的學校裏，天天被逼着要跑到「十字架」之前，大讀新舊約，大念其聖經，這不獨違反「信教自由」的原則，抑且顛覆了活潑兒童的性靈。然而這亦何足怪？這纔是他們的份內事啊！原來他們辦學的目的，就是傳教，而傳教的背景，便是侵略。讀者如疑吾言太過，不妨看看他們的「供狀」！中國基督教教育事業裏面說：「最初之教會學校實為輔助傳教而設，傳道者既不能即得成人之信仰，乃開設學校，俾得集孩童於基督教義影響之下，……至於灌輸基督教於非基督教徒之團體，則學校之設立，雖非僅有之途徑，實為最有效力之方法之一。」這一段供詞，已是把他們的用心道白無遺了。無疑，他們辦學的目的，確在於傳教；但是，傳教的背景，何以便是侵略？這種法寶，近視的人或許看不到，然而稍有眼光的人，老早就看破了！他們知道「成人」不容易受催眠，遂從「孩童」方面下手，因為兒童們天真爛漫，胸無積物，兒童所尊崇而效法的，自然是教師；這些教師天天在講堂上大講其天堂地獄，大吹其上帝如何如何偉大，大說魔鬼如何如何可怕，把兒童們靈妙的心思，弄成很硬而的軌道，這是何等的危險啊！等到兒童們底愛上天堂怕入地獄敬畏上帝害怕魔鬼的種種心理造成了，於是他們進而教兒童們須得「與人無爭」，須要「睡而自乾」，能夠這樣和藹謙讓，上帝自然來打救，將來一定會上天堂；要是與人較是長，逞逞英雄氣，將來你的靈魂，一定受上帝責罰，要入地獄，要被魔鬼推落硫磺火坑；小子聽之，要萬二分當心啊！我雖然不曾進過教會學校，然而幼時聽到教士說這一類的話，實在不少；這是他們的教義，豈有在教會學校裏還不大吹特播之理？這些話

說起來似乎平常，其實有很大的作用，無異給兒童們以一個暗示：「如若你們受外人壓制的時候，你們不要與人家爭氣，只要退後一步就好了。」兒童們在學校裏染了這種奴隸心理，到了腦根堅固的時候，便成為牢不可破的印象。於是受外人欺侮，連一口氣也不敢嘆一嘆；受外人踐踏，連兩隻眼也不敢動一動；只管天天想着上天堂，怕着入地獄，目前身受的痛苦，那都不管了！此時已經長大的兒童，全失其反抗性，而成為外人很好弄的玩具！這是文化侵略而帶上宗教侵略之最大的作用。有人們管罵外國教士為「侵略先鋒」，確乎是經驗之談。外人對其本國的教會學校，則嚴格取締，對於在華的教會學校，則多方獎勵，從此便可想見他們的用心所在了。況且教會學校的教師，大多是經洋教士泡製出來的，教師們本着這種洋氣來指導學生，由是學生們也習染了一身洋氣，對於本國的風俗習慣，日漸遺失，而本國光榮的歷史，燦爛的文化，也茫然一無所知。年前我們國家主義者提倡收回教育權取締教會學校，竟有所謂教會的某大學教授出來替外國教會說話，我們於此，便可知文化侵略政策的流毒，已深中人心了！

總而言之，外國在華所辦的學校，無論其為教會的或非教會的，均是以教育為名，以侵略為實，其惟一的手段，在使中國學生失掉了本國的文化，消滅祖國的觀念和情感，以造成各該國的順民。如前年報載：日本在南滿設立某某學校，用警察來干涉教員，使不得對中國學生談愛國，便是很好的例子。有人說：「外國在華所辦的教育，是狗化教育。」信乎不錯，因為他們的目的，就是想化中國人為洋狗。說句諷語話：那些學校，簡直是洋奴製造廠！他們一面要製造洋奴，做他們的走狗，一面想滅絕中國

的文化，使中國的「國性」，永淪於萬劫不復之境；此種柔性的侵略政策，較之食人不轉舌的猛虎，還是厲害！只是土地淪亡，還不足怕，因為燦爛的文化雖然尚存，終有復興之一日；要是文化淪亡，那真是無可救藥：永無復興之日了！赤白色帝國主義者看清了這點，所以從前對我國所取的武力侵略與經濟侵略兩大政策，到現在都不十分注意了，因為這兩種政策已大奏膚功，并且因為這兩種政策不能滅絕我國的文化。他們現在專心致志而急欲進行的，便是文化侵略政策。唉！以文化為亡人國的利器，非東西洋野心的侵略專家，孰能發明之！

綜合上文所述的三種侵略——武力侵略經濟侵略文化侵略——來說，列強對我國所施的壓迫，可謂登峯造極，蔑以復加！我國四萬萬同胞呻吟於外力壓迫之下，匪伊朝夕，已有七八十年被壓迫的歷史了！中國現在雖然對外不能獨立，對內不能統一，然而四百餘萬方哩之地，固吾人生斯聚斯之地也；四萬萬同胞，固中華民國之國民也；豈能獨存之文化，以數千年古國之文化也；列強不能盡掠吾土地，盡殺我同胞，盡毀我文化，那麼，中國的「國性」無論壓迫到甚麼田地，他在政治的作用上，是不能這樣永受壓迫的，而終於有所要求。被壓迫的「國性」之政治的要求，便是國家主義。被壓迫的「國性」是要要求甚麼？上文已經說過：「內求統一，外求獨立；」上求自由，下求平等；「這便是國家主義的真諦。所以國家主義的發生，必有歷史的根據；中國受外力壓迫，已有七八十年的歷史，自強自衛的國家主義，受了歷史的薰陶和激發，使得它露出其嚴肅而慈祥的面目和他的一副好身首，與眾無異。這就是國家主義之歷史的成因，也即是國家主義的一個出發點。還有一個出發點，就是我們跟着在下文研究的。

的。（未完）

通信

今年北京的三一八慘案紀念日的頭一天，在全城寂靜的夜裏，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全體團員開始他們的秘密的工作，第二天早上一看，全城都貼滿了國家主義者對於這三一八紀念的標語，宣言，和傳單。有一位團員，剩下了幾張傳單沒有分發完，便換了傳單重新走到大街上去散發，於是便被捕了。這就是我們在北平的軍警聯合監視下的又一個犧牲者——勇敢的同志劉君天樞。底下一段信是同志姜蘊剛君從日本寫給劉同志的信。 記者

天樞君兄：

這次又要把你受苦了，我們的同志都是要經過這種生活的吧？好，朋友！我們不痛快的幹幾下，那裏對得住這已往的許多吃苦的同志！我在這兒誠摯的敬祝你再向前一步，民衆供獻革命導師的鮮花，將要擲向你的身上來了，我舉起濃烈的紅酒向你深深的敬賀！天樞，你不要客氣的接受着罷。

中國目前也只有我們纔是唯一的爲民衆的了，但是民衆的敵人現又增加不少了，我始終認爲這些東西實際上是聯合在一根線上的，我們和民衆是要同樣的受他們的壓榨。甚麼叫南北？甚麼國民政府與軍閥政府？國民政府的第一人孫中山便是不斷的與舊勢力勾結和妥協的，最終的北上之行，也同時將民衆及民衆中的不少青年分子欺騙和搶劫了，至今還繼續的斷送許多有熱性的青年，我說凡負有革命性的青年一加入了國民黨便無異鑽入臭水缸去腐化了。而今國民黨又握了南方的政權，充分表露他們腐敗

來的惡政府是無二致的態度，這個在現在，誰又能舉出反證？還有孫中山容共聯俄政策之手定，也無異乎北方軍閥目前之媚日與雇日本人員爲其顧問及指導。得了，別人的事，我們不用說了罷，說時只覺我們的責任之加重與前途之擴大，而同時增添些憤憤之心情。

你現在爲着三一八慘案而在北方政府下受逮捕與住牢獄，我認是當然的，毫無疑議的再受那些外強走狗之狂嚼是爲我們現在還要繼續反抗他們，向他們示威與提醒北方民衆的健忘的倔強行動；雖然已不是執政政府時代了。但同時我也得一個更明白的事：三一八慘案之參加者，主動的又自命爲革命的共產黨徒上那兒去了！至少，我想他們是這樣說：因爲北方軍閥是太壓迫他們了。哦，原來如此！原來如此！無怪他們各處造謠，國家主義者在北政府認可公然行動的，公然行賄的結果，乃如此，而國家主義者之中，難道就有你是不待北方政府諒解的嗎！敵黨的造謠是不敵狂犬之吼叫，而民衆中竟有敵人因此謠而有誤解者，這是我們人大不甘心的；雖然你與朋友們都很坦然的認爲造謠之來待該事實之證明罷！

許多人當然也明白，革命黨是要四顧皆敵的，是民衆的地方，便當有革命者站在他們的背後，同時黑暗勢力集策之下自然爲革命者努力之處所了。因爲是要時時領導民衆？時時反抗黑暗勢力？然後我們全民革命的目標始能達到。那次，要請大家聯席看罷，去年北方政府說的是捉共產黨，爲甚麼國家主義者的同志們入獄的也有二三十位之多呢？還有北京發行部爲甚麼要被查封呢？查封之前爲甚麼全國曉通告的記者屢次被逮捕？要舉世公然硬指共產黨獨刊是宣傳赤化的有力機關報，本全國曉通告刊版起見，

到去年下期便多方設法也無處可印刷。赤化啊，我想懷懂無知的軍人固然弄不清楚，但我也設想他即或知道不是赤化而偏要攻擊他們的，這也要與赤化同罪了。國家主義他是不敢反對的，他雖有賣國的事實，然而也決不敢公然反對救國的國家主義，但却不妨另外用別的名義去反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政公然反對國家主義，胆量究竟大些。

你的入獄又引起我在北京時的入獄與目前的情形，使我便說出這些實際用不着說的話。你知道我是爲着身體的衰弱與學識的空虛始一氣跑到這兒來的，來了以後，看着別人圖案的土道，心中早已急得不願說廢話了，所以朋友們的信，我也懶得寫了，能不著要動筆寫信給你，這又爲着甚麼緣故呢？

朋友，一刻的不要停着罷！我爲着你入獄的事再提議我，我後發又要把靜養這兩個字拋去了，有說便說，要幹便幹，不要裏是人的生活呢？更那裏是我們所應當？

你出獄後請把這次詳情寫示我，我是過盼着，以後繼續的寫些感想寄回國內給朋友們看看。

櫻花雨是落了兩天，天氣變得似初春的機覺，而櫻花也
沒有開開。日人諺語云：「人爲武士，花爲櫻花。」
武士，武士熱血之普遍也如日本櫻花之普遍於日本。
更爲普遍！

醒獅



中華書局發行

醒獅週報第一八五號

每星期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廿八日

本期目錄

中國國際青年團組織及內戰及日本出兵山東問題

內戰與外國世界中的中國國民應當怎樣做

從文件中看蘇俄對華大陸路(九續)

國軍主戰派(二續)

我陪遊了蘇聯(小說)

詩(二首)

每禮拜二出版，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二元，外埠大洋二元二角，郵費在內；歐美各埠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如上海之寄，另加郵費五角。本報不取訂閱費，以廣宣傳，並歡迎各界人士踴躍投稿，以資改進。

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總部爲
日本出兵山東宣言

當南北軍閥戰爭正在吃緊的時候，日本又藉口保護日僑出兵山東了。國內同胞，處在內憂下水深火熱的同胞，聽見這種消息，這種因內亂而來的外患的消息，其感傷如何，其痛心於國家的危亡又如何，我們真不忍詳說，且人同此情，亦不必詳說了。

我們國家主義者以國家利益爲前提，目的是要外求獨立內求統一的，當此實際的危象和心中的期望背道而馳的時候，尤其覺得傷心，尤其覺得不可不說幾句話來表我們的態度與努力。

原來內亂與外患是成正比例的。民國十餘年來，內亂繼續的擴大，所以外患也繼續的加增。到了最近，所謂武力統一與完成北伐的勾當，更使內亂的時期愈延愈長，範圍愈擴愈大，因之列強的侵略也一步緊似一步，一天利害一天。第三國際既因中國共產黨的擁戴大貫徹其在中國殺人放火的政策，日本又因南北戰爭的繼續不休，而再度出兵山東，無論影響於兩方勝敗的如何，我國滿蒙與山東的利權，必大批斷送於南北軍閥逼迫同胞血肉相搏的時候。所以我們既反對因武力統一與完成北伐而起的無謂的內戰，我們更反對日本藉口出兵保護僑民的侵略。其最大的原因如下。

第一，我們要擁護國家的主權。中國一日未亡，我們就一日要爲她謀獨立與自由。此次南北戰爭是中國內部的不幸，日本有何特權來出兵干涉！若說保護僑民吧，僑民儘可早離戰事區域，

何況現在日本又派大批的兵由青島來了。她心目中不但沒有中華民國，且沒有中華民國。同胞啊！我們如若不忍爲無國之民，不願有無民之國，那就得犧牲一切，團結起來與毀我國權的日本決一死戰！

第二，我們要縮短國內的戰禍。十餘年來國權所受內戰的損失，同胞所受內戰的慘禍，可謂言之心痛了。我們雖不相信內戰有立刻停止的可能，但深信內戰實有快快縮短的必要。內戰早日停止，即國家早一日有獨立統一的希望。但列強，尤其是野心的日本，她們在平時惟恐我國內戰不爆發；內戰了，又惟恐不延長。或公然出兵，或私助軍械，操縱挑撥，無所不用其極。此次日本出兵山東，無非又施其延長我國內戰的慣技，以便坐收漁人之利。在她計誠得矣，在我國，便簡直是亡國的先驅！同胞啊！我們如不甘爲亡國之民，那就得犧牲一切，團結起來與延長我內亂的日本決一死戰！

但是我們又深信內戰不止，外患終是難免。設再延長，不但日本的出兵將擴大而不可收，其他列強且必見獵心喜，羣起效尤，那時中國真陷於萬劫不復的地位了。所以在此日本出兵山東的時候，我四萬萬同胞一方面應努力做反對日本野心侵略的運動，一方面又應覺悟內戰爲外侮的根源，一致起來消滅這種夢想的，禍國的，滿足私人權利慾的內戰！

我們國家主義者願犧牲一切與愛國同胞高呼下面息內戰以禦外侮的口號：

(二)反對無意義的蔣馮張內戰！

(二)誓死抵抗日本出兵山東的暴舉！

(三)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四)停止石馬軍閥的內戰，並追究地民衆損失的責任！

(五)要求撤銷日本侵略條約，並追究國家主權訓練民衆！

(六)早日解決地災！

(七)國家主義成功民衆方得幸福！

(八)國家主義青年團萬歲！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在內戰與外患交迫之下的國民們應該怎樣自救

記者

因爲南京政府軍隊在山東境內的勝利，而致引起日本出兵山東的問題，內戰與外患同時交迫，真是中國國民生死的一個大關頭。

此次南北戰爭，雙方軍隊合計達百萬以上，戰線延長至數千里，真是一個空前的大戰爭，但是戰爭的動機是怎樣呢？我們國民不能不起來問問。

南京政府所以要北伐的原因據他們自己對外說得非常冠冕堂皇，似乎是專爲弔民伐罪而起的，但是真相是如此嗎？南京政府果然是自信有弔民伐罪的能力，何以在南京政府統治下的十五省區一直到現在還是絲毫成績沒有，而一切騷擾淫佚的現象更加變本加厲起來。我們不相信在南京沒有成績的黨國要人，一到北京便會立刻有成績起來，因此我們不能承認北伐軍表面所持的理由是正當。

我們分析南軍此次北伐的真正理由是以下幾點：

一、蔣介石爲完成其個人功名富貴的野心起見，希望以武力達到願望；

二、馮玉祥困處西北，非得海口不足以圖存，故力爭山東直隸；

三、閻錫山受奉軍的攻擊，危險萬分，南軍若不趕緊救援，恐失晉方之心，且馮玉祥也有同樣的危險；

四、南京政府的財政受軍費的影響已陷於絕境，非趕速北伐，爲孤注之一擲，勢難久支；

五、蔣介石爲調弭內部爭端起見，故行對外戰爭以求暫時的安穩；

六、自李濟琛，陳銘樞來甯以後，蔣桂兩系的感情已暫時調和，故蔣氏無後顧之憂，得以全力北伐；

七、南京政府財政紊亂，政局不定的結果，使許多投機分子失望，不得不希望在北伐一舉另得一些利益，這是窮無聊的想法；

八、有些被欺騙的民衆和下級黨員，不知黨國內容，尙妄想黨國統一之後，民衆能設得到幸福，故希望北伐之成功；不過自一年來國民黨騷擾淫佚之現象暴露以來，這種盲目的民衆已經漸漸覺悟了，對此次北伐存有希望的恐怕已很少了。

以上是南軍北伐的真正原因。

至於北京政府軍對南作戰的原因更好揣測，因爲此次戰爭中北軍是處在被動的地位。北京政府這一年來已經變成麻木不仁的現象，萬事皆求苟安，一切毫無辦法，即對此次南軍進軍的威脅也不過聊盡人事而已。所以他們的作戰不但無理由可說，簡直

就最近二十餘日的戰況看來，我們可以大略說明情形如下：

之原因六：

力攻奉，奉軍勢難抵抗；

二、即使
不損失；
四國，而失去山東，以地勢論，東重於西，得

三、奉軍此次攻晉，損失當不在小，是否有餘力對南，亦是問題；

四、奉軍人數少於蔣馮聯合軍隊數倍，少恐不能敵衆；

五、國共兩黨在後方難免乘機擾亂，亦是一憂；

六、奉軍震於南軍虛聲，易於生長縮之心；

以上是就奉方不利之點設想。但南軍亦有不利之點七：

一、南軍水土不習，一過濟南是否能與北人相安無事，俾顧

二、南軍軍隊太多，系統過於複雜，一有挫敗，易於搖動；

三、南軍此次攻魯，已犧牲過大，以後若補充不良，恐難有

充分之戰鬥力；

四、南軍之最有戰鬥力者爲桂湘兩系軍隊，此次除賀耀組軍

隊外，均未參加，減色不少；

五、南軍中雋色軍隊如陳調元，曹錕順以及馮軍中之劉鎮華

等皆難深靠，將來進展愈深，愈有問題；

六、以單純的以蔣對本，則就軍器論，就軍人體質論，就軍

士作戰能力論，蔣軍非奉軍之敵。若蔣軍不

分聯絡，則即使進展到直隸，亦難拔必勝；

七、共產黨在後方暗謀搶

不過目下又添出一個枝節來了，就是當兩軍在魯南大勝，將

要進取兗濟的時候，忽然平空來了一個日本出兵的消息，並且非常迅速，將青島到濟南一條鐵路都堵死了，南軍的進展當然受了

影響，這實在是南軍當前的一個大難關。

日本此次的出兵，無非是田中的野心侵略的老把戲，扶植奉天勢力，是第二着，乘機趁火打劫才是第一個目的。以田中的很心腹理論，恐怕出兵之後，還要有第二步的要求，類似二十一條的交涉也許會重新提出也未可知。此刻已經乘機向奉天要求滿洲的種種權利了。將來北軍若勝，自然日本會要求許多報酬，就是南軍勝了，日本也決不肯放棄山東的出兵以後的既得權利，一定有意義的交涉隨在後面，除非田中內閣倒了。

就目前論，則這次日本的出兵山東，實在是影響南北戰爭的一個大關鍵。因為蔣軍的進路倘被日本兵擋住，則奉軍得以全力對付山西，山西失敗後，再解決馮軍，馮軍也斷難支持。閻馮都失敗，則蔣氏孤掌難鳴，不但不能達到攻下北京的目的，恐怕連退守都很危險，那時蔣介石就不免要變成了山海關退回後的吳佩孚第二了。日本這樣阻碍南軍的進路，也不要怎樣強硬，只要反覆和平交涉談判，延宕了一個月以上的光陰，則山西已經攻下，馮軍也不能支持，縱使那時日本屈服退兵，也無補於事了。所以說日本此次出兵，對於南北內戰很有重大的影響。

至於兩軍戰事的結果判斷以後，有什麼影響呢？

如果南軍打敗，則除了長江以南都會起了紛擾外，奉軍自然也難再南下，不過將馮閻乘機解決，北方暫時統一。於是又呈南北對峙的狀態，雙方各極腐化之能事，以待新革命黨之崛起掃平。如果南軍戰勝，打到北京，奉軍退出關外，則未來之難題更多：

第一未來政府所在地是否遷都北京，抑或仍在南京，成為問

第二直隸山東二省地盤之支配，現雖有馮閻兩系之爭，但全係蔣系，馮系豈肯退讓？

第三若將津浦，京漢兩線分割蔣馮二系勢力，則馮氏必爭海口，勢難甘心；

第四馮得勝後，必謀并山西，而與閻衝突；蔣得勝後必經營兩湖，統一長江，而蔣桂之戰難免；

第五北伐既成功，則一切投機腐化分子必紛紛爭權奪利，失意者則挑波作浪，更引內訌；

第六南軍進展北方，則共產勢力亦隨之進展，將來北方難免共禍；

第七馮氏方面左派失意政客甚多，將來第三黨之進行必以馮為靠山，汪馮聯合制蔣實有可能。但馮氏素性陰沈，必不肯先發難，或俟蔣桂衝突，自身乘機統一北方，坐觀其變。

第八國民黨統一國內之後，軍閥仍然橫行，人民權利自由仍然剝奪，政象仍然腐敗，戰事仍然難免，則人民對該黨之信仰將完全打破。彼時新革命黨之準備已經告成，將崛起義師，掃除軍閥，平定禍亂，而救生民於水火。

這都是未來必然的趨勢，我們可以給大家預先保證。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就不能不出來替人民說幾句話。我們認此次戰爭純係新軍閥蔣介石，馮玉祥等對舊軍閥張作霖，張作霖等等的戰爭，而戰士肝腦塗地，人民死傷遍野，國家元氣，社會經濟，都受絕大的損傷，將來國家主義的新革命運動告成後，馮二張應該受國民公判，負賠償一切損失的責任。

假使此次戰爭而致人民生計完全斷絕，饑而求食，將來這個責任也應蔣馮二張等負。

……如何，總之國家權利非大受損失不可。……責任，……二張等同負。

至於我們國民們，受國賊強權的壓迫，到今日可算已到十二分的極點，欲望南北國賊們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是完全空想。欲希望他們一方統一中國後，能設永息內爭，從事建設，也是枉然。我們現在只有一條新路，就是投身到國家主義的新革命黨之內，以聯省自治統一全國，以全民武裝內除國賊，以飛潛政策外抗強權，以社會政策救濟農工，以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的全部政綱，建設未來的新中國。

只有這一條路了，我們再不要徘徊了。讓他們打他們的，我們預備我們的。

全國國民努力起來，實行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為全民的福利作戰！

從文件中發現之蘇俄對華大陰謀

謀 (九續)

王善譯

六、農民運動 (續)

河南農民運動

○關於河南紅槍會運動之文件，搜獲甚多。吾人於一九二六年年終之某一報告內，乃能見及蘇俄政府對於該會之態度。錄如下：

「農民運動(譯自華文)」

河南農民因掠奪者之橫征暴斂，已知起而反抗；并知所處環

境，非藉武力，不足以言自衛。因而有紅槍會之組織。此種組織，事實上與吾人之農民運動，實相吻合。其口號為反對政府之橫征暴斂及各種勒索。故吾人工作於紅槍會，實無異從事於農民運動。現已計劃設河南農民自衛軍委員會於開封，以指揮各地農民自衛團。紅槍會亦設法使其蔓延於各縣。此項問題，已解決其一部分，請述如下：

去年四月，吾人始從事組織全省農民協會，同年十月全省農民自衛軍委員會乃告成立。各委員均由吾黨同志充之。

當省農協會開成立會時，與會者僅十數人。蓋其時吾黨農民運動，實為初步；多數羣衆，無由號召，而所處政治環境，又極嚴重，故惟本黨同志乃參加也。(如國民黨及其他農民團體之與會者，皆吾黨參與該黨及該會等工作之同志。)

及第二次農民自衛軍委員會開會時，出席委員十三人，其中吾黨同志六人，餘皆紅槍會幹部首領。復由該會組織執行委員會，委員九人，吾黨同志占三人，餘亦紅槍會首領。紅會首領欲吾人指派顧問二人，——一軍事，一政治——當由本黨省委會指派焉。

紅槍會之狀況

農民自衛軍，實不啻紅槍會之別名，此吾人所當深知者也。豫東不縣(Pi-tshien)為該會之根據地，農民自衛軍之主要部隊，亦駐於此。

當地該會之組織，較為發達。全會分爲若干大隊(Battalion)中隊(Ordinary detachment)及小隊(Small bodies)，其人數，與軍隊之團，營，連相若。

惟全會之人數，吾人不能知之詳盡。不縣(Nottingham)與

(Chang-sheng)兩縣，約計三四萬人，維也縣(Wei-shih)亦不下五六萬人，其首領李某(Li-Hsi-chun)嘗爲馮玉祥部之兵士，稍有軍事知識，甚望增益實力，以提高其地位。彼固一自利者，他日或能償其所願。

至紅槍會附何方，自不外下述三方面：即與奉魯軍聯合，或與馮玉祥合作，或則投附國民黨是也。

最近有一國民黨縣委員會宣告成立，其中無一共產黨同志。僅少數學生自相團結，謀於該會樹立優勢耳。

吾人於維也縣(Wei-shih)紅槍會工作之結果，目前雖不能謂爲成功，然該會對於奉軍與河南及南軍作戰，允持中立，亦不能謂爲毫無所獲。

有孫伏岳(Sun-Hun-yu)者息縣(Sui-tsieu)縣人，爲豫東，魯南，皖北及直隸東南紅槍會之首領，與華北紅槍會首領，甚爲密切。又有學生胡靜立(Hu Tse-li)者，爲吾黨青年同志，望夫里(Wa-Ho-ho)人，與孫氏接近，嘗欲引其南附。因是孫胡間，成立一種協約；即孫允助南作戰，胡允助孫以餉械。其後，胡自南方領得餉項，作爲己有，而不轉付與孫，雙方協定，乃歸破裂。時魯軍孫景連(Sun Chia-liang)與孫(伏岳)似有關係，乃亦許以餉械及高級之位置，誘其投魯，孫伏岳現雖未拒受孫景連之餉項，然猶向吾黨同志表示願供南軍軍策，對魯惟敷衍欺騙耳。

孫伏岳近復召集所屬紅槍會首領，聚義於歸德(Kuaitse)縣；并請吾黨派人參加，以結同盟，孫之部屬，似爲不諳，吾人設不盡量利用，恐其墜入國民黨右派之手，故吾黨已派人參與其中，并加監視焉。

無又嘗請求與南方發生關係，吾人認爲應當接受。因關係既

生，彼之疑我自免，而吾黨與其會衆日益密切之關係，可由建立。此外，彼之部衆頗多，所領地域頗廣，自軍事言，吾人縱不能使其積極爲吾人作戰，消極的使其保守中立，亦實爲可能而有之舉也。

豫南方面，許昌(Hsin-chang)縣有紅槍會會衆約四萬人，有來福槍一萬支，其首領已與吾黨結合。

故此一萬人，他日能受吾黨完全指揮。該縣其餘會衆，亦曾二次由吾人指揮，以抗馬濟田(Ma Tai-tai)軍隊；因馬軍在當地拉夫，籌餉，人民不勝其擾，紅槍會乃將其擊退。又最近土匪千人，佔據農村，紅槍會亦合十村之力，將其逐去，傷斃敵人甚多，並獲器械若干。

與許昌鄰近之陳州(Chang-Tzu)臨潁(Lin-ying)兩縣有紅槍會會衆二萬人，亦嘗由吾人指揮，對抗奉軍，以取消當地駐軍與官廳之苛捐雜稅。

自陽城(Yang-cheng)至駐馬店(Chu-ma-tien)間之鐵道沿線，吾人已組設村聯及農民自衛團體。當地紅槍會確實之人數，尙不得知；惟吾人正向當地積極活動耳。豫西方面有陳美琪(Chen-Mei-chi)同志前往工作，已得其報告。當地情形，大體適如陳君所述；惟亦有可異之點請述如下：

當地情形與陳君報告相異者，即當陳君報告時，吾人適與刀會(Miao-tao-hui)首領張謙恕(Chang-chien-shu)相結合(據其與紅槍會性質相似，惟其迷信刀槍不入之信仰稍異耳。)連以原爲該會首領之一，以鉅款誘其投魯，竟告成功。當地情形，與現況稍異，曠此敘也。

吾黨應予之助，以資其發展。

（一）農民運動之發展，乃社會革命之基礎，友誼較深也。

（二）農民運動之發展，對於吾人軍事進行，雖無若何影響；然吾人應注意農民運動，日見困難，則無可諱言。

由此，可知紅槍會本為地方自衛之性質，而蘇俄政府欲從而利用。其始農民協會之中央幹部，參與者僅十數人，猶曾該黨（共黨）同志，故其實際，已非真正之農民組織。及第二次會議，雖從而產生農民代表數人，加入委員會；然若細審報告之第二段，乃知當地農民運動，受此委員會之影響實微。又報告內謂農民地方組織，不與共產主義相關，而共產黨最大之成功，在利用此輩，以為國民黨或馮玉祥之助耳。至此等運動，莫斯科政府之從中指揮，更無疑義。

惟農民團體對於共產黨取何態度？亦值吾人注意，就國民二軍教練團首領西蘭里（Zilinski）之報告觀察，則農民團體之敵視共產黨，實屬顯而易見。此項報告製於國民二軍既經失敗之後，題曰「國民二軍與河南農民」。摘要如下：

「國民軍戰敗後，頗受農民之襲擊。全軍幾頻潰散，此實最要之原因也。」

自各項報告及宣傳員與農民直接談話之記錄言，紅槍會實為中產與無產階級之團體。其組織性質，頗非一致，如紅槍會受制於農村有產階級；貧農會（Red Peasants' Spears）為最苦之農民，輾轉而淪為土匪（Thief）以劫掠焚掠為能事。

紅槍會之反對國民二軍，始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中旬，由豫西首先發動——即一月二十日該會佔領宜陽（Yayang）及靈寶（Lingbao）。及與佩孚軍再占勝利，該會乃更於豫中，起而反抗二軍。

（三）及與佩孚軍再占勝利，該會乃更於豫中，起而反抗二軍。之鐵道沿線，皆其戰跡，所過之地也。二月一日復

有大股之紅槍會會衆，集中於鄭州西南，紅槍所至，綿延六七英里。其後，國民二軍自鄭州退駐洛陽，該會更予以嚴重之打擊。遂使該軍一敗塗地，至於不可收拾。

蓋國民二軍有意反攻，乃更觸怒於農民。觀上述之報告顯云：「河南省隸居國民二軍統治之下，就政治自由，與政治組織，工作言，實無異為廣東第二，此在華梯斯基同志（Voitsinsky）報告內，言之最切。」又云：

「就中國普遍的政治關係言，國民二軍實為比較進步之軍隊；國民黨供給其軍實，而共產黨司其供給之號令。」

由是，可知蘇俄政府及中國共產黨軍事部，對於河南農民組織，雖竭力經營，以期為國民軍助；而結果共產黨與國民軍，均於一九二六年受其襲擊。

雖然，共產黨主義之宣傳，金錢之收買與農民自衛之運動，及其布爾什維克口號「打倒掠奪階級」之吶喊，對於農民運動，不能謂為毫無影響。他日農民自衛暴發之危機，實植於此日也。吾人猶得若干一九二七年有關河南之報告，蘇俄政府對於該省活動之計劃，開精竭慮，無微不至，其最要之法門，自不外以金錢收買茲錄一九二七年一月份該黨所耗之運動費如下表：

日期	號數	條目	付款何人及付款事由	華幣	美金
十五	二〇七	二一四	准羅格撤夫（Rogachev）同志通知，以	六三〇	

（四）同志通知，以華幣六百元付梅斯基（Mazsky）同志，由其轉交河南委員會。

又付梅同志華幣三

十元，爲河南被拘同

志之用。

附羅格撤夫之通知書如下：（嚴秘）

梅尼(Menni)同志，

請付梅斯基同志下列各款：

（一）華幣六百元，由其轉交河南委員會；

（二）華幣三十元，爲黑烈(Hao Liao)同志……（字不明）彼在豫被捕。

羅格撤夫（即軍事特派員）(N. Rogatche)簽字。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

由此，知一月內軍事特派員實付款河南委員會，爲軍事運動之用。

茲更錄河南委員會報告工作之內容如下：

「關於河南方面援助北伐之工作：

（一）宣傳。

（1）發宣言三次——於鄭州開封一帶，鐵道沿線，及有本黨同志所在之村落散發。

（2）口頭宣傳——吾黨同志由口頭傳達各項報告於學生，紅槍會會員及農人。

（二）交通之破壞。

自鄭州以南至信陽一帶之鐵道電線悉被破壞。

（三）別動隊之組織

信陽已成立別動隊與馮昌碩(Fan Chung-shiu)部合作。

其他各地之別動隊亦正在着手組織中。

（四）對於土匪與紅槍會之煽動。

（1）豫南信陽一帶之土匪，已受煽動。

（2）擴大紅槍會之組織，使其抗禦北方之敵軍。

（3）煽動農民反對吳佩孚，并抗納租稅。

（五）對於敵軍之破壞。

經多方之激煽，陳一奇(ch'en Yin-chi)李景陽，(Li chen-y)林學階(Liang Shou-K'ai)及其他部隊，可望起而革命，反對事張。」

以上乃軍事特派員由誘買所爲軍事工作之一端，其他類此之非法舉措猶多，不惟河南如是，至少湖南廣東亦然。此點容於下述蘇俄對華之普通政治態度一章內，再加論述。

（未完）

國家主義通釋

（三續）

胡國偉

（乙）感情的成因

人是感情的動物，故對於其所愛的事物，必發生一種感情，這種感情之厚薄，恆視愛的程度之高下以爲定。因爲感情之發生，必有其對象，所謂對象，即其所愛之事物，假使沒有對象，便沒有繫於此對象的感情。就拿國家來說，假如我是共產暴徒或是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國家既根本否認其有存在的價值，那麼，還有甚麼感情可言？我們之所以對於國家發生感情，實在是因爲認識了國家的真價值；國家是吾人所最愛的對象，對象認識了，感情便隨之而生。但是，我們從甚麼地方認識國家的真價值呢？國家是甚麼？我們從歷史上和國際上一看，便明白了。

日，國勢不圖，我們國家的保護力，便受了無限的痛苦。在饑饉的過去，我國人受人侮辱和殺害，真不可勝紀；在較近的過去，如民十四上海之「五卅」慘劇，廣州漢口重慶之大屠殺，民十五四川萬縣之遺英賊砲擊，死傷數千，凡茲痛史，想大家未必善忘，當有深刻沉痛的紀念！總之，被壓迫的痛苦，大家都嘗過，無容再說了！如果中國是富的強的，是有保護力的，則我們的生命，未必就是這樣任外人視同草管的割去罷！就此一點，已足見國家之可寶貴了。

再就國際上看，國與國相形，更覺得國家之可貴可愛，且舉幾格顯淺的事來說：強國的國民——如日本英法德美——到處趾高氣揚，像煞有點偉氣；弱國的國民——如中國——則到處受人凌辱，不禁垂頭喪氣；亡國的人——如安南印度朝鮮——所受的慘酷，那更不消說了！我在法國常常在街上聽到一種怪話，這就是：法國人見了一個一身漂亮金光奪目的東方人，一定很留神的說：「這是日本人呀！」如果見了一個囚首喪面衣服襤褸的東方人，他們一定側目冷笑的說：「哈哈！中國人！」他們所羨慕的「日本人」，有時是「中國人」不定，他們所冷笑的「中國人」，或者是「日本人」也未可知。同是黃色面孔的人，何以漂亮的便說是日本人，藍樓的便說是中國人呢？此地頗堪尋味啊！我又曾聽過一位工友說：「在工廠裏作工，受外人虐待，還不算事；他們常常罵我們為『污賤的中國人』！這是最難堪的。」我本是火性的人，聽了這句話，不覺怒火中燒！同時，聯想到有人呼我為「安南人！」或是露出一副冷酷的面孔笑兩聲「中國人！」的時候，我的精神，為之遭受莫大的痛苦。因為安南已亡了國，而中國又是頹弱不堪

，所以遇到那些冷嘲熱諷和看見那種萎靡不振的面孔，便立刻由「羞為弱國國民」的心理，生出無限的情激與慚愧。我們在物質上所受的痛苦，有時還可以用精神上的愉快來安慰，要是精神上都受了痛苦，那真是痛苦極了！我們還能忍受嗎？我們還能坐領「亡國奴」的銜頭嗎？

我們從歷史上得來覺悟和從國際上得來的感慨，都是覺得國家是萬二分可貴可愛的。國家的榮辱，就是我們的榮辱，國家的人格，就是我們的人格；欲提高我們的人格，先要完成「國家人格」，欲避免弱國國民的恥辱，先要使國家臻於富強；國家的真價值在此，我們應當努力的亦在此。國家的真價值，我們已認識了，因之我們的愛國情操，也就春雷初動似的震蕩着我們的心頭。我們內有愛國情操的震蕩，外有錦繡河山的照耀，由是內外感應，把我們對於祖國的感情，繫的十二分堅密。我們且放開眼界，極目中原：長江大河，何等佳麗！山湖池沼，何等幽勝！財源物產，何等豐裕！廣土沃野，何等膏腴！我們生於斯，長於斯，聚宗族於斯，親戚交遊於斯，先人廬墓於斯，我們生為斯地之人，死亦為斯地之鬼，其關係如此密切，誰能強我們走向「無祖國」的路上去？啊！莊嚴燦爛的祖國——中國，何等的可愛？可愛極了！再沒有旁的較他更為可愛。父母妻子，固然可愛，但有時而盡；伴着我們終身以及於千萬世而無窮的，只有可愛的祖國。所以「祖國」實在是我們「精神的家庭」，要是這個大家庭崩壞，則我們自己和父母妻子都不能更好的活着了。如此說來，我們對於國家所生的感情，已變而很為濃厚的很神聖的愛情了。法國的語原學者嘉士東巴里(Gaston Paris)於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在他的教室曾再三致意的解釋「愛情」一字，他以為愛情有幾種：(1)子的愛

情：(De l'amour filial)(2)夫婦的愛情：(De l'amour conjugial)(3)母的爱情：(De l'amour maternel)(4)對於祖國的愛情：(De l'amour envers la patrie)本來人們對於祖國所發生之親切的心境，是用「感情」(Sentiment)一字來表示的；而嘉士東則以「愛情」(Amour)一字出之，可謂別有見地。這種解釋，我認為很的當，因為感情是由感生情，其為情也輕；愛情是由愛生情，其為情也重。不過我還有點推想，就是嘉士東把各種愛情平列，可像沒有等差，而我則以為對於祖國的愛情，是至高無上的；剛才說過，父母妻子，有時而盡，惟有祖國是我們終身的伴侶，且伴着未來的同胞以至千萬世而無窮，——這自然要靠國民的愛護——所以我們對於祖國的愛情，比之任何種愛情更高更重更濃厚。(據我個人的意見，人們對於祖國的情操，還是用「愛情」兩字表示得更切合；不過世俗已習慣了把「愛情」只用於男女之間，故這段的標題及下文仍用「感情」二字。)

我們對於祖國既具有了這麼熱烈的感情，而感情又是存於心靈的，屬精神界，槍砲打不破，利刀斬不斷；所以愛國情操，是至純潔的，愛國精神，是至高尚的，既非富貴所能淫，也非貧賤所能移，更非威武所能屈。列強的鐵鍊，或者可以鎖住我們的手，軍閥的鐵鍊，或者可以縛住我們的足；然而我們精神上對於祖國的情感，他們是制止不住的，他們不能盡死愛國者，雖有鐵鍊鐵鍊，亦將奈我何！所以我們雖然處在內外兩層嚴重壓迫之下，而我們的愛國精神，却可以超青雲而上之。

「愛國精神」是由「社會遺傳」與「國家意識」造成的，這兩者具有永遠不滅的性質，所以愛國精神也是不滅。由國民的「愛國精神」結合，便造成一個極其偉大的「國家靈魂」，「愛國精神」既不

可滅，則「國魂」也是壽天地而垂之無窮。安南朝鮮印度不是亡了國的麼？然其人民尚本「愛國精神」努力做復國的運動，這便是「國魂」不滅的一個好例。我國雖然還未至於亡國，然長此受壓迫下去，恐怕到亡國之路也不遠了！我們不是豬狗，豈能長此受人宰割而尚搖尾低頭？我們既具有偌大的「愛國精神」，又何能坐視祖國之危而不救？我們下受環境的壓迫，上得「國魂」的昭示，這由悲壯熱烈的愛國感情之中，立下一個堅決不可奪的救國志願，國家主義便是救國志願的集合體。國家主義既是一種為國的志願，那末，當國家危難時，當然要救國；所以國家主義，亦即是救國主義，愛國主義。

綜上兩種歷史的和感情的成因而言，便可完全證明中國國家主義是由「客觀的事實」與「主觀的感情」溶合而成的結晶體。前者是國家主義之物的基礎，後者是國家主義之心的基礎；國家主義之所以不專講「唯物」，也不專講「唯心」，而主張「心物并重」，便是這個原因。從此可見國家主義之在中國，決非從天外飛來，乃是積七八十年之歷史的自覺與無限量的愛國情操而成的；有歷史為其經，有感情為其緯，更有地理為其軸；其成也有因，則其行也必速，其行也速，則收效必大。謹用禮記的話，來結此段：「大道(國家主義)之行也，天下(國家)為公；(全民共有共享共體)還賢與能，講信修睦；(全民政治)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國民平等)……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大企業共有)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為國奮鬥)……是謂大經。(國家主義大同——全民福利的國家)」吾輩至此，不勝感佩，高呼：

第二章

國家主義的精神

講起精神來，最易惹起馬克思的教徒側目，因為他們奉唯物史觀（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又名歷史的唯物主義：Le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亦名歷史的經濟唯物論：Le matérialisme économique de l'histoire）為教典，世界上甚麼事情，都把他歸到物質方面去；他們的人生觀，是以經濟為出發點，以為人生的意志趨道德行動……莫不受經濟的支配，所以他們否認道德有獨立存在的能力。說句實話：他們只求肚皮一飽，甚麼道德仁義以至祖國，都可以獻屠案之！這種人生觀，未免把人看得太簡單太一錢不值。要是人類真的如此，則與禽獸何異？他們的人生觀與「唯物論」，實可以名之曰「獸生觀」與「物慾論」。我們不是專講「唯心論」，也不是專反對「唯物論」，我們固然不能捨物質而生存，然我們也不能專做「唯物是求」的獸類行動。

我們認為：除了「物質生活」而外，還要有高尚的精神生活，纔能滿足人生的願望。所以我們主張「心物并重」，而反對「以心為物役」的唯物主義，同時也反對「撲朔迷離」的唯心主義（Idealisme）。因為人類不能專尚「精神生活」而棄「物質生活」，也不能專求「物質生活」而棄「精神生活」。這不是我們的偏見，而是人類自然的連環生活，缺一不可。如果只知「物質生活」，而否認「精神生活」，那是有意陷人類入獸域。

「精神生活」之為義甚廣，如忠信篤敬仁義道德……以至吾人

的信仰，莫不兼容并包。我們所欲言的，不是應有盡有，而是最高的「精神生活」。何謂最高的「精神生活」？這就是「愛國」。上文已經說過：國家主義以「愛國」為最高的道德；這種道德之表現，乃以行為做根據，愛國的道德行為所表現的形式，雖時有不同，而其精神所注，要不外「為國犧牲」。所以「愛國」不僅是精神上的最高生活，并且是事實上的最高行為。

一國的人民，受地理上的自然支配，生出共同生活的自然關係，而造成共有的「社會遺傳」；兼以受歷史上的自然薰陶，由是生出一種如威斯通的「自然情操」，而形成共通的「國家意識」；由這種關係與情操，造成一種極其強大的「愛國精神」。「愛國精神」既出於自然而牢不可破，則「精神生活」自不能免。說到這點，不要誤會我們專講「精神生活」而置「物質生活」於不顧。剛才我們已經說過，人生有兩種連環的生活，這就是物質與精神。無「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固然不能獨存，然無「精神生活」，則「物質生活」更覺毫無價值。譬如一個蠢東西，瞭然一無所知，茫然若無所覺，只是「食前方丈」以終其身；試問這樣的人生，究竟有何意義？我的日記上寫道：『有「物質生活」以養其體，尤須有「精神生活」以壯其志；這便是我們主張「心物并重」的基本原理。假使沒有高尚的精神以壯大其志氣，則志氣頹喪的人，富者雖得膏粱文錦，也不過為世之蠹；貧者一旦為物慾所蔽，終不免流為盜匪。富而不仁，貧而必盜，便是唯物主義的神髓！所以妄談「共產專講「唯物」的先生們，實在是教人為盜，不獨盜產，并且還要盜國家！』

「物質生活」僅足以維持肉體於不死，而「精神生活」却可以支配人類的一切行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為國捐軀，便是受最高

精神——愛國精神的支配。他們之中，不乏富家子弟，物質上的享受，不為不豐，假令他們不是精神上感到萬分痛苦，何至視死如歸？何況他們在精神上感受痛苦？這自然因為內有帝皇的專制，外有各國的欺凌，由是內政專制之毒，外感凌侮之恥，內外相應，精神上便受了刺激而不能自安。他們所受的痛苦，完全是弱國國民的痛苦，要解除這種痛苦而使精神愉快，非先強國不可，欲能強國，非先革命不行。他們都是會打算盤的人，可是打來打去，只有這一條路。他們以為只有熱血，纔是自由的代價，只有頭顱，纔是建國的基礎，所以毅然決然去幹革命的危險事業。由此看來，可見救國的道德行為，實在是「愛國精神」為之指導，否認「精神生活」的人，當可於此地得一事實的教訓。

我們深信：在實質上，物質比精神為重要，然在作用上，則精神比物質為宏大。因為人類所有一切善的行為，都是先期涵養於「精神生活」之中。革命救國，是善的行為，假使我們沒有「愛國精神」的涵養，便不足以言救國，沒有「犧牲精神」的涵養，便不足以言革命。因此，我們在革命救國的進程中，應該積極修養我們的最高道德——「愛國」，以及準備我們的最高行為——「犧牲」。無最高道德，不能指導最高行為，無最高行為，不能表現最高道德；所以「愛國精神」與「犧牲精神」是表裏為用的；有熱烈的「愛國精神」以造成「道德力」，然後能生出悲壯的「犧牲精神」以造成「道德行為」。愛國必要犧牲，犧牲乃能救國，愛國而不犧牲，則愛國等於空談，犧牲而不為國，則犧牲等於無用。我的日記上曾寫着：「能愛國如命，方是真正的愛國者；能視死如歸，方是真正的革命家。」這話雖屬平常，然自信尚合邏輯，假使國假革命（如一般國賊之妄談愛國，共產暴徒之妄談革命）

命。）的先生們見了，或許有點慚愧！「愛國如命」，便是「愛國精神」，「視死如歸」，便是悲壯的「犧牲精神」；本這兩種精神，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便是國家主義的偉大精神之所在。

國家主義不僅是情感上的需要，并且是事實上要求，我們本國家主義的精神以「內求統一，外求獨立」，必須有熱烈的情操，與悲壯的行動，纔能達到我們的目的。主觀的情感與客觀的事實，是構成國家的兩大關鍵，欲滿足情感上的需要，惟有熱誠愛國，欲達到事實上的要求，惟有盡量犧牲。所以國家主義的偉大精神，實在是集「愛國精神」與「犧牲精神」之大成；因為國家主義以國家為前提，故必須愛國，他是壓力之下的反抗者，故必犧牲。「愛國」與「犧牲」，相輔而行，便是國家主義的精神生活」之顯面，其全副精神之所貫注，就是領土的統一，國民的自由，主權的獨立；簡而言之，就是「國家人格」之完整。為易於認識起見，列表如下：

國家主義精神	愛國精神	犧牲精神
	領土統一	國民自由
	主權獨立	國家人格

照此表來解釋，國家主義的精神，就是：結合「愛國精神」與「犧牲精神」，以要求領土的統一，國民的自由，主權的獨立。總的作用，就是：完成國家人格。

（未完）

我進不了都門

干城

這也許應該感謝我的母親吧，如果她不寫三封信來把我安定下來，也許我永遠記不起要跑到這個地方來，更記不起跑到這裏來度我這難得的春假。

南京是我初從故鄉的手腕裏逃出來第一次寄託我這脆弱的生命的地方，當然，我對牠總有相當的好感，秦淮河的水雖然浮滿了一些垃圾和腐草時而蒸發一種觸鼻的怪氣習；狹隘的街衢上雖然時常要留心着牆壁和「滑跌跤」，但是我就在遠離牠千里之遙的S地的時候却無日不在爲牠祈禱，我總希望一個光榮的新時代的來臨。把我們這古老的都城從頹廢死亡中救起。把滿街像炸蟻般跳躍着的車輛和老百姓能夠使他們知道「向左邊走」；秦淮河的水也能夠因爲澄清而倒映那經過幾百年敗落的照壁，使牠自己也能夠得到繁華時節甜蜜的回忆。我每天這樣祈禱着。

在S埠一去就是三年，當然，在這三年中已經不知道「興廢幾多」了，我只聽得說某一次一個大帥，曾下過禁止赤膊的命令和某一個大帥又有過折城牆賣給外國人的決心，我總以爲今後可以少看見那說是壯美的牆和黑汗珠流着的紫背了吧。然而這些消息竟像嬌媚的餘音，只在其裏輕輕的一轉就銷失了。此外由我的朋友的報告知道那位八十餘歲在夫子廟講着三國演義已經四十年了的老頭子，在一個夏天終於感着生之倦厭——也許是失望吧！——向他的信衆們告辭了。這使我又快活又悲哀，我快活的是那龐大的夫子廟從此可以多出一塊空地，悲哀當然是爲他的死。

這次我想不到又回到我這闊別三年的此地！當我由火車上走下來的時候，我抱了無限的慰意與歡欣，這是我在S埠的時候從

煙囪裏知道了這古國已經換了主人的原故，雄據一方的大帥像是早已拖着槍抱着姨太太走了，而今在這裏等着的是一班年青的兄弟們，這應當是一切都有生氣了！這應當是開展的時候了，我已預備來賞鑑平日我自己祈禱的收成。

走出月台的時候，我一看那月台架子已經脫了皮，收票員的帽子也歪戴在額上，月台的那一邊排列着一些因爲背槍的原故把背壓成一條曲線形的少年的兵，他們有的穿草鞋，有的帽子上上的花都掉了。有的撐着槍蹲在地下，如果不在他的跨下發現一個衣包的角也許會疑心到他是因爲肚子痛在禱神，我的歡欣不由得開始冷淡起來。我輕輕巧巧地跨過了月台門，一個穿黃衣的從我頭上望到脚下，一把把我衣袖拖住，我回過頭來一看，他的紫腫的嘴唇正在開動着：

「檢查！」他指着我那個籐籃子，也許同時在注意我軍袍領子外面伸出的一件華絲葛的夾衫。

「唔！」我答應着。他把槍支從肩背上放下來，空出一隻手在我籐籃子裏摸捏，末了，他摸到一樣東西。

「這是什麼？」——「呸！紅的，黃的，藍的，白，黑，還了得，這是什麼？」他拿着那東西零碎地說了那些！眼珠泛着一種驚詫得可憐的光彩。

我才留心到那是什麼東西，原來是我在S埠買的一個香煙嘴，那害人的製造廠不知爲什麼要在那中間嵌一個小小的五色國旗，我買的時候，還不知道這是犯法的東西，也還不知道有這麼一個星的國旗兒爲之代起，我只知道有若干人佩戴過，如果我早知道這樣，當然就再便宜我也就置之不顧而去了。據那位兵士說這是什麼反革命派的標徵呢。

頭頂的申辯。

「這五色國旗已經不用了，現在革命軍用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他一邊說着，一邊把煙嘴不停的擦摸，像是要把那上面的五個顏色擦掉似的。幾次想丟到籃子裏去，幾次又縮了手。

「既然這樣，我也不要了送你吧！」我當然是有眼睛的人，看了那種情形，也就覺得慷慨。

他像是十二分感謝我似的而又不好表示。把煙嘴向口裏一含，手一舉我就離開了他們，在遠遠的地回過頭來，他們幾個圍成一個圈子阻擋了我的視線，再遠點就看見他們圍裏冒上一縷青色的煙球。

跳上了黃包車，當車夫回過頭來問我到那裏去的時候，我發現他的臉恰同身後陳腐的藍油車蓬一樣的颜色，兩個肩頭撐起一件破爛的棉衣，向前跑的時候，格外顯得地裏面的空空洞洞，車了因為地的不平把我身子左右顛簸起來，車輛行人仍舊像炸蟻般蠕蠕着，這令我回憶到從前，我只冷笑一陣。

一些奇怪的破紙，掩蓋了兩邊所有的牆垣，也許是酸雨打和風吹的原故，那上邊僅隱現一些模糊的字跡，這是我從前沒有看過的，可是我不懂——或者是我的愚蠢吧——這些東西東一張西一張的貼着，貼於裝飾上到的帶了多少忙。

車子不待向前進，在一條闊大的街上被一班一口湖南土音的門阻止了。

「這是不許走！」

我聽了，覺得詫異，叫起來，「不許走？我記得在……」

大門口為廣大太……

士——為什麼，而那弱小的車夫已乖乖的掉轉車頭向別處——竄去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當車夫空出一隻手擦汗的時候，我忍不住問他。

「咳！還不老玩童！聽說某司令太太在那條街住呢？又聽上這許多道兒！」車夫並不回頭，輕柔的南京話震盪我的耳鼓，頓時使我感到一種淡淡的悲哀。

車輪子滾過若干黃土修成的馬路，接着滾過那一些狹隘的街衢，一切都和從前一樣，甚至連那一家曾經同我發生關係豆腐店的垂在屋簷下的那一塊破板，也仍舊埋頭挂著沒起變化的，只有那地下凸凹嶙嶙的石頭，那在三年前的確沒有看見過。

在車子裏東倒西歪，我渾身的骨節都不覺酸痛起來，因為本身的苦痛，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我的咀咒：「呵！你這古老的都城，你這凋敝沉淪的古國，你的光到那裏去了？永遠永遠地就這樣下去嗎？你的力那裏去了，一切的人都在壓弄你，你還在壓弄你，光榮時代的歌音的餘響嗎？破滅吧！你已經是沒有希望了，你也不再值得我祈禱了。」

也許是因為疲倦，或者是南京的人力車子，富有催眠的力量，我的眼皮竟無顧忌地閉了下來。等到車夫搖我的肩膀時，我才知道已經到了目的地。

母親當然是無限的欣慰，吃過飯以後，知道……都來看我。

「這次大約有好久的耽擱，」

「明天就走，這裏我不多……」

……

[illegible]

爲乾坤正氣而奮鬥，
爲民族光榮而奮鬥，
朋友——
黃花岡頭巍巍底墳墓誰都敬，
朋友呵！醒來罷！

朋友阿！

朋友

朋友啊！醒來罷！

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致國民

黨書

對於國民黨之十大質問

- (1) 今日中國之統一爲真統一乎抑假統一乎？
- (2) 由聯俄容共所生之惡果其責任應誰負之？
- (3) 一黨專政與天下爲公之旨有無衝突？
- (4) 訓政制度與滿清預備立憲有何區別？
- (5) 打倒舊軍閥扶起新軍閥是否國民革命之初旨？
- (6) 每年數千萬元之黨費是否民膏民脂？
- (7) 號稱國民革命何故犧牲民衆又復停止民衆運動？
- (8) 號稱革新運動何故利用青年又復停止青年運動？
- (9) 號稱解放民衆何故給民衆以種種束縛更增加其痛苦？
- (10) 在今日人才缺乏之中國究竟能否以一黨之力包辦國事對外收回失地對內制止混戰？

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及全體黨員均鑒：自北洋派統制中國以來，人民苦於軍閥之禍久矣！貴黨乘其敝起而踴之：外假蘇俄之援助，內利共黨之騷亂，犧牲數十萬健兒，損毀人民無數生命財產，卒山珠江以達黃河，舉貴黨總理前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所多年夢想之北伐而完成之，宜乎貴黨黨員之躊躇滿志，誦陸劍南「家祭毋忘告乃翁」之句，亦足以慰孫先生在天之靈矣。敝團同志信仰國家主義，向以「內求統一，外求獨立」爲目的。果使中國由貴黨之力，外獨立而內

統一，漸躋於富強之境，敝團同志雖不願投機而趨時，亦當心悅而誠服。何則，國家爲先，黨派爲後，國家超於黨派，乃吾人之信條，亦所以異乎貴黨者也。顧熟察各方之情勢，詳審貴黨之言行，竊有中懷疑惑而未敢苟同者在焉：請披瀝直陳如下：夫所謂統一者，在有強固之中央政府，足以號令全國，貫徹一切政策，而無復有割據違抗之事實也。今日統一局面之爲真爲假，以此衡之足矣。自北伐告終以後，貴黨中央政府已宣告統一和平，方且會議建設，而各省武人仍弄兵如故，四川有劉楊之戰，河南有馮樊之戰，近則吳新田與馮交戰之訊又見告矣，未奉中央命令而自由用兵者所在皆是，此統一之未容樂觀者一也。自來強固政府之建立，必先力求財政之統一；袁世凱在癸丑之役以後，實行統一財政，當時各省督軍無敢截留國稅者，故國庫收入尙有盈餘；今貴黨定都金陵，既逾歲矣，北方姑不具論，即就南方各省而言，能解款以供中央之用者有幾省乎？不惟不肯解款，且時有向中央索款者，財政如斯竭蹶，國事安能整理！此統一之未容樂觀者二也。貴黨諸君，其毋作粉飾太平，自欺欺人之語也。試舉目以觀全國之形勢：南方之粵桂閩，北方之直魯豫，西南之川滇黔，西北之陝甘新，貴黨中央政府命令之所能貫徹者有幾處乎？一旦形勢變遷，其能恪遵黨義，不拔漢幟易趙幟者，有幾人乎？以吾人觀之，貴黨主力之所在，與嫡派之所寄，亦惟東南之江浙耳；夫東南者，

財富之區，人所必爭，而戰爭之際最不易守者也。貴黨奠都於斯，無論就外患言，就內亂言，皆有莫大之危機；一旦有野心者挾其勢力自武漢沿江東下，或由津浦長驅南來，恐諸君未得高枕而臥，勢將襁被以行；彼時「一片降幡出石頭」之句，將不免爲貴黨詠矣！況今日內部之裂痕已顯，各方之備戰方殷，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固有爲旁觀所灼見者乎？貴黨總司令蔣君介石於此殆已深感痛苦，故雖以叱咤風雲之人，亦高唱和平之論；威嚴遠遜於中山，柔弱竟同於黎氏，抑亦太可憐矣！以如斯分裂之情形，猶復自矜統一，且欲勵行一黨專政，如之何其可能！得毋延長混戰，助長內亂？此敵團同人之所欲奉質於貴黨諸君者一也。聯俄容共政策，貴黨總理孫中山之所手定而汪胡蔣諸君之所翊贊者也。當其決定之初，敵團同人即斷其失策，以爲聯俄無異「拒虎進狼」，容共直同「引鬼入室」，其結果不惟有害於國家，亦將不利於貴黨。曾於巴黎之「先聲週報」與上海之「醒獅週報」大倡反對之論，屢進忠告之詞。其時貴黨諸君迷夢方酣，不惟不納忠言，且反加以「破壞革命的聯合戰線」之罪名；今則事實所昭，竟何如乎？由聯俄所生之結果，遂致外交陷於孤立，日本益肆橫行，青島濟南淪胥異族，各國莫爲

之助，貴黨束手無策，舉華盛頓會議以來較好之國際地位而悉犧牲之，且由是一落千丈焉！其尤足令人痛心者，濟案發生之責任，本在彼而不在我，乃貴黨勇於對內，怯於對外，竟效宋室之罷李綱以謝金人，免賀耀祖之職以獻媚於彼虜。談判未開而先已自承錯誤。嗚呼！厥角稽首二百州，正氣掃地山河差！貴黨諸君之喪權辱國如此，尙復何顏以高唱打倒帝國主義乎？此猶就聯俄所生之間接的影響言之也。其由聯俄所生直接的影響，則更彰明較著；如第三國際之命令共產黨篡奪國民黨；如蘇俄領事館之包庇共產黨爲在華陰謀暴動之機關，貴黨諸君亦既發覺而與之斷交矣。至於容共之結果，其爲害更不可勝言：就貴黨本身而論，竟因此陷於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之境，今日黨內不斷的糾紛，固猶是當年容共所貽之惡果也。就國家社會而論，其損失首爲有用青年之戕害；有因反共而被共黨及容共時期之貴黨所殺戮者；有因擁護而被袒共之武漢政府所殺戮者；有因擁護而被清共之南京政府所殺戮者；先後斷送生命於此者，何止十萬青年！嗚呼！此皆有用之人才，國家之元氣也，而貴黨視之若不甚愛惜焉，忽而導

以容共，忽而導以反共，忽而認共爲友，忽而指共爲敵，喜則加諸膝，惡則投諸淵；對共黨既不免始亂終棄之譏，對國人亦難道朝三暮四之誚；以此而欲博社會之同情，求青年之贊助，抑亦難矣！至於財產之損失，則更難以數計；但就廣東一省而論，去歲共黨之亂損失已逾八千萬；此外受禍最烈之區如湘鄂贛諸省，其損失尙不知幾何；即江浙屢次暴動，其損失亦復匪輕；凡此皆由貴黨謬誤的容共政策之所招也。假令此舉出於他黨，恐貴黨諸君早已攻擊之不遺餘力矣；若其出於歐美諸國，則當局者早已引咎下野，以聽國民之裁判矣。何則，國家大事，非同兒戲，政黨道德，首重責任，凡有貽誤之處，非可僅以悔過了事也。今由聯俄容共所生之惡果，亦既爲天下人所共見矣，貴黨諸君果其天良未泯，要當自承過失，其亦引咎下野以明政黨之責任乎？抑將戴罪圖功以求國人之諒宥乎？如其出於前者，尙不失爲見機；如其出於後者，究竟有何把握？且貴黨在未清黨以前，既不納吾人之忠告而反予以壓迫，既清黨以後，又不念吾人之預言而轉恣爲排詆，敝團之對於貴黨亦可謂仁至義盡矣！而貴黨乃以怨報德如此，諸君午夜捫心，其亦有愧於中否乎？此敝團同人之所欲奉質於貴黨諸君者一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此禮運大同之言，而貴黨總理孫中山之所樂道者也。雖然

，「一黨專政」之說，與「天下爲公」之旨實根本相反而不相容。吾人之所以反對滿清者，以其私天下於一家也；吾人之所以反對北洋派者，以其私天下於一系也。今貴黨取北洋派之地位而代之，乃欲私天下於一黨，其毋乃與天下爲公之旨大相刺謬乎！且所貴乎政黨者，在有兩黨以上各標其不同之主張，以求決於選民，甲黨得多數之擁護而在朝，乙黨則盡其在野監督之責，乙黨執政，甲黨亦然；如是相反相成政治乃日趨於進步，此近世立憲國家之通例也。今貴黨倡言「黨內無派，黨外無黨」，前者尙有可說，後者萬無可通。蓋一黨專政之結果，其弊害之最大者有三：一則無在野黨之監督，而本身有易趨於腐化之勢；二則功利之徒紛紛趨附，使黨內之分子愈雜，派別愈多，博「黨外無黨」之虛名，而收「黨內有派」之實禍；三則正直之士斷難屈服，爲貫徹其所信之主張計，必相聚而自成一黨，不能公開則出以秘密，不能決勝於議院，勢必決勝於疆場；此所謂逼朋友爲仇讎，化溫和爲激烈，徒自種荆棘以障礙成功而已，於黨之本身究何利乎？凡此皆一黨專政之必然結果也。且諸君亦知貴黨之中不惟有派，且尙有黨乎？其他姑不具論，就吾人所知者，則有隱於左派，永除不盡之共產黨；有投身政府，暗布勢力之

無政府黨；至於派別之多，且不計焉。自身之內容複雜如此，而欲禁他人之組新黨，此豈情理之所能通乎？充黨外無黨之說，勢必舉全國所有之黨概認為敵，而竭全力以銷滅之，貴黨之工作，亦云苦矣！古人有言：「盡敵而返，敵可盡乎？」又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諸君於此曾亦熟思否乎？此敵團同人之所欲奉質於貴黨諸君者三也。自來主張專制者莫不藉口於人民程度幼稚；如清末立憲黨人之反對共和，即以此為最大之理由；民四楊度輩之擁袁稱帝，亦謂人民程度不足以言共和，非返於帝制不可；此自保守派帝制派言之，猶自有其片面的理由也，不意號稱革新派共和派如貴黨者，乃亦有所謂訓政之說；甚至如貴黨總理孫中山言，竟目四萬萬人為阿斗，而自居於諸葛亮；此何等侮辱國民之言，而竟出諸開國元勛之口，吾人實不勝其詫異！其始猶謂此中山先生之戲言耳，不圖貴黨諸君竟欲默守而篤行之，北伐告終之後，居然宣言訓政開始，斯則吾人信仰民主政治者所萬不能坐視而不得不嚴申抗議者也。夫中國人民程度誠不足以擬法美；然自清末變法，民國建元以來，人民程度已大有

進步，非可概以阿斗目之矣。試觀袁世凱之帝制，何以不旋踵而失敗，豈蔡松坡一人之功乎？亦人民愛護共和之念有以助成之耳；張勳之復辟，何以不旬日而戡定，豈段祺瑞一人之功乎？亦人民厭惡專制之意，有以助成之耳；即今次北伐勝利，亦有賴於民衆之援助，此貴黨諸君之所共認者也。人民既能判別是非善惡，以定取捨從違，則其政治知識已非復專制時代之愚民，為政府者祇能盡公僕之責，以符主權在民之旨，豈可反僕為主，從而訓之，與專制帝王同其口吻哉？且貴黨總理孫中山臨死之前，不嘗有召集國民會議之主張乎？既曰國民會議，則是明明欲以國事公諸國人，主權還諸國民，不願堅持訓政，由一黨包辦國事，此中山先生之「晚年定論」，載在遺囑，正符「天下為公」之旨；貴黨諸君奈何及其死而背之，忠實信徒之謂何？亦未免有乖遺教矣！諸君不嘗聞滿清九年預備立憲之事乎？彼其所持理由，亦謂人民程度不足，須先經過訓政耳，孰意訓政未終，而革命已起，未及九年清社遂屋，殷鑑不遠，可為寒心！側聞貴黨中之較有遠識者，亦知黨治之不足以服人，於是有先定約法之議

；此亦不澈底之論也。夫使約法而足以慰人心，則中華民國之臨時約法，雖至今存可也，何爲而竟葬送於無何有之鄉？蓋今日全國人民所要求者，乃永久的完全的根本大法，而非暫時的殘缺的臨時約法也。貴黨諸君果其真有覺悟，則即時召集國民會議，以制定國家根本大法可矣，何必效亡清之預備立憲，以欺騙國民乎？須知名器不可以久假，國民不可以久欺，訓政時期夜長夢多，誠恐未及告終，而革命已起，諸公亦不免爲亡清貴族之續矣！此非吾人幸災樂禍之言也。貴黨黨員周君震麟近致李濟深歌電已痛陳之矣。其言曰：「憲法不行，民權何托，一黨中少數人負責，易流於暴民專制，羣盲專制，多頭專制，武人專制，與軍閥相等，其變亂或更加烈；人民痛苦無所告訴，必又有起而革吾黨之命者，國事愈不可爲矣！」（見八月七日貴黨中央日報）言哉斯言！可謂能見其大矣。貴黨諸君其亦有毅然取消訓政，以確立憲政之勇氣乎？抑仍默守訓政之成語，甘違中山之遺囑，以製造未來之革命乎？此做國同人之所欲奉質於貴黨諸君者四也。

打倒軍閥者，貴黨革命口號之一，而吾人之所贊同者也。雖然，今日之軍閥其果已打倒乎？抑仍舊存在乎？蔣介石於其所著「今日黨員與政府軍隊及社會之組織惟一要素」一文中，已自言

之，略謂：「今日雖排除革命障礙物之軍閥，然軍閥之所以成爲軍閥，惟恃有軍隊，今消滅軍閥之軍隊者亦仍爲軍隊，軍隊不切實改良，前之軍閥雖去，後之軍閥未必不復生。」（見八月十日貴黨中央日報）此其措詞雖較含糊，然隱衷所在，固已溢於言表矣。又據八月十日申報載蔣馮閻李楊諸人聯名提議之軍事整理案，原文有云：「若軍隊不能黨化，或其實施之方法不善，則軍閥消除，而我輩自身仍蹈軍閥之覆轍，增兵自衛，據地自封，橫梗統一，干涉中樞如故也；肆行兼併，互爭雄長，縱橫捭闔，循環內亂，亦必如故也；揭國民革命之幟，苦戰連年，僅排去久已落伍之吳孫張而以新起之吳孫張代之，則北伐之結果無代價，無意義，言念及此，不寒而慄！」蔣君等自承有造成新軍閥之可能，而以軍隊之裁減與否，改善與否，爲是否軍閥之標準，姑不論此標準之盡當與否；即就此二義以細今之軍事領袖，其能率先實行者有幾人乎？就最近事實考之，類皆不惟不裁，而反有所增；其尤甚者，則明減暗增，效吳佩孚在衡陽時之故智，名爲一師，而實際擁有三師之衆，中央其將奈之何？然則，新軍閥之造成，已爲既定之事實矣，貴黨北伐之結果，僅排去久已落伍之吳孫張，此豈國民革命之初旨乎？況除新軍閥之外，尙有一殘餘軍閥，「寄生軍閥，」「附和軍閥，」「種種勢力依舊

存在，貴黨於此，何以對之？此敝團同人之所欲奉質於貴黨諸君者五也。國家財政之困窮，至今日而極矣！貴黨既以改革中國為號召，則握有政權之後，宜如何節省財用，以事建設；乃貴黨黨部遍設國中，年耗黨費逾數千萬；一地方黨部之用費往往月需數萬，而中央黨部費更有加；據貴黨政府財政部報告，由去年六月至今年五月中中央黨務費，共計一百六十五萬七千餘元，（見國民政府財政部支出實數表）而建設費則僅九萬元，相差如是之遠，諸君之重黨而輕國，重破壞而輕建設，亦可於此見之矣！昔者國家歲耗國庫以養八百議員，論者猶惜其傷財；然其產生固由民選，支用國庫，理猶可通，即令人選失當，其責亦在國民；今試問貴黨黨部之組織，果有絲毫民意參加其間乎？不惟不許人民過問，且聲言「以黨治國」，「黨超於國」，「一切權利屬於黨」，國庫可供黨用，黨員頓成貴族，與滿清之黃帶子無異，試問五洲萬國之政黨，曾有如此不合理之舉乎？以吾人所見歐美各國之政黨，無論在朝在野，其黨費莫不出於自籌，從未有支用公款者，而貴黨乃悍然行之，毫無限制，民膏民脂，若不甚惜，衡諸公理，揆諸良知，其能安乎？此敝團同人之所欲奉質於貴黨諸君者六也。國民革命所以異於從前之革命者，在以民衆為主而不以軍隊為主，此貴黨諸君之所恆言，亦國人之所樂聞者也。故自黨軍北伐以來，所至皆賴人民之援助：岳州之役，九江之役，農民裹糧相助之力為多；杭州之役，上海之役，工人罷工相助之力為多；此外籌餉則有賴於商民，宣傳則有資於學生，民衆運動之有造於貴黨

，其功效亦云偉矣！犧牲亦云大矣！乃北伐將告成功，而貴黨已下令停止民衆運動，其藉口雖曰為防共黨利用，而實則未必盡然；何則，大多數之民衆固非共產黨所得而操縱也。吾儕國家主義者亦嘗參加其間，握有領導之權，貴黨諸君甯獨不能因勢利導，納於正軌，奈何與軍閥同一見解，視民衆如蛇蝎，竟避之若將浼焉，豈盡忘民衆運動之功耶？毋亦自始即無尊重民衆之意，不過暫時利用以爭政權，既達目的，無所用之，故從而加以壓迫，諺所謂：「過橋抽板，」莊子所謂：「得魚忘筌，」貴黨之於民衆運動是也。如此犧牲民衆，而又復壓迫民衆，將何以自解於國民革命？此敝團同人之所欲奉質於貴黨諸君者七也。青年運動者，亦貴黨之所獎勵，而蔡元培諸人之所提倡者也；今以北伐告終，無復利用青年之必要，又欲停止其運動；據七月三十日新聞報載蔡氏以中央監察委員資格提出青年運動現今不宜繼續案，略謂：「本黨之青年運動在運動學生使犧牲其光陰課業學校秩序從事激動工作，可謂有義務而無權利；原當時之所以不得不任學生犧牲者，一為便利宣傳黨義；二因破壞工作，在大多數有地位家室經驗者多不肯冒險一試，

學生既無家累，而知識辨才適在其他民衆之上，爲最便利利用之工具；三欲在反革命區域內救援全體民衆，而犧牲一部份青年利益，以政治學上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之要求衡之，尙非不值；有此三點，本黨昔日之青年運動，實出不得已，今中國本部已盡在青白旗下，若不於此時廣植人才，則永不能度難關，十年二十年後今之青年既已老大，感學業之不足以應世變，雖取吾輩之白骨而鞭之，豈足以償誤國誤黨之罪。鄙意本黨對學生宜根據四次全會宣言，採用廣州中山大學及廣東廣西教育廳所提不必再爲他種學生會及學聯會等組織，以避免學術界之大犧牲云。」蔡氏明白承認貴黨之青年運動在利用青年，犧牲青年，以求貴黨之成功；此雖荒謬之言，尙不失爲坦率之語；然而青年聞之，亦大可爲寒心矣！革命黨之所以異於普通團體，在乎全體皆富於犧牲精神，而不徒使一部份人獨冒危難，貴黨號稱革命團體，諸君類皆黨國元勳，奈何不自犧牲，而專以犧牲青年爲快，獨不慮傷國家之元氣，貽歷史之罵名乎？老聃有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吾人今易其詞曰，貴黨不仁以青年爲芻狗，諸君於

此，何以自解？此敝國同人之所欲奉質於貴黨諸君者八也。革命原爲解除民衆痛苦，所謂出諸水火而登諸衽席者也。十七年來民衆之所感覺痛苦者，厥爲受軍閥之壓迫，民權不得伸張；遭軍閥之剝削，民生不得康裕；故於黨軍之興，頗有來蘇之望，而貴黨諸君亦囂囂然以解放民衆自命，乃徵諸事實，適得其反。以言民權，則剝奪殆盡，遑論伸張；言論出版，絕對不許自由；集會結社，橫遭黨部干涉；稍有不慎，即罹反革命之罪名，不經任何法律手續，竟可置諸死地，黨獄頻興，人人自危，較諸軍閥之專橫，殆有過之無不及，此貴黨之言行相反一也。以言民生，則剝削有加，敢言康裕，吾人不願憑空批評，姑引身受其害者之言以爲證：據最近上海商業團向貴黨政府請願書云：「軍興以來，餉糈浩繁，捐稅雜興，人民縱蒙損害，然以愛護黨國，慷慨接受，衆所共覩；凡有捐稅，果爲人民財力所能及，斷無不盡國民之天職，無如現行之捐稅，如對出口貨及轉口貨加征二五附稅，油類產銷稅捲烟煤油麵粉紙箔特稅等等；未行之棉類國煤特稅藥材消費稅及增加印花各稅等等；每物創稅，每稅設局，局所林立，局員橫行，剝削逾分，騷擾過甚，民

問疲苦太不顧，實力有所不勝；惟有請予取銷，並請勵行一物一稅主義。」政府之誅求如此，民生之憔悴可知，所謂「免除苛稅雜捐」，亦徒有此標語而已；此貴黨之言行相反二也。夫以號稱解放民衆之貴黨，而行爲與其主張相反如此！不惟不能解除人民之束縛，且反從而壓迫之；不惟不能解除人民之痛苦，且反從而增加之；革命之謂何？信義之謂何？此做團同人之所欲奉質於貴黨諸君者九也。中國國勢之衰弱，至今日而極矣；人民之困苦，亦已達於極點矣；起衰振廢，轉弱爲強，誠非易事；做團同人深知其難，故不敢主張一黨專政，而欲集全國之人才，以謀全國之國事；無論在朝在野，要當各盡所能，平流并進，分工合作，庶幾內政有修明之望，外患有杜絕之時；乃貴黨諸君中共產黨之毒，效蘇維埃之制，竟欲勵行一黨專政；非其黨者，排而去之，甚且目爲反動，橫加侮辱，若惟恐中國人才之摧毀不盡者。試問處今日人才缺乏內憂外患交逼之中國，由貴黨一黨之力，果足以包辦國事，對外收回失地，對內制止混戰乎？就貴黨以往之行動觀之，聯俄容共政策，已幾幾乎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境矣；今後仍欲貫徹

一黨專政，不顧全民意志，其能保無同樣之謬誤乎？萬一再有遺誤國家之事，其能倖逃全民之誅而免爲人所革命乎？此做國同人之所欲奉質於貴黨諸君者十也。做團爲中國新起之革命團體，成立雖僅五年，同志已有數萬，對於既成各黨，并無絲毫關係，對於貴黨諸君尤無私人恩怨，昔之所不滿於貴黨者，以其聯俄容共有害國家也，今之所不滿於貴黨者，以其一黨專政有違民意也，理山簡單明瞭，態度光明正大；貴黨諸君不乏明達之士，青年分子尤多優秀，果能從茲翻然覺悟，取銷一黨專政，吾人亦當以在野之資格，爲善意之監督，絕不效共產黨人之徒事擾亂；如其不然，專政如故，腐化如故，國事敗壞，民怨沸騰，吾人爲國家前途計，必將順民意而興問罪之師，勿謂民愚不足畏，武力可久恃也；何去何從，惟貴黨諸君自審擇之。

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謹啓

民國十七年八月

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時局宣言

未能樂觀的國際環境

不堪分析的國內現狀

本團產生的願望

國民革民的結果

對國民黨的態度

對共產黨的態度

對新舊軍閥的態度

革命的原理

憲政的主張

本團對於革命青年的希望

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在這內而軍人專制，外而列強壓迫的國勢當中，為謀國民的安甯與自由，國家的統一與獨立，成立至今，已有五年。在國內舉行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已是第三次。在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期間當中，我們適逢着強鄰來侵，為從前所未有，黨禍橫流，其勢不可以終日；我們據着各省區代表的報告，特別是日兵侵入的山東及東省，共匪暴動的湖南及江西的報告，我們對於這個嚴重的時局，真是不能已於言！

回想我們在第一次大會的前年時局，那種民不聊生，外患日迫的形勢，已大可憂；而軍閥不悟，一味黷武，國民黨未悟，竟

聽任蘇俄指揮下的共產黨橫行國中。我們當時對於時局的口號是：「反對吳佩孚式的武力統一，反對共產黨式的包辦國事。」因為我們自來從事國家政治，便具有兩個根本的信念：（一）國家的真正統一，是民意的集合，而不是武力的征服；（二）政治的正常軌道，是立憲的自由競爭，而不是一黨的包辦把持；以武力始者以武力終；包辦把持也適足以引起全國人的反感，恐怖，而終陷孤立，無以自存。這都不是二十世紀政治社會進化上所應有的真正途徑，這只是足以弄得國家兵連禍結，民衆愈會失却安甯與自由，無以聊生，而列強來侵的機會也就愈多了！

幸而吳佩孚的武力統一失敗了，共產黨的包辦把持也引起全國人及國民黨的恐怖，不能不起而排斥了；但是吳佩孚和共產黨的遺風還存在。并且不幸蘇俄及其所指揮的共產黨在一年多的得意安排當中，已經在國內根深難除，在國外引起列強的共同注意，潛伏着今日及自今以後的大患；所以我們對於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去年時局，特別注重剷除共產黨的禍根，不但是他的潛伏着的力量，并且是他的遺風，他的理論，足以使一般喜歡專斷，不顧他人，所謂有皇帝思想的人們去容易模仿着的，都一併要除去了他。就是武力統一的迷夢，我們在那時，也還不斷的喚醒。因為這種所謂霸道的辦法，內則促成武人爭霸之局，外則引起列強乘勢來侵，而國事將愈不可問。

不幸到了今年此日的局面，東西兩強鄰的來侵，竟開八九十年所未有的辱國之局！在不容退讓賠禮的當中，日人竟悍然把我們的重要省區山東佔領了！佔領山東之後，又公然向世界宣布滿洲的處置，是他們的特權！而俄人在這個內戰不已中間，一面輕輕的將外蒙古變成了蘇維埃，置諸保護之下；一面仍舊指揮中國

共產黨徒在內地殺人放火！我們反對八國聯軍入京之無理，則口人此次兵佔山東之無理，由更何如？我們認列強傳教士之入內地傳教為可慮，則蘇俄走狗蹂躪內地之為可慮，更何如？國勢竟至如此，真是令人心傷，令人髮指，更令人不能不痛心疾首於引狼入室，兒戲誤國者！

在這種山東亡了，滿蒙危殆的外交局面之下，我們除了暗傷亡國以外，真不敢昧着良心，附和時好，發出樂觀的議論，說是：「一切不平等條約快要取消；日本人對我的威風快被英美助我而壓倒了！」國家受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壓迫，而幾失其生存之可能，舉國無不痛心，故政黨而以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為號召，未有不愛國民的歡迎。但在取消的辦法上言，則事實應不若一般人所望之簡單。現在稍有外交常識者皆已知效法蘇俄口號，「打倒帝國主義」，徒使國勢陷於孤立，而不足以使外人退讓；但是徒稱舊日條約不適今日世界潮流，亦未必即能達到真正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的目的。今日的世界，固然各個弱小國家漸次自覺，起而與壓迫自身之強國抗爭。然而欲真正造成解放及獨立自由的局面，則有兩個先決的條件：（一）內政應先有辦法，（二）外交應早有方針；明白些說，對內不但無相當的長治久安之道，而且苟安之局也且夕兢兢不可保，則兇狡之強國外交家必不會憫於一時的虛聲，而終成空言敷衍，觀望拖延的外交局面。并且對外的一定方針，其步驟及其把握，國民黨的當局也一向未曾昭示我們。前年反抗帝國主義，居然聲言親俄；去年反抗英俄，忽又與日本接近；今年日兵壓境，則又稱英美與我同情，但按之實際，日本橫行東省，且有久據山東之心，而英美等列強政府不但未曾一度仗義執言，監督日本，而且對於修約一事，大家都好像在觀望着，視口

本對我的態度為定：國民政府只提出修約，——并未言及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而英美等強都只答應了半句話，便沒有下文；其態度可謂頑梗萬分。在此種情況之下，當權者固每謂其所任外交部長之懦弱，而不能從事所謂「革命的外交」。但衡事平情，如果外交方針像三年來這樣舉棋不定，則雖加富爾，俾斯麥復生，也未必能秉承這樣的幹部決定，而可以做到「不辱君命」。總之，在三年來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的呼聲下面，國民黨政府對於國際環境未免過於樂觀，而未嘗有充分的外交打算，致使國際地位陷於孤立，日人因而敢於對我橫行。到了今日，日兵深入，列強莫問，而尚一味持樂觀論調以愚國民，則今之當局必將難逃賣國誤國的重懲！

外交局面固不能樂觀，而對內政局面，欲使我們強為樂觀，亦不可能。

北伐完成，表面統一，聲言訓政，高譚建設，在這個當兒中間，除了好禍作亂的共產黨徒外，一般國民誰不欲內政局面從此底定；并不敢苛求於政府，只希望暫時得着安甯與自由，不再受兵匪和黨人的騷擾，也就算同雷雨露之恩。但是考之事實，則希望只是希望，目的終不可達。一剖今日的局面，便立刻感覺得：在政治上，武人跋扈於外，官僚把持於內；在社會上，共黨殺人放火，各地盜匪橫行；因此目前的國內政治，在表面上雖號稱統一，有異於北伐以前的狀態，而在事實上仍舊中央政府號令不出都門，各地軍閥自為風氣，割據之勢已成。且在北伐以前，土匪橫行未若今日之甚，而共產黨之殺人放火這種慘劇，也是北伐以來的發明。請一略言近月以來，我們老百姓的生活情形！

第一是苛捐雜稅的增多。北洋軍閥以及其他土匪軍閥，其所以

應該打倒，莫過於苛捐雜稅，任意徵取，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騰。不料自北伐以至今日，此種搜刮民財的辦法有加不已，言之痛心：多立捐稅的名目，提高捐稅的數額，濫發不兌現的紙幣和無担保品的公債；此外常有臨時的軍費，一借動輒數百萬；軍事告終，而善後公債又見告矣！我們老百姓在兵荒之後，其何以堪此！

其次是貪。貪。的。盛。行。國民革命的口號有曰：「打倒貪官污吏，建設廉潔政府」。其實貪官污吏真正打倒了嗎，廉潔政府果然廉潔了嗎？就是國民黨的忠實黨員對此也常覺不安，時有彈章。大的貪贓數十萬，小的貪贓數萬，以至財政部長，政府委員，賄賂公行，苞苴恣進，中外報紙言之鑿鑿。要知貪贓的結果，即有枉法的發生，枉法則民怨不平。近月以來，各縣黨部或公安局動輒稱人爲土豪劣紳反革命，而勒索至數百元數千元不等，唉！政府行爲而至於此，我們老百姓又那裏有自由與生存！

復次是盜匪的劫掠與軍隊的蹂躪。在通都大邑之間，粉飾太平之地，一般達官貴人自然以爲天下大定，吾輩可以高枕。他們實未嘗夢見鄉邑小民呻吟宛轉於盜匪軍隊之下而無以爲生！試問今日國內鄉邑，何地無匪，何地無兵？兵至則就地徵餉，匪至則舉室蕩然無存。我們的達官貴人固然無法下鄉去問，試就平日在北京，上海，武漢等都會地方的所謂「難民」問問：他們弄得這樣鳩而鵠衣，伸手乞憐，是不是家鄉苦兵匪，而無以生存？

復次則爲共產黨的焚殺與國民黨員的專橫。苛捐雜稅，貪官污吏，兵，匪，我們老百姓從來便受慣了的，可以說是「吾家舊物」。而黨禍橫流，不遭焚殺，便受凌辱，則完完全全是國民黨所賜。海豐陸豐，耒陽醴陵的老百姓固然玉石俱焚，成了共產

黨刀下的冤鬼；而後死的今日全國國民，也無日不惴惴以慮共產黨徒之焚殺及國民黨員之蹂躪：國民黨人譬如市中之虎，共產黨徒則是野外狼羣。哀哉小民，不爲虎噬，則爲狼吞！

這樣的現狀，這樣的生活，全國國民如何能長久支持下去！這樣的黨政，又豈我們初意所及料！我們本是恨軍閥的禍國殃民，爲民衆的安甯與自由，而來集合同志，從事革命；只要國民黨打倒了軍閥，而能給與民衆以安甯自由，我們又有何話可說，——我們歌頌之不暇！不料據近一年來的種種行爲看來，把我們的希望和同情減少得到了零度；到了最近數月，我們方纔加以嚴厲的批評，以求國民黨當局的反省。明知黨政禁止外人批評，批評便以反革命論；但我們還是甘犯黨禁，不得不說；我們如果也學勢利之徒，迎合當權；鄉愿者流，明哲保身；我們未免對不住自己的初衷，對不住革命先烈，對不住全國國民！如果國民黨當局能因我們的批評，監督，而翻然改圖，政治一新，我們雖被拘禁殺戮，亦所甘心。不幸形格勢禁或力不從心，國民黨的幹部中人雖有時亦加覺察，而欲有所振作，但地方黨部既各挾一種武力，各自爲政；而各省武人又擁兵恃力，不奉行中央之命。苛稅固應除，而無錢以養兵；貪污固應懲，而有碍於私人；至於裁兵，則割據對抗之勢既成，誰願先裁以減少自家的實力；說到清匪清共，則更敷衍了事，不願因此損失正式爭奪地盤的官兵。統一未到一月，又皇皇憂分裂之禍；情形如此，又那能說到真正的建設與暫時的安甯！

號稱革命後的新局面，而是這樣情形，未免與我們革命救國的志願太不相類了！回想五年以前，我們的團體在歐洲集合同志的時候，我們大家的共同志願是「外抗強權」，以求獨立，特別對

以反抗過強暴的：這之如洪楊亂時的團練，近之如四川湖南的防，都是幹過可紀念的革命舉動的。往事具在，這不是老百姓的自願革命嗎？如果他們這種革命精神，革命伎倆，擴而充之，養厚起來，土匪軍閥絕不能抗拒；而地方的自治，便立刻有實現的可能。

第三，我們的革命是一面破壞，一面實現新的建設。革命本來為的是新的建設，以增進多數福利的。如果革命之不已，一定要等到把全國征服了，然後再來說「休養生息」，「制禮作樂」，那嗎，老百姓都快死完了！——中國歷代都是這樣辦法：羣雄爭霸，大動干戈，你殺過去了，我殺過來，動輒數十年的兵連禍結，千里無人。——如果在今日而言革命，還是爭雄爭霸，紛爭不已，不但徒有破壞，兵禍不休；而且這種強鄰虎視的局面之下，只有鬧來外患日深，又豈止亡掉一省兩省，恐怕這種各擁大兵，爭鬥不休，建設毫無，全國破產，其結果只有共管亡國咧！所以革命而不要代價少，成功易，立刻實現建設，只有糾合革命民衆之力，以自治為號召，一省一省的自動，省事以省民為之中心。自治革命軍不得出省；一省革命成功，便立刻從事自治省區的新建設，如有鄰省軍閥來侵犯，也只作防禦的戰爭。一省真能這樣做去，則各省革命民衆自然仿之以行。——這豈不是較武力統一徒有破壞的假革命，優勝萬分嗎？

總之，我們——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本着我們救國為民的宗旨而來，我們無論國家形勢如何變法，都要誓死的去先打倒禍國殃民的新舊軍閥！

我們從事全民革命，以打倒軍閥，是要實現全民政治與法制清明的政府，國民黨的最近行為，恰恰與我們這個要求相左，我們因此不能不——

打倒一黨專政的國民黨！

共產黨既不以國家為前提，而復行以階級鬥爭破壞全民革命的戰線；最近且力學強盜，不顧民衆，到處暴動，只圖破壞，有

如猛獸，恣意吃人！我們痛國家元氣之傷耗，為一切民衆鳴不平，我們更要——

打倒殺人放火的共產黨！

我們全民革命的敵人雖多，我們全民革命的陣線却穩；我們在表面上雖覺得勢不可侮，然而在事實上既成了民衆的仇敵，則無論獨夫專制與暴民專制，絕對的不能久存！并且在這種獨夫專制與暴民專制之下，民衆已忍無可忍；我們在民衆裏確切的認定全民革命的運動已在進展，我們決定去參加和領導着實行！

真正有革命志願和需要的青年朋友們！如果你們的見解也與我們一樣，如果你們已經覺着這種假革命的局而是不可長久，如果你們已經看見割據軍閥的私鬥又快要素了，如果你們要求實現真正的革命，如果你們願意為多數民衆謀安甯與自由，那嗎，便請來接受我們這個自下而上的全民革命的理論，便請來齊集國家主義旗幟之下，與我們攜手前進！顛連困苦的全國民衆都在黨治軍治和匪治的黑暗生活裏，正等着我們去救！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十五日

本刊啓事

本刊最近數期，因受暴力摧殘，經濟壓迫，未能如期出版，深負愛讀諸君厚意。今者黨政專橫，毒遍全國；赤燄重作，禍迫然眉；同人等誓本初衷，奮鬥到底，刀鋸斧鉞，在所不辭；成敗利鈍，在所不計；敬告區區，敬求亮察。

過去的一年

老秋

這個題目，在這第五年紀念號本刊發表，好像是要敘一下去年十月到今年十月國家主義運動的工作。但是不是的，因為這個敘述已在陳啓天先生的後面一篇文章內敘過了。這又好像是要敘一年來國內的經過。也不是的，因為在這個年頭，國內可以紀念的敘述，總不外是日在濟南對我們同胞的暴行，和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創舉了。這兩件紀念的事已在本刊每期都敘述着的。日本人何以敢于暴行？國民黨何以敢于專政？有些人說：這是世界的潮流使然。這些人所謂世界潮流也者，當然不只是拿着幾本哲學家和政治家的書——或是克魯泡特金的，或是列寧的——便高喊世界潮流如是如是了！當然去問一問世界的實際現象究竟如何。因此我把過去一年來的世界實際政治現象考查了一下。考查的結果，得了兩個結論：

(一)強凌弱的事實是仍舊在那里進行的，國際正義這個東西還未降生，所謂國際和平運動，在事實上，簡直是強國外交家的老把戲。如果國家不圖自強自救，而靠了這一國不成，又靠那一國幫助，簡直在做夢。

(二)立憲民主政治是仍舊不可遏止住的，一黨專政這種現象是種反動現象，而絕不能長久下去的。並且在過去一年，一黨專政的國家內，他們這種制度所打不過的難關已經表現，他們消滅的朕兆已經發端，他們的影響効力已等于零了！

不信，請看下面的事實！我們先述強凌弱的暴行和平運動的滑稽劇，然後再說一黨專政的幾個國家罷！

日本對我暴行後，南京政府急急的打電與美國總統，請美政府來主張公道，不知道美國表面好像是抑強扶弱，而這個年頭上却大壓迫南北美洲弱小國家，如墨西哥，如古巴，如海地，如聖多明柯，如尼加拉瓜；特別對於尼加拉瓜的內亂，大施兵威（去年八月至本年正月），比日本在山東的暴行還更厲害！表面講國際正義，抑強扶弱的大美合衆國尚且如此，其他連表面都不講的英法意等國更不用說了！我們試一數數：在這一年中，有法國繼續用武力壓迫摩羅哥與敘利亞事件（去年八月至十一月），英國有用當克和飛機在埃及各地慘殺埃及市民事件（本年三月）意大利則到處擺出帝國主義的面孔，他對於他左右前後的弱小民族威迫利誘，無所不用其極！在過去一年，他在巴爾幹和對德奧法間所引起的問題真不少，難以盡述，為壓迫南的羅爾，絕使之同化于意大利，曾惹起國際聯盟的注意。（國際聯盟曾想干預此事，而查相米索里尼宣言云：『國際聯盟如插身于少數民族的迷途，則決不能生還』。可畏哉！米索里尼！可憐哉！國際聯盟！）又為強迫亞爾巴尼亞與之聯盟，曾引起意法及巴爾幹的糾紛。其他如壓迫非洲殖民地土人，至不准着與白人同樣式之長褲，各國輿論界都覺得太無道理了！

上面不過就記憶及身邊有書可查的幾件敘出來，其他強凌弱的暴行，不但這些所謂「大強」隨時隨地都在實施着，而且所謂「小強」也隨時隨地摩仿而行。這個年頭上，真正是達爾文學說勝利了啊！——這個年頭上，真需要和平運動啊！我們于是再來看和平運動的把戲。

(一)裁軍會議——自從大戰之後，列強雖然老是各自增加海陸軍力，而裁軍會却要常開，好像這般外交家無事消遣，愛玩這

一套把戲一樣！在我所指的過去一年開了兩次裁軍籌備會議（一是去年十一月三十日算是第四次一是今年三月十五日是第五次）

第四次會議不幸被俄國代表煞了風景，使列強外交家的把戲露了馬脚，幾乎下不了台。俄代表提案，要把各國所有軍備全部撤廢，認為不如此終無和平之可言。這個主張雖然有意與所謂資本帝國主義搗亂開玩笑，然而道理却是很對的。列強代表都認俄國提案為空譚，其實大家都是空譚，無非俄國的調子特別唱得高罷了。要裁軍必須有安全保障，于是在這第四次會議便又有保安委員會之設，第五次裁軍會議所開的還是俄國提案與保安會，這是與前次一樣毫無結果。俄國雖已退步，提案各國軍備減半，然而英法美仍難贊成。這些列強外交家的邏輯是：要保護和平，非有軍備不行。于是裁軍會議在這年頭上儘管的開，而軍費仍舊激增不已。以一九二八年的列強軍備所費與戰前一九一二年來比較，都增加到了三倍以上。法國號稱農國，較好和平的，乃一九二七年農費預算四萬萬，而該年軍費是九萬萬四千八百萬。至于英國，則更不須說，正在大破鈔起築新加坡軍港，注意加造潛水艇是盛稱一時的。美國狼羨慕着，也提出十四萬萬元的計劃，在一九一三年英法美意四強的海軍預算是一·八六六·〇〇〇·〇〇〇元，而到了一九二六年竟增至三·五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了，所以又有所謂「海縮會議的召集」。

（二）海縮會議——海縮會議是美國召集的，在過去一年內也開過三次，但結果是開了許多無味的閒話，定了許多空洞的比例率。主力艦好像是受了限制，大家便在潛水艇與航空隊身上來出氣，拚命的增造；意與法國不消說是這方面的能手，就是蘇俄也大大的興奮起來：俄國全國都有飛行會，會員數目超過二百萬

人。至于軍用飛機的設備，俄國已算現在第一等空中強國。他有用飛機一千五百餘隻。——裁軍會議與海縮會議的成績既如此，而新的把戲非戰公約又來了！

（三）非戰公約——大家天天增加軍備，現在我們約定不打仗，那嗎，幹嗎咧？堂哉皇哉的非戰公約，大家不妨都簽字，轉眼全世界各國都簽字，連我們中國都簽字了。簽字是要負責的啊！誰個能擔保？前回世界大戰是應誰負好戰之責？天曉得！所以法國報紙名非戰公約為「半小時之廢戰」。

在這幾種滑稽劇排演中間，好像有人故意開玩笑樣，一會兒意大利私運軍火到匈亞利去，要想在巴爾幹亂子的消息傳偏了，一會兒日俄德密約消息傳出了，一會兒德國的毒瓦斯又自己流出來了，弄得空氣緊張，好像第二次大戰就在目前一樣。——醉心國際主義，高譚世界主義的中國人到還好，他們老在夢裏！

現在我們來看所謂專制的潮流。——我們中國人現在不願守舊了，要選最新最新的東西來嘗嘗。于是我們國裏現有的政治制度說是兼採俄羅斯共產黨和意大利法西斯黨的，其名曰「一黨專政」。其實還不只此，還有西班牙的軍閥專政，也庶乎近之。——在這過去一年，這幾種專政國的政情却不大健康，我們實在不敢為之深諱。

意大利的專政首領米索里尼碰到了五次炸彈，最大的炸彈案要算是四月十二的米蘭市一案了，死傷竟達數十人！米索里尼洪福齊天，却未受害！但法西斯黨却有些恐慌了。他們黨裏數個重要會議，討論到黨魁的繼任問題。他們看見這種炸彈雖尚未將他們黨魁傷害，但每天都有炸死的可能性；假使炸死了，怎樣辦呢？意大利司法總長羅果氏向新聞記者言，法西斯黨首領可由法西斯黨行

政大會選的。但選出來的人能否真如米索里尼，而還照樣專政下去與否，那真成問題了！

俄羅斯一黨專政的內國局面是在本年大揭開了！左派首領的託羅斯基被逐，被逐之後，還有被害的消息。自本年一月十六託羅斯基被逐起，一直到現在，所謂反對政府派稍有名望的人如徐諾維夫，加美納夫等雖對斯太林的攻擊態度有緩急之不同，然一被逐者不可勝數。託羅斯基是與列甯并稱的人物，是得大部份黨員同情的，當送託氏出亡時，車站羣衆達數千人，高呼託氏萬歲，則託氏之勢未可小視。故在這一年內斯太林派監視着反政府派非常嚴厲，而心境也非常不安，因為同隸一黨，而現在兩派成仇，皂白不分，混鬥起去，這個結局頗未可為斯氏樂觀呢！

西班牙的軍閥專政，則過去兩年革命頻起。西班牙專政軍閥里維拉不能不開國民大會來謀壓民衆之望，固然這個國會不免御用性質，然而軍閥里維拉終不能不須此御用機關來敷衍，可見民意所在，雖專制魔王亦不能不謀妥協之道，米索里尼還不能不要議會，也是一樣沒有辦法。

據上面所述的事實，我們可以略知今世何世了！世界還是強凌弱的世界，非自強無以自救，我們靠別國救命的所謂新式外交政策該當莫要妄用纔好！至于一黨專制的政治是一種反動現象，他本身已經很不健康，有破滅之憂了，我們好嘗新的一黨專政的國民黨，該當早點覺悟纔好！

中國國家主義運動的過去與將來

陳啓天

一、清季到民國十一年的國家主義運動

什麼叫做國家主義運動？簡單點說，就是要國家能夠走向國家主義的一種運動；詳細點說，就是要國家能夠獨立，人民能夠自由，而在國際上能夠站得住的種種運動。這種運動的由來很久；到近代因帝國主義的侵略乃由潛默的無意的運動進到顯明的有意的運動，以求國家的獨立與自由。一七七六年的美國獨立，一七八九法國的革命，一八六一年意大利的統一，一八七一年德意志的統一，一八六八年日本的維新，一九一九年土耳其的革命，都足證明這種運動在近代是由無意的努力進到有意的努力，而且繼續有意的努力一直到現在。

中國在閉關時代，雖有無意的國家主義運動，但有意的國家主義運動，乃經過一八四二年的鴉片烟戰役與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兩次戰敗之後才漸漸的萌芽起來。曾國藩創辦製造局，左宗棠創辦船政局，李鴻章創辦新式海陸軍，都是萌芽時期國家主義運動的有意努力。這樣有意的努力積了二三十年，不幸經一八九四年中日一戰，所謂新式海陸軍幾乎完全化歸烏有。而國家主義運動遂由對外向偏對內。本來國家主義是用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手段達到內求統一外求獨立的目的，含有對外與對內兩方面的運動。這時對外的運動既經失敗，便自然趨到對內的運動，以求間接得到對外運動的成功。在國家主義的對內運動中，因採取的手段不同，分爲兩派：一派主張變法維新，以康有爲梁啟超爲代表人物，一派主張排滿革命，以孫文黃興章炳麟爲代表人物。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康有爲在北京設立強學會提倡維新，同年孫文在廣州組織興中會進行革命。自後兩派分道揚鑣，儼如敵

人。而庚子拳變招至八國聯軍，逼着滿清不得不再變法維新，在實行上以張之洞的力量為最多，在鼓吹上以梁啟超的力量為最大。然以滿清過於昏聩，維新的手段究竟不能十分達到國家主義的目的。於是革命派以孫文善於鼓吹，黃興勇於實行之故，聲勢大張。先後起事於廣州，醴陵，黃岡，惠州，欽廉，鎮南關，上思等處，死事的志士甚多，而以辛亥黃花崗之役為最慘烈。同年八月十九日與同盟會有聯絡的湖北日知會，共進會，文學社等革命團體的志士起義於武昌，孫文黃興自海外歸來組織臨時政府於南京，建立中華民國，推翻滿清政府，國家主義的對內運動因此大革成功，勉強告一段落。

民國成立後，國家主義運動成了半意識的狀態，仍舊在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繼續發展。民國四年因日本二十一條所規定的「五七紀念」乃由半意識的狀態進到意識的狀態。以後每年舉行這個國恥紀念，無非是要外抗強權以求獨立，國家主義的意味可算非常濃厚。到了民國八年的「五四紀念」，更大足表示國家主義的意義，而成為最近國家主義運動的先聲。五四運動的原來目的只有兩個：一要拒絕和約簽字，便是要外抗強強，二要罷免曹章陸，便是要內除國賊。這種運動最初發動於北京教育界，不久竟瀰漫到全國，學校罷課，商店罷市，工廠罷工，一致要求拒絕和約簽字，罷免曹章陸，而形成國家主義對外與對內雙管齊下的運動，為中國從來所未有。結果兩個目的完全達到，五四運動總算成功了。而國家主義也以經過這次運動，給了我們一個歷史的証明。

接着五四運動而引起的「新文化運動」，雖其目的在輸入歐化，整理國故，與國家主義運動無積極的幫助，而且無選擇的輸入

歐化，還有時足以動搖國家主義的思想，但是在實際上對於一切愛國運動與國恥紀念仍舊還要進行。所以可以說自民國八年到十一年新文化運動影響的大多數青年縱在思想上懷疑國家主義，而在行動上還是實行國家主義。在五四運動以前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對於民國十一年以前的新文化運動本有些貢獻，但是他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所謂「創造少年中國」顯然含有國家主義的意味，與「少年意大利」「少年土耳其」同出一轍。十一年後少年中國學會因發覺極少數會員為共產黨所引誘，大多數贊成國家主義的會員在會內會外與共產黨開始爭鬥，這是最近五年間國家主義運動的發軔，留在下段再詳說。

二、民國十一年到現在的國家主義運動

(一)最近國家主義運動的起因及其經過——最近的國家主義運動發端於民國十二年。從這年起，我們何以要來提倡國家主義呢？總說一句，是迫於中國的實際需要。分說起家，共有幾個原因：第一從民國八年到十二年新文化運動的結果雖將一切舊思想，舊制度和舊禮教打得乾乾淨淨，使思想界全陷於一種無政府的態度，但是立國不能不有一種中心思想做團結全國人民的工具。中國究應用什麼來做立國的中心思想呢？無政政主義嗎？吳稚暉曾說要在三千年以後才能實行，我們要現在即能實行的主義，自然管不到三千年以後的問題。共產主義嗎？俄國業已試驗失敗改行新經濟政策，以中國國情與國際關係說，實在不能容許我們用赤色恐怖的方法來殺人放火，將中國供俄國外交策略的犧牲品。平民主義嗎？既一面偏重個性發

展，又一面偏重國際同情，而介於個性與國際之間的國家到反被提倡平民主義的人們忘却了，這樣只能使人民的思想益加混亂，那能做中心思想呢？三民主義嗎？孫中山曾說「三民主義是個大圈，共產主義是個小圈」，「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我們也曾細讀三民主義，十分覺得他的內容過於混亂矛盾，拿來做中心思想，便要生問題。因為以上各種主義都有問題，所以才選定比較合於國情而且已經有數十年歷史的國家主義來提倡。

第二我們眼見數年來的實際政治不但南北分裂，而且南與南爭，有孫陳戰役；北與北爭，有直皖和直奉戰役。人民在這種層出不窮的內亂下，實在生活不下去。「我們不管政治，政治要來管我們」。（胡適在努力週報上說的話）我們當時確實不管政治，以社會運動相標榜，全在文化學術和教育上用功夫。實際政治既要來管我們，逼得我們不得不出來管政治。至十二年中最後我們不得不出來管政治的一個大刺激，就是五十年來沒有的曹錕賄選。我們認為這件事是八百豬仔議員同時賣身，不但暴露了議員的無恥，而且污辱了國民的人格。我們再不出來管政治，政治更要來辱我們。我們再不設法喚醒全國人民來管政治，政治更要來害人民！人民不管政治的大原因，只在他們缺乏國家觀念，所以我們選定以國家為前提的國家主義喚醒人民來管政治，改造政治。

第三我們覺得自民國八年到十二年的世界和平的聲浪雖然高唱入雲，我們在當時也有人會經夢想世界果真和平了，豈不是可以坐享太平幸福？但是我們對於國際的要求已被巴黎和會完全拒絕，特別為「中國問題」開的華盛頓會議也多口惠而實不至。隨後的什麼法權調查會並未見將領事裁判權取消，什麼關稅會議也不許中國即刻實行關稅自主。所謂世界和平的光明，究竟在那裏去找呢？我們到了外國去留學的朋友更十分感覺外國人通常對於有色人種的待遇下人幾等，未免不忍甘居劣敗。十二年臨城匪案擄了幾個外國人去了，外國報紙竟大罵中華民國為「中華匪國」，中國在國際的地位，一時大為低落。凡是有血氣的中國人見了這種情形，自自然然的要想方法來改造中國，使中國在國際上站得住。我們攷察各國的歷史，要將一個不獨立和不統一的國家變成獨立和統一的國家，須得實行國家主義才成功。所以我們依據歷史的指示，要求國際平等，不得不選定國家主義來提倡。

第四，五四運動以後因思想界的大解放，共產主義得以輸入中國。一般青年因好怪好新的緣故在思想上不免盲目的承受。其實對於任何新思想都是這樣的幼稚。在民國九年的時候俄國已經派人拿錢到中國來收買青年秘密組織共產黨，在青年界暗中活動。他們首先活動的策略，是提倡政治運動，反對社會運動。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有幾個著名共產黨如李大釗，鄒代英，毛澤東，鄧仲澥（亦名中夏）黃日葵，劉仁靜等常常想方法鼓動全體會員放棄社會運動，從事政治運動，以便逐漸入他們的彀，向俄國去領虛布。民國十一年少年中國學會在南京開年會的時候他們一致主張政治活動，曾引起非共產黨的會員大半數的激烈反對。後來又在少年中國月刊上出了兩期會務專號討論政治運動的問題，結果還是多數反對。當時會琦李璜和我以注重社會運動的原故都會激烈反對過他們所謂政治運動。他們在少年中國學會內的活動，首先便遇着這個打擊，但是他們仍舊還要來纏繞，不肯放手。自此以後，我們便漸漸發覺共產黨這個怪物，要在中國鬧起大亂子來。民國十二年共產黨違俄國的命令，加入國民黨，做共產黨的工作。我們覺得這樣一來，共產黨在中國鬧的亂子必定更大更快。

我們要救中國，要喚醒青年不受共產黨的騙，更不得不一面提倡國家主義，一面反對共產黨。

以上是我們當初提倡國家主義的四種原因，以下再說最近國家主義運動的大略經過。在民國十二年的時候，不但少年中國學會有一部分會員感覺共產黨可惡，即留法學界以共產黨搞亂旅法各團體救國聯合會引起許多人的反感。當時曾琦李璜張子柱在法聯合許多人共同對付共產黨，以制止共產黨的活動，為國家主義的組織種下一個種子，乃得於是年十二月十二日秘密成立國家主義的正式組織。在此組織尚在成立以前，國家主義的鼓吹業已進行。余家菊李璜以少年中國學會叢書的名義刊行「國家主義的教育」一書散佈教育界，很能引起一部分人的注意。當時在南京的少中會友二十餘人對於實際政治和教育，都不很滿意，曾將國家主義切實研究討論一番。我受大家的委託草成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一文於是年十二月二日開會通過，並一一簽名送在少年中國月刊發表。從此以後共產黨便與我們正式開火，惲代英曾在少年中國反駁國家主義，我們也有許多人接連在「少年中國」，和各種雜誌上，做文章擁護國家主義，而在國內形成一種國家主義的論戰。教育界和青年界贊成國家主義的人一天多一天，不約而同的自由倡提並運動起來。

在民國十三年上半年，巴黎先聲週報時常有鼓吹國家主義的文字，很能引起德法英比留學界的同情，國家主義的組織遂得由法國擴充到德英比奧各國留學界，均建成穩固的基礎，一直發展到現在。是年九月曾琦李璜自法歸國，聯合一般贊成國家主義的人們發刊醒獅週刊，於十月十日在上海出版，始有正式宣傳國家主義的機關報。自此以後，我們在積極方面發揮國家主義的理論與政策，在消極方面反對列強軍閥，共產黨，國民黨的聯俄容共

，以及教會學校等，很能得到愛國青年的同情。於是我們的組織漸次普及到全國各都市和日本、美國、南洋，可與敵人開始作戰。

入了十四年以後，最能使國家主義運動擴大的便是五卅慘案。在五卅慘案以前，國家主義的宣傳雖已奏了相當的效力，但是還有一部分人對於國家主義持游移的態度。五卅慘案一發生，大足證明國家主義為救國的惟一方法，不容遊移的人長久游移。而我們在各地業已信仰國家主義的朋友立即總動員參加各種愛國運動。有的向工界宣傳如北京英使館工人罷工即是我們在那里指導；有的向軍界宣傳如赴河南某軍演講，有的聯合學術界共同救國。如在上海發行公理日報。我們最大多數的朋友是國內外的學生，就以學生的身分參加各地學生運動。各地熱誠愛國的青年先後單獨或與我們聯合組織各種國家主義的團體：在北京有國魂社，救國團，在河南有光華學會，在四川有惕社，起舞社，在湖南有固中學會，在湖北有國鐸社，在江蘇有國光社自強團，上海商界青年同志會，大夏青年團，在浙江有愛國青年社浙江青年社抗英急進團，在安徽有安慶青年社，在廣東有獨一社，在雲南有復社，在日本有華魂會江聲社，在美國有大江會大神州社，在法國有工人救國團。還有一個教育界的大團結，便是國家教育協會，設總會於上海，設分會於南京北京武昌和美國。以上各種團體都有獨立發行的刊物，鼓吹國家主義，團結愛國青年。在各地早已着手組織的國家主義青年團，也於十四年十月十日在醒獅週報上發表國家主義青年團宣言主張及簡約，並聯合各團體組織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以便集中力量，共同奮鬥。這樣聯合奮鬥到民國十五年，一面在教育界與青年界發生了極大的影響，一面熱誠愛國的青年感於無組織或小組組織的力量薄弱，相率加入國家主義青年團，使可集中組

織，加厚力量，從前各種小團體可以無須別立門戶的便自然取消了。十五年以後國家主義團體的數目雖然減少，而國家主義青年的團的支部却從都市推廣到縣城，使國家主義運動更進一步。

(二)六年間我們所得的痛苦經驗——本來革命事業要從痛苦的經驗中奮鬥出來才有成功的可能性。我們的國家主義運動既是一種革命事業，自然免不了有許多痛苦的經驗來玉成我們的革命事業。就這六年間說，在十二三四年的痛苦經驗尚比較少的，到了十五年以後便一天多一天，這是大概的情形。更詳細點說罷。在十二年我們在法留學的朋友即已十分感受共產黨的壓迫不能自由做愛國運動，有的人竟被共產黨打得頭破血流。因此我們感覺要用組織與共產黨作戰，人自為戰絕對無效，乃開始國家主義的組織。同年國內贊成國家主義的朋友已發見幾個共產黨到處作怪，感覺不滿，但因為他們的人數還少，不能十分壓近我們，只在言論上反駁我們。十三年醒獅出版以後，共產黨不但在言論上肆意誣蔑我們，並在行動上開始壓迫我們，不要我們愛國各地的組織便立了一個基礎。十五年三月十日我們聯合愛國團體在北京大學開反俄援僑大會，共產黨率工人打手入場搗散會場，殺傷數人，大會主席李璜幾遭不測。同年六月十三日我應國家教育協會之請借用武昌中華大學講演「中國教育政策」，突被共產黨搗亂，殺傷該校師生數人，並毀壞校舍，我以愛國青年的掩護，僅免於難。經過兩次大戰之後，我們所得的痛苦經驗，便是愛國也要挨打，而共產黨的橫暴便為人所不齒，許多人給我們以深厚的同情，更有憤激加入我們的組織共同奮鬥的，也可稍稍給我們以安慰。自後黨軍北伐，共產黨便借用國民黨的力量聯合壓迫我們。

們。首先查禁醒獅不得在廣東湖南湖北公開發賣，剝奪我們一部分的言論自由權。更利用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勢力查抄醒獅的社址，拘捕我們的朋友十餘人，醒獅幾為之中斷。我們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的朋友馬志祥為共產黨所慘殺，是我們的第一個犧牲者，還有一個人被共產黨殺得殘廢了。十五年下半年至十六上半年共產黨借國民黨的勢力，在廣州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等省關閉我們的學校十餘所，禁止我們的報紙廿餘種，沒收我們的家產卅餘人，拘禁並殺戮我們的朋友百餘人（計廣東廿餘人，湖南卅餘人，湖北卅餘人其中盧瑛繫獄最久曾為文發表他的經過江西十餘人四川廿餘人），殃及對我們表同情的朋友更不計其數。我們在此時總算痛苦萬狀了。所幸我們的組織並未因此動搖，到現在仍舊在那裏暗中繼續發展。十六年國民黨反共以後，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外固然還是繼續壓迫我們，本年在湖南慘殺我們的朋友趙登雲可做證明。而國民黨更直接壓迫我們，查禁醒獅不能在上海發行，拘捕我們的朋友，計上海五人（曾琦即其中一人曾被拘於上海法界工部局兩日）。南京五人南通三人，甯波二人。凡是要愛國的，國民黨均認為罪在不赦。即安心讀書教書的朋友，也一律加上反動派的頭銜，不許讀書教書。究竟我們犯了什麼罪？國民黨要這樣倒行逆施的壓迫我們，無非是怕我們的革命勇氣還不十分充足，要用壓迫來鼓勵我們罷！

在過去六年間我們不但在南方受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壓迫，並且也他受北方軍閥的壓迫。寄到北京的朋友不知禁止了多少次。我們在北京的朋友非常奮鬥，曾被北方軍閥捕去嘗過鐵窗風味的，前前後後有陳伯卿施志先曾昭若林君邵等廿餘人。在山東的朋友辦了一個渤海潮旬刊反對張宗昌，即被張宗昌派人四出拿辦主編的人。由此可見共產黨與國民黨對於我們的種種造謠中傷，全

被事實所反証的了。

我們由以上共產黨國民黨和軍閥的種種壓迫所得的痛苦經驗，即是我們多經一次痛苦，我們的運動便進一步。

以後我們還要歡迎多得一點痛苦的經驗，使我們的組織真能成個革命的組織，可以澈底改造中國政治，增進人民幸福。

三、六年間國家主義運動的總成績——從我們過去六年間的痛苦經驗中所得到的總成績可以粗略的決算如下：

第一完成國家主義的系統理論——國家主義在原則上以國家為前提，在實施上以事實為根據。所以他的系統理論不能像共產黨主義一樣從外國去抄襲過來。我們為建設中國的國家主義系統理論曾在四年來的醒獅週報上不斷的發揮。已印單行本的有李璜的國家主義淺說，陳啓天的建國政策發端，余家菊的國家主義概論。待印單行本的有甘琦的國家主義三講胡國偉的國家主義通釋。以上各書都是對於國家主義做系統的說明。從政治經濟教育學術各方面說明國家主義的範圍，有張子柱等的國家主義與世界潮流會琦李璜、家菊陳啓天等的國家主義論文集第一第二集，國家主義講演集，國家主義的理論根據。專從歷史方面發揮國家主義的有常乃惠的國家主義小史程君的國家主義之歷史觀，謝君的防與外交，中國喪地史，陳啓天等的國家主義與近代歐美教育以及其他。專從教育方面發揮國家主義的，有余家菊的國家主義教育學，陳啓天的國家教育論文集以及許多專攻教育的人合編的國家主義的教育研究集教育權研究集，師範教育研究集，留學教育研究集，小學愛國教材研究集。專從經濟方面發揮國

家主義的有王君的國家經濟學。以外還有正在編印的各種小叢書。國家主義的系統理論，在大體上總算完成了。我們還有人預備從政治經濟學術教育歷史上作成幾種國家主義的大部著作，也無妨預先說說。

第二確立國家主義的革命組織——我們在過去六年間聯合愛國青年與共產黨，國民黨，軍閥以及一切帝國主義的國家作戰，使我們的國家主義的革命組織從實際行動中漸次確立起來，那便是「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開始成立，十四年十月十日公開名稱。自成立到現在共已開代表大會五次。十五年七月，十六年七月，和十七年七月先後發表全國代表大會對時局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宣言。他的宗旨是「外抗強權，力求中華民國的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他的性質是革命的政治團體。他的政策條目非常的多，載在國家主義淺說上。提要說來：在政治上主張全民政治，反對一黨專政；在經濟上主張對外採保護政策，對內採社會政策，反對共產主義；在教育上主張養成以國家為前提之愛國國民，力謀全國男女貧富之教育機會均等，勵行國家教育，反對黨化教育，反對教會學校；在國防上主張整頓海陸軍獎勵軍事科學獎勵航空以鞏固國防，反對私人軍隊與黨派軍隊的混戰；在外交上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反對依賴外力與一切帝國主義者勾結；在財政上主張公開整理，反對隨便增加捐稅剝削人民；在司法上主張人民一切自由須有法律的保障，反對司法黨化，隨便捕殺人民。他的分子有工人，有農人，有商人，有軍人，有學生，有教員，有專家，有學者，及他種未受黨化腐化的有為青年，在團體指導之下從事各種實際運動。這個組織總算確立起來了，現在還在設法充實擴

各種實際運動。這個組織總算確立起來了，現在還在設法充實擴

大，以求能夠充分領導全民革命運動。

第二指導愛國青年的思想行動——一個國家的人民

天生下來便漸漸的知道愛國，而以青年時期為最熱烈。不過青年思想又多好高騖遠，不着實際，很容易使行動陷入歧途，所以必須加以指導。在新文化運動中青年界的思想完全陷於無政府的狀態，混亂已極，共產黨因而乘間暗中飛躍，以誘惑青年，尤其需要指導。所以我們自民國十二年即開始提出國家主義做指導青年的方針。經過六年間的努力，直接接受我們的影響的至少有十萬人，間接受我們影響的更不計其數。其中最純潔最熱烈的愛國青年多數已先後加入我們的組織，在團體指導之下參加各種愛國運動，如五卅案案，萬縣慘案，漢口慘案，沙市慘案，北京三一八慘案，南京慘案，濟南慘案等的運動無一不有我們的朋友在當中努力，學得了許多實際經驗。同時指出共產黨的種種陰謀喚醒青年勿為共產黨所欺騙，致為國民黨與共產黨相殘殺時所犧牲。結果，有許多愛國青年未加入國民黨致遭左右做人難之苦，更未加入共產黨去殺人放火，總算為國家保存着一部分元氣，

可在今後為國家繼續努力！

第四獲得反共反俄的相當效果——共產黨是俄國

侵略中國的工具。他的主張根本錯誤，完全不能在中國實行。他的活動搗亂一切，毒辣危險。國民黨容共聯俄足以亡黨亡國。這種種意見在民國十三四年我們已經力竭聲嘶的在那里大聲疾呼。而共產黨藏在國民黨內活動，同時國民黨又實行容共，一般人從來對於政治問題不大注意，竟將我們的大聲疾呼忽略過去。但是入了十五年以後共產黨在北京搗毀反俄援僑大會，在武昌搗毀中

華大學，我們與之血戰的結果，方才引起全國的大注意。同年七月以後共產黨隨着黨軍發展到湖南湖北江西無惡不作。正是一般老百姓水深火熱之時，而趨炎附勢的投機分子加入共產黨竟達五萬之多，共產青年團及所謂國民黨左派更不知多少。共產黨的勢力可算極盛了。然而我們仍舊從各方面鼓勵徹底反俄反共以救國救民。到十六年，容共的國民黨不得不反共。附共的國民黨左派不得不一時消聲匿跡。投共的青年也紛紛脫黨有四萬之多。號稱鐵的紀律的共產黨不能不分為左右兩派。共產黨右派首領譚平山陳獨秀被俄國開除了，要另外來組織什麼「第三黨」。一般人見了共產黨都要來想方法撲滅他。這種現象都是證明我們反共反俄的主張，在事實上業已奏了相當的效果。現在共產黨左派雖然謹遵俄國的命令恢復並組織國民黨左派以便實行全國農工總暴動，但是誰跟共產黨跑便誰被犧牲，即共產黨也是徒犧牲，我們要救一般青年與民眾不致為共產黨所犧牲，還須繼續徹底反共反俄！

第五收回教育權的提倡與實行——民國十二年我

們尚未提出國家主義以前，余家菊即在某誌上做文章開始提倡收回教育權。這篇文章發表後，並輯入「國家主義」的教育中很能引起教育界素來留心教會學校問題的朋友之注意與研究。十三年七月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南京開年會我和余家菊聯合十餘人共同提出收回教育權案與教會派激烈爭論兩日，始得多數通過。大旨為教育應由本國人自辦，宗教應與教育分離，不許外國在中國製造教民的教會學校存在，致喪失了主權，破壞了教育。同年十月十日全國各省教育會聯合會在開封開會通過收回教育權的兩個案件。接着我們的朋友在某誌出一期收回教育權運動號詳細說明收回教育權的必要與方法，銷行至一萬五千份以上。教會學校受了這個理

論上的大打擊，有幾個教會教育家便出來與我們辯論，我們在醒獅與各種教育刊物上盡量反駁過去使其在理論上不能不為我們所屈服。十四年五卅慘案發生，獨教會學校不許學生自由參與愛國運動，使收回教育權的主張在事實上更感覺必要，無論何人必要來推進這個運動了。在中國歷史最久的教會學校上海幼翰大學學生因外國人壓迫愛國運動全體學生離校另組成光華大學，從前反對我們的教會教育家現在也不能不出來贊成了。一時各地教會大學和中學學生離校另立學校的很多。原來的教會學校紛紛閉門。又經這種事實上的大打擊後，教會學校的地位更一落千丈。現在還存在的教會學校也要聲言交給中國人自辦，並取銷強迫的宗教課程才能勉強支持。收回教育權運動總算收了極大的效果，推進這種運動的人自然不只我們，不過發動這個運動的是我們，繼續不斷的參加這個運動的是我們，以後還要底澈完成這個運動的，那就希望不只是我們！

以上五項是我們過去六年間的主要成績，自然我們的總成績不只這五項，但是不能盡在此地說明，所以暫且以從略，留待將來再說罷！

二 將來的國家主義運動

將來的國家主義運動怎樣？我們可以簡單的先說幾句：國家主義起於事實的需要。現在事實的需要還存在，而且一天急一天。國家主義的運動一定繼續發展下去，在最近的將來還有高漲的一天，可從現在的事實推斷出來。

何以說現在的事實足以推進國家主義運動在最近的將來還要高漲呢？先從國民黨的事實說起罷！國民黨自稱已經統一中國，果真的嗎？這不過是他們自己恭喜自己的話。其實不但中國沒法

被國民黨統一，而國民黨的本身也早已沒法統一，那能以不統一的黨統一中國呢？孫中山自己所講的三民主義本不統一？既主張民權主義又主張一黨專政；既反對共產主義，又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孫中山已死，誰能將他統一起來？所以弄到現在三民主義已經各派解釋不同：有胡漢民連環性的三民主義，有蔡元培中和性的三民主義，有戴季陶繼承孔子道統的三民主義，有李石曾無政府的三民主義，有汪精衛超階級的三民主義，有陳公博農工小資產階級同盟的三民主義完全與共產黨一鼻孔出氣，還有共產黨的三民主義……差不多每個國民黨員各有他心目中的三民主義，不能相同。這是國民黨在主義上無法統一起來的事實，那能以不統一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呢？再就國民黨的組織說，上級黨部對於下級黨部的命令早已不能貫徹，那里去找整個的黨？更進一步說，所謂反共的右派，固然找不出整個的出來，即所謂傾共的左派也找不出整個的。所以所謂左派的首領汪精衛也有「左派在那里？左派，左派，寤寐以求之」之歎！因此國民黨要一黨專政固辦不到，即一派專政也是不可能的，那能談到統一呢？更就國民黨的實力派說，擁兵割據各不相下，幾乎無一天不在那里明爭暗鬥，時時有爆發內戰的危險。蔣介石固早已與桂系翻過臉，馮玉祥又那能真與蔣介石合作呢？閻錫山與馮玉祥早有歷史上的仇怨，固然不能相容，即最近南京國民政府請來當委員的張學良也不過是想他與白崇禧不接近，這便算統一了嗎？我們為國家計，為人民計，未嘗不希望中國早早真能統一，但在事實他們那能辦到？他們的彼此利害有衝突到開火的一天，我們何可空存希望，而不自己切實想辦法為國家努力呢？我們由國民黨的無望可以斷定國家主義運動將要高漲起來，需要我們趕快去推進這個運動！

再就國際的事實說，俄國固仍舊指揮共產黨搗亂中國，而其餘他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並未稍緩，日本且以重兵占領山東業已半年，南京政府竟置之不聞不問，還厚顏慶祝統一，粉飾太平！所謂革命的外交，未見確於中國有利的具體成績，且將中德平等條約改成不平等條約給德國以最惠國的待遇，還加上最惠的內國待遇，致國內稅也不能自主。這種種情形都是促進國家主義運動將要高潮起來，需要我們去領導！

最後再就共產黨的事實說，共產黨自去年採取殺人放火的暴動策略以來，湖南，廣東江西湖北等省早已被他們鬧得民不聊生，而到現在還未完全肅清，即南京政府統治下的江蘇屬縣無錫鹽城宜興也屢有暴動發生，未能澈底制止。最近共產黨還想恢復左派，組織農工暴動在國民黨左派旗幟之下，而自命為左派的國民黨也在暗中與共產黨勾結，在言論上為共產黨張目，（如陳公博的革命評論便是一證）將來的禍患實在無窮。殺人放火的共產黨雖與土匪一樣在中國絕對沒有成功的可能，而中國人却不知道還要被他犧牲多少。事實如此，為救人起見，國家主義運動必定更高漲起來，我們必須快快預備領導這個運動，方才可以多救幾個人，並且也將自己救起來。

我們從以上各種事實看來，足以證明國家主義運動在最近的將來必定高漲起來。我們要領導這個運動，必定需要加緊努力，趕快鞏固充實我們在青年界的組織，盡量擴大到各種民衆組織中去，做一般愛國青年救國的先鋒。最後還希望愛國青年從速加入我們的組織共同為國家努力！果能如此，我們可以斷定將來的國家主義運動必比過去的成績更大更好，保證確實能夠將中國救起來，國際平等，人民自由，不像現在這樣的時局令我們十分失望。

國家主義者的生活態度

十七年十月國慶

在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上海部演講

李璣

國家主義不只是近世政治上的一種主張，他還是近世人們生活的一種根本態度。如果一種主義，他只是有政治的意義，而不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相關，進一步說，如果他不能成為人們生活的一個重心，那嗎，他的基礎便很是淺薄，不能站立得住，除了用兵力權勢來支持着他而外，實在沒有別二種方法使他能夠生出力量來。所以我們常說，一種能在民衆裏自然生出信念來的主義并不是由天宣聰明的甚麼偉人，先知先覺，發明了出來的，他是根於社會生活，而這種生活又根於（一）人生的欲求，（二）環境的條件，（三）社會的需要，自然而然發生出來的。如果這三個條件不夠，甚麼新的主義，從別一個地方移植了來，都不能與這個地方的人們發生真正的關係，只有一天一天，讓他被人利用，變了外形與內容，而去題目遠，逐漸成了衆人愈不可解的東西了。譬如共產主義移植到中國來，因為他的條件不適於中國的社會環境，被人利用，變為殺人放火的強盜主義，更為人所漠視了。國家主義在此時的中國便不會為人利用了去，因為他既成了此時中國人生活的重心，大家都深深的了解他的意義所在。譬如一個賣國殃民的軍閥官僚來附和國家主義，大家立刻覺其不類，大家立刻非笑之而不加以贊許，這個「立刻」的大家感覺到，便是因為大家日常生活裏面，而無法欺騙他。共產主義則不然，一個布爾喬亞階級的閹文人，生活得很舒適，出必洋服汽車，吃必咖啡洋酒，坐在

那里講共產主義，別人并不覺其不類；一個土匪流氓，專欺鄉愚苦人，搶劫惡詐來的錢財去任意揮霍，這樣來附和共產主義，別人也不覺其不類。因為大家根本便不了解共產主義是甚麼一回事，說他是舶來的洋把戲也好，說他是國有的土頑意也好，大家總是漠然視之。但這種洋把戲或土頑意如果太作弄別人，把大家惹惱了，大家對付他便是一個「殺」字！中國共產黨不應該去驚怪別人這種殺法！要知道你們那種主義是根本不合乎小農社會裏的人生的欲求，環境的條件，社會的需要。即使你貨真價實，也不會引起大家的同感，何況你們又往往賣假貨，去欺騙民眾咧！

然則人生的欲求，環境的條件，社會的需要，在此時的中國，他的真實的現象是如何的呢？我們現在來把他略為分析一下，便更明白國家主義之自然發生和其必要進展的前程了。

原來人類生存的意義，在哲學家看來是非常複雜，各說不一，而在科學家看來，是很簡單。生物學家認為一般動物的生存形式雖不一，而大抵不外兩件事：一是要生命擴張，一是要使生命繼續；質言之便是求生與傳種。人類既是動物之一，他的生活至少也不能外此二義。我們可以說，人類之所以有文化上的進境，所以有歷史上的解放，無非是此二義為其動因。因為我們人類生命要擴張和繼續下去，所以凡足以防害這個生機的现象，我們人類都一一設法把他改革了去，以便達其所生。——人類要求一天更比一天的自由生活着便是為此。不過這個生命的擴張，不是一下子便擴張開來，以至於無有邊際，他是有環境為之限制，所以生物學上又有所謂「環境說」。我們人類的活動，處處受環境的限制，這是很明顯的事實。照哲學家的想法我們在道理上或可以離却環境，所謂超然世外，然而在事實上，又有誰人真正辦到？一個

人出世，既不是從天而降，渾然獨立，勢必有父母，有父母便已有了家庭社會的環境；勢必要飲食，要飲食便已有了經濟社會的環境；勢必要居處，要居處，則勢凡居處的地方皆有其宗教，文化，習俗種種社會的環境，使一個人不能不去適應他。這種適應，不但為個人的生命起見，并且是社會的需要，明白些說，就是一種社會的存在，全靠他的分子能取相當的一致動作，不然這個社會也就不能存在，便立刻解體了，所以他必得需要個人去將就他。舉個淺近的例來說，吃飯取菜，在中國社會上大家都用筷子，現在你一個人來用手抓，五爪直放在碗裏去撈，那却要被大家笑話，不行不行，你還是必得去用筷子。其實用手去抓來向口裏送，是很自然的現象，又有甚麼可笑；所可笑者，便因為環境是那樣的，而你獨自是這樣的，你便終於辦不通。這樣的去適應，好像被強迫，受痛苦一樣，其實并不然，因為一生下來，我們便適應起，所謂「習慣成自然」，不知不覺了。從起居的習慣，推而至於宗法社會或國家社會種種信條和風俗都是一樣的為那種社會所需要，是個人所無法避免，然而又是個人所自然去適應，并不覺得痛苦的。以我們今日都市新社會的眼光，去看前十年都市的婚姻辦法，或現在鄉村的婚姻辦法，我們便覺得那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兩個極生的男女，強迫住在一處，這是極苦不過的事件。其實在宗法社會裏的十年前都市中人或今日鄉村中人，他們身遇其事，并不如我們所想像的痛苦，我們是無意識的去替古人擔憂了！假使在事實上都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痛苦，那嗎，宗法社會的婚姻制度便早不能成立。既成風俗，定為制度，大家便習之而不覺。——固然在眾人習之，而也有獨生反感的所謂不羈之士，不過這種不羈之士是很少數，他自己雖覺痛苦，而終不為舉世

所同情，因為衆人並不感覺與他一樣的痛苦。

對於一種環境，大多數都覺着不合生活的欲求，而感到痛苦的時候，這時是因環境自身在生變化，這種社會要立不住腳，而新的社會已在產生了。我們中國人——至少中國的都市中及智識階級的人們——現在便處在這個境地：這是宗法社會因環境的條件變遷，漸漸破產，而國家社會已經產生的時候。

自西力東漸，輪船火車，應用於內地，到近年來愈見普遍。他把只知有祖宗遺業，田園廬墓，或入城，或出城，都要選擇吉日的中國習於宗法社會生活的人們，轉運了許多到千里萬里之外，使他認識這個中國國家社會的範圍是甚麼樣兒。在十八年前，我來到上海求學，那時許多上海本地人，問了「貴處」，聽說四川，便把口一張，眼睛向上一翻，好像四川之遠，至少與出活佛的西天相近，而我這個四川人真算來自異域了！但到這幾年來，不但四川菜館到處設立，并且四川榨菜是無論貧富，都當作日常食品。我們都市（不是單指上海，因為上海更不必說了）中普通人（關人是例外）今日的日用品，隨便舉兩樣，都表示出國家經濟的生活已在那里發展着：白菜是天津的，香蕉是廣東的；江浙出米之鄉，而米有時能運自江西湖南；天藍布，粗毛毯是北方出產。這樣的消費都是二三十年前，為一般普通人所無有的。至於婚姻，則南方女兒嫁與北方男子，父母親戚也不再為之悲歎。并且四川女子嫁與奉天男子，廣東女子嫁與直隸男子，我們都常遇見，這在從前要認為月老的紅絲未免牽得太奇特而且遠了！在經濟生活這方面，無處不表現家庭鄉村或城市經濟的漸次破產（所謂家庭鄉村或城市經濟的意思，便是生產消費交換等限於一家之內，一鄉之內或一城之內。）而國家經濟漸次成立了。至於宗教生

活，則祖先崇拜已漸被大都會中人，尤其是智識階級所忽視：宗祠之鬼不靈，而春秋祭掃多衰；大家所崇拜的是被日人割去鼻子的蔡公時，以及排滿革命的黃花崗烈士。紀念的是「五七」，「五卅」；慶祝的是國慶，這為二十年前所無有的。其他如語言之國語普及，戲劇之京調普及種種的環境條件，皆足以使國家生活的意趣日濃，而宗法社會的生活日淡。——因是都市中人及鄉村少年，多數都在「人心大變」！一般老先生撫今追昔，無以自解，便稱這種現象為「氣數」使然，而明白社會進化的人便知道這不足怪，這是由宗法社會進化到國家社會應有的兩種不同生活現象在眼前交替，這是由於環境的條件變遷，生活的欲求隨之變遷，而社會的需要也就自然不同了。

昔日社會的需要是孝子慈孫，今日社會的需要是愛國男兒；宗法社會之必得有家族主義，與國家社會之必得有國家主義，這是一樣的道理。今日大家所向是革命救國：大多數人或至少大多數青年人都認定國必須救，救國必須革命，革命必須犧牲自己。去前兩年共產黨徒假着國民革命的招牌，以愛國救國，剷除國賊為號召，而青年愛國之士隨之者四方畢集，戰死疆場，今日思之，大家多覺得共產黨神通廣大，他的假藥便這樣能賣，殊不知他便是看到了這種多數青年人正在長養的愛國心理，而去利用他；到現在來，大家看穿了他這種利用手段，大家雖然仍舊覺得軍閥存在，政治腐敗，外患日深，國家危殆，然而不再去附和共產黨人，而共產黨便只好與土匪流氓合夥。因此他便不能不改為強盜團體了。共產黨一如軍閥官僚，都會利用過愛國思想，國家主義，但他們却絲毫未損害這個思想的價值：愛國仍為最高的道德行為，行為與之相反的仍為舉世所不恥；帝國主義者所畏的仍是這個心

今年的國慶，正遇着國民黨的所謂「訓政開始」，同時更有五院的成立，擔任所謂院長的，雖然仍舊是譚延闓，蔡元培，王寵惠，胡漢民等十幾年來始終沒有脫離過政權而毫無成績表現的一批舊人，然而在名目上總算又是一番花樣了。

全國的國民，在這種反動的政局下面，有兩點是應該注意的：第一點，國民黨說，國民的程度夠不上立憲，非有待於國民黨的「訓」不可，我們應該反省國民黨這種話究竟對不對？第二點，假如我們承認今日中國的國民有人來訓一訓也未始不好，那末，以國民黨來做這種工作他們到底配不配？

現在我們來開始研究第一點。中華民國的成立，雖說還不過十七年，但中國國民有極明瞭的意識謀中國政治全盤的改革，則不始於辛亥而始於戊戌，到現在已經整整的三十年了。經過戊戌的頓挫，而有庚子拳匪的反動，中國人總算飽受刺激，飽經痛苦，所以自庚子以後，滿清雖然仍沒有十分的誠意以從事政治的改革，但支支節節畢竟也辦了若干的新政，所以自光緒三十年左右一直到宣統三年，實在是中國國民政治熱達於最高度的時代。這個時期中舉國所渴望的是憲政的成立，全國人所奔走號呼的，是國會的速開；不僅實際的政治運動以這個時期為特盛，就是政治理論的研究，也以這個時期為最流行。我們試回想當時各省法政學校之多，東京留學界研習法政者之衆，國內出版界印行法政書籍之風靡一時，即可見當時一般國民對於政治常識的吸收，實在是不遺餘力。因為全國國民對於政治改革的要求已經有如是之迫切，而滿清的親貴乃以愚弄國民的手段，對於速開國會的請求一再吝而不許，於是醞釀復讐乃有辛亥日知會諸先烈在武昌起義的一幕。民國二年，袁世凱刺殺宋教仁，因而引起李烈鈞黃克強

在鎮甯獨立之一役，結果雖袁氏勝利，然而全國國民已洞燭袁氏之奸，當時有不少的志士仁人，早為倒袁之準備，所以等到民國四年袁氏稱帝，蔡松坡在雲南振臂一呼，全國即聞風響應，雖以雄蓋一世的袁世凱，不到幾個月工夫，便已活活的氣死了！我們對當時因倒袁而死的諸先烈，固然不能不深致敬仰，然而袁氏所以失敗得這樣快，實在是因為全國國民對於民主政治已有了很明確的認識，很熱烈的要求，對於袁氏這個專制魔王已痛恨得淪髓澈骨，否則只是少數人，而全國不與以聲援，其成功決不能如是之速的。從這種地方，我們不已經可以看出國民的政治能力麼？

民國三四年，日本已窺破袁氏有帝制自為之意，同時又因為歐戰初起，列強沒有東顧的餘力，於是乘時佔領膠澳，并提出二十一條，後來因這個問題的擴大，而有凡賽爾和約的拒絕簽字，而有華盛頓會議的再四力爭，中國在國際的地位，才稍稍有所增進，而已失的山東，也不能不歸還舊主。可以說自歐戰初開至華盛頓會議（一九一四——一九二一），這七八年之間，實在是中國人為求自由求獨立，而最努力的時期，同時也就是他們對於國際形勢的認識，和外交常識的養成最進步的時期。在這個時候，國民黨的勢力尙局促於廣東一隅，可以說對於這種舉國求自由求獨立的大運動，並沒有積極的參與，同時孫逸仙且因政爭的關係，貿然反對對德宣戰。我們試設想如果當日孫逸仙和一部分國民黨人的主張真已實現，甚至與同盟側提議而與協商國為敵，則歐戰解決後，惡運之降於中國者為何如？孫氏經過了這次失敗以後，尙毫不謹言，到十三年乃更有聯俄的一幕發生，照中國的情勢，其不能聯俄且與舉世為敵，此全國的阿斗殆無不知之，而孫氏獨昧

然爲之不稍顧惜，且以俄國看得起他而看不起代表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等而沾沾自喜，結果弄得焦頭爛額而自掘自埋，以有今日。從這種地方看，還不足以表示孫逸仙和他所代表的國民黨外交手腕的拙劣，比較其他國民幼稚到了萬分嗎？

總而言之，從第一點研究，國民黨否認全國國民的能力，而以訓政之名行盜竊政權之實，實在是荒謬絕倫，因爲證以過去三十年的歷史，全國國民的政治能力，實在今日的國民黨人之上，而今日中國的現象弄得這樣糟，乃由國民黨對內對外過去的腐敗，錯誤，而應負其責任的十之六七！以這種在中國近代政治史上有重大過失的政黨，乃回轉頭來要實行教訓全國的國民，全國國民應該一致的否認，這是毫無疑義的。

現在姑退一步來研究第二點，申言之，即假定全國國民果然有待於『訓』，以今日的國民黨人，是否有資格來做這種工作。

從前有人批評孫逸仙，說孫逸仙不了解中國，其實如果說孫逸仙不了解舊中國，這并不是爲孫氏之病，或者正因爲孫氏不了解的緣故，才成就他這樣一個革命家。但據我們研究的結果，孫逸仙對於舊中國尚有相當的揣摸；（例如上書李鴻章，頗有中國舊日策士之風，結納三點會，尙能認識中國下層社會的力量之類。）孫逸仙所最不了解的，乃是最近十幾年來的新中國。孫氏之不了解新中國，有兩大證明，其一爲過去之容納共產黨

，其二爲最後之主張訓政。現在我把牠分析說明如下，則國民黨人之不配勝訓政之任已可了然。

孫氏自癸丑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即亡命日本，當時黃克強尙知以政治能力培養其黨徒，組織歐事研究會，孫氏則仍以舊日的黨人組織所謂中華革命黨，入黨者須填具願書聲明服從孫氏個人，且須加印手模，以資信守，其形式之腐舊，可謂登峯造極。待袁氏失敗以後，孫氏乃翩然歸國，內受包圍於少數的親信，外則多方與官僚政客軍閥相往還，以實施其捍衛縱橫的策略。對於中國思想界之潛變，青年之飛躍，孫氏實毫無所知。待歐戰既起世界形勢一變，世界思想亦一變，中國適於其時更有所謂新文化運動發生。這次的文化運動，本來是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接觸後的必有過程，原沒有甚麼了不得的意義，然而多數青年，却在這個時候嶄然大露頭角，且有由文化運動急轉而入於政治運動之觀，同時以俄國革命成功，在東方大施赤化，於是陳獨秀，李大釗，恽代英，毛澤東，劉仁靜，周佛海輩乃有中國共產黨之組織。孫氏連年屈辱，未得一握政權，一方感到舊黨人之驚頓無用，一方又覺新青年之活潑可喜，同時以局促於廣州一隅，如果不能得著大批的餉械，到底沒有打出韶關一步的可能性，於是才有十三年容共聯俄的實現。孫逸仙的容共，老老實實說，只是如蔡子民所說的利用青年爲工具，孫氏素來具有一種普通革命黨人所具有的誇大狂，而對於這班青年，平日又素少接觸，對於他們的懷抱，他們的能力，他們的陰險，可以說完全不知。但孫氏不知，我們則知之甚詳，我們深知道這一班青年不僅不是胡漢民戴季陶這種小角色所能對付得了，就是老頭子不死，也不見得有辦法。所以我們當時對於國民黨的容共曾大聲疾呼的警醒他們說：『容不得，容不得』

，容了便要出毛病，容了便要為中國製造十年二十年的殺機，不是國民黨人化沙虫，便是中國青年無賴類！」我們當時的這種呼聲，孫老頭子固然罔覺，就是這班以順為正的孫黨如胡漢民戴季陶輩，又何嘗對孫氏的主張敢道半個不字。不僅如此，國民黨的舊黨人如汪精衛，廖仲愷，林祖涵之流，且以得結納青年鳴高，居然與共產黨打成一片向國民黨造反。我們綜合近年國民黨共產黨在中國合演的一齣大悲劇，何莫不是由於孫逸仙和他的黨徒對於近十幾年來的新中國不了解，對這個時代的青年不認識所釀造成功的呢？

國民黨由這種無知識的盲動，已經闖下這樣一個大禍，不但毫無悔心，且又盲從孫氏之說，而預備實行所謂訓政，最近更先憲法而有所謂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監察，考試五權的五院成立，其組織之架床疊屋，矛盾破碎，甚至條文之不通，實在是千瘡百孔；且為取媚武人計，於委員制之中更有統率海陸空軍總司令的這樣一個實際元首！蔡子民最近反對「國民政府」一名詞的意譯，而主張音譯，謂孫逸仙氏的建國大綱為特創，誠哉其為特創也！

最近主持國民黨的訓政大權而口含天憲隨意造法的是國民黨的兩個文人，其一為胡漢民，其一為戴季陶，胡氏遠遊歸來，在歐洲只看見人家的公園有多麼大，馬路有多麼寬，固然把人們的嘴巴笑歪；戴季陶自矜創獲的天地人科學分類法，也實在要使人牙齒笑掉；然而兩位一個是國民黨訓政時代的立法院院長，一個是考試院院長，這不是全國國民的恥辱嗎？但我們要知道他們這一班黨國要人的思想其所以這樣混亂，實際上毫不稀奇，譚延闓本來是前清的進士，蔡元培也是夾料的翰林，胡漢民更是一位八股好手的拔貢，吳稚暉汪精衛同是舉人，至於主張以孫逸仙紹孔子

的道統同時高唱興禮樂的戴季陶，其思想之陳腐可笑，自然更不足道！從這種地方看，我們可以知道這一次國民政府的改組，決不是新中國的發端，只是中國入股人才的最後一幕！新中國的建設，有待於完全受過現代文化教育的人們，決不能成於這班以棉花塞在腳趾顛顛而冒充天足的人物！但這班人不但不安守本分，以過渡的人物自居，反要『像煞有介事』，自命了不得，一定要來要來從事『訓』的工作，我們不自禁的又要向他們大聲疾呼的叫道：『訓不得，不許訓，訓了便要出毛病，訓了便是為中國再造五十年一百年的殺機，結果不使中國陷於永遠的混亂政爭不止！』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國民黨的實行『訓政』，完全是對國民能力的否認，對國民意志的抹殺，我們根據三十年來的中國政治運動史，我們要確立我們的自信，我們要起來

打倒一黨專政的國民黨！

歧路（小說）

夢冷

因為總理的玻璃棺，要從南京的街上走過一趟，於是執政的當局忙亂了。他們認為國典嚴重，萬不可輕率，因此開會議決，提出一百六十萬元，來修一條莊嚴偉壯的「迎輓大道」。

本來，南京也就是太荒涼寂寞了！走到雨花台，鷄鳴寺去，望着淒清的寒月，聽着蕭索的夜雨的時候，誰也要起衰敗消沈之感。兼之，南京，又是今日青天白日政府下的首都了。

沒有壯麗的建築與寬大的馬路，是不配稱為首都的，這是黨

國要人在歐美大都市考察過而確信無疑的事。並且，這是革命政府下的首都，兼之總理的玻璃棺又要在街上過一趟身，於是乎，執政的當局忙亂了！

尤其是市政府對於這次的事，曾經召集過幾次會議，就是忙於結婚生活的市長先生，也曾親自列席，不厭煩的討論着。最後的決議，是『迎柩大道寬定十二丈，凡在十二丈以內的房屋，不論公私，一齊拆盡。……』其他是經費與時間的問題，這裏不寫了。

秘書處照這議案的意義，出了一張佈告。大意是說明迎柩大道的必修，並勸導在指定地點的居民，在一月內自動將房屋拆除，與政府合作，共成大事。

第二天，這樣的佈告，滿貼在首都的壁上了。

人民有些在談論，有些在歡悅，有些在焦慮，也有些在哭泣的。最可憐的，是海陵門一帶的窮苦居民，都是束手無策，坐以待斃。

二

海陵門是比較偏僻的地方，矮小破爛的房屋，中間還雜着許多茅棚竹檻。居民的職業，大半是在輪船碼頭販賣小貨的，雖也有幾家店子，大的是油鹽雜貨，小的豆腐舖青菜攤，其餘的就是車夫苦力和無職業者的住所。

這次馬路的區域，海陵門是起首的一段。據公安局第一次的通告：這一帶矮小的房子，須全部拆除，並且限定在一星期內就要動手。

這些破舊的房子，是這般貧苦居民唯一的產業，拆了以後，他們實在再沒有力量修理。因此，他們開了一個居民聯合會，組織請願團，向政府陳述居民的困苦，請政府體諒民情，憑一個救

濟的辦法。

請願團在省政府，被持鎗以待如臨大敵的衛兵擋住了，隨後轉到市政府去。請願團的代表，費了許多周折，始走進了前門。不久出來了一個秘書，說：

——再不要往裏面去，有話就在這草場中說罷。市長今天有要事，不能會面。你們有什麼事，我可以替你們傳達。

居民們就擠擠地站在草場裏，雖說到了七月，熊熊的日光，射在人們的頭上，何使人發昏。於是代表將這次請願的意義，對秘書說了。無論如何，要請政府替貧民想一個辦法。

官氣十足的秘書，開始解釋這次修路的重大意義，慢慢地不覺地雙足移上了最高一層的石階，指手畫腳的對居民演說了。

——……請大家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個青天白日政府下的民衆。服從政府的命令，是民衆的義務。現在革命成功，全國統一，戰事告終以後，正是建設開始的時候。本市政府決沒有不顧全民衆的利益，而去做勞民傷財的事。這次的拆房屋，修馬路，都是經過詳細的討論，周密的計劃，非如此不可的。於總理，於首都的市政，於民衆的交通，都有重大的意義。請大家要了解這一層，並且更要請大家顧全政府的難處，官民合作，庶幾大事可成。你們今天的來意，我可傳達市長，但是，我可代表政府答覆你們一句話，就是你們想推翻政府或違抗政府的命令，是萬萬不行的事。明白一點說，就是房子是要拆，馬路是要修的……

——胡說！滾！……

秘書還未說完，在人叢中，發出突然的聲音來，於是大家都

——我們的房子不能拆！

——先把我們送到洋房裏去！

——我們要見市長！

——他媽的，我才聽說過，什麼迎轎大道！

……

在這入聲嘈雜之中，秩序紛亂起來，秘書站在石階上，有點茫然了。最後還是代表出來，把這場風雨鎮壓下去。

秘書見風勢轉了一下，就想因此收場。連忙在倉皇的狀態中，死勁地裝着平靜，畢竟耳根的兩旁，還是紅熱的。最後用力吸了一口氣，大聲地說：

——這樣鬧，就能達到你們的目的嗎？什麼事都是和平的好。今天你們的來意，我完全接受。明天市府會議，或者可以提出來討論。我想，政府方面總有一個辦法的。不早了，大家暫時回去休息罷，政府方面，總處處以民衆的利益爲全提。

他說了這幾句，就向後面一轉，從側門進去了。不得已，代表們領着請願團，失望地走出門來。一個個的臉上，都晒得油光光的。

三

這次請願沒有得着具體的結果，一般居民，都感着非常的焦慮，有幾個猜三度四的人，說請願的人當場罵了市政府的秘書，一定有亂子來的。不是捕人去坐牢，恐怕就要放火燒房子。這樣的風說，一傳十，十傳百，弄得這帶的居民，個個是提心吊胆，他受虛驚！

在這些人們中，最孤單最可憐的，是豆腐店裏的張三姐。

張三姐本名桂英，因爲她第三，一般人就叫她作三姐。她有一個六十五歲的祖母，現在是瞎了眼，有幾年不能動了。她今年十八歲，母親在前四年因勞致疾，一病不起。有兩個姐姐，都嫁在外省，一個弟弟，今年才四歲半。

父親是一個打豆腐的能手，聽說三姐的祖父，也是以打豆腐終身。兒子大了，繼承先父的遺志，仍是頂着父親那塊老牌子，一直混到如今。因爲他的豆腐最嫩，然而又很結實。最妙的是他的豆腐皮，又薄又細，確實是有口皆碑。因此，他靠着這個小店，無憂無慮的能維持他的家庭。不幸的，就是三姐的母親，在四年前，因爲生產後，沒有休息，得了產後傷勞的重症，就此死了。

母親死後，三姐雖只十四歲，確實担起母親全部的责任，照料店內的事務，扶持祖母，撫養弟弟，她全是一手擔當，有條不紊。她父親高興，不料自己有個這樣能幹的女兒。

講起三姐的面貌與性情來，又不像一個貧賤之家的女子。黑漆的頭髮，梳成一條烏雲般的馬尾般的辮子。兩道眉毛，是她特有的美點，濃黑的一線，好比遠望處的兩片青山，映在白雲的天際，又是秀麗，又是調和。眼珠大而黑，有水一般的可愛的光，就是烏雲遮蔽了明月，在遠遠的樹影裏，漏出的兩點被雨洗過的星光一樣。一線紅薄的嘴唇，鑲在那幅嫩白而又豐潤的臉上，只覺得相宜。這樣寫來，恐怕有人在討厭了。總之，她是一個美麗的有身分的女子。她的性情，是沉靜，溫和，充滿了富貴家庭的風味。

因此一般無賴的少年，都在望着三姐垂涎。還有一些有錢的大肚子，也正在想丟去有限的銀元，佔有這朵含苞未放的鮮花。三姐今年十八歲了，女子應當知道的事體，她都知道了。由

她平日的接觸，她更了解社會上人類種種的陰謀。她最厭惡一般少年對他的假慈悲，她時時擔心她的忠厚的父親，將被這些少年所玩弄。她平日望見那些擠眉弄眼的醜態，又不得不與他們虛偽的周旋，她苦痛得無可奈何的時候，常常一人躲着哭泣，悲歎自己的命運。

最可恨的，就是那個和她父親相識的有錢的大肚子，常常以勢利來引誘威嚇，想把美貌的三姐，用幾個錢買去，置諸金屋，供一個人賞玩。近幾年三姐的年齡，一年一年大起來，這樣的事，也一天一天地多了。

聰明而又細微的三姐，真有點怨恨她的美貌。因這美貌，使她的家庭，自身以及大肚子和少年的生活，都感着動搖。他預想有不好的命運，將要阻碍她的前途。祖母的愛護，父親的庸懦，家境的貧窮，弟弟的幼弱，都容易使她陷入悲苦的命運。

因此她常苦悶着而有時哭泣了。

然而，她還是負着母親的責任，日夜做着她應當做的事。

四

不幸的事，是離不開不幸的人的。三姐的父親，今年六月得了一場大病，一月來沒有起色，現在已是氣息奄奄，坐以待斃了。

因為父親患病，豆腐店關門已有一月。瞎了眼的祖母，病重的父親，頑皮的弟弟，繁雜的家務，都靠三姐一人照料。起初還靠家裏一點積蓄來維持，一月來，衣食藥費，漸漸地用空了。

父親的病，一天天地重下去，可憐在少女的三姐的心靈裏，充滿了恐懼，希望，眼淚與悲哀。一面要安慰父親，一面還要去東扯西挪的籌措家中的費用。

開始還以平日一點情面，在幾家的相識的小店中，多多少少還能借幾文，漸漸地路都走盡了，最後是典當衣衫，或變賣家具。

當這窮困的時候，少年們與大肚子，乘機而起。有的想以小白臉來引誘，有的想以金錢來騙買。像正街米店的王老板，就託人在她的祖母面前說，願出一百四十元，作三姐的身價。

王老板是一個五十上下的闊人，大腹便便，一望而知為商場中的能手。一幅肥胖的臉，圍得像糯米湯圓一樣，在日光下放光。幾根蒼老的鬚鬚，令人望去，大有威風凜凜之感。他的太太生了一個兒子，去年十六歲，今年二月，患梅毒死了。因此王老板得了妻子的同意，決定在最短時期內納妾。

三姐是王老板最初賞識的，幾年來常常向她父親示意，父親雖不反對，然而也無可如何。三姐呢！她早已知道王老板是人面獸心，早已知道他的毒計。

這次因她父親病重，家計不能維持，王老板覺得這是一個絕妙的機會，如是託着媒人，願以一百四十元，把三姐買去。

瞎了眼的祖母，聽說有百四十元，動心了。歡喜的，對媒人說，

——我的桂英，真好比一株搖錢樹呢！

——這事全仗老太太一手做成，她父親病重，吃藥也要錢，總沒有意見罷。何況王老板又是他最相信得過的。

——是的，我覺得再好也沒有，一百四十元，恐怕還要加一點，今夜或是明天，我也得同她的父親談一談。

——好的！話就談到這裏止。價錢那是好商量的，王老板你們不是不知道，他是做大事不惜小費的人。

……
三姐知道了王老板的陰謀，知道祖母與父親並不反對。她傷心起來，望着天哭泣了。

——一百四十元！我值得一百四十元？祖母，父親，弟弟都有飯吃了！

她痛哭了一場，又不能使父親和祖母知道她的悲苦。然而她死也不願意嫁給那個大腹便便的王老板。她想，萬一逼到窮途的時候，就同阿富逃走罷。

阿富是一個二十四歲的工人，他的性情面貌，都使三姐傾心。在這般迫逐三姐的少年隊中，以阿富為最有望。

在三姐的初心，本想終身不嫁，服侍瞎了眼的祖母，幫助多病的父親，撫育年幼的弟弟，是他終身的事業。

假如一定要問，「三姐的愛人是誰呢？」，那末，可以說，阿富是打動她的心男子。她並不追求富貴，她也不追求美貌。阿富的勤苦的勞働生活，她感着無限的生氣。他的節儉，他的忠誠，他的舉動言笑，在三姐所認識的人們中，阿富打動了他的心。

然而，三姐並沒有決心去愛他，雖說他幾次問她求愛。不過這次因為王老板的逼迫，她反想到她的救援者阿富了。

正在這父親病重，家用缺乏，王老板逼迫，阿富鍾情的時候，市政府拆房屋修馬路的告示，貼滿了。剛剛他們這家豆腐店，首當其衝。

五

那天請回回來報告，現沒有什麼結果，就是有辦法，房子仍是租的。三姐聽了這失望的消息，在萬分的焦慮中，然而又不能去告訴父親，因為他的病，一天天地加重了。

——怎麼辦呢？天啊！瞎的，病的，老的，幼的，怎麼辦呢？我們最後剩了幾間破房子，也要拆去，我們真得餓死凍死了！

萬斤重的担子，擱在三姐的肩上。可憐這妙齡的女郎，如何能載得起呢？

那晚上，她是足足哭了一夜。在她的淚光中，似乎望見一百四十個銀餅子，在那裏面旋轉，最後又恍惚見阿富在眼前招手。

第三天早晨，阿富送個信來，他聽見人說，市政府開了一個大會，討論對於窮民的辦法。說凡是窮苦的人，要自己寫個單子去，有多少人，有多少房子，詳細地寫去，會有好處的。

三姐聽了阿富的話，覺得在絕望之中，還有一點微明之路。一面感謝阿富，一面走去告訴病重的父親。她想，「阿富畢竟是貼心的男子。」

不用說，三姐請求隔壁算命的張老人，替她開了一張詳細的單子，把她的貧困的家境，詳細地做了一張呈文。最後用哀求的口氣，請市長老爺大發慈悲，想一個辦法，不要空眼望着這幾個瞎的病的幼弱的小百姓，就這樣被逼迫而凍死，而餓死。雖說張老人的筆墨，沒有紹興司爺那樣的鋒利，然而在這篇呈文裏，確實盡其描摹刻畫的能事，是張老人生平最用心的一篇大作。他自己對三姐說，「這篇呈文上去，一定有好處的。這幾年來寫的東西，以這篇為最得意。」據旁人說，「人家就是請張老人寫封家信，他總要推三託四的，這次三姐請他做呈文，就笑嘻嘻地寫了這麼一大篇。恐怕那老東西，也在想吃天鵝肉罷。」張老人這人的性格，也是到老還是歡喜女子。去年儉看李大嫂上馬桶，打破了——邊眼睛片的故事，是誰也知道的，因此，這次替三姐做了呈文

，他們都這樣笑他了！

果然，過了幾天，市政府又出了一張佈告。裏面的大意，是這樣的。

自拆房屋修馬路的佈告張貼以後，即有請願團的事發生，近幾天又接着許多貧民訴苦的呈文，都是要政府替貧民設法。政府籌劃再三，覺得貧民的痛苦雖可同情，但一國的大政不可更改。現在磋商的結果，為顧全民生計，凡真是赤貧無依者，每家由市府津貼五元，二元半為現金，二元半為二五庫券。從此次佈告後，市民不得再有異議。迎襯大道定下禮拜一舉行破土典禮。凡指定須拆除的房屋，仰各處居民，自動拆除。不然，當由軍警代辦。

阿富倉忙地跑來，把這消息告訴了三姐。要她暫時去把那兩塊半錢領來再說。

「什麼叫庫券，你知道嗎？」三姐第一次聽說庫券這東西，因此懷疑地問阿富了。

「我也弄不清楚，我想大概就是欠賬的意思，好比我們欠了人家的錢，發一紙期票的一樣。要弄清楚，還是去問張老頭，他算命的人，是無書不讀的。」阿富對於庫券這東西，也有點茫然，於是推張老頭以自代。

阿富要做工，惓惓地走了，臨走時，三姐給了他一個慫恿的謝意的笑臉，他很滿意。

三姐先到房裏，把這消息去告訴父親和祖母。勸他暫時安心。自己走出門來，到張老頭的家裏去了。

張老頭望見了三姐蹦蹦跳跳地走來，笑容可掬地站起來，忙接着問長問短。

「父親的病這兩天有點起色嗎？」

「體子弱，又沒有好調養，那裏能好。現在一天天重下去，不過是等日子罷了。」

三姐在家庭忙亂的生活中，雖是心靈充滿了悲情，然而一天繁雜的生活，征服了她的全部。真沒有時間，讓她去悲歎自己的命運，讓她去流淚珠。今天偷閒走到張老頭家，見張老頭一問她父親的病，不禁傷感起來，說了兩句，不由的流出淚了。

張老頭畢竟是個老頭，見了三姐傷起心來，似乎也起了同情之感。滑柔而又細緻的勸了一頓，最後說：

「你也可憐，在人家裏，正是做小姐的時候。如今把你當個大人用，家境又不寬裕……你有什麼事，我能幫忙的時候，我是願盡力的，何況你父親還是我老朋友。」

三姐見張老頭這片婆心，也感動了，於是把市政府出佈告的事告訴了他，又問他什麼叫做二五庫券。

張老頭有點愕然了。他算命的時候，二五兩字，雖說常常連用，庫券這東西，還沒有見過。獨獨碰着三姐詢問，若答不出來，似乎失了自己的尊榮。真的，他有點愕然了！

五個手指，在禿了頂的腦袋上，摸了幾下，放在鼻孔前聞了一聞，於是又去摸摸下巴下面的幾根短鬚。我們知道張老頭正在深思苦慮了。

「二五庫券這東西，我也是第一次聽說。就是在幼學或是四書上，也從沒有看見這四個字連用過。我想這大概是欠賬的意思，他既明說兩塊半是現金，自然那兩塊半是期票了。」

是的，阿富也這樣說。

阿富那孩子，倒也聰明。

於是三姐請張老頭寫了一張領單，預備到市政府去，出門時，張老頭子笑嘻嘻地送至門外。

六

一禮拜後，三姐從市政府領來的錢又用盡了，父覺的病，比以前更加沉重下去，日夜躺在床上呻吟，早已不能下床行走了。

這兩天拆房屋的事，鬧得天翻地覆，這裏一叢，那裏一堆，都在聚着談這件事，有一些無房屋的浪人，專門在外面探聽消息，回來在朋友面前指三畫四地亂吹。

有的說雜貨店不肯拆屋，把房主人捕去坐監了，有的說王家酒舖的小老板，被一片瓦打破了腦袋，登時倒在地下死了。有的說某公館的小姐，被年青的武裝同志，摸了奶子，又有的說李四的茅屋，是消防隊鉤倒的。……這類的事，他們都高聲地談論着，一般居民，比以前更驚恐了。

『怎麼辦呢？飯也沒有吃，房子又要拆了，父親睡着不能起床，祖母又瞎了眼不能行動。怎麼辦呢？』三姐聽了外面緊急的可怕的風聲，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好一人流淚。

阿富很急地跑來，說市政府又出了佈告，從後天起，就要動手拆海陵門附近的房子，要三姐早些預備，免得臨時受軍警的奚落。他又舉了許多的事實，說某家某公館的小姐丫頭都受了兵士們的侮辱。

『我如何呢？阿富你不知道我的境遇嗎？我一個人去討飯也餓不死，你看老的病的，又這一大堆。教我如何呢？以前沒有飯吃，還有住的地方，現在呢？我真要逼死了。』

阿富只能給三姐以同情，精神上以力量。講到物質上的幫助，他自己也是一個赤貧的工人。因此，他聽到三姐的話，他很他

為什麼不是資本家的兒子。

『你同我走不行嗎？』

『我不能。阿富，你的心我全知道，我真的歡喜你，但是，我不能同你走。』

『你的祖母與父親，市政府一定要想辦法的，你走了脫了這個羅網。』

『我知道我是要死在這個羅網裏的啊！阿富，可憐你沒有錢，你只要有錢能安插我的祖母和父親的時候，我就是你的了。我真不敢想啊？我一定要到那個我不願去的地方去了。』

阿富似乎失去自尊心的一樣，臉部冒出紅熱來。覺得自己沒有錢，真不配去愛一個女子。然而，他又不能讓這個他愛而又愛他的三姐，眼望着被旁人奪去。

他憤憤地跑回家去，他下了決心，要想一個辦法，去救他的三姐。萬一到無可奈何的時候，情願與三姐同死，不願讓她走向別人的懷抱裏去。

他想，現在只要有了五十塊錢，就可以暫時安頓她這家庭，使她逃過這緊急的關口，因為有了錢，就可以找兩間矮小的房子，維持幾月的家用了。

但是，錢在那裏呢？自己拚命地作工，一個老娘還養不活，加之上年病了幾月，欠的債到現在還沒有還清。好意事再向旁人開口嗎？阿富望着天空無法可辦的時候，恨不得就拿着尖刀，去把他隔壁住的富翁趙二老爺殺死，他的周太太也不能赦她，因為她的手上，有一對放亮的金釧。

然而，阿富一時又沒有這勇氣，只好徘徊，歎息，終於躺在床上，做了許多的惡夢。

七

王老板推開三姐家裏，到了水窮山盡的時候，就以父親的重，房屋又要拆除。他想，機會到了。於是找着同三姐的祖母聯席相合的楊師母，去同他們談判。

楊師母是一個尖嘴婦人，那晚走去，剛巧三姐不在家，一直找着祖母的祖母，起首寒暄了幾句，慢慢地就談到本題。她那張利嘴，又圓滑，又尖刻說王老板是一個有福有祿的人，說三姐不是去做小老婆，說嫁去了你們就有飯吃，就有房住，又說貧賤的女子是不容易嫁給有錢人的，最後又說，三姐的年齡也大了，關在家裏，進出的人這樣多，免得像花惹草的……這一段話，把祖母說得眼笑眉開，連連稱是。

祖母摸到病了的兒子的房裏，楊師母也跟着進去。把這事又詳細地談了一遍，徵求他的同意。他不能說話，只點頭。楊師母會了意，連忙對祖母說，「他很高興呢」。於是就把條件議妥了。

- 一 三姐的身價，為一百五十元。
- 二 祖母由王老板送到濟良所去。
- 三 三姐的弟弟，跟着父親住，一百五十元作為父親的醫藥費與弟弟的家用。
- 四 錢交齊後，即將三姐接去。

楊師母很得意地走回家去，臨行時，又囑咐她的祖母，候三姐回來以後，要好好地同她說明免得臨時發生變故。

祖母應允了。

不久，三姐在外面借來回來，滿面的愁情，又是慘淡，又是憔悴，兩隻眼裏，淚水總是不乾。滿頭的髮，蓬鬆亂挽，愈顯得頹唐。她走進房裏見父親的模樣，更加傷感起來。

唉！死在房裏裏的命也沒有啊！

祖母，父親，女兒聚在一塊，談論王老板要娶三姐的事了。

祖母極力的玉成這件事，父親總是點頭，總是哭泣。

被高利貸圈繞着幼弱的心，三姐，被這得無路可走了。

「三姐，說一句話，自己跑到外去。這時一縷寒月，正照在破院子裏，弟弟的屍體，在階下蟋蟀的聲響裏，這隱約的可以聽見。」

「爲我一個入嗎？那自然跟着阿富去。爸爸呢？祖母呢？弟弟呢？吊死嗎？……世上總沒有比王老板還要可恨還要陰毒的人罷。同着這類惡人住，不啻自取滅亡，不如討飯……」

世上的人，精神最苦痛的是失了愛情，而又要歸到自己是黑水的深淵裏去。這種痛苦，任你如何，也沒有法擺開。望着黑淵步行的時候。

阿富實在是一個可愛的男子，他的樂於勞動生活，他的性情，他的相貌，都能使我心醉。唉！他爲什麼沒有錢。三姐望着明月，又在追想阿富的相貌與言行了。若同在前，會抱着接吻罷。

她想，很高興地走進房去，對祖母和父親說：「我想了一下，這事很好，就這麼辦罷。」

八

第三天早晨，六個警兵來折三姐的房子時候，剛剛她父親落氣。畢竟還是張老頭肯幫忙，對警兵說了許多好話，才允許下午一點鐘再來。

父親死了，什麼也沒有預備。當時由三姐親自去找張老頭的大媳婦，在王老板那裏，取了五十塊錢來做葬費。王老板說：「今夜我再送一百元來，就把她接去。」

恐怕就是第二天罷。四個工人抬一具白棺材，慢慢地走出城去。秋意蕭蕭的樹林，都在風裏發出聲來。

後面有一個五歲的孩子，坐在黃包車裏，並沒有看見三姐。阿富呢？聽說前天，從牆上爬到隔壁趙公館，去偷晒在院子裏的支票，被捉到警察局去了。

十月八號

近事雜評

阿斗

(七)客卿與外資

十月十九日南京的國務會議，孫科提議聘美人茂菲與古力治為首都設計及廣州黃埔開港設計的工程顧問，已議決照准。

同日孫科又提議聘美人楊歐文氏，哈爾氏，福特氏，塞烈門氏，精琦氏為名譽經濟顧問，亦議決照准。

又二十六日時事新報譯載字林西報，云國民政府聘歐戰時德國參謀總部主要人員之一的鮑艾大佐為軍事顧問，聞隨同來華者，尚有德國軍官多人。字林西報并云國民政府曾有請德國魯登道夫將軍協助改編國民革命軍之議，後以德外部反對不果云云。這個消息據我們所知雖不大正確，但蔣介石聘有大批德國軍官却是事實。

像這樣的大批聘用客卿，這大概是國民政府訓政時期的新猷之一。據我們看，國民政府這種舉措，其動機當不出以下數端：

一、中國的人材本來不夠，而國民黨又要屏絕異黨的人材以貫徹一黨專政的精神，則其勢非借材異地不可。

二、國內經濟的枯窘，已不容諱飾，而年來的國民黨已經是竭澤而漁，與其向國民敲骨吸髓還不能痛快的找到幾文錢，則不如大舉募集外資，或可痛痛快快的揮霍一下！但要募集外資則國民政府的信用尚有待於宣傳，更不能不多立各種建設事業的名目，以轉移外人的耳目，於是乎聘用客卿尚矣。

三、中國今日這樣的統一不算真統一，這是蔣介石所知道的。要舉統一中國之實，或蔣介石要做一個名副其實的海陸軍大元帥，都非好好的訓練幾師可以削平羣雄對內作戰的軍隊不行，則

德國軍事顧問的大批聘請，大概是蔣氏所認為急切而必要的。

本來任用客卿和利用外資都沒有什麼不可，但要有所具備的條件如何？

例如用客卿，便要看一看國民黨人是否有利利用客卿的能力？

今日帝國主義者間的互相嫉視是很顯然的，國民黨這種大批客卿的引用，是否不會引起國際的猜嫌？或因而引起國內的更加分裂？

國民黨用一鮑羅庭，使中國赤化者過半，經過全國國民的艱難奮鬥，僅乃去之，國民黨人沒有駕馭客卿的能力，這便是不可動搖的證例。

德國恢復的迅速，實為歐洲列強嫉視的中心；德國沒有一日忘情於遠東地位的恢復，更是顯明的事實；中國自來聘用的客卿——尤其是關於政治軍事經濟的——沒有一個不與他們本國的政府有直接的關係，實為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一種最良工具。現在國民黨像這樣的大批引用德國人美國人，說法國人日本人英國人不站在旁邊看得紅眼，那是不可能的。

又孫科以留美學生的關係而主張大批聘用美人，蔣介石以軍人資格，而引用大批的德國的軍事顧問，則其他各派為勢力均衡起見，難保不各以其歷史地位的關係，彼此以引用客卿相尚。馮玉祥可以與俄國的固有淵源而大用俄人，東三省以地理的關係，自非多用日人不可，李濟深近來和香港政府弄得很親熱，多聘幾個英國人在兩廣兩湖發展，當然也很容易，這還是就武人說；文治派中如李石曾之流，根據他們文化的見解，無政府的主張，更難保不要多聘幾個法國人來點綴點綴勞働大學，或鹿謨克學院！國民黨的內部本來複雜得不像個樣子，如果再加以各國的客卿操

縱播弄於其間，恐怕難保不開出更大的亂子吧！證以鮑羅廷的往事，國民對於國民黨無條件的引用客卿，可以完全置諸不問不問嗎？

至於募集外債，雖還是國民黨政府的單相思，但全國國民不能不與以深切的注意，在未合法的民意機關以前，由國民黨募集的外債，我們只能認為一黨的私債，國民黨倒後，無論何黨何派起而執政，唯有不承認之而已。

(八)崇拜領袖與愛惜領袖

我們偶然在本報上批評國民黨人崇拜孫逸仙稍嫌過火，陳布雷先生見了大不高興，說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話，（見十月份某天時事新報，題目我忘記了。）說中國社會如何如何涼薄，并且罵醒獅派如何倒行逆施。布雷先生這兩年真正做了國民黨人，并且出入於黨國要人之門，追隨於總司令的車馬馬足之際，所謂『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我們對於布雷先生這種在黨言黨的論調，實在認為不值一駁。不過我們仍有兩點意思要說明的：

孫逸仙排滿革命，容共聯俄，功罪本來是不相掩的，一定要求大家崇拜崇拜，如果是適可而止，也未嘗不可。不過我們雖然不反對合理的崇拜領袖，但在一千九百二十八年的今天，一定要在中國製造偶像，建立宗教，我總覺得是心勞日拙，大可不必。法國人為拿破崙築的墳墓，比戰國民黨人為孫逸仙築的也差不多，但法國人決不干涉別人的痛詆拿破崙；法國人的景仰盧梭，至少比戰今日所謂國民黨人的崇拜孫逸仙更有誠意，但法國人痛斥盧梭的書籍豈少也哉！可見一個真正的領袖人物，他一生的思想言行，自有他自己的防線，用不着一班庸人們為他越俎代庖

，但庸人們却最高興做這種工作，這并不是真有愛於他們的領袖，不過是利用他們的領袖做幌子，以遂其依草附木之私圖，揭穿了黑幕，可謂半文不值。孫逸仙在一班國民心目中的評價，反因年來國民黨人的過度宣傳而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便是這種原因。這是一個極其粗淺的道理，或者陳布雷先生也可以懂得。

布雷先生也知道現在許多人掛遺像讀遺囑是沒有誠意的，其實講起來，中國這種社會根本沒有價值，中國的知識階級，百分之八十沒有廉恥：王莽做皇帝，上書頌功德者盈天下；魏忠賢當權，不少的人向他稱乾兒，為他建生祠。即以最近的洪憲皇帝而論，上書勸進，匍匐稱臣者，豈少中國的名流學者！可見對付中國大多數的知識階級，只怕你沒有權勢，有了權勢，他們便妖媚如娼妓，馴懦如綿羊，你要他們怎樣奉承你，怎樣崇拜你，他們都可一一照辦，但有有不有誠意，却不是你所應該問的。這就是就中國的知識階級說。至於中國的所謂愚夫愚婦，則中國歷史上自來受這班人崇拜的人物，頂著名的一共有三個：一個是姜尚——便是他們所謂的姜太公——一個是關羽——便是他們所謂的關老爺——還有一個是岳飛——他們叫岳爺爺——。他們對於這三位，一樣是掛着他們的遺像，讀着他們的遺言，為他們建廟，為他們築墳，並且經過幾千年不變確實是很有誠意的。然而像姜尚，關羽，岳飛這種人物，在中國歷史上，真正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其所以只有他們三個人取得這樣崇高的地位，并不是他們有可被崇拜之實，實在是因為幾個小說家給他們宣傳的結果。

現在崇拜孫逸仙的，還止限於一部分無誠意無廉恥的知識階級，可見孫逸仙在中國社會上所取得被崇拜的地位遠遠不如姜尚和關岳，即假令國民黨人加倍宣傳，使他們的先總理在一班愚夫

愚婦的心目中，變成莫明其妙的神聖，充其量其地位也不過與關老爺和岳爺爺相等，天地間的喜劇，還有比這個更滑稽的嗎？

我們了解孫逸仙，我們給他的評價可以適如其量，我們信這不只是侮辱領袖，而是愛惜領袖，陳布雷輩的說法，所謂流俗之見，不值一駁。

(九)湯玉麟快人快語

中報十月十三日北京專電云：「楊宇霆回奉，并約定湯玉麟高維嶽赴奉一行，湯表示只須本人威權不減，無論何種旗幟，何種主義，均可贊同。」

今日大多數的黨國要人，投機新貴，無一不與湯玉麟抱同樣的態度，但只有湯玉麟肯很天真很坦率的衝口說出，畢竟湯玉麟不失為快人快語。

(十)我們也希望青年們努力讀書

最近黨國要人胡漢民戴季陶之類，到處宣傳講演，表示希望青年們努力讀書。其實我們對於青年的希望，也正不下於胡戴；不過我們的態度却與胡戴完全不同。胡戴希望青年讀書，是希望青年不再造反，可以使他們的訓政訓上一千年！我們希望青年讀書，是希望有一批受過現代完全文化教育的青年起來，使譚延闓，蔡元培，汪精衛，吳稚暉，胡漢民……這班進士，舉人，拔貢的人物早早收束，舊中國早早下場，新中國早早開幕！可以說胡戴的希望是希望由革命變到不革命，我們的希望是希望由八股變到科學。

反動的時期來了！

李璣

國民黨輒稱別人為「反動」，「反動」這兩個字譯成舊日的話

，又叫作「倒行逆施」；國民黨人幾乎漸漸要認所有不跟着他們說，隨着他們動的中國人，都是「反動」，都是「倒行逆施」！但是，國民黨人要當心啊！要自己審察一下自己啊！你們近來的行為「反動」得利害，「倒行逆施」得狠可以，你們自己知道麼？并且你們是握着政權，口含天憲的政府黨，以你們那種「反動」主張定為法律，強人們以從，而人們莫敢不從，那纔「反動」的時期真正來了呢！你們如果不以此話為然，請看下面所指的事實！

第一，你們國民黨近來在主張思想統一。請問，在二十世紀的世界來主張思想統一，是不是「反動」咧？你們知道麼，假使十八世紀不把思想的統一完全打破，便沒有科學的特別的發展，便沒有大革命的忽然產生？——可憐在中世紀以至十八世紀之末，許多的科學發明家，天才思想家，被這個思想統一的見解送上斷頭台去送到火坑裏去！我們在歐洲看見這些為科學發明，為真理奮鬥而死在思想統一之下的天才家的銅像，同時研究他們的科學發明，驚歎他們對於後來人類的貢獻，我們不能不高喊：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已成了近今人類生活的必需，人類行為的信條：他們已成了不可抗的潮流，而你們國民黨要想來取消了他們，你們不是「反動」是什麼？不是「倒行逆施」是什麼？

如果你們在說，「三民主義是科學的結晶」，你們知道不知道，科學的精神：（一）要人們去懷疑，（二）要人們不盲從，而（三）最忌人們去武斷。如果沒有這三種精神，科學是不會成立的。但是你們國民黨不准別人懷疑，批評三民主義者即以反革命論；一定要別人盲從，不盲從三民主義者又以反革命稱；你們那種武斷還上得！這是科學的結晶嗎？假使科學的結晶真是這樣的，科學

便立刻破產了！既然你們要附會科學，你們既然要稱許科學的精神爲正動的，則不能不承認你們那種武斷，盲從，不許人懷疑批評，是根本反乎科學的精神，是「反動」的現象！

可憐的中國人！他還未曾逃出舊的羈絆，舊的牢獄，舊的思想統一的勢力，而新的羈絆和牢獄又來了！在數千年禮教的思想統一之下，不知道埋沒了許多志士，犧牲了許多天才，使全民族精神困憊，血種枯弱，文明衰歇，思想落後，到了今天這個樣兒，看看要被進化所淘汰了！幸而這幾年來稍稍有點生機；至少自「五四」以來，青年們纔敢懷疑而批評這種舊的統一思想，纔不再盲從了，而一般落伍者也不敢再公然武斷了。思想界纔漸漸有點生機，全民族也漸漸纔有點希望，而你們國民黨的新禮教又來了，新的思想統一又主張起來，而且強迫實行了。並且你們國民黨屢次宣言都稱前幾年這種解放思想，自由批判的教育要不得，把青年人誤了。但是，你們國民黨人知道麼，假使沒有這樣要不得的思想解放，批判自由的教育，這回國民革命便不有這麼多的青年肯參加，肯犧牲，——他們都會還在禮教中昏睡，——那嗎，革命軍便沒有朝氣，不會成功，而你們國民黨的政權也就奪不到手裏來了！并且，一想起來，好像有點滑稽。你們所稱要不得的思想解放，批判自由的前幾年教育是誰主持？蔡元培先生！而現在所謂要得的三民主義的統一思想，不准批判的教育也是蔡元培先生主持着。蔡先生沒有辦法，只好說：「三民主義的教育是平民的，是科學的」。既然是平民的和科學的，爲甚麼尊若神聖，不許我們自由批判呢？近今的平民和科學思想，那一種是尊若神聖，而不許人批判，批判而且有罪？——你們國民黨這種貴族的，宗教的，非科學的，絕滅自由的行爲，真不能不說是「反動」之至！

其次，你們國民黨近來在實行言論統一。要強迫着思想統一，因此我們國民言論自由的權利，不但在北伐成功後還不還給我們，而且近來取締禁止非國民黨的言論更加利害。從前我們的報紙還可以寄出，現在寄都寄不了，只好託人帶到外埠；公開的賣，更是辦不到。上海的日報還是繼續檢查，各地的報紙也厲行黨化。這樣便算實現了胡漢民先生所稱的「舉國一致言論之贊美」。這樣的一致贊美，何異于從前狄亞士專制墨西哥的辦法。狄亞士爲墨西哥的狄克推多時，外國記者問他：「何以無有反抗你的而能舉國一致服從？」狄亞士笑道：「反抗者俱已上斷頭台了！」你們國民黨在二十世紀的今日，還想學從前暴君，去一手掩蓋天下人耳目嗎？你們國民黨知道沒有言論的自由，便沒有今日學術和政治的進化麼？假使十八世紀的法國皇帝，其取締反對神權王權的言論，也如你們取締在野黨的言論這樣利害，便令飄零的盧梭無地安身，謹慎的孟德斯鳩不敢開口，那嗎，自由，平等，革命，憲法，政黨，種種人權和政治的進步見解都傳播不出，不但沒有你們國民黨的革命，就是連法蘭西的革命也沒有了。又假使滿清末年也連上海的輿論界都加以壓迫，加以取締，那嗎，孫逸仙的革命之焰也就扇不起來——我們曾細細調查滿清末年的上海輿論界是較今日自由得多，在袁世凱訓政和北洋軍閥割據時代更比今日自由得多。——今日是稱革命成功之日，而其對於言論自由的「反動」，乃有加無已，誰謂革命不該當另外來過！我們讀歐洲中古史及近古史，常常太息痛恨于一般摧殘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王公僧侶，他們那種糊塗與殘忍，使社會不得進步，黑暗了幾百年，爲歷史留一大污點。不料到今日可憐的中國人纔有一點自由的生機，又遇你們國民黨這樣「反動」，這樣專制！本來習慣了「代

聖賢立言」，而「言必稱先王」的中國智識界，要使他從八股堆中昂起頭來，猛勇精進，認清是非公道，而本着良心與真理說話，已經狼狽不容易，狼狽氣力；而你們國民黨又來強將這個三民主義的帽子蓋在他們頭上，「除三民主義以外無學問」，「除三民主義以外無真理」，「除三民主義以外無是非」，（這幾句令識者笑煞的話，却天天出諸領袖之口，隨時可以在報上看見着的）。這樣一來，真是非先總理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總理之法服不敢服，而言必稱先總理，更是應該舉國一致。這樣一來，所有文章盡是八股，所有議論都是經解，所有文人都是經生，所有學問都是抄襲。——這一套的辦法，到是中國文人的老調，即使不用壓迫他去學習，他都做慣了的。不過把「子曰詩云」換作「先總理云」就是了。所以我們可以預言，這個「除三民主義以外無學問」，只要三個月，全國都可以辦到，並不困難。如果國民黨諸領袖先生說，並不要你們去學舊日經生照抄的辦法，而是要學今日學者研究的辦法，那嗎我們便敢告訴領袖先生，今日學者的研究態度，第一便要懷疑，你們准不准懷疑三民主義咧？其次便要批評，你們准不准批評三民主義咧？再其次便要改良，你們准不准改良三民主義咧？你們既然都認為批評三民主義便是反革命，我們除了照舊日經生的抄襲法，還敢亂說一句嗎！就是你們國民黨中的主要人物偶有所主張，而一旦被另外一個黨員發現了，說是有違反先總理的言論，便立刻有打倒之勢，他便要立刻轉灣抹角的歸到先總理身上，然後纔能勉強敷衍下去，何況我們老百姓。這樣一來，言論固然統一於先總理了，可惜中國人再不能更進一步了！況且三民主義是「東方文化與科學的結晶」（語見國民政府近兩日宣言第一句），這句話一來，簡直更令人無逃避之餘地了！你說你是研究國學，與三民主義無

關，那不行，三民主義是東方文化的結晶；你說你是研究科學，與三民主義無關，那不行，三民主義便是科學的結晶。——小學生物簡直無逃學之可能了。但是東方文化一天一天在那裏受淘汰，科學一天一天在那裏進步，三民主義這個結晶又怎樣呢？

我說到此地，雖然恨國民黨反動，却為愛惜孫逸仙，不能不奉勸國民黨諸領袖們幾句話：你們這樣辦法，把三民主義的相當價值都會被你們損壞了！二十世紀的今日，自由批判是不可遏止，思想的進步是一日千里的。三民主義的價值並不是完全經不起自由批判，何必用你們那樣鋪張揚厲，欲得反失！在這思想進步程途中間，三民主義本來駁雜，他能站得住的部份自然站得住的，不必你們去用法令來保護；要被淘汰的部份自然要淘汰以去的，即使你們再把他神聖化，宗教化，也是無益；不但無益，而且你們這樣做，必定要把三民主義全部送掉，徒令人生反感而已。

但是這幾句話也不是從今天纔說起的。當民國十二年在法國的時候，那時國民黨人拿老招牌來壓我們時，我便對留法的國民黨人這樣說的。後來十三年回國辦醒獅以來，也常常這樣說。我自己認為這幾句話天公地道，而反得罪了人。到今天來，簡直罵我們青年這幾年所受的教育都是壞的，都要不得（語意見前兩日國民政府宣言），好像這般小孩子們學壞了。唉！你們國民黨既仗着兵威，而不知道反省，其反動以至如此；你們終在進化程途上要失敗的，我敢預言。

然而反動的時期畢竟來了！

唉！五四前後的精神那裏去了！

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上海

政黨與政治運動

(完)

陳啓天

七 政黨的策略

什麼叫做策略？策略就是政黨的戰略。軍事上的勝敗不一定決定於隊伍的好壞與多寡，而戰略的當否也極關重要，在敵我勢均力敵或敵眾我寡的時候，尤關重要。策略之於政黨也如戰略在軍事上一樣重要。如果政黨沒有策略，只知浪戰而陷於不戰不和，不守不逃，不走的悲境，勢必不能在政爭中立足。如果政黨所採的策略不適當，也是使政黨的出路愈走愈少，最後必歸於消滅一途。策略與宣傳組織訓練有極密切的關係，策略一經錯誤，足使政黨不能宣傳，訓練，與組織，絕對沒有發展的希望。因此政黨當須慎重決定策略，以謀得最好的出路。

政黨決定策略時，也須注意以下各種情形：第一要精確分析國際現勢與國內現勢以推斷最近之將來的變化，然後可以決定一種策略適應現勢與其變化。最忌依主觀的想像，或個人的野心以解釋現勢與其變化。第二要精確估量敵黨的實力與策略，以完本黨的對策。完全不明敵黨的實力與策略固不能應戰，即估量有了錯誤也不是應戰。第三要確切認明本黨的實力與根本出發點。本黨的實力已有什麼應戰的可能嗎？某種策略與本黨的根本出發點不衝突嗎？這兩個問題在決定策略者的心中應有一種確實的答復，決不可私心用事，自欺欺人，也決不可意氣用事，急求一逞。否則必陷於不幸的失敗，使政黨的信用完全掃地，難得恢復了。策略有根本原則為決定策略者所必須遵守。這個根本原則

是什麼呢？就是在同一時期中，敵黨要求其極少，友黨要求其極多，然後可以立於不敗之地。固然政黨原含有排他性，但是總不可將一切政黨均當做敵黨，致一面放鬆了真正的主要的敵黨，一面使可以為友黨的政黨，也站在敵黨的地位，而本黨便無力應付了。因此，策略的運用貴能認定真正的主要的敵黨，而設法破壞並消滅敵黨的聯合戰線，同時設法鞏固並擴大自己的聯合戰線，以打敗敵黨。

政黨應如何破壞並消滅敵黨的聯合戰線呢？有的政黨主張不擇手段，凡可以破壞敵黨及其聯合戰線者如造謠，利誘，威嚇等均不顧一切而採用之。但我以為不擇手段的手段，收效究微，不宜用，更不宜多用。而破壞敵黨聯合戰線最有效力的方法：第一是理論的闡明，即將敵黨的理论詳細加以批駁，並指出與敵黨站在同一戰線者之理論上的根本衝突，決無始終聯合的可能，便可使敵黨的聯合戰線從理論上分裂起來，而中立者也將承認在理論上無聯合之理。第二是事實的分析，即將敵黨造成聯合戰線的原因經過以及結果，詳細加以說明，並指出與敵黨站在同一戰線者之利害上的絕對衝突。事實足以暴露敵黨的真面目，而他的聯合戰線便立刻分裂了。

政黨又應如何建設並擴大自己的聯合戰線呢？第一要注意共同的要求。俗話說得好，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在同一聯合戰線下之政黨，必其要求有共同之處，乃能通力合作。如只能遂一黨之專欲，他黨毫無所得，甚至生存也被否認，將無聯合之可能。第二要採取適當的態度。態度要不抗不卑而有相當

的誠意與人聯合，有礙他黨的言論，須適如其分，萬不宜以待敵黨者待友黨。否則聯合戰線必無從建立起來，致本黨完全陷於孤立的地位，既不能戰，又不能守了。

更進一步說，所謂聯合戰綫之運用，不僅限於政黨間，即無黨的組織與無組織的民衆也應運用，然後政黨不致與民衆隔離，而深深植立他的根基在民衆之上，進可以戰，退可以守。

八 政黨與青年運動

政黨對於青年以及青年運動應採何種態度呢？我以為採取利用的態度，固足斲喪國家的元氣，而令青年害怕政黨；反之，採取壓迫的態度，也足使青年抑鬱，怨望，甚至挺而危險，為敵黨所利用。最適當的態度是採取教育的態度，因勢利導，

循循善誘，務求青年的政治能力漸次增長，而可以担負解決實際政治問題的責任。既不將青年當做政黨的犧牲品，也不將青年當做政黨的違禁物，而只將青年當做政黨的學生。已向政黨這個學校報名繳費的青年，固當做學生，即一般未報名繳費的青年，也應作學生看待，政黨應盡力設法去指導。政黨對於青年既應採取教育的態度，對於青年運動也應同樣採取教育的態度，而切實注意以下三點：

一，要了解青年的特殊心理——此地所謂青年乃

指年齡在十五至三十歲者而言。在此年齡的青年心理：第一好自尊。在十五歲以前的兒童完全託庇於父母，比較馴謹，十五以後，因多與社會接觸的結果，自我意識 Self Consciousness 遂大發

達起來，志大言大，儼然有不可一世之概，故青年多狂者。政黨不應過分非難青年的自尊心，而應將空虛誇大的自尊心引向國家事業上來，逐漸變化自尊心，而成功責任心。第二好反抗。因為好自尊的原故，無論對於什麼人常常要求人格的獨立，而表示反抗。這種反抗性在非青年看來十分覺得討厭，而實際比較有希望青年，却正是這種有反抗性的青年。革命政黨如果缺乏反抗性的青年，便有喪失革命性而走入腐化的危險。政黨對於青年的反抗性從青年的自身上運用到國家與團體上，以擴張反抗的目標，並增加反抗的動力，乃有實現政黨主義的可能。第三好理想。好理想是青年的一種好奇心。因為青年不明事實之故，理想愈高，愈能激動青年。卑之無甚高論的理想在青年眼中便被認為「開倒車」，罵他「思想落後」。其實政治問題是實際問題。政治思想固不可落後，也不可「落空」。所以政黨不貴提示青年以一種不能實現的理想。而貴提示青年以一種可以實現的理想，尤其是在本國當前情勢之下可以漸次實現的理想。好高騖遠而以國家為犧牲的理想，縱能一時迷誤一部分青年，但是青年受了實物教訓之後，便要棄如敝屣，不肯執迷到底。第四好活動。「少年喜事」，原是青年的本色。好活動的結果固不免有壞的，却也有好的。政黨應指示青年的正當活動路徑並且領導着去活動，不應只站在旁邊或上面罵青年亂活動，致完全失了青年的同情，為敵黨所煽動。

二，要解決青年的實際問題——政黨對於青年的

實際問題固不能完全代為解決，也須盡力為青年解決，並確切指示一條解決的正當路徑讓青年自行解決。青年的實際問題原來非

常的多。其最使青年感覺煩悶與苦惱的：第一是性慾問題。性慾問題在現今青年心中幾成了一個極重要的問題，甚至說「人生就是戀愛」Life is love，而成了性狂。政黨應指示青年戀愛問題只是人生的一部份，決不是人生的全體。能有幸圓滿解決的，儘管去圓滿解決。而不幸成爲過渡時代的犧牲者也要勉強安於犧牲，才不至將其一切問題連帶犧牲了。等二是求學問題。青年的求知慾近年一天一天的發達起來，而一面因於本身的經濟不能如願以償，又一面苦於腐敗的教育無從達到目的，於是發生了求學問題。政黨應指示青年求學不必限於學校，做事也可得到真實的學問，又何必苦苦爭文憑與頭銜呢？在目前中國國民經濟能力之下，我們能夠受到中學教育，甚至大學教育，便是幸運。我們在學校應切實求學，並且同時預備改造政治，使將來的青年可有較多的求學機會。第三是經濟與職業問題。「生活難」「失業」，幾乎是多數青年的一致呼聲。究竟使青年生活難與失業的原因在那裏？一由政治未上軌道，二由產業未大發達，三由個人消費過度與身外能力不相稱；而社會分配不平均在目前中國還未構成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政黨應指示青年要解決經濟問題與職業問題，不是階級革命所能解決的，也不是社會革命所能解決的，而是要改造政治，開發產業，使經濟能力增高，職業機會加多，同時個人消費還要減到最小限度，確與能力相稱，乃能得到相當的解決。

二、要培養青年的政治能力。中國政治問題的解決，不能希望於軍閥，不能希望於官僚，也不能希望於政客，只能希望有志氣，有血性，有犧牲精神，青年肯將這種責任担當起來。不過青年對於政治能力如果沒有相當的修養，也決担

不起這種責任。所以政黨應指示青年不要放棄了這種重大責任，同時直接間接培養青年的政治能力。怎樣直接培養呢？即是政黨用有計劃有步驟的理論訓練與實際訓練，教育已入黨的青年。怎樣間接培養呢？即是政黨以他的宣傳，組織與實際行動指導黨外的青年，使其由同情心而發生責任心，願在實際政治運動中學習政治，能力自然隨着增進。

九 政黨與農工運動

政黨何以必須注意農工運動呢？政黨的基礎須建築在民衆之上，而農工實佔民衆的多數，離開農工，所謂民衆的基礎便不穩固。所以政黨必須注意民衆運動，尤其是農工運動。如果一個政黨不注意農工運動，則另一政黨必以此爲口實，煽動農工的感情，而陰謀取得其領導權，爲實現勞農專政的準備，國家前途必益陷於不可收拾的地步。況且政黨是以解決實際政治問題爲職志的。農工問題在實際政治問題中已佔重要的地位，不得相當的解決，政黨便不易站得住。政黨注意農工運動乃可幫助他解決農工問題，以增進農工生活。由上說來，政黨對於農工運動應採取指導的態度與扶助的態度，不應採取壓迫的態度，更不應採取敵黨以柄，更不應採取欺騙的態度，以農工爲犧牲。

政黨在農工運動中應注意何種問題呢？第一是生活問題。農工生活比較困苦，政黨應依據勞資協作的原則，盡力扶助農工，提高待遇，使其生活得以充分改良，不易爲敵黨所煽惑。第二是教育問題，中國農工多半未受教育，因此不但對於政治

不易感覺興趣，即日常生活也缺乏常識。政黨對於農工補習教育既宜提出計劃為施政的標準，而在未執政以前也要直接從事農工補習教育，使農工得點實惠。第三是娛樂問題，只作工不玩耍，最易使農工感覺煩惱不安。政黨應為他們要求娛樂的場所與娛樂的時間，使他們也感覺人生有快樂，同時還可以增進工作的效率。第四是兒女教育問題。農工既感生活困難，自然無力供應兒女受教育。教育只是一部分人的特權，乃近代國家組織上急待補救的一種大缺陷。已執政的政黨須用國家的財力為農工的兒女設免費學校，未執政的政黨也應為農工的兒女要求免費的教育，甚至用政黨的力量自行設立工人子弟學校及鄉村小學為他們謀幸福。其他尚待注意的農工問題還多，此地不能多談了。

政黨應如何指導農工運動呢？第一應令黨員到工廠去作工，到鄉村去耕田，親身嘗嘗農工的甘苦，乃能指導農工運動。第二應依據生產狀況指示農工的正當要求，既不可過高使生產停滯，也不可過低使生活不能維持。第三政黨應繼續不斷的領導農工運動，同時糾正階級爭鬥的過激辦法既無益於國家，也無益於農工之自身。第四政黨應以自己的力量做於農工有切身利益的事業，使農工十分明瞭政黨是來幫助他們多得人生的幸福，不是來利用他們做奪取政權的犧牲品。

野島先生之夢

(續完)

武者小路實篤著
俗生譯

(完)

(一個小兒偷偷的登場，把黑板上的字擦了，一隻手拿着一塊紙，時而回頭看看，比着那張紙寫。)野島先生的頭禿了，同時光了。近來的作品多麼無力啊。可憐可憐。不久紙老虎

便揭穿了，為大家所共棄。他的末路呀，可憐可憐。」寫完又比着那張紙畫了個漫畫伸着舌頭偷偷的逃跑了。野島先生沒有理會。稍待一會兒，下女登場。)

下女 名片片來了。

先生 哦。(接過來)。

(下女退場)

先生 「我原來是喜歡你的，但近來厭惡起你來了。世間上偶得小名，便墮落了。近來你做的是些甚麼東西？已不復為你所思。不知羞恥的東西。快死去罷。禿頭的，甚麼也做不成的，該死的無聊文士的壞東西。創作甚麼的快停止了，死去罷。」

(先生苦笑。那時候纔注意到黑板。)

先生 (站起來去看)甚麼？「野島先生的頭禿了，同時光了。近來的作品，多麼無力啊。可憐可憐。不久紙老虎便揭穿了，為大家所共棄。他的末路呀，可憐可憐。」討厭的東西。(惘然立而觀之。)誰寫的呀。難道是那東西麼？喂！

下女 唉。

先生 沒有誰到這屋裏來麼？

下女 (打個照面)不知道。

先生 那麼，沒事。

(下女退場)

先生 竟是那樣的禿起來了麼？(在鏡中照了一照，老照不出來。)

(十四五歲之少女登場)

少女 舅舅。

先生 啊，芳子麼？

少女 做甚麼來着？

先生 我的頭很禿了麼？

少女 呃，頭髮很稀了。那有甚麼關係嗎？

先生 有寄這樣的明信片來的東西。

少女 那個？（讀）說了很討厭的話呀。「壞東西」是甚麼意思？

先生 誰可知道。然而反正不是誇獎的話罷？

少女 我撕了牠罷？

先生 好，撕了罷。

少女 這些事情一點關係也沒有。給予沒在家麼？

先生 一會兒便回來罷？寫那明信片的人，大概知道是誰，倒也

沒有甚麼。那黑板上的可真令人不高興。覺得好像被誰咒

咀了似的。

少女 那個？（念出聲來笑。）這些事情沒有一點關係。可是這個

畫倒很像舅舅呢。說起來了，外面牆頭上也畫着同樣的畫

呢。

先生 牆頭上也畫着嗎？

少女 呃。可是我都抹了。這也可以抹了罷？（抹）對着咒咀，我

寫祝文罷。（一方面在黑板上寫着）我所信的大王喇。我跪

在你的面前。大王喇，您的未來是被人祝福的。大王喇。

您的身體對於咒咀之矢，是不死之身。大王喇。萬歲萬歲

。

先生 芳子，你是可愛的孩子呀。你長得更漂亮啦。啊，那是你

罷？

少女 甚麼！

先生 你前些日子在電車上看舅舅的作品了罷？

少女 呃，看啦。

先生 （給她看像片）那時候在你旁邊有沒有這樣一個人？

少女 有的。兩隻眼睛老是看我。

先生 他說你可以做女優呢。

少女 討厭的人。我最厭惡那個人。

先生 爲甚麼？

少女 因爲他時而跟在我後頭，時而做出可笑的鬼臉。他的臉上

就好像抹着黑墨似的。看着我的臉，就好像馬上要說話，

要笑出來的樣子。

先生 可以給他表表同情，因爲是一個病身子。並且吃飯也很困

難。

少女 然而令人覺得不快活的人哪。

先生 他說你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子呢。

少女 討厭的貧嘴人。我最厭惡那樣的人。

先生 過於厭惡了，怪可憐的。

少女 然而厭惡却是沒有法子。

先生 他說若能把你裝在轎子裏抬着走，就是死也可以。又說你

若是做了大將，很高興的跟着去死。又說若是能同你談話

，就是死也不要緊。

少女 不要再說了。關於那些事。我想去看戲呢。想請給予領我

去，所以纔來的。

先生 那一定很高興的去罷。

少女 舅舅替我做一篇戲曲啊。

先生 做甚麼！

少女 在學校裏演。我想演這樣的事。

先生 甚麼樣的事？

少女 我想說我最厭惡戰爭。

先生 那不是極容易的事麼？簡直就說我最厭惡戰爭，說罷便退場好了。

少女 我的爸爸因為戰爭死了。所以我說了厭惡戰爭便想哭。大家

聚在一塊兒，很有趣味的談着戰爭的話，我忍耐的聽着。一個人沉默的聽着。終於忍耐不住，我便哭出聲來，站起來發怒。我最厭惡戰爭。因為戰爭，我的爸爸死了。

（其初裝哭，終於真哭起來了。）

先生 芳子，不要哭了。（自己也哭了。）

少女 我已經不哭了。我死也不嫁到好戰爭的人家去。我媽也承認了。

（喧喧嚷嚷的大聲說着話，青年三在頭裏，領着兩位女子，兩位男子登場。青年三正想說甚麼，一見少女，好像觸了電氣似的站住了。）

少女 請進來。（很恭敬的行禮。）

先生 請進來。不要客氣。芳子，椅子不夠用，拿過幾張來。

少女 是。

青年三 我，我，我拿去。

先生 那麼一個人拿一張來好了

少女 那麼一塊兒去拿罷？

青年三 謝，謝，謝謝。

（大家都想笑出來似的。兩人退場。不久一個人拿一張椅子來。）

先生 請坐。

青年四 謝謝。

（都坐下。沉默。）

先生 （向青年三）你很奇怪的沉默起來了呀。芳子好不好拿些茶來？再拿些水果來。

少女 是。（退場）

先生 那是家姊的女兒。她父親因為戰爭死了。今回想演戲，來請我做戲曲呢。

青年三 先生，那，那，那是真的麼？

先生 你很奇怪的結巴起來了呀。喉嚨有甚麼毛病嗎？

（大家都笑）

先生 演戲，演戲，也不過是在學校裏演演罷了。反正演不到好處。

青年四 沒，沒，沒有那樣的事。

先生 有，有，有那樣的事嘛。

（大笑都笑）

青年三 先生，請不要開玩笑。

先生 無論怎麼說，那戲曲的條件是很有趣的。她說大家都在讚美戰爭，她沉默的聽着。終於忍耐不住了，說道：「我最厭惡戰爭，因為戰爭，我的爸爸死了。」說罷便想哭。剛纔正裝着哭呢，忽然真的哭出來，真沒辦法。

青年三 有，有，有趣味的話啊。

先生 （故意的）是，是，是的麼？

（大家都笑）

青年三 先生的皮氣真壞。（換轉話頭）大家都說一定想見見先生

，領教領教。大家都很堅固的團結起來了。這是田原君，這是川中君，這位是妙子女士，這位是濟子女士。

青年四 請多關照。

先生 彼此彼此。

青年三 說是一定要演先生的作品。我本來對他們說不演的好，因為先生的作品既與舞臺上的預約不合，又批爛污，又沒有好名聲，大家又不感興趣。然而大家仍然是想演先生的作品。大家都是些怪人，不可能事情，偏要做做看。都說若是演大家都能演的東西，反正敵不住人家，所以想演演人家不能演的東西看。演先生的作品正……

(少女登場，為大家倒茶。)

青年三 正，正正好。

先生 甚麼正好？

青年三 沒，沒，沒有甚麼。

(少女送茶，恭敬的行禮。先生微笑。)

先生 哈哈。一定要聽下文啊。芳子，剛纔談了極有趣味的話啦。

青年三 撒，撒，撒謊，先生。(把茶灑了。)

先生 哈哈。你好像很有些毛病呀。

(青年三吃驚的站起，搜尋小手巾，但是沒有。想用自己的衣服來擦。)

少女 不要緊的。(拿出手巾來擦。)

青年三 有，有，有罪，有罪。

少女 有趣的話是甚麼呢？一定要領教領教啊。

青年三 沒，沒，沒有甚麼。(咳嗽)先生。請，請，請原諒我。

先生 哈哈。那麼你們真想演我作的東西麼？

青年四 如無不便，請准排演。

先生 不便自然是沒有的，演後後悔，可也是你們的責任哪。

青年四 自然是我們負責任。可是那樣的事是不會有的。

(青年三時而用衣袖擦汗，少女退場。)

先生 我對於自己作的東西是抱着自信的。然而世間的自信還是一點兒也沒有。實際說來，自己雖有相當的自信，但由他人排演的時候，究竟能生動到那一步，是不得而知的。這除了依賴你們報告我是沒有別的辦法的。我想請你們自然的並且無技巧的演一演看呢。

(少女登場)

青年四 呢，在可能範圍以內，總照着，先生所希望的樣子做去。

先生 可是那又糟了。我的意思，想叫你們隨便的表演。想叫你們自由的表演。這樣說也許是無理罷，我想叫你們把觀眾當做石塊木偶。並且希望你們忘却一切的去演，隨便任意的演。不要管觀眾如何，能怎樣隨便就怎樣隨便，但可不要忘記了所謂表現。調子多少誇張一點也不要緊，然而可要自然。演得太凡庸了雖然難為情，但希望你們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幹。

(青年三又想擦汗)

少女 請用這個擦。因為這個還乾淨。

青年三 多，多，多，多謝。不要，不，不，不要。可，可，可以的。

少女 請不要客氣。這個實在不是僻的。

青年三 有罪，有，有，有罪。

先生 就是那個樣子。接那個手巾的表現，便是傑作。

(大家都笑)

少女 不是值得那樣笑的事情呀。舅舅真討厭。

先生 不要生氣。我不是惡意的說的。無論甚麼，我希望用自

那一流的做法，可不要過於緊張了。然而那反倒不容易罷。可是一成功了，便是了不得的。我作的東西尤其希望用自

青年四 然而那却最困難哪。

先生 你們是非做日本新劇的元祖不可的，戰勝那一點困難的意

氣都沒有是不行的。喂，你說不是麼？

青年三 呃，是，是，是的。

先生 日本人太拘束，太怯懦，弟子根性太深，不行不行。自己

支配自己當然很好，聽他人的話也無甚不可，只是因為那樣，把那人最自然最要緊的地方失去是不行的，我對於日本的戲劇尤其希望胆大敢幹的人。舊有的成規都給他個一掃淨光。

青年四 呃，只要能做到的，就是被人笑話也是不在乎的，都要去做。

先生 對啦，不叫人家笑話是不行的。

青年三 先，先，先生，你，你，你說那話，是，是，是，是水上澆油啊。大家都已經是這樣的神妙了。那還是在先生面前呢

青年女子一 你簡直同在女王面前的時候一樣啊。

青年三 先生，這個女，女，女子，誰遇見她，簡直受不住。

青年女子一 然而那是先生的惡感化也未可知。罪在先生身上也未可知。(大家都笑)

青年四 那麼便不客氣的演演對話，請指教指教罷？過於打攪得

久了，也是不好。

青年三 那，那，那，那不行。

青年女子一 你剛纔不是說一定要請演演麼？

青年三 你明知我的心，還說這話，太殘酷了。我以為是先生一

個人在家呢。

先生 一定要請演一下看看。

青年三 先生居心真壞。

青年四 那麼就演罷？

青年三 那不行。那不行。斷然不行。我請求你，不要演。真演

的時候，這裏我不能站。

少女 一定要拜觀拜觀哪。

青年四 怎麼樣？你說。

青年三 那麼，演罷。我也是男子。我也是不怕死的男子。請演

罷。一定請演了。我成佛了。

先生 若是過於露骨的東西，我是不准演的。

青年四 (笑着)那裏，滿沒有甚麼的。

先生 那麼請演一演看罷。可是這裏窄狹罷？

青年女子一 這裏就滿好。但是我扮女王也可以的麼？

青年三 請扮請扮。忍耐就是了。

青年四 我扮你可以的罷？

青年三 我實在生氣呀。

青年四 我錯了，請原諒。那麼要開演了，有不對的地方，請指教。說實在話，作品與表演者還沒弄到一塊兒呢。

（作一空地。先生之妻登場。向大家應酬。）

妻 現在回來了。諸位來得好極了。

先生 回來得正是好時候。這就要開演對話呢。山田君作的。

妻 您作的？

青年三 呃，是的。

妻 啊，能幹的很哪。

青年三 那裏，不成東西。

妻 芳子，來得好極了。

少女 給予，好久不見。好久就想來，就想來的。

先生 說是今日要叫你領她看戲去呢。

妻 一定一塊兒去啊。

少女 舅舅的戲甚麼時候演哪。

青年三 還沒，沒，沒定呢。

妻 您是怎麼了？臉上通紅呀。

（先生笑）

青年三 沒有甚麼。

妻 身體怎麼樣？

青年三 照常是那樣子。

妻 那很不好啊，（向其丈夫）說是演您的戲？

先生 對啦，這幾位說是想演。

妻 是麼？

青年四 那麼，要開演了。

先生 請。

青年四 我是病人。並且睡在這煎餅似的薄被子裏。在素人公寓的三疊蓆的小屋裏。（睡）啊，難過，啊，難過。想喝水。

想喝水。那一位給我點兒水喝。水。難道都不在家麼？啊，難過。水，水，給我水。喉嚨轉筋了似的。（想起來但又倒下）啊，我就這樣便死了麼？把口水也不喝。救救我，救救我。老天爺呀，救救我。

青年女子二（做出開障子的樣子）甚麼呀？真討厭！

青年四 請給我點兒水。水。

青年女子二 請你住了嘴罷！因為妨害我們鋪子的事。

青年四 給我水，給我水。我請求你。

青年女子二 住嘴！不住嘴就要趕出去了！把房錢也不交，你以為人家是甚麼東西？我不是你的下女！犯不上給你水喝！

（做出用力把障子關上的樣子）

青年四 啊，啊，我，我是被咒咀了。水也不喝便要死了。

死了連個哭的人也沒有。只是討人厭罷了。好，我被趕出去也不要緊了。這樣的家真住不來。那姑娘再來了我便用這個餓她。啊啊，我已經是死活都厭惡了。來了嗎？那位姑娘。來了一定要餓她。

（青年女子一做出開障子的樣子。青年四揚起沒有水的茶碗來，正巧與青年女子一四目相照。吃驚的把手放下。）

青年女子一 您的病怎麼樣了？舅舅說叫我來看看。

青年四 謝謝，多，多，多謝。請，請，請您對先生說已大好了。

青年三 喂，喂，喂。舅，舅，舅，舅甚麼的，我那裏寫來？



青年女子二 明明白白的寫在那裏麼！

青年三 你爲甚麼不說沒寫？侮辱人！侮辱人！先生，請不要生氣，請不要生氣。

先生 一點兒氣也沒有生。就是芳子也並沒有生氣。

妻 啊？那是芳子嗎？

青年三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太太，不是的。

先生 請往下演。

青年女子一 舅舅說叫我來做點兒我所能做的事。

（青年三用手掩耳，頭向下垂。）

青年四 只您一來，我已經不知道是怎樣的歡喜了。謝謝。

青年女子一 水已經沒有了呀。我拿水來罷？

青年四 不要，可以的。真對不起。

青年女子一 拿拿水的一點小事有甚麼呢？我去拿去。

（拿着茶碗退場）

青年三 不要再演了，我請求你們，不要再演了。

妻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芳子 請演下去，一直到最後，請演下去。

青年四 女王陛下，女王陛下，我死也可以，我死也可以。

妻 不得了呀。

（青年女子一持水上）

青年女子一 放在這裏了。

青年四 多謝，多謝。

青年女子一 那麼我再來。

青年四 多，多，多謝，多謝。請問先生好。

青年女子一 再見。

青年四 再見。還能再來麼？

青年女子一 改天再來。（去）

青年四 （稍飲一點水）上帝，上帝，我感謝我生在這個世上。（

間）啊，剛纔是夢嗎？

青年五 （開障子進來）身體怎麼樣啦？

青年四 還是老樣兒。

青年五 然而你的臉上，好像很高興的樣子呀。

青年四 剛纔實在做了一個好夢。

青年五 甚麼樣的夢啊？

青年四 女王陛下御駕親到這裏來的夢。並且親身來給我汲水。

青年五 我已經感謝了又感謝，流出眼淚來了。

青年四 不要再演了，不要再演了。我不能讓你們欺騙我。你們大

家都搭成夥來耍我。

青年三 沒，沒，沒有的話。我，我，我沒想到小姐在這裏。請

原恕我，請原恕我。我，我，我錯了。先生請原恕我，我

已經是不久於人世的了。請原恕我，請原恕我。對不起，

對不起。我本想把我一生的願望只訴給先生一個人的。只

，只，只，先生一個人。並且這一生只有一次也好，想嘗

嘗從衷心來的喜悅與感謝然後死。一個人睡着過於寂寞了

。便生了這不應有的希望。請原恕我，請原恕我。然而演出這樣的戲劇；

我倒也並不以爲是不應有的希望。然而演出這樣的戲劇；

少女 請原恕我，請原恕我。

青年三 原諒他罷。並且答應去看他一次病去。

先生 好，一塊兒去麼？

少女 好，一塊兒去麼？

青年三 那麼一次或兩次是可以去的。

青年四 那是真的麼？真的麼？先生，我，我死也可以了。死也

可以了。（跪下哭起來）

（芳子挨近先生之妻。下女拿水果來在入口間站住。——幕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至十日原著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六日譯畢

近事雜評

阿斗

(十一) 白崇禧遠成新疆？

桂系的人物，在蔣介石的眼中，二李並沒有什麼難對付，難對付的就是黃白。黃紹雄有一個廣西的地盤，差可發展，且遠在西南，交通梗塞，一時既無起爭中原的野心，當然還不是蔣介石的腹心之患。只有白崇禧，他既擁着十萬的大兵，找不着一個安頓的所在，同時又敢作敢為，常以咄咄逼人的態度臨人，如果讓他回到兩湖去，李宗仁不與之合作則無以控制之，與之合作則對蔣的態度不能不變；如果不讓他回兩湖去，使他歲月遲延的屯兵津保之間，這不僅不是閻錫山輩之所願，或者還要鬧出別的花頭也未可知；於是蔣介石和海外歸來的黨國要人，不能不絞腦經對付這個『白崇禧的問題』了。

北方的陝甘豫魯既是姓馮的禁地，三特別區又是姓張姓閻的東西，想要把白崇禧安置北方以減少桂系的實力，於是這幾天來白崇禧遠成新疆的問題乃甚囂塵上了。

白氏畢竟是桂系的『智多星』，他一接到胡譚勸駕的信，便滿口承認，說：『你們要我到新疆去嗎？很好很好，我很願去，但你們要拿東西來呀！』

(一)軍餉須確定若干，軍額須由國防會議決定；(二)速將包甯鐵道展至迪化；(三)先開通平新汽車道；(四)撥充分之飛機隊；(五)養成邊務人才，並將被裁之兵，悉調邊防屯墾。

假如這種條件能一一辦到恰到好處，那末，中國擾攘十餘年，今後最具有武力統一中國的可能性的，殆莫有

過於白崇禧的了！小扇子徐樹錚所鉤心鬥角不能實現的野心，竟有人送上白崇禧的大門了！

然而這不是白崇禧所想要的：白氏不僅自己絕對沒有願到新疆的誠意，他也知道蔣胡輩要他到新疆的計劃絕對無實現的可能，白氏今日所處的地位是北不容於馮，南不容於蔣，如果二李以犧牲白崇禧為交歡蔣氏的代價，則白氏難保不在馮蔣的合作下而被解決，所謂桂系者亦從此休矣。

(十二) 匪患

中國自來是一個多匪的國家，我們打開一部二十四史，關於防匪，剿匪，撫匪的記載，真是史不絕書，尤其是易代改姓之際，更照例是羣匪充斥，一定要經過相當的時期，經過長期的大屠殺之後，才能稍稍安戢。

民國十七年以來，差不多沒有一年沒有內爭，而匪患也比較任何時代沒有減少，例如對於白狼的剿滅，對於臨城劫車案的牽涉，大概大家都還記得。

最近國民黨的北伐，形式上雖已告一段落，但各地的盜匪又開始排演一齣歷史的舊戲，據最近報紙所載，幾幾乎自西至東，自南至北，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僻壤，甚至於國民黨首都所在大軍雲集的江蘇，都莫不是盜匪縱橫，伏莽遍地，大則攻城掠地，小則越貨殺人，一班生在這個時代的小民，不僅沒有得到絲毫三民五權的好處，所得着的乃是共產之後繼以兵，大兵之後繼以匪，一班黨國要人，對於這種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

不但沒有一種具體的整個的詳細計劃，乃塗飾耳目，欺騙國民，一則曰『全國統一』，再則曰『海宇又安』，我們真不懂得胡漢民，戴季陶，蔡元培這班妄人是什麼心肝？是什麼頭腦？（參看本期國民黨訓政時期的政象日記）

我們研究這種匪患的原因，大概屬於普通性質者四，屬於特殊性質者三，而這一期匪患的危險成分比較任何時代的更大也就從這種原因中可以看出來。

本來就中國與西洋交通歷史的悠久，中國早已便應該脫離手工業的時代，而入於機械工業時代，無如清末年的一班王公親貴，非老朽昏庸，即少年浮薄，既已時機坐失；而民國這十七年以來，又無論何黨何派當局，也總是鉤心鬥角於內爭，毫不計及國民的生計，因之除極少數通都大邑多少有些近代的工業組織外，內地各省，差不多全部還在手工業時代。列強既憑藉不平等條約，挾其雷震萬鈞的經濟勢力，以角逐於遠東，中國這種可憐的手工業，當然無法倖免。代替中國手工業生產的不是中國自己的機械工業，而是列強的機械工業，則中國全國陷於貧乏失業因而流為流氓，為乞丐，為娼妓，為兵，為匪，為共產黨，當然是自然的趨勢。這就是就中國近代經濟的大勢看，實在是一個適於土匪流寇滋長的環境，同時也就是最近匪患的普通原因之一。

十七年以來，各省用兵，大概都是隨時召募，隨時遣散，不僅受過相當訓練的兵士散在民間，同時有若干武器也散在民間，此輩既無恆產，又無恆業，進不用於國家，退不容於鄉里，天生一副好身手，不去做匪還去幹嗎呢？這

是最近匪患的普通原因之二。

現代文明國家所以匪患不多，一面固然由於生計的安定，政治的清明，警察所周密，但交通便利實在也是消滅匪患的最要工具之一。中國倡辦鐵道四十年，至今幾條幹路還沒有築好，全國的汽車道路也到近年才稍稍着手。在這種交通極不便利的國家，乃最容易造成一個土匪世界。兵來則散，兵去則聚，憑藉險阻，以逸待勞，中國匪患之所以易於滋生而難於撲滅，交通不便，不是最大的原因之一嗎？這是最近匪患普通原因之三。

滿清末年，本來已經是親貴當局，政以賄成；袁世凱繼之，更使貪使詐，以備滿其個人帝制自為之慾。縣知事素來是親民之官，各種厘金稅收機關，更與一般人民生計有直接利害的關係。這二三十年來，以我們耳目所及，中國吏治之腐敗，實在是超越世界，冠絕古今。自黨軍大舉北伐以來，攻城掠地，幾幾乎是每戰必克，然對於這個重要的吏治問題，不僅毫無辦法，且至今日仍無絲毫的準備，不獨固有的機關其腐敗有加無已，又益以各地方的下級黨部，更日肆其欺壓平民的凶惡，這種情形之下，在良懦者固然只好是飲泣待斃，在狡黠者不去做匪還坐待宰割嗎？所以吏治腐敗與黨禍橫流，算是最近匪患的普通原因之四。

假如構成今日匪患的僅僅只有這種種普通的原因，或者還容易補救，無如更有其特別原因在：

一、從前的匪，大概是沒有知識的，所以就如明末的李自誠

張獻忠，清代的捻匪拳匪，無論他們一個時期的勢力澎湃到何種程度，一遇着强有力的敵人，到底不能不歸於撲滅，現在的匪不然，他們是有共產黨參雜其間的，以土匪的凶悍，而以共產黨的智識分子指導組織之，則最近的匪患或者會要突破中國歷史上匪患的紀錄，這是特別可注意的一端。

二、現在名義上雖號稱統一，但各個軍閥仍各私其地盤，因之對於剿匪的辦法，也不能聯合多省通力合作，朱德毛澤東一股，兩年以來，在湖南，江西，廣西三省之交，窮凶極惡，已成流寇，然以湖南江西始終無誠意以共起撲滅之，故至今為患未已。最近馮玉祥大舉剿匪，然河南的匪以驅逐到安徽為止境，因之河南雖漸告肅清，皖北一帶又匪患大作。這種各省不相救而以鄰為壑的辦法是最適於流寇的滋蔓的，這是特別可注意的第二點。

三、所謂打倒土豪劣紳，本來是共產黨所高呼的口號，然而真被他們打倒的大率是一些小豪小紳，所有一切的大豪大紳，却早已鴻飛冥冥安穩穩的坐在上海，天津，漢口，香港，大連一帶別墅裏的沙發上燃雪茄喝香檳去了。可是這種一鄉一縣的小紳小豪，他們為惡的本領既不甚大，反而對於一地方的經濟政治却有極密切的關係；他們既有相當的產業，當然便有許多人的生活和他們的產業分不開；同時地方上偶有興作（例如辦民團），當然他們便是一方的領袖；近年這班人既被共產黨屠殺或驅逐了一回，現在又成了國民黨各地下級黨部的魚肉，而所謂黨部者，一大率是一種無賴少年，絲毫不懂政治為何事

，雖有能力去逐驅豪紳，却没有本領控制或指導一地方的民衆，於是一地方既驟然失了組織的中心，不獨外來的匪無法可以抵禦，即當地的流氓惡少，又有什麼方法可以制止其不流為匪類呢？但這種癥結所在，決不是國民黨今日辦黨的負責者如胡漢民陳炯明所能懂得的，行見全國的所謂土豪劣紳撲滅殆盡之日，即各地窮鄉僻壤土匪蠶起之時，這是研究今日的匪患應該特別注意的第三點。

胡林翼當洪楊初起的時候，曾慨然浩歎說：「天下之患不自今日始，亦決不至今日止！」胡戴一派的黨人啊！陳布雷一流的記者啊！你們少欺騙國民吧！

國家主義的政治原理一斑

陳啓天

我們所說的國家主義政治原理，只是實行全民政治，完成一個民國罷了。什麼叫做全民政治呢？即是要在政治上將國家造成人民的國家，一切政治，都是為人民的，一切政治，都是由一般人民直接或間接實施的。這樣的國家才是近代的國家，這樣的政治才有鞏固的基礎，足以繼續維持不敝，並且可以充分發展。與這種政治絕對相反的有以下各種政治：

1. 全民政治反對君主政治

君主政治已成過去，他的好處在得了聖君賢相便可治國家，不過聖君賢相不易得，而昏君賊臣則常見，致亂國家。國家本是人民的而屬了君主，政

治本應由人民實施的，而由君主代庖，在人民未有覺悟的時代，已足使人民感受種種痛苦不安；而在掛起「民國」這個招牌的時代，雖然鄉間的老百姓仍舊希望「真命天子出世」，終久真命天子不出世，因為假托天命來做天子便不真了。袁世凱做了幾天天子到人民反對的時候，只落得氣死！現在固還有許多假托真命的人想做天子，結果不但誤國，並且自殺，所以國家主義者必主張全民政治，反對君主政治。

2. 全民政治反對軍閥政治——已成過去的君主政治固然不能在中國復活，而正在落伍的軍閥政治也不能久存。因為軍閥政治的目的只在割據，而他的實際只處處求人民供軍隊的犧牲，人民在政治上全不能講話，也不能得到政治上的相當保障，終久必全被人民打倒。這種政治的黑暗程度比滿清和洪憲更加利害，雖然地盤可以擴大，而政治是絕對沒有辦法的，那有統一中國的絲毫希望？軍閥政治在地盤不大時雖可苟延殘喘，而地盤一大時便無法支持，不打自倒了。簡單點說，軍閥政治無異變相的多頭專制君主政治，在國家主義旗幟之下萬萬不可存在，也萬萬不能存在！

3. 全民政治反對勞農政治——共產黨立在無產階級的地位主張勞農政治或勞農專政在中國是萬萬行不通的。中國的勞農固占全國國民的最大多數，却不過少數受過相當的教育，那能全靠勞農能力處理政治？即令勞農都有了能力，也只可與其他階級共同參政，不可獨自專政。國家是由全體人民組織的，政治是為全體人民設施的，如果只讓一階級來專政，他階級便抱不平。必起而革命，彼此都得不著好處，國家更多受害。所以國家主義者決然反對勞農政治而主張全民政治。全民政治的最大優點在使

全國各階級的人民都有參政的機會，不致因利害和感情而衝突，絕對陷於一種不可調和的境地。勞農參政的能力比較薄弱，所以國家主義者不但主張應與勞農以參政的機會，並且主張從速培養勞農參政的能力，然後全民政治乃能推行無阻。

4. 全民政治反對黨閥政治——所謂一黨專政也可叫做黨閥政治，這種政治在國民黨與共產黨均明目張胆的主張而有「黨國」「黨政府」等名號。在這種政治之下，所要求者以黨治軍與以黨治國，而其根本則在以國治黨。如果不能以黨治黨，那能以黨治軍，並以黨治國呢？國民黨已為共產黨所混雜，雖欲以黨治黨早成為絕對不可能之事。過去及現在層出不窮的國共黨爭便可證明。就理論上說，黨閥政治還有三大不可：黨權超於國權，本末倒置，是一大不可；黨員超於國民，形成貴族，是二大不可；黨義超於一切，是非不明，是三大不可。如果勉強企圖這種政治實現於中國，一面實足以使黨的本身腐化不堪，不成其為黨，一面實足以激起人民對於該黨之革命，延長國家的混亂時期，增多人民的實際痛苦。因此國家主義者所主張的全民政治必反對黨閥政治，而容許一國有兩黨以上同時共存，輪流執政，互相督監，只要不是賣國的共產黨。

以上已將全民政治所反對的幾種惡劣政治說明了，現在再談談全民政治的積極主張。全民政治不但要求全體人民都有參政的權利而且希望將來可以實行直接民權。創造權、複決權、罷官權、都在希望實行之列。不過即刻實行便多障礙，難如理想。在初步可以辦到而且必須辦到者有職業選舉與民主集權兩項，可以表現全民政治的精神，分別說明如下。

1. 職業選舉

職業選舉即是由各種職業團體選舉議

員或總統與中國向日所行的分區選舉完全不同：(一)分區選舉乃於一定選舉區內選出若干議員，職業選舉乃於各種職業團體內選出若干議員。(二)職業選舉可得真正人民代表，否則可由職業團體自行撤回，而分區選舉既不易得真正人民代表，又不能由各區撤回，尤足使議員肆行無忌成了民意之敵，如猪仔議員便是一個例子。(三)有職業者才得被選舉，無職業者便不得被選舉，一面可使職業與政治發生密切的關係，一面可免分區選舉制之由流氓政客包辦選舉。(四)各種職業團體皆得選出相當的代表，可免分區選舉由資產者壟斷選舉勞動者完全向隅之流弊。

2. 民主集權

民主與集權是可並行不悖的：法國政治是民主又是集權，美國政治是民主也趨向集權。最近土耳其政治是民主又是集權。由這幾個國家看來，在民主政治之下不是絕對不能集權，只看如何集權，才能使民主制度確立，國家賴以發展，人民賴以安樂耳。就中國的現在實際情形說，要推翻民主是完全做不到的。要絕對集權也是完全做不到的。依據國家主義的見地，只好實行民主集權：即(一)地方得有相當的自治權，中央不得過度干涉，但得依據根本法即憲法加以監督；(二)中央集權須依根本法行使不得踰越範圍，違反民意；(三)無論任何政黨執政，必須容許反對黨在野活動(俄國共產黨除外)，使政治得因政黨相互督促，更迭執政，而繼續改進，否則便為一黨專政，既非民主，也非集權，大足增加政治上的紛亂，而於政黨本身上也無真正利益。

山東交涉的近狀何如？

李璣

友人自山東膠濟一帶逃難而來者，言及日人近在該地之殘暴情形，未有不泣下者：自日人以暴行佔領膠濟路各地以來，半年於茲，該地之同胞動輒被日人指為偵探，指為擾亂治安，而身被槍殺者已不知若干人！膠濟一帶之同胞，在日人刀俎之上，在水深火熱之中，仰首以待國民政府為之援救，至今已及半年！然而山東交涉的近狀何如？

國家重要領土被外人佔領，被外人蹂躪，以至半年之久，而尚無相當解決之希望，此誠所謂開國恥以來未有之先例！國人三十年來，言變法，言革命，無非欲求免於外人之侵略，增進國際之地位，以至於今，內戰之損失不知凡幾，而全國在所謂「革命政府」之下，乃國勢亦不競如此，不但華府會議所給與之權利完全損失，而且凡爾賽條約上之地位亦不能保，興言及此，痛心孰甚！然而舉眼一觀近來國人對於山東交涉，不免漠視，不免消沉，而國民政府之對日外交又一味祕密，忽離忽合，莫明内幕，令人不勝其煩憂而且恐懼！

自「五四」以來，國家外交始稍稍有生氣。外侮之來，雖未能言抵禦，而民氣激昂，舉國一致；政府亦嘗以民意為外交後盾，稍有所恃；外人亦嘗覺衆怒之難犯，不願以小而失大，稍行退讓。今之國人有政治主張者，羣敢言廢除不平等條約；問其把握，莫不以民氣所在為對。其實自「五四」以來，在外交把握方面，民氣誠有足多者！然而非所語於今日矣！

在一黨專政之政體下，民衆運動，已干厲禁；山東同鄉救省大會亦不得舉行。或親日，或排日，既由賢明之國民黨與其政府一手強行包辦以去，「四萬萬同胞」之國民既不得過問，而民意又何從伸，民氣又何從張起？今之國民黨，權利所在，勢利所歸，

黨員號稱數十萬，人數不可謂不多矣，然而此之四萬萬數目的阿斗，終佔極小部份。以此極小部份之國人包辦國事；或對日人示威，或行抵制日貨，或作抗日宣傳，或作外交後盾，其用力究使甚猛且勤，亦未必能有多大影響，動世界之聽聞，寒日人之胆氣！況今以黨專政，黨員之行動與政府之行動皆出於中央黨部之一個命令，而在此刻之國民黨中央黨部又實受政府執行者之支配。彼兇狡之日人豈無目者！彼知只要以高壓手段壓倒政府，使之從命，則此聽命政府之黨員所包辦之民意當立即摧萎，彼兇狡之日人又何畏此政府黨少數包辦之民意為！回憶「五卅」案起，北京政府前來外交官到滬，吾人對之，其態度之激昂，其監督之嚴重，幾有一言失體，一動誤國，便有身成屠份之勢！以比之今日一黨黨員所包辦之民意，所假造之民氣，其程度，其力量，真未免有天淵之別。且今日黨員在包辦之排日運動中，每日必發見所謂「奸商」偷運仇貨事。昨報且載蘇湖以黨員嚴查仇貨，而市民罷市以抵制之。在抗日之國民黨員經此不幸之打擊，或將太息人心既死，國亡無日矣，而不知君等係政府黨，政府黨而欲包辦民意，未有不激起民衆之怒者！「五卅」慘案之後，亦未嘗無少數奸商偷運仇貨之事發生，而且當時政府對於奸商每加以庇護，不似今日便可以黨紀與法律直接制裁之；但往時之奸商反少，而今日之奸商反多，無他，往時有真正之民氣與輿論在，而今日則無也！國民黨員及其政府近來以爲恃其所訂之黨紀與其所佈之法律，便是指揮一世，睥睨一時，而不知法律由少數人所欽訂，其効力實不足以範圍多數之人心；況在愛國救國之事，尤非法律所能促進其効。必也多數人能過問國家之事，然後知國事之陸危，則然有以自動於中，而相率犧牲，以赴國難。故在昔清專制時代，多數

國人對於割地賠款，毫無所動，而清庭遂爲外人所規制。論者謂當時民智太低，而不知此實專制政體下必然之現象也。經過「五卅」「五卅」之國民，不能更謂其無知矣，而今日對於山東交涉，日人暴行，何又沉寂至此！——近只南京尚有略具規模之請願，而各地則大都官樣文章而已。——今昔相較，吾人又焉能不推罪於一黨專政之足以墮喪民氣！

且一黨專政既意存包辦國事，常恐多數國民反對，於是庶政不願公諸輿論，而外交尤守秘密。山東交涉今竟如何？吾人完全不得而知。但見矢田領事忽去南京，忽來上海；而王正廷博士所發表之議論忽似樂觀，忽似悲觀。取日本報紙閱之，則屢言國民政府已有誠意，而上海報紙又多言日本政府太無誠意。究竟談判至如何程度？相讓至何種界限？并無正式之報告發表，而吾人之惶恐滋甚！據道路傳言，有謂國民政府現已大事讓步，竟允日本所要求，但以日人先許東三省易旗爲交換條件者。有謂山東某某軍事巨頭之應割讓地，但須日人讓出，而彼得安然據守，無論日人何種條件，皆認爲可以接收；而王正廷博士又適爲此割據者忠實之友，故山東交涉將急轉直下，而有利於日本。此種傳言雖未必即真，然亦竟不能便認爲假，因無他項確切報告可信也。所可怪者，日本「朝日新聞」，「大阪新聞」，以及上海日人所辦之「日日新聞」，皆謂國民政府對於濟案交涉已有誠意，而上海「黨報」今日上海報紙皆黨化矣。非黨化之言論及新聞亦被檢查而不能發出，故不得以某報之本名稱，而咸種黨報。則皆謂日本政府無誠意。「中國政府有誠意」，此語如出諸中國外交當局之口，戰在中國報紙，吾人并不以爲異，——因此種話頭本爲外交手段上之習慣如是。而今此語數見於日本報紙，則吾人不能無所警惕

！日人所謂中國政府之誠意究至如何程度？願平心靜氣，開始交涉，誠意也。力圖相當讓步，以求早日解決，亦誠意也。竟允日人所要求，而如道路所傳言，當更符日人所謂之誠意矣。誠意二字誠令人不能無所警懼！自胡漢民先生入主中央，蔣介石先生身為元首以來，對於粉飾太平，勉成統一，亦既多所遷就敷衍，令局外人詫為匪夷所思，莫明其妙矣；而張羣先生數次東渡，王正廷博士幾番周旋，則尤令人不能無疑於國民政府之安心退讓。如以兩三年來對於帝國主義之外交手續而言，如以身受其辱之蔣總司令而論，則此次山東交涉之促成，應一面聽任全國人民羣起抵制日本，先使日人無法在中國各地安居，一面由蔣總司令以其近且元首之資格警告國人，認為奇恥，而身赴泰安前敵，振軍經武，誓死為外交之後盾。果能如此，則必不至人譏我有誠意，而我恨人無誠意。與強國交涉，須靠自家之決心，萬不能靠對方之誠意。況日人誠意在獨得中國北方利權，誰不知之！此次南軍北伐，日人之行動言論，公然表示，其野心已毫不隱諱，我何能再問其誠意，惟誓死與之爭耳！但誓死力爭之外交，絕不能只靠王正廷博士一人，且絕不能只靠國民黨一黨；在國民黨，方以征服全國自耀於國中，或不自覺其能力之不足，而彼日人則認國民黨為中國之少數，而并未嘗有懼於中也。

嗚呼！八十年來國恥之痛，莫痛於今次之濟案！八十年來外患之急，沒急於今日之東西強鄰侵入腹心！而國民黨人不加警覺，反為擁護其一黨專政計，壓迫民氣，使不得伸；鉗制輿論，使不得主張；秘密外交，一如滿清末季；如此愚計，必誤國事無疑！

言念及此，吾黨願正告國民黨政府！此次山東交涉結果，如

不能為遇難之同胞及其財產得有所賠償，如不能為國家所受之奇辱得有所洗雪，如不能為後死之同胞得有所伸其氣，則全國國民必羣起向國民黨問罪之師，而吾黨本「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之素志，亦必不能坐視誤國賣國之國賊專斷，而使強權日恣於國中

秋興十八首

蜀民

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

塞北江南履一雙。河山歸澹入斜陽。杜陵易感蕭森氣。賈誼空懷涕淚狂。競說赤眉無遠略。驚心白雁戒嚴霜。人間何處清修好。回首千峯到故鄉。

三年忙裏鬢刁騷。暫託清遊蕩汝寥。渤海夜潮風雨急。中原新戰鼓聲驕。但觀豺虎還當道。莫謂鴟鴞痛毀巢。獨上景山招落日。白楊傍晚太蕭蕭。

傳聞車騎在湯山。侍從雷車日往還。松氣直侵胡貉蓋。嚴花爭學美人顏。幃燈定策裨諸將。樓艦移尊聘百蠻。故壘偶吟坡老句。小喬初嫁似當年。

新都近事足歡娛。六代繁華未盡輸。萬戶流離迎觀道。諸公容與莫愁湖。翩翩書記隨蓮幕。袞袞元勛剖玉符。壯志未酬民力竭。東南關塞盡銷銖。

未可初陽剝復參。人心偷靡禍機涵。新聲競唱毛毛雨。苦調誰憐昔昔鹽。當國少年耽綺舞。過江名士擅清譚。明時轉盼昇平切。一曲成功淚滿衫。

百萬雄師鎮九州。四三一二各分儔。津門秋盡饑軍怨。江浙春多哺賜稠。海上人文歌舞地。關中形勢帝王州。煩冤湘粵知無

數。再劫蟲沙太可愁。

保陽一自輟郊庠。遍地孫吳意氣昂。才智盡教歸系統。英雄無奈重鄉邦。子遺楚些歌三戶。十郡陳陶淚萬行。重幕有人戕國脈。棲棲英骨付長江。

慘慘高淳四十村。挨門焚掠到雞豚。欣逢國府哀民瘼。急遣精兵爲閉門。釐穀何緣滋伏莽。閭閻只合叩天閭。追原莫嘆遺謀誤。高嶺新猷淚暗吞。

痛飲黃龍換北平。凱歌唱徹告先靈。吳官慘淡南歸客。賢令翱翔北上旌。九枝閉閣崇靜定。羣黎失業轉伶仃。由來順守賢豪事。辜負壺漿父老情。

緯絲貼翠老師工。神技猶能震亞東。回憶承平真隔世。再更離亂悔雕蟲。東夷厚聘多深意。南紀新人鄙國風。禹域文明寥落甚。考工遺憾古今同。注一

宣聖空傳萬世師。民權不道太阿時。殿庭改鑄嵯峨像。遺教徒留老朽資。巧宦識時皆俊傑。大賢灼見在行知。劇憐孔教扶輪輩。世道人心太費詞。注二

碧雲古寺繞峯峯。梵唄無聞冷院松。花匣玉棺題顯貴。兵羅禁路顧雍容。酒移地脈雙泉涸。遠接奸閹萬笏宗。獨惜聯俄終古恨。神州元氣已疲癯。注三

新朝鼎事道難維。博得青年起共鳴。英武風推多爾袞。風流今數鮑羅庭。其餘二氏皆隨喜。總爲三星惱衆生。誰有泉刀誰意氣。盧陳休怨白頭吟。

東陵萬衆舞長錢。殿陛森餘啓梓函。玉馬自來歸海外。翠瓜閒說在江南。新軍磅礴無官守。遺老淒惶鎮淚痕。奇禍由來關積怨。阿房一賦後人參。

平生孤憤在存韓。往事洪楊却再看。隆準未聞傳世系。哭聲今已震盟壇。蔣家天下陳家黨。戰侶辛勞愛侶歡。無那寰區傳笑柄。未來風雨黑如磐。注三

漠北風沙夜屢驚。四更太白徑天橫。絨襟祇足資強敵。唇齒何因撤舊盟。神策雙湖仍隱疹。輕車六日到長城。雄旗五色男兒任。說到胡塵劍欲鳴。注四

擾擾誰知革命真。中原未可謂無人。亭林塞上經營苦。噩夢湖南箸述勤。古國文明留正氣。迂儒肝膽泣蒼生。捲簾撒手風雲急。滿座衣冠正問仁。

燕市悲歌酒半酣。危欄烟柳各淒然。南來親謁東林樹。少小能吟易水篇。大澤未除湖海氣。讖書多記虎龍年。成都繞宅桑無數。何日科頭手一編。

注一 北京蕭條以來，精工奇技，尤無以謀生，日人厚聘東渡，孤詣絕學，非我有矣。
注二 西山碧雲寺，舊魏忠賢葬地，形勢極佳，中山寄柩以來，寺左雙泉忽竭。

注三 于右任評何香凝哭聲爲三絕之一，數借事號咷，以警策同志，三聯指南京新諺。

注四 雙湖謂呼倫貝爾，俄汽車隊六日可到張家口。

趙同志登第事略

仲平

君諱登第，字伯履，湖南臨澧縣人。弱冠，畢業於省立甲種農業學校，曾任本縣教職員。歐戰後，勤工儉學之風大倡，君亦負笈西渡，留法凡八年，得法國梭密工業專門學校機械工程師學

位，尤長數學。方君居歐時，目擊俄國革命後其人民流離失所之慘狀，更痛憤國民黨容共之無心肝，因加入國家主義青年團為團員，努力反共工作。十五年秋歸國，時正赤寇猖獗，縱橫湘鄂，君慨然謂同志曰：

『吾湘人輕信而固執，他日受共禍最烈者，其必為吾湘人無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黨欲舉反共之實，不能不於湖南有所布置也。』因請命於國家主義青年團總部，偕同志回湘辦民團。十六年，任臨澧挨戶團主任，有團丁數百人，鎗百餘桿。時屬當兵



趙同志登第遺像

燹之餘土匪縱橫，共產黨尤縱恣不可以理喻，君毅然以桿衛桑梓為己任，搜捕共黨及土匪不遺餘力，因是共黨銜之刺骨。今年五月，日本侵我山東，君乃乘五七國恥紀念集縣城民衆開會講演，縣中共黨暗與當地駐軍第四師師長王捷俊副師長謝毅伯及縣長李

道宗等勾結，反以共黨誣君，於會場以亂鎗刺殺之。同殉者，有教育局長邵國恩，財產保管處處長蔣英儒，兩級小學校校長黃陶吾，兩級女學校校長陳炳助，皆君之至友，而又最同情於國家主義青年團之反共工作者也，嗚呼慘已！

張同志玉麟事略

仲平

君諱玉麟，浙江慈谿人。民國十年，畢業於上海南洋公學，是年冬赴德，入柏林工業大學，習電機。君穎悟過人，於電學尤有心得。方居公學時，即自製無線電收音機一具，事聞於軍閥盧

所受之課，必窮一日之力畢治之。十二年，忽病肺，咯血甚多，因赴瑞士療養。顧君雖一青年之科學者，然於國家之政治，世界之潮流，亦非漠不關心。十三年，聞孫中山容共，知其必為大患於中國，乃毅然加入國家主義青年團，參與反共工作。居瑞士年餘，病稍愈，十五年乃歸國。及抵



張同志玉麟遺像

永祥，因繫君於獄，經多方營救始得釋。君長於運動，尤擅足球，南洋公學素以足球雄視上海，君實為之魁，故滬人每戲以「足球大王」呼君，君亦漫應之。及居德，乃發起留德同學足球隊，君為隊長，而柏林大學球隊角，以一與君之比勝之，德人大驚異，羣口君為東方運動家，德報尤一致贊美。君儲蓄極勤，一日

滬，適蘇州無線電台機損，召人修理，無敢應者，君往，一經手即復舊觀。於是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乃任君為無線電製造廠主任。君未受任以前，即以書請命於團總部，決進止，總部以學屬專門，事關建設，國民黨雖素願以一黨專政號天下，顧於專門事業則謙讓未遑，遂慨然允之。君在任時，造

短波無線電台多座，計成本乃僅及舶來品四分之一，近年南方無線電事業之進展，君之力蓋獨多焉。君性和易，平居寡言笑，待友以誠，與之同學十餘年者，從未見其疾言慍色。君父母皆早故，教育費一仰給於其叔父某君，十三年，其叔破產，學費遂無所出，而君適以病居瑞士，醫藥之資乃倍於在德留學時，計自十三年冬至十五年五月，所耗達國幣三四千元，一由留德國家主義青年團同志供給之，其得朋友之敬愛也如此。今年九月，舊疾忽發，咯血不止，多方醫治，無效，遂以十月二十三日夜卒於滬寓。年二十八，未婚，所抱負尤未展其百一。嗚呼，可哀也已！

仲平曰：近年中國之政治運動，共產黨年耗運動費鉅萬，一皆仰給於蘇俄；國民黨一年之黨費達三千萬元，則皆取之於吾民之膏血；吾人以青生本色，奮起以正誼與國共兩黨相周旋，雖艱苦萬狀，願所費皆由同志節衣縮食餽集之，偶不足，則募集於國人之同情者。張君歸國後，每月所入雖達數百元，然須以三分之一供其叔父，其餘三之一，則除供其澹泊之生活費外，仍以一部分獻之於團體，團體偶有興作，君尤必踴躍認特捐。方其病篤時，同志有往醫院省視其病者，君歎惜曰：『吾病恐不起，所認月費及特捐將不能繳矣，奈何？』嗚呼，其純潔而富責任心，不足為吾青年同志之模範耶？又近歲歸國之留學生偶有一技之長者，恆儼然以專門人才自許，大率自奉甚厚，而事妻子也甚謹，對於國事之是非，則鮮有措意；誰能高官厚祿我，即奉誰為主人，一若專門人才除出賣其專門技能以外，即一切可以不問者，嗚呼！如張君者，不亦足以使貪廉儒立耶？

國民黨訓政時期的政象日記

阿斗

此項日記，係從大小十餘種報紙鈎稽而出，或偶參各處報告，務求翔實，不難主觀，本黨海外各機關報紙，均可轉錄，俾各地僑胞，得稍明國內真象，毋為御用記者如陳布雷輩所欺也。

十一月三日記

安徽阜陽的匪 阜陽為皖北重鎮，地處皖豫之交，素稱殷富，此次因馮玉祥要統一河南的地盤，乃以鄰為壑，將樊鍾秀岳維峻等部驅逐出境，皖邊無軍駐守，以致先有岳樊兩部之經過，繼有股匪之竄擾。兵部號稱四萬，日索給養費四千元；十月九日匪首張桂之，王子意，活老虎等，率悍匪三千餘人，竄入西南鄉一帶，燒殺淫掠，無所不為，死傷萬餘人，全家殺絕者七百餘戶。又匪首李老末，由河南竄入阜陽，焚燒屠殺，較張王兩匪尤慘，縱橫百餘里內，死亡枕藉，盡成焦土。而最慘無人道者，則以鐵絲穿各兒童之手心，箍之草堆而燒殺之以為樂。

人民的悲慘已經到了這一步，而岳維峻部最近又索棉衣費十萬元！限三天內繳齊！（據十一月一日阜陽災民代表上國府軍委會的呈文）

山東章邱，膠縣，臨朐，昌樂，即墨的匪，

據十一月三日時事新報載國聞社青島通信，現在山東的章邱縣城，仍被土匪張明九張禿判等佔據，城外各地被劫掠焚毀者，凡六十餘村城內婦女，無論老少，均被姦淫。井

河之內，積屍已滿。此外膠縣有大刀會與鹽警的衝突，臨昌樂有著匪紀小倉的騷擾，即墨有大刀會與保衛團的開火，尤以臨朐昌樂的燒殺為慘云。

江西永新，甯岡，遂川，萬安的匪據新聞報十一月三日南昌通信，贛西的永新甯岡兩縣，受共匪的蹂躪最慘，殺人放火，損失不可數計；其次則為遂川，萬安。最近在永甯一帶的共匪，因與土匪發生內訌，致被省軍打敗了一次紅軍首領朱德負傷；但十月十三日遂川又被朱毛等部攻陷，除焚燒擄掠外，五穀亦被收去云云。（同日申報南昌電，遂川共匪已被擊退云。）

北京的貧民 據北京公安局最近調查，赤貧者十四萬六千八百人，次貧者十萬九千一百人，合計二十五萬六千人。（十一月三日新聞報）

南京特別市市長劉紀文的洋房子為建築迎樞大道強迫南京市民撤毀房屋數千戶，使數萬人民陷於流離失所的南京特別市市長劉紀文，新近在城內鼓樓以北，迎樞路旁，建立洋房一所，格式新穎，裝璜富麗，電燈無數，入夜蔚為奇觀，一俟與新夫人許淑珍女士蜜月歸來即以此為香巢云。（節錄十一月三日上海品報）

十一月四日記

湖北黃安的共匪 八九兩月以來，共匪在鄂東黃安一帶，大肆燒殺，甲長保董被打死者多名，平民被綁勒贖及全家被殺者多起。（見本日申報漢口通信）

南京市民的呼聲 南京市民，最近因建築迎樞大道之故，房屋被毀之災，喘息未甯，南京特別市又強迫登記，急如星火。

茲覓得『首都北城民衆為房產登記事上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行政院內政部呈』文一首，特照錄於後，原文一字一淚，不卜御用記者如陳布雷（即畏壘）等讀之，又作如何感想也。

為緩期登記，應否罰辦，請示遵行事。竊以都市區域，猶是民國版圖，市邑官民，應重國家法令。所謂特別市者，不過言其地位要，非有特別權利與應受特別苦痛也。值茲國家不動產登記法，尚未頒令全國遵行，市府規劃路政折屋紛擾之際，劫餘黎民，流離無告，對於房屋登記，自不得不加以慎重，免再遭意外損失，且亦不能再遭意外之損失也。而特別市市政府所頒房產登記章程，其第一條云，本章程為保障南京市民房產所有權而設，又第十三條云，逾期兩月，則罰有等差，逾期至三個月者，以無主論，收歸市有。以前條言，無知小民殊感保障之恩，以後條言，萬衆何辜致遭沒籍之慘。在市府雖云登費微薄，然其中登記證費也，勘估費也，攝影費也，購表費也，丈量費也，手續費也，合財政土地兩局而言，其不及格而免稅費者，亦非數元莫辦。當此米珠薪桂，謀生不易之時，貧苦之家，何能籌此巨額。其手續之煩難，更無論矣。因由總商會據情呈請市府展緩，復奉佈告云，此次舉辦登記，完全為保障利權而設，所有登費及期限之規定，均經市政會議，議決施行，照章辦理，斷不變更，合亟佈告，仰各房產業主一體遵限登記，毋稍遲延，致干罰辦，切切此佈等語。竊以帝制上諭，尙容收回成命請求，今則市府章程，竟成斷不變更鐵券。其對民衆也，權雖居無上之尊，而對國府也，

職乃總統轄之下，民國法律，產權所有，非經法律裁決，自不能沒收人民之財產，在昔軍閥蹂躪之餘，帝政專制之下，人民產權，雖曰未蒙保障，而亦未見沒收也。今市府藉登記保障，為沒收貧窮財產之基，以市府章程而推翻國家法律，肆意孤行，不顧民間疾苦，似此而曰三民主義信徒，其誰信之。至房屋登記須知，原有可到市政府上級機關內政部與國民政府去控告等語，用特本市府主張，呈請鈞府院部，非敢抗告也。緣五院既經成立，正訓政開始之時，當然以民意為從違，況總理常云，由平等博愛，才算真革命，對於人類，有壓迫行為，便不是真革命，還訓昭然。皎如日月，如政府果欲舉辦房產登記，所有登費也，期限手續也，應由鈞府院部從長訂定，頒布全國，一律遵行，在甯民自無特別化外之議，在國府自收政令統一之效，俾免貧乏者不能依限登記，咸有沒產之憂，為此環叩我主席院長部長山加憫恤，以救我甯垣五十萬垂斃之遺黎也，臨呈不勝屏營待命之至

(見本日申報)

十一月五日記

江蘇境內的匪一、漂陽匪首小妹妹有被擒訊；二、蕭縣股匪與公安隊抗戰，竄跡穆樓；邳縣宿縣兩處之匪，已由劉部之胡旅在圍剿中。(見本日上海新聞報)

山東直隸，山西，河南，陝西，甘肅六省的災民最近有人親赴北方視察災區，建議設立『六省救災會』，據云山東直隸等六省，大兵之後，益以蝗旱，秋麥不能下種，前途希望斷絕，日前因飢自殺者時有所聞云。(本日上海新聞報)

十一月六日記

盜劫江輪 太古公司沙市輪船，在漢口附近之譚家磯被劫，整茶房一，傷旅客二(內一外人)損失約萬五千至二萬元，江輪被劫，此為第一次，盜似退伍軍人。(見本日上海新聞報)

每年黨費三千萬元以上 據最近國民黨中央黨部預算，全國每年黨費，在三千萬元以上。(見同日時事新報)

南京市指委總辭職 南京市指委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須由中央指派半數，左派將無活動餘地，因提出總辭職，胡漢民孫科均演說痛斥之，南京全體黨員亦擬聯合向中央有所抗議，形勢正在擴大中，國民黨內部之不能統一，於此可見(見連日上海各報)

瓊崖鎗決大批共匪 上海申報一日廣州通信，最近瓊崖槍決共匪林樹標張夢安等一百八十名，又槍決共黨羽蔡應彬等一百二十六名。

張繼與政治分會 張繼在北京語人，主張維持政治分會，又謂青年同志，只知破壞，是不合的。(同日申報北京電)

十一月七日記

南社集會 這一吹國民革命中有一種無形的反動勢力，便是南社一班文人的抬頭！近來胡適之同志的『中國白話文學史』，已經完全不能叫座，便可看出這種反動勢力有多大的影響。茲覓得陳去病柳棄疾(即柳亞子)等在蘇州虎邱冷香閣重為南社集會的小啓，一通，轉錄如下，可以觀世變也。其小啓云：

吾輩當胡清季世，與先總理組織同盟會於江戶，倡力革命。又慮國內禁網之繁密，同志之未易糾合也，乃更創南社於吳門，以文字相感召。迄今追溯集會之初，粵為己酉孟冬之朔，

蓋忽忽二十周年矣。雖橋山弓劍，永絕攀號，而南國諸生猶懷慷慨。際宗邦之混一，慶海宇之昇平，爰結同儕，重尋舊好，香露瑤席，看冷蕊之先開；（席設冷香閣）日照雲巖，續清游於既往；春懷芳躅，漫動遐心，白日正中，瓊筵斯啓，凡百君子，幸共聯諸。

十一月八日記

匪訊 江蘇溧陽股匪竄溧水縱火焚劫。銅山宿遷蕭縣等處之匪仍在剿捕中。河南章邱城內商民，已被張禿判張鳴九部屠殺甚多。

禁烟 全國禁烟會議，請嚴懲陳調元運土，并調驗國府吸煙大員如楊樹莊趙不廉等。

北京的災民南下 北京赤貧的災民十八萬，連日籍隸南方各省之災民，紛紛乘輪南下，由上海轉赴原籍。

十一月十日記

連城縣指委被打

自上月鹽城因毀壞城隍廟致黨學各機關全部被毀後，本月七日連水商學兩界又發生衝突，縣指委接近學生，借道加入商團，結果縣指委六人受重傷，商界罷市，學校閉課。此次衝突，雖然因於查貨，但年來各地下級黨部無惡不作，民怨已深，隨時隨地，無不可以暴發也。（本日上午新聞報）

蘇州破獲共黨機關

蘇州門外破獲共黨機關一處，拘十人，匪夥同黨有三百餘人。

北方的匪 密雲，深河，宣化，東光，冀縣，匪勢猖獗。（本日時事新報）

十一月十一日記

章邱井底的冤魂 章邱城內房屋，均被張鳴九部拆作燃料，城內僅餘兩井，由張部派人看守，留供飲料，餘井人已投滿，婦女最多。（十一日申報）

首都的建設 十一日新聞報專電，蔣主席諭參軍處，

改建國府大門以壯觀瞻。

十一月十二日記

章邱匪訊續聞 章邱城內張鳴九部強娶良家婦女，每人至少有妻妾二三人。（十二日申報電）

三民主義與東方文化 最近國民政府宣言，第一句便說三民主義是東方文化與西洋科學的結晶！証以最中華道教會宣言益信。道教會宣言第一段有云：吾中華道教，何為需聯合也，為服膺先總理之革命精神，奉行三民主義，而覺有必需聯合以盡國民天職也。吾先總理以四十年革命精神，倡立民國，惟吾道教，最表同情，蓋中國的革命，湯武最先，故易經云，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湯武革命，實賴伊尹太公之力，而伊尹太公皆是道家漢書所載，斑斑可考，此所以道教最具革命性，而最表同情於吾先總理者。其實孫逸仙比國民黨為諸葛亮，這位穿八卦衣的諸葛亮，何嘗不是伊尹太公之流呢？換言之，何嘗不是道家者流呢？惜乎草道教會宣言的還見不及此哩！博大哉！三民主義啊！（道教會宣言見十二日申報來件）

黔軍李榮部與周西成開戰 李榮電京津漢，謂周西

成都無端開釁，避讓不及，已在中岩梅子坪及毛壩方面激戰。（十二日時事新報專電）

安徽和縣的匪 和縣烏江鎮，九日被匪洗劫一空，擊斃四人，虜去肉票千餘名。（十二日新聞報專電）

記者按：我這個日記只寫十天，國民政府訓政時期的昇平景象，大家總可看出一部分。連日消息更加惡劣，匪患更加猖獗，而據外人調查，北方各省無衣無食之災民，實有兩千萬以上，國民黨容共之惡果，一黨專政之成績，竟至如此，全國國民還能忍此終古嗎？

介紹（建國大綱評論）

阿平

本書係『三民主義評論』的著者民友君所著，就孫逸仙所手訂的『建國大綱』作一種系統的嚴格的批評，全書計分十節：一、革命與反革命，二、三民主義，三、對外問題，四、訓政，五、直接民權，六、省與縣，七、財政問題，八、官營業之範圍，九、五權，十、憲政與黨治。持論平允，態度謹嚴，與前著『三民主義評論』，在現在舉國反對國民黨的時代，俱屬擒賊擒王之作。最後附錄『黨國開評』一篇，更對今日國民黨一切舉措與以適當之批判，尤為關心時事者所不可不看。一冊定價二角，上海，香港，大連，南洋，日本，歐美，各書報寄售處均有發賣。

近事雜評

阿斗

(十三) 上海武裝運土案的推測

這幾天上海的本埠新聞，聯篇累牘的都載着江安運土案的消息。上海市政府的公安局說是警備司令部武裝包庇運土；警備司令部却說是警察妨害查土的公務，有開刻的嫌疑。我們連日看軍警兩方當局的負責報告，雖然是各執一辭，但畢竟是公安局的理由充足，熊式輝的言語支吾。將來究竟如何解決。我想南京政府看在這一面青天白日旗子的分上，總會要追求一個水落石出。不過事情也很難說：今日的所謂黨國要人，如蔣介石胡漢民之類，口裏雖然說得很硬，但一到頂真的時候，便每每變作了『銀樣蠟槍頭』。即如最近溧陽土匪破城一案，蔣介石未嘗不赫然震怒，說這種地方官『非殺不可』，可是溧陽的縣長，公安局長，及駐軍當地的團長，雖一一遞解到了南京，但一會兒便由要人保出，一會兒便雲散煙消！什麼『嚴辦』，什麼『非殺不可』，簡直是屁話！善乎戴院長之言曰：『國猶是國。民猶是民』，中國的事，不過是這麼一回事罷了！

又如這次南京市指委的辭職一案，胡漢民『聲色俱厲』的大罵市指委『幼稚』，『不懂』，『不通』，市指委也就皇皇大文的回敬過去，我們總以為要有一個徹底的解決，但不到幾天胡漢民便漸漸地軟下來了：一則曰：『你們說我『聲色俱厲』嗎？我就是對先總理有時也是聲色俱厲呀！』再則曰：『你們說我罵你們『不通』嗎？我有時也說戴季陶先生不通還寫別字呀！』我的乖乖，胡院長真是看得起你們，以待總理之道待你們，以批評戴院長的精神批

評你們，你們還不舒服嗎？於是乎胡漢民先生這一套『撒嬌』的本領乃大告成功，而這一班小兄弟也就一時的平安下來了哪。

今日國民黨有重大責任主持全局的黨國要人如蔣氏胡氏，其『包庇內作』的程度已經到了這一步，像這種牽涉多方面的鉅案，那裏還能夠放手一辦呢？一個縣知事，一縣的公安局長，一團的團長，尚且只能敷衍了事，又何論堂堂上海的警備司令部呢？況且熊式輝指揮的軍隊，就是蔣介石指揮的軍隊，蔣介石指揮的軍隊，就是所謂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軍，就是信仰三民主義站在青天白日旗子下面，去打倒從前那班販賣烟土的舊軍閥和運烟土到中國來的帝國主義的軍隊！假如這種軍隊果然有包庇運土的事實，那嗎，最近上海土商有所謂『介石膏』和『廣土』在上海市場大起競爭的消息，便不是毫無根據，而從前盧永祥，齊燮元這班舊軍閥在上海所幹的鴉片戰爭，新軍閥也就優爲之而有餘，那嗎，陳調元偶然偷運一點也就不算一回事，而國民政府幾位大員偶然抽幾口，也就是推銷烟土努力黨國之一端，更那裏用得着什麼查辦和調驗呢？這件事有這樣重要的關係，有這樣的難爲情，而今日的黨國要人，監察院長，又是這樣八面玲瓏，胆小如鼠，將來的結果當然只好是敷衍了事，敷衍的第一種辦法便是派員從事長期的調查，調查一次不足不妨再來一次，然後無期延期的給他一拖，拖上三

兩個月，便可以『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這不是中國幾千年來腐敗政府的秘訣嗎？蔣介石近來雖然到處提倡『嚴速』，但這件事是速不來的呀！胡漢民近來雖常常說『執法貴嚴』，但這件事是嚴不來的呀！

況且中國人是長於調和的，這件事發生的前一星期，上海市政府和警備司令部爲着幾十萬跑馬的賭稅，彼此已經爭得只少開鎗，當時訓練總監何應欽先生本來有到上海調和的消息，不知道何以卒至沒有來，自從前天這件事發生了，何總監也就連忙到了上海，不用說，何總監的這次之來是奉着國民政府主席海陸空軍總司令蔣介石先生的命令前來做和事老的！并且運土這種生意何先生也不完全是外行，請他來調和，蔣主席可謂是知人善任一定可以得到圓滿的結果的。至於他們調和的條件，我想警備司令都退還馬稅和以後運土利益均沾，大概總是不客氣的條件之一。當我正在寫這篇雜評的時候，有人來報告我，說市政府的公安局長戴石浮已經接了不少的匿名信，說如果他再不放手便要幹他，我想在這種的利誘威迫之下，市政府也難免不看在調人的面子上悄悄收兵吧！何況是這樣收束還可以顧全政府的威信，維繫中外的觀瞻，保持國民革命軍的名譽，算是一宗名利兼收的生意呢？假如我這種揣測不錯，上海方面陸續可發生的現象至少有下列幾種：

(一)報紙上對於運土案的消息一定是一天一天減少，以至於

無；

(二)市黨部在某種有利條件之下，也從此住口；
(三)可憐的拒毒會或者還要放幾個空炮；
(四)不識時務的民衆團體，或者還要發出幾個請求嚴辦的快郵代電；

(五)陳布雷這類的御用記者，當然屁也不敢放半個。

不過我這個推測雖然說得很像，究竟還有一個很大的漏洞：就是馬二先生對於這件事的態度到底怎樣？我們知道馮玉祥坐在南京養望，是專以找別人的錯處爲自己收民心的；他命令他的一員大將張之江來做禁煙委員會的委員長，更不是沒有絕大的作用；他一眼看定蔣介石的部隊的經濟基礎在江浙，而江浙的財源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便是『黑漆一團』，他要操縱蔣介石的生命，他不能不操縱這個『黑漆一團』的生命，於是自張之江榮任禁煙委員長以來，全國『禁煙』『禁煙』的聲浪乃其囂塵上，而這一次運土案也就算是掉到了他們的手裏！馮玉祥如果借此發作，自己以軍政部長資格主持於內，張之江以禁煙委員長的資格呼應於外，以服從總理禁煙的遺訓針制黨員，以全國的輿論威脅蔣介石，文章確實是很好做，蔣介石是下不得台的！不過在現在，蔣馮在利害上的關係還是宜合不宜離，換言之，便是蔣馮破裂的時機還沒有到，而馮玉祥自身的布置也還沒有十分完備，據我想，馮玉祥或者這一次決不大舉，只稍稍露一點顏色，吸收一點小利益便算完結。如此，則我前

而的推測便仍舊是不會動搖的，大家且看事實的展開，以判斷我預言的價值吧！

二，二七。

我這個短評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寫的，（即土案發生後的第四日）等到我們的週刊出版，當然已在一個星期以後，如果在這一個星期內，國民黨的政府對於這件醜事已經有了一個具體的辦法，或者蔣胡之流對這件事居然毫不含糊，甚至於有氣概罵醒獅派為倒行逆施的陳布雷先生，也不『顧左右而言他』，居然對這件事發出幾聲微微的歎息，我便自認無常識，并且對黨國要人算是一種冒犯；尤其對於陳布雷先生等要表示非常的歉意因為我不該輕量了他們。

二，二八，阿斗附記。

（十四）謠言

中國近年的政局，給我們一種親切而耐人尋味的教訓，便是每當政局要發生變化之前，往往發生一種謠言。這種謠言的形成，彷彿一幕不斷的影子，展過一張又一張，使人目不暇給，好像鬧謠的人總是鬧不勝鬧的一樣。譬如袁世凱要做皇帝，早一兩年便有這種謠言，張勳要謀復辟，事前也早已疑神疑鬼。這種例子實在是多到不可勝言。假如我們能夠懂得這種造謠者的心理，或者懂得這種謠言的所以發生，則對於中國政局的觀察可以思過半矣。

今日又到了一個造謠的時代：一會兒謠傳南方某領袖遣了若干刺客到北京去刺殺白崇禧；一會兒又謠傳蔣介石在海州在蚌埠被人暗殺；甚至離奇怪誕說馮玉祥趕走了劉紀文，說宋美齡要做

南京的市長，說馮系和桂系的軍隊已在河南湖北交界的一帶布防，說左派已有如何如何的勾結，而準備來一次『古鐵打』。這類謠言雖有驗有不驗，或好像已驗而終於不驗，宛如一抹的鬼影；或一時不驗而卒成事實，有似先知的預言；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無非象徵政治的黑暗人心的不安而已。

我們放眼一看中國的歷史，每當一個時候專制達了極點，或政治腐敗到了盡頭，一定要發生許多『童謠』，或製造許多『預言』，這都是因為專制時代不能有正當的輿論，因而假借這種『童謠』『預言』之類的東西以宣洩其不平，因而構成一種羣衆的心理。久而久之，這種羣衆心理居然形成一種勢力，於是有些起，便利用這種勢力以滿足一己的野心，一時政局便因此轉換一個形式。這種一時的『謠言』，在性質上雖與『童謠』『預言』之類微有不同，但牠形成的起因和過程實無二致。如果僅僅推測謠言之來為反對黨故意的挑撥，或奸商借此以操縱金融市場，這都是只看見一面，而根本不懂得謠言的性質的淺薄見解而已。

最近國民黨人胡漢民，戴季陶，吳稚暉，蔣介石之徒，敢於拂逆國民的心理，主張一黨專政，敢於利用『訓政』這種名辭，以欺侮國民；全國國民對於這班人的痛憤，實比較對於任何時代的獨夫民賊有過之而無不及！何也，中國今日的國民，

已經懂得自由是什麼東西；已經懂得民權是什麼東西！已經懂得人格是何等的可貴！那裏是這班人可以壓抑得下去的呢？胡戴吳蔣之徒，在今日有血性，有智慧的青年看來，有如塚中的枯骨。只要用脚一蹴只要用指一觸，便要立成碎粉，謠言的蠱興，人心的浮動，只是對於這班獨夫民賊一種初步的示威而已，還有最大的殺機，就要發動在最近的將來哩！

二，二九。

所謂指導青年——爲胡漢民戴傳賢兩先生進一解

李璣

近來胡戴兩先生公餘多暇，頗努力於所謂指導青年的工作。胡戴兩先生或者已經感覺到，在當今之世，只是兵力和政權，還不足以「永久維持這個統一」；還有思想問題在，還有青年不安於現狀，而要重興起來革命的問題在。因此胡先生便叫我們青年「暫時滿足」，而戴先生所指給我們的青年之路，是去學孔門七十二大賢，先修身然後治國。

胡戴兩先生的這種工作的動機如何，我們不願學「疾風週刊」，——聲言是國民黨青年同志辦的，——去認爲存心陰險，我們本着客觀的態度，認爲胡戴兩先生這番意思，至少對於所謂黨國前途，總是的。

然而在事實上，胡戴兩先生的議論儘管發表，而毫不能得着青年的同情，不但黨以外的青年仍舊煩悶，不滿足，而要起來重

興革命，就是國民黨的青年同志也一樣的不能重視這兩位黨的領袖的說法，而不能旦夕安，要起來「只講原則，不講細則」；并且在這一向，好像在事實上，對於胡戴兩先生，「山不滿，而怨望，而搗亂」了。在胡戴兩先生見着所言不生效，必定有國民政府成立宣言一樣的感受：這都是十餘年來教育不良的結果；或者戴傳賢先生更要抱着他所常服膺的孔孟態度，而太息：「凶殘子弟多暴」，「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不過在我們認爲，就是拋開黨內的事實糾紛和黨外的政治見解不提，胡戴兩先生之言而不生效力，不能得着青年的同情，也是應有的結果。因爲我們覺得胡戴兩先生毫不了解今日我們青年所處的環境，所有的心情，以及對於這樣的環境而必得有這樣對付的態度。

胡戴兩先生已經是四十以上，快到五十歲的人。你們的青年時代，至少是在二十幾年以前。二十幾年前來的社會環境，還是大家安於「國恩家慶，人壽年豐」的時代，而你們在那時都還不能「暫時滿足」，而要「山不滿，而怨望，而搗亂，好像繫了紅帶子亂鬧的朋友一樣」。（這些話是胡先生指導青年文中的話）何況今日的我們青年。胡戴兩先生知道今日我們青年所處的環境麼？請聽我略爲寫照一些：

今日的中國，不但已沒有了「國恩」，而且只有國恥。這種國恥的感覺，自二十一條以來，在青年心裏，是一天比一天深切！在胡戴兩先生當青年的那個時代，大多數青年都還閉在家塾裏面，讀五經四書，沒有多少機會去了解世界的形勢，因此國家的事也漠不關心。而今天却不然了！在這弱肉強食的世界大勢中的中國，確乎是會有心人不能安坐片刻！并且一些前輩把國家的事偶

一處置得不當，——如像聯俄容共那樣的疏忽，——便會使中國立刻有亡國滅種之憂。像從前那樣老閉在家裏裏，不了解那種政策足以圖禍，那到也算了；其奈我們青年早不家裏裏，而是在外國研究，或在通都大邑讀書，明明看見你們國民黨走的是死路一條，又那能不「空言議論」，以求補救萬一；事到而今，你們國民黨聯俄容共的結果，害得全國老百姓傾家破產，妻子絕孫，又那能禁我們青年不「怨天尤人」呢！

你們說：「這是為的國民革命，革命是應有少許的犧牲的。」好，革命的結果如何呢？國亦猶是也，人亦猶是也！——不平等條約仍不能取消，而日本且佔據山東，已半年有餘。至於政局的把持，仍是北京政府一班老官僚；反革命政府的外交總長，司法總長……；是他們，而革命政府的外交總長，司法總長……也是他們；至於各省各縣長官仍舊是浮沈宦海，已數十年的人物，更無論已。各省的局面，仍舊是軍閥割據，任意橫行，苛捐雜稅，貪賊枉法，在在使人痛心！唉，這樣的局面，戴先生一再叫我們青年忍耐；我們青年既能忍耐這樣天理國法都不能容的黑暗局面，那又何必要在北伐以前，來贊成你們的革命！

我們最小限度的希望，是在所謂革命以後的局面，總應該在下列幾件，有點變更：至少軍閥不再生殺自由，至少政客不再漠視民意，至少貪賊枉法少些，至少苛捐雜稅減等，至少北洋軍閥所蹂躪的言論自由能恢復，至少讓我們青年能自由發展往前進。而今呢，革命算是成功了，而你們所許給我們的，在這最小限度上，不但未能實現，而且假借許多原故，變本加厲，把我們還想要求的青年當作仇人：不是殺戮，便是監禁；令強顏一點的忿憤不已，令柔弱一點的戰戰兢兢！——這就是你們現在所給與青年

的環境！

并且在這回革命當中，因戰爭的波及，軍隊的騷擾，土匪的打劫，共產的暴動，繼續着兩年，到現在還沒有停止，中人家已多半破產：從前家中能給錢讀書的青年，現在多已讀不起了；從前可以安居樂業的，今日已無居可安，無業可樂了。這些家道中落，旁皇失措的青年，便是胡戴兩先生所欲指導的青年。因為胡戴兩先生在在叫他們忍耐讀書，而不知向來中產階級能有錢讀書的子弟多已無錢讀書了。他們未畢業而中道廢學者固多，他們尚在學而景況萬分難堪的也狠不少。這些情形，這種環境，胡戴兩先生從前想未曾經驗過，而現在又堂高席遠，與青年不接近，所以纔會不着痛癢的，發出那種「何不食肉糜」的嘆聲！

這就是家國兩困，而不能旦夕安處的我們青年的環境！如果你們握着政權的國民黨，尤其是身居領袖地位，責有攸歸的胡戴兩先生，不能把國恥略雪國權略振，不能把政治略為弄清明，而一讓軍閥割據，官僚專權，土匪橫行；而一任環境仍舊如此黑暗而傷心，你們要想勸我們青年不再多事，不再起來革命，又烏可能！

現在來說一說我們青年的心情。

在這種黑暗無光，前途茫茫的外界環境中，已令人心情惡劣萬狀，不能須臾忍耐，必得要「咒罵」，「狂呼亂嘆」了，何況在這十年來，在國民政府成立宣言中所認為不良教育的指導下，我們青年已經覺着自己是一個「人」！人便有人權，人便當去尋人味，人便應有人的天賦自由；他的婚姻，他的思想，他的信仰，他的判斷，他的前程，總應該給與他一點現代人們所具有的相當自由。——戴兩先生要想再抬出孔老夫子來重興把現今我們青年請入彀中，那確已不行！你們國民黨要想從事思想統一，信仰統一

，言論統一，無論你用威迫的手段，或利誘的手段，到頭來只能引出青年的反感：因為他——現代青年——已感覺到他是「一個」人——！可惜，這點子，胡戴兩先生，既自居指導的地位，而都還未了解到，而一向輔助軍閥，對於青年威近利誘，投降便有官做，反抗便遭殺禁你們一面在這樣做，一面在自命青年的導師，無怪你們的言不見信，而反被青年目為「陰險」，認為「惡魔」，就是國民黨內的青年也都發出這樣的反斥之聲了！不投降你們，便是要殺，是要監禁，是要驅逐，是反革命；你們或者認為這何苦如此，這有傷于身體。你們不知道，既是一個現代的人，他對這身體的愛情，不及愛惜他的靈魂。——他覺得為一身享樂，為幾文錢，而把靈魂賣給惡魔的，簡直不是一個人！

朝三暮四，趨炎附勢，在現代青年隊裏，他們認為不是人；口是心非，不忠於己，他們認為不是人；一手執刀，一手說法，他們認為不是人；蹂躪人權，壓迫自由，他們認為不是人；……這些這些，他們都認為是魔鬼，是禽獸，是人道的毒賊，是進化的障礙；他們唯一的對付方法，便是反抗，是革命，是與這些東西勢不共存！即使這十年來所謂「不良的教育」不養成他們這種反抗性，而他們讀人類歷史，知道人類進化是全靠這種反抗的精神；而在他們今日的環境和心境中，也不容他們不有這種反抗的精神。——他們如此被迫，如此煩悶，如此眼見着貪官污吏，軍閥流氓，這類以人的膏血為糧，以人的骷髏作枕的禽獸終日橫行，他們與其在他們權威之下，婉轉呼號，或諂媚諂笑而生，當然不如與之拼一死戰！這就是你們國民黨的軍閥和官僚，對於這班青年，所以殺不怕而又來，監禁不完而備有的真正原因！

胡戴兩先生，你們如果要指導青年，你們必須要了解我們青年這種環境與心情！能夠了解到，你們便須仔細的反省！

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上海

近代中國與教育革命

陳啓天

近代中國自與歐美各國以及日本接觸以來，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生破天荒的大變，教育不得不隨着大變。這大變的山來，起於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條約，到現在已有八十六年。中間經過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的中日戰爭，而大變的機運乃完全成熟。所以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真正大變，不過近三十年的事。現在把關於近三十年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大變主要趨勢提出來說說，以證明他們對於教育革命的影響。

第一個大變的趨勢，由專制政治變到民主政治。中國原是一個幾千年來一脈相承的專制國家。但自甲午敗後，專制政治根本發生動搖。首先打擊專制政治的為戊戌政變，其次為辛亥革命。民國以後洪憲稱帝，張勳復辟，軍閥專橫，均以專制相繼失敗。現在民主政治雖尚未實現，而專制政治終必不能存在。這是近卅年來政治趨勢。在專制政治有專制政治的教育，在民主政治有民主政治的教育。戊戌以前的中國純屬專制政治，所以戊戌以前的中國教育乃立基於專制政治之上。戊戌以後到現在的中國政治由專制過渡到民主，所以教育也是由專制政治的教育過渡到民主政治的教育。在過渡時期中，政治發生一次變化，教育也隨着發生一次變化。中國政治不變到民主，不能穩定，中國教育不變到民主政治的教育，也不能大進。

第二個大變的趨勢，由家庭經濟變到國民經

濟。在五口通商以前，中國經濟狀況尚滯留在家庭經濟時代。

以農業為經濟上的主要事業，以手工業為經濟上的輔助事業，以商業為末業，以商人為賤丈夫。一般經濟事業的範圍，均不出家庭，純然是一種家庭經濟。在這種經濟狀況下的教育，從事經濟事業的人只須非正式的教育——徒弟制度，而無待於正式教育——學校教育，所以經濟教育（實業教育及職業教育）在國家教育上完全沒有位置，也沒有人注意到經濟教育的問題。當時雖有所謂「經濟」，但是政治學上的「經濟」，不是經濟學上的經濟。五口通商之後一直到現在，外國工商業侵入各通商口岸，中國固有的手工業與農業無不受壓迫。第一外國的機械工業壓迫中國的手工業，使手工業不得不逐漸衰落，幾乎完全不能自存。第二中國的農產品只成為外國製造品的原料，不能抵制外國製造品的壓迫，輸入超過輸出，國家不得不陷於貧困。第三農民由鄉村轉徙都市的一天加多一天，因之農村經濟不易發展，而都市經濟又大權操於外人之手，尚未收回。第四中國固有經濟事業既日就凋零，於是新式生產事業不得不代興，以保持國民經濟的命脈。總說一句，中國經濟狀況在近數十年內因外國的經濟壓迫由家庭經濟變到國民經濟。所謂國民經濟，即是經濟事業的範圍由家庭擴大到國家。外國用國家來振興經濟事業，我國也要用國家來振興經濟事業。外國用國家來壓迫中國的經濟，我國須用國家去抵抗外國的經濟壓迫。這是中國在經濟上的惟一生路。因此近三十年來的中國教育由非正式的家庭經濟教育一變而為正式的國民經濟教育。清季所謂實業學堂，民國六年以後所謂職業教育，以及最近所謂經濟教育與生產教育，都是中國經濟狀況轉變後的產物。中國經濟不變到國民經濟，中國人民沒有生路。中國教育不由

家庭經濟的教育變到國民經濟的教育，便不切實用。

第三個大變的趨勢，由宗法社會變到國家社會。中國社會雖有五千年的歷史，但在三十年以前純為一種宗法社會，而未進到國家社會。在宗法社會中以家庭為組成國家的單位。家長在家庭中有無上的權威，而以家法統率子弟。子弟在家庭中完全無獨立的地位，尤以女子為最低下。家長所希望於子弟的為孝子。君主所希望於人民的為忠臣。君主獎勵人民「移孝作忠」，而人民不過以為做了忠臣可以「揚名聲顯父母」，以忠為孝而已。古人所謂「以孝治天下」，大足表示宗法社會的精神。最近三十年來，因為種種原因，固有的宗法社會，不得不漸次崩潰下去。其最大的原因：第一為政治趨向民主，人民可以主人的資格參與政治，而外患內亂相繼不已，更足激動人民不得不出而參與政治。因此舊日所謂「君臣之誼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現在居然可以逃了。又舊日所謂「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者，現在無論天下有道無道庶民都要議，況且近三十年來的政治全屬無道，尤其不容庶民不議。人民既將政治的責任自行擔當起來，當然對於家庭的責任便放鬆了。當其終年在奔走政治時，不但不能晨昏定省，菽水承歡，而且斷頭流血，有傷父母之身體髮膚，也無可如何。到了這步，宗法社會便要隨着崩潰，無法回轉去保留。第二中國經濟狀況，由家庭經濟經過都市經濟直到國民經濟，已在上面說過。因此從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來的農民跑至都市來做工，久而久之，鄉土的觀念自然淡了，家庭的觀念也淡了，那能十分如從前一樣的維持宗法社會？現在都市已成了經濟上的重心，不但有資產的人多數匯集到都市來，即受過中等教育以上的人也大部分匯集到都市來。在此種種情形之下，宗法社會

又不得不自然崩潰了。從前宗法社會有宗法社會的教育。大概對於男子的教育希望養成孝子忠臣，對於女子希望養成賢妻良母。現在已由宗法社會變到國家社會，教育也由宗法社會的教育變到國家社會的教育，所謂孝子忠臣和良妻賢母的教育，便不能完全適用，而無分男女以養成愛國國民為教育上的中心思想。近三十年的教育，變化雖多，幾無一不是向着這個中心思想進行。

第四個大變的趨勢，由舊文化變到新文化。

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表現於學術和人生態度上的精神，可以叫做文化。中國的舊文化是數千年來專制政治，家庭經濟和宗法社會的結晶。近數十年來既由專制政治變到民主政治，由家庭經濟變到國民經濟，由宗法社會變到國家社會，已說於上，所以舊文化不得不變為新文化。所謂新文化即是一種適於民主政治，國民經濟和國家社會的文化，這種文化本為中國所缺乏，乃自近數十年來由外國漸次輸入。甲午戰敗以前洋務與非洋務之爭，戊戌政變前後中學與西學之爭，辛亥革命以後尊孔與非孔之爭，五四運動前後舊禮教與新文化之爭，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爭，以及玄學與科學之爭，都是舊文化過渡到新文化必經的現象。過去數十年間，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正在新舊轉變中，所以表現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文化，也在新舊轉變中。然每經一次爭論，舊文化的勢力必減退幾分，新文化的勢力必增進幾分，這在與文化最有關係的教育歷史上，可以明白看出。清末教育宗旨列有尊孔一條，民國以後無之；清末學校課程自小學以至大學讀經占第一位，民國以後除極短時期的變化外學校均不讀經，只大學本科有中國哲學一門，經學與子書並列，即是舊文化崩潰，新文化代興的兩個例証。中國的文化變了，培養文化的教育

育也不得不變。在同治以前純為舊文化的教育。以後稍稍輸入了一點新文化的教育。戊戌政變雖於新文化的教育未能確立，而舊文化的教育經維新時期的打擊，也就根本動搖起來。自光緒二十八年到現在新文化教育的形式乃建設成功，但其內容仍舊雜有舊文化的成分。將來舊文化在教育上的成分必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進步減少到最小限度。而在新政治經濟和社會未形成以前，舊文化在教育上必仍舊保有相當的勢力；既形成以後，經過淘汰作用，最後仍可保留一部分精華與中國歷史相終始。

總之，近代中國大變了！專制政治大變為民主政治，家庭經濟大變為國民經濟，宗法社會大變為國家社會，舊文化大變為新文化。為專制政治，家庭經濟，宗法社會和舊文化設的教育是舊教育；為民主政治，國民經濟，國家社會和新文化設的教育是新教育。新教育對於舊教育可以說是一種「教育革命」。近數十年來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既在新舊轉變中，教育革命也在轉變中。過去教育革命的趨勢乃由專制政治的教育變到民主政治的教育，家庭經濟的教育變到國民經濟的教育，宗法社會的教育變到國家社會的教育，舊文化的教育變到新文化的教育。中國教育革命到現在尚未告一段落，由過去歷史可以斷定將來的趨勢也是如此。今後教育家的責任，便在完成這個教育革命，以促進民主政治，國民經濟，國家社會和新文化，而創造一個新中國出來。

爲日本「滿鐵」二線一港政策「告

東三省愛國同胞

王 蕃

窮貪狡詐的日本人最近又安排了一個擴張我東北的所謂「滿鐵二線一港政策」，向東三省的當局提出強求實現。自從這個消息傳出以後，我國民衆雖已一致反對，東三省的民氣尤爲激昂，流血相繼，誓死力爭；可是我們的所謂「國民政府」，對於這件事，除却官樣式的電令東三省對於中日交涉應移「中央」辦理以外，毫無下文。（這大概是因爲關係東三省生死存亡的問題，還比不上總司令玄武湖買地購宅一般重要的原故。）地方的當局也除却沿用他們歷年的法寶，一面制止民衆反對，一面暗求日本妥協而外，更沒有其他的辦法。

現在讓我們來先把這個問題的本身作一番較有系統的觀察，再探求我們應持的方針，和應得的教訓。

一、二線一港政策是甚麼？

吉會與

長大

二線一港政策，可以說是目前日本在東三省方面處心積慮，最嚴重的一種侵略政策。他的內容是（一）延長吉敦鐵路至延吉，再由延吉轉延至朝鮮的會甯，以成其吉會鐵路的素願。（二）爲長大鐵路（由長春至大賚）的敷設。（三）爲收買天圖輕便鐵路（由天寶山至圖們江）（四）以清津港爲吉會路在朝鮮境內的終點港。此外延吉三姓較的延三線，吉林五常間的吉五線，也都和這個問題關係密切。因此，所謂二線者，即吉會線與長大線；一港者，即清津港。所謂二線一港政策者，就是日本人成此線築此港，以便由朝鮮的清津港經會甯至吉林，

轉長春與南滿路相接直達大連。一面更由安東入奉天，亦與南滿路相接，則吉奉兩省都入日人合抱包圍之中了。另一方面則由長春至大賚，北可以制黑龍江，西可以控內外蒙古。所以兩線（吉會與長大）若成，東三省乃全被囊括，關係之重要，可以相見。

清津與

雄基

不過，終點港問題，有清津，雄基，羅基三說。日本港灣協會與海陸軍方面，主張用羅基。惟因該港水深，修築防堤，需款甚鉅所以又決以清津爲終點港，以雄基爲補助港。因此二線一港政策又稱二線二港政策。

天圖路

問題

至天圖路收買問題，則因該路爲日本避免吉會路線之嫌，於民國十一年假中日官商合辦名義所築的輕便鐵路，以當吉會路的東段。現在日本既然想把吉會

路完全攫得，自然天圖路也得一併完全攫去。據日本實業家飯田延太郎與吉林當局所訂之合辦契約，係以大正八年六月先建朝鮮境內會甯至上三峯之圖們江路，（二十五哩半）至十三年完成上三峯至天寶山之幹路，及朝陽川至局子街之支路。又附設輕便鐵道（六十九哩）於天寶山至老頭溝之二銅山。以上各路的建築費，爲日金九百萬元。現在由滿鐵以日金一千萬元收買之。這樣一來飯田氏與中國的合辦權，固然解除，所謂官商合辦的辦法，也固然消滅；並且日本即根據天圖路的合辦權（中日官方合辦）欲將吉長吉敦與天圖聯成一氣，以遂其攫取吉會全線，囊括東北的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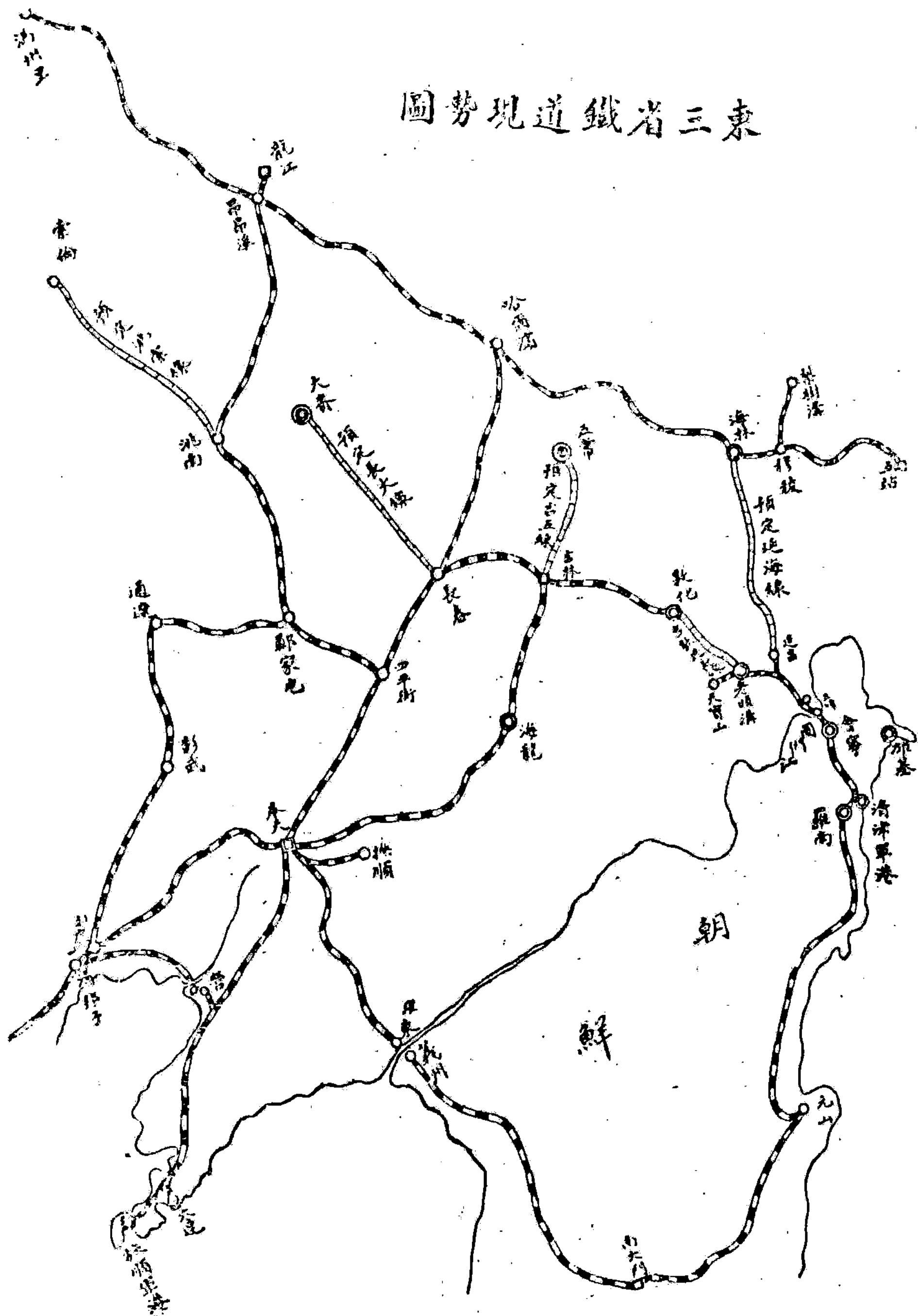
二、二線一港政策之由來

吉會路

之動議

二線一港政策的由來，可以說就是吉會鐵路和與吉會鐵路有關諸鐵路的由來。日本蓄意敷設吉會路，其動機實遠在二十年前，不過到最近更重加安排，並

圖勢現道鐵省三東



添上長大一線的計劃罷了。光緒三十三年中日訂立新奉吉長鐵路協約第三款乙項載：

「嗣後吉長(由吉林至長春)添造支路，或再接展其建築之事，應由中國政府自辦，如有不敷之款項，應向公司籌措。」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日本在當時便已伏下了吉會長太等線的計劃；因為所謂支路，所謂接展，無異暗示長大和吉會；所謂向公司籌措，無異叫我們把路權讓給他們。

吉會路名

之產生

其時間為交涉發生，經時兩載，始隨安奉鐵路交涉之解決而解決。而吉會鐵路的名稱，便在此大解決結果所訂的中日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裏而產生了。該約第六款云：「中國政府將來將吉長鐵路接展至延吉南邊界，在韓國會甯地方與韓國鐵路聯絡；其一切辦法與吉長鐵路，一律辦理。至應何時開辦，由中國政府商酌情形再與日本國政府商定。」

這裏所謂「何時開辦由中國政府商酌……」明明是說商酌之權，全操在我，開辦與否，都無庸他人干與。可是日本人咬定了這一點，便以作根據，屢向我國提議修築。自民六吉長借款合同改訂後，進行尤亟。

吉會借款交

涉的發端

民國七年六月段祺瑞嗾使有名的賣國賊曹汝霖(時為外交總長兼財政總長)逢迎日本的意旨，和日本興業銀行台灣銀行朝鮮銀行訂立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此約當時極為秘密，後經國人呼號，始經洩露。這便是吉會路借款交涉的發端。唉！段氏為了一千萬的日金，竟敢出售九百萬里有關國防的鐵路，而一點不計較日人狡然思逞，步步進逼，貽害無窮，真是其肉可食，其皮可寢呵！

吉會路預備

合同要點

現在讓我們把吉會借款預備合同的要點，錄在下面：

一、以此預備合同為正式借款合同的準備。
二、俟吉會路正式借款合同成立後，即着手建造鐵路，期其速成。

三、中國與日本朝鮮總督府鐵路局共同建造圖們江鐵橋，各負擔建造費之半。

四、正式借款合同應於本預備合同成立後六個月內訂定之。照預備合同說，正式借款合同，應於預備合同成立後六個月內訂立。可是後來因為國人極力反對，正式借款迄未成立。

有關係的

已成鐵路

吉會路雖因國人反對，還不曾完全實現；可是與該路有關的所謂「滿蒙五路建築權」之要求，「四路借款預備合同」之訂立，差不多都已着着實現。所謂五路，就是(一)由開原至海龍(二)由四平街至洮南(即已成四洮路)(三)由洮南至熱河(五)由海龍至吉林。(以上係民國三年十月由我國政府承認的。)所謂四路，就是(一)由開原海龍至吉林(五路之一)(五)合併(二)由長春至洮南(三)由洮南至熱河(四)由洮南熱河間一地點至某海口。借款期限為四十年，後經銀行團之力爭，纔把(三)(四)兩路放棄。但是這兩條路，在日本人看來，都不若吉會的重要。因此與吉會路有關的天圖路交涉又起。(他的經過情形我們已在前面說過)此外吉敦路也是吉會路的一段，建築費完全由日人墊出(實則交部與日方有秘密借款合同之訂立，不過沒有宣布，我們無從猜擬。)今年雙十節業已通車。現在要求吉敦延長(即吉會線。)不過是日本人得寸進尺，愚弄中國人罷了。

三、最近吉會長大兩路之交涉

日人急攫的手段

我們由上面所說二線一港政策的由來，知道吉會路問題，實在是滿蒙鐵路問題的中心問題。日本人在吉敦路沒有完成以前，即已極力運動攫取吉會路權。今年五月日使向北政府提出五路建築權案，雖經吉民反對，張作相亦拒絕簽字，事卒擱淺；可是趁張作霖退出關外的時候，復乘厄抵隙，迫由趙鎮以交通部代部名義簽定鐵路案兩件。一即吉會，用吉敦線延長名義以飾人耳目。一係長大，即由長春伸至天寶。此兩路合同形式，本不完全，地方官張作相亦迄未承認，原無可以成立之理。可是日人持之至堅，往返交涉，已近數月。到雙十節時就一面由奉天日領事久治郎而向張學良提出吉敦延長至會甯的要求，一面組織所謂會甯路線視察團，勘察路線，揚言助工，一若路權已經中國讓與者。同時因察於吉林民氣之激昂，於吉林長春兩地各增派兵一中隊，以向吉民示威壓迫。日人這樣攫奪的手段，實在不能不使我們驚心動魄！

東省當局

的態度

外交秘密，本來是外交家對外運用機智，縱橫捭闔時總用的一種手段；可是一經中國官廳引用，便成了一种欺蔽民衆，以利賣國的護符。吉會長大兩路交涉的真象究竟怎樣，我們隔於這種護符，自然也無從知道。不過據報紙記載，約略地知道東省當局對於這件事的態度，有如下述：

(一)說吉會鐵道之履行，係以收回東省領事裁判權作為交換條件，這一說是去年各報的記載，想來當非事實。

(二)開張作相會而論吉林交涉署長鍾毓，務須愛惜名譽，尊重民意，吉會路權，斷斷不許送人，拒答到底。惟以日方態度強

硬，長大線在借款建築之條件下，不妨稍示讓步。可是據最近二日報載吉林學生因舉行示威運動，與軍警衝突，死者數人，傷者數百人，這可見張氏對外柔弱，對內壓抑，還是離不了屈服與妥協。

(三)張學良鑒於中日交涉之難，(也許是因為國府的電令)已令奉天交涉署將東省自民元以來和日本交涉的懸案都移交國府辦理。

東省民衆

之反對

東三省的民氣，以吉林為最盛。這次吉會路問題發生後，該省各學校各公團，都有電(或宣言)力陳利害，一致反對。如濱江縣自治勵進會，濱江道區地方自治協進分會，縣農會，教育局，實業局，財務處等聯電張學良表示反對，(張覆電謂「以開發實業，不損利權為前提」)，延吉，渾春，和龍，汪清四縣農工商學聯合會並推舉延邊抗路代表曹錫齡，姜兆霖，關俊彥，劉彭齡等四人赴吉奉兩省當局請願。記者囑稿時復閱報知吉林學生於十日以舉行示威運動因軍警干涉，曾兩次衝鋒，致死傷四百餘人。吉省同胞愛護祖國，愛護桑梓的熱忱，由是可以想見。此外有東三省保路維持會，可以說已成保路運動的中心團體，聲勢浩大，各方都很推重。不過側聞該會幹部，多有官廳職守，我們很希望他們不要為了接近政府的原故，有所顧忌。

現在再讓我們把三省民衆對於這次問題的主張和辦法寫在下面！

(一)要求東省當局毅然拒絕；(二)通電中外一致聲討；(三)團結同胞作最後奮鬥；(以上為保路維持會宣言)(四)由人民集資自築敦化延吉間鐵道；(五)罷市罷工以為抗爭後盾。(六)請當局

將交涉情形隨時公開，勿再秘密；（七）要求罷免吉長吉敦鐵道局長趙鎮初（因趙曾在交部簽字與日人）（八）取消省署之鐵路問題專門委員會；（委員四人）（九）開市民大會；（十）必要時採取民衆自衛手段。即使沿路線人民不賣地不租地，以作消極抵制。並對當局表示，不得以公用徵收，脅迫當地居民。

四、

我們應得的教訓和應付的方策

問題之嚴重

我們知道日本對於高麗之所以能制其死命，而一無翻身的餘地，便是因為有了鮮南鮮北兩大鐵道的原故。現在日本處心積慮，所謀於東北者，不亞於朝鮮。然而東北究竟還沒有抵於滅亡者，不能說不是因為吉會鐵路還沒有修成的原故。何以見得呢？

（一）就軍事說，吉會路一成，則日本自清津港出兵，瞬息可達於會甯。再由會甯而吉林而黑龍江而內外蒙古，縱橫馳驅，莫不如意。加以南滿幹線由長春而北展至大賚，則雙管齊下，蟠踞腹心。故此兩線一成，日本國防便益活動，而我國防，益趨絕境。齋盜以糧，事何可爲？

（二）就經濟說，我們東北的鐵道，已成的不下十數線，除打通線外，其餘都是東鐵南滿兩路的支線。這些支線，因爲不通海港還沒有自身發展的能力。但若吉會路成，則可直達清津港，所以該路轉瞬便可造成南滿路的第二局面，以因禁我東省人民，吮吸我東省血液。總之安奉線成，奉天已成不治之病，吉會長大線成，吉黑兩蒙亦陷膏肓之危。自戕生機，其危孰甚！

我們的

教訓

問題既然是這般嚴重，我們的環境又是這般險惡；我們這鑒印韓亡國的往轍，近惕濟南慘案的先聲。我願我全國愛國的志士——尤其東三省愛國的志士——至少要有下面的幾種認識：

（一）日本人得寸進尺，不到我們亡國滅種以後，他們侵略的野心決不會稍自收斂。

（二）我們要抵抗強暴，千不是萬不是一般縉紳先生們所說的甚麼「正義，公道」所能奏效的。我們惟一可靠的東西，祇是「鐵與血」！

（三）我們的政府都是柔懦性成，靠他們保國權爭生存，差不多是南轅北轍，徒成畫餅。事到急時，我們祇有拿熱血和日本人直接沖洒。

（四）至於根本的教訓，自然是在從此猛醒，在國家主義的旗幟之下努力團結，爲國家殺出一條血路以內求統一外求獨立。

應付的

方策

此外目前應付的方策。我們認爲在東三省民氣銷沈的局面之下，最需要的是擴大宣傳。喚起國民的仇敵憤之氣。然後再接再厲地促成和日本人直接決鬥的大流血。誠然，流血之後日本人更好藉口壓迫；可是我們相信，不經更大的，更直接的壓迫東三省的民氣不會發揚，當局也不會決心犧牲。至於經濟絕交，直接行動都是必要的手段。三省同胞，其爲國家民族以及祖宗的虛墓而奮起，吾願執鞭以從！

十一月十二。

時代的錯誤與革命之再起

山本

歷史不斷的開展着，所謂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這一幕已將由轟動一時而漸漸消聲，終成過去，結果只占得中國歷史上的一頁或一節。身當其衝耳聞目視的我們，却並不因外力的誘惑而為之目迷耳昏，粉飾儘由你們粉飾，點綴儘由你們點綴，宣揚儘由你們宣揚，掩護儘由你們掩護，但終逃不脫明眼者的視線，免不掉歷史上的評判，人類究是理性的動物，理知究是不斷的發展，你們國民黨，雖如何誇大終不能掩蓋天下後世人的耳目。這回國民黨人國民革命這一幕，若以正確的眼光來觀察，終究不能不說是一個「時代的錯誤」。造成這個錯誤的原因雖然複雜，但要而言之約有三點：

第一個是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 這個錯誤雖然從

前我們大聲呼喊人們逆耳無聞，但到現在已是家喻戶曉，人所共知了。雖然口口聲聲說聯俄容共有其根本精神的汪精衛，表面上不能不自咎武漢清共之過遲雖然他說聯俄容共是醫病的必要良藥，但也不得不把嘴唇掉轉來說是含有毒性的良藥，決不能施用過久。他最近在留歐訊上和陳克文說：

「聯俄容共政策之不能不拋棄，在今日已不成問題。……」

從前醫家，什麼叫做良藥，什麼叫做毒，界限極為明白，近來醫家纔知道良藥毒藥都不是絕對的，如果對症，毒藥也是良藥，如果不症良藥也是毒藥，例如，砒霜明明是毒藥，然以之注射瘡疾，卻是良藥，不過注射的時候，第一要注意分量，例如分量過多，不但不能醫病，反是致病人於死，第二

要注意病狀，例如這一個病已好了，還注射不已，反惹出別的病來。我拿這個注射毒藥來做聯俄容共的譬喻，自信最為恰當，絕不能因聯俄容共之有害而非議到當日總理決定聯俄容共之苦心，只能非議到總理逝世後我們不能十分注意於分量和病狀，以致注射不得其宜。」

汪氏的內心，雖然我們不得而知，但在表面上已認聯俄容共政策現在已沒有存在之必要，並自認不能十分注意於分量與病狀，以致注射不得其宜，話雖如此，但汪氏仍不能忘情於聯俄容共之政策，聲嘶力竭說我們不能抹殺聯俄容共之根本精神，並且說「在這時候（作者按就是當孫中山落魄危難的時候）總理正盡心竭力的和軍閥作殊死戰，聽見有願意來幫助反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的，當然容納。」

汪氏拿這個比譬來掩護世人的耳目，但我們始終認聯俄容共是國民黨的大錯。我們要問汪氏的是：（1）總理落魄危難時的苦心苦呢？還是共黨數年來的暴殺及於民衆的苦痛？（2）在中國革命的途徑上是否必要採取聯俄容共這一幕？除此一外，是否中國必然滅亡，民生永遠痛苦？（3）究竟北伐成功後中國社會比從前進步了多少，民生的疾苦，減輕了多少？（4）國民黨自身的混戰究竟什麼原因造成的？因這種混戰國民所要求的安甯幸福，究待何時方能實現？（5）共產黨的暴亂破壞，在中國社會的損失怎樣？未來的禍患是否必可避免？這種禍患的責任究竟應該誰負？危機四伏，來日大難，我們終究不能不認聯俄容共政策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

第二個錯誤是武力統一的辦法

革命是流血的事，是暴烈的事，既稱之曰革命，就不得不用武力來掃除革命

的障礙，但武力並不是革命的惟一手段，武力不過是達到革命的目的之許多辦法之一種。這回國民革命之最大的錯誤，就在祇認武力是革命的惟一手段，而忘了武力以外之許多革命的辦法，所以他的結果祇是表面的「假統一」，並不是國事真統一，祇是政權的奪取，而不是民命之得救。國事的真統一，換言之，就是要依全國民衆之意向俱得其平，全體民衆個個人能找到的出路。他的思想，他的行動都有其表現的機會。責。吳佩孚因不顧民意專恃武力，征服各省，統一中國而終遭失敗，國民黨人還執速不悟，重演這套老把戲。而且武力統一是一種歷史上古舊的辦法，祇有在從前民知愚昧，交通修阻的時代可以使用，在現在民知初開，各種交通器具發達，國民的意識容易表現容易團結的新時代裏，決不是一個惟一的辦法，而且武力統一之動機必在包辦國事，是一種專制時代以暴易暴的辦法，因為要專權於一人或一黨，包辦國事，就不管對方是好是壞人民的損失苦痛如何，務要以武力去征服他，使他能就自己的範圍，俯首貼耳，隨己所欲這種專制的辦法在古代固可通用，在現在這樣思想龐雜，民意開放的時代裏，怎麼用得着呢？但國民黨人昧於大勢，不明白新時代的要求，偏要採用這種專制的辦法，但時代的鐵則根本不需要這種辦法所以結還是和軍閥妥洽，或是用分治合作如政治分會的办法來彌補其罅漏。但是因為武力統一的一出發點根本是錯誤了，所以終究到了現在是形成封建割據之局，軍閥去了，來了一批新軍閥，專制如故，苛暴如故，有時甚感過之，不過新軍閥有一種巧妙，的護符來掩護而普通民衆不易覺察而已。現狀既是如前，甚或於今更烈，則我們小百姓二三年在所謂國民革命的犧牲的損失固何爲哉？毋亦太可憐矣！我們相信在今日的新時代裏，革命應有革命的新的方法，決不能再用武力統一的老方法，所謂新方法就是應把革命建築在民意上面，就是我們素來所主張的聯治法——聯村而鄉，聯鄉縣，聯縣而省，聯省而國這一套自下而上的新革命方法。國民黨內這些「老新黨」，因不知新時代的新革命方法所以還因襲武力統一的舊辦法，造成今日這種錯誤。（「老新黨」的國民黨人除了採取武力統一的舊法外，還採取一些新法，這些新法就是鮑羅廷教他們的「宣傳法」，這次他們武力統一之所以稍有成效，這也是一個大原因，孫中山之流的腦中祇是武力統一，本來是不知道這種方法的）。

第三個錯誤是一黨專政和訓政制度——「老新

黨」的思想終究是新而且老的，所以他們一面提倡民權主義，一面却又主張一黨專政和訓政制度，這是一個最滑稽的大錯誤。我們都知道革命的起源由於各種專利勢力的壓迫，在專制的勢力之下，人民因為不堪受那重重的壓迫，欲言而不由，其更欲動而不敢，心的種種苦痛，所以才挺而走險，奮不顧身要拆現政府的台，幹那不得已的工作。革命到了現在，國民黨人竟喪心病狂，忘記了革命的所以，實行一黨專政和訓政制度，這是我們非常代國民黨人可惜的，國民黨人，你們要知道世界上任何民主國國民凡到法定年齡時期，除非白癡病狂，是都有參政權的，現在你們既主張一黨專政，剝奪我們做國民的資格，不允許我們參與自己的國家大事，這樣，我們是變成亡國於黨的「新亡國奴」了，印度安南的國民尚有派遣代議士的資格，我們竟印度安南的國民之不若了！你們想想，這合乎情理嗎？我們除了國民黨以外之三萬萬五千五百五十餘萬的國民，難道個個願意做「新亡國奴」嗎？不平則鳴，當然革命是要再起的。這樣，過去的損失尚未恢復，未來的禍難又將起來了，吾民無辜這其何以堪此？國民黨人，這不是一個大錯誤嗎？吾人不得不為貴黨惜！吾人尤不得不為吾民哭！

革命的公理，關係無量數民命的安危，其理論其策略在事前應公議於國人大衆之前，以大多數人的意志為志意，以大多數人的理論為理論，再由此種大多數人之公意得到一個堅確不拔的理論，一貫而適當的策略，由共同的需要發生共同的信仰，再由共同的信仰，發生共同的力量，而革命始可舉行，國民黨的主義本來是孫中山氏個人的私見，所以沒有一貫的理論，適當的策略，造成以上種種的錯誤，演成一個時代的錯誤，白白的犧牲可數千萬生命，數萬萬的財產，並伏下了未來的許多危機，這種種禍國殃民的罪，不是國民黨應該擔負的嗎？

人類社會的歷史是求永以「試行錯誤法」開展的，在歷史上國民革命這一幕既是錯誤了，則當然必有另換方向的一幕發生出來，民黨這一幕的發生當然不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登場人物當然不是胡漢民蔡元培等之「老新黨」人，而是後起的優秀分子，牠的辦法當然不是武力統治的老辦法，而是適當合時代需要的新辦法，牠的內容當然不是專制而是人人同情，總之，這一幕的開展必要避免前此的錯誤，較前更有意義，更有價值。

醒獅

第五年

第一九五期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一九二九年五月)

每份六分

本報目錄

一

(十五)上海土案續定

(十六)評劉文與被

南京政府欺人賣國的修約案件

陳啓天

再論一黨專政之弊及測國民黨與中國之前途

李璜

每期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國內大洋一元二角，在郵費內；歐美香港南洋另加郵費一元，日本加二角六分，凡定閱全年者，請投函本社，郵票代價，以半份者爲限。

通信處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及函七番朱國翰先生轉



歷史評論

阿斗

(十五)上海土案的究竟

當土案發生後的第四天，記者做過一篇「上海武裝運土案的推測」，登在本刊的一九四期上面，曾推定此案必歸於敷衍，而敷衍的辦法，便是拖延。并且說在這拖延期中所要發生的現象必有下列的幾種：

- 「(一)報紙上對於運土案的消息一定是一天一天減少，以至於無；
- (二)市黨部在某種有利條件之下，也從此住口；
- (三)可憐的拒毒會或者還要放幾個空炮；
- (四)不識時務的民衆團體，或者還要發出幾個請求嚴辦的快電代電；
- (五)陳布雷(即畏懼)一流的御用記者，當然也不敢放半個。

當我寫這個推測的時候，上海方面正為此案鬧得一場風聲，我的話雖是這樣說，但我自認總是一種冒險，因為第一，我總覺得所謂革命政府比從前的軍閥多少會有一點不同；第二，他們雖說怕命的貪賊枉法，但同時或者還要顧全一點面子；第三，他們雖說不怕輿論，或者多少總要維持一點威信。但不幸最近兩星期所展開的事實，却有下面的幾端：

- (一)不待張之江等的報告，已由蔣介石發出命令，將上海市公安局長戴石浮免職；
- (二)因受上海公報及張之江等的質問，始再下一道命令，并由

五院院長署名，將警備司令部的偵緝隊長傅官先同時免職；

(三)江安輪在南京被扣留，所有船上的伙夫水手等均屬留南京待審；

(四)此案已由上海移往南京，戴石浮傅官先亦調往南京候訊；

(五)上海某區黨部攻擊運土案與上海的某大流氓有關，同時日文報紙亦有此類記載；

(六)張之江調查回甯後，至今未將此案真象公布；

(七)賽馬稅已由市政府收回；

(八)各方面對此案都歸於沉寂，惟西文報紙字林西報上海太晤士報等，尚時有關於此案的記載和評論；

(九)馮玉祥這一步很守規矩，對於此案并不直接說話，其他黨國要人更不用說，全部都如寒蟬仗馬。

現在我們用不着多講，大家都看第三步將要發生的事實：

(一)此案決如我所推測，一定敷衍下去；

(二)江安輪船的水手伙夫等或者要多留幾天；

(三)戴石浮傅官先等不同本任，但另有較優的差委，張定璠的位置，也從此更多一層保障；

(四)上海市黨部自然不再說話，市政府也不再說話；

(五)更有大批的煙土，或者要在此案懸而未決的時候輸入，這幾天已經輸入都說不定；

(六)一切民衆團體自拒毒會以次都歸死寂，一場國恥全國和全世界的醜案，便由蔣介石一手壓下。

蔣主席萬歲！

革命政府萬歲！！

軍閥流氓萬歲！！

(十六)評劉文典君被辱事

最近安徽大學的學生與第一女子中學的學生，因事衝突，致釀成安大一部分學生毆毀一女中并毆傷學生鍾來儀一案。這個時候，正遇着國民政府的蔣大主席，因校閱軍隊，親臨安徽，聽到這件事，便大發雷霆，立刻叫什麼「總務處要科」下了一個條子給安大文科主任劉文典，條子的內容說：

「奉總處諭，約貴主任於本日下午一時，來城開話！」（呼喚，好東西！）

劉主任接到這個條子，當然便接着條子小心翼翼地找到蔣大主席的「辦公室」去了。但劉君是一點鐘以前到的，一直等到三點多鐘，才被傳見。大主席一見劉君，劈頭便問：

「學生毆毀一女中，毆傷學生，你已經有了辦法嗎？」

劉見來得突兀，便誠惶誠恐的跪着答道：

「此舉發生，爲安徽教育界的大不幸，自身不能解決，有勞總司令動問，盡覺汗顏，已與縣校長和平了結矣。」（被程校長指一女中校長程繼）

大主席又問：

「肇事的三個學生，怎麼辦呢？」

劉答：

「當時滋鬧者不止大學一校學生。」

大主席說：

劉答：

「此事內容複雜。」

大主席說：

「內容究竟怎樣？」

劉答：

「不便說。」

大主席說：

「當着我的面，有什麼不便說？」

劉答：

「背後有黑幕！」

於是大主席厲聲問道：

「有什麼黑幕？」

劉答：

「此事內容，程校長也知道。」

於是大主席轉問程校長，程答：

「一女中請願的目的，在保全學校的安甯，學生能安心上課，他無所求，安大學生之間除與否，毫無成見。安徽教育界雖複雜，但此事極單純，並無黑幕。」

於是大主席點首，轉問劉：

「爾能不能辦學生？」

劉一再言此事複雜，始終不承認嚴辦學生，且出言頂撞！於是大主席大為震怒，鄭重的對劉說：

「大學學生黑夜搗毀女校，毆傷女生，爾事前不能制止，事後縱任學生胡作胡為，是為安徽教育界之大恥，我此來為安徽洗恥，不得不從嚴法辦，先自爾始！」（乖乖，好東西！）

於是令兩衛士將劉拖出，命秘書陳立夫飭送公安局收押。

（總算沒有推出轅門取斬）事後雖有學界多人，謂劉主任「品學兼優，并無不法行為」，呈請保釋，但是否邀准則尚未可知。

上面的敘述，是根據上海新聞報十二月三日所載的安慶通信，各位讀了，不知感想怎樣？我個人實在覺得非常難過。

凡是讀書識字或稍留意學術界情形的人，大概都知道劉文典君是個什麼人。劉君著作甚富，譯著尤清暢難得，

在商務印書館印行的一大部「淮南鴻烈集解」（共六冊）更是治國學的人所公認的一部好書！現在國民

政府「開始訓政」，胡院長戴院長之流，又屢屢以提倡學術為言。

蔣介石以總司令的資格，出治軍旅，既要干預教育事業，對於一個大學的主任像劉君這樣的學者，當然應該優禮有加。就要約他來談談，至少也得下一個「請」字。現在既毫不客氣的下一個條子，叫他到轅門問話，已經算是一種公然侮辱，何況毫不體諒諒事者的困難，不由分說即予以一頓申斥，并叫衛士拖出，押送公安局收押，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在前清腐敗專制時代，

一個秀才犯了罪，審訊的官廳還要請學台，咨行學老師，并先革去他的功名，摘去他的頂戴，然後才能依法懲辦，這是何等尊重國家的名譽啊！現在文明國家的大學教授，位置是很清高的，官廳不用說，即在普通的交際場中，也總是受一般人的敬禮，那裏有橫受武人的糟蹋像蔣介石之於劉文典這樣的事呢？況且，教育有主管的機關，最高機關的教育部就在咫尺；幾個男小孩子和幾個女小孩子打了一架，在中國這樣一個思想混亂的時期，青年越軌的時代，算得一件什麼了不得的事呢？儘管讓教育部去理會好了；就說打架打兇了，牽涉到了刑事範圍，不是還有根據五權憲法所設立的司法院嗎？那裏用得着蔣介石套着「彭公案」「施公案」的玩意來演一齣「陶大人私訪江南」呢？我由這件事可以確確實實斷定：

中國還是一個無法無天的野蠻國家！

我由這件事更可確確實實證明：

蔣介石是一個不學無術蹂躪人權的軍閥，并且是并馮玉祥而不如的三三流的軍閥！

此外我更有一種感慨：中國近年的學者，像王亮鳴壽子民之類，他們都是做官做上了癮，已經非官不能生活，一定得到所謂五院裏邊去混享一回，也就用不着責備；怪怪的，就是胡適生王雲五這班人，他們總算學有專長，青年有望，何必一定要逐逐於宋美齡之後，與黨國流氓混為伍

，去充當什麼立法院的立法委員呢？

我因為劉文典君的被辱，同時又聯想到兩個安徽人，并且他們大概是劉君的朋友，或者至少是認識劉君的。一個是胡適之先生，聽說胡先生近來實在忍耐不住，一定要辦一種什麼刊物來批評黨國，據我看，以胡先生的地位，還是一句話也不說，專門弄弄哲學史或文學史的好；因為說得太軟，有失胡先生的身分，只足以喪失自己的信用；說得太硬，又適足以取辱；要知道吳淞中國公學，就在蔣總司令的勢力範圍，難道不怕捉將官裏去而為劉君文典之續嗎？中國人有兩句俗話，說「不癩不癩不癩不癩阿姑阿翁」，在這個年頭兒，却應該做：

不聾不啞，不做名流學士。

我總想先生總能夠接收我這個誠懇的忠告而實行咱們東方文化所提倡的「明哲保身」吧！

還有一個是陶知行先生，陶先生辦理曉莊鄉村師範，為時并不甚久，而威風已經大著，但因此乃博得了馮玉祥的恭維，幾次在曉莊演說，總是贊美不盡。但馮玉祥要挑撥，儘管讓他回河南去挑，曉莊這種地方，總以少歡迎他去為是。因為在這個時候，受一個軍閥的侮辱固然不值；就受一個軍閥的恭維也險不可言哩！陶先生懂得嗎？

南京政府欺人賣國的修約案

件

陳啓天

國民黨以廢除不平等條約欺人，而自取得北京以後，便實際進行賣國的修約，將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欺人主張公然拋在九霄雲外去了。所謂修約不但未將不平等條約廢除，而且增訂不平等條約，這不是賣國，是什麼？這樣賣國的外交，又與從前北京政府的外交有什麼分別？如果不信，可以拿南京政府的修約案件來做證明。

一、取消關稅自主的新約

南京政府與外國所訂新約，有：（一）中美關稅條約，七月二十五日宋子文與馬嘉瑞在北京簽字；（二）中德新約，王正廷與卜爾黑在南京簽字；（三）中那關稅條約，十一月十二日王正廷與歐勒在上海簽字；（四）中比通商條約，十一月二十二日王正廷與紀佑程在南京簽字；（五）中義友好通商條約，十一月二十七日王正廷與華雷在南京簽字。以上五種新約中最關重要的共同點，為關稅與內地稅的最惠國條款 Most Favorable Nation Clause，現在引證批評於下：

中美關稅條約第一條說：

經來中美兩國所訂立有效之條約內，所載關於在中國進出口貨物之稅率，存票子口稅，並船鈔等項之各條款，應即繼續作廢，而應適用國家關稅完全自主之原則；惟該約各國對於上述及有關係之事項，在彼此領土內享受之待遇，與其他國享受之待遇毫無區別，該約各國不論以何種口，在本國領土內不得向彼國人所運輸進出口

之貨物，~~繳收~~關稅或內地稅，或何項捐款，超過本國人民或其他人民所完納者或有所區別。

中德新約第一條說：

兩締約國以達到關稅事項之絕對平等及補充中華民國十年五月二十日之中德協約為目的，議定對於一切關稅及其關稅事項，在彼此領土內享受之待遇，應與任何其他國享受之待遇，毫無區別。

兩締約國之一，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在其領土內不得向該國人民所運輸進出口之貨物，徵收較高或異於本國人民，或任何他國人民所完納之關稅，內地稅，或何項捐款。

中那關稅條約第一條說：

歷來中那兩國簽訂之有效條約內所載關於中國進出口貨物之稅率，存票子口稅以及船鈔等項之各條款，應即撤銷作廢，適用國家關稅完全自主之原則；惟兩締約國對於上述及有關關稅事項，在彼此領土內享受之待遇，應與任何他國享受之待遇毫無區別。

此締約國在本國領土內不得有何藉口，向彼締約國人民所運輸出口貨物，徵收較高或異於本國人民或任何他國人民所完納之關稅，內地稅，或任何稅項。

中比通商條約第一條說：

兩締約國承認對於關稅及一切關係事項，彼此根據完全平等之原則，並根據此項原則改定關於此類事項彼此完全以各

之國內法規之。

兩締約國又約定關於一切關稅問題及其關係事項，此締約國在彼締約國領土內享受之待遇，不得大於任何他國享受之待遇。此締約國在本國領土內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對於彼締約國人民貨物之進口及出口，不得向其徵收較高或異於本國人民或任何他國人民所定納之關稅，內地稅或其他任何稅款。

中義友好通商條約第一條說：

兩締約國約定關稅及其關係事項，完全以本國法規之。

兩締約國又約定對於關稅及其關係事項，此締約國在彼締約國領土內應享受之待遇不得大於任何他國享受之待遇。

此締約國在本國領土內不得以何藉口，對於彼締約國人民貨物之進口或出口，徵收較高或異於本國人民或任何他國人民所完納之關稅，內地稅或其他任何稅款。

關稅自主的原則，在從前北京政府開的什麼關稅會議，早經承認；最近南京政府所訂新約，雖將這個原則重行載入條約而又以最惠國條款取消之，致反成有名無實的關稅自主。西至內地稅以及其任何稅項也受最惠國條款的限制，不能自主。這不是欺人賣國，是什麼？最惠國條款在各國

約中雖然有之，而在工商業落後的中國，最惠國條款，尤其是近來南京政府所訂無限制，無分別，無實際的相互最惠國條款，便成一種致命的平等條約。這個道理，待我詳細說來。中國工商業既已落後，所以輸入貨物全是製造品，輸出貨物全是農產品。在這種國際貿易情形之下的中國，必須關稅真正自主，實行保護政策，

才能抵制外國的經濟侵略，助長本國的生產事業。

現在南京政府既承認各國在中國進口的貨物，一律適用無限關稅，無分別的最惠國條款，便是使中國不能充分實行保護政策。雖然在約內曾經聲明中國也得在各國領土內，同樣的適用最惠國條款，然中國全屬農產品，本為各國所歡迎輸入，要用關稅政策來獎勵輸入，並非以最惠國條款優待中國。況且中國人民在各國做進口貿易的本極少，最惠國條款對於中國人民可說毫無實際的利。外國以平等互惠的空名詞欺中國，已不可忍，而南京政府也用平等互惠的空名詞欺國民，更不可忍了。最惠國條款無限制，無分別的適用於關稅，並且適用於內地稅及任何稅項，只是以助長外國的經濟侵略，壓抑本國的生產事業，所以他是一種致命的平等條約。南京政府既與美國訂約後，德國即援例重訂新約。此次新約與民國十年所訂中德協約最大不同之點，即取消前平等的規定，而改為不平等的最惠國條款。這樣的賣國條約，難怪近來各國都要來與南京政府修約了。

二、展緩收回領事裁判權的新約

中比，與中義新約中所固有，而最關重要的一點，為撤銷領事裁判權的規定。兩種新約正文規定如下：

此種約國人民在彼種約國領土內應受彼種約國法律及法院之管轄。(中比條約第二條)

此種約國人民在彼種約國領土內應受彼種約國法律及法院之管轄；但為行使及防衛其權利，應有向法院陳訴之自由及便利。

(中義條約第二條)

與以上兩條

原文看來，比義兩約似乎已聲明白承認放棄

領事裁判權了。領事裁判權是一種不平等條約，在舊約中各國均曾允許放棄。華盛頓會議及北京政府開的什麼法權會議也會聲明放棄，但以種種藉口，到現在還沒有實在放棄。現在中比與中義兩新約正文雖允許放棄，比義兩國人民在中國領土內須受中國法律及法院之管轄；然而又各以「換文」和「聲明書」來展緩放棄領事裁判權。這明明是朝三暮四的玩弄技倆，那能說領事裁判權業已收回呢？外國人以朝三暮四的技倆玩弄中國，只是引起中國人的憤慨，而南京政府還要同樣朝三暮四的技倆玩弄國民，也只是暴露南京政府欺人賣國的罪惡。據中比新約附件二與中義新約附件二均聲明「於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或前日以前頒佈民法商法」。請問南京政府，民法商法純屬國內私法，何以頒佈日期在條約上附帶聲明？這不是將國內法律問題受了條約的牽制嗎？而且聲明期與頒佈期相距不過兩月零八天，在這樣短促的時間以內，要編訂民法商法還來不及，怎能如期頒佈呢？既在事實上明明不能如期頒佈，又用明聲預先給人以此展緩撤銷的一個口實，這不是欺人賣國嗎？又據中比新約換文甲與中義新約換文甲南京政府有如下的聲明：

本部長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名義，聲明中比(義)兩國不日簽訂之條約，其第二條於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起發生效力。在是日前中國政府與比(義)國政府訂定中國對於比國人民行使法權之詳細辦法。如該項辦法屆時尚未訂定，比國人民應於現有領事裁判權之國半數以上承認放棄是項特權時，受中國法律及法院之管轄。

換約換文甲與比約換文甲前段國文，僅後段則改為如下：

如該項詳細辦法屆時尚未訂定，則中國與簽定華比條約的國

議定取消領事裁判權之後，定一日期，自該日起，美國人民受中國法律及行政之管轄。

所謂「行使法律之詳細辦法」，在事實上無論如何不能在十九年一月一日以前議定，於是所謂「發生效力」便成空話了。既不能如期議定，自然不得不照比約須得一有領事裁判權之國半數以上承認放棄，或者照舊維持，定華盛頓條約國議定。這樣一來，便將領事裁判權的問題變成列強協約國的問題。列強自然是不願意撤消的，便永遠得不着半數以上列強的承認或議定，而中國也就永遠無法收回了。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次南京政府所訂比義新約，在表面上似乎是要撤消領事裁判權，而在實際上即更與領事裁判權一種新保障，使其無期延緩。唉，這便是南京政府外交的一大功績！假使這種功績再多一點，我們請他去做列強的殖民政府好了，不要自充「國民政府」！

三、開放內地為租界的新約

南京政府此次所訂各新約，不但將關稅自主公然取消，領事裁判權的撤消無期延緩，並且在比義新約中承認開放內地，任外國人居住營業及享有土地權。這在表面上似乎是一種平等條約，而在實際上乃是一種新的不平等條約，將貽禍中國無窮。我且先引條約原文如下，然後再說他是不平等條約的理由。

中比新約及中義新約聲明書四說：

本部長茲以中華民國政府名義聲明，比國人民在中國停戰受領事裁判權之後，中國政府應於中國人民得在比國及盧

森堡國（義）領土之任何區域內居住營業及享有土地權，並許比國及盧森堡國（義）人民在中國享有同樣權利，但仍得以法律或章程限制之。

我們須知道中國從前不許外國人在內地遷居的重要理由：一在外國傳教士及商人到內地各處曾經引起許多國際的紛糾，無一不使中國吃虧；二在外人如果有了土地所有權，便可用過剩的資本，實行經濟的土地侵略，中國必至無法抵制。所以才劃定租界給外國人居住，不許到內地雜居營業並享有土地權。現在租界既未收回，又許外國人可以在內地雜居，那不是要將中國通商都變為租界嗎？這種危險，實在太大！我們不信，可以去看看山東和南滿的情形。在舊約上山東與南滿並不允許外國人可以在通商口岸以外與中國人民雜居，然實際上日本人民雜居的不少，致成了日本的特殊勢力，有心人有亡國之歎！去年兩年，日本藉口保護曾三次出兵，到現在還無撤兵的消息。這種恥辱是全國愛國國民永遠不能忘却的，而南京政府自稱業已統一中國，好像山東與東三省不在中國領土之內，這是何等的欺人賣國！從前日本曾向北京政府以撤消領事權為條件要求在滿蒙雜居及享用土地權，與以條約的根據，北京政府雖然以賣國著名，尚不敢答應，而南京政府竟自行允許比義人民可以在內地雜居營業，並享有土地權，如果日本援例要求，將何以對付？照例一開，為患無窮。南京政府欺人賣國的外交技倆，到此，我們總算認識清楚了，決不能再任他繼續欺人賣國！愛國的青年們，大家起來：

打倒欺人賣國的南京政府罷！

再論一黨專政之弊兼測國民

黨與中國之前途

李璜

十五年冬，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在武漢實行一黨專政時，我在成都振華週刊上曾論及一黨專政之弊，曾舉出弊害四點：（一）恃強凌弱，必有後禍；（二）權利所在，投機競進；（三）蹂躪思想，妨害進化；（四）羣流同歸，黨紀糾紛。這四點，都是有鑒於蘇俄一黨專政之惡果，而不能不詳為指出，以警當事。是時正蘇俄所指揮的中國共產黨當權，其言當然不能生效。可惜國民黨反共以後，仍舊不明政治常軌，徒思自便，而將共黨之一黨專政保留至今！到了今天，不但國民黨黨的糾紛已到了國窮匕見，拔刀相向的地步，而重政府既被投機官僚所把持，忠實黨員反被排斥，政治日趨腐化，軍閥仍舊橫行，笑話百出，怨聲四起；主持中央者大有左右皆難，手足無措之苦；凡此皆我從前所指明的一黨專政之應有結果，願在這里，更進而說明之。

（一）尙力而不尙理，遂使一切主義政策破產，政黨威權蕩然不存，國亂將無已時。

國民黨

本係主張民權憲政的黨，而抄襲反對民權憲政的俄國共產黨之一黨專政，實沒有理由可以講得。若說容許新生的政黨活動，便怕被新生的政黨打倒，這未免太懦怯，而且不盡情理：國民黨豈不是多年自號的一個大黨！只要主義政策站得住腳，又何怕新生政黨的力量！況且新生的政黨，除了共產黨而外，都是順着世界潮流，主張民權憲政的，并非與國民黨有不兩立之勢。若說怕舊日的政黨復興，——北洋軍人以武力專政以來，舊日政黨已紛紛瓦解，

解，剩下這國政客，他們的活動，非但無益於國家，而只隨着黨派轉去，——這豈不是黨爭，信用喪失殆盡，已為國人恥，又有甚麼真的力量？若說怕有了他黨，而自失其地位，——這豈不是黨爭，則未免自傷太甚，真是笑話。若說十餘年來，上黨下黨之爭，故又只好回復到專政，則未免不問事實：十餘年來，中國何嘗有過政？軍閥割據，都是以武力相尙。袁世凱到張作霖，都是以武力摧殘民意，蹂躪憲政，所以纔鬧到全國反對，而有被革命，被打倒的結果！不意到了今天，國民黨既稱政黨，又是主張民主憲政的，抵死反對袁世凱等軍閥的，而乃蹈袁世凱等之覆轍，而假民國之名，行專制之實！無論如何藉口，實無明順理由可說。推問至極，則只有一個理由：——他們是以武力奪來的，該當一調獨攬政權。——換言之，尙力而已。這種尙力而不尙理的心胸，不但在國民黨的武人言下隨時表現，即吳稚暉，胡漢民，戴季陶等文人也隨時形於言辭。大凡一個政黨，拿着辛苦播成，努力宣傳的主義政策不尊重，不十分信賴他，崇尙他，而去仗恃武力，他的主義政策便從此破產，而不足以繫屬黨員，昭示民衆，他即黨也就從此完了！因為既然號稱政黨，既用一定的主義政策相號召團結，他便應是尙理而不尙力的。用兵力來打倒野蠻強橫的敵人，本來是政黨的非常之舉，——一個政黨的危機往往基於此舉，——切不可用以自高，用以相尙！本來為反對武力造成的系統，足以使全國人拜倒武力之下，而無清明之政治可言，而纔來主張主義政策造成的系統，使全國人了解主義政策，同歸於理智旗幟之下，自由判斷，自由去取，始有清明政治之可言。數月以來國民黨既以武力統一全國，便當立刻表示前此不得已而用兵的苦衷，立刻以自由判斷為號召，使全國人歸於理智的一條路。不然，國家

的政治軌道。——的生存路子，均又陷於危險的境地！并且數月以來，這個危險現象已在呈露，補救已來不及，請略指一二！

國民黨不是主張黨權高於軍權的嗎？并且他不是曾經鄙薄軍人的胡適行，而崇尙政治主張的嗎？不幸自從以武力自衛，——軍中的軍士其他政治主張，而用武力的推行自家政策，便使黨內的黨員各各依附一個強大勢力的武人，以爲實行己是的基础；而使黨以外的國人，羣衆視爲黨中幾個所謂「軍事巨頭」的活動。試問這種空氣與北洋軍人主政時代何異？因此這些所謂「軍事巨頭」一見黨員的歸依，與民衆的重視，也就高興起來，跋扈日甚。從司法以至行政，從教育以至實業，事事都要親自預；從軍權以至財權，從黨權以至社會一切權力，所有權利都要一手握者，順心支配。試問這種政策又與北洋軍人主政時代何異？並且「軍事巨頭」愈手握一切權利，愈爲黨員所趨附，愈爲民衆所重視，而他們也就愈高興，愈跋扈，愈不顧一切，而便要很快的因權利不足或分配不均，忘其所以，而互相爭奪打起仗來！這又將恢復到十餘年來的惡劣政策！無論國民黨內和黨外，都已感覺到了這裏，而國民黨能有主持資格的文人，無論在朝在野，今日最絞腦的大問題便是這個所謂「軍事巨頭」不顧一切，跋扈堪憂，而己想不出好的法子來駕御支配。國民黨的文人今日已到了狼可憐的地步，不是悶氣隨着軍人轉變，而便是憤氣又喊革命！不知道這是你們——國民黨的文人們——自作之孽，怪不得誰？誰教你們自反共以後，一年多以來，不在主義政策的和平宣傳上用工夫，而一味藉重武力壓倒一切？你們以爲壓倒一切其他政治主張，而執於一尊爲可快意，殊不知到今天連你們這個一尊也一併壓倒了！

！古語說的，「欲知止渴，實以自殺」；俗語說的，「事急無功」。你們懂得誰？你們仰仗武力之威，而不知武力之威一發而不可止；武力之威一發而不可止，則全國又將成割據的局面。你們把我們幾個書生而有政治主張的壓迫着不得生路，倒不要緊，把全國人壓迫得連口也不敢開，也是小事；你們因此把國家上政治軌道的大好機會拋棄，你們因此面仰仗武力的結果，使國家又陷於分崩割據之局，你們把國家害了，把你們——和政黨都一併在自喜與無識中輕輕的犧牲了！

因爲你們——國民黨的文人們——這種不重視他人政治主張與自家政治主張，而以武力自誇，仰仗武力的結果，使中國歷大亂數十年！這并非我危言聳聽，你們也該會覺到的。不然，你們中的幾位如胡漢民，段季陶又何必天天向着青年叫他們安分讀書，——而且言下大有惡嘆之意？今日青年不安分讀書，這個罪是你們——國民黨人——造下的！你們要負責任！這個責任不僅是在北伐革命以前，而是在北伐革命以後；北伐以後你們既不遵政治常軌而行，而一味仰仗武力，這種武力壓倒一切，支配一切的局面，那還用得着真正讀書的人呢？讀了書來講道理，便只有受壓迫的，不如大家崇拜武力罷！你們已經在青年腦海中深深造成崇拜武力的堅固思想，你們覺不覺得？現在的秀傑者流的青年，所謂能循正軌而又得着機會的，大半都去入軍官學校。在國內的學校，只有軍官學校最發達，一個小地方的軍隊行營學校，而曾在大學肄業以至畢業者去入的很多，招考兩百人，而投考者動輒千餘人！以向來重文輕武的中國知識界，且體力多不勝軍校訓練者，皆忍苦屈身，去受此磨折而不辭，這豈盡是爲衣食計而然！到日本法國投考士官學校須先交齊費用兩三千元，而中國學生投

題目，在這一年來激增得駭人聽聞！（今年四月日本士官招收中國學生九十餘人，而投考者千人！）朋友！這不是好的現象！至於所謂不循正軌而又得不着機會的青年，他們不能依附軍隊，便去依附土匪，因為土匪裏有槍，這是一種武力。國民黨人只覺得青年甘於與土匪為伍，甘於與共匪為伍，為可怪，為可恨，為可殺；而不知道這是你們國民黨人造下的孽！——因為你們仰仗武力以橫行一世，而離却武力的人們便要受壓迫以至不能生存，所以使青年以至甘心為匪，以求有武力而出頭。朋友！這又豈是好的現象！

禍是被你們——國民黨的文人們——造下了！而且禍種於人心，其救治殊不易。請看！行見這些新軍人，新土匪，一批一批的造成，一批一批的鬧亂子，一批一批的出頭；又一批一批造成，又一批一批的鬧亂子，又一批一批的出頭；……以至於無已時！這樣鬧下去，黨國無寧日，而國又豈有寧日？這樣鬧下去，黨國亡，而國亦亡。你們——國民黨的文人們——因為一時好權自弄，崇拜武力，以壓倒一切，而不知黨國與國，其禍會至於此！

（二）尚同而不尚異，遂使一切真實與自由潛藏，只有欺偽與奴役，政治永不得清明。

民主黨即使最好，能夠打一百分，而從古至今，能夠打一百分的好黨子也不只這一本！強迫着衆人要向三民主義叫好，這簡直是滑稽！即使進一步，三民主義是有一部份合於中國國情，可以贊成；然而其「三」部份不適合的，應該容許別人批評。是真理又何必怕批評！——黨黨在二十世紀的今天，來造偶像，來用武力

實行思想的統一：這如何辦來到！你們這樣的愚昧動作，只博得識者的冷嘲，而使欺偽者投機競進。在「先總理」的威靈下，三鞠躬，靜默五分鐘，而其實心中並無「先總理」，心中非有「三民主義」的很多，這是你們自家常覺察得的。這不是小事！這種并不信仰主義而來奴服的黨員，其心皆不可問！既以欺偽來，則將無往而不欺偽；欺偽之下，又焉能有清明的政治！這樣的歷史事實！——特別是中國數千年的黑暗專制歷史事實！告訴我們非常清楚：從趙高的指鹿為馬，到袁世凱的羣小包圍，這種專制之下，左右欺偽，得來的結果是：舉世只見阿諛，滿朝盡是小人。所以在專制之朝，所謂賢君都非常尊重直言諍諫之臣，願聽他們的批評，不料國民黨的領袖們，既游歷歐美，又號稱先覺，而其見識反不及從前「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的這一類人！你們國民黨至今還禁言論自由，檢查報紙，沒收報紙，要把一切真實與自由掩蓋着，蹂躪了。這對於好真實與自由的人們的害處并不大，這使你們自塞聰明，而走入黑暗裏去，你們從此便無反省自新的機會了！這樣的自殺，我真替你們傷心！好，你們要別人恭維贊成；權利所在，勢位所引，恭維贊成的人儘多儘有！王莽篡位，頌功德者數萬人！你們——國民黨的領袖們——試一考察，來恭維贊成你們的之非其類，你們便應懼然而省！你們以為爲人

可以聽你們奴役，強於好說好聞的少年新進，而你們便不覺得你們是如何的居心！滿朝盡是甘於奴役的人，政治如何會得清明？——說到這裏，因為你們國民黨既然號稱政治革命，我便把政治革命——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所要求的兩個大目的說與你們聽聽！（一）政治革命是要將奴役們的政府變成自由人的政府；（二）政治革命是要將無監督的專政變成有監督的憲政。在從前專制時代，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臺再版

民國史料叢書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一輯 醒獅週報(四)

全四冊定價：精裝 新臺幣一、三〇〇元 平裝 新臺幣一、一〇〇元

發行人：瞿

詔 華

編者：陳

正 茂

執行校印：朱

文 原

印行者：國

史 館

承印者：長

達 印 刷 廠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二段五〇巷四弄二一號
電話：三〇四〇八八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二段四〇六號
電話：二一七一六八
郵撥帳號：一五一九五二一三號



ISBN 957-9042-48-9 (一套：精裝)：NT\$1300
ISBN 957-9042-49-7 (一：精裝)
ISBN 957-9042-50-0 (二：精裝)
ISBN 957-9042-51-9 (三：精裝)
ISBN 957-9042-52-7 (四：精裝)
ISBN 957-9042-53-5 (一套：平裝)：NT\$1100
ISBN 957-9042-54-3 (一：平裝)
ISBN 957-9042-55-1 (二：平裝)
ISBN 957-9042-56-X (三：平裝)
ISBN 957-9042-57-8 (四：平裝)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一輯：醒獅週報／陳正茂編

—影印版—

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民82.

4冊；27公分.

新臺幣1,300元（精裝），新臺幣1,100元（平裝）

ISBN 957-9042-48-9（精裝）ISBN 957-9042-53-5（平裝）

（民國史料叢書）

1. 陳正茂編 2. 中國青年黨—史料—期刊

576.2305/7514

封面設計：朱文原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Vol. I
The Awakening Lion Weekly

Edited by
Cheng-mao Chen



ACADEMIA HISTORICA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1993

ISBN 957-9042-52-7 (精裝)
ISBN 957-9042-57-8 (平裝)

